长篇小说

血海

朝鲜·平壤

1978

长篇小说

血海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78

这部小说是根据光荣的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创作的不朽名作革命话剧《血海》创作的。

第　一　部

第 一 篇

一

这是异乎寻常的天气。

虽说一到春天花就开了，鸟就叫了，可今年的春天却一股劲儿地闹腾。

滚滚的乌云飞奔急驰而来，天地霎时变得一片漆黑。山岗上的野草和佛子山麓的树林，在狂风中战栗挣扎；马鞍岭下的碾房里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就要折断了似的；碾房边的三棵白杨，也仿佛要栽倒似地翻拉着身子，终于把树梢上的喜鹊窝给掀了下来。

这光景颇象前些日子风雪大作的那个可怕的夜晚。“轰隆隆，嘣——”四周传来骇人的声响，宛如无数车轮一下子滚过桥梁那样嘈杂喧腾。

甲顺突然害怕了，急忙把背上的乙男扳到一边，想止住他的哭声。乙男实在太小了，领会不了姐姐的心情，依然大哭不止。“哎呀，天上的鬼神听到哭声，把你抓走可怎么办哪？……”

“乙男，别哭，别哭啦！”

甲顺惊恐地望了望变得越来越凶恶的天空，回过头来低声哄

着乙男。乙男哪里听她的话，一个劲儿踢蹬着两只小腿大哭。现在，他的嗓门哭哑了，就象要咽气似的，发出咯儿咯儿的声音。

甲顺可急坏了。她的两只大眼眍䁖了，嘴唇焦干了。这会儿肚子也饿瘪了，背兜的带子直往下掉。乙男在东风未起的时候就这么哭奶，甲顺想哄弟弟别哭，几次拣起妈妈从垄里刨出来的旋花根给他吃。每当这时，他暂时停住了哭声，但啃了几下，觉得不顶饱，就哭得更厉害了。

不一会儿，甲顺被折腾得眼皮直往下耷拉，腰板也没劲了。这时，狂风骤起，吹赶着乌云，把大地渐渐地沉入黑暗里去。那棵孤零零地挺立在田野上的泥杨，浑身战栗着，惊惶地摇晃起来。不知藏在哪儿的乌云，只管从佛子山和更远一些的蒸笼峰上一团一团地腾起，象角逐般地搅在一起翻滚着，向母亲、甲顺和乙男直扑过来。

刹那间，黑沉沉的雨云布满了天空，山峦、树林和田野，都在狂风中打战。

就是这样，乙男还是踢蹬着小腿大哭，哭呀哭呀，脑门上都哭出冷汗来了。他这么哭，不单是因为饿，恐怕也是叫这个坏天气给吓的吧。

甲顺也急得眼泪汪汪的了。

“怎么办哪？ 妈说她今天怎么也得把地耪完，……妈也累得不出奶了！……”

一股潮湿的风，狂暴地掠过了田野。

在甲顺周围，枯草飒飒地作响，枯蒿叭叭地折断，象乱草一样被风旋起，飞向天空。

这时，就在甲顺的吃惊的眼前，有一朵金黄色的蒲公英颤巍

巍地伸出头来。少女看到这朵开放在枯草中的淡雅的野花，惊奇得竟一时忘了恐怖，伸手把它摘下来。她滴溜溜地转动着那朵渗出乳白色浆液的蒲公英，递给背后的乙男。乙男伸出满是唾沫鼻涕的小手，一把抓过来塞进嘴里，一尝不是滋味，就皱起小脸，把花揉个稀烂，往地上一扔，似乎因为受骗而激怒了，又象叫火烫了似地哇哇大哭起来。

甲顺睁着泪汪汪的大眼，求救似地望着蹲在长垄那头拼命耪地的母亲。

此刻，母亲也心慌意乱了。乙男那撕裂人心和刺痛耳膜的哭声，以及那越来越坏的天气，都在催着她拼命地耪地，逼得她没工夫去揩拭额上淌下来的一串串汗珠。

这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春天。

母亲本来就是在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中迎接了这个春天的。

早在两个月前，大地就萌动了春意。在背阴地上还覆盖着积雪的时候，天气破例地暖和了几天。严寒封冻的谷地解冻了，头一场桃花水发出亲切的絮语流入溪谷。于是，家家户户都把种子掏出来吹风，开始收拾农具，该磨口的磨口，该安把的安把，还扒开土豆窖，切起土豆栽子来了。

尽管他们在阴暗的圆木房子的屋檐下过着饥馑困苦的、受压抑的生活，但是此刻他们都觉得漫长而凶暴的北国严冬终于过去了，盼望着的春天似乎跟着人间的喜讯一道突然来到了门前。人们心里都充满着希望，于是走到庭院里和村头上漫步，开始串起门来了。

然而，春天却姗姗来迟。她到了那座远隔着荒凉草原的蒸笼峰的山坡上就踟蹰不前了。这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载

着人间的不祥信息卷来了，于是泥泞的谷地又重新上了冻，游丝飘荡的田野又严严实实地披上了雪毯，刚在人们心田里萌芽的希望，也被摧残得支离破碎，象不毛之地一样毫无生机了。

坏天气一直闹了十来天，才渐渐地转暖，又淌起桃花水来。然而，时节是错过了，更不能在人们的心田里重新唤起对春天的向往了。是的，今年又免不了要挨饿。即使播下种子，怎样挨到秋天还是叫人忧愁的事。这样，男人们都没有心思顾及庄稼活了，天天成群结队涌到城里去干那些叫人担惊受怕的事情。

对元男妈来说，这一切都好象是向她预示着某种注定的命运，所以入春以来，她一直是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这天刚过晌午，黑糊糊的阴影就象张开两臂逐渐逼近的夜叉一样，从蒸笼峰和佛子山麓直扑过来。元男妈忽然心情不安起来，她提着锄头仰望天空，只见刀刃般的闪电早在等候她似地霍地发出一道闪光，从那堆浓黑的乌云缝隙里，对着她的头顶劈下来。

“哎呀，怎么办哪？……”

顺女（元男妈的小名）打了个机伶，半欠起身来，望着枯蒿沙沙喧响的地头。那棵孤立在地头上的泥杨，也似乎预感到迫近头顶的灾难，抖动着成千上万根枝条翻扭起来。就在那棵树下，甲顺正背着乙男一边惊望着那将要降灾的天空，一边焦急地哄着弟弟。

母亲听到乙男嘶哑的哭声，不由自主地向着孩子们伸出了一只手。

母亲的这个动作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一种本能。她的手还没放下来，天空就轰隆隆地打了一声干雷。这是今年头一次听到

的雷声，也许因为是头一次雷鸣吧，使人觉得它确实带有一种莫名的杀气。

母亲本来就够惶惶不安的了，这一声闷雷更把她的心给吓凉了。她恨不得扔下锄头去抱自己的儿子。但她的目光一触到地垄，眉头就不禁一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块地今天非得耪完不可，要是再晚一天，那么本来就种得很晚的土豆该收不回了。母亲这样想着，一边不时地望望天空，一边急急忙忙地耪地，好象要用耪地的动作去止住孩子的哭声似的。

这天气也成心和母亲作对，天色越来越阴暗。草原那边，早已是昏昏沉沉不辨轮廓。她在无可奈何的不安中抬起头来，只见蒸笼峰和鸽子山山岭上升腾起的浓黑的阴云，正冈狂地奔涌过来。

雨云，紧跟在狂风和暴雷的后面扑上来了。看样子，老天也真想狠狠地整一下这个带着两个小孩来到偏僻的地里，为抢救错过时节的庄稼正在拼命耪地的纯朴的女人。

早晨，还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顺女看天气不错，便想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地耪完，就带着两个孩子到地里来。可是这鬼天，不知是因为性情多变，还是成心要吓唬谁，突然这么打起干雷，闹腾起来。

这是一个昏暗而阴沉的春天，又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节。

现在想起来，顺女早在去年丈夫上蒸笼峰伐木场倒套子的时候，就预感到这个世道的不安。不过她那时对世态人情还懂得太少，所以也就把一冬来丈夫不在时的不宁心绪，单单看成是自己平生孤独无依的生活所造成的秉性，而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心情的起因。最近，村里的男人都为越来越苦的穷日子犯愁，他们

凑到一起议论了一番，说是要找谁拼命去，后来便都到三道沟去了。直到这时，她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里浮起的那种忧愁和不安，究竟是因为什么了。她是十分淳厚的人，总是用温顺的眼光来看待人世间的一切。她觉得庄稼人天天成群结队地进城，是件难以想象的事，生怕他们惹出什么大祸来。这种不安，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

进城去的丈夫还没有回来。这也是在雷鸣闪电下蹲在垄上的顺女感到心情惶惶无法平静的一个原因。

她好象被心中翻腾的不安和乱卷的狂风所追赶，被心爱的儿子那仿佛要急出羊痫风来的哭声所催促， 急忙地耪着地。 这块地，原来是一块撂荒地，紫芒早已到处滋生，今年新刨出来栽上了土豆，幼嫩的土豆秧又给紫芒缠住了。母亲急得双手打战，但不管怎么急也不能耪得马虎，地耪得怎么样，将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再说，这栽子是丈夫饿着肚子埋下的，一颗也不能让它损失。

这天气一开始就有些反常。并且也没有下了春雨不发大水的道理呀。有这个道理又怎么样呢？听元男爹讲，这个世道根本没一条理是向着我们穷人的，老天爷也一样，说不定会下一场瓢泼大雨，冲垮这些浸满丈夫汗水的地垄，冲走这些差不多是饿着孩子们、用眼泪和哀叹来催芽下种的秧苗。元男妈拼命地压抑住焦躁的心情，生怕漏掉一根杂草，她仔细地耪，高高地培上掩子，就象是一寸一寸地拉着地垄走似地往前耪。

但是，老天爷并不理解母亲的这种焦躁不安的心情。

天空打了一阵干雷，发了半天狠，终于哗啦啦地泼下粗大的雨点。豆粒大的、冰凉的雨珠打在垄上，扬起一股刺鼻的尘土味。

顺女吓得抬头一看，蒸笼峰和佛子山早被无数支箭头似的雨

柱遮住不见了，只有地头上那棵泥杨，被浇得湿淥淥地闪着亮光，连根带叶在摇晃着。

母亲不由自主地停止了耪地，茫然地仰望着无情的天空。汗水从她的宽阔的前额流了下来，而那隐隐闪光的大眼里则包着一汪与其说是埋怨，还不如说是哀求的眼泪。然而，老天爷似乎无心欣赏这位年轻女人的美丽脸庞和善良的心肠，也不想去体谅她那一星半点十分微小而又十分恳切的愿望，却用粗大冰凉的雨点无情地击打着她的鼻梁，她那紧闭的嘴唇和露在头巾下面的漆黑油亮的鬓发。

这一切，都无非证实了顺女平素对这个刻薄的世道和时代所抱的见解，只不过使她更痛切地认识到这点罢了。

“你看，闪光娘娘打闪啦，雷公菩萨打雷啦，别哭啦！”

女儿焦躁的声音，传到木然仰着头的年轻的母亲耳里。这时，她才发觉自己快耪到长着那棵泥杨的田塍跟前了。乙男并没有被吓住，他用更大的哭声回答了姐姐的天真的恐吓。

一瞬间，顺女的耳朵里听不到风声，听不到雨声，甚至听不到雷声了。现在，她耳里只是灌满了在这个荒凉的世上发出来的乙男饥饿的哭声和甲顺断肠的话声。

“哎呀，怎么老哭哇？”

好脾气的甲顺，也终于用带着愠怒的语调埋怨起弟弟来了，她哄弟弟的话声也近于一种哭声了。

“妈没奶了，就你自己饿吗？爹，妈，哥哥，还有我，都没有吃饭……你寻思我就不饿啦？……”

她的最末一句话被哭泣声淹没了，断断续续的话声，被强劲的风雨给卷走了。

母亲站在开始倾泻的大雨中，一手按着惶惶不安象要窒息的胸口，低头望着还没有动手耪的地垄。

当平生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总是怀着郁愤度日的丈夫，在深更半夜回到家里来抽着苦辣的旱烟发愁的时候，如果能够告诉他说，今天已把那块看作是撂荒了的土豆地耪完了头遍草，那他该多么高兴啊！

顺女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既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胞兄妹。对她来说，丈夫是最亲近的人了，丈夫的喜悦就是她的喜悦，丈夫的悲伤就是她的悲伤。她，把丈夫当做唯一的支柱生活在这个刻薄的世上的她，是多么想看到丈夫的笑容和高兴的样子啊！然而，她没有什么别的才干能够让丈夫高兴，唯一的办法就是手脚勤快，拼命地干活。

可是，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也不是每次都能如愿以偿的。

妻子对丈夫是忠诚的。丈夫对妻子的这种至诚的心意，与其说感到高兴，不如说感到怜悯，也就往往不是出自本意地说些责备妻子的话，但内心却深深地热爱和信赖妻子。顺女也知道丈夫的这种心情，每当听到丈夫责备的时候，心里反倒十分感激他。

一连几天，丈夫差不多都是通宵抽烟，有时脸色很不好，整天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想心思。

她是多么想在如此发闷的丈夫面前，亲切地谈论谈论这块耪完了的土豆地，并且描绘一下秋天丰收的景象啊！

可是，这也是一场虚幻的梦！

忽地一亮，一道闪电划过佛子山腰，一阵隆隆的雷声，犹如大山的悲鸣，摇撼着这块压在雨雾下面的土地，一直响到漠漠的

田野尽头。

顺女猛地站起身来，伸手摘下头巾，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一边向孩子们跑去。

她的身后，疾如飞箭的急雨紧紧地追赶上来了。

“妈妈——”

甲顺看到急忙跑来的妈妈，高兴得喊着迎了上去，向妈妈伸出小手。

“甲顺，快走吧，要淋雨啦!”

母亲忙把锄头递给甲顺，接着把乙男连包被抱了过来。乙男一到妈妈怀里，就止住了哭声，抖动着肩膀，咯儿咯儿地抽泣着直扒妈妈的胸脯。

“乙男，可把你饿坏啦！怎么办哪，咱回家吧。”

母亲紧紧地搂抱着儿子，吃惊地回头看了一眼狂卷的风雨，便急忙跑起来。甲顺也抱着背带和锄头紧跟在妈妈的身后。她俩刚刚跑过高坎，淅淅沥沥的雨点就变成了象千万条竹竿一样的骤雨倾泻下来，遮得眼前蒙蒙一片，甚至看不清几步之外的景物。

这时， 那棵象山神一般屹立在高坎弯上的老榉树迎接了她们。这棵五抱多粗的榉树，一到夏天就伸展开青翠的枝条，召唤来往的飞鸟，下雨的时候，就为过往的行人遮风挡雨。这棵树非常粗大，牛驮子在树下避雨，甚至都不会打湿鞍鞯。它虽然挺立在这片荒凉草原的一个不太高的坎子上，可是十里方圆内都能一眼望到它。 这样，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寻找梨树沟、 立石庄、大柳树沟和小柳树沟等村庄的标志。

母亲坐在不知何年何月过路人搬来的石板上给孩子喂奶。乙男急得直晃脑袋，咬到了奶头，才呼地嘘出了一口气。

母亲背靠着烂了个窟窿的树干，回头瞅了瞅仍是怯生生地仰望着天空的甲顺的憔悴的脸，这时，小女儿也瞅着妈妈，颤颤地抖动着嘴唇笑了。

要是盛夏的话，这棵树是满可以遮住雨点的。可现在还不到节气，树叶还不繁茂，粗大的雨点穿过稠密的树枝掉了下来。甲顺用穿着草鞋的小脚的脚尖点着地，踮起脚后跟，伸手扳下一根树枝去遮妈妈的头顶。一根树枝怎能遮住雨呢？这个刚交十岁的女儿的好心，简直把母亲感动得要流出眼泪来了。母亲抑制住激动的心情，伸出一只手，拉着甲顺的手，说：

“我的甲顺，你真是个好孩子！”

母亲夸着女儿，露出淡淡的微笑。甲顺看见妈妈笑了，唇边也绽出了一丝纤细的笑纹。

这笑，加深了母女之间交流着的亲切的情态，在无声中给两人的心田注满了喜悦。她俩好比是两朵可怜地开放在狂风喧嚣的荒野里的野花，相互凝视着，微笑着。这淡淡的和纤细的微笑，是在无言无语中给母亲和女儿的心田灌满信心和勇气，使她们不管多么艰难、多么饥饿，也不会因为这冷酷无情的世道而失望，仍然能够坚强地生活下去的希望的泉水。

大雨倾盆而下。从天空挂下来的无数条密得象竹帘般的雨柱中，升起一片白蒙蒙的水雾，在榉树的枝条间缭绕着，冉冉地向四周散去。地上的水流裹着肮脏的乱草，泛起混浊的水沫，那水沫就象是咆哮了一通的老天爷嘴角边泛出的白沫一样。泛着水沫的流水舔着树根，顺着地沟蜿蜒而下，在水沫下面，雨水犹如泻出的山洪一般，哗哗地奔腾流去。

透过树叶掉下来的不是雨点，而是拳头大的水珠。这些水珠

啪达啪达地掉下来，连连落到头顶和脖颈里，使人都来不及打战。

顺女的头发，象才洗过似地紧贴在头上。她那被雨水洗净了汗渍的圆脸庞，显现出没有一点污垢的年轻母亲的温柔和美丽。

每当水珠掉下来的时候，甲顺就急忙用树枝去挡，可是每一次都和她的愿望相反，总是晚了一步。

母亲默默地把女儿拉到自己的身边。当母亲无言的情意渗进女儿心窝的时候，甲顺就亲昵地一头扎进妈妈的腋下。

这地方的节气来得晚。今天天气又这么坏，身穿粗麻布衣裳的母亲和女儿都冷得直哆嗦。但是她俩紧紧地偎倚着，体温烘暖了彼此的身体，不知怎的，也把她们凄凉的心给温暖地包裹起来了。

"妈，你看，麻雀也冷啦！"

圆睁着眼睛瞅着雨丝的甲顺，举手指着落在高高的树枝上避雨的麻雀说。它们也被雨浇得湿漉漉的，两个翅膀紧贴在身上。

"那是妈，那是爹， 落在旁边的是乙男和我……最旁边的是哥哥。"

树上的麻雀正好是五只。在母亲看来，那些小鸟都是一个模样，分不出哪是母鸟哪是雏鸟，可是她也觉得它们是有爸爸、妈妈、哥哥和弟弟的一家。

"是啊，麻雀也冷啦……"

母亲温情地笑着，亲切地抚摸着女儿的紧贴在头上的湿头发。

"妈，那只麻雀准是哥哥， 你看它单独坐在旁边显美，……妈，哥哥该回来了吧？……"

甲顺是很喜欢跟着哥哥玩的，可是元男却嫌她是个丫头，总不愿意带她玩。现在，甲顺就用这种方式表示对哥哥的不满。尽

管这样，元男一不在家，最先想念哥哥的还是她。今天，元男跟着六年来一直病在炕上的崔富老老人的儿子庆哲，上三道沟申大夫那里抓药去了。

“男子汉就是要一个人走南闯北， 象女人那样守在家里还行吗！”

“女人也要到外面去闯嘛……”

“女人？嘻，这孩子什么话都说。”

母亲听了女儿的话，觉得很天真，不禁笑了笑。这一笑，感到心里畅快多了，就心情轻松地瞅着树上的鸟儿。

鸟儿在空中遇到狂风， 象丢了魂似的， 蜷缩着浇湿了的身子，一动不动地蹲在树枝上，失神地望着远处。

这会儿， 它们大概是想起被雨阻隔着回不去的温暖的窝巢了，在寒风里打着颤。鸟儿的这种模样，不禁使母亲可怜起它们来。

母亲的视线，不由得转向被雨遮成蒙蒙一片勉强还辨认得出轮廓的村庄。在那从佛子山的深谷里流下来的、早已喧嚣着的小河近旁，有一条隐约可辨的蜿蜒的羊肠小道。这条小路，穿过那片在阴沉的天幕下显得更荒凉的灰色草原便不见踪影了。就在那个小路消失了的地方，挺立着三棵笔直的白杨，蹲踞在白杨树下的则是一座碾房。

那座碾房离母女俩避雨的这棵榉树只不过几十丈远，可是叫雨遮得望去就象是一个灰栏子。晴天，尤其是在白杨树伸开了茂盛的枝叶、清澈的溪水从佛子山流下来的时候，那里也算得上是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好地方。转过碾房，再走那么一会儿，就到了象马鞍子一样的岭上了。岭上有股车道，顺着车道越过岭子向南

拐，便出现两股岔道，一股是经过立石庄和泉庄上三道沟镇去的，另一股是直接通向豆满江的。

十多年前，母亲背着吃奶的元男，顶着一口装着破烂衣裳和水瓢的铁锅，跟在背着大木箱子的丈夫身后，越过了那座山岗。打那以后，她一次也没有去过那座山，特别是最近五年，压根儿就没有去过马鞍岭。不知什么时候，岭下盖起了一座丧具房，里面保存着梨树沟、立石庄和柳树沟等邻近六个村子公用的丧具。顺女自从知道岭下有座丧具房以后，天一黑就不敢瞅那岭子了。

元男动不动就要去看小鬼，黑灯瞎火的时候，就串连一帮小孩上丧具房去看，回到家来就说，小鬼在里面点上灯啦，什么什么啦，胡诌一通。顺女叫这些瞎话吓得要命，直骂元男，不准他再去玩，不许他在孩子面前乱讲。可是元男却高兴得直拍巴掌，笑女人都是胆小鬼。甲顺听了哥哥的话，也吓得眼睛睁得溜圆，紧抱着妈妈的大腿，连气儿都不敢出。

从马鞍岭下来，经过碾房再走一程，才能走到村庄。可现在叫大雨遮得到处是蒙蒙一片，看不出哪儿是哪儿了。顺着羊肠小道，走过泥杨树下，就是位于佛子山麓的下庄。那地方在雨中也只能看出模糊的轮廓，分不清是房子，还是树林。

“妈，你看，爸爸——”

甲顺突然站起来，一边拉着母亲的胳膊一边喊。母亲怔了一下，回头一看，果然从马鞍岭上呼啦呼啦地涌出一大帮扛着叉子、镐、锹的男人，正冒着大雨向碾房跑去。

他们是今天早晨上三道沟去抢地主仓库的。顺女在瓢泼大雨中，一眼就认出了跑在最前面的丈夫允涉的身影。这并不是因为他个头高，比别人格外显眼，也不是因为他那叫别人赶不上的大

步走路的特征。 如果论个头， 福实爹达三的个子也不算小，俊弼、 俊范哥儿俩也都比丈夫高大。 虽然很难说清楚究竟因为什么，总之，顺女在漆黑的夜晚，能从人堆里一下子认出自己的丈夫，也能在屋子里听出越过马鞍岭走近来的丈夫的脚步声和喘气声。

雨不象刚才那么厉害了，渐渐地变成了绵绵的细雨，离她有一段距离的那座碾房也看得清楚了。

男人们来到碾房，有的拧头巾，有的拧裤腿，闹哄哄的。看样子，他们也许是从城里回来，先到丧具房避了一会儿雨，雨小了以后才离开那儿的。要是那样的话，他们本来可以直接跑回村里去的，但他们却跑到碾房来吵吵嚷嚷，可见今天的事干得并不怎么称心。

顺女的心不由得紧张起来。

“妈，咱也上那儿去吧。”

甲顺瞅了一下天空，就想上爸爸那儿去。母亲默默地伸出手来拉住她，不安地望着碾房。

“真是，这讨厌的雨怎么老是下？”传来了戴着土布头巾的福实爹达三的嘟囔声。

“他们说三天后答复， 我看不能相信他们这一套——明天还得去斗！”

有人一边抖着头顶和肩上的雨点，一边粗声粗气地说。虽然在人堆里看不出是谁，可是一听就知道这是丈夫的声音。

“对，得去，还得去！”

男人们纷纷这么说着，吵吵嚷嚷起来。顺女听着，心里猜想到他们这会儿聚集在碾房里，不光是为了避雨，而是为了商量什

么事情。顺女提心吊胆，一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她的心上。

“下庄，怎么没个信儿呀？”

达三边拧着湿淥淥的衣裳边向允涉发问，接着传来允涉的含胡的答话声。

“喂——”

从立石庄那头，有一个大汉在没有路的草地上连蹦带跳地跑过来，离那么老远就摇着胳膊喊叫着什么。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岭上了。从那个人跑路的样子看来，不用问，准是十月女的新郎明灿。

明灿的裤腿绾到膝盖，上面满是泥点子，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看他那个慌张样儿，恐怕不单是因为他那种常被人当作笑谈的愣劲儿，想必是有了什么急事。

果然，明灿一到，碾房更轰轰起来了。

顺女尖起耳朵听他们说话。

明灿慌慌张张地连话也说不清。这么一来，碾房里似乎乱得更厉害了。

明灿刚才在路上喊得那么响，可是因为跑得太猛，一到人们面前就呛得说不出话来，只顾呼哧呼哧地喘气。

“明灿，你别光呼哧呼哧的，快说呀！”

达三焦躁地说了一句，这时，明灿才使劲咽了鸡蛋那么大的一口唾沫，突然象放连珠炮一样，没头没脑地说起来：

“到底，糟啦……听说猛打过来啦，……毫不留情……昨天进城的人……统统……糟啦！”

“明灿，你慢慢说吧。”

允涉把手放在明灿的肩上，特意用温和的口气说了一句。可是明灿越说越慌张。

“是啊，……糟啦！”

“嗐，看你这个慌劲儿！”

达三看他慌得太不象样儿，就冲了他一句，又正色地问道：

“明灿，你老家在什么地方？”

母亲在不安中也浮现出一丝微笑，她知道福实爹这么说是逗明灿的。可是明灿并没有察觉，也跟着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我老家，丰山呗！”

“嗯，那么说，离那儿不远啦。”

“什么不远？离这儿好几百里呢！”

“不，我是说离北青不远。”

明灿还没有听出话音，一个劲儿地眨巴着眼睛。庆哲看着心里着急，便在一旁说：

“越过厚峙岭就是北青，离那儿当然是不远啦。”

庆哲这么点了一句，明灿才明白这些话是逗他的，他搔着后脑勺斜了达三一眼。大家看到他这副模样都笑起来了。可是允涉马上正色地问道：

“明灿，你别忙，慢慢说吧，你是在哪儿听到的？”

“在立石庄。”

“谁告诉你的？”

“立石庄风言风语的，大家都那么说， 说鬼子要趁夜黑把青壮年全抓走呢……”

接着，他又说了些什么，大家嗡嗡了一阵子。他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听不清说的是什么话。

“到底是什么事呢?”顺女的心突突地跳了起来。

又传来丈夫的说话声:

“你先到下庄去告诉一声，回头到我们家来吧。”

明灿立刻转身朝下庄跑去。

碾房里的人，也开始走散了。

“雨小啦，大家回去吧，有通知再到碾房集合!”

丈夫送走老乡之后，跟达三一起边走边说:

“达三，到我家去商量商量。”

他俩一走，顺女也下意识地抱着孩子慌忙站了起来。

现在，充满在她心里的、正在激烈动荡着的，已不是什么不安，而是一种近于恐怖的感觉。

这场雨，好象是性情怪僻的婆婆一样，砰砰啪啪地发作了一阵子，似乎已是精疲力尽了，变成一场柔和的细雨。

蒸笼峰上豁然晴朗起来。黑蒙蒙的雨雾，好似烧了青松枝叶从炕洞里冒出的浓烟一样，袅袅地萦绕在佛子山谷。南风从漠漠的草原那边吹来，抚摸着湿润的草梢，收拢起破棉絮般的乌云，把它推向绵亘在东北方的山峦中去。

男人们手里拿着铁锹和铁叉之类的家什，哇哇地喊叫着向村里跑去。

离开了老乡们的明灿，从坎下愣头愣脑地奔跑过来，顺女看他象是要到下庄去，突然想起应该叫住他，问问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她一边这样想，一边踩着泥泞的洼路走下坎子。

明灿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在榉树下望他，他一边嘟囔一边跑过来。这场大雨也没有浇平他的一头乱发，也许是急得乱搔过的吧，一向竖着的头发越发根根翘起，乱得更不象样了。看来他

很着急，跑得呼哧呼哧的，两个大鼻眼一个劲儿地翕动着。

“大兄弟，出了什么事吗？”顺女抱着乙男站在那里，用有些吃惊的口气探问。

明灿一怔，站了下来。他一看见是顺女，那瞪得老大、显得有点空虚的眼睛里霎时露出了羞惭的笑意，但立刻又紧张起来，回头瞅了一眼人们正消失在里面的村庄。

“哦……那个，那个……”明灿那张令人感到善良淳厚的脸上，显出一种为难的表情，结结巴巴地说：

“大嫂，大哥叮嘱我什么也不要说，怕别人心慌。”

“是吗？”

顺女一边说着，一边感到自已的心情不象刚才那么紧张了。但心里却浮起一种预感：一定要出什么事。

明灿为难地搔了搔乱糟糟的后脑勺，站了一会儿，就象从威严的长辈面前走过一般，躲躲闪闪地避开顺女，急忙朝下庄跑去。

“妈！”

甲顺紧盯着母亲的脸叫了一声，似乎要从母亲那不寻常的神情中得出什么答案。

雨下得更小了，变成了一场蒙蒙的牛毛雨，不过雨水还是能打湿人们的衣服。

“咱走吧。”

顺女说着，避开女儿询问的目光，转过头来重又回到大树底下。

牛毛雨悄悄地下着，一股潮湿的风轻轻地吹来，使人感到亲切。然而顺女的心，仍然在不安中跳动着。

她的这种不安，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顺女望着在徐徐收敛的雨雾中渐渐浮现出来的可爱的村庄，不由地回想起不安的预感象不速之客一样，不打一个招呼就闯进她心田里的那些日子。

……那是一个半月前的早春里的事。

山峦和田野上还覆盖着白雪的时候，上蒸笼峰伐木场倒套子的男人们都回到村庄来了。同往年比起来，他们今年回来得早。元男的父亲允涉，也是在那时候跟老乡们一道回到家里来的。

回想起来，丈夫上伐木场已有两个冬天了。

这地方本来是人情厚道的，可是如今也渐渐地变得浇薄起来，人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大多数农民一打完场，就牵着牛爬犁上山去准备冬天的烧柴，一直到雪花飘落的时候；然后便到伐木场去倒套子。男子汉出外干一冬，回家时除了他们脚上穿的一双破牛蹄鞋以外，就是从杂货铺里买来作为带回家的礼物的一两包洋碱和染料。要是能买回几升小米和一块大布，那就是很不错的了。不过对贫穷的农家来说，能有一个男子汉不吃家里的饭，也就算是了不起的收人。

顺女他们两口子都挺能干活，家里又没多少吃闲饭的，加上顺女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也就对付着没怎么显出穷样儿。可是去年顺女生下乙男后，身子不利索，整整一夏没有干活，缺了一个人手，小穷日子就更紧一些了。

在这样的时候，不知怎的，丈夫也心神不定了。前年，他头一次跟邻居上蒸笼峰去倒套子，累了一冬也没挣上几个大钱。可是他说出外可以见见世面，去年冬天又跟着上山去了。

男人们同春天一道回到这个一冬没有男人、日子过得十分凄凉的村庄。这一天，对这个村子来说，简直等于节日。

可是，在这个村里算得上长者的崔富老病得快要死了，而且回到村里的男人们的脸上都笼罩着阴沉的影子，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尽管这样，妇女们还是到处张罗，想方设法要让受苦回来的男人们乐一乐。

上山的人回来的第二天，象往年的冬天一样，元男家里来了不少串门的人。这倒不是事先有过什么约会，人们相隔了好久才聚到一块儿，就自然而然地搞起娱乐来了。

整个冬天过得挺寂寞的人们，一吃完晚饭，就不分老的和少的，也不分男的和女的，一齐涌到元男家来，闹哄哄的，几乎把炕都给挤塌了。有牵着妈妈裙子的孩子，有进到屋里也不好意思脱掉头巾的新娘妇，也有梳着大长辫子的姑娘，她们挤在炕角里喊喊喳喳地说笑。

可是这个晚上，不知怎么搞的，就是热闹不起来。

"哎，唱支歌吧，唱支歌！"

梨树家大娘张罗了一阵， 也没张罗出什么来。 坐在上屋的人，只顾巴唧巴唧地抽烟，灶间的女人们也就没有兴头了。

"这可怪啦，男子汉都怎么的啦！ 是不是叫妇女们吓住啦？怎么都蔫了呀？"

梨树家大娘急得直打转，顺女在灶房里也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允涉想到自己是东道主，就出来打破这种冷场的局面。

"嗜，梨树家大娘来劲儿啦， 你今天晚上好象捉到一只老虎啦。明灿！你蘑菇什么呀？叫你媳妇这一唱，我们这些男子汉就该输冷面啦！管怎么的，你唱一个，可要保住咱这些男子汉的体面啊！"

允涉从敞开的隔扇门瞅了一眼灶间， 用话去鼓动明灿。 刚

才，明灿的媳妇十月女唱了一首密阳阿里郎。这歌唱得真好，一下子东西两屋的人都活跃起来。你看她发鬏上还扎着紫头绳，低垂着头，两腮发赤，坐在麻秆灯下害臊呢。说起十月女，她在做姑娘的时候就以长得漂亮和嗓音好闻名全村。去年春天出嫁后，一直没有串过门儿。可是，从荒乱的世道中，从人们的情绪中，以及从丈夫的举动中，她也预感到某种不安了。这样，她从去年冬天起也开始串门儿来了，可她从来也没有想唱歌。今天晚上，她叫达三媳妇和梨树家大娘一个劲儿纠缠得架不住了，只好一面偷看着蹲在上屋的丈夫的眼色，一面勉强地唱了一支。她原本就有一副黄莺似的歌喉，一曲清歌就驱散了笼罩在东西两屋的沉闷的空气。

然而，这也无非是一瞬间的欢乐罢了。

要是往常的话，不等十月女坐下，会宁大爷或者达三早就会拍手叫好，耸动着肩头跳起来了。而明灿也会站起来提一提裤腰，清一清嗓门儿，唱它一支。可是今晚谁也没有这个兴致。

明灿瞅了一眼周围，蓦然站起，把紧裹在头上的头巾摘下来，使劲地抹了一把脖颈，又清了一下嗓门儿。

“唉哟，可盼到你的歌儿啦。”

梨树家大娘坐在隔扇门的门边，好奇地瞅着明灿那一头倒竖着的硬头发和粗犷的脸庞。他那叫北国的寒风吹裂了的黑脸，大大的鼻孔，厚厚的嘴唇，象锅刷子一样倒竖的硬头发，这一切很难令人相信他的嗓子里能发出迷人的歌声，更令人难以想象这样的明灿，竟能娶到那么漂亮的十月女。这个地方本来就够穷的，人们都是被赶到这山沟里来开荒的，谁也谈不上有什么富余。但在这些穷人当中，明灿家更是穷得叮噹直响，在这个村里最先上

山倒套子的就是他。他居然娶了十月女，真是交上好运了。

人们这么想着，等待着从他嘴里流出动听的歌声。看样子，明灿还没想好唱什么歌，站在那里直眨巴眼睛。

这个远离人间的偏僻山村，一到冬天，生活总是这么孤寂。到处是积雪覆盖，不论大路还是小路，全叫大雪给埋住了。连那些猫在洞里舔脚掌的黑瞎子，也叫漫长的冬夜憋得受不住，慢腾腾地爬到雪地上来了。可是人们离了这个村子就没处可去。说起来，他们一来是没处可去，二来也是害怕出门。老乡们大多是在深更半夜拔出锅来，带领家口偷偷越过狄子岭的。这种经历使他们总是怀着一种说不清的恐惧心理。唉呀！大地方可不得了呀，有强盗呀，骗子手可多啦，听说他们专掏庄稼人的腰包哩！大道上净是穿黑衣裳的警察和扛枪的大兵，还有不少财主，要是叫他们知道了，咱这些庄稼汉还有个好？……人们这样议论着。他们不等到冬至，除了上土豆窖就再也不出屋了，一家人坐在两三间房的炕头上，象黑瞎子一样猫冬，度过愁眉苦脸的、阴森寒冷的白天和黑夜，一直待到第二年的清明时节。在这漫漫的冬季里，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拉歌玩儿。说起来，这里也曾有过风俗敦厚的时候。达三是最先来到这个有一棵引人注目的酸梨树的地方安家立灶的人。他的老家是厚峙岭。失去田园之后，他就想找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一直流浪到了这儿，竟然是离镇百余里的梨树沟的尽头了。整整一个冬天，他们一家象野兽一样蹲在窝棚里过活。第二年春天，他们想开一块火田，就在他们向长着枯草的荒地里打火石点火的时候，一对背着奶娃和包裹的年轻夫妇越过岭子来到了。他们就是十多年前的允涉夫妇。

秋天，又来了会宁家；第二年春天，明灿大娘拉着儿子的手

在到处寻找不知去向的丈夫之后，也来到这个山沟落脚了。

这些没有主人的、依旧保持着大自然把它造出来的那个时候的模样，象是谁也没有触动过的丰满的乳房一样的土地，不上粪也能种出好庄稼。人们渐渐地迁到这个地方来了，邻居一家一家地多起来，这个山沟也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村落。逢年过节，人们就互相赠送黄米糕、土豆粉冷面和小豆粥。达三的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做生日， 他看着人们给他准备的生日饭菜后， 无限感慨地、 悲伤地说："我也有自己的生日吗？"在场的邻居听了这话，都含着眼泪笑了。

秋天，准备好一冬的口粮，人们就踏着雪路互相串门儿。故乡的风俗，也随着那些迁来的人们被带到这个穷乡僻壤来了。人们把炕烧得热呼呼的，男的坐在上屋， 女的坐在灶间， 互相拉歌，此起彼落。到了下半夜，接连不断的歌声将要停止，肚子有点饿了的时候，就把人们唱的歌子评定等级，分出胜负，由输的一方出冷面。话虽如此，其实一压起冷面来，端着盆到各家收冻土豆粉和芥菜忙乎的照例是女人，而蹲在锅台上压冷面的则是男人。对这种做法，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没有意见。对这些离乡背井、被赶到这个山沟里的人们来说，能够这样和睦地过活，就是最大的乐趣和幸福了。

明灿在没娶媳妇的时候，歌子唱得就很好。女人们婉转的歌喉也抵不上他的有点粗哽的、朴素自然而又善于表现各种情态的歌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热闹的聚会总是以梨树家大娘的张罗开始，以明灿的打令结束。这已成了一种惯例。

允涉他们两口子没有唱歌和说笑的才能，因而在这种玩乐方面是不人流的。但他们两口子为人善良，总想为人们做点什么和

拿出点什么。由于这种人品，村里聚会玩乐的地方总是选定在他们家里。去年冬天，乙男闹疹了，串门的人少了些，孩子的病一好，人们照例又聚集到他们家来。 冬去春来， 接着就是农忙季节，村里如果有什么事，也是自然地凑到允涉家里来商量。

如今哟，春光过了，
菊花香来枫叶红哟，
济瓦喳，好呀！

明灿突然唱出西道谣来，他的歌声一开头就高得发颤，搅动了房间里的沉重的空气。

“嘘，嘘，静一静！……”

“《船夫谣》！”

“哙！明灿露一手啦。”

“不露一手还行？叫她媳妇一唱，我们男子汉要输啦……”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会宁老头用严厉的目光朝大家扫了一眼，才把大家镇住，顿时鸦雀无声了。从人们屏息静听的房间里，明灿悲凉婉转的歌声颤动着流了出来。

世上的职业多又多哟，
各人的营生不一样啊，
我们偏去闯大海，
坐的是一块七星板，
吃的是一口祭鬼饭哟。
…………

歌里的故事一发展，人们就逐渐沉重地垂下了头。人们听着这首歌， 都禁不住叹息起来， 觉得这首歌不是为了取乐编出来的，而正是唱出了他们自己的苦难。

与其说明灿是在唱歌，还不如说他象是正抱着块七星板，在浩淼的大海里漂流。他象在与惊涛骇浪搏斗的船夫那样，颤抖着身子，用悲凉愤郁的调子唱着：

…………

四十个伙伴沉大海，
就我一人独漂流，
把着一块破船板，
漂流大海望无边。
碧蓝的水哟，蒙蒙的雾，
怎知那途程几千几万里哟，
狂风呼啸波浪起，
惊涛怒吼震长空，
不知东西南北是何方，
也不知平壤大同江在何处流。

安静了一阵的房间里，听到这儿又闹哄起来。

"都是一样的人，怎么忍心把人推进海里去呀？ 那算什么人哪！"

挤在炕角上的姑娘们， 听到无情的 商船老板 把人推入了大海，就嘁嘁喳喳地议论起来。

"唉，多可怜啊！"梨树家大娘咂着舌头叹道。

人们又说又叹，这可把会宁老头给惹火了。

“灶屋里消停点，好不容易拉了支歌，你们又捣起乱来啦！”

明灿今天晚上为什么唱起这首从来没有唱过的、令人感到哀痛悲怆的西道谣呢？这一点谁也说不清楚。刚才他媳妇唱的是密阳阿里郎，按理说，他应当唱一只欢快的歌才对。但是，不知怎的，人们在这令人窒息的不安的夜晚，倾听这首叙述船夫遭难的歌，觉得十分自然，同时也感到悲伤和凄凉。

明灿高声唱着，好象要唱个通宵似的。但他一唱完船夫死里逃生，爬上练光亭的一段时，就突然坐下去不唱了。这么一来，鸦雀无声的屋子里又沸腾了起来：

“怎么，这就算完啦？”

把头低垂在双膝之间叭嗒着烟袋的会宁老头，猛地抬起头来，生气似地说。

“真是，你再唱一段吧。”

达三的媳妇凤淑感到非常可惜，埋怨地瞅着明灿。

“啧啧，唱到这儿就不唱，那算什么唱唱的？”

不论是灶屋和上屋，大家都感到不满足，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可是明灿还是摇着他那铁耙子一样的手。

接着就是一阵令人难受的沉默。现在歌子也算拉到头了，要是往常，这工夫女人们该端起盘碟奔忙，元男妈也该在灶里升火了。可是现在谁也没有起来张罗这些事。不论谁家都断了粮，差不多是用指头数着米粒过日子的。男人在外边受苦回来，也压不起一碗冷面吃。

人们坐着唉声叹气。十月女感到不好受，悄悄地站起身来。

“小心别受风寒，天还冷着哩。”

顺女一边给十月女蒙头巾，一边低声说。明灿媳妇第一次怀孕，身腰虽不怎么显眼，可是也快临月了。

十月女把脸一红，笑了笑，不声不响地打开灶屋门走了出去。

一直坐在炕上不动的妇女们，也都惋惜着这种收场，一个个地跟着走出去。

人们一走， 灶房就显得空空荡荡， 而上屋也没有人张口说话，好象只剩下一片蒙蒙的烟雾。

顺女又恨起这个穷日子来，大家到这儿来，本是想痛痛快快地玩一场的，可他们都空着肚子回去了。顺女感到十分负疚，觉得这是自己的过错。

“嗐，他们该多么伤心哪……”

顺女负疚地望着深重的沉默笼罩着的上屋，心想哪怕是泡菜汤也好，也得拿出来招待招待他们。她舀了一瓢热水到窖里去，揭开缸盖，用菜刀起出几棵冻得硬邦邦的芥菜。

当顺女端来漂着冰块的泡菜汤时，男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呵呵地笑起来了。

“嘿，好凉的泡菜汤，大爷，你先喝一碗。”性格爽朗的达三，把汤碗朝会宁老头面前一推，让道。

这时明灿把怀一敞，放了一炮：

“到底，这成啥世道啦？玩了半天， 也吃不到一碗冷面……那些鬼子……”

“嘿，你这是何苦呢！”

达三依旧端着碗，瞅着咋咋呼呼的明灿，说。

“你说， 这到底哪象个过日子呀， 落到这个地步， 还要忍着……到底，为什么连话都不敢说？……真是！”

明灿被这个夜晚的沉重的空气压得受不住了，不禁激动起来。他本来说话就没个条理，这会儿更是越说越乱。

“嗐，看你要把泡菜汤弄撒了，行啦，不要咋呼啦。”达三把菜汤碗向自己身边拉了拉，用胳膊护着，正色地说。

明灿碰了一鼻子灰，有点下不来台，瞅着达三把脸一红，搔了搔后脑勺。大家看他这模样，不禁哄笑起来。

其实，这也没什么好笑的，不过大家这样笑笑，心情觉得轻松些。有的咔哧咔哧地啃着芥菜，有的呼噜呼噜地喝着汤，有的卷起旱烟一边抽一边唠嗑儿。他们的话自然是从有关这个变得越来越坏的世道的各种风闻谈起的。

刚才拉歌的时候还不怎么活跃，这会儿一唠嗑起来，大家都来了劲儿，争着说话。

“蒸笼峰那头，没一个是猫在家里的，从去年秋天，他们差不多都跑到镇上去闹，听说他们的劲头可大哩！”

达三把这两三天里当着人们说了多次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唉，他们那样拥来拥去，打算要干什么呀？那么干，不耽误庄稼活吗？”

会宁老头这么疑疑惑惑地一说，俊范就翻了翻眼珠，粗声粗气地顶他道：

“干什么？他们干的是政治！”

“混小子，你懂个屁！跑到这儿来瞎插什么杠子？你寻思政治这玩意儿是谁都能干的？不成器的东西！”

会宁老头一句话就把俊范顶到南墙上，回过头来问达三：

“蒸笼峰那面，去年的年成怎么样？”

“那还能好得了？不论哪儿，庄稼人还不是一样受苦！”

允涉原先光抽烟不说话，这会儿达三把话引出来了，才开口说：

"不论是哪儿，我们老百姓的日子都是不好过呀！这几年他们那儿一直是逼着种大豆，种了一大片，结果豆子卖不上价钱，还一个劲儿地长税。这还不说，地主逼得更紧，连那点从乱草里搕打出来的粮食，也要对半儿劈。逼来逼去，去年秋天把庄稼人给逼反啦。我这次去倒套子，打听过这事，听说他们不光是要粮食……"

允涉说到这儿，停了一会儿，瞅了瞅左右，压低嗓门说：

"我听说，争取独立是他们提出的大目标啊！"

"大爷，你听听，你啥都不知道还训人！……这一带就是咱这个村静悄悄的。"

俊范刚才挨了一杠子，心里不服，还了一句，神气地瞅着周围。

"要独立……"

会宁老头喃喃地说，却不介意俊范的报复。他认为这个村里的长者，除了崔富老就得算他了。不管什么事，他都应该尽到长者的责任。崔富老危在旦夕，世道又这么荒乱，这使他越发忧心忡忡了。

"那么说，现在是要由庄稼人来搞独立吗？"

老头子被辛辣的旱烟熏得眯缝着眼睛，严肃地问道。

"是啊，正因为这样，各村的老乡都起来斗了。我们回来的时候，看到二道沟、大柳树沟、小柳树沟、松丘和上庄的老乡都闹起来了。我们站在那儿磨蹭着看热闹，象元男那么大的小子疑心我们是密探，手里提着柞木棒棒跟上来，一个劲地盘问哩。"

这回是俊范的哥哥俊弼插上来说了这番话。这么一来，允涉被打断了话头，靠坐在后墙上，呆呆地瞅着天棚。

“咱这样蹲在山沟里不动，说不定会遭到大祸哩。”达三叹了一口气。

“那你说，咱这样的庄稼汉能闹成独立吗？”

会宁老头越发懵懂起来，瞅着达三和允涉问。

“能不能独立，先起来斗的人会有个数吧。”允涉也流露出自己焦躁的心情。

“不管怎么的，咱不能这样松下劲呆着不动。‘庚申年’，你还没有看到吗？我看今年春天，就是闹不成独立也得闹个翻天覆地！不然，咱梨树沟这三十几户人家就该饿死啦。这两天多数人家翻了土豆窖子，把烂土豆挑掉，能切土豆栽子的就不多啦。明天我再到立石庄去打听打听，听说他们这回也要上三道沟去斗。他们在山上的时候就议论过这码事儿，我得去见见他们。”

允涉这一说，屋里又紧张起来。

“啧啧，偏不凑巧，老头子的病怎么偏赶这个时候重起来呢！……”

会宁老头急得咂着舌头说。在他看来，不管怎么说，这种事还得由崔富老来当军师，才能谋出个路子来，可现在崔富老病得要死，真把他急坏了。

说起崔富老，他从义兵到独立军，一共当了七年兵。老头子很厉害，他要是火了，就是刀山也敢上。庚申年“讨伐”后，他看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地把火绳枪埋在马鞍岭下，隐居在山谷里埋头种地。六年前，胡服地主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庄里，硬逼他们交出陈年地租，他气得迸发出积蓄已久的怒火，结果叫领事馆的警

察抓去毒打了一顿。打那以后得了一身病，起不来炕了。

"现在，独立军也没啥法子啦。"

达三不愿再听会宁老头的这通闲唠，腻烦地说：

"所以咱这些庄稼汉才起来斗嘛，不管怎的，干它一下再说，干不成也没关系，我就不信咱们还能苦到哪儿去！"

达三一边说着，一边挖烟荷包，卷起一支粗大的烟衔在嘴上。

灯架上，麻秆火升起一股淡淡的烟，灶屋里的热气透过隔扇门缝隙，一碰到结了冰的天棚，就立即飘散开去。

漫漫的黑夜，每年冬天的这个时分，叹息声总是同热气一道低回在被贫困生活的重荷压着的这个房间里，把人闷得透不过气来。可是今年的这个夜晚，气氛却是不同。

"哦，你们有谁见过日本鬼子兵吗？"会宁老头忧心忡忡地问了一句。

顺女一怔，抬起头来等着有人作出明确的回答。

可是谁也没有回答。不论是谁都猜得到现在还没有人见到过鬼子兵。是真的没人见到过鬼子吗？其实鬼子过江的消息，不知通过谁的嘴早就传开了。要是因为这个各地才闹起来的话，那么说不定还要跟日本鬼子打起来呢。顺女强忍着令人窒息的心跳，瞅着男人们的脸色。可是男人们不知都在想些什么，只顾抽烟，谁也不说一句话。时间就在这种令人烦闷的沉默中悄悄地过去了。

"他们说的是什么呀？庄稼人要搞政治，要闹独立……还发狠要进城去斗。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现在想起来，顺女从那一天晚上起就象一个被追赶着的人那样，感到惶惶不安，每天晚上都被恶梦缠绕着。

二

这场雨来势倒很凶猛，可是没下多久便匆匆收场了。一直愁眉苦脸的天，这样胡来一气之后，才似乎感到舒畅了些，于是格外灼热的阳光又照射下来，天空也变得瓦蓝瓦蓝的，逐渐高爽起来。草地上，树叶上凝结着点点水珠，象晶莹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微风吹来，散发出淡淡的春天的馨香。

雨一停，顺女就又回到地里去了。可是地里还汪着雨水，不能继续锄草，她只好把被雨水冲坏了的地垄大致收拾了一下，便回家去，这时候，已是下晌午了。

村庄象无人居住的院落一样，显得十分寂静。顺女走进寂无人声的村口， 就象是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地方， 不禁东张西望起来。可是，怎么看也看不出一点变化。

无论是兀立在村中心的打水杆也好，打水杆旁披上新绿的酸梨树也好，还是村口自己家门前的葜豆架和院子边的白杨也好，都跟往常一样，没有一点变化，只是在淋了雨以后，被炎热的阳光晒得到处飘出一团团淡淡的水气。葜豆架和打水杆显得更黑了，白杨树叶显得更鲜绿了，它们都把自己的影子长长地投在被雨水洗净了的房边小路上。不知怎的，这情景只一味地使人惆怅。

顺女感到心情焦躁。慌忙走进院子。

“妈！”

头顶上突然响起元男的叫声。 母亲冷丁怔了一下， 停住脚步，抬头一看，原来是儿子骑坐在白杨树枝上，向她咧着嘴笑。

“元男，你怎么爬到树上去啦？”

母亲惊叫了一声。

“快下来！”

“我在树上放哨，是爹叫我放哨的。”

元男把食指往嘴上一贴，示意她不要出声，同时用严肃的目光环视着四周。

“放哨，放什么哨？”

母亲随着儿子的视线望了望四周，问道。

“说是鬼子要打来啦。”

“鬼子？哎，你上三道沟去了没有？”

“去啦，我一口气就跑回来啦……”

儿子平安地回来了，这使她先放下了一桩心事。但是孩子他爹叫元男放哨，而上屋里又这么静，却又使她感到不安了。

顺女悄悄地走进灶房，一眼便看到放在地上的三双沾满泥土的草鞋，那么，上屋里是有三个人了。她一声不响地把悄悄跟进灶房的甲顺拉到自己身边，又把背上的乙男转到胸前，然后坐在灶间听着上屋里的动静。

可是听不到上屋里说话的声音，只是从没有关严的隔扇门的缝隙里透出辛辣的旱烟味，而且不断地冒出烟雾来。她尖起耳朵细听，好象听到里边有人憋足了气似地叹了一声。从这声叹息里，就可以分明地感觉到他们是多么发愁。

顺女本想收拾收拾灶房，煮点什么的，可是被屋里的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了。

她听见有拖烟灰盆和掐灭烟头的声音，那准是自己的丈夫。这会儿，丈夫大概是弯起一条腿坐在炕上，抬起一直盯着地上沉思的眼睛，直定定地瞅着他对面的人。顺女知道丈夫每逢在沉思之后要说话的时候，总是把正在抽着的烟掐灭，不管是刚抽的，还是抽了一半儿的，然后把人端详半天，才开口说话。

果然响起了他熟悉的短促的咳嗽声。

"达三，事情麻烦了，怎么办才好呢？ 下庄捎来的信和明灿说的是一样……"

丈夫的说话声是从灯架旁传出的，照这样看来，福实爹达三可能是靠坐在对面墙上，那么，另一双鞋是谁的呢？每双鞋都沾满了泥巴，分辨不出哪一双是哪个人的。

顺女想象着被隔扇门遮得看不见的上屋里烟雾腾腾的情景，焦急地等着听达三的回答。

也许是达三靠坐在对面墙上，接连不断地吸烟吧，半天都没有动静，隔了一阵才传出一声重重的叹息。接着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唉，我哪有什么好办法！……"

这话可不象平素既爽快、又勇敢的达三说的。

"到底，这碍着鬼子什么啦？"

突然炕头上响起了一声喊叫。

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十月女的新郎明灿。顺女心里想：他不是到下庄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不用问，三双草鞋中，那双最大、最难看、最象泥球的，一准就是明灿的。

"咱们斗地主……"

明灿愤愤地接着说：

“咱们斗地主，搞地主的粮食，到底， 日本鬼子干吗要管这份闲事？我真纳闷，到底……”

尽管心里烦闷，顺女的脸上也不禁浮起了笑容。不管有什么忧愁事，只要看到明灿那愣头愣脑的样子，也就不得不发笑。顺女姓崔，明灿也姓崔，因为同姓，明灿在没娶媳妇的时候就跟顺女特别亲近。明灿成家以后，言谈举止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就是现在，他还是喜欢带领着元男那么大的一帮孩子上山打猎，还是乐意跟会宁老头和福实爹他们下棋，有时还喜欢大姐大嫂地叫着，夹在女人堆里混。他不论在哪儿，就是在孩子堆里，也是咋咋呼呼的，不分什么场合，一张嘴就是一口一个“到底”。村里人，从拖鼻涕的小孩到白发老人， 都把他当作自己的毫无隔阂的好朋友。所以，倘若他闹得过分了，人们也就会毫不客气地把他呵斥一通。

“你呀，少来点‘到底’‘到底’吧！”

可不是吗？达三果然用恼火的口气呵斥他了。

要是往常的话，明灿是不管别人怎么说，也要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完的。可这会儿，情况非比一般，他一下子就把底下的话咽回去了。

又是一阵恼人的沉默。隔扇门的缝隙里飘出一缕缕白烟。

母亲无心地抚摸着用怯生生的眼光凝视着她的甲顺的头，微微耸了一下肩膀。不知怎的，只觉得肩头发软，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是因为自己饿得没劲了吗？丈夫也没有吃饭呀， 他饿着肚子，还愁得一个劲儿地抽烟，那该多么辣心啊！……

“看来，咱不该退出城镇。”

丈夫粗浑的声音打破了似乎是没有尽头的沉默。

“他们说隔三天答复，咱们上了他们的当啦，应该坚持到底，可是咱们退回来了。想来想去错就错在这个上头。”

丈夫的声音很低，在灶房里勉强能听见，但却象尖刀一样刺痛了她的心。她十分清楚地知道，丈夫说话的声音越低，动作越平静，事情也就越不寻常。

丈夫的话还没说完，明灿就抢着冒了一句：“我看……”他一开口就吵吵起来：“不是错在那儿，到底……”

明灿也许是在观察刚才抢白他的达三的神色，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又用没有把握的口气接着说：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啦什么的，撒了传单，是不是叫鬼子抓住这口实啦？”

“地主本来就倚仗日本鬼了嘛！”

达三终于发了火，大声叫嚷起来。

“你放着日本鬼子不管，还想搞到米？咱提三七分， 人家就肯啦？”

暂时没有人答话。顺女好象活灵活现地看到明灿坐在炕上直眨巴眼睛的样子。

“可也是……”过了一会儿，才传出明灿的声音，听来倒挺温和。

“到底，日本鬼子有什么理由打我们？”

“理由？他们讲什么理由？”紧接着明灿的话， 又传出丈夫的声音，不以为然地提醒他：

“日本鬼子占了朝鲜，还想吞并满洲， 你当他们是有什么理由的吗？”

“嘿，真是，这到底……”

对话就以明灿的嘀咕声结束了， 尔后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屋里太静，静得锅台下的蟋蟀都叫起来了。母亲那只无心地抚摸着女儿的手，微微有些颤抖。手指甲周围沾染了一层薄薄的泥水，好象镶了一道红边。那长着厚茧的手看去显得骨节粗大，不象是一个年轻女人的手。但是，这双手对打破这沉闷的空气却无能为力，反而被从隔扇门缝隙里传出来的叹息声所震动，就象香油虫的腿一般，敏感地颤抖起来。

“来，咱们想个办法。”

屋里突然响起推烟灰盆的声音， 紧接着又传来丈夫的说话声。

“我到下庄去了解一下情况，再跟他们商量商量。 你们要在后山和路口安上岗哨，可得防备万一呀！”

“知道啦。”达三回答说，似乎他正在慢吞吞地收拾着烟荷包。

随后，紧贴着隔扇门口，明灿的声音响了起来：

“还是我再到下庄去一趟吧。”

“不，还是我去！要是出了什么事，还得跑一趟城镇哪。”

“那儿危险，还是我去吧！他们到底……”

“要说危险，谁去还不是一个样。”

顺女猜想男人们要出来了，便悄悄地站起身来走到外面去。不一会儿，丈夫和达三走出房门，随后明灿也趿拉着鞋走出来，踢蹬着抖落鞋上的泥巴。

元男在树上看到大人们出来，一猫腰跳到地上，叫道：

“大叔，开完啦？”

“嗯，开完啦。”

达三摸了摸元男的头，呵呵地笑着，仔细地瞅了瞅他的脸蛋，说：

“小家伙，眼睛都眍进去了，准是饿坏了吧。大嫂，我家借到两升燕麦，你去拿点来，给孩子做点窝窝吃吧。”

“不啦，老是那么麻烦你们还行吗！”

“看你，说到哪里去啦，要是算得这么清楚，我们家就得勒起裤带啦！”

达三说罢，显出一副话已经说完了的神情，跟在明灿的后头迈开大步，消失在巷子里。

允涉要走远路，坐在廊台上绑鞋带，回头看了看不安地注视着他的妻子，默不作声地微微一笑。

顺女感到丈夫的眼神有些异样，似乎在可怜自己，心想是不是他发觉了我偷听他们的谈话？也许是为了减轻我的不安才这样怜悯地看我的吧！顺女这么想着，但她从丈夫的眼神里已经预感到某种迫近眉睫的实际的危险。

“爹，你又上哪儿去呀？”

元男和甲顺一齐跑上来，拉着爸爸的手，问道。

“噢，我到下庄去一下。”

丈夫同往常一样，轮番摸着两个孩子的头，亲昵地说。丈夫出外倒套子，一冬没有在家。孩子们想爸爸想得什么似的，白天盼，黑夜盼，这会儿可盼回来了，他们就象没娘的孩子似的，老是缠着他，渴望得到他那坚实而又深邃的爱抚。顺女一想到这里，又不禁恨起这个弄得丈夫一刻也不得安生的兵慌马乱的岁月来。

“你可要小心呀！”

顺女对着已经走出几步的丈夫的脊背，用恳切的语调祈祷似

地低声说。

潮湿的黑暗裹着奇妙的絮语徐徐降临了。夜，就象慕边的臭味一样，引起一种莫名的不安，这不安冲击着顺女的心，使她不能入睡。

* * *

过了一天。

昨天晚上，顺女几乎是通宵没睡。清晨，看见裤腿全被打湿了的丈夫熟睡在孩子身边，才放心地吁了一口气。

但是丈夫刚吃罢早饭，又站起身来带着村里的男人们进城去了。

顺女到佛子山下的土豆地里去锄昨天没有锄完的草，快到晌午的时候，才回到寂静的村庄里来。

尽管昨天达三叫她去拿点燕麦，可是达三家的情况也是明摆着的，她实在没有勇气去，只好把米缸底刮了又刮，但也刮不出几粒米来。从昨晚起就是用薄薄的麦屑糊来充饥的。自己挨饿倒还罢了，可是没了奶水就要把乙男饿坏，这使她比什么都痛心。

母亲想煮点从地里挖来的旋花根哄哄孩子，就到井边打水去了。

她伸出绵软无力的胳膊去扳打水杆，打水杆嘎啦啦一响，沉睡的乙男惊醒了，又开始闹着要吃奶。

刚才乙男才止住哭声，悄悄睡着了，这么一会儿嗓子就干哑了，哭声一开始就咯儿咯儿的，直发哽。

这哭声，就象用火红的烙铁烙她的心一样，使她难过得不得

了。

她把一只手伸到背后去，哄着孩子：

“乙男，别哭啦，我家乙男顶乖，等爸爸带回米来， 妈就给你做雪白的大米饭吃。”

可是孩子依旧在背上翻腾着号哭。

其实，这话连她自己也不相信，但她能够说的也只有这些。所以她又把这句话象口头禅似地一连重复了几遍。

“爸爸带回米来，妈就给你做雪白的大米饭……”

尽管她重复着这句话，但这话的意思本来就是含胡的。这时，她那只正把着打水杆的胳膊一软， 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 一瞬间，远方的蒸笼峰忽地向旁一歪，然后又回到了原位。

顺女把身子半靠在井架上，向井里张望，只见几丈深的井底里有一个圆圆的蓝天。

井里头，有一个眼睛大大的、发缝挑得笔直的、显得疲惫无力的女人在凝视着她。

顺女陡然惊醒过来，“那果真是我吗?”自己的脸长得什么样，现在连她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了。

当她还是姑娘的时候，到泉边汲水时照出来的脸，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时候，如果人家夸她长得漂亮，她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又怕别人说的是假话， 就再也不敢到水边去照自己的脸了。

自从她和允涉摆上一大碗清水（因贫穷摆不起喜桌，只好摆一碗清水。——译者注），举行了婚礼， 两口子一同过起长工生活以后，更没有那份闲心思了。有时她去收拾堂屋，太太叫她先把大玻璃窗呵上气，然后再用干抹布擦。那时，他偷看过映照在

明晃晃的窗玻璃上的自己的脸庞，那恐怕就是在故乡最后一次看到的自己的面影了。

越过狄子岭后，就再也没有一眼泉水或者一泓清澈的溪流可供自己照脸了。起初，大家用灰过滤从佛子山山沟里流下来的浑浊的黄泥浆吃。后来崔富老搬到这个村来，也吃了一年黄泥水，他说人吃了这种水会神志不清，就组织村里人，采取派工的办法打了这眼井。

去年冬末，倒套子的男人们从伐木场回来的时候，明灿给媳妇买了一面巴掌大的镜子。大家觉得这玩意儿挺稀奇。村里的娘儿们都围上来，你也照我也照。就是那时候，她的脸也没有这么瘦削、苍白。

这也不奇怪，今年的这个春天特别难熬。人们都说它一上来的招数就很不寻常。

刚一化冻，就突然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接着又刮了十来天暴风雪。

那时，会宁老头到顺女家串门，看了一阵那本年年看的“裴裨将传”，就瞅着窗外用不安的口吻嘀嘀咕咕地说过：“开春开得很凶啊！”

顺女在井旁惘然地站了一会儿， 突然清醒过来， 轻轻地摇了摇头，往下放吊桶。

她看到自己的脸是那么瘦削、疲惫，心里很不舒服。可是孩子象被火炙了似地哭闹，又急得她顾不上去想这种愁闷的事。井绳下坠的声音沙沙地响了一阵，不一会儿，那深邃的井底里映照出自己面影的小圆天就支离破碎了。“彭嗵”，空洞的击水声和微弱的回音传到了井外。

那乌黑斑裂而且弯曲的打水杆，又发出嘎啦啦的响声。

“妈！”

母亲刚要去提升到井台边的吊桶，背后响起了甲顺有气无力的声音。回头一看，她胳膊上挎着个小篮子，面色焦黄地站着。

“上哪儿去啦？”

“剜菜去了，这个给乙男。”

甲顺从篮里掏出一个大菟竹，递给母亲，篮里还盛满了雪白的旋花根。

“饿了吧？”

“不饿。”

甲顺轻轻地摇着头，她的小嘴唇都干裂了。

“那是啥？”

母亲用眼神指着单另放在堆得高高的旋花根旁边的一堆枯黄的树叶，问道。

“花椒树叶，是给爸爸当烟抽的，佛子山那面山坡上多着呢。”

霎时，女儿象黄瓜花一样蜡黄的小脸，在母亲泪雾蒙蒙的眼里，变得白花花的，模糊不清了。

近来，犯愁的事多起来了，丈夫的烟也抽得多了。可是在这个坏年头，哪有那么多烟给他抽啊！

有一天，丈夫到山上打柴，回来的时候撸了一把干花椒叶，卷成一支烟咬在嘴上，一边抽一边苦笑着说，比真的烟还香呢！

甲顺年纪还小，还不可能理解爸爸的惆怅的苦笑里包含着的愁苦的叹息。

不论是丈夫成天拼命干活，却连一口烟都捞不到抽的那种情景，还是女儿把爸爸那嘲讽的苦笑当成了真的高兴，竟为他采来

了陈年的枯树叶的孝心，都深深地打动了顺女，也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

母亲差一点没哭出声来，连忙把脸转到一边，把水倒在水罐里，她强笑了一笑，说：

“是吗？咱赶快回家做晌午饭吧。”

“有米吗？”

“有。”

“哪来的米呀？”

“家里的。”

“家里哪有米呀？”

“留了点想给爸爸过生日的，今天咱就吃了吧。”

“是吗？”

甲顺露出好象很疑惑的样子，呆呆地瞅着母亲的脸。

“妈！”

“什么？”

“爸爸什么时候过生日？”

“再过十五天就是啦。”

“您的生日呢？”

“妈的生日还早着哩，还得过三十多天。”

甲顺又一声不响地摸弄着篮里的野菜，等母亲顶着水罐往回走时，她才拉着妈妈的裙子，一边走一边说：

“妈，别煮米饭啦。”

“为什么？”

“还是留着给爸爸做生日吧。”

“怎能熬到那会儿呢？你爸爸上三道沟去了，也许能弄点米

来呢。”

“那也别吃，嗯，妈！”

小小的孩子说得这么恳切，母亲听了，心里不禁一酸，竟迈不动步了。

“好吧，那么咱就煮点旋花根吃吧。”

“嗯，就煮旋花根吃。妈，你可别对哥哥说家里有米， 他知道了，就该闹着要吃米饭了。”

“好吧，这事就咱娘俩知道。”

母亲眨着眼睛摸了一下女儿的头，看到女儿穿着一身破烂还这样高兴地笑，不知怎的，心里就象钉了钉子似地难受。甲顺蜡黄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孩子们越来越成熟，同他们的年龄并不相称，这使母亲暗地里感到惧怕。

“哥哥上哪儿去啦？”

“刚才他跟崔大哥一起走了，说是爸爸让他跑一趟。”

“没有说是到城里去吗？”

“说是到药水洞。妈，听说崔大爷快要死啦。”

“嘘！谁对你讲的？”

“崔奶奶说的。”

“崔奶奶随便说的，你可不兴乱说呀！”

甲顺忽闪着眼睛，仰望着妈妈的脸，“咕嘟”咽了一口唾沫，把头偏了过去。

母女俩刚要走进自家院子的时候，达三媳妇凤淑急匆匆地跑来，叫道：

“元男妈！”

“什么事？”

顺女顶着水罐停在灶房门口，回头问道。

“哎哟，你说这事糟不糟？明灿媳妇就要坐月子了！”

“不是说下个月足月吗？”

顺女吃了一惊，急忙把水罐放在廊沿上，然后站起身来，瞪大了眼睛问。

“谁说不是，眼下这么荒乱，偏偏还要提前生孩子！”

凤淑不象刚才跑来时那样慌乱了，她用慨叹的语调说着，一屁股坐在地上。

“怕不是早产吧，大概是头一胎，算错日子了吧。”

“可也是，我也没听说过有九个月的孩子，……啧啧， 谁知道肚子里的事呢？”

“那么她现在痛得厉害吧？”

“哎哟，你看我这个记性，刚才崔大娘急得没法儿，跑来找我。元男妈，你快去照应一下，我去看看谁家有海菜……唉，女的闹不清自己生产的日子，男的出去倒了三个月套子，也不知道买一扎海菜，这穷山沟里买面镜子有什么用！……啧啧。”

凤淑素来有些风风火火的，她任性儿唠叨了一阵，连连咂着舌头跑走了，裙子边掀起了一阵风。

这真是乱糟糟的一天。

母亲把旋花根和蒐竹下到锅里，倒好水，叫甲顺烧火，然后急急忙忙地托了托背上的孩子，向明灿家跑去。

三

十月女从早晨就腹痛，一直折腾到傍晚才生下孩子。她这个家，除了丈夫明灿，就只有一个年过七旬的婆婆，明灿又是个愣头青，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准备。

凤淑走遍全村也没有搞到海菜，后来跑到立石庄才搞来一把陈货。元男妈拿出珍藏在家里的半升大米，这才对付着给产妇做了产后的第一顿饭。

忙乎完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在这白天开始变长的季节，孩子们连晌午饭也没吃上，实在饿极了。

在为弟弟特意煮菀竹的甲顺跟前，母亲从罐子里倒出那点留着给丈夫做生日的大米时，也不得不看看女儿的脸色，但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回头瞅了瞅，只见甲顺也只是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什么话也没有说。

顺女打开冷飕飕的灶房门走进屋，不禁一阵心酸，真恨不得一头栽倒在地上痛哭。

"唉，元男爹怎么还不回来呢？"

顺女怀疑他们那样做就能搞回米来，但听丈夫说今天无论如何要有个结果，也就存了一份侥幸心理，盼望真能搞回米来。可是一想到男人们摩拳擦掌、吵吵嚷嚷，恨不得一拳头要揍死谁的

那种可怕的样子，她的心就禁不住怦怦直跳，生怕他们惹出什么祸事。元男跟着替爸爸办事的庆哲上药水洞还没回来，也使她感到不安。好在他是跟着庆哲去的，大概不会出什么事，不过听说如今的世道，就是出门行路也不太平，总不免暗暗地担心。

顺女想到饿着肚子的丈夫和儿子就要回来，而自己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就更产生了一种负疚的心情。她把着灶间的门框站了一阵，心烦意乱，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就走到院子里。这时候，凤淑又跑来了。

"哎哟，你看我这个记性……白天还想得好好的， 想着叫甲顺带去，可是一打岔就忘得一干二净，做晚饭的时候才又想起来啦。喏，拿它再对付一顿吧，福实爹从昨天晚上起就一直跟我叨咕这事了……"

凤淑唠唠叨叨地说了一阵，把遮在裙子里边的瓢拿了出来，瓢里装着两三合燕麦和十几个土豆。

"嗐，这是哪儿来的？……你家也挺困难的……"

顺女说着，因为很突然，竟忘了用手去接。其实，从昨天达三叫她去拿燕麦的时候起，她就一直感到难为情，实在不好意思到他家去借。

"正因为都困难，才匀着吃哩。 燕麦是福实爹昨天到下庄去借来的，刚才我又到立石庄的一个熟人家里借了几升土豆。别挂心，煮顿饭吃吧。唉，就是这玩意儿，要是不缺吃，该有多好！"

凤淑连连咂着舌头，象来的时候一样，一阵风似地跑走了。

穷人总归是帮穷人的。 一到春天就断了粮， 全村都一样挨饿，想到这些，心里的愁思也似乎减少了一些。

也许是因为在明灿家里吃了一点饭， 饿得哭了一整天 的 乙

男，现在来了困劲儿，咝儿咝儿地睡着了。

母亲把燕麦和土豆劈成两份，她不能不想到明天的早饭。她用土豆和燕麦掺合上白天在地里采来的蒿芽和野菜，做了点菜窝窝，又用两把面做了几个面疙瘩。这种饭食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就算是上等食品了，孩子们是常常想叫妈妈给他们做这种东西吃的。

元男呼哧呼哧跑进院里的时候，蒸菜窝窝的锅刚烧开。

“妈，我饿！”

他一靠灶房门，头一声就喊饿。

“元男回来啦，你上药水洞去了吗？”

母亲心里正在埋怨丈夫不该叫孩子上六十里外的药水洞去，看到儿子平安地回来，心里不禁高兴起来。

“嗯，路上看了不少热闹。唉，豆满江可美啦！妈，四面八方来了那么多人，都去打地主去了。我往回走的时候，还看到日本鬼子兵哩。妈，锅里是啥？我饿死了。”

元男恨不得一下子把路上的见闻全倒出来，同时也许是闻到了锅里散发出来的香气，没法抑制自己的饿劲儿，真把他急坏了。

“饭快熟啦，你先抱乙男进屋去吧。可是那些日本鬼子，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母亲一面解开背带放下熟睡的乙男，一面不安地问。

“先是在金店沟渡口看见的，后来在三道沟附近也看见了，他们都穿着黄衣裳，扛着枪。在三道沟看见的都是骑马的，可多啦。”

“那些鬼子是上哪儿去的呀？”

“不知道，我在船上听一个老大爷说，要出大乱子啦。”

“大乱子？那是啥意思呀？”

“我也不知道。噢，甲顺上哪儿去啦？”

“上明灿叔家去啦，明灿婶生孩子啦，生了个漂亮的胖小子……”

“生孩子啦？嘻嘻，明灿叔该害臊啦。”

“看你这孩子说的！——你没看见咱庄的人吗？”

“没有，我想到三道沟去看看，庆哲哥偏不去，老催我快走，没办法，就照直回来啦。爸爸还没回来吗？”

“没回来。我去找甲顺，你先进屋等着。”

母亲把灶里燃着的劈柴掏出来，刚要出门，甲顺就回来了。

“妈，有饭吗？”

“有，正想去找你呢，快进屋吧。”

“爸爸和哥哥都回来啦？”

“就你哥哥回来了，进屋吧，妈给你们盛晚饭。”

甲顺在灶房里闪着鼻翅儿，闻了闻升腾着的香喷喷的热气，蹦蹦跳跳地就朝上屋跑。

乙男也醒了，上屋里传出兄妹俩逗他玩的声音和小乙男接连不断的咯咯的笑声。

母亲听着孩子们欢乐的笑声，一时忘了忧愁，擦了擦油光锃亮的锅盖。

她打开锅盖，用汤匙尖扎了一扎，菜窝窝正好熟透。

元男连这么一小会儿都忍不住，又打开隔扇门朝厨房催了一句。

母亲拉过托盘，擦了擦，瞅着锅里算计了半天。

不论怎么分，也不够五个人吃一顿。她自己不打算吃了，拿起铁勺舀起来。

她给丈夫舀了一碗，锅里剩下的还不够两碗。她又把一小块菜窝窝盛在碟子里，算是乙男的份儿，然后把剩下的分盛在元男和甲顺的碗里。这一分，锅里就一干二净，连刷都不用刷了。

母亲又拿出一碗酸溜溜的腌芥菜，放在托盘里。这东西，不拿出来还好，拿出来更使人伤心。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种饭食怎么能填饱肚子呢？ 想到这里， 不禁又恨起这个穷日子来。

“多咱才能叫元男吃个饱呢？……”

母亲这样想着，忽然清醒过来，叫了一声孩子。

孩子们一听到妈妈喊他们吃饭，呼啦跑过来，没等放好桌子就围住了托盘，乙男在旁边也“哦哦”地叫着，把手向桌子伸过去。

“呀！菜窝窝！”

元男抓起匙子欢叫起来。

“哥，你最喜欢吃菜窝窝吧？”

甲顺想让哥哥感觉到自己是和他要好的，可元男似乎根本没工夫听这种话，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甲顺显出多少有点胆怯的神情，瞅着哥哥的这种模样，悄悄地拿起匙子，回头看了看母亲，说：

“妈也一块儿吃吧。”

元男这才停下来，把那块正往嘴里送的菜窝窝举在半空中，略微把饭碗朝妈妈那面推了推，说：

“妈，你也吃吧。”

母亲觉得孩子们的神情非常可爱，同时又感到悲伤。

"你们快吃吧，妈在灶房里吃过啦。"

说罢，急忙避开孩子们紧盯着她的目光，低下头，把单盛在碟子里的菜窝窝穿在汤匙尖上，递到乙男手里。

"妈，你不吃，我也不吃。"

甲顺早已长得很象母亲了，她用又黑又大的眼睛埋怨地瞅着母亲，拉着她的裙子摇晃着。

"叫你们快吃还……我真的吃饱啦。"

母亲没有力气跟孩子们做这种叫人伤心的推让，用多少有些严厉的口气说了一句，急忙抱起乙男走到灶房里去了。

甲顺泪汪汪地瞅着母亲的背影，机械地把穿在匙子上的菜窝窝伸到嘴里。

这时，身边响起了腮帮子塞得满满的哥哥吭哧吭哧的喘气声。

甲顺发觉哥哥的饭碗快空了，就把那块一点一点掰着吃的菜窝窝放在桌上，却把碗里的全包在手绢里。因为有迫不得已的情况，所以今天不管哥哥多么饿，也不能把菜窝窝全让给他吃。

母亲实在不忍心看孩子们这种饥饿的样子，就背起沉睡的乙男到外面去了。

黄灿灿的新月，斜挂在碾房旁边三棵白杨树的枝桠间。天刚黑就起了风，旷野已经沉没在黑暗中，只能隐约地辨认出岗岭。白杨树枝在月光下微微颤抖着。

母亲不住地回头恐惧地瞅着岗岭。"哎呀！ 不是说岭下有丧具房，里面还有丧具吗……"她忽然害怕起来， 想着眼看就要去世的崔富老，赶忙把头转向灶房那面。

不知什么时候甲顺已回到上屋，元男独自吭哧吭哧地把剩下的菜窝窝一口塞进嘴里，腮帮子鼓得高高的，歪着头瞅了一眼甲

顺的饭碗，脸上顿时显出失望的表情。他那么惋惜地瞅着甲顺的饭碗，心里在想着什么……

“嘿，全吃光啦！”

元男叹了一口气，咕噜了一句，无可奈何地端起泡菜碗，呼噜呼噜喝个净光。

他满心不情愿地放下了匙子，那声音就象冰块一样，使母亲心里发冷。

“唉，什么时候才能叫元男吃个饱呢？”

母亲非常难过，眼角噙满了泪水。也许是晚风有些凉飕飕的吧，她的嘴唇微微地抖动起来了。

她就那么站了半晌，用泪汪汪的大眼睛瞅着灶房出神。忽然听到岭上有人吵嚷，才从深思中醒了过来。

大概是男人们回来了吧。

顺女把灶房收拾了一下，又回到廊沿上，侧耳细听着在黑暗里渐渐走近的脚步声和吵吵嚷嚷的谈话声。

“当初我说什么来着？我不是说惹了鬼子没啥好处吗？可你们偏犟，你看这不惹出祸来啦！”

清楚地传来会宁老头埋怨的说话声。有人嗡嗡地回答他，可是听不出是谁，紧接着在很近的地方响起俊弼激动的说话声：

“大爷，你可不要讲这种窝囊话，柳树沟老乡打进城去抢地主的仓库，能说他们就没有骂过日本鬼子吗？”

“哼，我们要的是米，到底碍着鬼子什么事？真是，庄稼人跟地主讲理，这到底跟他们有什么相干？”

凡事都咋咋呼呼的明灿，象放连珠炮似地说了一通。

母亲听了，心想：真是的，这大兄弟还不知道媳妇生了孩

子，还这样在外头跑呢！……

不论怎么听，也听不见元男爹的声音。

男人们从他家房前走过，顺女急忙躲在灶房门背后黑暗的地方。

“明天又该怎么办呢？”

麦秸帽子扣在后脑勺上、肩上扛着铁镐的俊范走到岔路口，放慢脚步，漫无对象地说。

“会有通知的。今天立石庄出了人命， 又叫鬼子抓了人，他们还能坐着不动吗？唉，看见那家的大嫂和孩子拍着地直哭，真把我的肠子都给哭断了！”

有人蹲在会宁老头的院墙根，一边打火石一边说。

“谁说不是，真不象别人家的事……”

俊范忧郁地应了一句。

“呸！这到底成什么事啦？要拼的话，咱们就通宵去拼好了！”

明灿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月光下模模糊糊地可以看见他撸胳膊、绾袖子的样子。

母亲听说今天出了人命，死了人的那家老婆孩子拍地痛哭，心里一机伶，倒抽了一口冷气，惘然望着暗处。这时达三的闺女福实从小路上跑来，低声对明灿说了些什么。明灿吃了一惊，拔腿就跑。

“哎，这到底……”

明灿跑了十几步，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站住了，又扭过头来往回跑。

俊弼感到好笑，问道：

“明灿！你又上哪儿去呀？”

“海菜！海菜！……到底，你看我这个记性，把海菜忘在三道沟啦！……”

明灿一边跑一边说，最末一句含含胡胡的，听不清说的是什么。顺女好不容易才叫住他，问道：

“大兄弟，你往哪儿跑呀？！”

“哎呀！大嫂，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他抹了一把额上的汗，用央求的口气问。

“你抱了胖小子啦。”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那还能怎么办？快回家去看看吧！海菜，福实妈弄了点来，熬了汤喝啦，今天晚上不上三道沟也行。”

“是吗？”

明灿颇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搔了搔后脑勺，又想跑回去。

“大兄弟，元男爹没回来吗？”

顺女朝着明灿的后背轻声问道。

“唉，大嫂！”

明灿霍地转过身来，耷拉着肩膀，生怕别人听见似地小声地说：

“事儿闹大啦。今天，慢说咱村，连豆满江边的老乡都拿着家伙来啦。嘿，真气人，木屐鬼（日本鬼子）又来攻我们，就在城里打起来啦。立石庄的人也在三道沟跟警察碰上了，有的挨了抓，有的挨了打，到后还出了条人命！……唉，到底，气死了，这叫人活得下去吗？”

明灿忘了往家里跑，骂了一阵子，从腰里掏出烟荷包，卷了一支烟。

母亲心里直发慌，用恐惧的目光瞅着明灿，问道：

"那么，元男他爹呢？……"

"大哥过会儿才能回来，他和达三哥上立石庄讨论明天的事去啦……大嫂，你想想，到底小日本鬼子干吗要到这儿来捣乱？……我怎么想也不明白他们安的什么心！"

明灿一口一口地把烟吐出来，连连追问，似乎马上要从顺女那里得出什么答案。

顺女感到心里非常沉重，就象有个什么不可理解的巨大阴影从四面八方围上来，越收越紧，把她挤得透不过气来。但是一想到丈夫这会儿到邻村去了，心里也多少踏实一些了。她微微地笑了笑，望了明灿一眼，说：

"大兄弟，快回家去看看吧，十刀女整天就盼你回来，可把她盼苦啦！"

"哎呀，这，这……"

明灿听了猛地一惊，转身就跑，差点没把缠在头上的手巾给跑丢了。

过了一会儿，村里静下来了，路上也断了人迹。

母亲回到屋里，照料孩子们睡觉，铺开了针线活儿。可是心里七上八下的平静不下来，只好又走到外面去。

夜露悄然无声地降落，新月已高高地升到碾房的上空。村里的灯火，一点一点地熄灭了，最后只剩下三家的小窗口上还映着一线黯红的灯光，那是迎接了新生命的明灿家，等着给病人送终的井边上庆哲家，还有就是等待着走向兵荒马乱的战地、深夜未归的爸爸的元男家。

母亲在外面站了许久，背兜沾上了露水，已经湿津津的了。

她怕孩子受凉，打消了继续等待的念头，回到了屋里。

她打开锅盖，摸了摸盛菜窝窝的碗还是滚热的，碗边上结着水珠。近来丈夫每天都回来得很晚，他跟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母亲不知道丈夫所做的是什么事情。昨天和今天听到的话，全都拖着不祥的余音在她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如果说丈夫形容消瘦是因为到了青黄不接的关口，那么他突然的沉默寡言和经常陷入沉思，总是和今天发生的事情有关的了。要是这样的话，他干吗去管这种事情呢？生活苦就苦点吧，只要领着孩子种好地，不也能够将就着把日子过得热乎一些吗？……不过，眼下就连种地也不容易呀！听说动不动就抓人，动不动就杀人！每天传来的尽是些可怕的坏消息，实在叫人一刻也不得安宁。

顺女又朝灶房外面瞅了一眼，然后走进屋里去。

她看到孩子们一声不响地躺在炕上，以为他们睡着了。可是给灯换上了一根麻秆，拉过针线篓，回头再一看，元男和甲顺的眼睛都还睁得圆溜溜的。

“怎么还没睡呀？”母亲把乙男解下来放在炕头上，问道。

“妈，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甲顺没有回答，却这样问了一句。

“该回来啦，你们快睡吧。”

母亲把乙男的薄褥子边儿掖严实，然后挑了一块布，开始缝补元男那条破了膝盖的裤子。

过了半晌，元男问道：

“妈，日本鬼子占了朝鲜，咱们才跑过豆满江的吧？”

“听谁讲的？”

“爸爸他们讲的，我全听见了。妈，你知道什么叫共产党吗？”

"共产党？不知道。从前听你爸爸说，共产党是让咱们穷人过好日子的，可是妈没见过他们，大概跟神仙差不多吧。"

母亲一边心不在焉地说着这种没有把握的话，一边做着针线活儿。

"嘿，妈还没有我知道的多呢，共产党是干革命的。现在，大柳树沟和城里的人起来打日本鬼子，都是共产党领头干的。人家说，咱村就缺个共产党，才干得不好。"

"孩子，你这是听谁说的？"

顺女觉得元男的话，既令人惊奇，又令人感到害怕，猛地抬起头来，瞅着儿子。

"大伙都知道，我们小孩也没有不知道的。甲顺，你也会唱共产党的歌吧。"

"真的吗？"

顺女更加吃惊了，她瞪大眼睛朝甲顺望去。

"嗯，会唱。要唱给您听吗？"

"算了，叫人听见了可不好，往后可不兴乱说。"

"怎么，叫人听见了不行吗？"甲顺圆睁着眼睛问。

"听说日本鬼子是恨共产党的，不是说鬼子到三道沟了吗？叫他们知道了，把你们抓走可怎么办哪？"

"妈，日本鬼子怎么老来呢？是谁领他们来的呀？"

元男一本正经地问，看来他怎么也忘不了今天看见日本鬼子的事。

"谁会领他们来？是鬼子自己来的呗……"

其实，顺女也正想向别人问这个问题，儿子这一问，她只好含胡其辞地支吾过去。

“鬼子干吗跑到咱这儿来呀？崔大爷说日本鬼子早晚要垮台。妈，鬼子什么时候垮台？”

元男并不满足母亲的那种含糊的回答，紧追着问起来。

“是啊，我哪儿知道这些，等你爸回来，咱们问他。”

母亲和孩子一同陷入沉思。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夜晚。风掠过灶房门，顺女吓得回头直望。在这深更半夜里，不知谁家出来打水，打水杆嘎啦啦响了半天，又静下来了，大概是十月女他们家没有水了吧。打水声一停，村庄又陷入了无边的寂静。

过了半天，寂静的路上传来唧唧喳喳的说话声，还响起两个人并排走着的脚步声。是谁深更半夜还出村到碾房那边去呢？听说，从昨天晚上起就要在村子里巡逻了，是不是真的打起更来了。

不一会儿，连这脚步声也消失在远处了，只有麻秆灯拉着长长的影子，一伸一缩地在晃动着。

佛子山上，杜鹃突然叫了。不知怎的，杜鹃的啼声听来就象是在哀哭，但这啼声并未能打破今晚的这种无边的寂静。

“杜鹃叫啦……杜鹃为啥老在晚上叫呢？”

元男眼睁睁地瞅着天棚，自言自语地说。他那闪亮的目光，盯在没有糊纸的露出一根根破椽木的天棚的一处地方，不知在想着什么。

“我知道杜鹃为啥叫。”

甲顺把头转向哥哥，清脆地说。

“哼，你知道个啥！”

“我知道，我听说过。”

“那你说说看！”

元男用话一激，甲顺就腾地坐起来，急巴巴地抢着说：

“我听崔奶奶说，在老早老早的古时候，有个妈妈领着九个孩子过活，他们没吃没穿，妈妈饿死了，死后还怕孩子们挨饿，一到晚上就出来叫唤：‘吃了饭吗？咕咕！吃了粥吗？咕咕！’妈，我说的对吧？”

母亲倾听着甲顺讲的故事，心里就象刀割一样难受。

这个故事，母亲也听过多次了，但是在这个不安的夜晚所造成的沉闷气氛中，却使她联想到深夜未归的丈夫，那个饿死了的妈妈，被抛闪在世上的孤儿，躺在面前的自己的孩子，所有这些形象，总是纷纭交错地在她的脑子里打转。泪水又无端地把她的眼前遮成白蒙蒙的一片。忽然，立石庄死了人的那家老婆孩子拍地痛哭的情景，就象亲眼见到似地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母亲沉浸在瞑想之中，直到甲顺拉着她的手使劲摇了摇，才突然惊醒过来，她唇边露出一丝凄凉的笑纹，点了点头，说：

“对，甲顺真会讲故事，孩子……”

母亲神情严肃地喊了一声，稍微犹豫了一下，又象没啥要紧似地继续问道：

“要是爸爸不回来，咱们怎么办呀？”

“爸爸怎么不回来？爸爸上哪儿去啦？”

元男猛地转过头来问。甲顺也抬起惊愕的眼睛直定定地盯着她。霎时母亲心一慌，急忙说：

“没上哪儿去，我不过问问就是。”

母亲连自己都觉得有些慌张地搪塞了一句，但不安和恐惧的阴影却没有从孩子们的眼里消失。

甲顺拉着妈妈的手摇晃着，象是就要放声大哭似地哽着嗓子说：

"妈，爸爸回来，你可不要让他出门了，没有爸爸， 咱们怎么活呀？妈，咱不让爸爸出门，好不？"

"好，咱不让爸爸出门。哎，我尽说些废话， 爸爸就要回来的，你们快睡吧。"

孩子们再也没有开腔，但也没有马上入睡。

顺女心事重重， 竟做不成活儿了。 她又走到灶房门外去张望，还是听不到丈夫归来的脚步声。那黄闪闪的新月斜挂在佛子山山顶，月色也变成红红的了。

顺女回到屋里，和衣蜷卧在孩子的身旁。外屋墙角的蟋蟀悲凉地叫了起来。

母亲望着漆黑的天棚，没边没际地想东想西。这时，屏息躺在身旁的甲顺，动了几下，把手伸了过来。母亲感到有什么东西触到嘴唇，不禁一惊，伸手摸了摸女儿的手。

"妈，你吃，饿了吧？"

甲顺悄悄地说。她的语调异常清晰，没有一丝睡意，可见她是一直在等着妈妈躺到自己身边来的。她手里拿的是菜窝窝，是她在吃晚饭时瞒着哥哥藏起来准备给妈妈吃的。

母亲想到孩子的一片心意，反倒感伤起来，眼眶一阵发热，一股滚烫的泪水流了下来。为了掩饰自己，她紧紧地把女儿搂在怀里。可是心灵眼尖的甲顺，直勾勾地盯着母亲的举动，又发出了抽泣声，象是刚才那场抽泣的余音似的。

"妈，你干吗哭呀？"

"没什么，妈没有哭。"

母亲笨拙的辩解，更增添了女儿的不安。

“妈，爸爸回来不？”

“怎么不回来，……快睡吧！”

母亲强吞下哭声，侧过身紧紧地抱住了女儿。

甲顺颤动着肩头抽泣了半晌，终于镇定下来。母亲的温暖怀抱，好比是一团新棉絮，汲干了女儿的悲伤。甲顺呦儿呦儿地睡着了，但是母亲却在自己的脑子里鲜明地描绘着这个穷日子带给她的新的悲伤，木然地瞅着暗处发愣。钻在怀里的甲顺的胳膊渐渐松开，滑落下来了。

母亲小心地替女儿擦掉脸上还没有干的泪水，这才放心地叹了一口长气。

四

“不管怎么的，明天一定要搞出个结果来，再往下拖， 咱们可受不了啦！……”

达三又重复了他从离开立石庄的时候起就一直坚持的主张。允涉听了，一声也不吭，只是踏着草丛朝前走。

月亮已经落山了，天上只有繁星闪烁。夜静得仿佛能听见露水落到草上的声音。在他们的脚步声迫近的地方，草虫的叫声就停歇一阵，步声一远，又拉开嗓门叫了起来。

“今天晚上是个问题，立石庄的人们那么忧虑焦急， 也不是

没有原因的。”允涉望着乌云吞没了星光的南天，自言自语地说。

“唉，咱是够糊涂的。当初就该和立石庄合伙，打他个措手不及，人家柳树沟和泉庄，真叫人看着眼热。你看他们干得多痛快，象闪电似的，日本鬼子来了也没敢惹这一大帮子人马。”达三也慨叹了一遍。

“不过，咱干到这地步也就算不错啦，咱虽赶不上三道沟、柳树沟和泉庄，可是不管怎么说，全村人还是站了起来，决心要跟地主拼一场，这就很不简单了。你想想，咱这些一辈子翻土坷垃的，哪里干过这种大事？……如果咱庄也有个能干的领头人，也许会干得更好，我急的就是这个。”

允涉平静地说着，顺手折下一根草，衔在嘴里。

“立石庄的老乡说的也跟我们一样。唉，要说咱这个地方闭塞，实在也够闭塞的，别的地方好象都有共产党，咱两个庄子凑到一块儿，算得上是个领头的，也就是你我这样的角色！嘿嘿嘿。”达三感到焦急，但又无可奈何，苦笑着说。

眼下豆满江沿岸一带闹暴动闹得很红火，到处是示威的队伍和暴动的呐喊声。斗争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群众已不是只提什么借粮的要求，而是直接去抢地主的粮仓了。有的地方还处死了恶霸地主和作恶多端的走狗，各地都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斗争气势和去年秋天时大不相同了。据说有些地区从去年秋天开始闹暴动，一直坚持到现在。他们估计到反动派一定会反扑，就把妇孺老弱转移到山里，青壮年都武装了起来。

近两三天来，蒸笼峰一带的暴动也达到了高潮。象立石庄和梨树沟这样一些发动得比较慢的地方，斗争气势也很高昂。他们想赶上别的村子，好象要把三道沟踏平似的，一下子冲了进

去。领头的允涉和达三，都没有组织这种活动的经验，而且也没有同能够引导他们的人接上关系。尽管这样，老乡们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还是豁出命来作了勇敢的斗争。他们包围住三道沟一带头号大地主张家的大管事的住宅，砸开大门，正干得上劲的时候，大街那头忽然响起了枪声，日本鬼子的骑兵队冲了过来——允涉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听说，那帮鬼子是罗南师团会宁联队的，刚过江不几天，就毁灭了好几个村庄，一直打到这里来了。

在大街入口，立石庄的老乡就跟日本骑兵打起来，结果死了一个，伤了两个。被人民暴动的气势吓跑了的警察，看见骑兵队来了，又恢复了元气，反扑过来，一下子抓走了四个人。

在回来的路上，允涉和达三跟立石庄的老乡们一边走，一边倾吐着彼此心中的郁愤，恰巧碰上了一直打到城里的大柳树沟、小柳树沟和泉庄的老乡。他们把从地主那里抢来的粮食满满地装在牛车上，兴高采烈地往回走。他们在街上也碰上了鬼子，可是因为大家拧成一股绳，鬼子也没敢把他们怎么样。

“我看咱村也得想法找个共产党。”允涉咯吱咯吱地咬嚼着草根，忧郁地说。

“好在今天咱村还没有伤人， 立石庄损失了好几个，他们都恨得咬牙切齿的， 可谁也不知道这会儿该干什么， 真急死人！唉， 我看林场的勇范准是个有来路的， 真不如当初把他找来呐……”达三一边叹气一边说。

“嘿，在这节骨眼上，谁愿意到咱这样的穷山沟来？ 咱们别指望靠别人的力量，还是自己想办法找个能够给咱领头的人吧！”允涉沉重地说着， 下定了一个连自己都感到有些模糊不清的决心。

今天，他俩作为梨树沟的代表，上立石庄去，一方面是为了慰问遭到牺牲的邻村的老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跟他们商量今后合起来干的办法。在回来的路上，允涉根据在那里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終于下定了这样的决心。

穿过丛生着枯蒿和高高的紫芒的丧具房旁边的草地，一座象马鞍子的山岗就横挡在面前。

有一条小路，从深陷的山谷一直伸展到孤零零地耸立着一棵杜松的马鞍岭的顶端。

他俩快要登上岭子的时候，有两个在杜松下唧唧哝哝谈话的人影忽地站了起来，朝着他们喊道：

“谁呀？”

“是我！是俊范吧？”允涉回答着， 一口气登上山岭。看清了那个和俊范站在一起的是明灿。他们是来打更的。

“大哥，怎么样啊？”俊范问道，他手里提着一根粗木棒。

“那还能怎么样，咱村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我听庆哲说，前边也闹得很凶啦！”

“是啊，哦，崔大爷的病见好点没有？”

允涉往杜松下一坐，卷了一支烟衔在嘴上，问道。他望了望四周，然后俯视着沉浸在黑暗里的村庄。达三站在他的身边，摸着吊在杜松上的大钟，黯然瞅着这两个打更的青年。这口钟，还是庚申年“讨伐”的时候，崔富老叫人挂上的。

“没见好，还是老样子……立石庄的老乡明天还要去拼吗？”

“那还有什么说的。”允涉沉默不语， 达三在一旁回答了俊范的问话。

“明灿，今天你怎么老实起来啦？”

允涉看到明灿老是象怕难为情似地站着，觉得很奇怪，一边喷着烟，一边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要是往常，明灿根本不会给别人开口的机会，早就把话全部揽过来一个人说了。

“嘻嘻嘻，什么老实不老实，到底，我儿时不老实来着！……”明灿搔着后脑勺，令人发噱地说着。

“他当上爸爸啦，你看他乐得象个傻大哥似的， 光顾龇牙笑哩，嘿嘿嘿。”

俊范这么一说，明灿臊得简直不知往哪儿躲，伸手拧了一把俊范的胳膊。

“噢，是这样，媳妇生孩子啦？嗯，小子还是丫头？”

允涉瞅着他说，显出满意的神情。明灿还是一味嘿嘿、嘿嘿地笑，说不出话来。

“嘿嘿，看把你乐的，你怎么不在家照顾媳妇， 跑这儿来干什么呀？快回家去看看吧。”

达三也在旁边逗他。明灿这才收起笑容，赌气地说：

“满屋子老娘儿们，哪有个地方呆？”

“哈哈哈……”

大家哄笑了一阵。这一笑，好象是昏沉沉的脑袋叫凉风吹了似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些。

“好吧，那么你就好好打更吧。 我们跟立石庄的老乡商量好了，他们在佛子山上放哨，如果有情况，就在山顶上升一堆火，你们就狠狠地敲钟！懂吗？”

“懂啦！”两个年轻人听了允涉关照的话，齐声作了回答。

达三和允涉在碾房前分手了。

“达三，我到村里转一趟， 告诉各家有情况时怎么躲避，再

通知他们明天干什么。你照看一下打更的，就回家去睡一觉吧。”

达三听了允涉的话，好象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只是简单地答应了一句：

“知道啦。”

允涉早就猜到达三是在担心什么事，而这也正是他自己感到不安的。所以，他不等达三再开口，就抢先说道：

“达三，我看不会出什么事的，庚申年的时候， 鬼子还没打到这个地方哩。再说，在这几个村子中就数咱们落后，干的最差劲，鬼子也犯不上跑到这儿来。除非他们打算把朝鲜全都烧光，不然还会轮到咱这地方吗？咱们怕的是万一……不是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

达三听了，心里好象还是有些疑惑似的，站在黑地里直瞪瞪地瞅着允涉：

“知道啦，要是没什么要紧的事，你也快回家去睡一会儿吧。”说完，就低着头走了。

允涉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啪嗒啪嗒”，达三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不知怎的，那声音拖了很久，听来象是没个止境似的，然后忽然象断了弦似地嘎然而止。

允涉这才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迈开了脚步。

五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嚓嚓，嚓嚓向前迈动的声音，紧一阵慢一阵，听得出那脚步主要不是由脚跟而是由脚尖来承受身体的大部分重量的。顺女知道丈夫就是这么走路的，所以他的草鞋总是先顶破鞋尖。

夜深了，可丈夫归家的脚步还是那么缓慢，而紧一阵慢一阵的走路特征又那么真切。可见，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

跟他一起回来的人是谁呢？听说他是同福实爹一起上立石庄去的，那么大概就是达三了……

顺女这么想着，悄悄坐起来，抿了抿头发。

不知在什么时候，孩子们都已沉沉入睡了。

顺女刚要起身去开灶房门，那快走到门前的脚步声又分成了两股，朝着不同的方向走远了。

“深更半夜的，还上哪儿去呀？”

顺女犹豫了一会儿，又躺到炕上。她的眼睛忽闪忽闪的，瞪得更大了。一种莫名的不安，象烟雾一般弥漫在她的脑际。

会宁家的公鸡叫了头遍，丈夫的脚步声才又在井前的胡同里响起来。

顺女急忙悄悄地起来，小心翼翼地打开灶房门，微弱的星光下现出满身露水的丈夫的身影。这时，她就象做新媳妇时那样，

心里怦怦直跳，低下头闪在一边。

“唦，你还没睡呀？”

允涉走进灶房门，看见妻子，惊讶地问。

“今天太晚了，你该饿了吧？……”

顺女没有回答丈夫的问话，却这样自言自语地说着，走到锅台旁边，习惯地擦了擦锅盖，拉过托盘。

“不吃了，在立石庄办丧事的人家吃过了……”允涉平静地回答着，上了灶房炕。

“吃过啦？”顺女停住揭锅盖的手，朝着丈夫说。

潮湿的头发，耷拉在肩头上的衣服，半截湿渌渌的裤腿……顺女看到丈夫的这种模样，不禁一阵心酸，心里叹道：唉，都湿成这个样子了，黑灯瞎火的，蹚了多少露水呀！

近来，丈夫每天都是这样弄湿了裤腿回家，每天差不多都错过了晚饭时间，而每次却总说在外面吃过了。眼下大家都是吃糠咽菜的，甚至在闹暴动了，谁家还有余粮天天招待外人吃饭呢？就说立石庄办丧事的那家吧，那根本不是一般的丧事，他家的人是今天在城里闹暴动的时候被鬼子打死的，突然遭到这种横祸，哪会有什么准备，能给外人吃饭呢？

顺女把菜窝窝碗擦了擦，放到桌上。

“告诉你已经吃过了，还端出来干吗？快上炕来吧！”

允涉稍微提高了嗓门说，然后坐在孩子头前，卷着烟，问道。

“你们都吃了晚饭啦？”

“吃啦，福实妈送来点燕麦和土豆……”

“嘿，每次都麻烦人家，太难为情了！快上炕吧。”

“夜都这么深了，你再吃一点吧……”顺女低着头，瞅了一眼

丈夫的脸色。

“不吃啦，这年头咱还能吃得起夜宵？ 留着明天给孩子们吃吧。”

顺女无奈，只好在裙子边上擦了擦湿手，上了炕。

丈夫把卷烟伸到麻秆灯上点着了火，心事重重地吐着白烟。并排躺在炕上的三兄妹的脸，在飘散着的烟气里一会儿被遮得模模糊糊的，一会儿又清晰地显现出来。

顺女把针线篓拉到身边，又来穿针了。

“听说明灿媳妇生孩子啦？”允涉凝视着熟睡的孩子们的脸，问道。

“生了个小子，头一胎，又大又胖！”

“生下来胖点也好，以后才能经得起饿……”

“你说什么？”

顺女一怔，猛地抬起头来。

“呵呵呵，是随便说说的……”

丈夫尴尬地笑了。这笑，使顺女感到痛苦，就象剜她的肉一样。顺女心想，丈夫说这种话，心里不知该多么难过呢！

顺女吁了一口气，又把头低了下去。磨蹭了一会儿，吞吞吐吐地问道：

“今天的事儿怎么样啦？”

“不怎么妙！”

丈夫的回答，与其说是在答复妻子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在倾吐自己心里的想法。

“不会出什么乱子吧？”顺女象条件反射似地抬起头来问道。

“是啊……”

不知丈夫是有意避免做正面的回答，还是因为没有既定的看法，只是叹了口气，就支吾过去了。

顺女仔细察看丈夫的神情，瞅了好一阵，可是他光喷烟不说话。顺女又低下头，说：

“真不明白，世道怎么老是这个样子， 人们都说很难活下去啦。”

“国家亡了，我们都是被赶出来的， 还过得到好日子吗？”丈夫惘然地望着扩散开去的烟雾，沉痛地说。

“那些日本鬼子，”顺女踌躇了一会，用没把握的口气问，“干吗到朝鲜来呀？”

“你问日本鬼子干吗到朝鲜来？”

丈夫被妻子这孩子气的问话问得愣住了，眨巴着眼睛瞅了她一会儿才说：

“干吗来？他们想吞掉咱们的国家！”

“他们有自己的国家，干吗还要吞掉别人的国家呀？”

顺女已经觉察到丈夫在心里笑她太不懂事，但是既然问出口了，也就索性把一直憋在心里的疑问直截了当地抖落了出来。

允涉从妻子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的目光中，觉察到一种渴望探求真理的、异常纯洁的、迫切的愿望。他知道妻子完全不把这样一个许多人认为是一清二楚的、已是既成事实无须再讨论的问题看成是多余的，而是真心地想弄明白。妻子是这样一种人：别人怎么说，她就怎么信；可是遇到不明白的事，也不肯轻易放过。正因为这样，她常常提出一些孩子气的问题，把人弄得不知如何是好。

“日本鬼子也有自己的国家，干吗还要吞掉咱们的国家？”

允涉又一次自己问了自己一句，然后变换了一下坐的姿势，正色回答说：

“咱朝鲜不光山川美丽，而且土地肥沃，庄稼也长得好。地下的宝贝又多，海里全是鱼虾。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咱们国家叫做锦绣江山。加上咱们的同胞有两千万，日本鬼子攻打朝鲜，就是想把咱两千万同胞变成他们的奴隶，把咱们的粮食、宝贝，把咱们所有的一切都抢走，供他们享受。说得明白点，就象地主逼迫没有土地的穷人给他当牛马一样。国家亡了，咱两千万同胞就都要变成日本鬼子的奴隶了！”

允涉开始说的时候，还比较平静，说到后来就激动起来了。他紧闭着嘴唇，朝空中瞅了半天，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改用平静的口气接着说：

“过去的事情，好象就在眼前。咱们祖祖辈辈是给地主扛活的，我还记得那年，想不再受当长工的那份罪，十冬腊月，跳出可怕的黄家大院，翻过天岩岭，来到眼下的这个地方。如今孩子都这么大了，鬼子又跟上门来，终归还是免不了给他们当奴隶，给地主当牛马！”

丈夫充满怨恨的颤抖的声音，象针扎似的刺痛了顺女的心。真的，在丈夫为了摆脱长工生活，挣扎着走过来的一段布满荆棘的道路上，也渗透着顺女的点点血泪呀！

“那么，咱怎么办哪？”顺女十分小心地察看着愤懑抑郁的丈夫的脸色，问道。

“得跟日本鬼子拼！”

丈夫只回答了一句，然而他的回答是那么肯定，甚至使顺女感到惊悸。顺女又惊恐地问：

“能打赢吗？听说日本鬼子有大炮，有很多枪，很多军队……”

丈夫似乎很痛苦，紧闭着嘴唇，默默地坐着。过了一会，突然大声说：

“是啊，鬼子就是仗着这些来吞掉咱们。可是，只要人们下了狠心，大炮和刀枪又算得了什么！只要咱们两千万同胞豁出命来干，总归会有办法的。难道咱们朝鲜就会那么轻易地叫日本鬼子给吞掉吗？”

允涉的回答，尽管道出了他郁积在心里的话，但不知怎的，却使他自己和妻子的心情都变得更加沉重。

房内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沉默。

丈夫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妻子也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一切似乎都明明白白，无须多谈了。但是，实际上那弥漫在眼前的疑问的烟雾并没有消散，甚至还不知道究竟揭开这蒙蒙雾障的哪一只角，才能看见前景。

两口子都感到空气沉闷，彼此都在聆听着对方急促的呼吸声，深深地陷入沉默。这时，甲顺在睡梦中哭泣着翻了个身。

丈夫默默地抽着烟，把女儿的头摆正，这才开口问道：

“甲顺怎么啦？脸上尽是泪痕……哭了吗？”

“刚才天黑的时候，我们怕你出事，我就问甲顺，如果没有爹怎么过活？她就哭了。”

顺女是想谈谈至今还暗暗缠绕在自己心里的想法，就顺便把甲顺哭泣的原因坦率地说了出来。

“呵呵，跟孩子们还说这个。”

允涉喷了一口烟，黯然地笑了一笑，然而顺女的心并没有开

朗起来。

允涉从侧面看了看妻子的脸，突然把烟掐灭，神情严肃地问：

"真的，如果没有我，你们打算怎么过呀？"

"什么？"

顺女冷丁一怔，霍地抬起头来。这是她自己刚才说过的话，也是她在隐隐的不安中产生的一种想法。但是，当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她又不禁害怕得战栗起来。

"我是问你，万一没有我，你们打算怎么过？"

"唉，你真会吓唬人！"顺女埋怨地瞅了丈夫一眼，低声说着，垂下了头。

"这可不是吓唬你呀，世界上的事情谁也保不准，或许……"允涉又卷着烟，惆怅地望着渐渐泛白的小窗户。

"求你千万别再说这种话！"

顺女突然激动地说：

"没有你我怎么活呀？世道这么坏，没有你，我一个人怎么过活呀？我活不了，我，我，没有你我活不了！"

顺女失神地大声说着，终于抽抽噎噎地哭了。

平素那么温柔和善的妻子，突然这样激动起来，可把允涉搞懵懂了，他瞅了瞅妻子，无可奈何地笑着说：

"呵呵呵，你简直跟小孩子一样！ 你说你跟孩子们谈了那些话，我不过问问，你怎么就当起真来啦？"

顺女连头也不抬，默默地坐着，好象在想心思。

不一会儿，丈夫也睡了。顺女手里拿着那件还没有做几针的衣服，随着云彩般缥缈的记忆，回到了早已逝去的姑娘时节，然后，她的思绪又转到怎么回避也回避不了的、实际上已经迫临到

眼前的、没有丈夫怎么生活这样一个可怕的问题上来了。

……明晃晃的堂屋的玻璃窗上，映照着火红的晚霞。

顺女取下吊灯，放在砌得又平又直的水泥廊沿上擦着灯罩。

记不清是哪年哪月了，反正从顺女懂事的时候起，她就发觉自己已经是黄吉道家的烧饭丫头了。她没有爹没有娘，也没有兄弟姊妹。她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有家、有亲人，而自己偏偏没有。但她也不想特地去打听这件事，其实，就是想打听也没处打听。她怀着这种模模糊糊的疑问过了几年。有一天，突然有一个自称是她堂兄，但看上去象她父亲一辈的人来找她，对她说，他也要远去他乡了，可怜顺女更成了孤苦零丁的人。说完，叹息着送给她一件破旧的短裙，就越过天岩岭走了。那是顺女十五岁时的事情，当时她并没怎么感到伤心，她以为自己天生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也并不怎么感到孤独，而且她压根儿就不觉得在别人家里当丫头是一件痛苦而又下贱的事。她连想都没敢想过自己和在汉城上学的小姐，以及在日本东京留学、一年至多回一次家的两个少爷是同样的人。不用说别的，外表就不一样：小姐穿的是短发，若隐若现地露出一截雪白的后颈；腰里系的是打了几百个折子的哔叽裙；脚上穿的不是胶鞋，而是兴许连这里的富翁一辈子也穿不上的运动鞋，这种鞋，小姐还不止一双，白的、黑的都有，随着季节换着穿。不光这些，小姐放假回来，别人给她端上满满一大铜盆洗脸水，她就可劲儿擦香胰子，一擦就是一大盆白沫子。在这个山沟里，到底有几个人见过胰子？小姐的脸蛋本来就打扮得够俏的了，可她还一股劲地朝上面涂脂抹粉。她的化妆品整整装满了一匣子。在汉城上学的小姐是这样，到东京去留学

的、戴眼镜的少爷更甭提了！单说他穿的那套黑色学生服上面钉的五个黄钮扣，价钱就很大，据说用那笔钱就能买一座很不错的房子呢！

顺女根本没有把自己和东家的人放在一块来比较过。她只顾埋头干活，这样，总算没有挨过狠打狠骂。可是没想到就在那个难忘的、使她心旌摇摇的夏天的傍晚，却遭到一场飞来横祸。

赤杨林中有一眼清泉。尽管黄家的后院里有一眼机井，但是一到夏天，东家就嫌井水不够凉，一定要叫她到林子里去打泉水。

稀疏的赤杨树林的那边是一大片沙滩，沙滩中间流着一泓清澈的溪水。

夏天，日头很长，顺女做好晚饭，上泉边去的时候，太阳离天岩岭还有一丈多高。

淙淙的泉水从岩石缝里渗出，汪成一眼碧清的泉井。顺女低头瞅了瞅水面，只见水里有一张白净可爱的姑娘的脸，正对着她朝上看。

那是一张俊俏的脸，漂亮得连顺女都不敢相信那就是自己这个烧饭丫头的脸。然而，那个穿着小姐扔掉的那件小得底边朝上抽缩，胸口扣不上的夏布衫和破烂不堪的麻布裙的姑娘，不可能是别人，确实就是她自己。顺女得到这件破夏布衫是在去年初夏。一天，管做针线活的大娘熨衣服，忽然飞出一颗火星子，把这件衣服背后烧了一个洞，那大娘一慌神，手忙脚乱地又把熨斗放在衣服上，烤焦了巴掌那么大一块。太太把大娘臭骂了一通，一气之下，就扔给了顺女。顺女稀罕得什么似的，尽量省着穿。不过她是干粗活的，一件衣服也架不住磨几个月。再说，这一年

她长高了不少，这褛褛挂挂的破衣服叫她身上的肌肉一撑，也就撑得稀烂稀烂了。

顺女证实了自己的脸蛋和身段确实象村里人说的那样，比东家的小姐长得漂亮以后，心里突然害怕起来，急忙把瓢浸到水里去舀水。为了不让自己的脸再照映在水面上，她接连不断地舀了几瓢，这样，水里就只有一些黑白斑点在晃动了。

这时，顺女已经不再朝水里张望了。因为赤杨树林那边的沙滩上，传来了牛叫声和小伙子们喧哗的打闹声。大概是收工回家的长工和老乡们在洗澡吧。对面山坡上，只有少数几个老头儿和壮年人扛着农具往回走。在江边，小伙子们又开始摔交了，他们不住地拍手，拼命喊“加油呀！”“绊腿呀！”顺女心想现在得赶快打水回去，不然碰上那帮小伙子，可就没有意思了！

不知怎的，近来村里的小伙子们心眼儿都变得很坏，不论在井边还是胡同里，只要一碰上她，就故意七搭八搭，令人讨厌地跟她开玩笑。

“嘿，越长越俊啦！”

“顺女，听说你要出嫁啦？”

他们尽说这种没脸皮的话。有些闹得凶的坏小子，还扯她的辫子，抢过洗衣棒就跑。世上最可怕的是在没有长辈的地方碰到小伙子，而在所有的小伙子当中，她又最怕允涉。允涉是上庄一个鳏夫的儿子。他爹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给黄家当长工。有一年，他爹为了摆脱长工生活，跑到山里去开火田，叫山林看守发现了，抓到咸兴蹲了三个月的监狱，弄得半死不活。出狱后，为了治病，欠下黄喜道家一身的债，结果病也没治好，去年死去了。

嘿哟嘿哟，
雾绕远山，
邻村鸡鸣；
嘿哟嘿哟，
阳谷潮雾，
缭绕月峰。
…………

扛夫们抬着棺材，唱着悲伤的哀歌朝前走。顺女看见哭得眼泡浮肿的允涉，穿着一身孝，跟在后头。她想到允涉现在也变得跟自己一样没爹没娘，就觉得他非常可怜，差点要落下泪来。不到一个月，允涉也到黄家当了长工。他爹治病时欠的债，打了几个滚，据说当三年长工也还不清。

允涉本来就老成孝顺，一直受到村里人的称赞。他不象别的小伙子，动不动就挑逗人家大姑娘。自从办了丧事以后，他的行为举止变得更加稳重，在同辈的小伙子中俨然是个大人了。他在地主院里，看到顺女搬重东西，劈柴禾，就一声不吭地把活抢过来干。

不知怎的，顺女反倒怕他这样。允涉那跟别人不同的举动，使她感到为难和害臊。近来他俩单独碰在一起时，顺女发现允涉的神情也有点局促不安。

允涉很会摔交，在这方面，老早就有了点名气。去年端阳节他进城比赛，得了一匹大布的奖品，轰动了全村。那时如果干得好，满可以得一头大黄牛的。可是，他是头一次上那样的大场面，没有经验，当裁判的又喝了人家几碗黄酒，就昧着良心在把绳上

搞了鬼，结果叫会宁的摔交手得了状元，抢走了黄牛。“看今年端阳吧，保险没错，大黄牛准是允涉的了！”村里人就象谈论自家的事那样，议论纷纷。可是真不顺心，允涉的父亲蹲监狱回来，没多久就去世了。这么一来，端阳节进城摔交的事，也就成了泡影。不过，从去年端阳节起，村里就掀起了一阵摔交热。年轻小伙子一凑到江边就摔交。一摔交自然少不了允涉。

顺女就象是既怕鬼又想看鬼的小孩那样，竭力装出一副不朝江边看的样子，但又忍不住连连回头张望，一面望一面拚命舀水。江边上聚集着那么些她所害怕的小伙子，其中说不定还有最可怕的允涉。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稀稀落落的、白净光滑的赤杨树和把树林遮得黑沉沉的、夏天繁茂的树叶在轻轻地摇曳。有一只鸟飞来，落在泉边那棵孤零零的老榆树上，悄悄地俯望着她。

顺女偷偷地谛听着江边的喧闹声，慢慢地把顶圈放在头上，抬头看见水札儿在瞅她，不由地懊得瞪了它一眼，急忙顶起水罐转身往回走。她刚走上下坡路的时候，林中就响起了一片脚步声。

顺女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她竭力想使自已镇静下来，加快了脚步。大概是小伙子们一走出树林就发现了她，三步并两步地追上来，跟着她嚷道：

“大辫子，真漂亮，一走三摇晃。”

“允涉在这儿呐！”

背后一响起这样的喊叫声，顺女就拚命地向前跑。她跑得汗淋淋的，衣裳全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脊背和胸脯上，但她根本顾不到这些，好不容易跑进了黄家后院，回头朝胡同那面一看，

只见那帮促狭的小伙子，就象干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似的，哼着小调朝村口走来。

阿里阿里郎，斯里斯里郎，

阿拉里哟，阿里郎，阿拉里哟，

你看那大姑娘，眼睛多漂亮……

“该死的！叫山神爷把你们叼去才好！”

顺女心里这样嘟囔着，情绪总是安定不下来。即使在忙着摆客屋的晚饭桌的时候，脸也是滚烫滚烫的。这时太太突然说城里说不定有客人来，叫她快把堂屋和客屋的灯罩擦干净，还要添火油。顺女赶紧摆完了饭桌，就坐到洋灰廊沿上擦起灯罩来。

顺女用两只胳膊使劲夹紧不住跳动的心窝，把擦得锃亮锃亮的玻璃灯罩贴在脸上，因为脸在发烧，不一会儿，冰凉的灯罩就被烘热了。现在，她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样害怕允涉了。“哎，真臊死人了，往后怎么有脸见人呢？”她这样想着，甚至为未来的日子发起愁来。

顺女这样神魂不定地想着心思，忽然把头抬了起来，因为她感到有一道狠毒的目光在盯视着她。可不，从内室走到客屋里来的太太，一手拿着蒲扇，一手轻轻地提着夏布长裙，正直勾勾地盯着她。

“怎么啦？叫做的事不是都做了吗？……是不是饭煮夹生了？……”

顺女霎时感到心里一阵发凉，低下了头。

"死丫头！ 干吗把头低下去呀？ 给我抬起来，你这个小偷！……"

"啊？"

"哼！装得倒好，你当我不知道哇？ 怪不得小姐说化妆品老是短少，原来是你这个臭丫头偷擦的！……"

太太年过五旬，胖得脑袋都缩进肩胛里去了，活象人家办喜事用的煺了毛的大肥猪。她这一声怪叫，听起来真叫人恶心。她每次骂人都是尖着嗓门吵， 可总是显不出一点威风来。 尽管这样，她一吵起来，全家也都吓得不敢吭声。"死老太婆，简直象只老母猪！"这话是东家黄喜道先骂的。可是，就连这个年近花甲还老是拈花惹草，甚至在八十里开外的城里买了一个妓女做小的黄喜道也不敢跟她顶撞，至于家里其他的人，更没有谁敢在这个老肥猪面前强头倔脑的了。太太最恨年轻时髦的新女性，只要是标致的娘儿们，哪怕是过路行人，她也恨不得冲上去揪人家的辫子。她尤其痛恨脸搽得雪白、嘴唇涂得通红的女人。可她自己，却不厌其烦地朝她那失去弹性松弛得象个瘪口袋的、白里泛青的脸上抹粉。顺女知道，她还偷用女儿暑假回家时从汉城带来的高级化妆品哩！

顺女挨了一顿臭骂，觉得太荒唐，茫然地瞅着她。这一瞅，更把太太气得一蹦多高。

由于春天的信息已经传到了顺女的心里，因而当她迎着火一般燃烧着的晚霞，脸色绯红地坐在廊沿上的时候，那样子确实是十分动人的。这是只有在善于接受宽厚的大自然所给予的恩惠，心地无比善良和纯洁的人的身上才能体现出来的一种美。地主黄喜道的老婆也想变得这么美，可悲的是，她认为美只是靠高级化

妆品打扮出来的。

顺女这会儿还没有弄清何以惹得太太生气，她以为刚才自己神思恍惚的秘密被太太发现了，不禁有点发慌。后来听说是丢了化妆品，又被搞得晕头转向。她的大眼睛里包含着哀怨，泪雾蒙蒙地瞅着太太。谁知这竟成了一种绝对不能在盛怒的太太面前暴露出来的致命的罪恶。因为在这一瞬间，顺女的模样美得简直就象故意穿着破旧的衣裳下降到人间的仙女一样。

老肥猪气坏了，气得那毛发全部脱落，只露出几块黄斑的头顶心直冒热气。她象饿虎一般扑过去，拿扇柄朝顺女的后颈又戳又打，差点儿没把扇柄打断。可是她还不解恨，接着又用拳头狠命地捶顺女的脊背。打了一阵，她才发觉顺女不但没有化妆，就连因干重活而冒出来的汗水也没有擦掉。可是，这个老妖怪却更恼怒了："烧饭丫头竟敢比太太漂亮…… 竟敢比在汉城上学的小姐漂亮！你这个小挨刀的！"

老妖怪折腾了一阵，累得气喘吁吁，胸脯象拉风箱似地一上一下，起伏不定。最后她还狠狠地把顺女好看的面颊拧了一把，骂道：

"臭丫头！我撕了你，看你这个贱丫头还敢不敢擦粉！"

顺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遭到打骂，怎么想也想不出自己犯了什么罪。她只是默默地忍受着，听凭太太辱骂、殴打。太太拧得也真狠，把她的一只腮帮子拧得紫一块青一块的，肿起老高。

那天晚上，顺女独自走到墙角的杨树下伤心流泪。人们说，杜鹃是抛下幼小的儿女饿死了的妈妈的精灵。真的，那时也只有杜鹃在前山的树林里，陪她一起哭泣，为她的悲惨身世叹息。

"顺女，别哭啦。"

顺女忽然听到背后响起了一个粗浑的声音，吃惊地回头一看，原来是允涉低着头站在她的身边。顺女明白了，明白了他为什么不去睡觉也这么淋着露水在墙根徘徊。这时她感到心里一阵发热。说起来，他俩从没有长时间地呆在一起过，说的话也不多，可是顺女清楚地知道，允涉的难过是因为自己不明不白地挨了一顿冤枉打。自己挨打，有人心痛，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呀！痛苦和悲伤，顿时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她的心又象顶着水罐往回跑的时候那样，剧烈地跳荡起来。

打那以后，差不多每个月都发生这一类事情。每当顺女挨打受骂的时候，她总会感到允涉向她投来的同她分担忧愁的温暖的目光。

第二年春天，允涉和顺女不顾黄喜道夫妇的阻挠，在村里长辈老人的主持下，摆上一碗清水结了婚。黄喜道不愿放走允涉这个强劳力，只好腾出一间下房给他们住。可是虐待他们也更厉害了。最初讲定允涉当三年长工，这下变成渺渺无期了。这使顺女认识到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一个纤弱的女人是很难独自生活下去的。同时，她又觉得不论怎么困难，不论怎么受虐待，自己也总算有了切实的依靠，因而她感到自己是很幸福的。

第二年冬天，她生了头一个孩子——元男。丈夫受不了黄喜道的虐待，尤其是对于他们拼命折磨顺女，感到无法忍耐，他谋划了一冬天，终于在大地解冻时候的一天晚上，突然叫她收拾行装跟他一起逃走。

顺女早就打好了主意，丈夫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半夜里，他们翻过天岩岭，来到豆满江边。他们生怕有人追赶，一大清早搭上了第一班渡船，告别了故乡。

他们就是这样逃到梨树沟的。

现在一想到没有丈夫的日子，她怕得全身都发起抖来。

顺女被这个当初由自己提出的可怕的问题吓呆了，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快亮了，才眯了一会儿。

六

明灿突然当了爸爸，感情上一时还不习惯。别人一见到他就说"当了爸爸，心里乐吧?"诸如此类的话，在明灿听来，都是在逗他。

"哼！你们到底懂不懂什么叫爸爸，要是懂,我倒不见怪，偏偏你们啥也不懂，到底还穷叨叨些啥?"

明灿卷了一支粗大的烟，抹上唾沫衔在嘴上，心里嘟囔着。

刚才达三也来过，闲着没事，又逗了他半天才走。明灿心里确实感到当爸爸这码事还真有点别扭。

明灿这样想着，抬头一看，达三肩上扛着粗大的柞木棒，正穿过从马鞍岭向佛子山那面伸展的蒿子地，慢悠悠地朝碾房走去。

刚才他跟达三都很憋闷，瞎扯了半天孩子的事。别的倒不要紧，最令人焦心的是先得给孩子起个象样的名字。这孩子是崔家三代单传的一条根了，名字可不能随便乱起呀。这且不说，要是粮食宽裕些，世道又不是这么兵荒马乱的，那该多好啊！

明灿心想，要是不缺吃的，就该煮一锅大米饭，熬一锅海菜汤，先给十月女盛上一大碗饭，舀上满满一洋铁盆汤，让她吃个痛快。然后再给每个乡亲都送点去。等到做七天的时候，再做它一斗米的打糕，酿点酒，把全村的人都请来吃一顿。那时候，自己就唱船夫谣，不，别说是船夫谣，要把所有的小调和杂歌全都唱个遍。不过现在可一点没辙儿。真是的，等天亮了瞧吧，我要打进城去，非把日本鬼子、胡服池上统统揍死不可！

傍黑的时候，明灿听说媳妇生了孩子，才慌慌张张地跑回去，咋咋呼呼地瞎忙了一阵，又从家里跑了出来。这会儿想起来，连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不知怎的，他总觉得十月女的脸肿得很厉害，心里不由地隐隐作痛。

他一边吸烟，一边心不在焉地望着走向草地的达三的宽大背影。

晨风徐徐吹来，青草飒飒作响。论节气虽是春天，但淋了一夜露水，肩头感到有点凉飕飕的。

他回过头来一望，缭绕在佛子山上的浮云，染上了一层淡红的霞光。

“呀！”

丧具房那边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叫。

明灿一愣怔，凝神望去，只见达三愕然地站在山坡上。

“怎么啦，他是不是碰上野兽啦？……”

明灿心里纳闷，刚挺了挺腰想站起来，就听到那边咔嚓咔嚓地响起一阵拉枪的声音和木棒与枪柄相碰击的声音。“明灿！”紧接着达三的叫喊声，撕裂了清晨的空气。

明灿这才惊醒过来。他急忙拔出别在腰间的板斧，审视着前

方，只见头戴象粪勺子般的钢盔的日本鬼子，一个接一个地从蒿草地里冒出来。

"到底……"

明灿没等到把涌到嘴边上的话说完，就猛地冲了过去。

他跑了十来步，扒开面前的蒿草往前一看，只见达三已经被日本鬼子紧紧地围住了。达三手里的那根粗大的柞木棒抡得象风车似的，狠狠地揍着敌人。

"呸！这些木屐鬼！"

明灿扬起斧子，就要冲上去。他还没有来得及迈步，一把闪着寒光的刺刀已经逼到他的胸口。明灿哪有时间分辨是枪还是刀，侧身闪过，伸出一只手抓住那东西狠命朝前一拽，另一只手高高举起斧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斧背打在钢盔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那把恶狠狠地戳过来的刺刀随即松了劲儿，一条五大三粗的莽汉子就象散了架似地瘫倒在地上。

"哼，吃了我一斧锤子就成了这个模样，你再尝尝我的斧尖尖！"

他往手心吐了一口唾沫，又攥起斧头。这时，那头又有人叽哩咕噜地叫喊什么。明灿扭头一看，原来是一个戴着二饼子的鬼子军官，拔出洋刀，举起戴着白手套的手，正在给他的喽罗下命令，看样子是叫他们抓活的呢。

"哼，真是个疯子，还戴手套！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他正要扑过去，耳朵里只听见达三在丧具房旁边拼命地叫喊：

"明灿！敲钟！敲钟！……"

他急速地向那边瞥了一眼，看见达三叫鬼子围得里三层外三

层的，两只胳膊也被拧住了。这到底成什么样儿啦？

明灿顾不得去打那个鬼子军官了，他转过身想奔到丧具房那边去救达三，这时候，又听到达三的喊声：

“敲钟！快敲钟！”

“对，敲钟！……”

明灿猛然醒悟过来，环视了一下四周。草地在薄薄的晨雾中清晰地显露出来了，四下里黑压压的布满了鬼子兵。

“糟啦！鬼子来‘讨伐’啦！”

一发觉是“讨伐”，明灿的视线就不由地转向了可爱的村庄。亲爱的妻子正搂着初生的婴儿躺在炕上吧?!

明灿急忙转过身来，拼命地跑。这儿离挂吊钟的杜松只有几十丈远。在他向山上跑的时候，他那宽大的脊背正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可是敌人并没有开枪，明灿知道，这是敌人不想开枪惊动人们，是想趁老乡们熟睡未醒时把他们全部杀光。

“我怎么没有先敲钟啊！　乡亲们都指靠着我安心睡觉哩……到底，允涉不知要怎么埋怨我呢……”

明灿咬着牙奔跑，他清楚地听到背后鬼子的皮鞋声紧紧地追上来了，而且还不止是一两个。但他并没有想要回过头来跟鬼子拼。他知道现在最要紧的是敲钟！宁可自己死，也得把乡亲们救出来。达三还在丧具房那头大声地喊他：

“明灿！明灿！”

他很想回头答应一声：“你放心吧！”可是嗓子里直冒烟，想喊也喊不出来。现在，只要再跑五步……

就在这一瞬间，他感到腰眼里象被什么烙了似的一阵剧痛，同时有一个硕大无朋的东西砸在他的脊背上。原来是鬼子的刺刀

刺进了他的腰肋。

明灿一头栽倒在陡坡上。紧跟上来的两个鬼子象凶神恶煞似的，"噗"的一声，把刺刀插进他的脊背和大腿。

一瞬间，明灿昏过去了。他俯卧在地上，隔了一会儿，泥土的气息使他清醒了过来。他艰难地回头一看，鬼子正顺着山坡奔向村庄，最前头的鬼子已经跑到并排长着三棵白杨树的碾房前面了。

明灿嗅着自己的血的腥味，用力支起身来。也不知流了多少血，草地都湿得打滑了。他感到身子重得简直用一辆车子都拉不动，他刚一站起，只觉得天旋地转，杜松在东摇西摆。他拿斧把当拄棍拄着，闭眼站了一会儿，那两条腿就象请神棒一样，一个劲儿地打颤，怎么也站不住。他勉强睁大眼睛，看见吊钟离他只有三、四步远，但他感到这三、四步就象几千里那么遥远。

他侧身爬在地上，用一只手拄着地一点一点地向前爬。每爬一步，眼前就一阵发黑，身子又倒下去了。但他还没有失去知觉，他怎么能失去知觉呢？

他想：我一昏过去，全村的人都要遭殃。我那刚生下的儿子也就没命了！十月女呀十月女！我就要敲钟了。钟声一响，你就抱起孩子往佛子山上跑吧，得跟母亲一起挺到鬼子撤走呀！

明灿用自己的血濡湿了草地，一寸一寸地向前爬。终于攀住了杜松的树干，他睁眼一看，耸然伸入黎明的晨空的树梢在徐徐晃动着。他已经没有力气爬起来敲钟了。几次试着要站起来都没成功。精疲力尽的明灿，在最后一次挺起身来又往下倒的时候，顺势转了个身，把肩膀靠在树干上，这下两腿总算支起来了。

"十月女呀！"

明灿心里喊着妻子的名字，把身上残存的血液全部集拢来，使劲挺起了腰杆，就势转过身来抱住树干。他站了片刻，喘了口气，抬头一看，那口吊在树上的生了锈的铜钟正轻轻地摇晃着。

“哼，这就对了。到底，看你还跑得了……”

明灿举起斧头用力挥了一下。但是结果跟估计的不一样，这一斧子打空了。他的两只胳膊一下子没了力气，这会儿，连一把斧头也举不起来，站在那里直打颤。

明灿狠命地咬了咬牙：

“木屐鬼，你们等着死吧！！”

他拼命地抡起斧子砸过去，“哨——”格外响亮的钟声，霎时响彻了碧蓝的晨空。

明灿倒在树下了。钟声拉着长长的余音，在映出朝霞的天边颤动着。

明灿的唇边浮现出一丝微笑。

“十月女呀，好好过日子吧！唉，到底， 我死得太早啦……这太没意思啦，俊弼，俊范，我走啦，再见吧！”

七

顺女听到特别响亮的钟声，猛地睁开了眼睛，不过她还没有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钟声象是谁在哭泣呜咽，拉着长长的余音奇怪地颤抖着。

顺女因为昨天晚上睡得很晚，脑袋直发胀。她勉强打起精神，刚刚坐起来，不知什么时候起床的丈夫早已打开房门，回头喊道：

"孩子他妈，快跑！领孩子往佛子山跑！鬼子'讨伐'啦！"

"什么？"

顺女忽地站了起来。啊！是呀，是说钟声一响就是鬼子来"讨伐"的。

"元男！甲顺！快起来！鬼子来啦！"

顺女背起乙男，叫喊着沉睡未醒的孩子们。她摊开夹被，把最需用的东西和乙男的衣服胡乱包上。孩子们尽管被拉了起来，但还坐在炕上，东倒西歪地打盹儿。

"孩子，快起来！"

母亲的话音没落，碾房那头就砰砰地响起了枪声。

孩子们这才惊醒过来，瞪大了眼睛。

顺女刚想开门出去，忽然想起昨天凤淑送来的燕麦和土豆，又折回来把它连同水瓢一起包在麻布包袱里，又塞进仅有的一只小扁锅，递给元男。

"妈！妈！快，快！骑马的鬼子来啦！"

这回是孩子们比她更慌了。

他们刚跑到巷子里，村子已经整个淹没在漫天大火中了，到处是一片哭喊声。

鬼子的骑兵翻过山岗，从大柳树沟直插过来，比那些偷偷地接近碾房的步兵抢先赶到对面村口。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地向人家房檐上放火，向惊慌奔跑的老乡们开枪。而那些认为自己在碾房耽搁了一阵，叫骑兵抢了头功的步兵，也气得一边胡乱开

枪，一边象一群蜘蛛一样分散开爬进了村庄。

立石庄起火了，大柳树沟、小柳树沟，还有更远一些的泉庄，也都升腾起一片浓烟烈火。

现在，想跑也没处跑了。前面是枪声，后面也是枪声。往旁边跑吧，旁边又有一群凶神恶煞似的鬼子，手里举着火把，一齐开着枪冲过来。

顺女拉着甲顺往佛子山跑，这时候，一群老乡，“哗”地一下从碾房那头涌过来。在他们的后面，响起一片震天动地的马蹄声，这可把顺女吓得魂灵出了窍。她急忙转过身来，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可是，马蹄声忽然劈面盖了过来，就象要踩着她的头顶似的。大洋马咴咴地嘶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直呛鼻子。

“孩子，快来！快来！”

顺女也不知往哪儿跑好了，她把甲顺推到一间仓房的屋檐下，又伸手拉住迟了一步才赶到的元男。

人们哭着，喊着，呼唤着。就在这一片哭喊声中，她听到一句厉声的斥骂：

“恶鬼！”

抬头一看，原来前面是崔宫老的家门口。大概是先前过去的骑兵队放了火，火舌正从屋檐下面跳跃着冒出来，向房顶上蹿。

“老天有眼！非打雷劈死你们不可！”

六年来一直卧病不起，生命危在旦夕的崔宫老，昂然挺立在烈火熊熊的房檐下，大声地朝鬼子叫骂。

这时，一群披头散发的女人领着孩子，好象是被猛兽追赶着的鹿群，吻吻啦啦地跑过屋前。他们身后有一群骑兵在追赶，前面又出现了一群步兵，那些鬼子在井边上停下来，跪下一条腿，

开始向妇女和孩子们射击。

崔富老"嗖"地一声拔出那把砍在灶房柱子上的镰刀，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他那破烂的衣襟里露出一条条嶙峋的肋骨，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他仰头向天，大声喊道：

"劈雷呀，你这个无情的老天，怎么不劈雷呀！"

崔富老高举着镰刀站了一会儿，看到鬼子进了院了，就咬牙切齿地厉声高叫着扑了过去。鬼子先是一愣，但很快就举起枪来对他瞄准，随着一声凄厉刺耳的枪声，崔富老踉踉跄跄地向前冲了五、六步，就象一棵倾倒的古树一样栽倒在地上，手里还握着那把镰刀。

就在这一瞬间，崔大娘踢开房门跑了出来，她手里拿着一个纸包，走到廊沿上。看见崔富老倒在院里，惊叫了一声，扔下纸包，奔了过去。纸包摔在地上散开了，药撒在廊沿下。这付药就是元男和庆哲上申大夫那里抓来的。

"老头子！哎呀， 老头子呀！"

崔大娘喊叫着，她那嘶哑的惨叫声湮没在滚滚的烟雾里。

马蹄声越来越响，达三的房前已成了一片火海，门前的梨树也被烧焦了。 这时又响起一阵枪声， 跟着从烟火里冲出一队骑兵，一个个张着血盆似的大嘴，挥动着洋刀，径直向崔大娘家扑去。

顺女看到这种惊心动魄的惨象，吓得站在那里直发抖。她几乎吓呆了，但她脑子里闪电般地想到崔大娘有被敌人的马队踩死的危险。

"大娘！"

顺女叫了一声，不顾一切地朝崔大娘家奔去。刚刚跑进院子

前边的胡同里，又铺天盖地地响起一片马蹄声。

崔大娘抱着丈夫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顺女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拉开，然后又把她带进仓房。

“大娘，庆哲到哪儿去了？”顺女焦急地问。

“完了，我们的人全完了！哎呀，该死的刽子手怎么没人收拾啊！”

崔大娘哪里顾得上回答顺女的问话，只是拍着自己的大腿诅咒着。顺女刚才把气得乱蹦的崔大娘拉进仓房，把她藏在旮旯里，这会儿累得浑身无力，不觉眼前一黑，瘫在地上了。

“我的庆哲，我的庆哲，他哪儿去了？”

崔大娘一面有气无力地嘟囔着，一面用颤抖的手在满是耗子屎的仓房地上乱摸，好象在寻找什么。

这时，顺女忽然发觉本以为还在这里的元男和甲顺都不见了，脑袋“轰”地一胀：孩子没有啦！

“元男——甲顺——”

顺女不管不顾地冲进燃烧着的胡同，她都没有心思去细想一下孩子是怎么不见的。

顺女看见有一群人朝通向大柳树沟的道口涌去，她也就拼命朝那儿跑。经过俊弼他们家门口时，有一个人大声喊叫着跑来。他们本来是非常要好的邻居，可是这会儿，竟认不出是谁，也分不清是男是女了。

“没看见元男吗？”顺女焦急地问。

可是那个人象是疯了似地翻了翻眼睛，咽了一口唾沫，啥话没说，乱摇着胳膊跑了。

“没看见甲顺吗？”

顺女又问了一句，但是那个分辨不出是男是女的人，已经跑进胡同里去了。

“妈呀！”

就在那人跑进去的胡同口上，响起了一个孩子带哭腔的叫声，顺女的心咯噔一下，停止了跳动。啊！是甲顺！

“妈呀！”

孩子拼命叫了一声，那声音直刺她的耳膜，孩子就在那个大火纷飞的院子里！

母亲发疯似地向旋卷升腾的烟火里跑去，但没跑上几步，就停下来僵住了。那个从烟火里跑出来的孩子，不是甲顺，却是达三的女儿福实。这孩子举着双手喊叫着妈妈。顺女这才看到凤淑倒在路上，手里抓着一把土。

“妈，妈呀！”

福实一头扑倒在妈妈的身上，摇着妈妈的胸脯。平素那么厚道、那么好说好笑的凤淑，不知什么时候中了子弹，现在一声都不响。她的身体随着女儿的摇撼而晃动着。

顺女不顾一切地想冲过去，但是一个黑影却一阵风似地抢先扑了过来。那是一个手里端着刺刀的日本鬼子，他看见福实扑在妈妈怀里痛哭，就不慌不忙地举起了刺刀。可是福实还不知道有个杀人魔鬼在盯着她，仍旧摇着母亲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

顺女吓得身子发僵，缩成一团， 就象梦魇似的， 喊不出声来。她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下连福实也没命了！她不知被一股什么力量推动着，跌跌撞撞地向前扑过去。这时，鬼子已经一眼不眨地把刺刀插进了福实的脊背。

“啊！”

顺女倏地闭上了眼睛，急忙把嘴捂住。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从对面胡同里，会宁老头手提着大斧，向刚才戳死福实的鬼子扑来。那鬼子回过身来，对着他举枪瞄准。这时，顺女清楚地看到了狠毒残忍的敌人的嘴脸。

会宁老头把斧头举得高高的，大声嚷叫着愤怒地直冲过去。他在离鬼子有五、六步远的地方中了枪弹，在原地踅了一圈，摇晃到鬼子面前，摔在地上。

鬼子跟刚才一样，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瞅了会宁老头一眼，用皮鞋尖踩着他的脊背，又深深地戳了一刺刀。

顺女吓呆了，甚至连自己为啥跑到这儿来也忘记得一干二净。对于这种吓人的惨象，她再也看不下去了，于是转过身来向对面胡同跑去。可是没跑上十步，她象叫勾命鬼揪住了脖子似地突然停下了脚步，因为又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她瞪得老大老大的眼睛面前。

一个光着下身的五、六岁的男孩，被日本鬼子举到空中，他踢蹬着小腿哭喊着妈妈，而在孩子的眼前则是旋风般狂卷着的大火。

"啊！"

顺女眼睛一闭，惨叫了一声。再一看，鬼子正张开狼一样的嘴，露出几颗稀稀拉拉的黄牙，咯咯地笑着，就象抛球似地把踢蹬着腿的孩子抛到火里去了。鬼子的脚下躺着一具老大娘的尸体，看去好象一堆白花花的棉花。在尸体旁边，一个用包被裹得紧紧的婴儿在轻轻蠕动着。那老大娘是十月女的婆婆，婴儿正是十月女昨天刚生下的头生子。原来顺女已来到了十月女家对面的胡同。十月女身上穿着一件着了火的衣服，从胡同里跑了出来，

不知是因为叫冲天的火光映照的，还是因为怀着初次当母亲的骄傲，这个年轻媳妇显得非常非常的美丽。

就在她跑进燃烧着的自家院子的时候，那个满脸大胡子的鬼子，一下子把蠕动的婴儿，连同褥子一起扔进火里。

“啊！”

十月女顿时吓得昏过去了。顺女也吓得嘴巴一张，顺手抱住不知是谁家的房柱子，瘫坐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十月女叫枪声惊醒了。她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瞅了一眼四周，除了倒在井旁的婆婆以外，却不见自己的孩子。

十月女不顾一切地跳进火堆。幸亏大火快熄灭了，只有几根倒在炕上的大梁和椽子木，还在冒着一股股火苗。这是一栋圆木房，木头都烧光了，本来就空荡荡的房里，这会儿叫火烧得更不见一点家具的影子了。十月女看到廊沿上有个哧哧冒火的小布卷儿，眼睛一亮，叫道：

“啊，我的孩子！”

她跳上热气扑人的廊沿，把那个没有烧完的小布卷儿连烟带火抱在怀里。那是一只不知怎么滚落到廊沿上的枕头，尽管烧破了的地方漏着谷糠，但是十月女却认准了这就是自己的孩子。

“别动我的孩子！救救我的孩子呀！”

十月女跑进烟雾弥漫的空荡荡的胡同，紧紧地抱着枕头，漫无目标地颤声哀号着。这时，马鞍岭上响起了接连不断的枪声，佛子山附近也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十月女只是一味地朝没有枪声的地方跑，朝她以为没有敌人的地方跑。

枕头上的火烧到了她的身上，小袄和裙子都呼呼冒着烟，还迸出火花来了。可是十月女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别动我的孩子！”

她冲到旷野里，嘴里还一直叫喊着这句话。她踉跄地横穿过平地，沿着山梁跑了一阵子，又走下山谷。跑了半天，枕头里的谷糠漏尽了，只剩下一块瘪瘪的枕套，上衣和裙子上的火也自行熄灭了。

十月女穿过一条溪谷，跑到厚厚地堆积着腐烂松软的落叶、有一条小溪潺潺流淌的草地上，终于一头栽倒昏了过去。

她觉得自己跑出了很远，其实这里只是有三棵白杨的碾房旁的小河边。极度紧张的十月女，先是穿过平地，在佛子山边转了一圈，然后跑到下村附近，又顺着小河回到了梨树沟。

不一会儿，鬼子的骑兵结束了“讨伐”，先回去了。他们在翻越马鞍岭的时候，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十月女。这时十月女也已再次醒过来，又在寻找孩子，就在鬼子向她逼近的那一瞬间，她异常清晰地记起了自己遭到的一切灾难。对！就是他们把我的孩子扔进火里去的！十月女站起来了，她一手攥着一块不知什么时候捞到手的石头，眼里冒着仇恨的火光，向鬼子走去。这时，一个长得象野猪一样的鬼子下士官愣了一下，停住脚步，扣动了扳机，十月女就笔直地挺着身板儿倒在地上。

* * *

黑烟舔着蒿草地向丧具房那边阴森的山谷飘去。天空，不知是因为不愿再看这人间残酷的屠杀，还是因为怕闻这弥漫在天地间的血腥味，也一直是阴沉沉的。

允涉和庆哲并排趴在草地上，观察着眼前的动静。这时候，

村里的叫喊声渐渐地低下去了。叫鬼子抓住的青壮年被绑成一串儿，押着朝丧具房那边岗顶上的杜松下走来。很难估计乡亲们死了多少，还活着多少。从押到这儿的人数看来，活着的人大概不多了。押来的大多是青壮年男人，也许女人当中有少数活下来的。

吊在杜松上的铜钟滚到了山岗下，明灿的那把断了柄的斧子也掉在草地上。看来，清晨的钟声，恐怕就是明灿留给这个世上的最后的一句话了。

现在，允涉也并没有什么主意。只是当他想到那些成串地捆绑着站在杜松下的熟悉的老乡们即将遭到杀害时，心里无比激愤，一股劲地直翻腾，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绝不能坐视朝鲜人白白死去。

戴着白手套、脸上卡着眼镜的鬼子军官喊了一声口令，十二个鬼子便齐步走到乡亲们面前，对着乡亲们站下。随着又是一声口令，他们便端起枪来瞄准。

允涉一看到鬼子要集体屠杀乡亲们，顿时握紧拳头挺身站立起来。心想，得拼一拼了，总不能白白送死啊！

这时，庆哲在他的耳边低声说：

“大哥，你看！”

允涉顺着庆哲的目光回头一看，从马鞍岭那边又押来一批老乡。当他们折向草地里的小路时，允涉看到走在最前面的是达三，后边是傻粥哥儿们。

允涉眼前一阵发黑。他本以为昨天晚上达三负责照管打更，满可以躲到安全的地方。要是他也被捕了，那么这个已经成为灰烬的村子就等于全完了。允涉认为，不管怎么，唯有达三才能够

把这些无辜的被害者的冤屈告诉世上的人们，并且替他们报仇雪恨。可是这会儿连他也落到了这种地步，看来梨树沟老乡们的冤仇，就要同灰烬一道永远沉没到这个血海中去了！

允涉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响。其实，他也并非把这么巨大的期望单单寄托在达三一个人身上。他只是相信朝鲜民族绝不会被吓倒，相信惨遭蹂躏的朝鲜民族绝不会坐以待毙，相信他们一定会起来报仇雪恨的。然而现在一看到达三被捕了，他的这种热切的愿望，就象一根绷紧了的绳索突然折断了，落空了。

不一会儿，脚踩草地的声音渐渐靠近了。

大概是想等这批新押来的人，杜松前的鬼子这会儿把举起的枪又放了下来。

“至少也要打死几个鬼子， 救出达三和乡亲们！”

当允涉听到背后响起了押送老乡的鬼子兵的皮鞋声时，下定了这样的决心。他没有时间跟身旁的庆哲商量了，只是捅了捅他的腰，用下巴指了指老乡。庆哲看到允涉的燃烧着的目光，马上会意了，抢先握起了镐头。

这时侯，恰好鬼子押着十几个老乡径直朝杜松走来。现在，允涉和庆哲只要从趴着的地方跃起身来，就可以砸到鬼子的脑袋。

事情总是这么凑巧，当允涉握着锹把刚要纵身而出的时候，走在靠近他们这边的鬼子突然停下脚步，回头瞅了一眼。接着，那边的鬼子不知听到什么声音，也察看起周围的动静来。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许多， 这儿离杜松只有一百来米， 再不动手，就救不出一个老乡，也消灭不了一个敌人了。

允涉举着锹把一跃而起，锹头闪出一道白光，在空中划了个半圆。

“啊！”

鬼子的象野兽垂死挣扎的哀嚎声和允涉的怒吼声，震荡在蒿草起伏的山岗上。

“达三快跑！乡亲们快跑啊！”

霎时，草地上展开了一场搏斗。在一片杂乱的脚步声中，允涉和庆哲的铁锹和镐头在空中闪着寒光。站在山岗上的鬼子无法开枪射击，就直冲了下来。这时，被押来的老乡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踢倒身边的鬼子，各自向四外逃散。

老乡们一逃散， 允涉就对着从山岗上冲下来的鬼子迎了上去。当他看到山岗上的老乡也跑散了的时候，便向斜刺里跑去。

这儿是向茫茫草原伸展的山岗尽头，远远可以看见大柳树沟和小柳树沟的柳林，柳林上空飘浮着一片血红的云霞。

不知怎的，允涉突然止住了脚步。他的脑子里闪过了一种想法，觉得自己仿佛是在走着一条不应该走的道路。我干吗要逃跑呢？没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就逃跑吗？

他这样想着，低下头来一看，不知怎么搞的，手里连个锹把也没有了。

“啊！我要是有枪……我手里要是有枪……”

就在这一瞬间，一颗尖利的子弹擦过高高的蒿草，穿进允涉的脊背，从他的胸口飞了出去。

允涉一把抓住齐腰折断了的蒿杆儿，身子打了个转，双脚好象离开了地面似地飘忽起来，他马上又用另一只手抓住了另一根蒿杆儿，才勉强挺直了身子。

“臭鬼子！老子跟你们拼了！”

允涉紧盯着那个站在一窝蜂涌过来的鬼子后头大声吆喝着的

带着白手套的二饼子军官走去。

鬼子们倏地站住了。他们被血流遍地的踉踉跄跄直扑过来的允涉的可怕形象和咒骂声吓得直打颤。

在后头指挥这场屠杀的带白手套的军官，看到允涉象是要吃掉他似地盯着他走来，吓得直往旁边躲闪，哆哆嗦嗦地叫道：

“抓住他！你们磨菇什么？抓住他！”

他举着带手套的手，急声岔气地一阵乱叫，终于使鬼子兵清醒过来，呼啦一下围了上去。允涉耗尽了力气，一头栽倒在草地上。

鬼子军官看到五花大绑、侧身倒在地上的允涉，觉得刚才自己那副惶惧的样子实在丢人，便装出一副大无畏的派头，嚷道：

“把他绑在树上，放火烧！妈的！让朝鲜人看看， 反抗帝国将遭到什么样的下场！没啥能耐，还胡闹！……”

他末了一句话，在鬼子兵中激起很大的共鸣。因为半路上杀出个允涉，好不容易抓来的人跑了不少，他们自已也伤亡了好几个。为了报复，他们要把火烧允涉的事搞得非常残酷，就是在他们野蛮的“讨伐”中，也要算得上是最残忍的。

不管敌人怎么做，对允涉来说反正都是一样。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身上的血快要流尽了。他被高高地绑在那棵清晨还吊着铜钟的杜松上。现在，他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死活，只是在揪心的焦躁中一再追问自已：“我怎么没有枪？”

“要是我们手里有枪，就不会这样横遭践踏。 我们怎么没有枪呢？……”

癞皮狗似的鬼子，在允涉的脚下鼓捣了一阵，一会儿功夫就堆起了干柴，点上了火。

晒了一冬的干柴，“呼”地一下燃烧起来，火苗来不及吐出浓烟，就舔着粗大的树干向上蹿。芒刺似的杜松树叶，发出哔哔剥剥的声响，迸射着火花，高高地飞向空中。

浓烟和热气霎时扑到了允涉身上，暗红的火焰吐着火舌烧到了他的膝盖。

火焰扇起了呼呼的风声，越烧越旺。允涉被烧得浑身抽搐，他意识到自己快要死了。现在，他并没有感到烈火烧身的痛楚，而是感到痛心，痛心的是自己不能向敌人回击一枪。

“痛心啊！难道可怜的朝鲜人就得这样死去吗？ 难道咱们朝鲜人就得这样在血海里哭泣吗？不！我们要拿起枪来，要拿起枪来跟敌人拼！”

一想到这儿，他那凝积在心里的绝不能白白送死的念头，就更强烈地涌上来了。

火舌把他的整个身子包住了，一直蹿到杜松顶上。

被捆绑在鬼子枪口前面的老乡们的身影， 在火光中时隐时现，分不清谁是谁了，但他却清楚地看到鬼子的嘴脸。允涉心中的仇恨，就象寒气逼人的冰柱一样，从烈火中穿射出去。

“臭鬼子！我虽然死了， 我们朝鲜民族是活着的！总有一天，你们要死在朝鲜人的枪下，你们一定要完蛋！一定要完蛋！”

从把杜松整个吞没了的烈火中， 传出了允涉极其悲切的喊声。

黑烟遮没了蒙蒙的天空，烈火烧着了山岗边的草地，扬起满天的黑色的灰烬。杜松冒着黄色的粘液，熊熊地燃烧着。

在烈火中，允涉还活着，还在昂头大叫：

“臭鬼子！你们这帮恶鬼！ 我们早晚要彻底消灭你们！我们

一定要报……这血海深仇！元男！甲顺！乙男！你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报仇啊！”

允涉嘴里喷着火焰，喊着。他包含着诅咒和嘱托的声音深深地刺痛了远远地躲在草地里目击这一情景的几个老乡的心。这个被火烧着的人喊出的火一般的誓言，把死亡的恐怖泼向了敌人。

戴着白手套、眼镜闪着光的日本军官，本想在甜蜜的快感中欣赏允涉的痛苦，可是现在却吓得脸色发青，两腿打颤。他突然产生了一种类似启示的幻觉：他一手制造的杜松下的惨案，正在向他预示着他们自己的命运。

八

顺女呼天抢地地痛哭。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过去，她是多么怕看那个有座丧具房的岗头呀！现在，她却用自己的手把丈夫埋在这个山岗上了！

天啊！你怎么不坍下来，还是那么碧蓝？地啊！你为什么不陷下去，还是那么沉默？

乙男在母亲的背上哭，元男和甲顺站在母亲的身后哭。

哭丧的人，就只有这么四个。

“孩子他爹， 你怎么把我们撂在这个无情的世上自己走了？你怎么自己走了？……”

顺女这么一想，又涌出一股泪水。

她现在已记不起自己是怎样在人们的号哭声中，在旋转的浓烟、冲天的火柱、鲜血横流的火海和血海中，提起了精神找到自己孩子的。她只记得自己也卷进了那被追赶得东奔西跑的人群，踉跄地奔跑，声嘶力竭地喊叫孩子的名字。她在混乱中找到了孩子。在那一瞬间的喜悦消失之前，就听到鬼子在马鞍岭上杀害村里壮丁的消息。当时，有一个不知是庆哲还是俊弼的青年人和一个中年汉子，死死地拉住她不放，然而她还是死命地挣开了，跑向马鞍岭，而且就在这蒿草丛生的山岗上发现了死去的丈夫。

这是一个没有送殡、没有吊客、又没有祭品的葬礼。虽然没有几个哭丧的人，但它却是悲伤到极点的葬礼。

料峭的春风，就象秋风一样萧索逼人，天空从昨天起就阴沉沉的，没有晴过。

烧得精光的村庄上空， 依旧飞扬着烟尘， 散发出一股焦土味。这股气味象血腥味一样令人恶心。

不知道是谁收拾了那么多的尸体，也不知道那些尸体都埋到哪里去了。顺女找到了丈夫，就用那把沾着丈夫鲜血的铁锹，在这座山岗上挖开了土，并且亲手把善良厚道的亲爱的丈夫埋在这块荒凉的蒿子地的地头上。

夜来了。起风了。 不知从哪儿传来痛哭声， 杜鹃也叫起来了。母亲还是坐在坟前哭泣。这是难以闯过的悲哀的第一个关头呀！时间流逝了过去，风更大了。东方的天空，映出了血红的霞光，接着升起了似乎不会再照临人间的太阳。在这遍布死亡的血海里，不知谁家还出来打水，传来嘎啦嘎啦的打水声。可是母亲还是垂头坐着。

她对于一切都觉得厌烦。打水做什么？砌房子做什么？要是

可能的话，真的，要是可能的话，她真恨不得跟丈夫死在一起，一同埋进这个无情的大地。

从昨天"讨伐"的时候起，乙男就一直在哭，现在也许是哭得没力气了，软绵绵地紧贴在母亲的背上，连呼吸声也听不见了。

"我得站起来！ 我得起来给孩子们弄点吃的。"

这念头，早就在顺女的脑子里盘旋了，可是胳膊和腿动弹不了。当她想到自己得一个人去弄东西给孩子们吃，自己得一个人领着孩子们过活时，刚刚压下去的悲哀又一下子涌上心头。

"我怎么说了那些不吉利的话呀？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 我一个人怎么活得下去呢？我怎么就想到离开你活下去呢？"

母亲又拍着地痛哭起来。她认为一切都是自己不好，当初问孩子们没有爸爸怎么生活，这本身就是叫鬼迷了心窍的胡话，好象是存心要遭到这种横祸似的。她又想，听到钟声时为什么不死死地拦住他呢？就是拦不住他，还不能跟他一起去吗？听说他是为救乡亲们才惨遭杀害的，是啊， 他心眼儿好， 碰到这样的事情，自然是不会畏缩不前，光顾自己性命的。不过，要是当时孩子在他身边，他也许就不会那样悲惨地死去了！

母亲一边扒着赭红色的新土，一边拍打着坟墓。她亲手埋葬了丈夫，现在再要看他一眼也不可能了。这又给她增添了新的悲苦。

人家都讲究三日葬五日葬的，我怎么就忙着把他埋了呀？从前不是也有过这样的事吗？别人以为死了的人，放进棺材里又复活了……他难道真的死了吗？孩子们永远失去了那么体贴入微的爸爸，这果然是真的吗？

母亲转过疲惫无力的头，朝背后看了一眼。看到元男和甲顺

并排站在蒿草地里哭。元男手里还拎着那个从昨天起就一直拎来拎去的夹被包袱，他的一只肩膀微微耸起，不住地颤抖着。

孩子们一看见母亲回头望他们，突然放声哭起来，肩膀一上一下，剧烈地耸动。

顺女低下了头，深情地抚摸着坟墓。

一切都完了。烦恼、郁忿、焦躁，这一切现在都象梦境一样啊！她刮米缸底时，听见吱啦吱啦的声音心里难过，是因为想到了丈夫；听说世道险恶心里害怕，也是因为想到了丈夫！过去在地主家里挨打、哭泣，受穷、挨饿，埋怨老天……所有这些往事，现在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丈夫死了。既然丈夫已经死了，世上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丈夫一死，女人的一生也就完了。她已经把珍藏在心中的一切宝贵的东西都同丈夫一道埋在地下了。现在，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躯壳，徒然坐在空虚而无情的大地上。

是谁说过“岁月无情”这句话呢？随着时间的流逝，顺女的悲痛也越来越深沉了。

如果说最初的痛哭，表现出一种犹如是千丈瀑布似的一泻而出的悲哀，那么，那发自心灵深处的呜咽就是更加深沉的悲哀了。这种悲哀，象漫过坚硬的石壁、萦绕在矗立的悬崖脚下的流水一样，在胸中盘旋，它能耗干人周身的血液，也能使温柔而又深情的心灵破碎。

母亲的肩头，宛如平静的大海轻轻荡漾着，表面上看来，她的悲怆似乎压下去一些，但她内心的悲愁却好象是沉到了几十万丈深的深渊，坠入了透不进一丝阳光的黑暗、寒冷、阴森的海底，深深地刺进骨缝，扎到骨髓里去了。

思索，并没有止住悲伤，相反，却使她从摇动在脚下的草叶中，飘浮在头顶上的阴云中，掠过耳边的风声中，从世界的一切一切中，体验了对失去的东西的深切的眷恋和悲痛。

这种从思索中产生的悲伤，没有表现为号啕的痛哭，而是表现为令人断肠的无声的抽泣。

无声地抽泣着去攀登那座失望的山峰的历程，就是这个国度的妇女们经受最残酷的考验、通过荆棘丛生的道路的历程。当她们怀着饱受创伤的、鲜血淋漓的心一步一步向上攀援，挠断了手指，碰裂了脚趾， 终于攀上失望的山峰的顶点时， 那虚无缥渺的、可怕的、空虚的海洋，便象烟雾一样呈现在她们的脚下。

母亲抬起她那汪着泪水的眼睛，瞅着里面躺着丈夫的隆起的坟墓，象抚摸活人一样抚摸着那一堆赭红色的新土，轻轻地翕动着颤抖的下巴，似乎在念叨着什么。

“孩子他爹!”母亲在心里喊了一声。

一天一夜的痛哭，终于把她推上了那个失望的山峰的顶巅。她是隔着渺渺无边的虚空的海洋，在和丈夫低声絮语：

“生前， 你没吃上一顿热饭……也没穿过一件新衣……你就走了！没有你，我是连一天也活不下去的。我怎么就不死，还这样活着呢？没有了你，我活着还干什么呀？再象过去一样当烧饭丫头有什么意思？要是没有孩子，我真恨不得……唉，真的，为了这些孩子，我要能替你死，那就好了！你临死的时候，不是嘱咐孩子们替你报仇吗？……”

母亲在心里断断续续地说着。思绪很乱，而且不太联贯。然而，她还是清楚地意识到失去丈夫将意味着什么。这种意识，除了加深她的悲伤以外，还使她感到一种尽管还很模糊，但却是近

乎恐怖的巨大的义务感缠裹着她的全身。

"我领着这些孩子……"

母亲一边抽泣，一边在心里接着说："你留在世上的只有三个孩子，我该把他们抚养大，叫他们去做你没有做完的事……可是，我一个人能干得了吗？唉，想这些有啥用啊，你已经走了……我一个人也得把孩子们养大。过去你对我那么体贴，我要对得起你呀！要咬牙活下去，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等孩子们长大了，我是要回到你的身边来的。"

突然，做姑娘时节的情景又浮现在顺女的眼前：天岩岭下的泉水边，沐浴着月光的杨树下，她和允涉并肩站在一起……接着还出现了她背着元男偷越狄子岭时，丈夫负疚地瞅着她，并且问她脚痛不痛的眼神。但是现在那声音，那眼神，那缠绵的情意，所有的一切，全都埋进这冰冷的泥土里去了，再也看不见了，再也听不见了。

泪水又涌了出来。

母亲狠狠心站了起来：让我永远记着心爱的一切走吧，不管世道怎么坏，我也要心怀着我那善良敦厚的丈夫的情意活下去！

"你好好呆着吧，我们要离开梨树沟啦，我们走后，谁来照顾你呢？……"

母亲侧着身子慢慢地走下山坡。

"元男，甲顺，咱走吧。"

母亲叫了一声，声音很低沉，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不过元男和甲顺完全明白母亲的意思，可是谁也没有动。

怎么能丢下爸爸走呢？埋葬爸爸的时候，甲顺跳着脚哭。她还不大明白什么叫死亡。

母亲连连揩拭着她那经过灾难的女人的漠然的脸庞，慢慢地向前走。乙男醒了，又在母亲的背上啼哭。母亲的头向一边低垂着，脊背又剧烈地颤动起来了。

“妈，爹呢？……”

甲顺泣不成声，焦躁地喊叫起来。元男用力拉着一股劲跳脚的甲顺的手，叫道：

“甲顺！……”

他用手背擦着成串地淌下来的泪水，说：

“爹叫日本鬼子烧死啦，咱得跟妈过活啦，咱给爸爸栽株花儿吧。”

元男放下包袱，用锹挖来一株早已看好的不知名的野花。甲顺用泪迹斑斑的小手，细心地把花栽在父亲的墓旁。

这时，母亲已经走进了蒿草地，只能听见她抽泣的声音。

元男和甲顺最后又望了望埋着爸爸的坟茔，但什么也看不见，泪水一股劲地朝外涌，擦也擦不掉，他们看不见坟墓了，只见那株刚栽下的雪白的野花在轻轻地摇曳。

* * *

登程上路，还得经过那被焚毁的村庄。

母亲在一堆冒烟的断墙残壁中木然地站立着。昨天，这儿还是她亲爱的家，现在，那年年爬满蔓豆藤的豆架，倾倒在地上燃烧着，在一股叫人恶心的焦臭中，却夹杂着一点腌芥菜的香味。大概是什么东西塌下来，砸碎了那只烤得滚热的泡菜缸吧。

母亲站在零乱的废墟上，仔细搜索着那一个个美好记忆的片

断，并把它珍藏到凝结着仇恨的心里。

“元男妈， 你打算怎么办哪？”

有人在她的背后问道。声音是嘶哑的，陌生的，根本分不出是男是女。可这声音是那么急切，好象是命运在向她发问。

不过，那声音和眼前的惨景却是非常协调的。母亲并没有感到奇怪，慢慢地回过头来。想不到后面站着的竟是吊着一只胳膊的崔大娘和她的儿子庆哲。

“怎么，大娘还活着？对啦， 昨天告诉我元男爹叫鬼子烧死了的是庆哲呀！ 当时崔大娘听了也捶着地痛哭过呢……”

母亲迷迷怔怔地想着。全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回答些什么。她只是呆呆地瞅着既熟悉又陌生的、满身灰尘的崔大娘和庆哲。

“元男妈，我想领孩子回老家去， 你也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崔大娘看到顺女只是木然地瞅着她，便不等回答，又慢吞吞地说道。

可是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伤心地瞅着各自背着一个包袱的母子俩。现在，对她来说，人家问了什么，她应该回答什么，反正都是那么回事，就象梦里一样糊里糊涂，没有一点现实感。

“大嫂， 听说鬼子还要来呢。”

庆哲焦急地说：

“大哥临死的时候还那么嘱咐你， 大嫂还得想法把孩子拉扯大呀，咱一块儿走吧。”

“什么？他嘱咐我什么啦？噢，听说他满身是火， 还在喊着孩子，口口声声叫孩子替他报仇……”

母亲的嘴唇颤抖起来了。悲伤，又象冲向沙滩的江水一样，不可阻挡地在全身回旋，漫到了喉头，漫到了眼窝。

也许崔大娘看透了母亲的心情，低着头，用颤抖的声音低低地说：

“咱们赶快走吧，站在这儿只有伤心哪……”

母亲紧咬着嘴唇，忍住哭泣，她的肩头在无声地抖动，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元男！”庆哲颤声叫道。他俩的年岁相差很大，可是总象好朋友似地形影不离。现在，毛头小伙子庆哲和很懂事的少年元男，紧紧地拥抱着，把脸贴到一起。

“哥！”元男攀着庆哲的肩脚哭了起来。

“元男！咱一定要报仇！长大后一定要报仇！”

“大娘，你们快走吧。”母亲用背带擦着眼窝，终于平静地说。

“我想领孩子到深山沟里去。别济村有我们一个亲戚，想到他那儿去过活，把孩子拉扯大。”

“是吗？”

崔大娘伤心地说着，把头偏过去了。她眼看着无处投奔的女人和孩子，却没有力量去搭救他们。她自己的身世，也象水上的浮萍一样啊！

“就是回老家，谁还能搭救咱？……”

大娘低着头，接下去说。

“上哪儿都是一样，没家没庙的，谁能救谁……”

“大娘，你们快走吧，我不会忘记你的，元男和甲顺长大后，也不会忘记你的。路上可要保重啊！”

“是啊，咱们谁也别忘记谁，以后咱还要见面的，可不能死呀，一定要见面。”

大娘咽着眼泪，紧紧地拥抱着元男和甲顺。

“我见不到这些孩子，可怎么过呢？……”

“大嫂！”

庆哲叫了一声，似乎是想跟顺女告别，但他的嗓子哽住了，一时低下了头，然后又猛地抬起头来，说：

“达三哥跑到山里去啦，总有一天他会去找你的，我也一定去看望你。”

说罢，霍地转过身来，象是被冲上心头的激情驱使着，一下子抱住元男，说：

“元男，再见啦！”

“哥！”

“咱一定、一定报仇！”

元男一声不响，泪汪汪地瞅着他可亲的面孔。

大娘和庆哲走了。马鞍岭上起了风。乌鸦在丧具房旁边叫着。岭下是岔道，大娘和庆哲走到岭上使劲地挥了一阵手，然后摇摇晃晃地消失在山那边。这时，顺女那鲜血淋漓的心，又受到一次创伤，剧烈地疼痛起来。

真的，这会儿谁都没有了，我们也该走了，我们也该越过那个马鞍岭了。

母亲慢慢地向前移动着脚步，孩子们象拴在一条无形的绳索上，相隔着一定的距离，跟随在母亲的后头。

一爬上马鞍岭就看见那棵被火燎得漆黑的、孤零零的杜松，披头散发地兀然挺立着，象要刺破青天的样子。

“孩子他爹，我们走啦。”

母亲又一次在心里喊着，匆匆地走去。新的哭声，象是要抓住她似地紧紧地追着她那匆忙的脚步。

九

这是罕见的风和日暖的天气。老天爷好象对人世间发生的可怕的惨剧无动于衷，依然那样高洁而晴朗，有时还吹来一股清新的春风。那些不大容易被人发现的青草的嫩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长了出来，使大地换上了浓绿的新装。

然而，这并不能消除那种荒凉的印象。被撂在一边的无主的草原上，荒草异常茂盛，而高粱地和包米地里却没有萌发新芽，唯有灰菜和长命菜这些杂草，密密层层地缠住了去年的庄稼茬子，远方的田野上， 那转眼之间已经长得很高的紫芒和蒿草随 风 起伏。不知怎的，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晚秋的感觉。

山，是古铜色的，寂寞沉沉。在光秃秃的小山脚下，有着一片金色的草坪。但耸立在草地边缘的榛树和橡树，却象从来没有抽过芽似地干枯和憔悴，坼裂的树干上还缀有三两片被人摧残过剩下的树叶，一遇风吹，便发出沙拉沙拉的好似金属摩擦的声响。

荒凉的草原， 还有比草原更荒凉的田野， 都是那么绵延不断、广阔无垠。 在地平线尽头， 偶然兀立着两三棵孤零零的柳树，树下还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土地祠。除此之外，似乎看不到有什么人家了。然而，当几只猪崽子或一群家鸭闹嚷嚷地跨过路面的时候，如果举目向四周眺望，也会在薄雾迷蒙中发现远方草原的尽头，有一两座黑呼呼的土房，不过，不会想到那里有人居住。

比起人间来，大自然是多么广阔啊！在这些走投无路的逃难人看来，被抛弃了的土地是那么辽阔广漠，然而人们却在为土地流血厮杀。尽管有那么多撂荒的土地，却有那么一批人竟以种种暴行和杀戮去抢夺别人垦殖的一小块田园。

现在，田野倒是异常宁静的，略微有些起伏的青山也沉默不语。

母亲也和山野一样默默无言，她正行走在一条孤寂的野路上。

这是为什么？那是谁也说不清的。世界是那么辽阔，撂着的荒地那么多，她竟没有一小块可以立足生存的土地。

孩子们也在默默地走着。他们不知道要上哪儿去，只是母亲走，他们也跟着走罢了。

母亲走着，有时毫无目的地站在路中间，迟缓地向四周张望。怎么看，眼前的景色也没有变化，大自然好象老是难堪地停留在一个地方。舒缓的山峦，影影绰绰地现出它们逶迤起伏的身影，早上在那么远的地方，晚上还是在那么远的地方俯视着他们。草原依旧是那么一望无际地伸展着，不论是昨天还是前天，天天都是一个模样：丛生的杂草，没有翻耕的地垄，起伏的蓬蒿……

这条路，自从十多年前越过马鞍岭后，母亲就一次也没有走过了。回想起来，那时也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摸索着走这条路的，为的是寻找一块立足生存的土地。即使已相隔了十多年，也不该变得如此陌生呀！……母亲望着越看越陌生的山野，叹了一口气。

其实，山还是同样的山，原野也还是同样的原野。不是吗？

那时候这山野也是这么冷漠，这么难以接近和空虚。不过，当时顺女是有希望的：前头有健步如飞的丈夫，背上有呼呼酣睡的头生子。

但是，今天情况变了。前面等着她的是阴森可怖的绝望的山峰，后面跟着她的是满面惊恐的孩子们。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那同样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同样是碧绿一片的原野，才显得特别空虚和荒漠。

原先似乎是没有边际的原野突然到了尽头，出现在母亲面前的是一座长满荆条的山岗。在那一丛丛山荆的嫩绿的新枝上，结着紫色的蓓蕾。母亲徐徐地走上岗来，随风摇曳的淡绿色的新叶，摩挲着她的脖颈和腰肢，她这才惊奇地发现这个令人窒息的世上，竟还有这样散发着清香的新叶。她无心地瞅了一眼，只见那些象刚出土的蕨菜一般打着卷儿的芽尖上，沾上了灰烬。原来岭下有一座被焚的村庄。那村庄不知是在什么时候被焚毁的，空中还飞扬着灰烬。有一条毛蓬蓬的野狗，正在废墟上用嘴拱着焦土堆。此外，便没有一点人世间的气息了。

翻过长满山荆的山岗又是一片草原。草原上零零落落地散布着一些没有翻耕的荒芜的田地，草原的一边是坡度比先前更加平缓的山峦。在那很象马鞍岭的山梁上，蒿草起伏着。一条宽阔的大河，绕着山岗从平原当中穿过。顺女走到渡口边，只见白花花的一片，全是逃难的人群。这里有用拣来的干树枝在熏得漆黑的石灶上引火的妇女，也有怀抱着象叫火烫了似地号哭不已的孩子，哄着哄着，就急疯了似地把孩子举到半空中的中年汉子。不知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遭到"讨伐"的，哭肿了的眼睛里还网着血丝。他们脸上的神情，反映出对于现实已经没有任何一

点欲望，只是在经历了极度的惊恐、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以后，深深地陷入了迷惘。

当你看到那些烧破了的衣服，烤焦了的头发，看到那些从火堆里扒拉出来的眼下毫无用处的捶衣棒、破木盆、大铁锅之类的东西，以及那些甚至还拴着扫帚的大大小小的包袱时，就不难想象到除了他们，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其他的人，其他一切可宝贵的东西的遭遇了。

母亲象无动于衷似的，默默地望着这如实地显示了民族灾难的江边。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这是为什么呀？”在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之前，心里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很大的疑问。这个疑问， 立即塞满了她的心胸， 使她感到了一种生理上的苦痛。

混浊的江水卷着白沫奔流。岸边的芦苇大半截淹在水中，只露出个梢头在风中摇晃。江水眼看就要漫上堤岸了，却还是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奔流。一只大渡船，满载被不幸和灾难撕得鲜血淋漓的人们的心，在江心漂荡。然而，江水却依然冷漠无情地奔流着。

“为什么……为什么呢？……”

母亲颤动着干裂得起了水泡的嘴唇，低声自语着。

一过渡口，逃难的人群就更加多起来了。

又走了一程，四周突然安静下来，出现了一片令人感到空虚的荒无人烟的原野。

母亲在紫芒东摇西摆的小路上走着，嘴里还在喃喃地自语：“往哪儿去呢？为什么要去呢？”走着走着， 猛地抬起头来。

这时，有一位身穿白大布长袍的老人迎面走来。

“请问……”

胡须花白的老人，微微地抬了抬眼睛表示问候。

母亲就象是看到自己家里突然来了一位陌生人似地愕然站住了。

顺女本想说：“您想打听什么?”但由于事出突然，话没有说出口。不过，即使不说，她那一对吃惊的大眼睛也已经充分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上三道沟，是走这条路吗？我走了一天， 也没看见一个人影了……”

老人的口气，与其说是问路，还不如说是慨叹。

“对。”

母亲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回答，并用眼神召唤身后的元男和甲顺，这表示她的话已说完了。可是她感到老人并没有放她走的意思，只好站在原地等着，听老人再说什么。

“梨树沟离三道沟有多远哪?”

不出所料，老人果然又问了一句。

“梨树沟?”

母亲下意识地稍稍提高了嗓门，反问道。

“我从前听说有十五里地，也不知道确实不确实……听人说，出了三道沟走不多远，就能看到一棵大榉树。我是头一趟走这条路的，不知能不能找到。”

“您上梨树沟去吗?”母亲瞅着老人神情忧郁的脸，说道。

“是的，梨树沟有我一个老朋友，听说他病得很重， 我是去探望他的。哎，世道这么荒乱，不知道能不能在他临终前赶到。”

老人伤心地说。

“那您……”

母亲回头看了一眼元男，又吞吞吐吐地问：

“您是不是去看住在井边的大爷呀？”

“我不知道他家有没有井。我的朋友叫崔富老， 是个老头，在甲山猎手队呆过。他到梨树沟恐怕有六、七年啦。”

老人说着，一看到走近身旁的元男，便高兴地说：

“噢，对啦，这孩子几天前不是跟庆哲一起， 到我家来替崔富老送过信吗？那么……”

老人说到这儿，停了一会儿，轮番地瞅了瞅母亲和孩子，用略微有些焦急的口气问道：

“你们家是住在梨树沟吗？”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茫然地站着。不用说，这就是住在药水洞的那位老人，不问也猜得出他上梨树沟的目的。

“哦，你们怎么啦？”老人急慌慌地打量了一下这母亲和孩子们，惶惶不安地问。

“别上梨树沟去了。”

母亲沉默了半天才喃喃地说了一句。她的声音很低，但在这沉郁的气氛里却听得非常清晰。

“为什么？”

老人听到这意外的回答，不禁愕然地大声反问。可是母亲又沉默了，没有立即回答。

老人又重新打量了一下这头上顶着个大包袱的女人。

她，看来有三十三、四岁，至多不超过三十五岁，是个稳重厚道的女人，但显得相当衰老，这跟她那一对好看的大眼睛和温

柔的面庞是不相称的。母亲默默地瞅着地面，当她发觉老人的目光正盯着自己的时候，又猛地抬起了头。在这一瞬间，她的眼睛显得更大了，不知怎的，里面却凝结着怨恨和悲哀。她的衣袖和裙腰上都有叫火烧过的痕迹。

顺女的肩膀很硬实，身上穿的还是一件被孩子吐出的奶水和唾沫弄得斑斑点点的上衣。孩子在她的背上埋头沉睡。她那被奶渍和唾沫弄脏了的后背，说明了多少问题呀？她那胡乱挽上去的发髻上，隐隐约约地沾着灰烬。

老人从这位分明是遭过大难的女人的神情中，预感到不祥，回头去看孩子们。

元男低着头，紧紧地闭着嘴。他后脑勺上蓬乱的头发，有一拃多长叫火燎得卷了起来，微微撅起的厚嘴唇不住地颤抖着。几天前上药水洞时，他那天真可爱的脸显得多么活泼愉快，可是就这么几天功夫，竟象遭到霜打的菜叶一样，枯萎下去了。

跟他并排站在一起的小女孩，也一样低垂着头。

"哦，你们到底怎么啦？"老人抖着胡须问道。

"别上梨树沟去了。"母亲固执地重复着这句话。

"你是叫我别上梨树沟去？"

"崔大爷去世了。"母亲用干涩的语调，简短地补充了一句。

这回答，绝不能说是意外的。然而，老人还是吃惊地向后退了一步，问道：

"什么？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前天清早，日本鬼子打进村庄，把村子烧光了，把人也杀尽了，全村没几个活的了。"母亲象控诉一样提高了嗓门。

老人睁大着眼睛，呆呆地望着突然在她那厚道的脸上掠过的

悲愤的神色，然后伸手抚摸着站在身边的元男的烧焦了的乱发。

“唉，这就是说，崔富老没能活到自己的寿数，在动乱中死在敌人手里了！”

老人沉默了半天，才平静下来，喃喃地问道。但他并不期待什么回答。一切都是异常明显的，无须再追问了。所以顺女也只是默默地低头站着。

“那么，孩子他爹……”

老人一手抚摸着元男的头，另一手拉着甲顺的手，小心翼翼地说，但是始终没能把话说完。他不忍心再看头垂得越来越低的顺女的脸了，因为那说明了很多问题的肩胛正在轻轻抖动着哩！

老人无可奈何地木然站在路上，母亲和孩子们也都默默地站立着，用脚尖擦着地面。

“我看你们象是走远路的，路很难走，要保重啊。孩子，路上小心。我虽晚了一步，也该去给崔富老烧一柱香。”

过了一会儿，老人声音低沉地说。他用颤抖的手摸着两个孩子的头。

“您不要去啦，没有梨树沟了，也没有剩下一个人，您去了也见不到人。”

母亲虽是初次见到这位老人，但看到他念念不忘已故的崔富老，心里十分感激，亲切地劝他。

“那么，崔富老的老伴儿上哪儿去了？还有庆哲那孩子又怎么样了呢？”

“大娘只是胳膊受了点伤，庆哲侥幸跑出来了，他们昨天办完丧事就走了，说是回老家去。”

“回老家去？……又回那个被无情地赶出来的老家去？……”

老人望着晴朗的天空嘟囔着，然后又郑重地问道：

“也许是我多管闲事，请问，你打算领孩子上哪儿去？”

“我想到没有人家的深山沟里去。”

“没有人家的深山沟？……哪儿有这样的地方啊？”

“离普富岭不远，有孩子他舅舅，他到我家来过一次，说他们那儿是深山沟，难得见到外人，我想到他那儿去把孩子们拉扯大。”

“我懂得大嫂的心情。”

老人点点头，然后又回过头来怜悯地看了孩子们一眼，接着说：

“我家还不算太窄，家口又不多，我后半生的职业是教孩子们读书。我很想劝你到我家去一起过活。可是听到你刚才说的话，觉得你不会同意，也就索性不提了。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尽管到药水洞书堂来找我。”

顺女用噙着泪水的眼睛看着这位在路上初次相见的老人，不知怎的，心里非常感激他，那股强忍住的泪水，又象泉水一样涌了出来。她一慌神，连句话都没说，就把头转到一边去。

湛蓝的天空，碧绿的原野，和煦的春日，一条孤零零的小路静静地躺着。不知从哪儿吹来的春风，似乎也带着一股烟尘和血腥味，使人感到凄凉和悲伤。

母亲低头向迎着和风转过身去的老人鞠了一躬，说：

“一路平安！”

孩子们也跟着妈妈向老人行礼。

“路远难走，你领着这些孩子，够苦的啦。路上要保重，预祝你的愿望实现。孩子，再见啦，你们长大后一定要替爸爸报

仇！”

老人扬起长袍的底边，在死一般沉寂的小路上走去。

母亲望着逐渐远去的老人的背影，默默地站着。孩子们也不声不响地站着。

在这血腥的世界上，在这人们缄口无言的世界上，有多少为人敦厚，但却因为没有立锥之地而向着没有人烟的地方漂流的逃难者啊……

这就是已故的丈夫说的那种不如丧家之犬的亡国奴的命运吗？……

母亲颤动着焦干坼裂的嘴唇，惘然地站立着。这时，不知从哪儿隐隐地传来一支熟悉的哀歌，那歌声好象是大地在呜咽，又象是冤魂在哭诉，重重地敲击着她的心弦：

妈妈，妈妈您为什么哭，
妈妈您哭我们也想哭，
依在您怀里放声地哭。

我们是既没钱也没武器的民族，
敌人刀砍枪伤我们许多人，
你爸爸也不幸遭杀戮。

…………

十

整整走了四天，才走到善富岭。越走，山越恶路越险。尽管说是要到没有人家的山里去，可是当真走进荒无人烟的大山，又吓得老是要机伶伶地打寒战。路上只是偶然碰到一两间猎棚和行人临时搭起的草棚，整天见不到一幢房子。今天又是一个人也没有碰到，甚至看不到一点有人走过的痕迹。

一年前，她的堂哥崔胜学，不知怎么打听到她的下落，曾到梨树沟来看望过她。那时听堂哥说，他们那儿离梨树沟很远，路又难走，但她连想都没有想过世上真有比梨树沟还偏僻的山村。

孩子们的脚，头一天就起了泡，第二天简直就不能走了。虽然动身前从灰堆里扒出了一点点路上吃的粮食，可是一天走三十里，至多走五十里，照这种走法，要想走完剩下的路程，吃的又成了问题。甲顺的脚溃烂了， 而且越烂越厉害， 甚至还发起烧来。幸亏昨天遇到一位好心的山棚主人，劝他们好好歇上一宿再走，这才使孩子们多少解了点乏。这位山棚主人很懂药理，用火针替甲顺挑脚泡，还把杨树皮剁碎了给她包上，整整包了一宿，甲顺今天觉得好了些，又走了不少路。山棚的女主人象为自己的事发愁一样，担心顺女领着孩子走远路，实在不容易，硬把两升燕麦倒进她的口袋，又做了一些燕麦饼塞到元男的包袱里。

山棚主人还指给他们上善富岭的路，把走山路要注意的事，

挑紧要的详细告诉了她。

人们走进这样可怕的、寂寞的深山，即便是熟路，也难免提心吊胆，何况是生路呢？所以孩子们老是怯生生地朝周围张望。

从“讨伐”的那天起，母亲便记不得自己有没有吃过东西。哭干了眼泪以后，她的心里就塞满了怨恨，胀得胸脯都要炸开了，所以她什么都吃不下，也睡不着觉。一天走下来，两腿肿得厉害，浑身象散了架似地疼痛无力，唯独两只眼睛还是很有精神。在路上侥幸遇到人家还好，要是遇不到人家，就得露宿在杳无人迹的荒山里，整夜叫野兽闹得想睡也睡不成。自从进入深山以来，她几乎一直没有合过眼，但也没有一点困意。

母亲隐隐有些不安，担心自己这样下去会不会突然闹出什么病来，会不会走进堂哥的家门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孩子，咱歇歇再走吧。”

母亲把包袱放在坡路上的一棵矮松下面，招呼孩子们停下。

元男和甲顺停住脚步，瞅了母亲一会儿。看到她解下背带给乙男喂奶，甲顺才一瘸一拐地走到妈妈身边坐下。

“甲顺，脚又痛啦？”

“不——”

甲顺微微摇了摇头。她的脸本来很俊俏，由于伤心过度，加上一路上又吃了很多苦头，如今瘦削得只有巴掌那么大，还突然长出了好些汗毛，显得很憔悴。

母亲调转视线，深沉地看着手里拿着棍子敲打岩石的元男。尽管这孩子充男子汉逞强，走路走在前头，包袱拣大的背，但他的脸也是汗渍斑斑，十分憔悴。为了掩盖自己的困苦，他老是想努力做出笑脸。孩子的这种稚气的内心活动，反倒使做母亲的心

里感到针刺般的疼痛。

母亲从元男的包袱里掏出山棚女主人塞给他们的两个燕麦饼，分给元男和甲顺，然后望了望前面的路。那路途是这么遥远，他们才只走完了一半。

太阳西斜了，南面的山峦显得更高大，在夕阳的映照下，色调也更加多样了。越过那座山，就是朝鲜的土地了。在那南边的某一块天空下是天岩岭，做姑娘时照过脸的那眼碧蓝的清泉也许还在吧。

其实，那里既没有故旧，也没有亲人。但是，在这陷进了悲哀的旋涡不知所措的时候，就象孩子想念亲娘一样，她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个地方。

同对丈夫的回忆交织在一起的那个她所怀念的地方，现在是想去也去不成了，即使去了，也不会接纳她的。这样，她只好历尽艰辛，孤孤单单地向陌生的地方飘泊。

听说，渡过这条小河，路就好走得多了，过了河走不上十里，就会碰到一所烧炭人住的小棚。可是山里人估计的里数是很难作准的。再说，甲顺的脚恐怕连一里也走不了了，所以，母亲决定在河边搭个草棚，露宿一夜。

不管你怎么害怕野兽，也没有办法，她到河边去选择搭棚地点时，发现一处地方有不知什么时候人们露宿过的痕迹。那里倒着两根搭棚用的杆子，小石头灶还保存得很完好。

太阳还有一竿儿高，母亲把这几天在路上弄得漆黑的小扁锅刷得干干净净，煮了一锅烂包米饭。

这里是深山沟，太阳一偏西，就有些寒冷。甲顺累得朝地上一坐就睡着了。可是元男却拣来了那么多柴火，烧一宿也烧不

完。他们在河边升起了篝火，这时才发现草棚后头的岩石旁垛着不少不知是谁早先砍下的青松枝。母亲心想，临走时为后人留下烧柴，这大概是山间行路人的规矩吧。她又想到现在自己也是这样的行路人，元男、甲顺，还有小小的乙男，也都是失去祖国、失去故乡、失去家园、又失去了父亲的孤苦无依的可怜的行路人了，心里不禁难过起来。

这地方也有杜鹃的叫声，但是甲顺早已蒙着单被沉沉入睡了，只有元男还独自谛听着杜鹃的啼叫。

母亲为了使元男背东西的时候轻松些，就把乙男那条以后用不着的包被拆开来，给他缝一个背囊，缝着缝着，停下手来朝儿子瞅了半天，说：

“元男，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哩。”

元男坐在母亲的身边，修好了甲顺的草鞋帮子，又开始打新的草鞋。

“不忙睡，鞋快打完了。”

他随口答了一句，然后悄悄地揭开单被，对准甲顺的脚量了量鞋底。

儿子的举动很象大人，母亲看了，感到十分难过。多亏有元男相帮，不然，光靠她自己恐怕是走不完这段路程的。

“妈，这儿也有杜鹃叫？”

原以为甲顺睡着了，可她突然揭开了被角，问了一句。

母亲听了，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心痛。她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回答，元男在一旁噗哧一笑，漫不经心地说：

“嘿，你还没睡呀？这儿是深山，杜鹃多着哩。”

这时，甲顺把被角一掀，欠起身来，侧着耳朵听了半天，回

头问母亲：

“妈，爸爸真的不来了吗？”

母亲想不出话来回答。她惘然地看着女儿那对泪汪汪的眼睛，急忙把头低了下去。气氛霎时沉闷起来，使人几乎要流出眼泪。

“睡觉，睡觉，唉，太乏了，困得我简直受不了啦！妈，别缝了，睡吧！”

元男忽然站起来，拣起落在大腿和衣襟上的椴树皮，扒拉扒拉地上的乱草，往篝火堆里一扔，那堆青烟袅袅的篝火，“呼”地一声，立刻蹿起一股火焰。

甲顺从哥哥的举动中察觉到他对自己有点不满，便哭丧着脸，悄悄掀开被角，把头蒙了起来。

这是一个令人疲惫、窒息、无法入眠的夜晚。

不知怎的，这条单被显得硬邦邦的，格外沉重。元男蒙着它，偷偷地哭了一宿。

现在，母亲没有动静了，甲顺也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只有杜鹃的哀啼不断地刺进他的耳朵。

当甲顺提起爸爸的时候，元男生怕妈妈又要哭，慌忙张罗着睡觉。其实妈妈还没哭，他自己倒差点儿先哭出声来。

现在，他蒙着单被躺在地上，哭不哭，别人看不见。这样，他咬紧牙关强忍了一整天的悲伤，顿时涌了上来，不一会，冰凉的泪水就流到了耳边，流到了脖颈。

元男为了能独自占有这样一段可以背着别人哭泣、在心里呼喊爸爸的悲伤的时间，他不仅没有露出难过的神色，反而强作笑脸，整整忍了一天，一直忍到现在！

爸爸是元男的骄傲。他认为，村里最见多识广的是爸爸，摔交、下棋，最棒的也是爸爸。爸爸最不喜欢孩子哭，可也从来没有打过孩子。

当孩子们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元男往往会说："这是我爸爸说的。"而其他的孩子，只要一听说这是元男爸爸说的，也就没有词儿了。

可是现在，再也不能叫一声那么令人骄傲的爸爸了。元男心想，爸爸死了，我和甲顺、乙男，现在都成了没有爸爸的孩子了！

他独自哭着，眼泪顺着脖颈一直流到脊背上，但并不想去擦掉它。他觉得这样躺在被子里哭倒好，用不着去擦眼泪。

"啊！我的爸爸！"

元男心里想："我爸爸直到死的时候，也没有向鬼子低头。用火烧爸爸的时候，鬼子还吓得直打哆嗦哩。"

想到这儿，元男忽然觉得自己太不争气，不配做爸爸的儿子。

突然，他感到很气愤，同时也感到加倍的悲伤。

他真的觉得哭是不对的了。老是这么哭，说不定爸爸会生气的。要想给爸爸报仇，就不应该流泪。

元男用单被堵上嘴，使劲儿咬着，决心今后再也不偷偷地哭了。他想，如果实在伤心的话，就照现在这样用什么东西把嘴塞住，忍住哭，一心去想爸爸被绑在上面烧死的马鞍岭上的那棵杜松。他咬着单被，心里暗暗下了决心，自己无论如何要让妈妈和甲顺高兴，要劝说她们，让她们不要哭。

第二天一早，母亲熬了一小扁锅燕麦粥，想叫孩子们来吃早

饭。回头一看，孩子们不见了。刚才，甲顺还背着乙男站在河边，这会儿不管她的眼睛怎么在河边上搜索，也看不见甲顺。

“甲顺，你去找哥哥吃饭。”

母亲轻轻地叫了一声，可是没有回答。她掏出石头灶里的火，站起身来。

从河上升起的晨雾，绕着山腰，慢慢地散入深蓝色的天空。今天的天气看来又很晴朗、暖和。虽然一夜没有合眼，但看到这样晴朗的早晨，郁闷的心胸似乎也舒畅多了。

密密的柳丛里，有一条弯曲的小道。母亲想起刚才元男说要给甲顺做一个拄棍儿，猜想他是到树林里去了，便顺着小路慢慢地朝前走，想不到孩子们的声音，就在不远的地方响了起来。

“把这头用火一烤就行啦，拄根拐棍要好走得多。”元男的声音很神气，俨然是个大人了。

母亲听了，嘴边不禁漾出一丝微笑。

“我不要，我才不拄那玩意儿呢。”

“别说傻话，路还远着哩。”

“真的？还要走很远吗？”

“可不，比咱们走过来的路还要远哩。”

“哥，干吗上那么老远的地方去呢？走那么远，爸爸……”

“甲顺！”

元男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

母亲原是漫不经心地在听孩子们说话，一听到这儿，心口顿时紧缩起来。她怕孩子们发现她神色慌乱，本能地往树荫里一闪，透过密密的柳枝朝他们那面张望。这时，元男嗫嚅了半天，突然说：

“往后可不要在妈妈面前提爸爸。”

甲顺听了哥哥的话，也许是感到很意外，一时没有回答。隔了一会儿，才听见她用仿佛是有些害怕的语调，低声问：

“怎么，不兴提爸爸？”

“你看妈妈哭，好吗？”

“不好。”

“这不就得啦，一提到爸爸，妈就哭，这你还不知道吗？往后可不兴再说啦。”

说完，这两个孩子都没有话了。

母亲象被钉子钉住似的，站在柳林里一动也动不了。她恨自己还没有从自身的悲哀中解脱出来。然而世界上伤心难过的决不单单是她一个人。孩子们要不是心里难过，会背着妈妈说这些话吗？……

母亲使劲咬着嘴唇，想咽下新涌上来的眼泪。这时，那边又传来孩子们的说话声。

“从现在起，咱得帮妈妈干活，长大给爸爸报仇，懂吗？”

“嗯，往后我不说啦，哥，爸爸真的不回来了吗？”

“叫你别说爸爸，你还说！”

“在你面前也不兴说吗？”

“不兴！”

“为什么不兴呀？”

“你一提爸爸，我也想哭嘛。往后对谁也不要说。”

元男冲里冲气的声音有点发涩，甲顺小小的心灵里怀着无处诉说的悲伤，泪汪汪地瞅着哥哥的脸。

母亲透过遮在眼前的柳枝望着兄妹俩的神情，真恨不得把女

儿那张由于忍饥挨饿和走了远路显得疲惫不堪的、叫日头晒得黝黑的小脸抱在怀里痛哭一场：我可怜的女儿甲顺！你没了爸爸，还不能随便谈到爸爸，啊！……

甲顺抬起凝结着大颗泪珠的眼睛，瞅着也是同样咬紧嘴唇、忍住哭泣的哥哥，然后把自己的嘴唇咬得煞白，点了点头，"嗯"了一声。就在这一瞬间，一大滴眼泪夺眶而出，掉在沾满灰尘的脚背上。接着成串的泪珠，"嘣嘣"地淌了下来，打湿了草鞋帮，在沙地上冲出一个个小小的眼儿。

元男心里一慌，急忙用手去捂甲顺的被泪水弄得斑斑驳驳的、穿着草鞋的脚背，仰着头哀求地说：

"甲顺，不要哭，叫你不要哭，还……"

元男觉得是自己惹哭了甲顺。他好象要把妹妹眼里掉下来的泪水聚拢在一起似的，捂着妹妹的脚背，一面哽咽着，一面哄着妹妹，但他的眼里也淌下了眼泪，沾湿了两颊。

越是看到哥哥这个样子，甲顺越是连连点头，表示自己不再提起爸爸了，也不再哭了。可是她的肩头却剧烈地起伏着，脸也哭得抽搐起来。

甲顺用颤抖的手，从裙腰里掏出一个叠得严严实实的小布包，偏过头去，抖了开来，撒下一片土黄色的花椒树叶。那些树叶轻轻地打着旋，散落在她泪痕斑斑的脚上，散落在沙地上。

"甲顺，那是啥？"元男抬头惊问。

"是爸爸的烟……现在没用了。我在佛子山的那面坡上……"

甲顺抽抽搭搭的，始终也没能把话说完，她用两只握着破布的手遮着眼睛，肩膀又止不住剧烈地颤动起来。

母亲的心，象是被锋利的匕首刺了一下，她摇摇晃晃地用一

只手捂着胸口，用另一只手抓住树枝。

一瞬间，母亲的眼前又浮现出在梨树沟的那天傍晚，甲顺采了一些菟竹根和花椒树叶，扬着象黄瓜花一样蜡黄的小脸到井边上来找自己的情景。丈夫还没有领受到女儿的这片深情就死了，可是女儿仍然不相信爸爸已经死了，不会再回来了。尽管路上她是那么悲伤、辛苦，为了想让爸爸高兴，还是把花椒树叶一直珍藏在怀里。然而现在，她死了心了，终于把树叶撒在这条不知名的小河边上了！

"这个世道怎么这样狠毒啊！"

母亲忽然仰起头来，望着高高的蓝天，心里说。可是，天是无情的，地也是无情的。

儿女的这片至诚的心意，遭到了如此残酷的蹂躏，这使母亲气愤极了，她感到一阵冲动，真恨不得向什么人发泄一番。

母亲用力摇了摇头。对，不要哭了，为了这些亲爱的孩子，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不使孩子们再感觉到失去爸爸的痛苦，我要献出自己的一切！

母亲竭力想咽下最后一滴泪水，她的肩头抽动着，摇摇晃晃地走向河边。

元男和甲顺听到脚踩干树枝的声音，急忙走到小路上来。这时母亲已经走出了一段路，分辨不出她是在哭还是怎么的。

十一

那是带来希望的山梁。当顺女以为那绵延不断的平缓的山峦还是薛富岭时，心里感到很沉重。但是，当她听说一翻过眼前这座兀立的大山，就是堂哥崔胜学住的别济村时，又不禁高兴起来。

他们越过通向鸭绿江的大山，已经五天了。在这些日子里，母亲和元男都吃了不少苦，他们当中最可怜的还是甲顺。乙男可以由母亲背着走，而甲顺这孩子，却是背也背不动，走也走不动的，何况路上又不是常常能找到歇脚的地方。有时，元男看到甲顺实在走不动了，就把自己的脊背凑过去，要背她走。

“甲顺，脚疼了吧？来，我背你走。”

每当这时，甲顺总是苦着憔悴的小脸，用力咬着苍白而干裂的嘴唇，轻轻地摇着头，说：

“不！”

元男实在不忍心看妹妹的那种可怜的样子，就硬拉着她的手，故意大声说：

“没关系，我有劲儿。快！”

即便这样，甲顺还是固执地摇着头，把自己的手从哥哥的手里抽出来，说：

“我自己能走。”

母亲听到孩子们象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颤抖的声音，心里一

阵刺痛，仿佛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似的。

不过，现在只要翻过眼前的这座山，就是姥姥他们家了。孩子们的脸色也开朗起来，他们抢着向陡峭的山顶跑去。

他们登上了山梁。山梁上是一片一直延伸到山顶的紫芒地。元男用拐棍拨开一人多高的紫芒在前头飞奔，甲顺也呼哧呼哧地跟在哥哥后面。现在，她根本不象一个刚才还瘸着腿、苦着脸的孩子。乙男在母亲背上呼吸到高原上的清新空气，也快活得连连摇动着胳膊，"哦哦"地叫唤。他整天叫背带勒着，大腿被勒出一道沟来，晚上放在地上都不能动弹。母亲一想到今天到了姥姥家，可以让他在热炕头上痛痛快快地玩个够，脚下的步子也就自然而然地轻快起来。

原来他们在山下往山顶上瞅的时候，觉得这座山很陡，到了山顶上一看，上面却是平坦坦的，没有一棵树，倒有绵延近五里的草地。走完了这片紫芒地，又是一座野花烂漫、杂草茂盛的山岗。

"孩子，咱歇一会儿吧！"

母亲招呼了一声，可是孩子们只当没有听见，还是朝前跑。母亲看着他们这种快活样儿，心里也开朗了些。

"呀，到啦！"

元男挥舞着拐棍大喊一声。他的声音引起了山谷的回响。

母亲也终于攀到了山顶。

然而，这是怎么回事？抢先登上山顶的元男和甲顺，突然现出疑惑的神色，向四周张望。他们不论往哪儿看，也看不到一处可以称得上村庄的地方。

"妈！"

元男迷惑不解地歪着头，转身瞅着母亲。甲顺又现出了一脸苦相，两腿一软，跌坐在地上。

母亲感到情况不妙，慌忙察看四周。不知怎的，呼吸也突然急促起来。

什么也没有！不论朝哪儿看，也看不见那脑子里描绘过好多次的将要热情接待她的村庄，望不到通过这种反复的描绘已经变得很熟悉了的景色。在这种深山里的村庄当然不会很大，然而，不管是多么偏僻的山沟，既然这地方有个村庄的名称，总不能藏到哪里不被发现吧！是不是指路的人搞错了？要不就是自己走错了路？本来，登上这个山顶，至少方圆十里是可以一目了然的。何况可供人们聚居的地方，又只有山脚下那一块向西面敞开的洼地！母亲定睛细看，模模糊糊地发现就在那山谷里，有着人们生活的残迹。从那萦绕的雾霭中，影影绰绰地浮现出来的是烧塌了的圆木房的房址。前面象癞疮一样散在各处的绿色的斑点，则可能是人们开垦的火田。

这时，各色各样的想法一下子涌上了母亲的心头。但是，在那许许多多的想法中，没有一种是有着落的。她仿佛看到眼前有一条迷迷蒙蒙的小路，伸展在既高又陡的山里。路上，有一双破鼻儿小草鞋，正扬起尘土迈着拖沓的小碎步朝前走。母亲无从知道那是甲顺的鞋，是元男的鞋，还是乙男将来要穿的鞋，但在此时此刻，这双草鞋的幻影却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使她战栗。

母亲的双膝不觉一阵发软，慢慢弯了下去。她根本没有想到要把乙男转到胸前，就瘫坐在地上，胡乱把包袱扔在一边，失神地俯视着山谷。

孩子们也都沉默不语了。母亲没有勇气朝他们看一眼。尽管

没有看，但不知怎的，用粗拐棍捣着草地的元男的蓬发和紧闭而又微撅的嘴，却老是浮现在她的眼前；甲顺的两只噙满泪水的眼睛和颤动着的焦干破裂的嘴唇，也刺痛了她的眼睛。

时间在这种既没有感觉、也没有意识的虚脱状态中流逝着。唯独乙男还在母亲的背上摇动着身子吵闹。母亲出于本能地给孩子喂了奶，她把孩子放在地上，随后又抱起来哄他睡觉。她忙碌地做着这些事，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

天空聚集起一片灰色的云朵，渐渐低垂阴沉下来，阳光也逐渐暗淡了，转眼间乌云遮没了天空。

起风了。在这无处藏身的山头上，黑云压顶而来，狂风恣意喧啸。

母亲突然害怕起来，孩子们瞅着黑沉沉的乌云和四下乱卷的狂风，也吓得面如土色。

这时，母亲才发现自己和孩子都处在绝望的境地了。

“不能老是这么坐着，得找个地方避雨……”

母亲虽然模糊地意识到这一点，但真的要动身时，新的更大的绝望又象高山一样阻挡在她的面前。

“上哪儿去呢？ 连个问路的人也没有——有什么路可问的？向上哪儿去的路啊？ ……”

天地是这么宽广，难道她的命运真的苦到无处可去的地步了吗？ ……

乌云越来越密，暴风也越来越猛，仿佛在强调着母子们无处安身的悲苦命运。

母亲又一次俯视这个无情的人间世界。她本来没有什么奢望，只不过是想把孩子拉扯大才不远千里来到这里。谁知竟遭到

这样无情的接待！山川象是不愿理睬他们，沉默而又冷淡地躺在那儿。母亲意识到这一点，就再也没有勇气去想投奔什么地方和寻求什么了。

母亲和孩子们象刚登上山顶时那样，颓然坐在地上久久地俯视着山下，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了。

这时候，遮天盖地的乌云自行消散了，炎热的阳光又耀眼地照射下来。刚才被那阵阴冷的大风刮得伏在地上不敢喘气的青草，又抬起头来。

小鸟啾啾地鸣啭，野蜂忙碌地在野花盛开的山坡上营营飞绕。山里到处弥漫着散发出幽香的清新空气。

但是，没有一样东西能给她指明道路，能使她受到冲动。

四周一片寂静。连乙男也一直把脸贴在妈妈的背上悄悄地伏着，一动也不动。

他们面前有一条穿越山梁的小径。是顺着这条小道向前走吗？那里会有什么呢？那么，朝另一头走又怎么样呢？

这都是些没用的想法呀！她仍然无力地、屏息沉默地瘫坐在那里，象做梦一样回忆着蒿草荒秽的梨树沟的山岗。

“哎，歇一会儿再走吧！”

稀疏的松林里传来了沙哑的说话声。母亲一怔，从沉思中醒来。她顺着声音朝松林里一看，那里还有一条绕向山谷的小路。

就在这条小路上，有一位背着个大被包，头上戴着一顶毛皮便帽的老头儿，手里拄着水曲柳拐杖，领头走上岗子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位头顶大包袱的妇女和一个跟甲顺差不多大的女孩。

老人走到山顶，并没有发现坐在草地阴凉处的顺女和孩子们，他这儿瞅瞅，那儿瞅瞅，想找个地方歇脚。

母亲的心突然又剧烈地跳动起来，她急忙抱起地上的包袱，朝老人跑去。一瞬间，她的眼里射出异样的光彩，不管得到什么样的可怕的回答，也得向老人问个究竟。她那和善的大眼里，强烈地流露出这个藏在心里的难以解消的愿望。

"请问你个事儿。"

老人不禁一怔，诧异地瞅着这位突然出现在寂寞深山里的女人和并排坐在那里的两兄妹。

"请吧！"老人怔怔地回答。

"这儿没有村子吗？我是上别济村的……"

老人审视了一下这个陌生女人的那对与其说是充满了疑问，还不如说是充满了哀求的大眼睛，又看了看她怀里的包袱和由于走了远路而疲惫不堪的孩子们。然后象是急于要摆脱什么苦役似的，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别济村没啦！"

"没啦？"

母亲向老人靠拢了一步。为什么没啦？别济村没有了，叫我的孩子怎么办？母亲的眼光现在已经不是在哀求而是在呼吁什么了。她的心里翻腾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好象非得从谁的嘴里得出答案不可。这样的想法竟使她和善的眼睛里带上了奇异的蓝光，使人痛心地感到她的心情是非常急切的。

老人仔细看了看顺女的行装，"嗐"地叹了一口气，似乎用不着问，一切都已经明白了，他"咚"的一声把行李搁在刚才选定的地方。

"你找谁呀？"

"我找崔胜学……"

顺女不敢正视这个似乎一下子就了解了自己处境的老人闪光的小眼睛和说明他曾历尽沧桑的花白胡须，甚至不敢把底下的话说完。

顺女垂下了头。那个和她年龄相仿的、不知是老人的儿媳妇还是女儿的妇女跟她女儿，也远远地站下来瞅着他们。

“崔胜学？你们跟他是什么关系?”老人卸着背绳，停了停，惊讶地抬起脸来。

老人吃惊的神情，越发增添了顺女的不安。她好不容易才使惊跳的心镇静下来，干咽了一口唾沫，勉强说：

“是孩子他舅。”

“噢。”

老人显出“原来如此”的神情，重重地喘息了几声，点了点头，又叹了一口气。

母亲的心又一次绝望地收紧了。是不是他们离开了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象这位老人一样，带着家口另找生路去了？那次他到梨树沟来的时候，就曾提到过这件事，后来一直没有音信，也许是搬走了吧。不过，即使他走了，村子总应该还在呀，怎么村庄整个不见了呢?

“他不在人世了，老两口没活到自己的寿数，就叫鬼子给杀死啦!”

母亲又一次睁大了眼睛。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感到窒息。当她登上这个山顶，模糊地看到这里有某种被蹂躏、被破坏过的生活残迹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不幸，但她还是极力赶跑了心中的不安。直到她刚才听说别济村已经不存在了，堂哥也死了的时候，她还是尽量避免朝这上头想。然而，世道比她所想

象的还要凶险刻薄好多倍。“命再苦，还能比这更苦吗？”她本是怀着这种想法到这儿来的。可是当她竭尽全力，拼命登上这座命运的山顶时，竟然又有一座陡峭的大山兀然阻挡在她的面前。

“孩子，到这儿歇歇吧。走远路，最难的是过头一座山……”

老人回头朝着呆立在一旁的家人说，然后从腰里掏出烟荷包，一边打着火石一边问：

“那是你的孩子吗？”

母亲只是轻轻地动了动嘴唇，她的嘴里发干，想说话也说不出来。

“你们也到这边坐吧。”

老人点上一袋烟，用怜悯的目光瞅了瞅元男兄妹、自己的孙女，以及那两个可怜地站在一旁的还很年轻的女人，“呼”地喷了一口烟。

阴森高耸的山峦，包藏着不可预测的可怕的命运，威胁地俯视着他们。

老人抽着烟，看着山峦，他那清楚地刻下了历尽人世沧桑的痕迹、布满了皱纹的眼角微微蹙起。

“一眨眼的工夫，我们这个深山里的小村子就遭到了飞来横祸。”

老人的声调有点哆哆嗦嗦的。但这已经不是那种被惨祸吓得惊魂未定的人的话语了。尽管他经受了许多苦难的折磨，但他那平静的言谈中仍然包含着坚强的生命力，有着镇定人心的力量。

“我失去了六个儿孙，现在也是领着这侥幸活下来的儿媳妇和孙女，漫无目的地上了路！”

这时，顺女才注意地看了看老人的儿媳妇和孙女儿。那儿媳

妇有些地方使人觉得她象梨树沟的凤淑，又有点象性格开朗而有时又很腼腆的十月女。

“歇歇再走，到这儿来，你们也到这儿来坐……”

老人接连着唤了几声，儿媳妇才用眼神默默地跟顺女打了个招呼，走到老人身后坐下。

鸭蛋脸，长得很苗条的小姑娘，把她那还带着恐惧的眼睛睁得圆圆的，瞟着这位陌生的大娘和她的孩子们。

老人瞅着围坐在一起的犹如被狂风吹拢来的落叶一样的女人和孩子，叭嗒着烟袋，说：

“亡国了，都成了丧家之犬了。咱们这些可怜的朝鲜人的命还不如一只苍蝇呐！”

他的话，并不是专对什么人说的。尽管语调还是那么平淡和沉静，但是谁都感觉得到这里面饱含着血泪。所以，就连轮番地瞅着这位陌生的爷爷和他的家属的元男和甲顺，也都深深地把头低了下去。

“哦，你们是怎么上这儿来的？我看你们不象是走亲戚的样子……”

老人似乎有所感触，蓦然抬起头来，换了一种口气问道。

顺女象是要把一直憋在心中的怨恨和悲哀一下子倾吐出来似的，急喘喘地说：

“我们的村子也跟你们这儿一样了。孩子他爹叫鬼子烧死了……我想躲到深山里去养大这些孩子……”

老人刚听了头一句，就感到一切都明白了，点点头，把目光转向别处。

在四围令人窒息的群山顶上，浮动着沉重的云朵。不论朝东

西南北哪一个方向看，也看不到一处平坦开阔的地方。

老人凝视着似乎是慑于大山的威严，肩胛略微有些抖动的顺女，喃喃地说：

“全国都淹没在血海里了，哪里有太平的地方……”

他那深明事理、异常通达的言谈充满了确信。尽管他穿的是一身破衣裳，但他那布满皱纹的闪光的小眼和飘拂在胸前的白胡须，却给人以一种有如超凡出世的神仙一样的感觉。这个久经人世间的种种风霜，比人多受了成倍的苦难的老人的那副坚毅风貌，使得顺女觉得他就象是家里的长辈一样可靠，不禁产生了依靠他的愿望。

母亲模模糊糊、不无恐惧地意识到自己还不能算是历尽人间的不幸，也没有受尽人间的痛苦。她想除了已经遭受的苦难之外，还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还有，眼下我们应该朝什么地方走呢？

母亲不知不觉地回头瞅了一眼蜷缩在一旁的元男和甲顺，“吁”地叹了一口气。

“那怎么办呐？……怎么活下去呢？”

顺女低声说。她的颤抖的声音好象饱含着眼泪。在坐的人听了都垂下了肩膀，发出了叹息。

老人抽完烟，在岩石上“笃笃”地嗑打几下烟袋锅子，心情开朗地说：

“让咱们咬着牙活下去吧！朝鲜人还能这样轻易地死去吗？我听说出现了一支搭救咱们这些可怜的老百姓的军队啦！”

母亲猛然抬起了头。这话对她来说，真是太意外了。世上有救我们老百姓的军队？这是真的吗？……

老人平静地接着说：

“几年前，人们就传说我们国家的祖山——白头山上，升起了一颗将军星，金光四射。果然今年初春就出现了一支救咱国家和老百姓的朝鲜军队。听说这支军队叫抗日游击队，会使缩地法，日行千里，他们杀日本鬼子就好象快刀斩乱麻，又好象秋风扫落叶，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

母亲睁大着眼睛，瞅着这位非常洞悉世情的老人。这简直象做梦一样！她那刚才还塞满了绝望的想法的心胸，现在打开了一只角，透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她由此联想到有一次，男人们在上屋里谈话，自己似乎曾经听到他们谈起过类似的事情。

顺女猛地一抬头，只见耀眼的阳光，正从阴森重迭、令人烦躁的高山顶上照射下来。

世上出现了一支保卫和拯救我们可怜的孩子——这些在鬼子的“讨伐”中失去了爸爸的孩子的正义的军队，这是多好的事情呀！……母亲真恨不得要朝着什么地方弯腰致敬了。

老人把两只胳膊穿进了背带，就好象事先已经商量好了似的，很自然地说：

“尽管哪儿也找不到安稳的地方，咱们还是一起到那个望得见白头山的村子里，互相帮扶着过活吧。”

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变化。然而，不知为什么，母亲也并没有感到大爷的话是意外的。因为尽管大地是无限宽广的，道路是绵延不尽的，但她的处境却是既没有可以投奔的山，也没有可以落脚的庙。眼下他们来到了这深山幽谷，进路阻断了，除了怀着景仰可以拯救她的孩子们的将帅们的心情到白头山去而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啊，在这进退维谷的深山里，突然遇到这样善良

的、令人感激不尽的老人，这件事本身也许就是白头山的将军星为了搭救他们，而特意安排的吧？

“嫂子，咱一起走吧。”

老人的儿媳妇先顶起包袱，亲切地说。共同的处境，共同的命运，使她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对顺女有了亲近感。

“唉。”

母亲抬起泪盈盈的大眼，诚挚地瞅着老人的儿媳。她用这种举动代替了回答，表达了涌上心头的感激之情。然后连忙顶起包袱，站起身来。

老人和元男已经走出了一段路。他们背上的包袱，在荆条丛和紫芒间并排地晃动着，渐渐地远去。

在他们后面跟着两个小女孩。不知她俩是什么时候亲密起来的，手拉着手，蹦蹦跳跳地走着。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英实，你呢？”

“我叫甲顺。”

传来这样的低语声，不知她们有了什么可笑的事， 突然“咯咯”地笑起来。她们跑了一会儿，各人抢着采了一些盛开的野花，抱在怀里。

母亲和英实妈并排地走着。她看着转瞬间高兴起来的孩子，眼里涌出一股喜悦的泪水。

第 二 篇

一

“啊！我要是有枪……我手里要是有枪……”

这是允涉被敌人杀害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呼喊。那天早晨达三离开燃烧的村庄向山上奔跑的时候，心中也发出了同样的喊声。

因此，在蒸笼峰深谷里昏倒了的达三，耳边模模糊糊地一听说“枪”，立刻就惊醒了，睁大着眼睛坐了起来。

他是村子里最先碰到鬼子的。当允涉跑来救他的时候，他已经受了好几处伤，朝马鞍岭跑的路上，腿肚子上又挨了一枪。

蒸笼峰的山谷是很幽深的。

“我要活下去！咬着牙活下去！一定要报仇！ 我要是有枪，我要是有枪，枪！枪！……”

达三心里连连这样呼喊着，连滚带爬地跑，一直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谷尽头，便昏倒在地上了。

当他听说“枪”而惊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在三天前流着血昏倒在蒸笼峰山谷的落叶堆上了，是秘密武装队员把他背到这里来的。

达三在这里第一次听说今年春天在安图诞生了朝鲜人民的第

一支革命武装——抗日游击队；听说拿起枪杆子进行武装斗争是每个热血沸腾的朝鲜青年应尽的义务，也是所有朝鲜人民应该循之前进的唯一生路等等革命道理；还了解到秘密武装队员们正遵照游击队司令部的指示，为了在这个地区早日建立游击队的连队而进行着活动。

“诸位，给我一支枪吧！ 我们村三十多户人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给我枪，让我去报仇吧！”

达三挥动着血迹斑斑的胳膊，急切地喊着。

但是，他被留在这所秘密武装队的圆木房里养伤了。一个多月后，健康恢复了，根据组织的指示，他跟另外三个同志到三道沟镇，亲手干掉一个日本警察，夺来一支步枪，参加了游击队。

豆满江沿岸，到处出现了游击根据地。

梨树沟、大柳树沟和小柳树沟，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地带，有时就成了游击队同日本鬼子“讨伐队”激战的战场。

深秋的某一个刮风天，达三到敌占区去工作，回来的时候，路过梨树沟。

他摸着那棵差不多烧成了木炭的、象标枪杆一样直立着的杜松，默默地望着已经变成一片荒凉废墟的往日亲爱的村庄。

虽然失去了妻子和女儿，又失去了允涉和明灿，然而这个村庄还是那样地使他留恋不舍，轻易迈不开脚步。

达三变成一个不会笑不会哭的人了，但他却是一个不怕死的勇敢的游击队员。

在根据地，他在那建立革命政权和创造新生活的艰苦而有意义的战斗的日子里，不断地成长，政治上也渐渐地成熟了起来。然而，深深地刻印在他脸上的阴影却没有消失。

那天，在人民革命政府的房顶上高高地飘扬起红旗的时候，他是多么想同允涉一道分享这种激动和幸福呀！他下意识地看看四周，却看不到允涉的身影。

当他看到农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分到土地，趴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想站起来的时候，当他看到儿童团学校的孩子们拍着小手唱歌跳舞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啊！可是他内心的悲痛，也随着这种高兴增长起来。

他在前后两次远征北满的日子里，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总是留心打听，希望能够侥幸遇到梨树沟的人。偶而碰到可能知道一点情况的人，他就一个劲儿地打听梨树沟乡亲们的消息。

可是，每一次得到的都是失望，每一次都尝到了新的郁愤和悲伤。

说起来，达三这种迫切的心情，在游击队里并没有什么特别，也不单单是他一个人才有的。这是朝鲜人共同体验到的亡国奴的悲哀，也是深深地埋藏在朝鲜人心底里的极大的愤怒。

正因为这样，怀着这种痛切的复仇愿望，高举起光复祖国和阶级解放的旗帜的抗日武装斗争，才犹如燎原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蔓延到各个地方。

抗日游击队怀着对朝鲜革命的新的伟大的设想，向白头山地区进军了。

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成立宣言，集中地反映了朝鲜革命必须由朝鲜人自己来干，而且一定能够完成的思想。凡是接触到这个纲领和宣言的朝鲜人，无不激动得哽咽不已。他们不分男女老少一致奋起，积极去贯彻这条新的路线。

达三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热情，倾注在建立白头山根据地的

军事作战和建设密营的工作上。他的光复祖国的炽热的愿望和用鲜血凝成的复仇信念，终于得到了实现的机会。他被任命为连长，转战在鸭绿江两岸，狠狠地打击敌人。

有一次，他们去偷袭日寇警察官驻在所，回来的路上，在柳树坪堇堇渡口意外地碰见了庆哲。当时，达三要甩开追来的敌人，情况很紧急，无法长谈。但是缘分毕竟是缘分，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内体验了重逢的喜悦和离别的悲哀，情不自禁地相互拥抱在一起。他俩的拥抱是热烈的，也是凄惨的。

这次会面，达三听到了正在革命组织里工作的庆哲本人的令人高兴的消息，还了解到乙男一家在梨树沟"讨伐"中活了下来。

达三听到的消息就是这么一点点。听庆哲说，自从在梨树沟别离以后，他也一直没有打听到元男一家的下落，可见要见到他们，恐怕是渺渺无期的。

从那以后，又过了一些日子。连队为了保证白头山附近农村的军事作战，就向上洞地区进军了。

* * *

既然有上洞村，那么照例是会有下洞村的，可是这一带并没有叫做下洞的村庄。推想起来，可以估计到这里是先有了剑水沟、九龙沼和木盆沟这些村庄，然后向深山发展，才在半山腰里出现叫做上洞的村庄。听本地老年人讲，人们聚居在剑水沟和九龙沼这些地方，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在庚戌年"合邦"时，就有不少慷慨悲愤的朝鲜兵士和读书人，因为憎恶日本鬼子，渡江来到这个山沟，那时就已散散落落地盖了一些圆木房。但是正

式开始形成一个村庄的样子还是在亡国后， 特别在己未年“三·一”运动以后的事情。 这里的居民大半是庚申年“讨伐”时来避难的人。这样看来，要断定九龙沼、木盆沟和稍远的德谷等村庄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那是很难的了。在这些居民中，有些是当年的义兵和独立军的老兵，他们把当年洒着鲜血誓死为光复祖国作战的长剑和火绳枪埋在山下，向青山痛诉亡国奴的命运，逃到这个地方来度过晚年；也有些是在故乡被剥夺了田园的流浪者，他们为了谋生漂泊到这里，在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只好就地安了家；还有些则是有着他们自己特殊的害怕人世的原因，才特意跑到这个人烟稀少的山沟里来生活的。这几种人尽管来历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极其仇恨日本鬼子，连看也不愿看他们一眼。

在这些村庄中，这种情绪表现得最明显的，莫过于尽管是位于最偏僻的角落、紧挨着险峻的山崖、最后才形成的，但现在已成为周围村落的中心的上洞村了。当然，在很早以前，这个山坡上就已经出现了几座破烂的窝棚， 可是连剑水沟和九龙沼的人们，也都没把它当个村庄看。六、七年之前，突然涌来一批在鬼子的“讨伐”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房屋和家产，在火海中九死一生的满身烟尘的难民。 打那以后， 这个地方才形成了一个大村庄。这些仇恨日本鬼子的人们聚居在一起，一开始就象一家人那样和睦。他们能够这样亲密和睦地相处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半数以上的人家都是家口不齐全的。有的人家是一个鳏夫领着几个孩子，有的人家全是女人，有的人家又只有老人和孩子，有的人家则是一个女人领着几个孩子。 如果他们不相互依靠、 相互帮助，就生活不下去。

上洞村居民的家产， 就是用他们的 头和脊背带来的 几个包袱。所以，他们的生活一开始就极其困难。他们用那点不知是哪位老人藏在被服包里带来的几根玉米棒和邻里孤独的坐地户做为礼物送来的几升土豆，开始了开荒播种。

他们都是一下子就经历了普通人至少要死十次才能体验到的苦痛和悲伤，但他们还是顽强地生活过来了，所以，一般的饥饿和劳累是不能使他们屈服的。生活老是没有舒心的时候，饥饿也老是免除不了。但是岁月却在贫穷和饥饿中流逝过去。当年拉着妈妈的裙边，拖着满是黄豆大的水泡的小脚在这个村子里刻下头一个脚印的年轻一代，如今不觉都已长成了，都显出大姑娘、小伙子的样子来了。因此，村子就显得年轻，并充满了欢乐，某种新的生机也就在沉闷的生活的底层开始萌动了。

迅速觉察到这一点的是日本鬼子。这里原来没有称得起城镇的地方，只是在十五里外，从前曾经有过一个土豪居住的小土圩子。现在这个小土圩子突然膨胀起来。

圩子里不知从哪儿开来了一个中队的日本守备队，原来在火车站附近的乡公所也迁来了，接着什么警察署啦，营林署啦等机关，也都集中到这里来。这时人们才清楚地意识到鬼子扩充这个小土圩子的目的，是为了压制以上洞村为中心的朝鲜人的村庄。

最近，鬼子大兴土木，拆毁了旧围墙，修建了新的城墙和炮楼。

除鬼子之外，又跳出一个名叫姜奉杢的家伙。这家伙领着一批人夫，到剑水川对岸的金店沟废矿，鼓捣了一阵子，便出现了一所很大的矿场，于是上洞村周围就变得更加热闹了。鬼子又在那个连接上洞村和矿山的桥头设立了一个检查站，常年驻扎着守

备队的一个分遣队。据说，守备队队长在桥头分遣队的时间比在城里的时间还要多。去年村里来了一个满脸狐媚气的中年汉子，听说他是在江对面木材场里当过总监工，后来叫工人打跑了的。这家伙在上洞村的中央盖了一所大瓦房，把家也从城里迁来了。过了一些时候，又从城里来了一个身穿协和服的乡长，他在老乡们面前吹捧那个满脸狐媚气的家伙，说他叫卞长国，是早在韩国末年就忠于大日本的朝鲜的一个"先觉者"，曾经当过宪补和警察，并且拥有相当的资产。接着就一本正经地宣布卞长国为忠新乡第三区上洞村的区长。

这样，什么区长啦，警察啦，军队啦，宪兵啦，还有什么税金通知书等等魔鬼就涌到这些因为不愿见到日本鬼子才特意逃到深山里来的、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的人们的面前来了，于是人们的脸色又再度阴沉起来。

两个月前，初春的时候，有一个狮子鼻、厚嘴唇，头戴着矿工们常戴的那种沾满石粉的帽子，身穿深灰色粗纹布工作服的约有三十多岁的男人，渡江来到上洞村后山的兄弟岩洞，呆了十天左右又走了。

那时，在上洞村算得上最精明、最稳重的小伙子斗赫，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认识了他，差不多天天在洞里和他会面。这是从上山打柴偶然见到此事的年轻人的嘴里传出来的，至于他们会面干些什么，那谁也不清楚。

打那以后，那个男人常常出现在兄弟岩洞附近，他所接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斗赫的好朋友尚浩，在搬到上洞村以前，曾在城里念过几天书。有一天，他去见区长卞长国，建议在村里办一所夜校来开化开

化村庄。卞长国怕这里有什么名堂，到处打听，也没有嗅到什么气味。第二天，他就跑到乡里去请示乡长和守备队长细川中尉，得到的回答是：如果用“大日本帝国”的教科书教学，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细川中尉还说，最近日本天皇十分重视教育问题，日本人在他们所到之处都兴办学校就是一个明证。他还大肆吹嘘说，受教育是新接受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国民作为“皇国臣民”应该履行的义务，也是他们应得的恩泽。

一办起夜校，村里就活跃起来。然而另一方面，笼罩在大人们脸上的不安的阴影，也越来越深沉了。

尽管人们的生活是这样，但是在山脚下却是一片姗姗来迟的烂漫的春光：草叶变厚了，树枝低垂着，花儿谢了又开了。

大自然的春天是这样地丰富多彩。但对穷人来说，最难熬的也正是这个青黄不接的时节。到收土豆的时候为止，大家都得用松树皮和野菜充饥。可是，要是错过了季节，连野菜也会老得不能吃，所以姑娘们为了生活，都挎着菜篮上山采野菜。春天毕竟是春天，青春的欢乐终于冲破了困苦的生活的重压，喷涌了出来。

“喂，甲顺，英实，快来，快来！这儿野菜可多啦。”

景淑先转过兄弟岩洞旁的崖壁，走到象雨伞一样张开着枝条的大榆树底下，往地上一蹲，用清脆的声音招呼着伙伴。这时，正在崖下忙着采嫩蕨菜的甲顺，听到景淑喊她，立即把头转了过来，她那又粗又长的大辫子沉甸甸地颤悠着，滑到胖乎乎的肩膀后面。她长得很象她母亲，两只忽闪忽闪的眼睛，跟小时候一样显得很大，只是脸上的茸毛已经退净了，一种成熟的美，不顾贫困和饥饿的折磨，还是在她的身上焕发出来。是啊，甲顺已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了。

“景淑，你又骗人！”

另一个姑娘，一手挎着菜篮，一手拿着小菜刀，飞也似地从崖壁那边转过来。她是别济老人的孙女英实。这姑娘从小就显得身子单薄，现在也是大姑娘了。看去就象柳枝一样婷婷袅娜。清秀的瓜子脸，闪动着长睫毛的眼睛，不管穿什么样的旧衣服都很合适的身腰，处处都现出一种潇洒的风度，显得很成熟。

“嗳，我才不象你们那样会说谎话哩。你来看， 这不是野菜是啥？”

景淑向后退了一步，象大人似地大声说。这些姑娘一回到村里，即便在小孩子面前，行动也都很拘谨，可是到了这样寂静的山里，一切自由都是属于她们的了，动作也好，说话也好，都不受任何拘束了。

“是呀！蕨菜长得这么密，就好象等我们来采似的， 把这些采下来就够装满一篮子啦！”

随后来到的甲顺， 用比较轻松的口气说着， 很快地往下一蹲，采起身边的蕨菜来。

“这叫大发横财，你们懂吗？”

景淑满神气地说了一句，甲顺和英实一听就捧着肚子“咯咯”地笑着转过身去。其实，她这话本身并没啥特别可笑的，只是说得很粗鲁，仿佛故意在模仿什么人似的，听起来就象是夜校老师尚浩说笑话和青年会长斗赫耍贫嘴，使人感到可笑。

“哟！跑了一趟矿山，学来不少俏皮话啦！”

英实妩媚地斜了她一眼，飞快地挖着菜。她不论做什么事，都是不声不响的，不慌不忙的，可是活儿干得比谁都麻俐。

“哼，别装佯啦，我可知道你们的小心眼。来， 我看看你们

的菜篮!”

景淑先到甲顺的身边,斜着头瞅了一眼菜篮,尖着嗓子叫道:

“哎哟哟,全是蕨菜!甲顺,你怎么光采蕨菜呀?”

“我妈最喜欢蕨菜……”甲顺嫣然一笑,拉过菜篮,说。

“是吗?那么你哥呢?”

景淑瞟了一眼英实的篮子,诡谲地问道。

“我哥?是啊,我哥什么菜都喜欢。”

“呸,你当我还不知道哇?……”

景淑又斜了她一眼,忽然一本正经地说:

“你哥是不是喜欢三叶芹?”

“嗯?也许他喜欢,前几天我给他拌了点三叶芹, 他可高兴啦。可是这个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不知道?你看,英实采的不尽是三叶芹吗?……”景淑拉过英实的篮子给甲顺看,“咯咯”地笑了起来。

“啊唷,你这个鬼丫头!……”

英实脸一红,白了她一眼,急忙把菜篮拉过来。甲顺也红着脸微微一笑。

当然,这种话只能在她们三个人中间秘密地交谈,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也是非同小可的。

不过,事情总是那么凑巧。要是在别的地方,她们即使是在密闭的房间里,也不会随便谈论这种话的。但是一到这样的深山里,特别是在这样僻静的山坡上, 不知怎的, 就感到心里不平静,情不自禁地扯起这种话来。

不过,越是这样的深山,也就越有飞鸟和老鼠。大人们不是常说“白天的话鸟儿听,夜里的话老鼠听”吗?可不能忽视这条格

言！在姑娘们看来，在她们所应戒备的人中，最要严加小心彻底戒备的就是小伙子们。而这些小伙子，不管有事没事，总是经常出没在这样的深山里的。

正当三个姑娘围着菜篮子笑着，逗着，闹着的时候，恰巧有三个毛头小伙子背着柴禾来到姑娘们刚才走过的山弯，他们听到榆树下有姑娘的笑声，突然停下来。走在前头的应八，圆睁着眼睛回头瞅了一眼，悄悄地把背架子往地上一支，一边卸背带，一边向身后的两个伙伴招手。

跟在后面的尚浩和元男也马上觉察到了，把背架子并排支在地上，然后三个人一起爬到能望到榆树的山岗上，伸长脖子向下看。这时，景淑正问到元男喜欢吃什么菜，并根据英实篮里的菜，一口断定元男喜欢吃三叶芹。应八听到这儿，他那本来就善于滚动的引人发笑的灼灼的大眼珠，足足转了一个圈儿，接着无可奈何地拍了一下元男的肩膀，喃喃地说：

"嗜！你可有福啊！……虽然我也喜欢吃三叶芹，可就……"

他说得那么认真，那么一本正经，说完还大大地叹了一口气。元男霎时羞红了脸，直搔后脑勺。姑娘们说话，固然需要保密，小伙子偷听她们的话，也是需要保密的。如果无须保密，元男也不是不可以辩白几句，但现在不是辩白的时候，加上隐隐约约地看出了英实的心思，因此只好尴尬地坐在那里，显出一付哑巴吃蜂蜜，甜在心里的样子。可是连夜校老师尚浩也不住地拿眼瞟他，做出嘲謔的表情。这么一来，元男的脸更红得象一块高粱饼子，把头低了下去。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元男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过，正当组织里的工作这么忙的时候，听见有人提起这种事来，他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觉得很难为情。

姑娘们的话，越说越惊人了。

“景淑，你都采了些什么菜呀？”

英实这么一问，身板和五官长得又大又好看的景淑，就把自己的篮子哗地往地上一倒，好象要让全村人都听到似地大声嚷道：

“来，尽管瞧个够！我是碰到什么采什么，你看，样样都有，三叶芹，蕨菜，狗舌草，防风……”

“噢，那么说，那位夜校老师，凡是野菜就都喜欢吃喽！”

英实调皮地趴在甲顺的耳边，嘀咕了一句。

“哎哟，真臊死人！”

霎时景淑满脸通红，举起拳头直捶英实的肩膀。英实和甲顺笑得捧着肚子直打转转。

这么一来，尚浩的眼睛就瞪得溜圆。应八的眼睛比他瞪得还大，他坐在当中，无可奈何地把大腿一拍，回头望了望尚浩和元男，嘟囔着说：

“我的天，这不叫我光给你俩当伴郎吗？……”

应八的神情比刚才更沮丧，他的口气又是那么失望，把尚浩和元男逗得差点儿没笑出声来。但是姑娘们的谈话声还在继续，他们又紧张起来，好不容易忍住了笑。

景淑也许是怕甲顺和英实来捉弄她，离开她们远远地坐着。这时，英实又进行报复了：

“昨天晚上讨论‘我们为什么贫穷？’大家的发言都挺不错，可是老师单单夸奖景淑……”

尚浩的处境更加为难了，他动了动嘴唇，看样子要辩解几句。可是应八捅了捅他的腰眼子，叫他不要出声。

尚浩用尴尬的眼光哀求似地瞅着应八，他的眼神好象在说：

“凭心而论，昨晚讨论谈得最好的不是景淑又是谁呢?”可是元男和应八对这一点似乎完全不重视。哪有这样叫人憋气的事啊？难道这些姑娘上山采野菜，不是为了她们自己的家人，而是为了某一个小伙子吗？不过象这样的话，景淑一句也说不出，反而笨拙地辩解起来：

“别瞎扯！我为了准备发言提纲，足足熬了两夜哩。”

“呸，你以为熬夜的就你一个人？通宵准备发言的，恐怕不光是你一个人吧。”

甲顺的口气很象大人。说完，她突然想起了什么，瞅了瞅天色，急忙挎上篮子，站起身来，说：

“我得先走一步啦。”

“怎么？咱再采一点，一块儿走嘛。”

英实瞅着甲顺，挽留她。坐在一旁的景淑也跟着说：

“日头还有三庹多高哩，忙什么?”

“明天是我妈的生日，我得快回去看看。”

甲顺有点惋惜地答道。她好不容易才跟伙伴们来到这样有趣的山上，似乎也不想马上就回去。

“是吗？全村有名的孝女，是和一般人不同！我还不知道我妈的生日哩，唉，你们家是有点特别。”

景淑说了一通既不是责备也不是羡慕的话，把倒在地上的菜，一把一把地拣了起来，装在甲顺的篮子里，说：

“你别嫌我这个杂合菜，拿去吧!”

“把我的也拿去，我们马上采一篮就走。”

英实说着把篮子向前一推，手劲很大的景淑马上接过来，把菜实实地撴在甲顺菜篮的一头，“咯咯”地笑着说：

"甲顺，你可记着，这是你哥哥的！"

甲顺走后不久，英实和景淑也从山坡上消失了。

这时，三个紧张到极点的小伙子才松了一口气，不自然地面面相觑，咧开嘴笑了。

"你们兄妹真是好样儿的。元男，这是你托我搞的小米。"

尚浩从柴捆后面掏出一个装有两三升小米的米袋子，往元男的大腿上一放，说道。

元男接过米袋，瞅着尚浩的脸，咕嘟咽了一口唾沫。他们都是好朋友，一见面就互相说笑，你逗我我逗你的，没有不开玩笑的时候。可是朋友们这样体贴自己兄妹俩对母亲的一片孝心，又这样出力帮忙，真叫人感激不尽。

"你要是叫我弄点酒，我马上就给你揣一瓶去！可就是……"

应八又说了一句分不清真假的话，尚浩马上神情严肃地轮番瞅了瞅两个朋友，说：

"斗赫去见赵东春同志啦。看样子，工作员同志在城里碰到什么紧急事儿，可能一时来不了，咱得把工作安排得更周密些。"

尚浩的口气一庄重起来，应八和元男的表情也跟着紧张起来了。

"是啊，最近这一带的气氛是有点不寻常，对面的村子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早上我看见有不少鬼子从桥口到那边去。……"

元男的话还没有说完，应八就突然向前蹭了一步，说：

"对呀！怪不得今天早晨区长这小子格外地打扮了一番进城去了。我看这里可能有鬼，那家伙是不是嗅出什么味儿来了？……"

"别乱猜。咱要提高警惕，更加扎实地做工作，眼下最好不

要惹出什么议论。”

元男点了点头，严肃地附和着尚浩的话，说：

“没有别的，咱按照工作员同志所说的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原则就行了！”

“对！我也是那么想的。元男，今晚你就按原定计划跑一趟德谷吧。”

“好！”

“应八，你到七星他们村子去看看，那儿有些不妙，咱们一无准备也不行呀！”

“那当然喽。”

元男径直奔回家来。尽管房子般大的柴禾捆沉重地压在肩头上，但他在陡坡小路上却走得飞快。他的身板骨象檀木一样结实，直挺挺的富有弹力。然而，那紧闭着嘴唇的样子又显得那么稳重，跟他二十岁的年纪很不相称。那刻在毛蓬蓬的头发下面的一字形的抬头纹，那酷似父亲的一直伸到眉间的隆起的鼻梁，是苦难的岁月留给他的痕迹，也是表明他具有不畏任何风霜摧打的坚强性格的标志。元男也知道，母亲曾经对别济老人说过，看见儿子长得高大，做事稳重，心里很踏实；可又觉得他过于早熟，目光锐利，对任何事情都不肯马虎，又令人放心不下。不用说，这是母亲的真心话。母亲在艰难的岁月中，在苦难的人世间失去了故乡，失去了父母兄弟，又失去了当上天一样依靠的丈夫，独自领着三个不懂事的孩子躲进深山，含辛茹苦地开荒度日。对这样的母亲来说，她还能有什么个人的愿望和乐趣呢？她只是从成长着的孩子身上得到力量，并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女的身上。

母亲躲进这样的深山，正是不想看到世上的牛鬼蛇神。可是

这些魔鬼又跟上门来了，一提起来就叫人切齿痛恨的鬼子兵又出现在村庄里。于是，在母亲的生活里又罩上了一层阴影，正在纯朴地茁壮成长着的儿子的眉宇间，也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皱纹，眼睛也逐渐带上了严肃的神色。这个为村里的老人和妇女一致称赞的、在年轻一辈中起着老大哥作用的儿子，反倒使母亲感到担心害怕了。

不过，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为了不再象在梨树沟时那样坐以待毙，叫鬼子用火烧死，用刺刀刺死，再难过、再痛苦也得擦亮眼睛，坚强地生活下去。“我们要尽量为母亲， 为我们的可怜的母亲着想， 让她愉快， 让她安心，让她不要挂念这个又惦记那个……”这是元男的心情，也是跟他一样急切的甲顺的心情。

母亲刚到上洞村的时候，总觉得这个世界是太可怕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她极力想挑一个背静的地方生活，挑了又挑，最后挑到这样一个即便是在偏僻的山村里也算得上是最僻静、最幽深的山角上盖起了房子，这就是元男他们的家。房子右边是山岗，岗上只有一条勉强可容一人上下的小径；房子左边是峭壁，转过这个峭壁，才能见到一条通向村庄的小路。元男他们家的圆木房，孤零零地坐落在山岗和峭壁之间，只有一面是敞开着的。在这敞开着的庭院前头，有一棵合抱的榉树，春天张开绿色的枝条，冬天披上皑皑的白雪，把房屋给遮住了。

崖下面是沼地。 在沼地和田野之间， 有一条通向德谷的道路。这块沼地，一到夏天就长出一片紫芒，远远望去好象是平平整整的，其实草下面却是烂泥塘，所以一向就被人们抛弃了。几年前，有一个酒鬼迷了路，走进了这片丛生着一人多高的紫芒和象草一样的杂草的沼地，就始终没能走出来，直到现在还没有找

到他的尸体。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以后，人们就把这块沼地叫做酒鬼沼，这一带的人谁也不敢走进这块草地。

从沼地的尽头到元男的家，是一堵峭壁。如果没有泉边上的老榉树的枝干遮挡，那么在庭院里就可以一眼望尽德谷一带的平川。

蛀空了的老榉树的主根被岩石的锋刃切断了，有不少支根盘在石面上。就在那切断了树根的岩石缝里，有一眼只能放进一个小葫芦瓢的清泉，喷涌出水晶一般的泉水。

元男紧紧地把着装满柴禾的背架的腿，走下山来，这时，先回到家的甲顺，正蹲在泉边收拾野菜。

元男想起刚才偷听了她们的谈话，有点不好意思，故意装佯，冲里冲气地说：

“采来这么多野菜！”

甲顺把野菜泡在盆里，一根一根地仔仔细细地洗着，闷头想心思。忽然听到哥哥的说话声，高兴地站了起来，说：

“哥，搞到没有？”

元男一触及甲顺那恳切的目光， 不知怎的， 鼻梁就一阵发酸。说起甲顺对母亲的心意，那只会比沈清强，绝不比沈清差。（沈清是朝鲜古典小说《沈清传》中以孝顺著名的女主人公——译者注）

元男没有正面回答，他解下柴捆上面的米袋子，往上一举，说：

“给你，这是小米！”

甲顺高兴极了，她抱着米袋子乐得直蹦。

“我还怕你搞不来呢，把我愁坏了！”

"嘿！甲顺交给我的任务，无论如何也得完成，完不成还行吗？老实讲，这还是组织上帮助解决的。"

说完，元男又多少有些抱歉地说：

"本想搞几尾鱼来，可是没有搞到手。"

甲顺又看了看元男的脸。元男不过比她大两岁。在她不算遥远的记忆中，跟哥哥就象跟同年伙伴一样毫无拘束地在一起玩耍，似乎还是前几天的事情，可是如今哥哥一转眼就变成大人了。虽说兄妹俩很要好，但接触时毕竟多了一份小心。甲顺心想，这也许因为他是哥哥的缘故吧。其实，村里的青年，没有一个能象哥哥那样疼爱自己的弟妹的。他们都是佩里佩气的，心眼儿挺多。提起他们，姑娘们没有不撇嘴的。不过，据说还是那样的哥哥比较好对付。最近甚至有这样的话，说是甲顺的哥哥很厉害。有的顽皮的姑娘还逗弄心里暗暗爱着元男的英实，说："瞧吧，以后你这个媳妇可有当头啦！"

元男处事的严格、周到，连某些大人也赶不上，可他从来不大声吵嚷，也从来没骂过人，一般都是称赞和鼓励。这样，甲顺就唯恐惹得哥哥心里不高兴，同他接触时就越发小心。

元男和甲顺隔着米袋站着，陷入了沉思，这当口，忽然传来一阵象从崖上滚下来似的飞跑的脚步声，接着背后就响起了乙男喊哥哥的声音。

他俩回头一看，只见乙男飞奔而来。他跑得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小胸脯象麻雀一样起伏不停。他倒背着手，诡谲地眨巴着眼睛。

"你上哪儿去啦？"

"你猜……"

乙男好象成心撩人似的，从哥哥面前退了一步，回答说。

"又上山淘气去啦，看你把裤腿撕了这么个大口子……"

甲顺把乙男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用盘问的口气说。乙男立即做出"真是莫名其妙！"的样子，鼻子里哼了一声：

"姐，你不知道就呆着好了，这是啥时候撕的？ 是我昨天晚上放哨爬枣树时刮破的……"

"那你怎么不早说，早说了就给你缝上啦。"

"哪有工夫！我也是一清早就忙开啦！"

"噢，你也说忙？我们乙男真不简单！……你倒说说， 你忙了些什么？"

甲顺跟乙男比跟哥哥亲，就象对自己的朋友一样随便。乙男也是这样，他对姐姐的话，从来不怎么放在心上。

"嘿，看把你急的。"

"我才不急哩！"

"嘻嘻，我看到你在山上采野菜……"

"看到又怎么样？"

乙男眨了一会儿眼睛，瞅了瞅哥哥，又瞅了瞅姐姐，得意地说：

"别看我没分到什么任务，我搞来的东西可比哥哥的好多啦。"

"你搞到什么了？"

元男正在卸柴禾，看见乙男挺神气的样子，有点奇怪，回过头来问了一句。这时，乙男才把那只一直背着的手往前一伸，亮出一只拖着花花绿绿的长尾巴的公野鸡。

"瞧！"

"啊，这不是野鸡吗？"

“哎哟，你打哪儿搞来的?”

元男睁圆了眼睛问道。甲顺早已抢上一步，把野鸡接了过去。

乙男还是神气十足地不想轻易开口。他想给哥哥和姐姐足够的时间去惊讶，故意慢腾腾地把裤腰提了提，然后特别诡诈地说：

“十天前我下了七盘夹子，只有杏花山的那盘打住一只。”

他的最后一句话，口气象是有些不满足似的，其实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肩头是向上耸了一下的。

元男看到弟弟这种调皮劲儿，喜欢得不得了，不由自主地把他抱起来，高高地举向空中，呵呵笑着说：

“乙男，你真是好样的！好样的！”

甲顺也举起野鸡，朝乙男爽朗地笑。

乙男看到哥哥和姐姐这么高兴，也乐得把嘴张得有小盆子那么大。

“把野鸡藏起来，可别让妈看见！”

过了一会儿，元男卸完柴禾，嘱咐了甲顺一些事，就上德谷干工作去了。虽说德谷是邻近的村子，可是照山里人说的里数，也有十里多路。他必须在日落前赶到，才能在半夜里把事办完回来，所以一开始就走得很快。

二

耪地的声音越过田间的石堆，传到母亲的耳边，她抬头一看，原来是别济老人又来帮她耪地了。母亲不由得直起腰来，心里又一次涌起了每次都会体验到的歉疚的感情。

“老是这么麻烦您老人家，真过意不去。”

“有啥过意不去的？俗话不是说‘邻居如堂兄’吗？就是这么过嘛。”

别济老人停了一会儿，习惯地捶了几下腰，又默默地耪起地来。

自从来到上洞村，母亲无数次地说过这种感谢的话，而老人也总是这样回答。就拿当初在这座山脚下开荒的时候说，母亲每次麻烦人家都未能好好致谢。后来，生活渐渐地打下一些基础，孩子们也渐渐地成长起来，说这种感谢话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尽管这样，因为两家毗邻，田园相接，所以不论是遇到好事孬事，都少不了这位精通世故的老人的帮助。从老人这方面讲，在别济村失去了六个儿孙，他就把自己那种未能全部给予儿孙们的爱，都倾注到元男三兄妹的身上了。他极其喜爱并且热心地照顾他们。老人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晚年又经历了一场严霜的摧打，就更不轻易地流露内心的感情，只是让这种感情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无声无息不留任何痕迹地燃烧。他也不希望人们谈论

和称赞这件事，倘若过分地表示感激，他反会露出怒容。因此，不论过去还是今天，不论大事还是小事，母亲已经习惯于把他当成自己家里的长辈，稍微说几句感谢的话就完了，而老人也习惯于漫不经心地对待这种话了。

“要是风调雨顺的话，土豆该有雀蛋那么大了，可天这么旱，到现在土豆还没个旋花根大哩。”

两人在地垄上交错而过的时候，别济老人叹息着说。太阳已经偏西了，但还不想降低热度，依旧炽烈地燃烧着，晒得地上升起一片淡青色的烟雾。

“是啊，明后天就是夏至了。昨天到包米地里去看， 包米秧干得直打卷儿，还没个谷苗粗呢。德谷的老乡说，非得重新播种不可。”

母亲摘下头上的大布手巾，擦着脖子上的汗水，跟老人一起发愁。

“大旱之后， 照例是要发大水的……世道还不知道会变成个什么样子……我整天没见到元男，他出门了吗？”

别济老人不慌不忙地挥动着锄头，依旧自言自语地问道。

“真是愁人哪！”母亲一面对世道和天气表示不安， 一面回答说：“元男一早就背着背架子上山了，不知这会儿回来没有。”

“回来了吧， 你家的孩子真是人小心大 呀！……呃 哼， 呃哼，……”

老人后悔自己提起这种话触动了元男妈的不安的心，干咳了几声，把话顿住了。他锄过去五、 六步远， 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

“岁月刻薄，这鬼世道也不体贴人呀！……”

母亲蓦然回头瞅了一眼，看到老人弓着腰默默地锄地。当初第一次见到老人时，他已经很老了。现在虽然不比当年显得更老，但从他的脊背、骨节和后颈上，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岁月的痕迹。

母亲知道，老人并不是有意用这种双关的话来向她暗示什么。不过，从初春起天就旱得那么厉害，而不祥的消息又不管你怎么掩耳不听，还是要钻进你的耳朵，搅得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差不多每天都能听到的老人的慨叹，听起来也觉得有些不寻常了。

母亲不由自主地把头转向后山。在苍郁的落叶松林里传来布谷鸟悠闲的叫声。此外，便没有任何动静，更听不到打柴的声音。母亲又把视线转向山坡，那里有一条来自江对岸的大路，绕过杏花山伸向城镇。

在这说不清是暮春还是初夏的干旱季节，那条满是尘土的路上，浮动着某种使人心情不安的东西，但实际上又看不见任何现实的东西。母亲不由地叹了一口气，象是有意回避这个阴沉的世界似的，把头低了下去。天这么干旱，世界显得这样阴沉，细想起来，这也许是因为母亲的心里感到空虚的缘故吧。

实际上，一到杏花开放的春天，上洞一带也并非是一味叫人感到阴森和闭陋。听说有那么一次，城里的有钱人曾经成群地到这儿来游山玩水。如果日子能够对付得下去，这里也算得上是一个好地方了：土地肥沃，更重要的是人情敦厚；论景致，上洞村更是这一带数一数二的。

尽管母亲在这里度过了好多个春天，可是直到今天，也没有意识到上洞村的景色到底是什么样子，杏花开放的时候，很值得

一看的这座杏花山又是什么样子。

要说风景，母亲度过少女时代的那个天岩岭要比这个上洞村美得多。梨树沟的风光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那些景色，在母亲的生活中却只是给她增添了眼泪和仇恨。

不断流逝的岁月，象给树干的创伤涂上粘液似的，在母亲鲜血淋漓的心的伤口上抹上了苦汁，厚厚地复盖上一层忘却的青苔。而这些只能使母亲的伤口变成一个坚硬的树瘤，不能生长出萌发新芽的枝条。不！在母亲的脸上，当年的那种沉郁悲痛和空虚冷漠的表情虽已消失，但却显现出中年妇女的那种沉着和矜持。然而，往年她那战栗着珍藏在脆弱心灵里的美梦，现在不可能再现了；那种在残酷的痛苦和饥饿中曾经出现过的纯朴的青春的美，也早已消失不见了。她那开朗的前额上刻下了细细的皱纹，油光漆黑的头发中间也添上了缕缕银丝。就是那双灼灼的大眼，虽还保存着当年的崔顺女的一点形象，但它也被无情的岁月织成的丝网给围住了。

对母亲来说，杏花山的美景比昨晚的梦境更加不现实。

那年春天，她和别济老人一起来到这个山坡的时候，也正是杏花烂漫的时节。可是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杏花的美丽，而是为拔掉那深深地扎在地里的杏树根发愁。

不管怎么说，比较容易开垦的还得算这个长满灌木和杂草的山坡，这里没有多少难拔的树根。于是，他们就用火石打火，放了一把荒火，在烧剩的树根还没除尽的时候，就栽下了第一茬土豆。

甲顺的小腿，就是在这块地头上逐渐壮实起来的；乙男也是在这块地头上断奶的，并且在和小咬的搏斗中出了水痘。

说起小咬，母亲在上洞村的生活，就是在和小咬、蚊子的搏斗中度过的。

头一年，因为没什么准备，只好用半湿不干的艾蒿燃起一大堆火熏烟赶蚊子，让乙男躺在旁边，而她自己则把艾蒿搓成粗大的火绳，盘在头上耪地。她整天披着火绳灰，顺着垄沟翻土，又叫那不懂人情、不讲情面的大陆的毒太阳晒得浑身象地头上烧剩的古树那么漆黑。第二年春天，別济老人用破麻布做了一顶防蚊帽。可这也不顶什么事。这里的小咬，就象这里的风俗一样显得粗暴，它们有的从防蚊帽的小孔里钻进来，有的就停在麻布上毫不留情地插进毒针。

乙男整天受到烟熏火燎，但那么大的烟也阻挡不住小咬的侵袭，他的血液被小咬的尖嘴吮吸着。也许因为他是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吧，从小就嗓音嘶哑，大腿和脖子上都有不少铜钱大的疤痕。

不过，这也是过去的事了。那些肥得象黄豆似的满洲小咬，今年肯定还要来折磨他们，但母亲一家已经没有害怕小咬的人了。就象这幢坐落在山坡上的破陋的圆木房，随着元男的成长渐渐地被修葺成不亚于平地上普通人家的住房一样，在杏花山山坡上的这块土豆地，如今也被精心地修整成不须花太大的力气就能有好收成的好地了。元男挖光了地里的树墩子，拣净了小石头，还特意在地头上留下一棵大杏树，好在休息的时候遮荫纳凉。

不知是从去年冬天还是今年春天起，一直在家安心干活儿，从未消闲过的元男，现在时常不在身边了。母亲虽然感到有些空虚，但她认为不会有什么令人焦急、担忧，以至心惊肉跳的事情出现。

可是最近她为什么会特地想到这个问题呢？这是连她自己也都没有怎么考虑过的。

说起来，元男已经成长为村里的一把硬手，甲顺也到出嫁的年龄了。人们说，没爸爸的孩子大多是没有礼貌的。可是，元男三兄妹却不是这样，不论他们到哪里，人们都夸他们长相好，有礼貌。再说，母亲自己干活，也是一把好手。细想起来，这样的家还有什么值得忧愁的事呢？……

母亲的心情连她自己都弄不懂，反正她下意识地感到有某种不安迫近了。

究竟因为什么？这一点虽然难以一语道破，但母亲也绝不是没有根据的。尽管这样，她还是自己欺骗自己，一天一天地打发着日子。

母亲望了一眼现在还在刮干风不知要旱多久的西山坡，狠狠地掘起锄把，给刚刚开始分杈的土豆棵子高高地培土。

对于被杂念搞乱了的心来说，劳动真是一剂良药。过去，母亲把无数刺痛人心的悲伤和痛苦、忧愁和牵挂都埋进劳动里去了。她就是在这样用锄头锄着动不动就在心里抬起头来并蔓生出许多枝节的痛苦的思绪中生活过来的。回想起来，她在这块坡地上锄掉痛苦的思绪时洒下的泪水，是浸在每一条地垄上的。

母亲把那条较长的田垄锄了一半，看见英实妈在上边那块相隔一道石堆的地里瞅瞅这儿瞅瞅那儿，找补漏锄的地方。母亲用眼睛估量了一下，没锄的还有三条垄，加上别济老人锄的那条，一共是三条半。英实妈现在已在找补漏锄的地方，可见她已经锄完了上边那块地，不能让老人留在这里一直锄到天黑呀！

母亲在一种莫名的不安里，又去锄一条新垄。这时别济老人

也换了一条新垄，用相同的速度锄着。

“大爷，您够累的啦，回去歇歇吧……”

他俩锄到碰头的地方，母亲又说了一句感谢的话。

“有什么累的，干活的时候就是心里最舒坦的时候。”

别济老人并不介意，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一句，仍旧从从容容地锄着。

“英实妈说，明天要架线，不知准备好稻糠没有？……”

“到区长家的碾房里去搞了一点。好不容易打了几捆麻线，又该愁没有糠了……”

从去年冬天起，英实妈和英实通宵打麻线，差不多把膝盖都磨破了。有了线，又没有织布机，急得够呛，好容易今年开春到木盆沟借来了织布机。这会儿想架线，又没有生火用的稻糠。这也难怪，在这个刀耕火种的地方，哪里会有稻糠呢？几天前英实妈就为这事发愁，现在搞来了稻糠，明天就可以架线了。母亲心想，应该去帮助她们忙一天才是。

“啊，你看，那儿出什么事啦？”英实妈在石堆边低声说道。

母亲本能地伸起腰，朝坡下一望，只见从对面村子里白花花地涌出来一群人，那条死一般静卧着的路，突然不安地骚动起来。母亲立刻感到心跳得厉害，眼前的景象又错乱地纠结在一起了。

“这帮鬼子叫游击队揍得屁滚尿流，这会儿跑这儿来逞凶了！该死的东西！……”

别济老人握着锄头，手颤抖着，咬牙切齿地说。这时母亲才看清了路上发生的事情。

鬼子兵从对面村子里押来了三个青年。母亲忽然想起人们谈论的鬼子这几天一直在对面村子出出进进的事来。

"七星，你不能走啊！哎呀，七星啊！"

号哭的喊声，沿着山谷回荡着。仔细一看，只见一位瘦骨嶙峋年纪不算很大的老大娘，发髻不知落到哪里去了，披头散发，光着脚在石头地上边跑边喊。被拥绑着的大概是她的儿子。那年轻人回过头来，对她说了些什么，好象是在安慰她，可是那母亲依旧在被阳光晒得滚烫的石头路上，摇晃着身子踉踉跄跄地跟着跑。

"七星！没有你，叫我怎么活呀？七星！"

她跟上去，终于拽住了儿子的腰，顿足大哭。

这时，手里端着上了灰色刺刀的步枪，趾高气扬地向前走的鬼子兵，突然转过身来，狠狠地踢了老大娘一脚，又咧了咧嘴，露出满嘴黄牙，好象是在骂着。可是谁也听不懂他叫嚷的是什么，只有瘫坐在路边的老大娘的可怜的哭诉，刺痛着人们的心。

"啊！她不是对面庄上的七星妈吗？"

"怎么，你认识她？"

母亲糊里糊涂问了一句。她无法从似乎是自己正在经历着这场不幸的幻觉里摆脱出来，在一刹那间，甚至感到是自己坐在路边，叫着儿子的名子在哭喊。

"她很早就死了丈夫，就指望那么一个儿子……唉，老天也太残忍了！"

母亲还未听完别济老人的慨叹，就脱下头巾，自己也不知道穿没穿上脱在地头上的草鞋，就顺着山坡上的小路急忙跑去。元男这孩子，偏偏今天一清早就背着背架子上了山，母亲越想越觉得不妙，不光是元男，就连甲顺也没到过地头，乙男也整天没露面。这里一定有什么蹊跷，不然怎么整天不见这三个孩子的影子呢？

母亲踉跄地跑下山坡，跑到峭崖边上有一棵亭亭如盖的榉树的家门口，兀然地站住了。

这时，甲顺正坐在泉边悠闲地拣野菜。

“嗜，这孩子真不懂事，她也不知道哥哥出没出事……”

母亲在一瞬间这样想着，向屋里、庭院里扫了一眼。全然看不出一点能说明元男上哪儿去了的迹象。

“甲顺！”

“妈，你回来啦！”

甲顺正瞅着映照在泉水里的自己的面影，沉浸在怎样才能办好妈妈生日的甜蜜的瞑想中，忽然听到妈妈叫她，高兴得奔了过去，象要扑到妈妈的怀里似的。

“你哥上哪儿去啦？”

母亲一开口就紧忙地问。

“他出去一会儿。”

“他没说上哪儿去吗？什么时候走的？”

母亲听了女儿含胡其辞的回答，更急得连连追问。她那惊恐的目光和急迫的语调，使得甲顺也慌乱起来：

“妈，怎么啦？”

母亲似乎没工夫回答，又接着追问道：

“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他马上就会回来的，他上德谷去一会儿。妈，出了什么事吗？”

“上德谷去啦？”

母亲这才如释重负地放下心来，拿起小瓢舀了一瓢水喝。然后，好象是要避开甲顺紧盯着她的目光，嘀咕了一句：

“没什么。”

说完，就用头巾随便掸了一下裙子上和肩上的尘土，走进了灶房。

三

带晕的月亮升起来了。白天气候很干燥，到了夜晚，在溶溶的月光下，空气变得湿润了一些，似乎飘起了一层白雾。大人们暗暗地发愁，说是月亮起了晕，雾又这么大，是持续干旱的征兆。不过眼前的月色倒是挺美的。

月光溶化在灰蒙蒙的雾气中，柔和的月影遍投在山麓的树顶上、虎岩洞峥嵘的峭壁上、阴森幽暗的谷底上。

在乳白色的月晕下面，那被贫穷压歪了的屋檐，袅袅飘出一缕阴郁的灯烟的圆木房的小窗口，都显得非常美丽。杏花山沉浸在月光中，整日被烤晒得汗卤斑斑的地垄，不知隐藏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一片岑寂和微妙的夜的气氛。

孩子们一吃完晚饭，就忙着去上夜校，家里立刻显得空荡了。

母亲点上松明灯，拉过针线篓子，想做点针线，可就煞不下心来。如果相信甲顺和乙男说的话，元男这孩子确实是上德谷去了。入春以来，和元男不在一起吃晚饭的次数增多了，这对母亲来说，是不能看作寻常的事的。

细想起来，早就应该留心了解的事，不止是一两件。刚开春的时候，兄弟岩洞就出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起先，这件事只有几家相好的人家在背地里谈论，其中也包含着一种暗示，意思是说那人是由什么地方派来的，为的是教训教训出现在江对岸桥头上的日本守备队和高丽村中的下区长的。不知英实妈是在哪儿听到的，她只用“大概是革命家吧!”这样一句简短的话来概括了那个人的特点。母亲也是一样，她刚听到这个传闻时，心里暗自想到的也正是这一点。

母亲也清楚地意识到如今的世道是和从前不同了。不论你怎样逃避到穷僻的山村，敌人还是会找上门来。就连对世情十分暗昧的母亲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要到哪里去，孩子们在世界上是不是还会遭到什么灾祸？这样一种顽强的防御意识，极其尖锐地凝结在她的心头。

在母亲看来，元男在村子里的年轻人中也算是事事站在前头的了。这对母亲来说固然是一件欣慰的事，然而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感到疑虑，而这种疑虑的心情是远远超过那种欣慰的心情的。母亲觉得，那些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孩子们，拿着笔记本呀、书呀什么的上夜校，总不能单单看成是一件好事情。

过去，丈夫就是这样的。他也是夹着书本转游，带头议论村里的事情，晚上经常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结果遭到了横祸。

血缘关系是怎么也隐瞒不了的。母亲从成长着的孩子们的相貌和举止中，不仅看到丈夫的模样，而且也发现了丈夫的习惯。这虽然引起了她痛心的回忆，然而又觉得这正是孩子们对她半生心血的报偿，不禁感到无限的欣慰和满足。元男干活的时候脊梁弯得特别厉害，他的背影和丈夫的背影象得出奇。有时候安个斧

头柄子什么的，或者象前几天那样蹲在地上扳直弯曲的折页，那神态几乎使母亲产生错觉，以为是丈夫复活了。还不止这些，元男心里要是有什么快活事，就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只顾搓着手微笑；走进灶房，总是象感到炫目似地眯缝着眼睛，把房里环视一遍，然后拿起个背架子或斧子、锹之类的家什走出去，这些习惯都活象他父亲。甚至连乙男这孩子在说话前眨巴眼睛的样子，跟他的父亲也很象。

这些都是在母亲走过的那条艰难险阻的、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开放出来的宝贵的花朵。

然而，这也是一种很大的痛苦，因为它重又触动了母亲受伤的心。

孩子们因为象父亲， 所以也象父亲一样， 深得老乡们的信赖，被当作大人对待。这对母亲来说，当然是异常值得骄傲的事情，想必也是已故的丈夫的意愿。可是，父亲不正是因为这样才走上了那条残酷的命运的道路吗？……

母亲想到这儿，不禁打了个机伶，呼啦一下把针线活儿推到一边。其实，她停下针线已经很久了，快烧完了的松明子，在灯台上“滋滋”地冒着油。

母亲“噗”地吹灭了灯，站起来走出灶房。

皎洁明媚的月光洒满了大地，这是一个多么平和、多么宁静的夜晚啊！在杏花山的深谷里，杜鹃叫起来了，虎岩洞近旁的落叶松林深处，也传来了夜鸟应答的鸣声。

崖下边村子中央，大概是孩子们在捉迷藏，时断时续地传来急促的“一，二，三，四……”的数数声。

可是，唯独听不见元男归来的脚步声。

母亲踏着月光，慢慢地走到榉树下。

杏花山下有一个岔路口，从那儿分出一条通往德谷去的一直伸向乡公所的道路。

岔路口附近是一道平平的山梁，在月光下看得一清二楚。然而不知怎的，母亲却联想到蜷卧着丧具房的阴影的梨树沟的马鞍岭。

在丈夫拖着被露水打湿了的裤腿走回家来的那些夜晚，她就是这样独自伫立着，唉声叹气地望着那座山岗的呀！如今，那座山岗又非常逼真地浮现在她的眼前了。母亲不禁叹了一口气，把头转了过去。唉，我的心怎么这样"嗵嗵"地跳呀？对面村里抓走了几个青年人的事，会不会牵连到元男呢？……

在德谷，儿子有很多要好的朋友，这是事实。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我也许是为他们的事瞎操心吧……

她这样安慰着自己，然而并没有能清除心中的不安。当年，她就是这样想的：丈夫做的事还会有错吗？那大概都是些非做不可的事吧，所以丈夫才那样不眠不歇地奔忙，她认为一个什么事也不懂的娘儿们，说东道西地去干扰办事的人，那是不守本分。有时她听丈夫跟人谈话，说出来的都不是村里人常谈的那种担心生活和农事的话，从他的嘴里不时地跳出些什么国家啦、民族啦、独立啦等等不寻常的字眼，这对母亲来说，都是些不敢轻易接触的词句。这样，她就觉得对丈夫所做的事装作不懂，反而是支持丈夫的理想的好办法。然而结果却发生了当年的那一场灾祸。

母亲无力地背靠着榉树，心不在焉地仰望着在云间穿行的月亮。

杜鹃叫了。曾几何时，也是在这样一个杜鹃哀鸣的夜晚，母亲等待着深夜未归的丈夫，把满腔的忧愁和不安寄托给沉默无语的月光。

母亲的积满了残酷岁月的辛辣烟尘的胀闷的心胸，就是在这溶化成乳白色的月光中也没有变得柔软，依旧是凄然地屏住呼息。但是，那颗和从前一样的不安的种子，却悄悄地发芽了，它顶开了心中凄凉的灰尘，在这美丽的月夜里伸出了芽尖。

*　　*　　*

照忠新乡上洞村卞区长的看法，细川中尉不仅是罕见的博学家，而且也是一个有高尚趣味的雅士。

说起卞长国，当年他尽管是在延社这样的山沟里做事，但毕竟当过某个驻在所的首席警察。再往远里追溯，早在他刚满二十岁的年轻时代，就已升到了宪补的职位。鉴于他有这种特殊的资历，绝不可说他的头脑是愚钝的。如果要问他观察人的眼光如何，那倒应该说是属于相当刻薄的一类。比如，他来上洞村之前，曾在朝日采伐株式会社当过总工头。那时他就公开骂过会社的出差所长蒲原是尝不出白干和日本“正宗”酒味的癞蛤蟆酒鬼，又敢毫无顾忌地嘲骂曾保举他当区长的忠新乡陈乡长是不学无术的蛮子。

细川中尉居然能够在卞长国的眼里成为如此了不起的人物，想必他在各个方面都是真正出人头地的了。其实不然。不论是他的“博学”也好，还是他的“高尚趣味”也好，都是十分隐秘的，只有通过系统周密的观察才能发现。

卞长国认为，细川的博学是可以从一斑见全豹的，单看他对这一带居民的生活习俗和农业生产方法的批判态度就够了。至于他的高尚趣味，则从不乱喝白干、专喝日本酒的生活习性上就能够看出来。

从外表上看，细川显得身体太胖，没有棱角，似乎象个缺少心眼的人。他那窄脑门，浓眉毛，茄子色的沉重的厚嘴唇，还有那个在发窘时只有一个、而在生气和骂人时便立刻变成两三个的黑乎乎的重叠的下巴颏儿，都和他那剃得光光的和尚头正好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又很相称，这可能给人一种为人憨厚的印象。其实，这家伙非常傲慢，脾气也十分暴躁，就连那个在实力和其他条件方面都比卞长国高出一筹的陈乡长，也不敢怠慢这个象黑熊一样的汉子，总是战战兢兢地围着他转。

细川有时还要结结巴巴地讲几句蹩脚的朝鲜话，可是卞长国却从来没有在细川面前说过朝鲜话。需要讲的时候，也只是限于当翻译的程度。也许是因为他一直这样做的缘故吧，最近细川也对卞长国讲起日本话来，而且在言行中差不多也把卞长国当作日本人一样看待了。

这对卞长国来说，真是一个绝不可忽视的暗示。要知道，幸运这个客人是性情多变的，要是不及时发现和出门迎候，那它常常是跨进了门坎以后也会转身走出去的。

卞长国急急忙忙地张罗起来了，先搞了五大瓶日本酒，又搞来两条在这样的山沟里很难弄到的鲂鱼，早晨又特地派人进城，到肉铺里割了些炖沙锅的牛肉，另外还买了五斤白糖。在做这种种准备的同时，前几天他还把斗赫和尚浩叫来，关照他们要好好地告诫青年，不许有任何违反国策的现象；而且要搞好清洁，还

要组织一批会讲日本话的青年在路上走动；夜校的课程都要用日本话讲授，就连说笑也都要用日本话。卞长国说，这是为了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上洞村在忠新乡是最模范地体现了“五族协和”和“王道乐土”的精神的村落。

除此之外，卞长国又采取了一系列细致周密的措施。除了那些紧靠在山边靠开荒为生的人家以外，九龙沼、德谷和木盆沟等村庄都要修建日本式的粪窖，井边要用木板围起来，安上日本水筲，等等。

可就是有一件事让卞长国放心不下。上洞村真的没有思想不稳的青年人吗？把细川请到门上来，如果有什么想不到的问题叫他的笨眼睛发现了的话，岂不是要前功尽弃吗？不过，现在可没有工夫去算计这些了，再蘑菇下去，说不定就要叫那个不学无术的陈乡长先讨到细川的欢心了。想到这儿，他就顾不得许多了。

卞长国一早就穿上当先补时穿的青马裤和唯一的一件带黄琥珀扣儿的日本绸衫， 外面又加了件礼服， 并特意把表链拖在外面，手里还提着根最时髦的无把樱木文明棍，他吩咐家里人要准时摆酒席， 然后就直接奔乡里去了。 他在乡里先同陈乡长见了面，打听了一下今年忠新乡的化肥预支量和市场上的粮价，在证实陈乡长对自己的活动无所觉察之后，就叫了黄包车，直接拉到守备队，郑重其事地禀见细川中尉。将近晌午的时候，他才跟细川同坐着一辆黄包车回到上洞村。

他在守备队长室里只呆了一个小时的光景，其余的时间，全是在守备队大门口和队长室门前的走廊里度过的。他在这将近两个小时的难熬的等候时间里，目睹了很多使他感动的事，其中有些事更使他再次下了决心。

比如说，他看到鬼子兵流着豆粒大的汗珠在受训的样子，看到军士们乱踢和用竹剑去敲打士兵的情形，听到被打倒的士兵在他们的皮鞋下发出的惨叫声，而且还看到守备队监狱门口请求探监的邻村老百姓彷徨不安的神情。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便对权力产生了一种近于恐怖的尊敬心，并受到强烈的冲动，巴不得自己也能沾到这种权力的边儿。他好不容易才被值日兵领进队长室去。刚一进门，就碰上一个高个子军士走进来，报告他们在对面庄上抓到了七星等三个青年的事。那时，他分明看到细川冷冷地白了自己一眼。当然，细川中尉是不会不知道对面庄不属上洞村区长管辖范围的。不过，在这种好不容易见到守备队长的场合，作为一个区长，他觉得哪怕是邻村，也最好不要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这种由衷的愿望，使他迫切地感到：既然自己是个先觉者，那么，在实施日本帝国的国策和实现“五族协和”的理念方面，理当尽犬马之劳。

卞长国知道，细川这家伙不大喜欢在公开的场合谈论吃喝，而是喜欢悄悄地暗示一切。尽管如此，由于这一天卞长国的心情特别急切，竟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他的近于卑鄙的用心来了，没想到细川却十分宽容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当卞长国向细川暗示家里有好不容易搞来的几条鲂鱼和几瓶金鹤酒，并用试探的口气问他是否愿意一同去吃点午饭的时候，细川立刻叫了一声“好！”把眼一眯，说：

“鲂鱼生菜配金鹤！卞区长真有两下子。嘿嘿嘿，这地方上哪儿能搞到鲂鱼？”

“上火车站那头才有门儿。除非是县城那样的大地方，别处也没有鱼市。往山里走，根本遇不到新鲜的东海鱼，顶多能碰上

一点松花江鱼。”

卞长国觉得他没有必要告诉细川弄来了鲂鱼的是在火车站做工的他老婆的侄儿，以免降低费了一番苦心好不容易吊起了细川的胃口的鲂鱼的价值，于是他就表面上装作谦恭，实际上却把买鲂鱼的难处大大地夸张了一番。

“哈！松花江鱼？我尝过，松花江鱼是吃死人肉长大的。不好！不好！鲜鱼嘛，就该有个鲜味，江鱼统统没这种滋味。区长，你说是不是？嘿嘿嘿，不提这个，我们谈正经的吧。嗯，原来我就打算到上洞村去视察视察，好的，顺便去一趟吧。我听说，卞区长的家在忠新乡是最文明的，这也是我很关心的问题。”

“啊！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承蒙队长夸奖，真是感激不尽！”

卞长国深深地鞠躬，一再表示感谢。

“军人不过问世俗的事，这是纲纪的根本。可是最近，守备队的任务主要转到治安肃靖方面来了，这就不能不给军部的方针带来相当大的变化。我想，以后我跟地方‘乡贤’们的接触自然会多起来的，卞区长来见我，我很高兴。”

卞区长简直幸福得头脑发昏了。

卞区长打算请细川吃一顿晚中饭。他把细川塞进黄包车，自己也坐上，直奔上洞村的坡路而去。这时，他的魂灵几乎飘浮在仙境里了。

他坐在车上，想象着自己陪着守备队长进村，在老乡们的眼里该有多么威风。一想到这儿，他简直乐得腰眼里痒得发麻。

他俩在酒席桌旁对坐下来，这时卞区长就感到细川确实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守备队长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趣

味，而且具有罕见的酒量和食量。他大吃二喝，又是酒又是菜的塞了老半天，还没有填饱肚子。这种模样，把卞区长的一点醉意全吓跑了。不仅如此，而且这家伙一张口，就是话里有话，音外有音，没有一句是可以听了就完的。

"卞区长，你知道上洞村谁是共产党？"

他刚才大吃沙锅肉，这会儿正剔着稀稀拉拉的大龅牙，忽然冒出这么一句，吓得卞长国连忙把头抬了起来。

"谁是共产党？你说上洞村能有共产党？"

卞区长喝的酒差不多只有细川的一半，眼睛已经乜斜了，他仰起那张狐狸脸，眨巴着三角小眼，说道。

"哦，嘿嘿嘿，你还不明白？好的，好的，我告诉你，共产党到处都有，就象有地有雨就长草一样，共产党到处都会出现。真的，上洞村不愧是个好地方，这儿很清静，我就不喜欢城市。"

"真是至理名言！自古英雄豪杰疲于繁忙的国事，都愿到这样的田园里来养浩然之气哩。"

卞长国勉强弄明白了细川的意思，刚找出几句应酬话来回答，细川忽然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你知道不知道谁在夜校里散布不稳思想？"

"啊？"

卞长国吓得一跳多高。细川不满意地盯了他半天，象狗咬跳蚤似地动着下巴，然后"吱"地一声，把刚斟下的一杯酒喝个精光。

从晌午直到深夜，细川就这样把卞长国捉弄得心里紧一阵松一阵。细川一个人喝光了两瓶正宗酒，又把生鱼和牛肉沙锅吃得一干二净。卞长国无从估计这桌花了很多钱准备了好久的交际酒

席究竟能发生多大的作用。

细川站起来表示要去巡视村庄时，夜已经很深了。

细川坐在炕上喝酒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醉意，不论是沉甸甸的厚嘴唇，圆圆的和尚头，还是叠下巴，都没有沾上一点酒迹。可是一跨出门坎，嘴里说是要上厕所，两腿却摇摇晃晃地迈着“之”字步，直奔梨树走去。看样子，这家伙醉得相当厉害。卞长国和细川比起来，酒量本来就有限，又因为过度紧张，早就舌敝唇干，尽管他连连用酒滋润嘴唇，也没能顶事。这时他才舒了一口气， 紧紧地扶着细川的腰， 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踽踽地走着。他还一再把自己的肩头靠在细川笨重的身体上，舌头打着卷儿低声说：

“我们上洞村可没有共产党呀！你别看我这个样儿， 我卞长国可不是瞪眼瞎，嘻嘻嘻。”

“噢，好的，好的，上洞村没有共产党， 卞区长可是个幸福的人了。夜校在哪儿？”

“是，现在就去夜校。我们村里的夜校， 一上来用的就是文部省许可的教科书……”

“不过，上洞村的年轻人太多啦！……”

卞长国本以为细川会肯定他的话的，可是没等他的话落音，细川又谈起别的来，把卞长国吓得一楞，直勾勾地瞅着细川那张磨盘大的脸。

正在这时，那边巷子里跑出来一个姑娘。她一看到这两个摇摇晃晃的家伙，立刻就象迎风摆动的杨柳似的，一个转身悄悄地跑进另一条巷子里去了。这姑娘是甲顺，她因为有一件紧急的联络任务，刚从共青组织负责人斗赫的联络站回来。今天，斗赫出

外工作，元男和其他几个共青干部，也都去了解和处理最近两天附近村里发生的事情了。当他们不在村里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守备队长。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来说，可以看成是好事，但也可以看成是坏事。不管怎么样，组织上对卞长国的心思是了如指掌的，用不着疑虑害怕。不过，守备队长这家伙到底揣着什么心眼儿，还没有摸透。经过大家讨论，一致认为必须万无一失地保守组织的秘密，但也不能陷入被动。因为有这种思想准备，所以当守备队长在村里游荡的时候，宣传员小组的成员还在村头的土豆窖里推着油印机，共青组织的核心分子则以自然村为单位，分散地进行预定的会议，而夜校也按照教学计划热烈地展开“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的讨论。

甲顺一口气从斗赫的联络站往放油印机的土豆窖跑，在路边上险些跟守备队长和卞区长撞个满怀，所以气喘更急了。她跑到夜校门口，仔细地朝巷子里看了一看，只见头戴旧草帽的应八，正从卞长国家的陈年谷草垛后边悄悄地探出头来。

“好！是应八同志放哨，可以放心啦。”

甲顺这样想着，偷偷地凑到应八身边，悄悄地说：

“卞区长领着守备队长来了，他们喝得醉醺醺的。”

“喝得醉醺醺的？好！”

应八掀了掀草帽，戴得低低的，从谷草垛的黑影下面悄悄地溜了出来。

夜校里正在吵吵嚷嚷地讨论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是先打倒地主资本家的问题。忽然得到甲顺的通知，声音马上静了下来，大家匆匆地忙了一阵。

尚浩很沉着，不慌不忙地把写在黑板上的今天晚上的讨论题

目擦掉，然后把挂在旁边的朝鲜地图摘下来卷好，插在讲桌的旁边。

“同志们，大家明白了谁是我们的敌人， 那么现在就想一下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是些什么样的家伙？他们为什么那样狠毒？怎样才能打败他们？”

尚浩提完问题以后，瞅了一下室内。刚才由于忙着藏本子和消除热烈讨论的气氛而乱了一阵子的房里，又恢复了平静。夜校本来是根据学员的年龄和水平，分成三个班级，排成三行坐的，只有讨论时才合班上课。今晚是合班讨论，上这种类型的课是很不容易的，何况上洞村附近一带的几十个青年，大多数都聚集在这里。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人影响上课的气氛。尚浩放了心，接着说：

“日本鬼子一方面传播侵略思想， 另一方面为了愚弄他们的人民， 首先提出所谓日本民族是世上最优等民族的国粹主义思想，而且把富士山当作这种思想的象征。”

尚浩说到这里，在黑板上大大地画了一个富士山。

卞长国哪里知道这工夫夜校里发生的事呢，他跳过泥沟，顺着墙角边狭窄的路转悠，脑子里依然没有放弃向细川证明上洞村太平无事的念头。

“中尉大人，我怎会不了解中尉大人的崇高志向呢？ 请您不必担心我们的村子。 中尉大人， 我一定把这个村子搞成模范村……”

“卞区长，问题是人们的思想，思想……”

不知细川是怎么理解卞长国的话的，他无端地发火了，大声嚷了起来，还用手敲了敲歪戴在头上的军帽顶。

“每个村里都潜伏着游击队的工作员， 鬼也不知道他们的人数是一百还是一千。呃！该死的……”

细川打着带有一股鲂鱼腥味的饱嗝儿，无缘无故地拍了拍卞长国的瘦骨嶙峋的肩头。

卞长国意识到这是细川对他表示亲近的动作， 简直受宠若惊。他缩着身子，紧紧地钻到细川的胳肢窝里，用抽泣般的语调说：

“我们村里来了工作员？哪里的话！不管怎么说， 我这个区长在村里的威望可高咧，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不会不传进我的耳朵里。您不是要看夜校吗？我们就去看看吧。”

卞长国正起劲地说着这种肉麻话时，从巷子那边传来了一个年轻人卷着舌头乱唱一气的歌声：

天上的圆月亮又亮哟，
可我这心里黑漆漆哩。

歌声越来越近，好象是从兀立在眼前的那棵杏树下传来的，可是又突然中断了，劈头盖脸地响起了破口大骂的声音：

“你说啥？他妈的，花的是我的钱， 喝的是我的酒，碍你什么事啦？啊，你这个黄鼠狼小子！”

只见一个人背着身子，一边叫骂，一边摇晃着朝后退。卞长国看清楚了，原来是应八。

在卞区长的眼里，最讨厌的是应八，最可信的也是应八。不论怎么看，这家伙有口无心，有啥说啥。通过他的嘴，可以了解到村里的动向。可就是有一点，这家伙说话没个分寸，也没个上下，

真有点怕在人们面前碰上他。

特别是在这种处心积虑地想使细川中尉得到上洞村是模范村的印象的场合，突然跳出这么一个酒鬼来，实在不能看作是好事。不过，根据另一种看法，也可以作完全相反的解释。比如说，在现今这样动乱的世上，血气方刚的青年不搞思想运动，而是沉迷于饮酒作乐。这倒可以看成是卞区长这样的人物在村里有效地实施了日本帝国的国策，维持着太平景象的一个证据。不过，世上的万般事物，都可以或此或彼，挂在鼻子上就是鼻环，挂在耳朵上就是耳环，谁知细川是把它挂在鼻子上还是挂在耳朵上呢？卞长国这样想着，察看着在月光下面显得有些模糊的细川的眼神，这时，应八在杏树下张开两只胳膊，"霍"地一个转身，直奔卞区长而来。

卞长国被应八撞了个满怀，差点没跌倒，尖声叫道：

"妈的！你这个年轻人还成个样子吗！嗯！"

"你，他妈的，干吗？……"

应八虚晃了一下胳膊，也叫了一声，眯糊着眼睛瞅了一会儿卞长国，做出勉强认清楚了的样子，眼睛一眨，甩了甩手腕，象扇扇儿似地扇了几下，露出高兴的神情，说：

"啊，区长老爷！嘿，老爷，您也……"

应八特意脱下瘪瘪的麦秸帽，郑重其事地行了个礼。但他斜眼扭腰的样子，看去实在悬乎得很。

"你这小子，叫你念书你不念，又喝酒去啦！你什么时候才能成器？"

卞长国觉得自己即使在酒鬼面前也要维持区长的体面，于是颇有点威严地骂了一句。

“是，是，我应该成器！区长老爷总是训诫我，这句话，我应八梦里也没有忘过呀！说实话，我上办周年的人家去啦……嘿，就是叫这个坏东西把我迷住啦，有罪的是酒，可不是我应八呀！……”

应八卷着舌头一边胡诌，一边从背心的兜里掏出半瓶酒，嫌弃似地朝下长国晃了晃。下长国闻到应八的酒味，也似乎增了几分醉意，厌恶地皱了皱眉头，瞅了他一会儿，不觉也打了一个长长的饱嗝儿。

应八睁着双死鱼眼瞅着区长，非常亲切地把脸凑到区长的鼻子底下，低声说：

“嘿嘿，原来区长老爷也喝了一杯啦。酒可真是个好东西啊，嘿嘿。”

“混蛋！少罗嗦，快去睡觉！”

“是，是，咱上洞村人谁敢违抗区长老爷？老爷，您路上小心！”

应八说着，连连点头哈腰。下长国一把推开应八，匆匆追赶已经走远的细川。

“他是谁？”

细川象掸毛毛虫似地拍打着干净的衣襟，非常不满地问道。

这时，好象是对细川的回答，在他们的身后又传来应八扯着脖子唱歌的声音：

……天上的圆月……亮又亮哟，
……可我这心里黑漆漆哩。

卞长国也感到碰见应八是很倒霉的，跟细川一样用手掸了掸自己的衣襟，自言自语地咕哝说：

“呃，他是我们村里的酒鬼， 独一无二的调皮蛋……屡教不改……”

在他们的背后又传来叫骂般的歌声。但这时，应八已贴在谷垛边，灼灼地闪着眼睛，做好一切准备，倘若发生什么事情，他就马上动手。

吃了一顿好酒好菜，酩酊大醉，差不多是以当上了土耳其皇帝的神情傲慢地走着的细川和卞长国，在路上碰见应八，虽然难于说清究竟因为什么感到不满，但毕竟是大大地扫兴了。别的姑且不提，单说醉意就消了不少，使他们不能不回到这个并不是总让他们得到愉快表象的现实中来。

老实说，现实有什么好呢？慢说他们在现实中当不上土耳其皇帝，就连这个仿佛溶化在月光中的、一眼看去似乎显得非常美丽和平的村庄，也是叫他们无法安心的。

细川和卞长国装腔作势，面带怒容，“啪”地一声撞开夜校房门，走进屋里。

几十双眼睛立刻盯到细川和卞长国的脸上。这和刚才从应八那儿得到的印象完全不同，正好是从相反的方面刺激了他们的脾胃。年轻人亮晶晶的目光直盯盯地瞅着他们。这两个酒鬼的心里无端地产生了一种反感。

“学什么？”

细川有点尴尬， 他想掩饰一下自己的心情， 摸着黑下巴颏儿，用威严的口气质问坐在他面前的姑娘们。看样子，他有点不敢正视那些毛头小伙子。

“地理。”

尚浩把手里的粉笔放在黑板的一头，拍着手上的粉末，沉着地回答。

“地理？什么地理？”

细川出于习惯，存心想从某个角落里挑出些毛病。当他正在翻滚着眼珠的时候，卞长国把嘴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

“中尉大人，请看黑板。”

细川慢慢地把头转向黑板。黑板上写着日本地理第几课的题目“富士山”，画了富士山的图，还附有简单的说明。

“嗯——富士山？”

细川又一次低低地弯下腰，细细瞅了一会儿，满意地咕噜了一句，直起腰来。

人的情绪真是一种神秘的东西。细川刚才因为碰到应八，无缘无故地被弄得非常扫兴，这会儿看到黑板上的几个潦草的字和一幅简单的粉笔画，立刻就心花怒放了。细川出生在日本山梨县，富士山虽植根于山梨县，但在他的故乡是望不到这座山的。他入伍以后，曾在富士山脚下进行过春秋两次大演习，那时他才有幸瞻仰这座山。当时，他对于在灌输国粹主义思想方面被当作标签来利用的富士山竟然在自己的故乡这一点，感到莫大的骄傲，并且喜欢当众瞎吹一通，把这座他从未登上山顶的富士山说成是他出生和朝夕嬉游的地方。今天，在这异国的穷山沟里，突然看到了“富士山”的图画，这使他还没从国策的见地上来考虑问题，就已经在生理上感到愉快了。

细川用那只摸下巴的手摘下军帽，又摸了摸剃得光光的和尚头。这个举动，就象晴雨表一样，说明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好极了！这个夜校学的是顶顶好的东西。嗯——太好了！”

他一边说一边把意味深长的目光转向卞长国。

“我们村里的夜校，一开头用的就是文部省许可的教科书，夜校老师又很精明能干……”

卞长国生怕失去这个良机，慌忙转动着小眼珠，寻找着能够使细川得到强烈印象的词句。

“噢，好的，好的，所谓教科书，一言以蔽之，就是学文化的书。所以教科书不可能是坏的。你要知道，富士山是我的家乡，我，就是我这个细川中尉，是生长在富士山下的。富士山是顶美的山，山上有很多树，有很多野兽，懂吗？”

细川用教训人的口气长篇大论地说起来。但他的话，被教室里那种莫名其妙的不宁气氛给打断了。他又朝场内扫了一眼，可是没有发现特别刺眼的不稳思想的表现，也很难看到对他这场演说深表感动的脸色，这样，他也就自觉没趣，有点下不来台了。这时，卞长国赶紧给他搭梯子：

“你们要谨记，富士山是细川中尉大人的家乡，富士山是顶美的山，山上有很多树，有很多野兽。嘻嘻，中尉大人，是这样吧？”

“对，对，就是这样。富士山有很多树。卞区长，这个夜校学的是顶顶好的东西。好！好！……”

“嘻嘻，中尉大人，那么，我们走吧。”

卞长国一边谄媚地笑着，一边扶着守备队长，打开了房门。

细川中尉被“富士山”弄得心情欢畅，嘿嘿笑着走出门外。

明净的月亮飞快地浮游在宽阔的夜空里。

“卞区长，富士山还有很多鸟儿，你知道吗？富士山还有鸟

儿！”

细川突然感到一阵不可抑止的醉意涌了上来，不禁使劲地握住卞区长的手，大声地叫嚷。

“哎哟，哦，哎哟，请您松松手！富士山当然有很多鸟儿啦。”

卞区长嚎叫了一声，硬把被捏成卷儿的手，从细川毛茸茸的手里抽出来。就这样子，他还没有忘记拍马屁。

细川在巷子里摇摇晃晃地踩着“之”字步，就象被别人掐住了脖子似的，急喘喘地鬼喊狼嚎地唱起他们的所谓民歌来：

请到雪白的富士山下来，
花花绿绿的裙子哟……哟哟娜藤道……

美丽的月夜，包藏着不可知的命运的不安静的夜晚，月光、杜鹃、酒鬼的恶调等等，也都不可能是毫无意义的这个上洞村的初夏的夜晚，已在迎接着黎明，尘土飞扬的小路，也渐渐地被露水打湿了。

四

手里端着针线活儿坐在炕上打盹的母亲，吓得一机伶，睁开了眼睛。她虽然睁开了眼睛，可是梦里怕人的情景，并没有马上从眼前消失。

母亲已有好多年没怎么摊好铺盖就躺在炕上睡觉了。有时叫孩子们劝得实在没办法，才扯过小被盖上，蜷缩着身子躺上一会儿。等到正在贪长的孩子们打着呼噜睡沉了的时候，她的两只眼睛又亮晶晶地精神起来，想这想那的，终于又坐了起来。她为了驱赶缠绕在脑海里的杂乱的思绪，想找点针线活儿干，可是竟找不到一块补钉布可供她缝缝补补，来消磨这令人感到空虚的夜晚。母亲坐在炕上无聊地呆望着忽明忽暗的松明灯，刚才躺在炕上时浮现在脑子里的那些无法驱散的思绪，又袭上了心头。

她常常是这样坐着打盹儿，醒后又打盹儿，如此反复几次，便听到雄鸡报晓的啼声了。

元男经常不在家，到了最近，连甲顺也常在夜间进出。这么一来，母亲独自坐在炕上熬夜的次数也跟着多起来。尽管她睡得很少，可也感觉不到一点困意。

好象困意单单是为了做梦才存在似的，而每次所做的又都是相同的梦。

三棵白杨树下有一座碾房，走过碾房的前头，一眼就可以望见那有着可怕的丧具房的马鞍岭。这座大山忽然变成了天岩岭下城隍庙山岬，眼前又浮现出姑娘年代在路边被小伙子们捉弄的情景。

“听说你要嫁给允涉啦?”

在梦里听到这句话，心也“嗵嗵”地跳得喘不过气来。起初是为一种幸福感所陶醉而感到呼吸急促，但立刻又变成被浓烟烈火熏得无法忍耐的窒息般的苦痛了。在她的后面，不知是些什么人“哇哇”地吆喝着追上来了。一回头，那些可亲的小伙子们不见了，只见一队鬼子骑兵，嘴里喷着血沫，照直扑了上来，好象马

上要把她踏扁似的。她吓得拚命地跑，忽然觉得有个象山那么大的东西阻挡在眼前。猛然抬头一看，又幻化成守备队长细川的庞大人影，他一手提着十月女的婴儿，另一手扯着庆哲爹的头发，嘻嘻哈哈，来回转了几个圈儿，一下子把他们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烈火之中。

“啊！”她惨叫了一声，就要倒在地上了。这时候，卞区长拄着文明棍走过来，嬉皮笑脸地装出亲近的样子：“大嫂，元男爹在那儿找你哩，快去看看吧！”母亲又一次提起精神看去，原来又到了并立着三棵白杨树的马鞍岭。看样子，丈夫还不知道村里发生了什么事，他正出神地望着一株雪白的野花。

“孩子他爹，看看我呀！”

不论怎么喊，丈夫好象还是没有听见，只顾抚弄着花朵。

“这是元男和甲顺给我栽的，这株花天天陪伴着我哩。”

丈夫不知在跟谁说话。她抬头一看，并排站在丈夫身后的是细川和卞长国。细川的庞大幻影，手里提着的不是十月女的小孩和崔富老而是元男和甲顺，卞区长手里提着的是直打踢蹬的乙男。

“孩子他爹，他们是坏人哪！”

母亲拚命地喊叫，可是喊不出声来。丈夫依旧忧心忡忡地坐在那儿，说：

“不久，它是会结出美丽的果实来的。”

就在这一瞬间，细川把两个孩子同时高高举起，卞长国也收起笑容，绷着脸凶相毕露地举起乙男。

“啊！”母亲惨叫了一声。

突然“嗒”地一响，母亲觉得有个什么东西翻倒了，猛然惊醒过来，只见灯架上已经燃尽的松明子“哧哧”地响着，连灰一起掉

了下去，这样，屋里也顷刻就变成漆黑一片。

母亲身上直冒冷汗，她颤抖着，轻轻地摇了摇头。每天晚上做的都是这种梦，但今天晚上的梦，比以往更加可怕。

母亲老半天提不起精神，呆呆地坐在炕上，也没想到点灯。可是房间里渐渐有了微弱的亮光，原来夜空里正悬着一轮十五的明月。

她又瞅了一眼房里，甲顺躺在炕头上睡着了，乙男在炕沿上，把一条腿伸到哥哥的枕头边，蜷曲着身子侧躺着，睡得很熟。

元男还没有回来。

夜有多深啦？母亲好象要摆脱凄惨的恶梦似的，站起来走进灶房。她摸摸锅盖，还有点烫手。

母亲打开灶房门走出门外。迎面吹来一股潮湿的晨风。看样子，天亮后又是太阳暴晒的天气。月儿斜挂在杏花山的那边，快到鸡叫三遍的时辰了。母亲望了望静静沉睡的村庄，又走回灶房，蹲在灶前扒拉出火苗，重新点上了松明灯。

母亲机械地拉过针线活儿，朝灯前一坐，千思万绪又袭上心头。

人们说，梦中的事总是跟事实相反的。那么，守备队长和卞区长的嘴脸怎么会跟真人一模一样呢？只要一想到自己半辈子都受他们蹂躏，母亲就气得浑身哆嗦。所以当她想到自己受了卞区长奸笑的欺骗——尽管是在梦中的事，也非常气愤。她对于这样一些甚至到梦里来折磨自己的恶鬼，感到一股不可抑制的憎恨，母亲的善良纯朴的心灵，被逼到死胡同里了，她终于愤怒起来。

“你们还要害我的孩子？”

母亲抬起头，盯着忽明忽暗的灯火，喃喃地说。她那围在细眼网一般稠密的皱纹里的哀伤的眼睛，闪着异样的光亮。她握紧拳头，在内心里喊道：

“不行！绝不许你们来害我的孩子！”

母亲听到山坡上有石头子儿滚落的声音，立即抬起了头。脚步声渐渐近了，一直来到庭院里，稍稍停了一会儿，她便听到舀泉水喝的声音。

元男回来了！千缠万绕纠结在母亲心里的疙瘩，顿时解开了，她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元男回来啦？”

母亲急急忙忙走下厨房，关切地问道。这时灶房门悄悄地打开了，元男突然走进灯光里来。

“你上哪儿去了，才回来？”

在母亲紧着发问的口气里，交织着由于整整半天没有见到儿子为他担心受怕而产生的责备和终于见到了的喜悦。

“妈，你还没睡呀？”

元男自有元男的想法，他看到母亲每次都是这样等候他归来，心里着实过意不去。

“快上炕吧，你该饿坏了吧？……”

母亲急忙取下托盘，揭开了锅盖。

“妈，我在德谷吃了晚饭啦。”

“那你也得吃点，现在都是啥时候了？”

“我真的吃过了。”

元男用平平常常的口气说着，马马虎虎地擦了擦脚后跟，上了灶屋炕。

母亲突然停下擦托盘的手，瞅着儿子。这孩子怎么那么象他的爸爸呢？他的言语，他的举动，他的被露水沾湿的湿渌渌的裤腿，还有他那进到屋里先瞅一眼熟睡的弟妹，然后盘腿坐在他们头前的样子，都跟他爸爸生前一模一样。

母亲感到似乎有某种可怕的宿命。她无精打采地放下抹布，上了灶屋炕，平静地坐在儿子的身旁，惘然地望着儿子的侧影。

元男什么也没有觉察，他给乙男摆正了枕头。

“孩子，你合一会儿眼吧。”

母亲象叹气一样迟疑地嘟囔了一句。

“不要紧， 天快亮啦。”

母亲闷声不响地坐着。

不知从哪儿传来第三遍鸡叫。看样子，天真的要亮了，母亲这样想着，把针线活一件件地收拾起来。

甲顺翻了个身，睁开了眼睛，看到哥哥坐在头前，便理了理头发坐了起来，微微一笑，问道：

“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噢，刚回来。”

元男好象在想着什么快活事，挺得意地回答。不知他这一宿都干了什么，看不出一丁点儿疲劳的影子，反而象饱含着朝露的嫩苗一样生气勃勃。儿子的这种神情，并没能使母亲欢喜，相反却使她极度地不安，甚至感到胸口发麻。

母亲踌躇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 把脸转向儿子， 严肃地说：

“孩子， 我有话跟你们说。”

正在无声地交谈着德谷情况的兄妹俩的目光立刻转向母亲。

他俩同样感到在母亲不同寻常的语调里，蕴含着某种敲击着他们心弦的急切的东西。

然而，母亲却温柔地承受了兄妹俩紧张地瞅着自己的目光，用微微有些发抖的声音说：

"元男，我说不清你做的是什么事，可是不知怎的总觉得放心不下。今天鬼子在对面庄上抓走了三个跟你一般大的年轻人。七星妈光着脚跟在后面又哭又喊，那样子，实在叫人难过得看不下去。晚上，卞区长又领着鬼子的守备队长到村里转了一圈。妈是指靠你们活着的，万一有个好歹，叫我指靠谁呢?"

母亲的意思表达得越透彻，元男的头也就垂得越低。容易动感情的甲顺，已经是眼泪汪汪的了，她焦急地瞅着母亲的脸，干咽了一口唾沫。

母亲的话随着一声叹息结束了，屋里开始了一阵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最近，母亲怀着怎样的心情生活？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对这一点，当儿女的也不是不知道。不过，儿女们所想的毕竟不及父母那么深切！诚然，他们是这样想过的：仁慈而善良的我们的母亲，是一心为了儿女们献出宝贵的一生的母亲，正因为这样，她才唯恐儿女们在动荡不安和残酷的人世间的风浪里受到伤害。她过分地担心受怕，吓得瑟瑟发抖。而做儿女的也正因为知道母亲的这种心情，才想方设法更好地侍奉她，想减轻她的忧愁。然而，儿女们对待母亲的这样感人的美好的心意，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全部思想和行动不可能只受这一种思想的支配。在儿女的生活中母亲所占据的位置，不管大小，毕竟只是一部分，而在母亲的心里，儿女们所占据的位置，就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母

亲的一切思想，一切行动，以至全部生活，都是为了孩子们。尽管她这一代人不怎么开通，不怎么知道世上的事，但是，母亲的心意向来是全部倾注在孩子身上的，心灵的眼睛向来是明亮的，心灵的预感向来是准确的，心灵的呼吁向来是深切的。就算儿女们能够把整个世界装在自己的心里头，他们也还不可能完全理解母亲的心。

"妈，我们怎会不知道妈妈的心呢？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啊！"

元男坚强地抬起头来。他很难过，难过的是自己不能痛痛快快地同母亲一道分享他在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后所体验到的兴奋和激动。现在，母亲还根本不知道世界是往哪儿发展的，也不知道革命处于怎样激烈的萌动时期。不论昨天还是今天，她一直是生活在忧愁悲哀的心绪之中。现在，如果母亲能够不单单是怀着对儿女的忧虑，而是能够展望着革命的前景，怀着光明的希望生活的话，该有多么好啊！这就首先要使母亲理解到我们不应该低着头甘心忍受剥削和压迫。……

元男后悔自己没有及早努力去启发母亲，他感情深切地说：

"妈，有一点我们是要明白的，哪怕是活一天， 要想法成个人样儿，就不能照现在这个样子活下去！俗话不是说，蚯蚓被踩了，还要动弹动弹吗？何况我们是人哩！妈，请您想一想，我们被日本鬼子蹂躏得多惨哪？……可是他们还想更加凶狠地践踏我们， 我们怎能坐着不动呢？哪怕是活一天， 也要活得象个人样儿， 就是死了， 也算得上真正的人哪！我们要想活得象个人样儿，就得摆脱给鬼子当奴隶的生活，你说不是吗？"

元男的话，犹如剜割心肺一般，从他的胸腔里痛切地震响出来。然而，母亲仍旧平静地瞅着儿子， 并没有说什么。 元男的

话，对母亲来说绝不是什么新奇的，虽然说不准是从谁那儿听到过的，但总觉得这些都是每天晚上响在耳边的话，也是她自己反复念叨过无数次的话。而且，她老早就知道孩子们是怀着这种心情生活的。正因为如此，她才在这样的清晨向儿子谈起这番话来的。

当母亲坐在炕上沉默不语的时候，甲顺就紧挨到她身边，低声说：

“妈，哥说的对， 我们的国家不是叫鬼子弄得完全淹在血海里了吗？如果大家都坐着不动，朝鲜人就会被全部杀光的。所以不论是谁都应当起来争取国家的独立！”

母亲呆呆地瞅着甲顺急得要哭的脸，侧过头去，喃喃地说：

“妈也知道国家独立好，可是这宗大事， 不是你们毛孩子能搞得成的。自古说，坏蛋总免不了要灭亡。日本鬼子要灭亡，也是注定的理呀！”

母亲的话很平静。然而，在无数次风霜和残酷的血的体验中凝结起来的生活信念是坚定的，就是母亲自己也无法在一朝一夕将它毁掉！

兄妹俩凝视着母亲异常平静的表情，可是母亲仍旧毫无变化地用柔和的口气说：

“想想你们的爸爸吧。爸爸遭到那样的结果， 并不是因为他想的不对呀。他还不是为了国家大事，遇到危险都抢在前头，才那样惨死的吗？如果你们干的事有什么不对，我倒犯不上操那么大的心；你们说的话，句句都对。不过，你们这样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这个妈就甭想再活啦！你们每做一件事，都要体谅妈的心情，要谨慎小心哪！”

母亲心里很恨自己没那么一股刚劲儿，不能果断地管束住孩子们，她用哀伤的语调结束了自己的谈话。过去她对待丈夫，也是象这样地感到不妥，但没有认真地劝过一句，结果他被敌人杀害了。不过，话又说回来，究竟有什么话是需要跟他谈的呢？……粗粗一想，事事都感到悔恨和自责，可是追究起来，并没有一件是自己阻拦得了的。她不能把全村人推举出来做领头人的丈夫藏匿在套间里，不能去拖为全村奔忙的丈夫的后腿，也不能阻挡丈夫甘冒危险去救乡亲。这样，那不可挽回的惨事就终于发生了。假如当时她能强硬一点，不顾一切地阻挡丈夫的话，将会怎样呢？

这一切，都是无谓的想法。不论是站在前头还是站在后头，在狠毒的敌人面前朝鲜人反正免不了个死。十月女的初生子，行将就木的崔富老，他们为什么被抛进火堆呢？……

孩子们说的千对万对！正因为这样，母亲的心又在不安中剧烈地跳荡起来。

一晃儿，四周蒙蒙亮了。母亲心一横站了起来。这时坡路下头已经响起吱吱咯咯的打水声，英实家的院子里也传来了哇啦哇啦的说话声。

母亲“噗”地一口吹灭了灯台上微明的灯火，说：

“天亮啦，今天英实她们家要上织布线，我去帮一把手，你们早点做饭吃吧。”

母亲一边趿拉着草鞋走出灶房门，一边回头向跟着站起来的元男说：

“你躺下闭一会儿眼睛吧。”

“嗯，你放心吧。”

母亲抬起焦虑的目光瞅了一会儿儿子，关上门走出去了。

元男和甲顺站在那里，深情地凝望着已经走到门外的、望也望不见了的母亲的背影。这时，在他们兄妹俩的眼前，忽然出现了那密密的枯蒿飒飒作响的山岗，就在那座他们栽下了一株不知名的雪白的野花然后辞别了的山岗上，母亲哭泣着、肩头不停地抽动着的形影，也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元男无力地垂下头， 被关门声惊醒的乙男， 一骨碌爬起身来，抱着哥哥的腰，问：

“哥，昨晚为什么不回家？”

元男听到乙男还带着睡意的亲昵的问话声，情绪顿时好了起来，他咧嘴笑着说：

“怎么没回来。 我回来时你还睡得正沉哩。”

“姐， 真的？”

“真的。”

甲顺想消除屋里沉郁的气氛，三把两把地叠好被子，往被架上一放，快活地回答。

元男摸着乙男的头，陷入了沉思。一会儿，他严肃地招呼妹妹和弟弟：

“来， 你们坐到这边来。”

甲顺摸弄着衣带，微微地低下了头。乙男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珠，瞅了瞅哥哥，又瞅了瞅姐姐。

元男用深沉的语调规劝地说：

“你们要更好地听妈妈的话，绝不能叫妈妈操心。 可我们也不能怕妈妈操心就坐着不动。我们坐着不动，鬼子是不会自动灭亡的，也没有人会给我们带来国家的独立。是谁夺去了我们的父亲？是谁把我们赶出了故乡？绝不要忘记日本鬼子是我们的仇敌！”

甲顺和乙男坐在炕上倾听着哥哥说的激动的话，多少有些害怕的样子。

元男观察了一下弟弟妹妹的神色，放缓了口气，接着说：

“我回头再跟妈妈慢慢谈，你们什么也不要说， 懂吗？”

甲顺抬起泪光闪闪的眼睛，做出明白了的表示。只有乙男还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虽然点了点头，但还是不住地察看哥哥和姐姐的脸色。

乙男扑闪着那跟爸爸一样的浓眉毛和凹陷的眼睛瞅着哥哥。元男看到他这模样儿，更加觉得小弟弟非常可爱，非常招人喜欢。他把乙男的头扳过来抚摸着，忽然快活地嚷道：

“嗨！今天是妈的生日， 咱们仨给妈做生日！”

“好啊！”

乙男拍手叫好，“腾”地跳了起来。

不一会儿，三兄妹哼着歌儿，分别走向井边、灶房和藏着野鸡的后院。

乙男抱来柴禾， 在灶膛里升火； 甲顺掏出塞在柴捆里的小米，用木瓢淘米；元男则去煺野鸡。

初夏清新的晨风，带着杏花山上的馨香吹了过来。群鸟也许听到了什么好消息，早已飞到榉树枝上叫了。不论是泉边、前院和后院，还是杏花山顶和榉树梢头，都仿佛腾起了一片歌声和欢笑声。

自从在这长满荆棘的山坡上，搭下犹如竹棚棚一般简陋的房屋，度过那年春天的头一个雨季以来，这座孤零零的圆木房里，第一次传出了如此开朗、如此动听的笑声。

要让一直生活在苦难中的母亲高兴高兴，哪怕是暂时高兴一

下也好，老天似乎被三兄妹的如此恳切的愿望和如此真诚的心意感动了，它脱掉了阴郁的罩衣，豁然晴朗起来，向他们露出了笑脸。

*　　　*　　　*

英实家从一清早就蒙在糠烟里了。这地方缺布少衣，人们无法弄到麻布，顶多是用粗土布衣服遮体。在上洞村最先种麻的得数别济老人。前年他弄来一把线麻籽，种在杏花山山坡上，收了一点麻，去年沤出来，剥下麻皮，英实妈和英实忙了一个冬天才打出线来。今年，老人到木盆沟借来了一架织布机。村里传说他们织布是因为英实大了，要准备嫁妆。其实，从这位想过避世生活的别济老人来说，他的本意是不想求助于这个坏世界，只想靠自己的双手织点麻布，对付着遮挡北国的寒风。他是下了这种狠心才种麻的。

英实在灶房里干活的时候，英实妈用木盆把线板和秫秸秆子端了出来，然后又把装满线轴的筐子端到庭院里。

别济老人腰里夹着筐子，把刚从灶膛里掏出的火灰，照土布的宽度撒了一长溜，然后又把稻糠撒在火灰上面。

元男妈把经线挂在用磨盘压住的线架上，一根一根地穿在织布架上，不觉干得入了迷。她一面呵斥拿跑秫秸秆子的邻居小孩，一面告诉别济老人，在散线之前不要把火烧得太旺，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母亲一挂完经线，就朝着灶房喊：

“英实，浆熬好没有？快点端出来！”

"哎，熬好了， 我这就端去！"

英实在灶房里大声回答，接着端了一大盆浆糊跑了出来。

"哎哟，真叫烟呛得说不出话来了！"

英实妈用沉浸在幸福里的语气说着，手里拿着一把浆糊刷子走到庭院里来。

"架织布线这种活儿，烟呛人， 浆糊还会把手弄得裂口子！"

母亲也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中，高兴地回答。这两个女人，虽然眼角都揉红了，眼泪往下直淌，可是一想到英实坐在织布机上织布的模样儿，心里就甜滋滋的。真的，这布织出来，说不定会给英实做嫁妆哩！虽说他们两家亲如一家，可是不论怎么亲，怎么好，哪里能赶得上一家招女婿，一家娶媳妇，两下里结成亲家那么美呢！

"架织布线，要做好准备，动作要干脆麻利， 拖拖拉拉的线就绷不紧。"

别济老人用长灰耙轻轻地扒着糠灰， 沙声儿催促着儿媳妇说。

母亲提着浆刷子走过来，朝线板头前一坐，手里攥着一把秫秸秆子的英实妈走上来，说：

"姐，你闪开， 我来做。"

可是，母亲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一边刷浆糊一边说：

"你再往这儿压一块磨盘，绷得紧一点……大爷， 你把当腰的火稍微弄小一点……"

从一清早，英实家就忙着掏火熬浆，早饭自然就迟了些。清早吃完饭下地的老乡， 三三两两地跑过她们家的庭院， 不论是谁，都要插上一两句话，有的还停下来瞅一会儿热闹。这时，乙

男呼哧呼哧地跑来，喊道：

“妈，快回去吧。”

“快闪开，别沾了浆糊。”

母亲“啪”地一声叠起线板，顺便推开乙男。英实妈在一旁着急地说：

“哎，乙男，快进屋吧，今早你妈在我家吃饭。”

“不行啊，妈得回家去。”乙男撅着嘴巴说。

“你这孩子，在哪儿吃还不是一样，你妈今儿个整天不回家。”

“我不是说不行吗？哥和姐叫我一定要把妈拉回去。”

“不要紧，快进屋，我这就给你盛饭吃……”

乙男和英实妈正在这样争论的时候，手里还拿着饭勺的英实从灶房跑了出来，轻轻地拉了拉妈妈的裙子，跟她咬了咬耳朵。

“哦？什么？”英实妈不禁睁大了眼睛。

这时，乙男却紧紧地抱着妈妈的腰直打滴溜，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妈妈就走。

“妈，快走吧，哥请你赶快回去。”

“唉，这孩子今早怎么这样胡缠？到时候我还不会回去！……”

母亲觉得孩子闹得挺好玩的，无可奈何地笑了，不由自主地伸直了腰，说：

“英实妈，我去吃一口就来，可别把火弄灭了呀，这一段刷好浆啦！”

母亲一边说一边摘下头巾，掸了掸落在肩上的灰，英实妈显出高兴的样子，温和地低声说：

“姐，你快回去看看吧。哎，你这些孩子真够奇的啦！……”

英实她们娘俩用亲切的微笑送走了被乙男拉走的母亲。

母亲来到庭院，看到元男和甲顺都站在院里等她，心里十分诧异，但也没露出惊讶的神色，她走到泉边，洗了洗脸，走过来问道：

“你们都吃啦？日头都这么高了，用不着等我，早吃早下地不就行啦。”

母亲望了一眼不知为什么显得有点困窘的三兄妹。她打开灶房门，不禁一怔，向后退了一步。

一股喷香的气味扑鼻而来。自从安上锅台以来，这间灶房里从来没有飘散过肉香，现在不仅有肉味，还有各种作料的香味，满屋子香喷喷的，简直要把人的肠胃都翻转过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

母亲十分惊讶，手把着门环回头问道。儿女们谁也没作回答。当母亲再一次透过白色的水蒸气朝屋里看的时候，元男才凑到她的身边，平静地说：

“妈，快请屋里坐吧。”

“这是怎么回事呀？”

母亲满心疑惑，迟疑地向前迈着步子走进灶屋。

一直孤零零地搁在一边的小桌，这会儿端端正正地摆在炕当中，桌上摆着盛满肉菜的碟子、热气腾腾的汤碗、十分新鲜的拌蕨菜、炒野菜，又令人高兴地摆上了四大碗黄灿灿的小米饭。不论是熬的、拌的、煎的、炒的，都象是用了不少肉，闻气味好象是野鸡肉。

“啊，孩子，这是怎么回事？”

母亲大吃一惊，又慌忙追问一句。说起来，她在天岩岭下黄

喜道家当灶房女工的时候，不是没有见过这种好吃的菜肴。可是，在自己的家里，为自己准备这种饭菜的事，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当然，穷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一个娘儿们怎能奢望得到这种礼遇呢？正因为这样，在这个家里尽管喝的都是稀粥，但是能在桌子上用饭的人，只有元男他们哥儿俩。

“哎，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呀？”

母亲感到十分困窘，接连追问。

“妈！”

这时元男才平静地走近母亲的身边，轻轻地扳着她的肩头，请她坐下，说：

“今天是妈的生日。”

“什么？”

母亲睁大了眼睛瞅着儿子。元男，这个已长成大人的儿子，也扑闪着眼睛瞅着母亲。

母亲把目光转向站在她身后的甲顺和乙男，只见他们的眼里充满着喜悦，泪水盈盈，闪烁着光亮。

“是我的生日？”

母亲又问了一句，但是没有说下去，泪水就唰唰地淌了下来。

“孩子，你妈还配过生日吗？你爹到死也没有做过生日，我，我配过生日吗？……”

母亲搂抱着三兄妹，一边沙声儿说着，一边哭了起来。

五

早春时节来过杏花山兄弟岩洞的游击队工作员赵东春，今天还是穿着跟那时一模一样的灰色工人服，戴着矿工们常戴的沾满石粉的帽子，独自走在暮色笼罩的野路上。

这段期间，他因为在城里忙着组织联络站的工作，没能抽出时间深入到农村去了解那里的革命组织的情况，心里很是挂念。虽然前几天，他在德谷后山召集了地方组织负责人的会议，听取了详尽的报告，但组织毕竟还很年轻，因此他就象在早春季节把种子播到寒土上的人那样，总是放心不下。

“农村革命化……”

赵东春大步流星地向前走着，心里在想：

“要在城镇附近的农村组织革命力量。当游击队开始攻城的时候，他们就配合工人暴动，还要同城里的地下革命力量联合起来，里应外合，一起攻打反动城镇……”

想到这儿，他厚嘴唇一咧，微微地攥起拳头，一边摇晃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真是了不起的事！就象司令部阐明我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时候，人们感到惊叹一样，如果人们了解到我们是如何在群众中推行这个战略战术方针的，大概又要大吃一惊了！不管怎样……”

赵东春紧紧地闭上嘴唇，心里又想：

"要很好地贯彻司令部的方针，叫世上的人们瞧瞧，在进行世界革命方面，朝鲜共产主义者解决了多么大的问题，……过不多久，那些跟我们国家一样没有正常地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或受到外来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都将炽烈地燃烧起革命的火焰……"

这时，在他的眼前生动地浮现出根据司令部提出的新方针，游击队开赴白头山地区，祖国光复会纷纷建立起来的情景。

他在司令部接受工作任务的时候，司令部就几次三番地强调过这个问题。事实也正如此，他在上洞地区几个月的工作过程中，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个地区集中地反映了朝鲜的实际状况。不论从居民的构成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来看，从敌人的军事侵略特点和这个地区群众的觉悟水平来看，还是从这里隔着一道江同战斗的矿山工人阶级邻近、又同城里的政治经济联系着这些方面来看，都不难理解上洞地区的工作对贯彻司令部新的战略战术方针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赵东春感到自豪，同时又意识到责任重大，不免感到有些紧张。他不分昼夜地工作着，要在这样生疏的地方建立组织和发动革命。干地下工作，即便在敌人的警戒不十分严密的情况下，也是相当紧张的，是没有条件正常地吃饭、睡觉的。

当他带领一个工作组离开部队时，深山里的雪还没有化净，正是大地解冻的时候。

他腰里深深地别着一支手枪，怀里揣着一本手册，上面用芝麻大的小字密密麻麻地记着司令部的方针。这就是他携带的全部武器。他在深山幽谷的雪堆里风餐露宿，了解上洞一带农村群众的

情况，并且靠自己的判断去同他们进行第一次极其危险的接触。有时他不得不坐在山洞里或树荫下，几天几夜地不睡觉，反复研究他要接触的对象，反复考虑要不要同他谈心，谈心的时候，应该谈到什么程度等等。

艰难的春天终于过去了，他已经把革命的种子播在地上了。在那冷风依旧刺骨的早春日子里播在寒土上的一颗颗种子，终于拱出了厚厚的地皮，露出苗尖来了。当然，将来一定会有凶狂的暴风，居心不良的淫雨，严酷的干旱无情地摧打这些幼嫩的秧苗，但是，既然深播在地里的种子已经扎下了根，既然它还活在地上，那么它就一定会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生枝抽叶，结出硕果来的。

这个地区不仅这样初步建立了革命组织，而且还有金达三连队负责军事作战。他们已经压制住敌人，正向剑水川上游进逼。连队的任务是：在进攻城镇之前，首先从军事上支持上洞地区的工作。

事情正在一步步地深入发展，越是向前发展，工作任务就越多，工作负担也就越重。

前几天，赵东春在德谷后山召开了地下革命组织负责人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巩固、发展和加强革命力量的新任务。

那天，元男上德谷去，傍天亮才回家，就是去参加这个会议的。

会上讨论了各个组织在贯彻司令部的方针方面应该完成的任务。司令部的方针是：革命化的农村要同矿山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结合城里的地下革命力量，在游击队进攻城镇时，里应外合，攻击反革命城镇。据此，会议提出了如下的任务：在革命组织还没有扎根的村庄，要早日建立起组织，扩大和巩固已有的组织；

同时还要积极开展拥军工作，支援向白头山附近进军的游击队，以加强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会上还强调了共青组织要迅速巩固正在建立中的生产游击队——青年武装队的问题。会议考虑到目前敌人因为惧怕游击队的活动和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气势，正在强化镇压活动，大力构筑城墙和炮楼等情况，强调各组织务必提高革命警惕性，步步粉碎敌人的蠢动。

当然，对刚刚建立的年轻的革命组织来说，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都同元男一样，怀着无比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个任务。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在上洞地区革命组织的攻击目标——城镇里，建立一个可靠的能够联结各地区组织的联络站了。

这一次，赵东春带领的工作组来到这里以后，原来在城里联络站工作的同志都调到鸭绿江对岸的榆树坪去了，城里就需要新设联络站。

赵东春把这项工作交给工作组内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的尹亨甫去做。他让原来工作组利用的街道油铺假装买卖不好，采取大拍卖的方式盘给了尹亨甫，又让尹亨甫开设一爿杂货铺。尹亨甫过去当通讯员的时候，曾多次化装成行商跑过这个街市，而且他事先就放出风声说，他的买卖搞得不错，赚了不少钱。这么一来，这件事就显得更自然了。他开始担任通讯员时，就是以行商的身分出现的，在做买卖方面也算是老内行了。组织上考虑到将来同周围农村革命组织的联系可能更频繁，才认为最理想的是把农民们可以随便进出的杂货铺当做联络站。

尹亨甫忙了一整天，摆开酒席，把管辖这地区的警察和乡文书之流请到家里来，灌了一通酒，第二天便拆开几个苹果箱，搭

起小小的货架，摊开了他的行商包袱。不知他从哪儿搞到那么些东西，又是玻璃罐，又是洋油桶，把有的没的全都摆出来了。然后又弄来一块五分厚的木板，用刨子刨了刨，写上“北鲜商店”四个大字，立刻挂了出去。

赵东春看到联络站的事渐渐有了头绪，放下了心，便和尹亨甫一起周密地制订了联络线路和暗号，才离开了城镇。

前景是好的。要想圆满地完成司令部交给的重大而光荣的任务，就必须把周围农村的组织结成一体，发动一切力量攻击一个目标。为此，必须牢固地建立指挥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在中心区建立起可靠的联络站，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特别在这个时期内，游击队在国境一带进行辉煌战斗的消息在居民中传开了，又加上赵东春领导的骨干分子们的积极活动，在城郊农村地区差不多都建立了组织，战斗力大大地提高了。现在需要的是，创造更成熟的条件，进一步发动一切组织的力量，对疯狂挣扎的敌人在这个地区的堡垒进行歼灭性的打击，并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斗争，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大大加强组织的战斗力量。

赵东春就象一个农民在严酷的冷风中播下种子，每天都怀着焦躁不安的心情去侍弄它，抚摸它，终于在一天早晨，忽然看到从冻裂的地皮中拱出了绿芽时那样，怀着欣喜的心情在路上走着。

因为这里是穷乡僻壤，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路上往往要花费半天多的时间。但是，每到一处，都有值得高兴的新的成绩在迎接他。准备大规模暴动的德谷后山会议的决定，正在逐项得到贯彻。

赵东春去城郊转了一趟，回到剑水川江边时，已是皓月当空的夜晚了。当他一边望着犹如亿万个镜片一样，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闪烁着的月光，一边在江边走着的时候， 过去的事， 一桩桩，一件件，又活生生地跃上心头。当年他因为痛打了一个日本警察，被关了三个月监狱，释放后无法继续留在故乡，不得不抛下孤独的母亲，跑到铁路工地去卖零工。打那以后，已有十年了，他盼望回到故乡， 可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当初他本想挣点钱就回家，尽管他一连三年都没吃过一顿饱饭，紧紧地攥着小钱包，可是到临了还是连个盘缠也没能凑上。他这样流浪了一阵，终于在敦化隧道工地上接触到革命。自从夺了敌人的枪支参加了游击队之后，又被一个新的空想缠着：今年一定要回到独立了的祖国去探望老母，要不，明年一定要见到母亲！岁月就在这样的心情中流逝过去，而他本人也成长为革命者了。然而，侍奉老母的愿望仍旧充溢在他的心里。不同的是，现在他不是空想着盼望那一天的到来，而是用他的实际工作去迎接那一天的到来。

在德谷后山会议上，联系到农村革命化，着重地谈到如何使妇女革命化的问题。促使广大妇女革命化，吸收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这是司令部的重要方针之一。赵东春边走边想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在他的眼前又浮现出留在故乡的母亲。他忽然发现自己虽然一直在想如何使母亲过得舒服一些，却完全没有想过怎样才能引导母亲走上革命的道路，去过真正有意义的生活。

当他走到通向矿山的剑水川桥边时， 不禁一怔， 煞住了脚步。桥头上出现了原来没有的岗哨。在离岗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帐棚，从里面透出一道电灯光。他弯下腰细细地看，看见桥上

有日本鬼子的游动哨，鬼子的钢盔和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光。棚子里的鬼子兵，正扯着脖子嚎丧一样地唱军歌。

赵东春不禁紧张起来。日本鬼子早就加强对这一带的监视，派来守备队，又派来特务，气焰很嚣张，可是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把守桥头，检查通行。现在，他并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非得过剑水川去不可，他只是预感到矿山的工作更艰难了。他猜想到这种情况绝不单单限于这个桥头，如果单是在这个桥上设立了岗哨的话，那么满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同矿山取得联系，也可以采取其他各种措施继续进行矿山的工作。但是如果这是敌人在这个地区，甚至是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的措施，那么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当然，地下工作并不是在敌人的许可下进行的，不管什么时候，危险总是跟在屁股后头。不过，现在是每个路口都有武装把守，在这种条件下，要在短短的时间内组织一场群众暴动，不能不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

赵东春急步走向剑水沟联络站。果然，那里有好几份不寻常的汇报材料，还有尹亨甫几天前写来的一封信。尹亨甫在信里简单地记述了司令部对德谷后山会议决定的工作计划的批示和不久前敌人军警头目在领事馆进行密谋的情报。信里还强调说，由于最近游击队开到国境地带活动，日本统治者吓得胆战心惊，他们正计划动用大批武力，一方面加强"治安肃靖"和国境警备，另一方面准备对游击队进行"讨伐"，同时疯狂地镇压革命力量。考虑到这种情况，务须提高警惕，不要被动，按照既定的方针积极发动革命攻势。

尹亨甫举出许多实际例子，说明鬼子的挣扎已经有了明显的征兆。例如：鬼子向城里增派了一个中队的守备队兵力；开始重

新整理“要视察人”的名单；无条件预查监视对象；为了强化对居民的监视，实行五户一统制；为断绝群众同游击队或革命组织的联系，加强了十户共同负责的十家连坐法；在两个城门都安上双岗，象对待犯人那样检查来往行人，等等。赵东春心想，他离城才只有半个月，情况就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

原来组织上已经预料到鬼子会增派守备队，也大致估计到敌人将进一步加强警备并更严格地监视居民。可是，这会儿赵东春一下子碰到这么些不寻常的问题，考虑到它对工作的具体影响，也不能不感到紧张。剑水沟联络站的年轻的党员同志们也忧虑地说，近来特务进出村子的次数增多了。进城回来的老乡们也说，城门口搜查得很紧，不论是柴草和粮袋，一律细查，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赵东春通宵没有合眼，反复地思考司令部的新指示和联络站的通报，以及最近出现的新情况。

当然，有司令部明确的方针，不必在方向问题上有任何犹豫。但是，一考虑到需要立即处理新出现的问题，以及各地组织应该解决的问题时，就感到需要马上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了。

赵东春让联络站的负责同志马上写四封信，发到邻近的各个村子，并且定下了同党组织和共青组织负责同志的碰头时间和地点，然后一清早就离开了剑水沟。

他觉得应该马上向城里发出新指示，但考虑到城里的紧张情况，又觉得在没有研究好新的联络方法之前，绝不可轻率地进行联络。

“我们才做了两个月秘密的地下工作，就把敌人吓得胆战心惊了！”

赵东春在预先约定的山梁上见到剑水沟的党组织和共青组织的负责同志，向他们说明了目前急剧变化的形势后，说：

“这恰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同志们，请你们想想，如果我们做的革命工作，并没有给鬼子以多大的打击的话，那么，敌人何必这样发疯似地暴跳呢？所以我们要满怀信心，更积极地展开斗争，更加狠狠地打击敌人。最重要的是，正象我们常谈的那样，要教育广大群众，把他们团结到组织的周围。如果我们不去教育群众，他们就会被敌人的疯狂镇压吓得缩回去的。因此，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深人到群众中去，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赵东春谈完一般的宣传工作方向后，掏出小手册来，一一地点着早在剑水沟就已确定为培养对象的名字，做了具体的分工。然后，根据共青组织负责人提出的印发传单揭露敌人的建议，讨论了传单的内容。开完会的时候，时间已到晌午了。

赵东春想到上洞村的工作，急急忙忙下了山，向杏花山联络站走去。

元男接受了斗赫要他去送信的任务后，第二天早晨，到了杏花山。斗赫交代任务时显得很着急，元男把他的话前后一琢磨，就觉得有可能在杏花山见到游击队的工作员，并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元男心里直跳，急急忙忙地走进山里。

这一带的山岭连结着白头山脉，山势雄伟险峻，杏花山后面是一片无边的密林，到处矗立着连飞鸟都难以栖息的陡岩绝壁，是人们轻易走不到的地方。

树林迎接了草木茂盛的季节，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感到繁

荣滋长的坚强的生命气息。

在那伸展开密密的枝叶，甚至遮蔽了高悬在天上放射着炽热光芒的太阳的幽暗的落叶松林里，狗脊、蕨菜拱开厚厚的落叶层，长得齐腰深；各种杂草和青苔纠缠在一起，肩挨肩地挤着，都想拔得更高些；草丛里虫声唧唧，枝头上鸟儿啼叫；垂绕的寄生藤中，黑鸦鸦地飞舞着成群的小蚊和飞虫；间或碰到一株耸立着的枯木，在它的根部新长出来的嫩绿而脆弱的幼苗，正在象比试高低似地互相竞长，还有在它下面，葛藤早已缠绕着正在成长的幼木伸向空中；潮湿的泥沼地里，丛生着毛茛和天南星，它们长得那么茁壮，几乎分不出是草本还是木本。元男用背架子棍拨打着草丛，意外地看到紫色的银铃花羞答答地伸出头来了。

树林是十分美丽的，散发出令人沉醉的浓郁的幽香。

元男怀着怦怦跳动的心，想象着在兄弟岩洞里遇见游击队工作员的光景。这次他去德谷工作了十几天，这是他加入组织以来第一次担负这样重大的任务。老实讲，他真有点晕头转向，在十几天的工作中，碰到的难事不止一两件。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找斗赫和尚浩商量，就是这样，也觉得有一些问题需要找工作员同志请示。不管怎样，工作是做了，在争取群众和支援游击队方面，出乎意外地取得了不少成绩。现在，他有了信心，觉得只要照工作员同志的话去做，不论什么任务都可以完成。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带着斗赫那份报告去见工作员，向他汇报工作了，就觉得林中的一切美景都是自己心情的写照。他下意识地用脚去踢落叶松的树干，用棍子轻轻地拨弄虫声唧唧的草丛，还噘起嘴唇学着鸟儿的叫声。

突然出现一堵峭壁，树木也稀疏了。面上有波浪纹的房子般

大的岩石，横七竖八地矗立着，在岩石与岩石之间，长着一些弯曲的矮松和诸如色树、石南木之类的树木。在那略微宽敞一些的空地上，立着几株细长光滑的白桦，轻轻地摇曳着雪白的树身，仿佛在向他招手。

元男站在岩顶上，感到阳光和微风是那么令人舒畅。

他沿着岩石攀登山梁，攀登了半天，忽然停住脚步，朝四外望了望，然后用背架子棍敲了敲面前那棵差不多倒在地上的落叶松，每次敲三下，反复敲了两次。

哨站设在笔陡的岩盘下面，放哨的同志领着他走向兄弟岩洞。这时，矿工打扮的游击队工作员赵东春同志早已迎了出来，在一棵扎根在岩石缝里长得亭亭如盖的老松下面等着他。

赵东春一看见元男，就把正在阅读的书本合起来，装在口袋里，猛地站起来，说：

“元男同志，你辛苦啦！”

元男停住脚步，撩起衣襟拭了一下额上的汗珠，然后跑上去双手握着赵东春同志的手，叫道：

“先生，您好！”

“你好啊？大娘也很健康吗？……”

“好，大家都很好。先生，您可辛苦啦！”

元男真诚地担心地问候。不论什么时候，赵东春总是象对待亲兄弟那样对待元男，他的这种热情朴实的举动，使元男感到无比的亲切，现在真恨不得一下子扑倒在他的怀里。

“我辛苦什么，元男同志直接在群众中间工作，才辛苦哩！我看了你们的汇报，德谷的工作做得很好啊！”

元男本想在工作员面前好好地夸耀一番自己在德谷的工作，

没想到竟先受到了表扬，他觉得自己的心思早被对方看透了，不好意思地伸手搔起后脑勺来。这时，他忽然想起斗赫焦急的神情，急忙撕开衣领，掏出纸条，说：

“这是斗赫同志……”

“噢，我知道。”

赵东春不慌不忙地打开纸条，厚嘴唇边浮现出一丝微笑。他念完纸条，沉着地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烧了，又顺便把卷好的那支烟点燃了，说：

“一切都不出我们的所料。来，元男同志，你也抽一支！”

赵东春满意地自言自语，把烟荷包递给元男。

“我……不会抽。”

元男红着脸低声说。不知怎的，他觉得不能领受人家特意递给他的烟，是很抱歉的事。

“不会抽？嗯，是没有必要过早地学会抽烟。好吧，那么咱们就谈谈情况吧。”

赵东春在草地上走了几步，走到离洞口不远，在树荫下找了个地方，首先坐下。

元男一听要谈情况，马上感到浑身发僵，低着头跟在后面。他把背架子卸在一旁，磨蹭着。赵东春笑了笑，指给他一个坐位，这时他才勉强地坐了下来，憋了半天，也不知该从哪儿说起。

“起初，我真不知道从哪儿着手才好”，元男瞟了赵东春一眼，好不容易开了口：“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就决定以共青盟员为中心先组织变工组。年轻人凑在一起，不分这活是你家的还是我家的，有说有笑，一面干一面唱歌，老人们看了，都很高兴。”

“我接到党组织的汇报，村里的老人和妇女们反映很好，你

们这项工作做得确实不错。”

赵东春轻轻地握着元男的手，鼓励他说。

越是受到表扬，元男就越是感到不好意思，仿佛自己是在自我夸耀似的，他想把这话支吾过去，可是又想，这是向组织汇报工作，应该实话实说。这样，才又结结巴巴地说下去：

“初七那天， 端川老大爷进城去， 叫鬼子的哨兵痛打了一顿。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 气得要命……我们就到老大爷家去探望。这时恰好来了不少老乡，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进行了反日宣传。”

元男低头说着。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会儿，又瞟了一眼工作员的脸色，心里琢磨着：是谈得具体一些呢，还是谈到这儿就转到别的问题上去？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好！这事做得相当漂亮！ 我们不要放过这种能够启发人们觉悟的机会。那天的宣传工作收到相当大的效果。”

元男渐渐有了信心，他觉得做汇报也象在德谷做工作一样，是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熟练起来的。他概括地谈了谈在老乡中宣传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的情况，然后接着说：

“……打那以后，只不过四天工夫， 光德谷一个村就动员出不少粮食、布和鞋子，一共有六车，……先生，您认识端川大爷吧，他老人家足有好几宿没睡觉，写了一封给司令部的信，正等着您呢。”

“我听说了，这都是同志们积极工作的结果呀！……”赵东春吐了一口喷香的烟，连连点头。

“老人家在信里说， 他挑选了包括他孙子在内的七个健壮小伙子，希望司令部批准他们参加游击队。”

元男估计到工作员同志可能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但他还是抢先说了出来，看看他有什么反映。说起来，青年们要求参加游击队，也不单单限于德谷一个村。不用说别人，如果组织允许，元男自己就想抢在前头。所以他非常着急，想了解一下工作员对七个青年要求参加游击队的事到底有什么看法。可是，不出元男所料，工作员同志恰恰是避免从正面来回答他的问题。

“我还没有接到这封信，我想到那一带去看看。反正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象司令部屡次强调指出的那样，我国人民的革命性是最强的，反日情绪是最浓的，只要好好地启发他们的觉悟，就会积极行动起来的。”

沉默了片刻。

赵东春心里甜滋滋的，他不慌不忙地抽了几口烟，望着远方的山峦。

“才不过十几天的工夫……”

赵东春把烟掐灭，从容地喃喃地说：

“你们就做了很多工作。元男同志，我说句老实话吧，在这次取得的成就中，最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你已经得到了锻炼，现在不论把你派到哪儿去，都能够熟练地进行群众工作了。”

“哪里，我还……”

元男红着脸，又把手伸到后脑勺上。

“不，老实说，我们把德谷方面的工作交给你的时候，就估计到你是能够担当下来的。你不仅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而且还创造性地做了许多工作，同志们怎能不高兴呢？现在，德谷的组织算是巩固了，可是，元男同志！……”赵东春说到这里，把他那粗大的手放到粗土布裤腿卷得高高的元男的膝盖

上，轻轻地摩挲着，亲切地说：

“我们是革命者，要想干革命， 就不能满足于目前的一点成就，要再接再励，为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努力，要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 就拿德谷的工作来说吧， 也绝不能把它看成是十全十美的。”

赵东春的口气依旧是平静的，但逐渐严肃起来。元男感到紧张，把低着的头抬了起来，注视着工作员。

“比如你的工作……”赵东春继续谈道：“是在比较容易接触的青年和老人中间进行的，而且进行得活泼，可是没有在妇女中间做出值得谈一谈的工作来。当然，这和你缺乏妇女工作经验是有关系的，不过，我觉得你是不是也有点轻视妇女的思想。”

“老实说，我并没有特别轻视妇女，可是很自然地……”

元男听到这完全出乎意外的批评，不禁懵懂起来，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

“对，就是这样，这倒不是因为你有意识地轻视她们， 而是在工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种情绪。要知道，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第七条上指出了男女平等问题，特别强调要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妇女的人格。可是，我们只限于一般地谈论男女平等。我们要想光复祖国，必须组织和发动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力量，我们还没有站到这种积极的立场上来。”

元男深深地垂下了头，用手折弄着两腿之间的一簇青草。做了十几天的工作，他自己也感到不会没有缺点，可是没想到忽然冒出个妇女问题来。

元男也参加了德谷会议，亲耳听到工作员同志在谈到实现农村革命化的时候，曾强调过妇女的重要性，而且特别指出：要想

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解决妇女问题。但是，元男把这话当成了那种在会议上照例要提到的一般性的问题，而没有看作是马上要执行的具体任务。老实说，他觉得做妇女工作是相当困难的。不用说别的，就拿最熟悉的上洞村来看，斗赫一遇到妇女工作，总是推给甲顺，而他自己也是一样，一接到有关这方面的任务，就找英实帮忙，根本没有想过怎样深入到妇女中去。如果说这是由于某种旧思想作祟的话，那可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了这种错误思想，即使在刚刚受到批评的情况下，当场接到一项必须和妇女一起解决的任务，也未必就有勇气大大方方地走进大嫂和姑娘堆里去。

"哈哈哈，你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老实讲，我也有这种错误观点哪。因为在我们的脑子里，还有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歧视妇女的旧思想，所以也会不知不觉地在工作中流露出来。要想根除这种观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方面，我们要改变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妇女们也应当积极地起来争取自己的社会解放……好吧，让我们一起来克服这一缺点，把上洞村的妇女工作搞上去吧！"

看到元男陷入深深的懊悔之中，赵东春唇边露出一丝微笑，快活地说着，还拍了一下大腿。

"最近你们那个区长还在村里吗？"

经过一段沉默，赵东春忽然问道。

"在村里。可他最近动不动就往外跑，无缘无故地到每家门口探风，骑个车子乱窜……看他那个样子好象是做什么大事似的。"

"是啊，他们心里发狠，想跟我们较量较量。我已经向斗赫

同志谈过这个问题，组织上要对他严加监视，还要细致地了解一下上洞村有没有别的走狗……总之，有必要掌握他的全部活动。要知道，区长到处奔走，正说明他是想跟我们较量的，如果我们还看不出他的这种用心，将会遭到什么结果呢？搞不好，说不定会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

“是的。”

赵东春一一列举最近敌人疯狂蠢动的事例后，继续说：

“但是，只要我们提高警惕性，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单拿这个区长来说吧，不管他怎么嚣张，他一个人能有多大能耐呢？可我们是有群众的，他是逃不出群众的手掌的！”

元男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可是听了工作员的最末一句话，浑身增添了一股新的力量，并产生了某种想干一桩更大的工作的愿望。

赵东春沉默了半晌，望着南方逐渐放晴的天空。

“山太美了！”赵东春猛地直起腰来说。“那边的山，都是白头山脉，你看，多么雄壮，多么美丽！不也象是有了什么觉悟，正肩并着肩地走向战场吗！”

微张着厚嘴唇站在那里的赵东春，举起一只手指着南面的山脉，象欢呼似地说。在那延伸到天边去的、峥嵘险峻的迷蒙的山峦上，白云滚滚，犹如亿万只羊在奔跑，渐渐滚到一起，变成了巨大的云峰。云峰的一端在正午太阳的映照下，喷射出耀眼的白光。

元男觉得山峦和云彩是美丽的，但是比它更美、使他陶醉的还是站在那里瞻望着祖国天空的游击队工作员的形象。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披着沾满石粉的工作服，象一个刚从掌子面上出来的

矿工那样朴素，那样没有一点做作气味的工作员，现在却象孩子一样，望着青山叫好。元男看到这种情景，既觉得好笑，又感到鼻梁发酸。

"元男同志，大娘在家吗？"赵东春慢慢地向山坡那边挪动着脚步，忽然自言自语似地问。

"在家。"

低头跟在后头的元男，还没弄清他的意思，懵懂地回答了一句，抬起头来瞅着他。

赵东春顺手摘下一片桦树叶，拿到鼻子尖上闻了闻，在眼前滴溜溜地转动着。他沉思片刻，回过头来，说：

"明天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和城里联系，……想把这个任务交给大娘，你看怎么样？"

"什么？"

元男吃了一惊，诧异地大声反问。工作员用柔和的目光仔细地瞅着他。

"我去吧。"

"刚才我不是讲了城里的情况吗？ 你也知道如今上洞村的情况不比从前，敌人的警戒空前加强，特别是对年轻人管制得很厉害。"

"可是……怎能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我母亲呢？……"

元男一下子无法使自己不安的心情和平素爱护、信赖母亲的心情协调起来，就这么慌忙说了一句，可是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心理。

赵东春瞅了一会儿处于这种心理状态的元男，又摘下一片桦树叶，一边嗅着，一边望着南方的山峦。

“元男同志，我们这些当儿女的，并不能算是完全认识了母亲的力量。我的母亲还在故乡。我曾经因为揍了日本警察，被关到驻在所里。那时，母亲一连三个月天天到驻在所门口等我……她现在恐怕已经是白发苍苍了。”

元男呆呆地瞅着赵东春的脸。养育了这种人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位母亲呢？浮现在元男眼前的那位一连三个月在驻在所门口等候儿子的母亲的形象，也跟自己的母亲一样，是一位身穿粗土布衣的平凡而又柔弱的妇女。

元男忽然想起刚才工作员谈到的要加强妇女工作的话来。噢，他可能就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提出这个问题的吧？元男的脑子里浮现出母亲好象揣着炸药似地揣着纸条，紧张地走近安着双岗的城门口的情景。

“我想见见大娘。我们这样做，并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合适的送信人。元男同志，你要知道，真正孝敬母亲，就要帮助母亲走向革命的道路啊！”

元男想起了母亲在险恶的世上备受残酷蹂躏的前半生，又想到母亲飘拂着开始发白的鬓发将要度过的后半生的生活。未来，将会带给她什么样的乐趣，什么样的生活意义呢？

母亲，她失去的和被剥夺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使她能从中找回一点什么，进而能给母亲带来希望和乐趣，那么，哪怕是只活一天就要去面对死亡，元男也会是无所畏惧的！

现在，他才认识到工作员所以要把联络任务交给母亲的深刻意图了！

“我还没有想得那么深刻，您去见她，妈妈一定是很高兴的！”因为兴奋，他感到嘴里发干，喃喃自语地低声说。

六

月亮一落，四周突然陷入黑暗之中。夜深了，村里除了一两家的灯火以外，只能见到飞绯在草丛和崖边的流萤。那片一到夜晚就阴气森森的沼泽，也完全淹没在黑暗里，分辨不出是不是沼泽了。

登上转向村庄的崖顶，就能依稀望见一条落向崖下的羊肠小道，路旁有一扇灯火明亮的小窗，看上去近得似乎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

被世道吓坏了的老人，一心想避开这个人间，因此在盖圆木房的时候，尽量把敞开的地方堵死堵牢。这样，仅有的一个小窗，也只有脑袋那么大，而它又被紧靠在坡地边的那棵杏树的枝条遮掉了一半。可是，当元男直视着这个巴掌大的窗口上的灯光和映在窗上的浮动的人影时，简直感到眼花缭乱了。

夜校老早就下课了。村里除了偶尔传来卞区长家的狗吠声以外，没有一点声响。夜在静谧中渐渐地深沉了，尽管这样，那家小窗口上的灯光还是没有熄灭。

元男凝视着映在小小窗口上的人影，在眼前生动地描绘着坐在织布机上的英实的闪亮的目光。这时英实正在织布，随着咔咔的有节奏的织布声，粗大的辫子在肩头上摆动；她把身子往机前一倾，那缩起袖子的胳膊，就象一条游鱼似地敏捷地掠过经线，迅

速地找出了断线的地方。当她低下头去咬线头时，间或向小窗口一瞥，这一瞥就把偷望她的元男吓得急忙把身子缩回榉树的阴影里，回头去望自家的门窗。元男家的双页窗也不大，现在已用母亲的裙子遮挡得只能朦胧地看出个轮廓，看不见屋里的灯光了。元男想：这会儿，工作员同志大概就象第一次跟我谈话时那样，坐在母亲的面前讲着那些使人听了心情振奋、以至觉得不干革命就受不住的充满力量的话吧——可是现在自己连一句也听不到。

诚然，在这样的深夜，游击队工作员来到敌人注意监视的村子中心，是不能不特别提高警惕的。正因为如此，现在甲顺在房后的岗上放哨，而元男自己则站在这里监视着村前的路口。

此刻，元男的心并不感到紧张，而是充满了甜蜜的幻想。

母亲干革命啦！一直在眼泪和哀叹、忧愁和担心中生活过来的母亲，这会儿就要唱革命歌，高喊革命口号了！这是多么惊人的事呀！当身披着粗土布衣的母亲站在群众面前，飘动着鬓发做鼓动演说的时候，老乡们就会擦着眼睛嘁嘁喳喳地说：

“哦，那不是元男妈吗？”

“你糊涂啦？她是从山上下来的大女革命家哩！”

元男冥想着，嘴边不由地流露出得意的微笑。母亲一参加革命，我们家就变成全部革命化的家庭了。那时，我们家里的关系是：既是母亲又是革命同志，既是兄妹又是革命战友。大家一同去开会，一同去搞通讯联络，一同做支援游击队的工作，一同参加暴动队伍。

他的这种冥想，由于映在别济老人家小窗上的英实的身影而变得更加美妙了，他的心也更加跳荡起来！

元男也知道，英实彻夜不眠地织布，在村里引起了种种闲

话。特别是那个多嘴的密阳嫂竟在众人聚会玩乐的场合，公然说英实天天在织布机上熬夜，可得快点给她绾上头发，打发她出门子了吧。在背后谈论的这些话，不会不传到英实的耳朵里。可是她从夜校回到家里，还是不吱声、不言语地坐在织布机上织布。

元男不是不知道英实的心情。她那样热心地织布，为的是要多做些绑腿送给游击队。对于元男来说，没有比这更高兴更满意的事了。老乡们背后谈论的闲话，他也不觉得怎么刺耳。

有一天，元男在从夜校回来的路上，恰好跟英实走到了一块儿，他就趁这个机会用试探的口气问：

“英实，你没听到村里的闲话吗？”

“什么闲话？”

英实微低着头走着，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反问了一句。

“哦，那个，是些奇怪的闲话……”

元男本想提出这个话头逗逗她，可是当真说了出来，反而感到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想要含糊过去。

“我可没听到，是些什么闲话呀？”

不知她是真不知道，还是存心反过来逗他，在幽暗的夜色里闪着亮晶晶的眼睛问。这么一来，元男就更感到为难了。唉，女孩子就是这样，真叫人难以接近。这么用话一点，她满可以听懂是什么意思，可是偏偏装作不懂，简直叫人没办法。前几年，她完全不是这样，那时她见到元男，总是口口声声叫哥哥，不管是家里的事，还是邻居姐妹之间的事，都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那时，元男也觉得这样没什么不自然，同她接触就象同甲顺接触一样随便。可是到了最近，她一见到他，就有点害羞，有点扭怩。这样，元男也就不能不在各方面检点一些，想的自然也就多了。

元男吞吞吐吐地一踌躇，英实就淘气地眨巴着眼睛，噗哧一声笑了。

元男看她这个样子，不知怎的，觉得自己被她小瞧了几分，一赌气，就朝她冲了一句：

“听说你要出嫁啦！……”

他以为只要一提起这话，英实就会臊得受不了。可是英实竟置若罔闻，只顾低头走自己的路。元男跟着走了一段，才感到耳朵根烧得滚热。

“那么，元男哥是怎么想的？”

英实默默走了一会儿，用含着笑意的口气问。元男感到她是别有用心，有意反过来试探自己。

“那一定很高兴呗！”

元男感到自己又被动了，就再顶她一句。

“咯咯咯。”

也许英实看到元男气鼓鼓的样子觉得可笑吧，她咯咯笑着向旁一拐，朝着另一条小路跑了。

现在细想起来，这些事都有点奇怪。那天，真不如当她面把话说开，就说现在大家都说你我要结婚啦，伙伴们一见面就逗，把我弄的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这么说，她也许把脸一板，冲我几句。不过，这也没多大关系。别看她外表装得挺老实，显出含羞的样子，其实她心里不知在想着啥呢。单就那天晚上她说的话，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个巴掌大的小村子，大家风言风语的，怎么单单她的耳朵听不见呢？前几天，她跟甲顺、昰淑在山上采野菜，她们说的那些话，就说明这帮姑娘凑在一起，没有不扯的话！可这会儿又装起正经来了，这本身就很有点怪。

说起来，现在还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再说，也不好意思把它提出来。等母亲参加了革命队伍，英实妈和英实爷也都革命化了，到那时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还行，可现在没有具备这些条件，怎能谈得上真正的革命的爱情呢？……

元男这样想着，回头望了一望。甲顺的身影在崖边一晃，又悄悄地隐没到树荫后面去了。屋里仍然没有动静。要是静静地侧耳细听，似乎能听到工作员同志沙哑的咕咕哝哝的说话声，也能勉强听得出母亲低低的说话声。这是因为元男知道屋里有人说话，才有这种感觉，不然，是很难听到什么的。

元男又回到榉树下，徘徊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儿口渴，就用瓢去舀泉水。

静静的水面上，满满地钉着亮晶晶的小星星，他用瓢一碰，那些小星星立刻支离破碎，哗啷啷地发出玻璃破碎的响声，这声音，在清凉的夜的空气里格外响亮。

“……如果大娘一个人做这种工作，也许算不了多大的力量，可是世上有很多象大娘那样被鬼子杀死了丈夫和儿女的人哪！他们都象大娘一样，想报仇雪恨，把他们都团结起来，不就成了一支非常巨大的力量吗！正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这种思想和处境相同的群众，我们才说祖国一定能独立，我们的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可以说，所有的朝鲜人，实际上都是怀有这种心情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也跟大娘一样，心里想：象我这样的人能干些什么呢。过低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因而不能痛痛快快地投入斗争。大娘，您想想，一根荆条可以随便折断，路边的石子可以随便踢开，可是，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变成合抱粗的大树，变成高山一

般的巨石，这样来进行斗争，日本鬼子也就不敢猖狂啦。”

母亲安静地坐在炕上听着，开始谈话的时候，她手里还拿着针线活儿，这会儿干脆把它搁在一边，端正地坐着。乍看上去，母亲的这种神情，使人感到她象是一个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的人。

其实，母亲并不是在今天这个场合才头一次感到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的。当她听说要见她的是游击队工作员时，心里也吃了一惊，不由地瞻前顾后起来，可是真的和工作员对坐下来谈话的时候，却就象同村里的斗赫、尚浩接触那样，没一点拘束感，也丝毫没有产生由于他的到来会有什么不幸的预感。母亲确信自己的预感是准确的，它比任何启示都要灵验。回忆起来，她的预感没有不灵的时候，尤其是不安的预感，更是准确极了。遇见某一个陌生人，只要心里打冷战，暗影掠过脑际，那么他一定会给她带来灾难。即或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兆，她也一样地善于预感到即将临头的不幸。这样，只要感到心惊肉跳，她就立刻闭起眼睛猜想这种不幸了。

可是现在，在母亲的坎坷不平而又无限单调的生活里，突然出现了游击队工作员赵东春。就凭母亲的那种狭隘的生活经验，也丝毫感觉不到这件事是突然的，反而觉得是盼望已久的事一样，心里浮起一种释然的喜悦，甚至听到那些理应感到陌生的话语，也不觉得有一点意外了。

日本鬼子是朝鲜人民的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是牢固地凝结在母亲心中的坚定不移的生活感情。过去她时常从丈夫那里，从元男那里，从她所接触的人们那里，听到这句话。她感到：就是人们嘴里不说这句话，彼此也都是心照不宣的。正因为这样，每当

她看到孩子们稍微有点神色异常时，就认为他们准是在做某种反对日本鬼子的事情，心里感到不安；同时又为自己不能而且无法去劝阻他们而感到焦躁。她比谁都恨日本鬼子，因而也就比谁都感到不安。对母亲来说，日本鬼子既是可恨的东西，也是不得不躲避的可怕的东西。母亲所珍视的一切，全被日本鬼子践踏、抢夺和破坏了！对这一点，母亲是切齿痛恨的，但是她从来也无法对谁抗议一声。她挣扎着，想在眼泪和哀叹中忍受和忘却她的异常巨大的牺牲。在这样的过程中，她的头发稀疏了，脸上也布满了细细的皱纹，然而，她还是不能忘却内心的痛苦和怨恨，也始终无法从这种不安中解脱出来。

那天清早，母亲把刚回到家来的元男叫到自己的身边，叮嘱他要小心，要千万小心。她看得出孩子们并没有顺从地接受自己的劝告，但她并没有惊讶，反而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就象看到既定的结局一样。

母亲就是在叮嘱孩子们小心的时候，深藏在她内心里的真正的愿望，还是要他们去给爸爸报仇，盼望他们成为有作为的人。但她又生怕孩子们遭到什么不幸。可是，孩子们要是懦弱的，不懂得憎恨杀害父亲的仇敌，那她倒是恨不得以死来了却这份心事的。

母亲在这个世上，一不贪图荣华富贵，二不希求长生不老，她寤寐不忘的就是报杀夫之仇和对儿女的钟爱。她心里只是怀着这两种感情——两种极其矛盾的爱与恨的感情，默默无言地焦躁地期待着什么。她过去期待什么？现在还在期待什么？这是她自己也不十分清楚的。然而，她却经常模糊地预感到在自己的生活里一定会发生某种变化，并且在朦胧的恐惧中等待着变化的到来。

游击队工作员说，光恨日本鬼子是不顶什么事的，要想报仇，就得跟鬼子斗！现在，母亲听着他的话，既没有吃惊，也没有恐惧。因为在游击队工作员出现的那一瞬间，她就意识到自己在模糊的预感中期待着的那件事终于到来了。

游击队工作员的朴实的话语，无非是有条有理地道出了母亲的心情，无非是点出了一直深藏在母亲心里而又弄不明白的那种深切的愿望而已，绝不是什么令人感到生疏和惊讶的话语。事实上是必须同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鬼子作斗争的，如果要同鬼子作斗争的话，哪里还有比母亲一家那样有更明显的理由非斗争不可的家庭呢？要是说有什么值得惊奇的话，那就是身穿裙子的母亲本人也要参加这个斗争了。按理说，凡是朝鲜人都应该起来斗争，不过她过去听人家讲穿裙子的女人如何参加暴动啦，看到甲顺和英实那样的大姑娘进出夜校啦，等等，都认为是不寻常的事情。现在，连她本人都得参加这个斗争了，这怎么说也是一下子接受不了的事。

正因为她是这么想的，所以一提到同鬼子作斗争，首先想到的是儿子元男的事情。

“那孩子没做错什么事吧？他还小……”

母亲象临考的学生一样小心地发问，还瞅了一下赵东春的眼色。

“没有没有，元男真是个精明的小伙子，这是您辛辛苦苦培养的结果！”

“哪里的话，别看他个子大，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就知道愣干。他爹要是活着，也许能把他管教成人……”

母亲安静地说着，在她悲凉的语调里，流露出几分赞许的味

儿。

“当妈妈的心，还用说吗。对于元男，您尽可放心好了。过不多久，他就会成为出色的革命者，一定会给爸爸报仇的！”

“是那样的话，我也撂下一桩心事了。可是，一个没上过学的孩子，能做些什么呀？”

母亲想再次检验一下自己的喜悦是不是可靠，故意用疑惑的口气问道。

赵东春是十分理解母亲的这种心情的。对远离老母的他来说，母亲的这种心情，使他感谢，也使他同情。现在，既不需要给她高大漂亮的房屋，也不需要给她华丽的衣裳，只要在她的面前夸奖夸奖她的好儿子，那么她就放心了，高兴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不去满足母亲的这种心愿呢！

赵东春热情地说：

“大娘，革命不是什么特殊的人才能干的事情，现在，我们国家不是沉入血海里了吗？我们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家乡，有的人失去了丈夫，有的人失去了孩子……仇恨浸透了天地。对我们这些有血海深仇的人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

“我们这些受穷受欺的人，只有干革命，才能光复祖国，才能洗雪大娘心里的仇恨！元男最先领会了这个真理，怎能不成为出色的革命者呢？”

赵东春的话每一句都真切地叩动了母亲的心弦。她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还觉得元男平时也是经常对她讲这些话的。

今天晚上，母亲所听到的是那么令人惊心动魄感慨激动的话，然而她的表情却是那么平稳，那么安详，好象画里的人一样静静地坐着。

沉默了片刻。

不知谁家的鸡叫了头遍。赵东春点了一支烟，香喷喷地吸了一口，温和地瞅着母亲。

“大娘，从今天起，您也要生活得更坚强些！”

母亲听了赵东春温和的话语，慢慢地抬起头来，恳切地说：

“是啊，我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处境的，我怎么能忘了替含冤而死的丈夫报仇呢？可是我一点见识也没有，光在心里想，可就没个办法。”

母亲的语调没有变化，依旧是那么平静，那么柔和。然而，赵东春却从她柔和而又平静的语调里，痛切地体会到半生怀着血泪和仇恨，饮泣吞声地生活过来的母亲的激动的心情。他低头坐了一会儿，慢慢地说：

“大娘，我充分理解您的心情，我知道敌人是怎样杀害了元男的父亲，也想象得出您为了养活儿女流过多少血泪，所以才来找您的。大娘，一定要报仇，一定要报仇雪恨！”

工作员越说越激动。母亲听着，把目光转向窗口。赵东春拉过母亲的骨节粗大的手，一边温柔地抚摸着，一边低声地说：

“大娘，请您帮助我们工作吧，这才是报仇的道路啊！”

“帮助工作？我能做些什么呢？”

母亲听了出乎意外的话，吃惊地瞪着眼睛瞅他。赵东春继续说：

“现在就有件事请您去做。”

“什么事？我要是能做的，当然尽力去做……”

母亲依旧怀着疑惑的心情，一动不动地盯着工作员的脸。

赵东春向母亲身边挪了挪，用粗大的双手紧握着她的手，说：

“您知道市上的那家小杂货铺吧?就在那条有警察署的街上。”

“那个新开张的杂货商店吗?”

“对，就是那家商店，我想请您跑一趟， 去找那家的老板，给他送个条子。”

赵东春依旧用紧张的语气，犹如絮语般地低声说。

“我当是什么大事呢，那有什么为难的!”

母亲紧张的心情稍稍缓和了些，嘴边露出淡淡的笑容，欣然回答说。

“不是的。”赵东春从兜里掏出一个有火柴棍儿那么大的小纸卷儿，一边给她看，一边说:“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呀， 如果被敌人发现了，就会惹出大祸，我们的工作就会遭到失败。”

“哦?”

母亲又紧张得睁大了眼睛。

“大娘，要特别小心哪! 最先碰到的难关就是城门。鬼子在城门口安了双岗，搜查得很厉害!”

“这么一个小纸条，还怕没处藏吗?”母亲用多少有些害怕的语调疑惑地说。她的话，与其说是表示自己的决心，倒不如说是在征求对方的同意。

“当然， 不是没有办法。我们考虑到大娘是个女人，又上了年纪，鬼子可能不怎么注意。我们正要利用这一点。可是万一有个失闪，就会遭到严重的失败,所以要百倍地小心,防止出差错。”

赵东春把纸条送到母亲的手里，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就象第一次打发孩子去办事那样，一再地叮嘱说。

“把这个条子交给他就行了吗?”

赵东春愈是叮嘱，母亲愈是紧张，她不安地问道。

“对啦，别看这个小纸条，可重要啦！ 您走进杂货铺之前，要前后留心，要是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就径直走过去，先到别处去办事。进杂货铺后，也要看看有没有人，如果没有旁人，再一边装着挑东西，一边问：‘卖洋碱吗？’我再说一遍，您要问：‘卖洋碱吗？’要记住‘洋碱’这两个字呀。 您认识那个老板吧， 小个子，窄脑门，厚头发，长得很结实。”

“我见过几次，过去他到我们村里卖过杂货。”

“那就好了，您一定要见到他本人，绝不要向别人说这句话。您问他卖不卖洋碱，他就会回答：‘洋碱卖光了。’这时您就再说一句：‘我们村里的区长打发我来的。’刚才说的是‘洋碱’，这回说的是‘区长’， 可不要叫‘黄鼠狼小子’， 一定得叫‘区长’。那么，老板就会说：‘实在要买，我就再找一找吧。’说完， 他就会走进屋里去的。您这时就不用说什么，跟他进屋就行了。然后，您就听他的话，把这个条子交给他，就可以回来了。”

听了说明，母亲就凭自个儿的想法也感到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然而也并非是没法干的事。

“明天去行吗？”

“是的，这个纸条一定要在明天送到他的手里。 您明天能去吗？”

赵东春又握着母亲的手，问道。

“应该去的嘛，还有什么能去不能去的？ 这么重要的事，我跑一趟腿，算得了什么？”

母亲一边说一边把纸条严严实实地藏在裙腰里， 望着赵东春，眼里浮现出深沉的光彩。

“谢谢您，您知道，这件事除了您我之外，别人是不知道的。

再亲近的人，也不能向他泄漏秘密！”

“别的我不懂，这个我还是明白的。元男爹一直到死，一句也没说过他在干什么事。我不知道他干的究竟是什么事，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牺牲的，我就这样成了孤苦伶仃的人哪。现在我指靠孩子们生活，天天观察他们的神情。孩子们白天黑夜地忙，可是从来不对我讲一句。我心里也急得很，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干什么，就这样地活到今天。我也有心想问问他们，可是在一个家里，对自己的亲娘都不能讲，我怎么就好意思去问他们呢？……请您放心好了，这一点，我是很懂得的。”

母亲温和地说，但她的语调是悲凉的。

“大娘！”

赵东春象要把母亲的双手紧抱在怀里一样，紧紧地握着，颤声说：

“谢谢您，我的母亲也在故乡，我也是在外独自生活的！我理解大娘的心情。再过不久，大娘会跟我们这些儿女们坐在一块讨论革命工作的。”

“我可不敢想那么大的事。您母亲在故乡，那您也没法经常跟她见面了。”

“是的。”

赵东春好象犯了什么罪似地垂着头，低声回答说。母亲把自己的手从他的手里抽回来，紧握着他的手，说：

“您要常给她写信，当儿女的总不能那样惦记着老妈妈，可是当妈的……够孤单的了。”

赵东春听着母亲的温柔而亲切的话语，越发把头低垂下去了。可是母亲却扑闪着眼睛，笑着说：

"唉，我扯这些没本分的话干什么呀？孩子们为了国家，在野地里过夜，到处奔忙，老一辈的还能盼孩子们什么呢？只有诅咒着这个坏世道生活吧。"

"大娘，所以我们才要斗争呀！只有迎头抗击敌人，我们才能过到母亲们抚爱儿女、儿女们孝敬父母的好日子。"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瞅着赵东春那张在艰苦的斗争中变得颧骨突起、皮肤黝黑皴裂的朴实的脸。母亲的眼里凝结着对儿女们没有倾尽的抚爱和情意，在那汪着泪水的眼睛中，隐隐地闪烁着仁慈柔和的光彩。

七

这是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

母亲大清早就起来了。虽然通宵没有合眼，可是脑子却象水洗过似地清净。

山雀还没有飞上榉树梢头，母亲已煮好了燕麦饭，来到泉边冲洗着浸在破盆里的焯过的野菜。一股山菜的清香，飘散在早晨清新凉爽的空气中。

舔着象一群水蛇似地弯弯曲曲缠绕在一块儿的榉树根，潺潺地流下来的溪水，就是碰到一个小石子儿也会惊跳起来，打着旋涡，反射着淡红的朝霞。泉井的水面上，依然笼罩着翡翠色的暗影；水里映着半轮泛白的月亮，颤颤巍巍地好象冷得直打战似的。

"卖洋碱吗？"

她捞起一把野菜挤了挤，停下来，念叨着。

"喳，喳，喳！"

山鹊在头顶的榉树梢头，尾巴一翘一翘的，突然叫了几声。

母亲吃了一惊，抬起头来，咂着舌头骂：

"该死的！把人吓掉魂啦。"

她急忙洗了一把野菜，走进灶房。

太阳在剑水山头升起了丈把高。母亲上身穿着叠出褶的麻布短袄，下身没啥可换的，依旧穿着那条灰不溜丢的粗土布旧裙，胳膊上挎着放了一个土布口袋卷儿的荆条小筐，走到院子里。这时，元男正巧从后院背着背架子走了出来。

"打柴去吗？今天你就搂一背架落叶，再把下面那块地锄一锄吧！"

元男半晌没吱声，用亲切的目光朝出门打扮的母亲望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什么似地问道：

"妈，你上哪儿？"

"我进城买点盐。今年咱们要做点酱，得预先准备点盐啦。"

母亲装得一本正经地回答。元男听了，不禁笑了笑，心想家里的盐上次都送给游击队了，现在没有盐倒是实情，要说准备做酱去买盐，这话编得倒也不离谱。

"妈，买盐用不着那么忙，下次我进城卖柴禾的时候买算了，今天你就买一点现吃的，再给我买一瓶煤油，晚上想看点书，也没个亮灯……"

"好，我还得买一团线和几盒火柴哩。"

母亲以为儿子看出了什么问题，心里很犯嘀咕。但她还是装

作没事的样子，话说得很自然。

母亲又回到灶房，从墙旮旯掏出一个沾满了破棉絮般灰尘的煤油瓶，在灶房的地上蹭了几下，装进筐里，走了出去。

英实家门口有一条近路，打那儿可以直插到通向城里的大路。母亲觉得在村子里穿过，叫人看了不好，特意抄了近路。但转而一想，别人都不打紧，唯独区长那家伙最好让他看到自己是大模大样进城买东西去的，免得事后又生麻烦。

卞区长的拐尺形大瓦房，远离着散布在山脚周围的、蟹壳一般的、靠开荒为生的庄稼人的圆木棚，巍然坐落在大路旁，房子前面还板板正正地修了一个大院子。全村只有他一家是有院墙的。他家的院墙可不是用木条和松板之类夹起来的普通院墙，而是用洋灰砌的一人多高的砖墙。墙顶上插满了花花绿绿的碎玻璃片，这样他还感到不放心，又在上面围上一道二尺多高的铁丝网。他家的笨重的大门扇儿，是十关九不开的。门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汉字写着"注意猛犬"四个字，旁边又用朝鲜字缀上"内有恶狗，小心在意！"写是这么写，其实他家养的是条哈巴狗，也不见得怎么厉害。

当初，村里人看到卞长国盖房子的那股子派头，就知道他是存心跟大家作对，而不是想和邻居和睦相处的。所以，在他还没当上区长的时候就没一个人肯沾他的边。

母亲凭着她的生活经验，本能地估计到她这次出去最要提防的就是卞区长。她觉得有必要事先跟他打个招呼，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自己的去处，免得事后来盘问她为什么整天不在家。

母亲故意放慢脚步，一边走，一边朝卞区长的院里张望。她靠近洋灰墙边，倾听屋里的动静，却没听见屋里有卞区长阴阳怪

气的声音。他家的那条号称猛犬的哈巴狗也没有叫唤，它一早起就一声不哼地趴在客室的廊台上，懒洋洋地睡大觉。

心情紧张的母亲多少松了一口气。心里想：他不在家就算了。于是她走上大路，好象故意要让大家看到似的。

太阳还没有放出强烈的光，通宵喝饱了露水的野路，非常湿润清净，寂静得几乎使人感到凄凉。母亲的心，不禁动荡起来。

不论向哪儿望，也望不到一点人的影子。在那长满一人高的紫芒的沿河沼泽地上面，罩着一片阴沉沉的山影；一只云雀，从那似乎还带着睡意的均匀起伏的草地里突然飞起，径直冲向天空；远处可见一架骡拉的爬犁，在那边的山旁弯道上走着，但却听不到一点声响。

剑水山上，霞光还没有收敛，淡淡的烟雾影影绰绰地在广阔的草原上飘荡。再过一会儿，只要太阳一放出强烈的光辉，烟雾立刻就会被驱散，大地也会变得灼热起来。

母亲不慌不忙地走着，她就象初次来到陌生地方的行路人一样，一边走一边眺望着山野。

山川如此多情！这竟不象血泪横流、冤恨冲天的灾难深重的大地，而是象在绚烂的阳光下，正在什么地方孕育着某种意义深远的新生活的令人感到无限亲切的大地！

她什么时候曾走过如此洋溢着希望的道路啊！母亲一直是被贫穷和不幸追赶着在阴郁的生活的小径上踉跄地奔跑。现在，对她来说，那片正在收敛着的淡淡的朝霞，那渐渐发蓝的晴空，以及这条可以独自沉思着行走的清净的野路，都是十分美好的。连那架消失在山岭那边已经望不见了的骡爬犁，也都令人感到亲切。那架骡爬犁也是进城去的吧？就这样地往前走，说不定在哪棵柳

树下面会忽然遇到它哩。

然而不知怎的，母亲觉得她现在独自行走的这条道路并不是进城以后又循着它回来就完事的那样一条空漠的道路。她觉得只要认准了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就可以走到一个能够申诉她郁结在心里的怨恨，痛痛快快大哭一场的地方。同时，在她的心里还产生出一种可以通过某种事物和已经成了隔世之人的丈夫重新接上关系的渺茫的梦想。

那片宽广的草原，越接近山谷也就越变得狭窄了。一条水流很细的小河，横穿过道路，流进阴暗的山影里。河上高高地架着一座刚能通过一辆马车的破烂的小木桥。过了这座桥，直通德谷的大路，就分出一条岔路通向山谷。

母亲的脚步，随着起伏的心潮渐渐地加快了。

最好在进城赶集的人们十分拥挤的晌午前赶到城门，这样既可以安全一些，又可以免得在路上受骄阳的暴晒。她还没有考虑成熟，脚步就已经不由自主地加快起来。

当她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刚刚登上桥头的时候，忽然听到自行车叮铃铃的铃声。

抬头一看，只见河那边上德谷去的岔路口上，有一个象乙男那么大的男孩，手里拿着一根树枝，赶着三口猪，正要穿过岔路口，恰巧碰上了卞长国的自行车。小孩子一听到铃声，就慌忙挥动着树枝赶猪。可是那些猪居然在区长面前撅起丑嘴巴，哼哼地叫着，根本不想让路。

“叮铃铃，叮铃铃……”卞长国连连打铃，终于把车子向旁边一拐，尖叫了一声：

“混蛋！怎么还不让路？”

"哼——哼——!"那些猪象有心跟他赛跑似的，跟着急于抢路的自行车并排猛跑了一阵子。可是卞区长吹胡子瞪眼睛，恶狠狠地挥舞着一只胳膊，终于把猪吓得朝着山坡跑去。

"卞长国这么老早是上哪儿去了回来的呢?"母亲愣怔着在桥口站下了。她在这个桥头上碰见这个坏蛋，心里不由地一动，甚至想到这家伙是不是看出了什么风色，预先跑来忙乎的呢?但又觉得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事情，准是在城里喝了一夜酒现在才回来。想到这儿，母亲便把头昂了起来。

"妈的!真倒霉!"

卞长国回头瞪了一眼朝着山坡奔跑的猪和赶猪的小孩，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然后回过头来，瞅着桥面，眨巴眨巴眼睛。

"那不是元男妈吗?怪啦，……腰——西!……"

卞长国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定定心，吭吭两声，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正象母亲估计的那样，卞长国是在城里喝了一夜酒刚刚回来。其实不单是去喝酒，他是去参加一个有守备队长和警察署长出席的管区内"乡贤"们的重要会议的。会后设了"便宴"，酒席自然是那些获得被署长和守备队长召见的荣誉的"乡贤"们准备的了。他们一直喝到天亮。最后议论到的是，有关加强动员，早日结束目前正在管区内进行的炮楼工事的问题和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由于游击队的猛烈活动而日益浮动的民心的问题。会上还透露，不久的将来，要在各自然村组织自卫团。在谈到这一点的同时，各村的区长、官吏和警察官们，在搜捕共党分子方面的无能也受到极其尖锐的指责。

细川中尉不知为什么情绪那么坏，他象喝凉水一样一口气喝

完了卞长国硬说服陈乡长特地为他搞来的两瓶日本酒，然后忽地站起来，拄着军刀，嚷道：

“所谓傻瓜，就是指你们这号人说的，懂吗？傻瓜！就是傻瓜！现在，我们管区到处有共产党， 游击队工作员也在活动。 这好比，哎——道，对对！就象富士山上有很多树木和飞鸟一样，是个明明白白的事实。可你们连一个也没有抓到！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有抓到共产党和游击队工作员的举起手来！ 没有吧？ 你们看，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抓不到共产党呢？难道是因为没有共产党吗？不是的！一言以蔽之，因为你们都是傻瓜！懂吗？”

当然，细川的这番话是对在座的那些形形色色面色尴尬的区长和开店的、 开油坊的“乡贤”们说的， 可是他那傲慢的目光到处乱扫，竟把警察署长和大眼珠宪兵军曹岛木都弄得非常扫兴。尽管这样，还是谁也不敢反驳这个大碗喝酒的日本侵略军中尉的见解。

“我常对你们说什么来着？”细川焦躁地挥动着胳膊，继续说：

“朝鲜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都是里通游击队的！ 我不是叫你们对他们严加监视吗，不论他们到哪儿，都要一一查清行踪，凡有行迹可疑的，就立即报告守备队。人嘛，就应该会动脑筋。什么上山打柴啦，什么下地锄草啦，你们可不能上他们这种鬼话的当！共产党原本就是狡猾的。只有动脑筋，才能抓到共产党！你们统统是傻瓜！傻瓜！”

细川破口大骂，骂得嘴里直冒白沫子，看他那个架势，就象是要拔出刀来大砍一番似的。 卞长国听了一宿细川的演说刚回来，现在忽然意识到自己已来到他当区长的这个上洞地界，意识

到自己在这个上洞地区能不能抓到共产党，就看自己的脑袋瓜如何了。

“哦，这不是元男妈吗？”

卞长国先做出高兴的样子，在桥上停下自行车。

“区长大人，你好？”

母亲谦恭地弯弯腰，跟他打招呼，给他让路。

“你一早上哪儿去呀？”

卞长国迅速地扫了一眼母亲的出门打扮，问道。

“哎，我想进城去一趟。”

“嗯，进城干吗呀？”

卞长国佯作大吃一惊，问道。母亲沉着地回答说：

“哎，这个穷日子，事事都是拆东墙补西壁的。家里断盐啦，想买一些来。眼下正是忙锄地的时候，可是事先没有准备，有什么办法呢？”

“是吗？”

卞长国听了母亲的这番絮叨的话，觉得没啥可疑的，刚想迈步走的时候，脑子里闪电般地掠过了细川的话。他认为，细川的话正是指这种情况说的。他眨巴着小小的三角眼，轻飘飘地说：

“哦，那可太巧了，我老早就想去一趟， 可就忙得抽不出空来。你进城给我捎一条烟卷儿来。 你到专卖局商店， 提我的名字，就说我要买一条‘米道里’牌香烟，你可记住，是‘米道里’。”

卞长国把自行车朝腰上一靠，从背心小兜里掏出钱夹，抽出一张票子，瞟了一眼母亲的脸色。专卖局商店老板是细川的爪牙，昨天晚上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一起喝了一夜酒，今早刚分手。再说烟卷儿，他三天前买了两条，今天又打发这个女人去买，那

个象蛇一样多疑的家伙，一定会详细盘问她的。

母亲哪里知道卞长国的这种鬼心眼儿呢，反倒暗暗地觉得这下事情好办了，不论到哪儿，说是替区长办事，似乎都硬气一些。她被这种念头迷惑住了，心想是不是能弄个更可靠的保证呢。

“听说路上盘问得很厉害……”

母亲嗫嚅着踌躇了一会儿，接着说：“不用写个条子吗？”

“不用。”

卞长国用平时拒绝老乡请求时所惯用的语调，漫不经心地回答了一句。他把着自行车的车把向前走了几步，忽然一想，感到这事办得太吃亏了，他所认为的吃亏，不外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之外的其他一切人，不马上死，他就觉得吃亏；穷棒子家里有一点糊口的粮食，还没有饿死，他就觉得吃亏；村里的娘儿们居然敢在大路上昂头走路，要是不打个腿绊子把她们绊倒，他就觉得吃亏。

“这娘儿们怎么看也是可疑。”

硬这么一想，他的小狐狸脸就立刻绷紧了。

卞长国眨巴着眍瞜眼，把母亲琢磨了半天，果断地把自行车往腰上一靠，说：

“也罢！不管怎么说，区长写个条子去，总会顶点事。我卞长国的名字，这时候不用，留着它干什么呀？”

卞长国说着，把手册掏出来往自行车的坐垫上一放，拔出金笔就写。

“哎——道，‘通行证’……是啊，最近城门口搜查得厉害，不管怎么说，在上洞一带，只要提起我卞长国的名字，别人就不会来麻烦你了。”

卞长国吹了一阵，在小本子上写道："此女人可疑，严查为要！"写完，"啪"地一声打开有小钱夹那么大的戳子盒，取出个四四方方的象牙戳，用一只手的大拇指捺着纸，另一只手使劲按了一下。

"给你，进城门时，你把这个给站岗的看看， 保险没事！回来再把这个条子还给我，这个东西也算是文件，需要保存的。"

卞长国对着他摆出架势来按了戳子的地方，呼呼地吹了两口气，一边把条子递给母亲，一边叮嘱着说。

"那我就走啦。"

母亲恭恭敬敬地接过路条，把它叠好，藏在裙腰里，然后向他鞠了一躬。从他身旁走过去。

"好，你走吧！"

卞长国滑头滑脑地还了礼，心想：你要是心里有鬼，这次准给逮住。可是一转身，细川叫喊的"傻瓜！ 傻瓜！"的声音又敲击起他的后脑勺。是啊，不论是城门口的岗哨，还是专卖局商店的老板，统统都是傻瓜！这是无可争辩的明明白白的事实。现在，我把这只差不多拔光了毛的小鸟送到他们的口里去，说不定那些傻瓜还看不出是什么用意，把她放跑了呢。这么一想，他心里就感到非常焦躁。

卞长国把一只脚踩在自行车的脚踏上，向前蹬了一阵，他又一次觉得自己似乎吃了亏，于是歪着头朝后看。母亲还象刚才见面时那样不慌不忙地沿着山坡走。卞长国望着母亲的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是相当高大颀长的身影，觉得有点不好对付，感到有一种压力。但不论怎么琢磨，除了她身上穿着破烂的粗土布裙子和并不显得怎么新的浆洗过的麻布短袄而外，并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

方。

卞长田歪着脑袋，朝母亲的背影望了半天，无可奈何地转身走了。

母亲傍八、九点钟的时候，才赶到城门前头。投在地面上的人影渐渐缩短，太阳也渐渐地放射出强光，炽热地烘烤着旁边没有一棵树的大路和光秃秃的草地。

越是靠近城里，路上就越是不断出现一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其中有挥着鞭子赶着瘦马拉的大车的车把式，车上高高地垛起一堆高粱袋，上面还有三、四个人伞拉着腿坐着；有袒露着条条肋骨象田垄般隆起的胸脯，挑着两头装满了小萝卜、蒜、葱之类的菜挑子，晃悠晃悠地朝前走的卖菜的。他们油渍斑斑的上衣搭在屁股后头，好象别了条手巾。扁担头上还挂着烟袋和荷包。也有挑着一头放着吃奶娃娃，一头是一捆日常生活用具的担子的女人。一到可以看得见城门的大路上，行人里就混杂了许多商人、庄稼人、酒鬼、赌徒、货郎、 自行车行商， 甚至还有目露凶光的密探，以致使修得很宽敞的大陆上的道路也显得拥挤不堪了。

这个小镇坐落在偏僻的山沟里，离铁路很远，显得阴森而又黑暗。所以，它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城镇，还不如说是个大屯子。 然而在军阀混战的荒乱年代修起来的城墙和城门却异常高大，异常笨重。在这个方圆一百多里的大乡中心的镇里，近来迁来了警察署和守备队队本部，新盖了不少二层楼的洋砖房，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它建成以来一直显得萧条荒凉的市容。尽管有那么多荒芜的土地，而那些破烂不堪将要倒塌的土房，仍然象伏天的羊群一样拥挤在一起。 不分白天黑夜都紧插着门闩的各家大门

上，不知哪年哪月张贴的春联，颜色暗淡，破碎脱落，风一吹就飒飒作响。

所谓市场，除了卖柴的、卖各种糕饼的和一些杂货小摊而外，就只有油坊、米店、酒铺和棉布店了。这些店铺的大门一律漆成赭红色，装上粗大的弹簧，整天关闭着，只是偶而有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小心地进出。

母亲在城门口受到了严格的盘查。

这个城门的正门，分早、中、晚定时开放三次。其余的时间，它就象只要拉开点缝就要向人间喷吐出种种厄运和不幸的阴曹地府的大门那样，总是沉默地关闭着，人们只能从旁边的便门进出。鬼子就在这个便门上安下双岗，检查每一个进出的人。母亲怎么看也觉着不会太平无事，便把卞长国开给她的"通行证"掏出来递给岗哨。一个下巴上长着象荣苞似的胡子的大个子岗哨，接过"路条"一看，霎时眼睛瞪得溜圆，问道：

"这是谁给你开的？"

"我们村里的区长。"

"区长？"

鬼子把母亲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觉得莫名其妙，叫了一声在另一头检查别的行人的同伙：

"喔咿！岛田！"

象舂碓一样又短又粗的岛田，一听到喊声，就转过身来，迈着鸭子步走到他的身边，问了句"什么？"习惯地从伙伴的手里接过条子。

"噢，是这样！"

两个鬼子相互看了一眼，歪了歪头。大个子把条子还给母

亲，果断地叫道：

"有'通行证'，也得检查！"

于是开始搜身。不知怎么搞的，查得比没有"通行证"的人还要严格几倍。鬼子摸她的鞋鼻儿，看她的鞋底儿，最后还把上衣的领子和衣缝拆开来看了。

鬼子的毛茸茸的手一触到衣领，母亲就不禁浑身发颤。早晨准备上路时，她正是把条子藏在衣领里的，后来想换件衣服，才又把它掏出来藏在别处。她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考虑，只是偶然想到罢了。

鬼子似乎看透了母亲的这种心思，一边搜查，一边在观察她的表情。这么一来，母亲就更害怕了。但她立刻镇定下来，心想：怪不得游击队工作员几次三番地嘱咐我，原来他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了！于是，她产生了这样的信心：只要照工作员的话去做，就一定能顺利完成任务！

母亲故意装得土里土气的，显出惊讶的神情。

"嗨！世上还有这种事呀？好，管查个够吧！"

没等鬼子动手，她先把衣服抖落给他们看。鬼子的目光刚转到她的头上，她就一伸手把发髻忽啦一下解开了。其实，条子就藏在发髻底下。鬼子也许是觉得再去检查她自己打开并抖给他们看了的头发没啥意思，就伸手去抓她的篮子，母亲做出讨厌的神情，哗啦一下把篮子朝他们面前一推。

鬼子把篮子翻了个遍，也没有得出什么结果。他们歪着脑袋，退后几步，站得远远的象看什么稀罕物件似地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其中的一个鬼子朝着她气冲冲地嚷道：

"这是谁给你开的？"

"你问的是'路条'吗?"

"对! 就是'通行证'!"

"是区长老爷开的呀，我还亲眼看到他按戳了哩!"

母亲以为鬼子怀疑她的"通行证"，就辩解地说。

"好啦，你回去对他说，以后开'通行证' 要写得明白些! 妈的，纯粹是饭桶! 滚吧!"

母亲好不容易过了这一关，舒了一口气，急忙走进城门。

就是搜查到这种地步， 她还想着回去的时候， 用得着这个"路条"， 仍把它细心地藏在裙腰里头， 这才挤进人群拥挤的街道。也许因为刚才过于紧张的缘故吧，她的两条腿走起路来直晃悠。

母亲走到市场，打"北鲜商店"门口经过，探头一看，屋里有三个顾客，就没进去，先上专卖局商店去了。在那儿，不知是因为她把区长说的"米道里"说成"米道鲁"呢，还是因为区长的那张嘎嘎直响的新票子被怀疑为假钱呢? 又叫那个身穿日本绸汗衫和西服坎肩、口叼象牙烟嘴的商店老板好一顿盘问:

老家在哪儿? 丈夫是干什么的? 什么时候死的? 怎么死的? 有孩子没有? 街上有认识的人没有? 等等，最后甚至问她篮子里装的是什么。母亲非常讨厌他那瞧不起人的样子，于是顶撞地说:你不卖就拉倒，何必寻根究底地打听别人的事情! 她说罢就要转身出去， 这时，那老板也许是感到没趣， 随口说了一句道歉的话，就把一条烟卷和找的零钱递给了她。

母亲陡然警觉起来，心想: 我身上又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竟有这么些人来纠缠，要是叫鬼子发现有什么嫌疑，说不定会被当场关起来呢。

这么一想，当她第二次走到“北鲜商店”门口时，自然而然就象在薄冰上行走一样，不敢大胆迈步了。

商店老板是个小个子，很结实。大伏天还穿着白棉布朝鲜服，裤脚上利利索索地扎着腿带，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做买卖很在行。母亲刚刚在城门口和专卖局商店遇到了麻烦，这会儿又得去见显得那么精明的人，心里总不免有些害怕。

柜台上摆着廉价的假银戒指，各种颜色的磁扣儿，针、线、玩具手表和供剪贴用的印画纸等等杂货。货架上则陈列着装有球糖和酥饼的玻璃罐。不论哪儿，都落满了白蒙蒙的灰尘。

店面很窄，小到里面有三个顾客就要肩膀挨肩膀的地步。顾客进来了，老板还装着不知道，用掸子东掸西掸的，那神情看上去就好象他早已料到进来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是可以随便对待似的。

“卖洋碱吗?”

母亲迟疑地对着老板的脊背问了一句。

“洋碱卖光了。”

老板头也不回，用掸子啪啪地掸着最上面的货架，粗声粗气地回答说。

母亲听了，心里不禁一阵发紧。他回答得一点也不错。不过，要是洋碱真的卖光了，不是也会这么说吗？如果这个老板确实是搞独立运动的人，现在屋里又没有旁人，就不能露点好脸色吗？老板对顾客客气一点，还能招人怀疑吗？……

母亲一瞬间想到这些，满心疑惧地说出第二句暗语：

“我们村里的区长打发我来的。”

说是只要对上了“洋碱”、“区长”这两个暗号，就可以听他的

了。母亲紧紧地搂着赶集的篮子，努力镇定着怦怦直跳的心。

"实在那样，我再找一找吧。"

老板依然是顶撞人似地粗声粗气地说。他回头瞅了一眼，然后做出讨厌的样子，把掸子一扔，一边朝里屋走，一边漫不经心地补了一句：

"跟我来！"

母亲马上领会到这是给自己下的指示。北鲜商店老板尹亨甫不愧是深入警戒森严的敌区中心的地下工作者，他用锐利的目光扫了一眼商店门前的街道。不论哪儿，都没有发现一点可疑的影子。

里屋的炕灶前头，站着一位女人，看来是尹亨甫的妻子。她随着尹亨甫的眼神，悄悄地走进店堂去了。

这是一个没有半间屋大的小炕。不论怎么看，也看不出一点象样的摆设。墙上贴满了从流行杂志上剪下来的闪亮的彩色画片，还挂着日历和几件旧衣服。在炕的一头，放着一口报纸糊的箱子，上面放着一条薄被子，旁边堆着满是烟灰的铁盆和磁碗。不论看哪儿，都不象过着定居的日子，但也看不出什么穷相。

"请坐，你老远地跑到这儿来，辛苦啦！"

一进到里屋，尹亨甫竟判若两人，用亲切的口气向她问候。

"我有啥辛苦的，可是……"

母亲不知道该怎么应酬，踟蹰了一会儿，往炕上一坐，就势打开发髻，从头发里取出一个卷得象火柴棍似的硬邦邦的纸卷儿交给他。

"太谢谢您啦！可把我等苦啦！"

尹亨甫急忙接过条子，极其仔细地一连看了几遍，然后划了

一根火柴，把它烧光，连灰也没剩下。

不知怎的，母亲感到心里很空虚，也更加紧张起来。店老板的一举一动，都是极其沉着和严密的。起先她还有些疑惑，过不一会儿，也就懂得了其中的道理。当店老板看过她冒着危险好不容易捎来的那个重要纸条以后立即把它销毁时，有一阵她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但她马上就猜到这是为了在敌人面前消除一切痕迹。这么一来，她在暗暗的惊惧中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还不了解其深刻内容的情况下插了一脚的这项工作，是一项需要豁出命来干的非常危险而又非常重要的工作！

"您真辛苦啦！"

在尹亨甫那张严肃的脸上，露出了可亲的笑容。接着又平静地说："我看您好象是第一次搞这种工作，可是您这趟作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从外表看，这位老板一年到头也不会讲一句废话的。现在，从他的嘴里听到如此亲切的话语，母亲才放下心来。

"我可以走吗？"

"可以。您就沿着来路回去吧，请您给我捎个条子去。"

尹亨甫说着，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盒，从最底下取出一个象刚才烧掉的那个一样大的纸卷儿。

"您经历过一次了，出城的时候可得特别小心哪，来时岗哨查得挺厉害吧？"

"厉害。我有'通行证'，他们还查得挺厉害哩！"

"'通行证'？"

尹亨甫的眼里顿时现出紧张的神色。

"我来的时候，在路上碰见我们村的区长，我求他写了一张

'通行证'。"

"给我看看。"

尹亨甫接过条子，盯着母亲的脸看了半天。

"卞长国这家伙是区长吗?"

"是的。"

"该死的家伙！ 怪不得人们都骂他是'狐狸精'，'黄鼠狼小子'，这家伙太阴险了！"

尹亨甫嘟嘟囔囔地骂着，母亲听了，心里一惊，问道：

"出什么差错了吗?"

"差点没闯大祸！这不是'通行证'，这上头写的是说你很可疑，叫他们好好搜查！"

"什么?"

母亲简直气懵了，嘴都闭不上。她恨自己太糊涂，竟拿着这个坏蛋写的"路条"进城。

"呵呵，您拿这个'条子'进城，真象抱着小狗过老虎洞啦！您想想，他着什么急要给你开'通行证'？回去的时候千万别露这个条子了。"

"哎，我太傻啦！"

母亲抚摸着衣带，声音颤抖地说。她想到自己受了那个象狐狸一样的家伙的愚弄，不由地气得直咬牙；另一方面想到自己上了这样的鬼当，居然自动把脖子朝要绞杀自己的绞索里伸，又不禁觉得空虚。

尹亨甫曾经从赵东春那儿大致听说过关于上洞村母亲的情况，因此，他对母亲的心情是十分理解的。他估计派母亲来送信，是一项非常措施，是与城内的警戒越来越严有关的。不过从赵东

春来说，显然也包含着想把她引向革命道路的意图。所以尹亨甫亲切地说：

“大嫂，您不要灰心， 头一次做这个工作就搞得这么好，没有出差错，实在很不容易。现在您知道了有那样的陷阱，以后离它远点就行了。”

母亲觉得老板说的话是意味深长的，低着头默默地听着。尹亨甫又平静地接着说：

“这条路并不是走一次就算了的……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很多这种陷阱，要想每次都能安全地通过，就得有文化。有了文化，眼睛才能象三十夜晚打灯笼那样亮堂呀！”

母亲正恨自己上了卞长国的当，又恨自己由于不识字险些在城门口闯了大祸，加上觉得尹亨甫的话非常真挚，不禁瞪大了眼睛，直对着他看：

“您是说，我应该学文化吗？”

“对啦，大嫂，您想帮我们工作，就得学文化。”

尹亨甫用亲切的笑容抚慰着母亲的不安的心，把“通行证”还给她。

母亲想不出什么恰当的话来回答他，只是呆呆地瞅着尹亨甫的脸，甚至不想去接那张象小蛇一样令人讨厌的“通行证”。

母亲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是太无知了，哪怕心比天高，也没法帮助这些在她看来就象是亲儿子和亲弟弟一样可亲的人们。当母亲从尹亨甫嘴里了解到专卖局商店老板也是特务时，对敌人的奸诈狡猾就更切齿痛恨了。同时也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些坏蛋当中，过去竟然只会唉声叹气，真太说不过去了。

八

斗赫牵着牛，故意慢吞吞地从山坡上走下来。自从他放出了懒得种地、要到工地上挣钱的风声以来，一直为革命工作四处奔波，这样牵着牛在村道上行走是很少有的事情。

斗赫在外面工作，有时难免睡在野外或者忍饥挨饿，可是甲顺从来没有听到他叫苦。每当身材高大的斗赫面色憔悴地出现在村庄里的时候，甲顺就感到心里隐隐作痛。斗赫在几年前鬼子"讨伐"时失去了母亲和哥哥，打那以后，他就跟着父亲和嫂子，领着小侄儿们躲到这个山沟里来。靠他一个人种地，过着艰苦的日子。嫂子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讨伐"时挨过鬼子的枪托，得了一身病，躺着的时候要比坐着的时候多。这样，煮饭烧水的事，也常常得由斗赫来做，甚至浆洗侄儿们的衣服，也不得不常常靠他那双粗大的男子汉的手。

要是他家里只有小孩子的话，邻居的姑娘媳妇们满可以替他们浆浆洗洗、缝缝补补的，可是斗赫本人的衣服，如果不自己动手，那是难免要现出寒碜相来的。可他哪儿有工夫去浆洗自己的衣服和拾掇自己的穿戴呢？有些人理解他的这种处境，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的。

有时元男把斗赫的脏衣服抱来让甲顺洗，每当这时，甲顺嘴里嘟囔，心里可倒暗暗高兴。最近一个时期，元男忙，斗赫也

忙，两个人忙得团团转，哪里有空去想这些事呢？

甲顺正忙着舂燕麦，想弄点青，煮煮吃。她一边慢慢地捣着麦粒，一边回头瞥了一眼快走到榉树下的斗赫。果不出她所料，就是在傍晚的薄暗中也能看出他依旧穿着那身上次离开村庄时穿的衣服，汗渍斑斑，紧贴在身上，肩头又破了一个大口子，破布条挂挂拉拉，忽悠忽悠的，他的一只灯笼裤的裤腿一直卷到膝盖上面。

不论什么时候看，大凡小伙子，都是这样无忧无虑的。斗赫来到榉树下，不慌不忙地系好了牛缰绳， 然后往泉边一蹲， 喊道：

“甲顺，拿个瓢来！我尝尝你们家的水！”

甲顺握着杵棒，愣了一会儿，想道：“真怪！ 小瓢不是放在泉上吗？是不是藏到哪个旮旯里不见了？可是水瓢又不是针尖大的东西，就凭他的那对大眼睛，怎么就会看不见呢？……”

甲顺马上猜到这是斗赫故意想跟她拉呱儿，臊得脸一热，腾地红到耳根子。可是没办法，他是组织的负责人，只好听他的。

甲顺做出不很情愿的样子，慢腾腾地放下杵棒，进灶房去拿出个大水瓢，走到庭院里。

可是要喝水的斗赫，却坐在泉边的石头上，把两条腿一伸，悠然自得地吸起烟来。

甲顺在离他身后一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象小孩一样，双手托着水瓢，向前一伸，说：

“给你。”

“嗜，好大的瓢！喝这么一下子，管保一个月不渴。”

斗赫模仿着老人的腔调说，伸手接过水瓢，向旁边一放，抬眼望着剑水山上空两颗闪亮的孩儿星。

甲顺好象挨剋似的，绷着脸，站在那儿抚弄着衩襟。

“大娘在家吗?”

“在家。”

“你没听大娘说什么吗?”

“没听说，妈好象去过杏花山联络站。”

“我知道，工作员同志很替大娘担心。看样子， 大娘在路上受了不少罪， 你没看出这种神色吗?”

“我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来。因为这是秘密，对哥哥也好， 对我也好，她什么也不说。我妈可是个有心人，就是旁的事，她也不会乱讲。”

“是啊! 真是一位好妈妈呀，你可要好好侍奉大娘!”

“…………”

甲顺不喜欢他这种口气。斗赫早年失去了母亲，对元男妈的感情，自然比别人深一层。这一点，甲顺是理解的。看得出，在哥哥的那帮伙伴中，母亲最疼爱的也是斗赫。所以斗赫说这种话是很自然的。可是，他故意用教训小孩子的口气跟甲顺说话，这使甲顺暗暗地感到不高兴。

“甲顺，你准备好发言稿没有?”

斗赫根本不理睬甲顺的这种心情，又找出别的话来问她。

“没有。”

“没有? 今天晚上你在夜校被点名怎么办?”

“怎么办? 那就丢脸呗!”

“嗐，共青盟员不朝前头冲，还准备丢脸!”

“共青盟员，也不光是我一个!”

“啊! ……嘿嘿嘿!”

斗赫觉得她说的太荒唐，强笑了一阵。

甲顺突然伤心得要流出眼泪来了，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见到斗赫就要说这种别扭话。

“明天我还得走。甲顺，你跟元男说，要好好照顾大娘，还要跟工作员同志保持联系。你们不要过问大娘的工作，干脆装着不知道就行了！”

斗赫说完了要说的话，掐灭烟头，故意拿起甲顺端来的大瓢，把飘在泉上的小瓢向旁边一推，满满地舀了一下子，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

“吁——吁——”

斗赫吆喝着牛，悠然自得地走下山坡。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起了，把淡青色的月光洒到斗赫的那件拖一片挂一片的麻布衫上。

甲顺泪汪汪地望着已经不见人影的空旷的坡路，这时英实和景淑夹着书包跑来了。

“甲顺！你站在这儿发呆干吗？”

景淑“叭”地拍了一下甲顺的肩膀，问道。这时，英实马上笑着瞟了甲顺一眼，说：

“赶快上夜校去吧！”

“哎哟，已经到时间啦？”

甲顺猛醒过来，她生怕别人看见大瓢，用裙子一裹，急急忙忙跑进灶房。

母亲用针尖挑了挑灯芯，又拿起针线来，不知怎的，就是做不下去。今天第一次用从市场上买来的煤油点灯，房里亮得象大白天一样。她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心绪格外纷乱。在母亲象一

潭死水般平静的生活中，今天可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仿佛有谁投进了一块大石头，那平静的水面上激起了很大的波纹动荡起来了。不，与其这样说，不如说那就好象是有某种巨大的力量，在堵得死死的湖泊的一角掘开了一个口子，引进了一股巨流，又在另一头开凿出一条通向大江的水道，使母亲的生活的湖水不仅在原地翻腾，而且汹涌澎湃地回旋激荡着，奔向了广阔的生活的长河！

但是，深深地禁锢在湖心中的母亲的心灵，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自己的生活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只是听着空前未有的浪涛拍击河岸的喧响，朦胧地有了某种预感罢了。

母亲从城里回来的路上，径直到区长家里，给他送烟卷，并把“路条”还给他。母亲一进门，卞长国就显得有点慌张。

“城门口没说什么吗？”

卞长国做了亏心事，自然感到心虚，试探地问。母亲强忍住内心的激忿，平静地说：

“怎么没说，站岗的说，你写路条要写得明白些！托你的福，我今天没少遭罪！”

“啊！哦？你这是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你说的是啥意思呢。”

卞长国心里发慌，有点手忙脚乱。母亲装作没听见，说：

“这不是区长老爷给我写的‘路条’吗？我怎么寻思也不对劲儿，就找个识字的人看看，他说条子上写的是：‘此女人可疑，严查为要！’不是吗？”

“哦，元男妈，你说到哪儿去啦？太遗憾啦，我跟大嫂有什么仇，给你写那种条子呀？”

卞长国双手捏着“通行证”的一边，哆哆嗦嗦地说。

“请你不要这样，不要太欺负人了！别看我现在无依无靠的，谁知将来会怎么样呢？”

“那当然是啦！”

母亲把那张臭“通行证”，“啪”地甩给越来越谄媚讨好的区长，走了出来。

当时说了那么几句，她也感到有点解恨。回想起来，今天是母亲生平第一次发泄心中不平的日子。她自己也感到奇怪，过去别人不论怎么欺负她和压迫她，她也不知道反抗，只知道流泪和叹息，今天不知怎么突然有了那么一股勇气，居然敢说这种话。当然，她不是没想到这是因为昨天晚上听了游击队工作员的谈话，今天在城门口和专卖局商店陷入了困境，而在北鲜商店的房间里又受到店老板诚恳的启发的缘故。可是这些人究竟给了她什么呢？过去她一直认为区长是很威严的，一提到区长，就有点畏惧。今天她觉得区长的行为实在太可恶了，忍不住挖苦了他几句，本来那么飞扬跋扈的家伙，竟也慌了手脚。这下他在母亲的眼里也不值一文钱了。

母亲很自然地想道：人，要活得有骨气。越点头哈腰就越受欺压，也根本没人可怜你。要抬起头来理直气壮地生活。只有这样，象区长那样的坏家伙，才不敢来欺负你。

从英实家门前，传来叭嗒叭嗒奔跑的脚步声，一眨眼的工夫，房门就打开了。

“嗨，好亮啊！妈，点上油灯啦？”

天黑以后，最先上夜校去的乙男，腰里夹着书包，站在门口欢叫起来。

“对啦，点上煤油灯啦。你怎么不上夜校，跑出来啦？”

“今天让一班在家复习，二班讨论。嘿，太好啦！”

乙男紧贴着放在灯架上的哥哥用药瓶做的灯盏坐下，瞅着火光。

“孩子，趁灯亮的时候，多做点功课吧！”

“嗳，我是要做功课啦。”

乙男趴在灯盏下面，翻开了书本。

母亲又做着针线活儿，陷入沉思。她想起了在天岩岭下的黄晋道家里，因为一些连摸都没有摸过的化妆品，被胖太太揪头发以致伤心痛哭的那个月夜。当时她那样含冤受屈地挨打挨骂，也不能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后来，尽管为了丈夫怀着不可抑制的不安，也只能让不懂事的孩子分担忧愁。在度过了那些无能为力的夜晚以后，终于糊里糊涂地失去了丈夫。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又投入了连妈妈也不理解的另一种生活中去了。而她依旧是夜夜凝望着昏暗的灯盏，独自叹息。

“……一男和明吉是好朋友。有一天，明吉没吃上早饭，就上山打柴去了……”

乙男正在大声念书，母亲停下针线，瞅了半天孩子念书的模样，说：

“你那么趴着念书，胸口不嫌压得慌吗？坐起来念吧！”

“不要紧！”

乙男念书念入迷了，连头也不回。

母亲把针线活儿推到一边，朝儿子的身旁凑了凑，歪着头瞅了瞅笔记本，问道：

"学习不吃力吗？上夜校好吗？"

"学习可有意思啦，怎么会吃力呢？"

乙男依旧头也不回，粗声大气地说。

"你现在能念贴在路旁的广告和信吗？"

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小心问道。

"那还念不了？前几天，我还看过哥哥背着别人看的《什么是社会主义？》那本书哩！我念是能念，就是不懂的话太多。"乙男说到这儿，忽然想起什么，"霍"地坐起，问道："妈！什么叫'专政'？"

"专政？妈也不知道那是啥话，是不是用砖做的什么呀？"

"嘻嘻，这可不是那个意思，书上说，工人对地主、资本家专政哩！"

"哈哈……"

母亲也觉得自己的解释太不贴边儿，捂着嘴笑了。乙男也嘻嘻直笑，他那胖胖的脸蛋上现出两个酒窝，那模样儿真招人喜欢。人们说，不论谁家，老儿子最招人爱。乙男一来长得招人喜欢，二来又聪明伶俐，懂事明理，从不淘气，所以不但受到家里人而且受到全村人的喜爱。

"乙男！"

母亲又喊了一声小儿子的名字，磨蹭了一会儿，怪不自然地说："学多长时间，才能学到你这个地步呀？"

"妈，你问这个干什么？"乙男愣怔地问。

"我也想认点字。"

"真的？"

乙男惊叫了一声，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的脸。母亲尴尬地笑

了。她虽然心里想得急切，但是当她考虑到以往的生活处境和见解时，又觉得自己现在要学文化，就好象毛驴子想学官老爷的派头那样，是一件令人发笑而又荒诞不经的事情。

乙男看着母亲不自然的笑容，觉得她说的并不是玩笑话。

“妈，您也想上夜校吗？”

“夜校，什么夜校！”母亲吃惊地说：“我是想在家里跟你学学！”

“跟我学？”

乙男眨了眨眼睛，嘴边渐渐地露出了笑容：

“好，我能教您。”

乙男说得很肯定。不知怎的，从这一瞬间起，他的话显得颇有威严了。母亲好象放下了一件心事，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这样看来，在笑声中同儿子的简短对话，实际上是在扣人心弦的紧张中进行的。

这时，母亲以轻松的心情瞅着儿子的举动。

乙男这孩子，很象他爸爸的性格，已经养成了凡事说干就干的急性子的习惯。

乙男一骨碌爬起身来，打柜子底下掏出一个笔记本，说：

“妈，这个本子是您的，我再给您这支铅笔。我们老师说，不论什么事，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做不成功的。妈，从今晚起就开始学习吧！”

乙男把他的开讲式搞得既朴素又庄严。母亲嘴角上含着笑，愉快地听从了儿子不可怠慢的安排。

乙男精心地在母亲的本子上写着字母。

在儿子写字母的时候，母亲又产生了新的顾虑。等儿子抬头坐起时，她用亲切的口气说：

"乙男，你可别对哥哥和姐姐说我学文化呀！"

"那为什么？哥哥姐姐知道了，一定很高兴的……"

"可是，念书这件事，是用不着往外嚷嚷的，再说，我就愿意跟你学嘛，要是说出去了，哥哥姐姐不也要来教我吗？"

"是啊！那么就咱俩知道，要保密，等您学好了，咱们一说，叫哥哥姐姐大吃一惊！"

乙男淘气地眨巴着眼睛。然后，把本子向母亲面前一推，说：

"您现在就照这个样儿写在下边。妈，您那么攥铅笔就不对，一开始就得学会拿铅笔，才能写出好字。"

母亲就这样开始了学习。乙男是一个非常可亲的、但只知道讲原则的相当严格的老师。通过他，可以想见夜校老师是怎样教学生的。不用说，他现在就是照夜校老师的样子来教妈妈的。这对上了年纪的母亲来说，是很吃力的，但是儿子并没有让步。

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写完了字母。乙男看了看，神情不太满意。但他学着夜校老师的样儿夸赞了一句说："好！写得很好！"然后一一指出写错的地方。总共二十四个字母，没有被指出来的只有"ㄱ"字和"ㄴ"字，还有一个"ㅏ"字。

照样儿写字的阶段还算是比较容易的，第二天晚上，乙男变得更严肃了，说：

"今天晚上学怎么念，妈，您就跟着我念！"

乙男指着字母"ㄱ""ㄴ"一个一个地读下去。母亲跟着读的时候，还好一些，一单独念就紧张起来了。但她还是横下一条心，完全没有把握地往下念：

"ㄱ，ㄴ，ㄷ，这……这……"

母亲每念一个字母就要顿一顿。她的记性衰退了，这会儿是

聚精会神，吃力地往下念着。

“噢，是‘依尔’。”

“不是‘依尔’，是‘哩尔’。您怎么老念错呢？”

母亲胆怯地瞅着儿子。尽管她心比天高，可是凭她那个开始僵化的发音器官和已经开始衰退的记性，是怎么也适应不了儿子的那种一口想喝干一眼井的脾气的。乙男终于把本子一拍，象喊叫似地说：

“不行啦！您也得象我们在夜校里学习那样，先学识字歌！”

乙男用铅笔尖指着本子上的字母，响亮地唱起歌来：

正拿镰刀叫做“ㄱ”
倒挂镰刀叫做“ㄴ”

月光皎洁，榉树影投在庭院里。杜鹃在杏花山的深山沟里叫了。母亲和儿子对坐的身影，映在歪斜的圆木房的双页窗上。在这小溪的流水声淙淙作响的深夜，母子俩唱的一曲动听的歌，就象是被悄悄降落的夜露载来的一般，隐隐地从双页门窗传了出去。

敞开房门叫做“ㄷ”
衣柜花纹念做“ㄹ”
…………

九

游击队象怒涛一样涌向鸭绿江国境地带。它好比是泛滥的洪水，塞满了山谷，淹没了树林，对日本帝国主义施加了使他们心惊胆战的巨大的压力——这是鬼子无法断定以什么方式、从哪个方向来的压力。

那象洪水泛滥似地一涌而来的压力显然是确实存在的，不过它的表现形态却总是象漂浮在大海上的冰山的体积那样，叫人捉摸不透。这个压力的征兆，有时表现在城镇驻在所的警察在小贩的货包里翻出的几双长靿靴和几盒火柴上；有时表现在散发在农村里的传单上；有时也直接以带有军事性的形式，表现在游击队的小部队攻打守备队和警察官驻在所，以及攻击某个村落等活动上。从全局来看，在这样的穷乡僻壤，突然兴办起许多夜校，又突然出现了“同友会”、“亲睦契”等各种名堂的亲睦团体，这一切，都不能看作是偶然的现象。不仅这些，各级官厅和学校，常常发生丢失油印机的事件；商店的布匹、咸盐和火柴等专卖品的售货量突然增加，也都不是寻常的事情。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人们表情上的变化。朝鲜人对待日本鬼子和反动走狗的态度，即使表面上点头哈腰，但骨子里却含有一股不可轻视的傲气。从特务们向上打的报告综合起来看，现在的情况是，表面上似乎是逆来顺受的农民，也都确信鬼子不久就会灭亡，心里很踏实。一到

晚上，孩子们都聚到巷子里，公开唱革命歌谣。这样，如果不把朝鲜人全部关起来，就无法杜绝这种现象。所谓征兆，无非是指这一类东西。这样一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也只能发一些空泛的议论，而他们采取的对策，也无非是象胆小鬼舞棒一样，是无望的，也是粗暴而又残忍的。

日本鬼子不仅动员了关东军，而且把驻扎在朝鲜的军队也调到国境线上来了，国境警备线就象是围上了铁篱笆似的，空前地加强了。他们一方面对居民严加管制和监视，另一方面又到处修筑防御工事，一发现有可疑的迹象，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人，加以逮捕监禁。

鬼子也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神经健全的人所干的勾当。但是游击队就要打过来了，他们一时又无处出气，只好这样发了疯似地胡来一气。

日本鬼子连连催促各城镇及早完成炮楼工事，物资劳力一概强行征发。

在这种情况下，正在准备暴动的忠新乡上洞地区的革命组织，就不得不在迅速组织斗争队伍的同时，把所有的组织都隐秘地伪装起来，并把一切工作更深地转入地下。

这样，从表面看来，在孕育着暴动的剑水山麓一带，夏天也就平静地过去了。

地里开满了雪白的土豆花。有一天，母亲到地里挖开垄一看，雀蛋大的土豆结得滴里嘟噜的。母亲勒紧腰带，艰难地度过了青黄不接的关口。现在，她那苍白的唇边，漾出了一丝微笑。

第二天，母亲领着元男和甲顺，到土豆地里耪草和培土去了。

最近一些日子，元男不象从前那样经常出外工作了。这虽然

影响了母亲的文化学习，但是却使她减少了不少心事。说起学习，现在没有乙男的指导，她也能读能写简单的字了，只要有条件，什么时候都可以单独自学。

母亲也好，元男也好，都没有意识到这几天的平静是革命和反革命对峙达到顶点的结果。

不管怎样，对母亲来说，能够这样领着已经长大的孩子到地里干活儿，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也就心满意足了。这种生活，仍然是母亲所习惯的，也是她所向往的，因而她现在感到非常愉快。

地垄散发出烫人的热气。火一样的阳光从天上倾泻下来，不过同地面的热气比起来，还差劲多了。

这里有重重高山，遮挡着来往的流云，素来被人们称为多雨多水的地方。可是今年也许是雨季推迟了，整个夏天都很干旱，如果不把垄培得高些，那些好不容易结出来的土豆蛋就会全部旱死。

母亲使劲地挥动着锄头，豆大的汗珠滴在热烘烘的地垄上。她狠狠地砍下结实的灰菜根甩到石堆那边去；碰上狗尾巴草之类就用手拔出来，随手埋在沟里。她的锄头底下扬起一阵象用筛子筛过的细细的尘土，扑在脸上，直呛鼻子。但她连想都没想到要扭过脸去避一避，仍然仔仔细细地锄着，似乎用手去摩一摩、摸一摸每一条地垄和每一株土豆，就可以多得到一些收获。这块地是粘土，晒得很硬，不好培垄，但母亲锄过的地方，都厚厚地培上了土，看上去非常舒服。刚刚刨深了的垄沟里似乎吹起了一股凉风。母亲锄得那么快，元男和甲顺拼命赶都有点跟不上，累得呼呼直喘。兄妹俩隔着两条地垄锄着，间或目光相遇，就指着母亲

汗湿的脊背，咧嘴笑笑，意思是说："唉，咱还赶不上妈妈呢！"

母亲锄到地头，一伸腰站了起来，摘下头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回头望着刚锄过的地垄，起了皱纹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她用头巾掸着头上和裙子上的尘土，向石头堆子走去。那里有一棵杏树，树荫下放着一个用草遮盖着的水罐。刚到这地方来开垦这块荒地的时候，她就是让乙男躺在那片树荫下面的。在那小咬、蚊子成灾的开荒种地的日子里，它不过是只有三、四个枝桠的小树，而今却已长成了根干粗壮、枝叶繁茂、秀丽挺拔的大树了。它遮下了很大一片阴凉。枝头上快要黄熟了的酸杏，结得一嘟噜一嘟噜的。也许是季节到了。乙男老早就用棍子敲打过，较低的树枝上杏子全部掉光了，只剩下树叶，不过树梢上还有不少。在这样的大热天里，知道那是酸杏的大人，望它一眼，嘴里也会冒出酸水来。

母亲揭开水罐上的草，舀了一瓢水喝着。天气是够干热的，连冰凉的泉水也变成温热的了。

"孩子，润润嗓子吧！"

母亲一喊，已经锄到地垄这头来了的元男先站起来，随后甲顺也摘下头巾，擦着脸走过来，说：

"哎呀，好热！一个劲儿淌汗！"

甲顺胖乎乎的脸蛋，晒得象"红姑娘"一样通红，她忽闪着水灵灵的眼睛，似乎并不感到吃力，反而高兴得很。甲顺觉得能够同母亲和哥哥一起劳动，这样的日子是最快活的。

她先舀了一瓢水给哥哥喝，然后又舀了一瓢，背过身来慢慢地喝着。

母亲擦着脸上的汗水，看见儿子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擦汗，

一表堂堂，显得那么可靠，心里很高兴；看见已经充分显出了文静的大姑娘的神态的女儿，也很满意。

甲顺发觉母亲正在盯着自己，急忙把水喝完，笑着说：

“妈，你干吗这样看我？是不是我脸晒红了难看？”

“难看什么？庄稼户的姑娘，脸晒得红红的才显得漂亮哩！”

“哎哟，谁要漂亮来着？”

甲顺埋怨地瞟了母亲一眼。

“妈，你歇一会儿吧！”

元男瞅着汗流满面的母亲，平静地说。

“不要紧，就是天热一点，活儿倒不怎么累。”

“那你就坐在这树荫底下，歇到太阳偏西吧！我和哥哥把地锄完就行了。”

甲顺把一只手搭在母亲的膝盖上，撒娇地说。

“不要紧，唉，你又来缠我了！”

母亲掸着沾在女儿油亮的头发上的尘土，她那刻着皱纹的脸上泛出深情的光彩。

深山里杜鹃的叫声，轻轻地震动了沉闷得令人窒息的空气。这种悠闲寂寞的叫声，好比在闷热的天气里吹来一股凉爽的清风，使人感到遍身舒畅。

“杜鹃怎么在白天叫呢？……”

元男抬头喃喃地说。

母亲和甲顺，都象是在寻找啼叫的杜鹃，眺望着那片令人难以接近的郁郁苍苍的深邃的树林。

“咕咕——咕咕——”

杜鹃好象忘记了一切忧愁似地悠闲地叫着。然而不论什么时

候，杜鹃的叫声却总是会引起母亲和元男兄妹痛苦的回忆。

“甲顺知道那个杜鹃为啥叫。”

母亲的目光在漠漠的树林中搜寻着，不知她是在寻觅杜鹃，还是在追溯往事。

甲顺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心酸，抚摸着母亲的膝盖，凄然地笑了。

母亲蓦然把头转向甲顺，用高兴的口气说：

“将来，给你哥哥娶了媳妇，再打发你出嫁，我就放心了……那时，乙男也大了……咱再听杜鹃叫，也许就不会觉得那么哀伤了吧。”

母亲的话说得很平静，而且特别开朗，但却刺痛了元男兄妹俩的心。他们低着头，对母亲的这句玩笑话谁也没搭腔。

其实，这正是母亲的恳切的愿望，也是她强自寄情于这个荒凉而险恶的山川，勉强在其中生活的同时，一直闷在心里为之深感苦恼，从来没有向儿女们表白过的愿望。现在，她竟这样随口说出了深藏在心里的话，这也许是因为在她的潜在意识中，又产生了某种不寻常的预感了吧。

确实是这样。目前母亲还不可能认识到的那个叫做“社会”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战场，又为她安排下了一些将会使她的心情再度不得平静的事情。

那天晚上，母亲直到深夜还未能入睡。白天在地里无意间说的那句话，又比较明显地把她的思绪引到这样一个方向：如果把英实娶过来做媳妇，再把甲顺嫁给斗赫，她家的生活自不必说，就是一贫如洗的斗赫家的日子也会好起来的。这样，三家就结成了亲家，互相更有了依靠，也许就不会一味地感到世界是这样的

荒漠了吧。母亲真是这样想的：到那时候杜鹃的叫声，说不定也象丰收鸟的歌唱一样动听了。

晚上睡不着觉，这是已经相沿了六、七年的习惯。她怕吵得孩子们睡不稳，每晚都躺在炕上假寐。但每晚都在想心思，一直想到天明，而且不管怎么想，总会产生一些新想法，到了下一个夜晚，又可以想到天亮。

母亲听到炕梢上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急忙屏住呼吸谛听。

元男轻手轻脚地爬了起来，借着从小窗户口射进来的月光，察看着母亲的动静。母亲装作沉睡的样子，一动也不动地躺着。

元男看了一会儿，觉得母亲确实睡着了，就披上衣服，悄悄地走到灶房去。

母亲听到一阵开关灶房门的声音，不由地睁开了眼睛，突然感到心里一阵发痛。她发觉她所珍视的生活，就象捧在手心里的水一样，无可奈何地流走了。

在那些个漫漫长夜里，母亲反复遐想的无非都是空中楼阁！儿女们依旧有儿女们的生活！

母亲轻轻地叹了口气，翻了个身，这下睡在身边的甲顺也坐起来了。她朝后理了理头发，也瞅了一会儿母亲的动静，然后回过头来， 捏了一把正在伸开四肢熟睡的乙男的鼻子， 把他弄醒后，就悄悄地溜出灶房门，随后乙男也跟着走出房门。在他们三兄妹中，动作最不小心的还是乙男。

母亲蓦地坐起来，独自待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孩子们上哪儿去了？不用问，一定是为那宗事。那宗事究竟是什么事呢，没有找到确切的根据，还说不准。但是，孩子们是

受游击队工作员领导的，那么，他们一定是跟大家一起去做救国的事了。

母亲的心，既感到空虚，又感到紧缩得透不过气来。在她的眼前浮现出站在城门前头嚎叫着，恨不得一口把她吃掉的日本鬼子的凶恶的嘴脸，同时也清晰地浮现出卷入漫天大火的梨树沟的惨景。母亲又回复到在荒蒿起伏的山岗上埋葬了丈夫，漫无目的地离开了家乡的那一天的那种漠然的心境里去了。当年，在爸爸的墓前栽下了一株白花，怅惘地痛哭着走下山岗的孩子们，而今已经长大了，他们又自觉地走上了这样的道路。甚至不懂事的乙男，也瞒着妈妈，在那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中，开拓着他自己的另一个世界。

快天亮的时候，孩子们才一个一个地回到屋里来。母亲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就屏住气躺在炕上装睡。

孩子们的裤腿被露水打得湿渌渌的。他们回到屋里，听了一会儿母亲的动静，往炕上一躺，立刻沉沉入睡。就是让人绑走，也是不会醒过来的。

等孩子们睡熟后，母亲又坐了起来。

不一会，东方就破晓了。

母亲看到窗户已经蒙蒙亮，不禁一怔，站了起来。

昨天晚上，她躺着想坐着想，一直想到天亮。现在再回想一下，究竟想了些什么却一点也记不起来，只觉得脑子里乱糟糟的。

母亲在木瓢里放了一把青燕麦，走到泉边坐下。那清净得象水洗过似的晨风，凉飕飕地吹着脊背。

不知怎的，母亲感到身上发热，不禁打了个机伶，用凉水洗了把脸。

她用手沾上水，抹了抹头发，感到在自己隐隐作痛的心口里，郁结着一个硬卵石一样的感伤的念头。

她正在搓着木瓢里的燕麦时，几只小燕子在头顶的榉树梢上发出呢喃的叫声。抬头一看，原来是母燕把第二窝小燕领到树上来，正在给它们抓虫子吃。

小燕个个都是小黄嘴儿，胖乎乎的争着抢食，有的不小心从枝上掉下来，惊慌地扑棱着翅膀。

母亲一只手泡在木瓢里，茫然地瞅着小燕子。

春天，母燕子来了，垒上巢，产下卵，孵出第一窝小燕，把它们送到空中去了。现在孵出第二窝小燕，又一个一个地给它们抓虫子吃，养育它们。不久，当那些小燕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扑扇翅膀的时候，母燕就领着它们练习飞翔。小燕子能自由飞翔了，秋天就要来临，寒风也将肆虐。那时，母燕就将带领着它的小燕，穿越宽广的海洋，飞到温暖的江南去。这是不可抗拒的生活法则啊!

不管小燕多么可爱，母燕总不能老是把燕卵抱在怀里，也总不能老是给它们抓虫子吃。一到时候，它们自然会出壳，自然要独自飞向高空！如果母燕想把小燕一辈子留在自己的身边，那是不可能的，到头来总归是别离。

越是感到小燕可爱，越是不想离开小燕，母燕就越是应该为小燕们锻造出一副坚强的翅膀，早早地教会它们飞翔，让它们能冲破任何风暴。

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低下了头。

母亲斜端着木瓢沉思的时候，瓢里的水淌尽了，只剩下燕麦粒了。

母亲的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乘风破浪、飞越海洋的燕群。同时，也想象着那只衰老无力的母燕冒着飞舞的雪花，流着眼泪，独自坐在桦树枝头焦躁地呼唤着雏燕的情景。那些雏燕也回过头来，声嘶力竭地喊着妈妈，但它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终于被浩淼的大海隔断了。

母亲的肩膀又一次颤动起来，并且打了一个寒噤。她想，现在元男兄妹虽然还跟我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他们不是已经在高高的蓝天里展翅飞翔了吗？还有，我不就象那只可怜的母燕一样，要把穿越海洋的小燕喊回到自己的窝里来吗？……

母亲沉思了很久，竟没有感觉到太阳已经光芒四射了。

十

自从早春时节，游击队工作员赵东春带来漫江战斗的胜利消息以后，通过组织的正式通报或赶集人的嘴，接连不断地传开了关于老岭战斗、西南岔战斗、西岗战斗和大营战斗等游击队在白头山山麓的辉煌战斗的胜利消息。人们凑到一起，就谈论起来。有的说，日本鬼子在某个地方大修城墙，炮楼上支上好几十挺机枪，一到晚上就照探照灯，把守得象铁桶似的，可是忽然从地里冒出游击队来，顿时把鬼子的炮楼轰上了天。有的说，游击队攻占了鬼子的一个司令部，就给下面的鬼子挂电话，鬼子以为是他们的队长打来的，战战兢兢地接了半天，才知道打电话的不是他们

的队长，而是游击队。鬼子想，司令部已经完蛋了，我们还挺着干什么？于是扛着枪乖乖地来投降了。人们就象亲眼见到似地吵吵嚷嚷，说得有鼻有眼。从鬼子这方面看，他们也在叽叽咕咕地纷纷议论着，极力掩盖和缩小惨败的消息，但这等于是用手掌去遮太阳一样无济于事。他们象在背阴的地方长大的虫子怕见阳光似的，想掩耳不听游击队已经到了附近的消息，但越是这样，那些虫子对阳光却越敏感，还没看到游击队的影子，就已在死亡的恐怖中不安地战栗起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进攻抚松县城的胜利消息，象暴风一样席卷了白头山麓一带。这个消息传到正在忙着收割燕麦的上洞村的那一天，全村除了区长卞长国一个人而外，所有的人都象过节一样聚集到杏花山边的梯田里听斗赫的演讲。晚上，大家又聚集到夜校里继续谈论这件事。甚至象母亲和英实爷那样不上夜校的人，也都参加了。

卞长国尽管被村里的人所唾弃，但他也另有自己的一套。他急急忙忙地骑上自行车，一溜风跑到城里去见陈乡长和专卖局商店的董老板，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阵之后，三个人就一道去拜见守备队长细川，表示对抚松战斗中阵亡的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英灵的悼念，并虔诚地为之默哀。

细川感动得直流鼻涕，握着刀柄，叫道：

"虎死留皮，人亡留名。在同共军的战斗中，荣幸地为天皇陛下献出了生命的忠君爱国之灵，将永远象樱花一般盛开在这块土地上！你们要进一步奋发努力，为他们复仇，切莫象妇女那样哭哭啼啼！你们应各自回到各自的岗位，严格管制和监视不稳分子，加速修建炮楼工事。共军游击队已经打到鼻子底下了！抚松

县城的噩耗，正是对那些不顾皇国、只图私利、怠慢职守之徒的一个可以促之猛醒的警告。为了扭转此种不利局面，本军即将采取果断的措施！”

细川的叫嚷并不是一句空话。以城镇为中心，突然在周围的农村刮起了一阵逮捕的旋风，同时又强迫老乡们去修炮楼，鬼子们红着眼睛乱窜，闹得村民们人心惶惶。

鬼子这样做是想给人民群众的高涨的革命气势泼冷水，当然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再说，如果炮楼工事按照鬼子的计划得到推进，那将会给不久就将举行的暴动造成严重的障碍。

赵东春一方面向各组织发出紧急通知，另一方面直接召集各组织的负责人开会，提出了具体的任务，以便制定打退敌人进攻的各种措施。

有一天晚上，在杏花山兄弟岩洞前的深邃的树林里，召开了上洞村共青同盟积极分子的会议。

斗赫背着月光站起来，扼要地谈了谈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最近组织所面临的情况，然后用充满激情的口气说：

“同志们！敌人正在垂死挣扎。区长卞长国骑着自行车一天跑两三趟城里，我们可不能不注意这个现象。这家伙是个贼猫，挨家挨户地乱窜闻味儿。他假装给元男妈开‘通行证’，实际上写的是告密信。这个坏家伙在村里乱窜，他的用心还不是很明白的吗！元男妈为了报仇，自己偷偷学文化，现在已能看政治书籍了。上了年纪的大娘都决心参加斗争，我们这些青年人，怎能大气儿也不敢出，由着鬼子横行霸道呢！我们要发动全体青年，打破敌人修筑炮楼的计划。要使青年们清楚地认识到：敌人修炮楼，正是为了打游击队。我们要扎扎实实地采取组织措施，争取做到一

个人也不去修炮楼。所以，我建议咱们共青团盟骨干分子今晚就分头到各自负责的村子里去开展工作！”

共青盟员们热烈地拥护斗赫的意见，马上做了相应的组织分工。

甲顺晚饭后给在邻村工作的工作员送信去了。这样，原来由她负责的德谷，就由应八去了。

载春上较远的九龙沼，英实上对面村子。

最成问题的是：派谁到离城最近、特务经常出没的木盆沟和矿山村去呢？几天前，尚浩到矿山村支部去工作了。现在，必须把根据新的形势采取的措施及早通知他。

斗赫紧闭着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元男喊到一边，问道：

“现在，区长还是那样监视你吗？”

“最近监视得更厉害了。不管他怎么监视，还能把我怎么着？你放心好了，有啥任务交给我吧，现在我妈的觉悟也提高不少了。”

元男猜到斗赫的心情，诚恳地说。

正如元男猜想的那样，斗赫正在多方面地考虑最扎手的木盆沟的工作以及同矿山组织联系的问题。从工作的重要性看，最好是派元男去，所以他把这件事放在最后讨论。把这个任务交给元男吧，又不知道这个工作要搞多长时间。眼下甲顺出外送信去了，再把元男派出去，那么，不同于一般人的大娘，不知要担多大的心事呢！斗赫顾虑的就是这个。此外，他还暗暗地担心区长卞长国闻出什么味儿来。要是派甲顺的话，他会一下子就把任务交给她，用不着这样煞费踌躇，但是现在是关系到甲顺的母亲和哥哥的事，想到这一点他就很难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了。

“斗赫同志，你刚才不是说过，已经到了要集中我们的一切力

量打击敌人的疯狂活动，显示我们共青组织的威力的时候了吗？……你放心，把任务交给我好了。”

元男看到斗赫踌躇的神色，故意一本正经地说。

“当然是啦，我所以还在犹豫，纯粹是想怎样才能让区长一点发觉不了。反正，你要向组织负责，从技术上处理好这个问题。好吧，那么你就上木盆沟去吧，那里的实际情况，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就不多谈了。你要尽可能地在今晚办完工作，争取明天赶回来，回来的时候，请你顺路到矿山村去一趟，把这个交给尚浩同志。”

斗赫说到这儿，把事先准备好的条子，交给元男。

“知道了！”

“你知道同尚浩同志接头的地点吧？就是原来的锅伙。暗语是：‘这儿让不让外乡人干活？’你这么一问，做饭的大嫂就回答你说：‘矿山没有挣钱的门路了，还是到别处去吧。’”

“知道了，从前我去过一趟，那位大嫂可能认识我。”

共青盟员们互相握手告别，各自走向自己的工作地点。他们消失在林中的树隙里，淡青色的月光柔和地照着他们的脊背。

斗赫站在原地，一直到看不见同志们身影的时候，才匆忙走向剑水沟，赵东春同志正在剑水沟联络站等着他。

天亮了。元男一直没回来。只有甲顺和乙男在深更半夜回到家里，这会儿还睡得死死的。

昨天晚上，母亲又想东想西的，几乎一宿没有睡觉。傍天亮的时候，才点上了灯，打开了本子。

母亲的心里已经开始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为了不象母燕那

样和小燕分离，能跟它们一道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飞翔，就不应该要求孩子们无所作为地呆在自己的身边，而应该同孩子们一道走他们所走的路。在产生这种思想的同时，她在学习方面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她念完了一本没有封皮的《农民读本》，又把《我们为什么受穷?》那本书读了将近一半。现在，她已越过了吃力的关口，学起来感到很有意思了。她想，这样学下去，要不了多久，说不定就能赶上那在天岩岭下黄喜道家的长工房里把《蔷花红莲传》和《九云梦》念得滚瓜溜熟的那位长老呢，再进一步说不定也能象元男那样，懂得高深的革命道理了。越想心情越激动。有时，她也觉得自己可笑，一个女人已经年过四十，脸上都布满了细细的皱纹，还学什么文化?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样学会的字，哪怕一个都用不上，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自己从一懂事起，就是黄喜道家的烧饭丫头，受尽虐待和蔑视，一辈子被人踩在脚底下，现在有了文化才真正懂得为什么受虐待，单单这一点，也可以认为是解了恨了。就象游击队工作员和在城里碰到的联络站负责人所说的那样，如果过去只知道叹息、哭泣的妇女，一旦有了文化，那就会变成一支惊人的力量。母亲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母亲为了摒除由于元男没有回来而产生的隐隐的不安和焦躁，竭力把精神贯注在那本破书上。她还不熟习拼音，念起来很费劲儿，有很多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她还是耐着性子一点一点往下读，也就朦胧地知道个大概了。

她把那本在大家的手里传来传去弄得字迹模糊、缺张少页的书凑到灯前磕磕巴巴地、一字一句地放声朗读：

……地主剥削佃戶的手段不仅是收地租， 佃戶除了交地租以外，还要交纳各种租金，负担沉重的劳役，受高利贷的盘剥。不少地方甚至迫使佃戶负担土地税、水利税、肥料费等全部款项。

“什么是高利贷？什么是全部款项？”

她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可是她猜得出这是指地主的可恨的剥削行为说的。现在，她已经能够正确地理解剥削这个词的含义了。

“那些坏东西还能干出人事儿来吗？……”

母亲一边回忆着使天岩岭下的整个村庄都陷入恐怖之中的黄喜道的嘴脸，一边在心里想：这么好的书，怎么没写上过年过节，佃户要给地主送鸡送猪送米糕的事呢？想着想着，她就先翻到后面去看了。

不一会儿，灯光暗淡了。看书看得着了迷的母亲，竟没有发觉外面天已经亮了，不由地吃了一惊，连忙把书藏好，吹灭了灯。

她急忙包上头巾，装了一瓢土豆到盆里准备去洗，刚一开门，就把紧靠在双页门旁站着的卞区长吓得直向后退。这家伙慌忙装出刚来的样子，干咳几声，摆出一付道貌岸然的神态。

母亲心里一惊。在曦微的晨光里，她立刻认出了那象贼猫一样躬着腰的家伙正是卞区长。不由地怒火冲天，她提高了嗓门大声骂道：

“谁呀？！”

“喔，是我，是我。”

“你是谁呀！谁这么没脸，趴人家的门缝呀？”

她一边骂着一边朝区长身边走去，然后才做出刚刚认出他来的样子，用惊讶的口气说：

“哎哟！原来是区长老爷，您怎么……”

“嘿，对不起，一清早就叫出民夫，让我遭这份洋罪！”

卞长国装出忿忿然的样子，连连咂着舌头，然后把脸一沉，问道：

“元男在家吗？”

“哦，在家！”

母亲听到他要找元男，心里又一惊，但她还是若无其事地支吾了过去。

卞长国信不实，瞅了一会儿母亲的脸色，说：

“你把元男叫醒！”

“嗐，这孩子贪睡早觉，这会儿你把他捆走，他也不会醒的。有啥事，跟我说吧！”

卞长国几次被母亲抓住了小辫子，说起话来也不怎么硬气了。要是从前的话，他满可以径自拉开灶房门进去瞅瞅，解开心中的疑团，可这会儿，母亲端着个木盆挡在前头，刚才的狼狈相又叫她发现了，而屋里也确实有呼噜呼噜的鼾声，也就不便再蛮缠，只好含而糊之地打了退堂鼓。

“好吧，清早吃完饭叫他带家什到我家门前集合！从今天起，村里的青壮年都得去修炮楼！呃哼呃哼！”

卞长国说完，高傲地倒背着手，连声干咳着，走下山坡。

母亲舒展了一下发僵的肩膀，放心地吁了一口气。她实在太紧张了，两条腿直发软。她眺望着儿子回来时必然要经过的杏花山的坡道。但是，在那开始映照着朝阳的山脚下，连一个人影也

没有，只有一群燕子扇动着湿润的翅膀，在露珠儿闪闪发光的草丛里和树枝上飞来飞去。

十一

元男半夜才赶到木盆沟。从德谷后山抄过去，朝剑水川的上游走一阵子，就走进了剑水山的支脉。这条支脉与白头山脉相连，沿着江边形成了重重峰峦和条条峡谷，木盆沟就坐落在这些山谷中最深洼的一条山谷里。这个村子，位于山谷的尽头，由于这里原先异常偏僻，加上谷内土地平旷，土质肥美，倒是老早就有了点名气，吸引来不少流浪者。这地方离城很近，只有五里来地，人们来往频繁，还有，就象一般靠近城市的农村那样，这里也有不少农民很早就受到城市的商品和货币的影响，所以是组织难以扎根的地方。目前，木盆沟只有两名共青盟员，还没有单独工作的能力。从敌人方面来说，他们也正在施展种种阴谋手段，想把这个离城最近的村庄攥到自己的手里。村里有个名叫姜英植的小学毕业生，在城里当上了碾米所的文书，天天骑自行车上班。从此，木盆沟的三户姓姜的就神气起来了，在村里摆起了主人派头。在姜英植上任的时候，曾到他家里喝过一回酒的姓张的特务警察，也经常在这个村子出没，共青同盟的活动就更受到限制了。

目前，木盆沟对鬼子的炮楼工事表现“积极”，特别受到了守

备队、警察署和乡公所的赞扬。在这件事情上，姓姜的竭力捕拨，姓张的大耍花招，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越是这样，共青组织也就越应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可是村子里的情况就是这么糟糕，单靠两个共青盟员是无能为力的。

要想打破敌人在上洞地区修建炮楼工事的计划，首先要解决木岔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元男本人就来过几次，也曾向组织做过汇报。因此，当他真的接受了任务，重新来到这个令人头痛的山沟里的时候，就不禁感到肩上沉重起来。

元男在路上根据组织的指示，制定了一个周密细致的行动计划。可是进村一看，村里发生了他全然没有料想到的新情况，他考虑的那套计划就变得完全没有用处了。

元男托了托装着宣传品和教育资料的包裹，把它紧紧地夹在腰里。他怕引起狗叫，就顺着山坡隐蔽地走近了村庄。

共青小组负责人尹白明的圆木房，恰好就盖在山坡旁，所以元男没费事就走到了他家的厨房门口。

尹白明听到元男的声音，马上从炕上爬起来，跟着元男走了出去。在一个僻静的山角上，他听元男说明了来意，叹了一口气，就谈到村里发生的意外复杂的情况。

今天，姓张的特务警察领着一个自卫团员，来到姜家大吃二喝，一直喝到半夜，已醉倒在炕上了，而明天一早，就要强迫村里的青壮年去修炮楼。

另外，村里死了人，老乡们都在守夜，要想找人，那是很困难的。

事情难办了。元男用事先计划好的工作方法显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仅如此，一方面有特务警察守在村里，一方面又出了

丧事，要找人首先就不容易。但是，这又是不能因为困难就可以推托的事情。尹自明本人就表示没有信心，说自己一个人恐怕担当不下来。再说，组织上正是考虑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才特地派他到这儿来的。因此，他是绝不能就那么回去的！

“谁家出丧事啦？”

元男思索了一会儿，问道。

“你恐怕不认识那个人，是姜英植他们家在茂山的同乡。听说姜英植他们在木盆沟挣到一些钱，就来投奔他了。嗜，钱真是可恶的东西！原来在老家的时候，姜英植家的人跟他好得什么似的，恨不得把身上的肉都剜给他，可是到了外乡就翻脸不认人啦！这一家儿受尽了欺负，东借一升西借一斗的，靠开荒对付了几年，这次到底没能熬过麦口，折腾了一阵子还是饿死了！”

“什么？全家都饿死了？”

“哪能全家饿死，是他家老大娘死了。就是没死的老头儿、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也都饿倒在炕上，跟死人差不多了！”

尹自明的头垂在两膝间，哀叹地说。

“你看，人都要饿死了，还修个屁的炮楼！”

元男突然气愤起来，大声说。

“谁说不是，可是鬼子逼得太厉害，把人都吓傻了！姜英植那小子，我无论如何也放不过他！他凭什么把特务警察之类的家伙引进村里来，弄得人们惶惶不安哪！他不是民族叛徒是什么？”

尹自明猛地把埋在两膝之间的头抬了起来。

“对！他是民族叛徒！可是干掉那么一个碾米所文书之类的家伙，革命就算成功了吗？我看不要这样，咱还是想办法好好教育村里的青壮年，发动他们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地主和资本

家的斗争吧。金益哲现在在干什么？”

“益哲同志可能还在丧家，我也是刚从那儿回来，闭了一会儿眼睛。嗐，哪有这样气人的事？巴掌大的村子，一头停放着尸体嚎哭，一头跟特务警察和自卫团员饮酒作乐，这成什么话！”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革命！尹同志，你说怎么办才好？”

“我看还是把益哲找来，咱三个商议商议。”

“不，我看不必。我到丧家去，你看怎么样？我装作是来吊丧的，跟他们一起守夜，不就能见到老乡们了吗？办丧事的人家总会有人的吧？”

“有是有的，可是一小间炕，放着一口棺材，哪还有坐人的地方？再说，深更半夜的，你去了，人家不觉得奇怪吗？姜英植的远房哥哥也在那儿呢……”

“没关系，连夜赶到人家吊丧，还不是常有的事。”

“可是，你跟那家并不认识呀！”

“那就编一套话呗，就说我认识大娘。家属可不一定完全认识死者的好朋友。人死后，陌生人来吊丧，也是常有的事。”

元男想起药水洞老人要去梨树沟吊唁崔富老的事，满有把握地说。

尹自明呆呆地瞅着比自己年纪小，但无疑是更懂得革命、更了解世情的元男，自言自语地说：

“你说的倒也是……”

“我就说我很熟悉那位去世的大娘，还可以说我妈跟她是好朋友，在茂山我们是跟她住在一起的。……你看，这不就说得挺象了吗？反正我去跟他们扯，扯得象是有那么一回事。你呢，就趁这个机会把益哲同志叫出去，告诉他我来的目的，你们俩先讨

论讨论，然后等我一提起话头，你们就在旁边添油加醋！”

沿着山坡走过十几家，就到了办丧事的人家。这家的小圆木房也是紧挨着山坡，和窝棚没多大区别。房间很小，容不下吊客，大家便在院子里铺上草席，席地而坐，用几个破木碗喝酒。院子中间燃起了一堆草熏蚊子，喷香的蒿草味儿在台阶下边弥漫开来。院里的人，大半是年轻人，看来象是丧主的朋友。在另一头，有五、六个中年汉子在埋头下棋。他们的坐位旁，在和他们头顶一般高的廊沿上，放着一个麻秆灯。

灶房里传出唧唧地抽鼻子的声音，看来妇女们都坐在灶房地上，真正在守灵的只有村里的老年人。

元男跟在尹白明的身后走进那家的院子。这时，把头伸进看下棋的人堆里忙着当军师的金益哲发现了他们，瞪大了眼睛站起来。

“元男……嗯，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金益哲也许是因为心里发热，敞开麻布衫的前襟，脸涨得通红。他感到太意外了，硬把险些没冒出来的“同志”这个词咽了回去，含而糊之地打了个招呼。

“茂山大娘真的去世了吗？我今天上山打柴，很晚才回家。我妈听到消息就哭了。我妈说，在茂山的时候，她跟大娘很要好，好得象亲姐妹似的，所以打发我连夜赶来吊丧。嗐，大家的日子挺艰难，尽管不能经常见面，关系还是不比一般，大娘生前，我们连一碗清水也没有招待她过！唉，灵柩在哪儿？”

元男一边说，一边用眼神向坐在席子上的吊客们打招呼。

“噢，是这样！我寻思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是我替他们报丧的，早知道这样，就该跑一趟上洞村。好，你跟我来！”

益哲心里仍旧在疑惑，但他还是用一只手掩着衣襟，领着元

男朝灶房门口走。尹自明也跟在后头。

益哲打开灶房门走进去，说上洞村的吊客来了。这时，坐在灶房旮旯里的头戴麻巾的女人们，便用沙哑的声音“喔咿喔咿”地哭着，慢慢地站了起来。

充满整个屋子的不是悲伤的气氛，而是那些被贫穷折磨得精疲力尽的人们嘴里喷出来的热气。辛辣的旱烟味，驱散了那一缕袅袅的香火的烟味儿，直刺人的鼻子。

当元男走进屋里，一手拄着膝盖，躬着腰穿过人堆的时候，紧靠祭桌旁坐着的一个头戴孝帽象是主祭人的中年汉子，便点上了蜡烛，又点上了香。原来正在打瞌睡的丧主也挪到祭桌前面来，去摇晃倒在一边睡觉的年幼的丧主。这时，主祭人劝阻说：

“算了，甭叫醒他了！他已经给奶奶磕了不少头啦！来，请这边坐！”

元男照他的指点，来到祭桌前面跪下，丧家的儿媳妇就放开嗓门儿，“喔咿喔咿”地哭了起来。元男听见那女人的沙哑的哭声，心里不禁热辣辣的。他跪在祭桌前头，就象当年跪在父亲墓前磕头时那样悲伤起来。他照规矩磕了头，然后回过身来，和丧主对面坐下，不觉眼眶红红地直发热。他感到自己应当说几句慰问的话，可是半天也说不出来。

“你在异地他乡遭到母丧，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俩素不相识，今天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元男却这样真诚地同情他的不幸。这使丧主十分感激，他忽然又伤心起来，哽咽着说：“嗐，这都是四柱八字注定的，有什么办法？”他比元男才大三岁，也许因为遭遇母丧的缘故，看上去显得很苍老。

“哪里有什么四柱八字，一饿一病就出了毛病！大娘还有十

年才到花甲，要是能吃得上饭，怎会这么早就去世呢？”

元男满怀悲愤地说。丧上的那对象牛眼一样大的眼里满含着悲哀，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说：

“是啊，该死的还是我，有胳膊有腿的，养活不起一个母亲，让她没有活到寿数就走了……”

“不，这不怪你老兄，全怪这个坏世道！”

他俩这样交谈的时候，在一旁听着的主祭人，端来一张六角小桌，朝他俩中间一放，说：

“算了！算了！别谈没用的话了。来，喝一杯祭酒！”

他说着又把祭桌上的蜡烛吹灭了。这时坐在灯盏下面下棋的中年汉子发牢骚说：“多点一会儿，还能点出乱子啦？”可是主祭人装作没听见。

“唉，茂山大嫂今年春天还硬实得象个新娘子，人真是虚假得很！”

一个正在偏着头看下棋的老人，斜叼着大烟袋慨叹地说。

“可不是吗，怪不得古人说‘人生如朝露’呢。”

背靠在墙上削着香木的老头儿也接了腔，这么一来，屋里的空气更加沉重了。

“我们也活不了多久了，欢蹦乱跳的年轻人都倒下去了，我们这些土埋半截子的老头儿，还挣命地活个什么？……嗐，都是无聊的事！”

坐在主祭人旁边文诌诌的留着长髯的老头儿这样一说，主祭人就连连点头，把话接了过去：

“谁也逃不出八字定数！人生没啥特别的，人一出生，七星爷什么都给你定好了，叫你一点法子也没有！活一天算一天，到

时候，就象光着身子出世一样，还是空攥着两只拳头回到地府去，这就是人生！”

元男本打算说几句吊慰的话，就到外面去跟年轻人聊聊。没想到这些老头儿突然谈起“八字”来，他听了他们的这番议论，觉得不能就这么听过算数，于是装作跟益哲闲扯的样子，说：

“我们上洞村有个老头儿，碰见过八字，吓得够呛！听他说八字这东西，真够厉害的！那家伙很鬼，稍不留神，就连原先命定的寿数都会叫它象割绳子一样割去一截。”

尹自明拱着肩膀站在灶房空地上，看到元男松了松裤腰，天南海北地吹起来，不禁发怔。金益哲也许是喝了点酒，突然抬起通红的脸，好奇地问：

“噫！这么说八字是实有其事了？”

“怎么没有哇？别看它挺出名，其实什么也不是！见面一看，那样儿可真丑极啦！”

元男象煞有介事地说，屋里的视线一下子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来了。

“嘿，那是谁家的后生？真会胡说八道！八字有是有的，可它不是人，是阎王爷给人定下的气数！”

长髯老人用斥责的口气说。元男不仅一点也不发窘，反而快活地把话接过来：

“我们村里的老头儿也提到阎王爷，他说他还见过阎王爷哩！”

“小伙子，我问你，上洞村哪个老头儿经历过这种事？我也去过几次上洞村，怎么就没听说有那么个老头儿？……”

削香木的老头儿探过头来，说道。这时，歪着头看下棋的一个年纪不算太老的老头儿，立刻转身凑到这边来制止他们乱插话：

“嘿，我的老哥们！你们悄悄地呆会儿好不好？人家说一句，你们就顶一句，那年轻人还敢说话吗？上洞村小伙子，你听我的，你说说那老头儿是怎么碰上八字的？”

这么一来，连下棋的人也把棋子攥在手里，侧棱起耳朵听元男讲话了。尹肖朋急得坐立不安，直对益哲使眼色，叫他把元男拉出来，没想到益哲自己也被八字的故事迷住了，连理都不理。

“那时我听到这话，也以为是瞎扯。既然诸位长辈叫我说，那我就说说吧。按照那个老头儿的说法，八字是名，另外有个姓，大概是叫四柱。”

“嗯，怪不得叫做四柱八字哩！”

主祭人听了，觉得有理，连连点头。这个故事是元男有一次到密营里去给游击队送支援物资，听一位会讲笑话的军需官大叔讲的。现在，他就根据老人们的胃口把这个故事添枝加叶地胡诌一番。他慢条斯理地说：

“最初，四柱八字给老头儿定的寿数是六十二岁零三个月，外加七天……”

“嘿，这真算得太精了，一上来就把零头全打进去了！”

一个下棋的汉子感慨地说。主祭人听了，啧啧地咂着舌头，说：

“看你这个人，不懂你就消停些呆着，这是关系到多活一天还是少活一天的事，怎能马虎？我看人死的时候，慢说一天，就是一个钟头，也够宝贵的！”

“嘿，这都是阎罗大王主管的事，还有马虎的？你说，他后来又怎么啦？那老头儿怎么会事先都知道啦？”

起初斥责元男的长髯老人，这会儿干脆插上来，催他快说。

“开头，他也不知道，后来他碰到八字，揪住了它的衣领追问了一番，它就全供出来了。当初，老头儿满以为自己最不济也能活到花甲，没想到有一天进城赶集，喝了几盅酒，回来时经过八字岭……”

“嘿，看你这个人，从城里到上洞村，哪有八字岭呀？”

削香木的老头儿惊讶地嚷了起来。

“这事不是发生在上洞村，究竟是什么地方我也说不上，听说是在他的家乡。”

“对，这才象话！在这种地方哪有什么八字岭？这么说，他是在八字岭上碰到八字的了？”

“是呀，八字这家伙很鬼，它偷偷地在岭上下了绊腿绳，就藏起来了。”

“真是个坏东西，……后来又怎么啦？”

长髯老头儿越听越带劲，干脆挪到元男身边紧靠着他坐下，问道。

“这是鬼下的绊子，还会绊不着人吗？再说他又喝了酒，还有个跑，一下子就给绊倒了。他知道，人在八字岭上跌倒，不管是谁魂灵都要出窍，只剩下个空壳子，转来转去就死掉了。老头儿这才警觉起来，心想这下糟了，人在世界上有魂灵，还保不准能活得很安稳；这回丢了灵魂，只剩下躯壳，还活着干吗？既然要死，那就灵魂肉体一起死掉算了，何必分两次死呢？”

“嗯，这话说得倒也蛮象那么回事。我小时候在村里也曾见过一个死而复生，只剩下空壳子活着的老头儿，他恐怕也是在八字岭上跌倒过的。”

削香木的老头儿连连点着头，感叹地说。

到这工夫，连灶房里的娘儿们也都好奇地倚在锅台或坐在炕头上，聚精会神地听元男讲故事。

院子里的人，也发现了屋里有人扯闲篇，就有几个年轻人把头探进灶房门。这么一来，讲故事的摊子就意外地扩大了。

元男心里暗暗拿定了主意，索性把这个故事讲得离奇一些，以便彻底打破这些老年人的迷信思想。他说：

"老头儿倒在地上，半睁开眼睛一看，岭上有一座城隍庙，庙里有人在叽叽咕咕地商议什么事情。"

"妈呀！这可怎么办哪？……"

灶房里有个女人吓得叫起来。元男用严肃的目光扫了她们一眼，接着说：

"你们猜庙里是谁？原来是八字和财主在里头拿老头儿的寿数做交易。他们满以为已经把灵魂勾来了，那老头儿只剩下个躯壳，便放心大胆地搞鬼了。原来八字搞了个现钱交易，把老头儿的命卖给城里的一个特务警察了。你说这多气人！起初，八字这家伙给每个人定寿数，然后又在八字岭上下绊子，一下子勾去人家几十年的寿命，卖给财主。"

"嘿，拿人的寿命做买卖，真象个集市了！"

主祭人觉得实在岂有此理，插进来说。削香木的老头儿，也气得脸红脖子粗地嚷道：

"该杀的东西！八字这家伙专门欺侮穷人！"

"是啊，你们说，咱穷人受了多少欺骗！"

尹自明听到这儿，觉得是个机会，赶忙补上一句。

"嘿，真气人！咱不知他的黑心眼，还给他供清水，求他哩！这种没心肝的家伙，还能理你这一套？"

那个一直不声不响地靠门坐着的中年汉子，慢慢地点着头说了一句。他象突然睁开了眼睛的盲人那样，觉得世界是不可信任似的，重新打量了一下人们。

“去你的！留着你的废话以后再说，还是先听故事吧！我说小伙子，那老头儿后来怎么啦？别人被绊倒了，灵魂都得被勾走，他怎么会不被勾走，而且还能看热闹呢？”

主祭人使闹哄哄的房里安静下来，暗暗有些焦急地问道。

“您提的问题很重要！”

元男顺竿儿称赞了一句，说：

“那老头儿怎么会跌倒在八字岭上灵魂也没出窍呢？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若问别人的灵魂都得被勾走，他为什么就能保住呢？据说是那位老大爷从来就不信迷信，现在也还是不信，而且那天他的兜里还揣着一本名叫《反对宗教和迷信》的书哩。后来才知道，不信迷信的人，不管他在八字岭上怎么跌倒，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个八字错看了人，他看老头儿土里土气的，就下绊子去绊他，没想到碰到硬碴子上了！老头儿倒在地上，也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出没出窍，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但听到八字在城隍庙里搞鬼，就气得再也受不住了，心想：这家伙把我的寿数象割绳头一样割去一截，卖给我最恨的特务警察？……妈的，人到要死的地步，还怕什么！忍饥挨饿地活下去也是受苦！我身上又不比他少点什么，既然要死，难道就这么乖乖地坐着，听凭他把我的命割掉一截吗？他这么一想，就觉得世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腾’地跳起来，一脚踢开城隍庙的后门，冲了进去。”

“嘿，老头儿的胆子真够大的！”

下棋的摊子里，有个汉子感叹地叫了一声，金益哲马上把话接过来，说：

“是啊，那位大爷想得对！与其等死，不如跟它拚一拚。饿死，打死，也不敢哼一声，那才是个次货哩！”

“那当然……我说小伙子，上洞村老头儿往庙里冲的时候，那个和八字讲价钱的家伙还在吗？”

长髯老头儿神情异常严肃地追问道。

“在。”

元男的语调多少有点激动，他回答了一句，又继续说：

“他往里一冲，那家伙吓得把供桌踢翻，夹着尾巴跑了。八字可被抓住了，它急得直叫唤：‘哎呀，他还有魂灵！’还一个劲儿拱爪求饶，说自己错看了人，才干出这勾当，请他千万息怒，又说这次绊的一跤就不算数了。”

“这家伙蛮不讲理！哪有这种道理？他下绊子的时候安的什么心，到这会儿说不算数又安的什么心？看来八字这家伙是完全不识时务，不讲道理！”

主祭人愤慨地骂了起来，元男在一旁帮腔，说：

“您这话可说对了。老头儿心里正恨八字，这会听它这么一说，更火了，说：‘什么算数不算数，我才不听你这一套哩！’一下子揪住它的脖子，仔细一看，哈！这家伙长得象个猴崽子，还没个拳头大哩。它的脑袋活象个耗子头，唯独尾巴长得象个狐狸尾巴，倒挺招人喜欢。大概它就是用这条尾巴来搞鬼的。‘嘿！原来是你这个丑东西把我们欺侮到现在呀！’老头儿这么一想更恼火了，他手心里一使劲儿，恨不得一把掐死它，嘴里还骂道：‘混蛋！你就是八字吗？我平生就想见你一面，现在总算碰上了！

你们刚才搞的鬼，我都听见了，我的命已经被你卖了现钱，你说不算数，不是胡弄人吗？已经卖掉了的东西怎么拿得回来呢？’老头儿这么一追问，八字就说：‘这个你放心， 只要绊倒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佬， 几十年的寿命， 我坐着不动都能保险给你勾回来。’老头儿问它怎么那么容易， 八字说：‘乡下佬都是大笨蛋，他们胆小怕事，不知道弄死他们的是地主、资本家和日本鬼子，都以为是我搞的鬼。所以，不论我怎么去绊他们，他们也根本想不到要追问一下，还以为是我当初给他们定下的哩。穷棒子不是口口声声说谁也逃不出八字的手心吗？’”

元男说到这儿，喘了一口气。这时候，人们的表情都严肃起来了。

“嘿，八字这东西太小瞧咱穷人了！”

“哎，受骗啦，咱们一直被它骗到现在！”

“过去常听说，逼我们杀我们的是日本鬼子、地主和资本家，今天听你说，这话都是有道理的呀！”

元男听任大家吵了一阵。他想谈话的基本目的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现在应该适当地做个结论。即使大家都知道了刚才说的全是胡扯，也一定要让他们去唾弃自身的屈从思想。还有，要想搞得更理想一点的话，最好是在这个场合顺便作一次反对修炮楼的宣传。不过，如果话说得太露骨，引得那些神情极度紧张的老人们生气，反倒会弄巧成拙的。

“各位老长辈的话，说得很对！”

元男用郑重的口气继续开讲。

共实， 他在密营里从军需官大叔那里听来的笑话已经讲完了，现在他是在临时编造。他说：老头儿没听这一套，扯着八字

的脖子去见阎王爷，大闹阎王殿，把八字扔进油锅烹了。说到这儿，屋里又哄哄起来。

“我说小伙子，八字死了，那个老头儿后来怎么啦？”

主祭人听到他要把话扯到别处去，急得冒火，岔断了他的话头，问道。

“闲话到此完了！”

元男端了端架子，说。

“八字死在油锅里了，阎罗王也逃得无影无踪了， 现在死活存亡，全攥在人的手心里了。我们总是埋怨八字如何如何，其实是我们上了那个坏家伙的当！四柱八字是日本鬼子和财主们所供奉的。我看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一家人家，正在大吃二喝，我以为是办丧事的，往里一瞅，原来是请了两个警察在那里饮酒。可我们这儿，人们都饿着，甚至有饿死的，你们说，这还象话吗？”

“嘿，小伙子，那还是小事一桩哩！明天就要出殡了， 警察还找到门上来，硬要拉人去修炮楼，出殡都出不成了，还谈得上什么挨饿不挨饿呀？”

主祭人说罢，屋里立刻又哄哄起来。

“照我听起来，这年轻后生说的话，不完全是瞎扯。”

长髯老人用沉重的语气说。

“那英植虽是我们姜家的孩子，可他的为人坏透了！ 不论是这家还是我们家，都是听了他的话才从茂山到这儿来找活路的。他怎么就这么欺负人呢！这后生说，我们受苦受穷，不能怪八字，都是因为上了坏人的当！这话对呀！”

老人说着，磕打着烟锅，又装了一袋旱烟。原来，文诌诌的

蓄着长胡须的老人就是姜英植的远房亲戚。

在吊客中只有这个老头是姜英植的本家。老人的态度是这样，这个场合就没有可忌讳的了。

元男激忿地说：

“难道我们就这样把尸体停放在家里去修炮楼吗？那是绝对不行的！我们村没出丧事，也没有一个人去修炮楼哩！你们知道炮楼是什么玩艺儿吗？我听说，抗日游击队正在狠狠地打击日本鬼子，抚松县城这一仗打得最漂亮，把鬼子魂都吓掉了，他们陷入了困境，所以在城镇和乡村到处修炮楼来对付游击队。就是说，鬼子修炮楼，是想消灭争取朝鲜独立的朝鲜人的游击队！大家想想，我们用自己的手去修这种东西，还象话吗！”

“呃，你说啥？抚松县城？那儿尽是日本鬼子，游击队攻打抚松县城啦？”

那个中年汉子从棋盘那边挪到元男面前坐下，说。

不论是灶房里还是院子里，人们都是闹哄哄的，把头伸向炕梢，听元男讲话。

“大叔，我说得对吧？那天我去赶集，集上纷纷传说，可你一听讲的是日本鬼子，就吓得直筛糠！”

刚从院里挤进来的年轻人，“将”了下棋的汉子“一军”，把他抢白了一顿。

“是啊！人是不能太软！刚才咱不是听了老汉大战八字的故事吗？我看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算那故事有点荒唐，但游击队攻打抚松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想抚松离这儿才有多远，说不定游击队马上就会打到咱们这儿来哩！咱去修炮楼，弄得不好就要滑到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道路上去了！”

姜英植的本家长髯老人用严肃的语调说罢，尹白明猛地站起来，激动地说：

“咱村也别去修炮楼，听说不光是上洞村，还有剑水沟、德谷、九龙沼、对岸村，都反对修炮楼，硬挺着不去！如果就咱们一个村去，还有什么脸见人？鬼子原来就认为我们软弱可欺！”

“可是，他们早就把特务警察和自卫团调到门上来看守着了，咱不去，还能消停啦？”

削香木的老头儿小心地问，益哲立即把话接过来，说：

“大伯，你刚才听了那些话，还转不过弯来呀？元男是因为咱村人都是跟你一个想法，心里发急才给大家讲了那么个故事。他们不答应，又能怎么样？就说我们村子死了人，全都上山出殡了，他们要扣罪名，能扣个什么名堂来？我还听说，游击队已经到了咱们后山了！”

“什么？真的？”

主祭人猛地抬起头来，吃惊地嚷道。

“是啊，大家都那么说。那天我上山，就碰见两个不平常的人。他们向我打听进城的路，我指给他们，看着他们走，瞧着好象走得很慢，可是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影子了。我看他们准定不是普通人！”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主祭人急喘喘地问。

“前天上山打柴时看到的！”

“前天？噢，那八成是游击队了！他们使的就是缩地法！”

“反正去修炮楼，很不对头！游击队为了光复咱祖国，都来到后山搞侦察啦，咱何必还要看鬼子的眼色？你们说是不是？”

主祭人环顾着左右，用话这么一点，大家就纷纷起来表态了。

“咱也别干！慢说修炮楼不象话，就是现有的都应该拆掉！”

“不管是谁，要是有人听姜英植的话去修炮楼，他就甭想在木盆沟呆下去！”

“他们主要是想拉年轻人，你们年轻的，可得提防着点！”

“年轻人的事，放心好了！有大伯大叔们在背后撑腰，还怕什么呀！”

傍天亮的时候，元男才走出那家的庭院。

虽然没人招呼，可村里的年轻人都呼呼啦啦地跟出来了。尹自明同村里的年轻人一道，把元男领到自己家里。在这儿，元男又向青年人介绍了最近游击队的辉煌战果，然后比较具体地传达了有关抚松县城战斗的胜利消息。

“……总之，鬼子吓得够呛，甚至出动了飞机。哼，那顶个屁用！游击队还是消灭了鬼子，给人民报了血海深仇！”

“呀——”

“太棒啦！”

年轻人听了，都欢呼起来。

“同志们都看到了，鬼子象受了伤的野兽那样疯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元男沉着地接着说：

“现在，日本鬼子吓坏了，他们拼命地想早点完成各地的炮楼工事。因此我们要把这种情况告诉乡亲们，叫他们不要去修炮楼。刚才我说过，就是硬被拉了去，也要给它来个消极怠工，拖延并破坏鬼子的炮楼工事！”

“我们村，请你放心好了。”

尹自明握住元男的手，表示决心说。

现在已经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元男把带来的宣传品交给尹自明，说：

"这是一本《共青盟员的修养》，是作学习材料用的，好吧，以后的事情就交给你啦！"

"放心吧，今天我才认识到我们村所以这么落后，都是因为我们过去工作做得太差了。元男同志，谢谢你！"

尹自明向他表示感谢。金益哲也说：

"元男同志，我真没想到你这样能说会道，你是在哪儿听到这个八字的故事的？"

"嘿，别提啦，我也是因为任务急，他们又来了人，实在没办法才想出那个故事来的，这事不一定就做得对。你们是本村人，要思前想后，把工作搞得巧妙些。你们好好地读读这本书，从中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好吧，再见啦！"

元男同木盆沟的青年人一一握手告别，走上山间的小路。他也想多留一天做做宣传工作，可是现在村子里来了特务警察和自卫团员，要是他们发现有外村人，他本人自不必说，就是对村里人的斗争也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他还是决定早点离开这里。

尹自明一直把元男送到山里的岔路口。元男再一次向他传达了共青组织提出的任务，还一再地叮嘱他说：

"刚才我说过，青年要站在这次斗争的前列，每一个青年都要成为宣传者和教育者，去打破敌人的计划，……要想做到这点，我们就得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我在办丧事的人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把妇女工作搞好。"

元男想起那天工作员赵东春向他谈的话，继续说："我看木

盆沟的同志也存在着不愿搞妇女工作的倾向。要知道，这都是旧观念哪！你好好研究一下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就可以看到第七条讲男女平等权问题，阐述得多么深刻！总之，咱们青年组织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特别是在群众中，我们青年要做的工作真是多得很哪！《共青盟员的修养》这本书里写得一清二楚。为了按照司令部的方针搞好群众工作，可得多努一把力呀。今天我不大了解谈话的对象，想谈的也没能全谈出来，有的地方也许谈过头了。我是可以一走了之的，你们可得看好对象，一定要根据对象来制定宣传教育方针。”

他俩在黎明前的黑暗的山谷口上分手了。

“好吧，尹同志，你回去吧，我还有要紧的事，也得快点走了。”

元男把手伸给尹自明。

“再见！请你告诉斗赫同志，不必担心木盆沟的工作，现在我们也有信心啦！”

尹自明握着元男的手，热情地说。他把不知什么时候带来的一双草鞋，拿出来递给元男，说：

“来，你把它穿上！”

说罢，噗哧一笑。

“谢谢你！”

元男对长得很壮实的尹自明的深厚的同志友爱十分感激，不住地忽闪着眼睛。也许尹自明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他用平淡的口气说：

“你知道不知道上矿山的路？还是我来送你一程吧！”

“我知道，你回去吧！你得首先想个办法把特务警察和自卫

团甩开，然后动员群众去送殡。只要到了山上，就会有足够的时间考虑今后的斗争计划。倘若有人被逼到工地上去了，也得叫他们怠工，用种种方法破坏炮楼工事！”

“知道啦，再见吧！”

元男和尹自明分了手，当他离开山谷的时候，朝阳的第一道光线，已经把江边广阔的草原照得亮闪闪的，使人感到耀眼了。

十二

从木盆沟上矿山村， 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顺着江边绕到桥口；一条抄德谷后山直通桥口。后一条路不大有人走，虽然难走一些，但比前一条路要近两三里。

元男一清早就上路了， 时间并不怎么紧迫， 但他觉得走大路，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不太合适的，于是就走了德谷后山的小路。

一走进寂无人声的山间，清晨凉爽的空气就沁人心脾，把极度紧张的头脑也冲洗得清爽多了。

现在想起来，虽然一时还无法断定他在木盆沟的工作是好是坏，但总觉得有点冒险，也很有意思，不由得笑了起来。

元男根本没想到要讲那个荒唐的八字故事，当那故事从嘴里冒出来的时候，有一阵他自己也捏着把汗。不过，听的人都很入迷，他也就索性讲个痛快，添枝加叶地越讲越离奇了。

他觉得自己讲得很妙，讲的是荒唐的神鬼故事，居然没怎么离谱，还巧妙地把话引上了正题。看来，凡事只要有信心，稳扎稳打地干，哪怕高山塌下来，也会有个洞可以钻出去的。他又一次感到这句话是对的。

他又想，昨天晚上出发到各村去的同志，工作想必做得都很好，那么，鬼子修炮楼工事的计划肯定要失败，而上洞地区的共青组织通过这场斗争，则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元男心里很高兴，鼻子里哼着歌，随手折下一根碰到手上的树枝，一边走一边拍打着草地上的露水。

那儿走的军队哟，是什么军队呀？
是站在无产者前列的游击队！

元男的情绪很好。他在办丧事的人家只吃了几口野菜，肚子饿得挺难受。不过，只要这样起劲地走下去，晌午前是可以赶到矿山村的，那时锅伙里的那位淳朴厚道的烧饭大娘，说不定会给一碗冷饭吃哩！如果不凑巧，饿上一两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元男觉得胳膊和两腿都象春天返青的树枝一样，充溢着一股新的力量。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进步了。淡淡的晨雾在树枝间缓缓地浮动着，露水在草丛里闪闪地发光。他在这样寂静的清晨，独自走在山间的小路上，也丝毫不感到孤独和害怕，反倒希望最好能迎面碰上个坏家伙好跟他较量较量。

他用力地抡起木棍，敲打身边的松树。露水象雨点一样，唰啦啦地落到他的肩头和脖颈上。

“嘿！”

元男一蹦多高，向前窜了一步，抹了抹脖子，回头望着那棵好象还在生气似地颤动着的松树。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山雀，落在离他不远的树枝上喳喳地叫，元男瞟了它一眼，刚想挥起棍子去打，立刻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蹬蹬地甩开了大步。从表面上看，他象是一边掸着露水一边漫不经心地赶路，其实他也在留心地察看着每一丛草窠和每一棵树木。一转眼，他的裤腿被露水打得简直成了个水口袋，麻布袄的两肩和衣襟也都湿渌渌的，就象是穿着衣服下水洗了澡似的。不过，这也没多大关系，反正山里没人看见。

吹号行进，气概轩昂，
拼命挣扎的鬼子，一片惊慌。

当他走出德谷后山时，太阳已经很高了。强烈的阳光，不一会儿便把朝雾驱赶到山腰去了，草木上闪了半天光亮的露珠，也滴溜溜地滚落到地上，随即便蒸发掉了。

再翻过一个比较陡峭的山岗，就可以顺着大路走到桥头。刚好湿衣服也被阳光和身上的热气烘得半干了。

元男越过一座高高的山梁，朝着那边的坡坎蹭蹭地走去，这时，只听前面有人高叫了一声。

……法西斯列强，好比秋天的落叶……

元男止住歌声，急忙躲到树后，朝下面一看，只见两个鬼子一前一后地押着一个人走来。前面的鬼子回头嚷了些什么，看样

子，是叫后面的人赶快跟上来。

元男本想马上躲开，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路是顺着陡峭的山坡往上盘的，要再绕一圈才到得了他现在站着的地方，所以他决定呆在原地偷看鬼子的动静。鬼子一行已经绕到他的脚下了，这时他才看到后面还跟着七、八个兵。

元男抬头瞅了瞅日头，觉得离晌午还有两个钟头光景。“从哪儿抓来的人呢？是不是矿山组织出了什么事儿？”

元男的脑子里忽然闪过这个念头。他紧靠在树后，仔细地瞅着被押送的人。那个人光着头，穿着被扯掉衣带的上衣，背绑着双手。乍一看，似乎象农村青年，但看他那一头蓬乱的分发，又似乎不象农村青年。

元男被一种模糊的预感驱使着，顺着鬼子行走的方向绕过山头，仔细地瞅着一步一步被押上山来的青年。当那一行人经过横穿小路的水沟时，被押的青年忽地扬起头来。

一瞬间，元男觉得自己的呼吸停止了！那不是别人，正是尚浩！看来，那些鬼子肯定是派驻在矿山地区的守备队了。

最近，鬼子空前加强了矿山的警备，极其严密地监视着人们的动向。组织得到这个汇报之后，一连几天再没有接到什么消息。现在，元男正是为了同尚浩取得联系才去矿山的。尚浩被捕了，其他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怎么办？”

元男遇到这种突然的情况，有些晕头转向。尚浩在上洞地区老早就受到卞长国的注意。卞长国一度中了尚浩的计策，允许他办夜校，最近嗅到了什么可疑的味儿，就来刨他的老底儿了。根据各方面的材料，都证明尚浩确实受到了监视。应八在城里的炸

酱而铺里，从厨师那儿还了解到卞长国曾向细川密告尚浩是个大共产党。

如果尚浩被捕了，对组织肯定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赵东春同志才把他调到矿山去。现在，他在那边被捕了。如果敌人把这两方面的材料综合起来，尚浩本人自不必说，两地的组织也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尚浩是很可靠的同志，他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会使组织受到损失的！但他越是坚贞，敌人也就越是要残酷地迫害他。

元男没有时间多想了。一会儿工夫，鬼子已经转过那边的山弯，走到同元男处于一条线的路上来了。

元男离开小路，穿过树林，又转到山头这边来。这条路在山头上来了个急转弯，伸向一片狭长的树林里。

元男先跑到他刚才经过的地方，找了个位置恰当的岩缝，隐藏好身子。

他屏着呼吸等了一会儿。鬼子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等他们走到近处时，仔细一看，前头的两个家伙是鬼子，远远地跟在后面的是自卫团。看样子，好象是为了训练，鬼子才带他们来的。

“妈的！真是险山恶水！”

后面的鬼子，也许是后脑勺有点冒凉气，叽哩咕噜地发牢骚。

“喔咿！你说什么胆小的话，大白天里怕什么？”

前头的鬼子心情可能也不好，回过头来看着他的伙伴说了一句。这么一来，尚浩就走到最前头了。真巧，元男早就握紧棍棒，使劲憋住气等着。尚浩低着头从他面前走了过去。

“一线服务，本来就是危险的嘛！”

前头的鬼子这样咕噜着，几乎紧挨着元男的身边走了过去，后面跟上来的鬼子，还有点士气，把吃惊的眼睛瞪得足有火镜那么大。当他经过元男躲藏着的树前时，不知听到了什么动静，蓦地停下了脚步。这时，元男一个箭步，从树后跳到路上来，照鬼子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棒，钢盔发出了一声钝响，那个鬼子没做出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样子，就乖乖地倒在地上了。前头的鬼子听到声音，端着枪猛地转过身来。这时，尚浩也转过身来，看到元男又举起棍棒向鬼子扑来，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飞起一脚狠狠地踢中了鬼子的腰。当鬼子趔趔趄趄地往下栽倒时，元男的棍棒狠狠地落到他的脸上。鬼子象野兽一样嚎叫着，勾动了扳机。

砰！枪声划破了深山里的寂静。

于是后面立刻传来扑通扑通奔跑的脚步声。

“尚浩同志快跑！”

元男从倒下的两个鬼子身上取下枪来，背在肩上，喊道。

他俩在陡峭的山坡上，弯着腰奔跑，跑得象射出的枪弹那么快。后边的自卫团，一边连声喊着：“站住！开枪啦！”一边胡乱地开枪。可是他俩已经跑进密密的森林中去了，哪能打着他们呢。

跑到一块岩石下面，元男替尚浩松了绑，这时他俩才紧紧地握了手，但是没时间长谈，因为追赶他们的脚步声已经跟上来了。

他俩各背着一支步枪，喘吁吁地朝着更深的树林里飞跑。

十三

一夜过去，又一个白天也过去了，现在夜又深了，儿子还是没有回来。可是母亲不露一点声色，默默地等待着。要照她焦急的心情来说，真恨不得找个人打听打听儿子的去向，但她没有这样做， 她不愿在自己和儿子之间， 还要通过别人去了解一些事情。她觉得，如果儿子做的事是可以说的，那他就会不通过别人直接跟自己商量；如果是不能说的，那就是别人不需要了解的事情，特意去打听反倒没啥好处。

不过。 在这惶惶不安的村子里， 足有两天不知道儿子的消息，母亲的心里真急得象火烧似的！

昨天晚上，三兄妹接连走了出去，甲顺回来得晚些，乙男比她先回来。一清早，区长来窥探动静，不久，全村就叫喊出工，乱成一片。这时，甲顺和乙男都醒了，卞长国几次跑来找元男，孩子们都没有开腔。母亲作弄他说，元男背着背架子上山去了，回来的话，马上打发他去出工。卞长国本想发作一通，说事先已经通知过了，哪有这种道理！可是母亲只是站在那儿，根本不去搭理他。

母亲上地里去起出了斗把早土豆，抬头望了望日头，都快到晌午了。她想元男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就是一天吃四顿也会感到饿的，他早饭没吃，午饭也没吃，这工夫该饿坏了吧！但母亲

一点也不动声色，默默地拣了一瓢新起出来的土豆，走到泉边。甲顺一直担心地跟在母亲身后，但也没说什么。

母亲刚往锅里放土豆，村口路上一下子涌进来十几个鬼子兵。“大概是村里的男人全都不去修炮楼，事情闹大了吧？”她正这么想时，鬼子早已跑进村了。他们这次不象从前那样，进村先找区长，而是直接去各家各户搜查。老乡们不知道怎么回事，稍微一磨蹭，就挨了鬼子的脚踢；有谁没有马上回答鬼子的问话，就被打了耳光。大家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话，不了解内情，但从鬼子横冲直撞的样子来看，显然是大大地动了肝火，好象是在搜捕什么人。最后，他们都涌到尚浩家里，甚至把炕都扒开来乱翻了一通。母亲看到这种情况，一下子就猜到这事可能和尚浩有关，但也没有什么确实的根据。鬼子疯狂地搜查了一个多钟头，才悻悻地走了。这时，寂静载着比刚才更大的不安突然降临到村里。刚才乙男夹在人堆里，跟在鬼子后头跑了半天，此刻跑回来悄悄地对母亲说：

“妈，听说有两个日本鬼子在那边山里被人打死啦！”

“哦？你说什么？”

母亲依然把瓢浸在水里，猛地抬起头来，问。

“听谁说的？”

“大伙都这么说！孟山大娘上德谷去，在路上吓坏了。德谷后山全是日本鬼子，听说他们还在搜杏花山呢。”

“是吗？孩子，你可不要当着别人说这种话呀！”

“我不说！可大伙都知道啦！”

母亲越来越感到不安了。

母亲心里乱极了，她把刚够一瓢的土豆搓了又搓，搓得掉了

皮，连白白的土豆瓤子都露了出来。这时，别济老人一边干咳着，一边从坡路走来。他走到榉树下，瞅了瞅四周，装了一袋烟，又咳嗽了一声，说：

“唉，今天真够闷热的，说不定晚上会下一场雨哩。咱得想法在雨季之前把土豆起出来，可是土豆全是这么小……”

母亲朝旁边挪了挪，给老人让坐，微微地用眼神跟他打了招呼，平静地说：

“土豆小是小，可是过几天就该收了，要是再等下去，只能招野猪来糟踏，不会有多大的长头。”

“说的是呀，呃，元男妈！”老人喷了一口烟，蹲着向前挪了几步，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

“你听到那个消息吗？”

“什么消息？”

母亲的心扑通一跳，她强忍住不安，反问道。

“有人看见尚浩在矿山叫鬼子给抓走啦！”

“是吗？”

“我还听说，在德谷后山，有两个小伙子打死了鬼子跑了！这都不是寻常的事呀！你没看鬼子搜查村子对尚浩的家搜查得特别仔细吗？我看这里必有缘故！”

“是吗？”

母亲吃惊地应了一声，迅速地朝村口那边瞅了一眼，不觉想到儿子会不会不知道村里的情况，大步流星地走回家来。

儿子并没有回来。白天长得烦人的夏天的太阳落山了，黑暗降临了，夜已经很深了，儿子还是没有回来。

在德谷后山，有两个小伙子打死鬼子跑了。母亲从听到别济

老人说这句话的时候起，脑子里已经断定其中一个是尚浩，另一个是元男。

母亲一声不吭地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也没有到邻居家去串门，也许是这个消息传开了，别济老人走后，就再没有人到她家里来过。

母亲洗好了土豆，但她根本不想下到锅里，仍旧放在锅台上。她心烦意乱，也没吃晌午饭，还是天黑后，甲顺回到家来，熬了点野菜汤，用早晨吃剩的土豆和燕麦饭垫了垫肚子。

吃过晚饭，甲顺洗好碗筷，又不知上哪儿去了，母亲还是装作什么也不过问的样子。

母亲觉得她终于碰上了很久以前就一直在心里盘算来盘算去的事情了。现在想起来，她似乎从孩子们刚懂事的时候起，就已经预见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只要有这种可能，穷就穷一点，她是不想打破这能一门心思地和孩子们一道过活的生活状况的。因为这种生活，是她在悲伤和痛苦中也不愿放弃的亲切的生活。但母亲已经感到这也绝不是什么可靠的和安定的生活。好比是一棵大树，不管它多么想站得直一些，但风也不会停下来一样，不管母亲多么满足于这种贫穷的、不象样的生活，想安安稳稳地带着孩子们过日子，世道也不允许她得到安宁。然而孩子们可没有逆来顺受，而母亲的心里也滋长着愤怒和反抗。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尽管每日每时感到了这一点，但她还是想让这种生活尽可能地保持得久一些。

然而现在看来，似乎一切都已经宣告结束了。

母亲吁地叹了一口气，点上了煤油灯。为了使老是动荡不定的心情平静下来，她从箱子底下翻出了一本书，但没有打开。她

想到儿子现在肯定碰到了危险，准是待在不管自己怎么着急也到达不了他身旁的某个陌生的地方，真恨不得从身边找出一件和儿子关系最密切的东西来抱在怀里。

实际上，元男是不会知道母亲正在读这本从箱底翻出来的教育材料的，但是此刻，当母亲想到儿子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到了某个岔路口时，她就很自然地觉得能够引导她接近革命的唯一的向导，也就只有这本书了。

这时候，上洞地区共青干部们正在杏花山兄弟岩洞的秘密联络站里开会。

会议快要结束了。一盏油灯放在洞当中的大石头上，袅袅地冒着烟。一些头挨着头的长长的人影子，在微明的洞里晃动着。

斗赫、景淑、载春，还有尚浩和元男，围着灯，紧紧地挤在一起，全神贯注地听游击队工作员赵东春做结论。

英实在透进稀微月光的洞口外面，走来走去地放哨。有一个扛枪的青年武装队员在洞口下面一块倾斜的大岩石旁站岗。现在，敌人还在上洞地区扩大紧急警戒网。白天，鬼子搜索的魔爪一直伸到这杏花山最偏僻的山沟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由青年武装队员们持枪警卫联络站了。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特别是自己的切身问题要根据赵东春的结论来做决定的尚浩和元男，几乎紧张到一碰就要爆炸的程度。

唯有赵东春的表情毫无变化，他一直微微地弯着上身坐着，间或慢慢地舔一下厚嘴唇，似乎没啥要紧似地不慌不忙地说：

"……一根一根的树枝，不管你怎么用火去点，也烧不起大火来。再说，用一两根树枝燃起的火去烧，连一个资本家或一个

日本鬼子也消灭不了!”

赵东春从各个方面分析了上洞地区和矿山地区最近的工作情况，然后着重地谈到扩大组织的问题。

“……这次矿山发生的事件，虽然有它难以避免的一面，但我们似乎也犯了点急性病，这样看也许是正确的。矿山的空气一有动荡，敌人就警觉起来，自然要派特务监视外来的尚浩。如果我们处理得好，满可以巧妙地麻痹他们，继续开展工作；干得好，还可以将计就计，利用他们来伪装自己。但是矿山组织处死了特务分子，当然，这个问题在原则上是对的，我只是说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犯了点急性病，结果是尚浩同志还没有来得及脱身，就落到了鬼子手里。刚才我说过，元男在路上抢救尚浩，这事虽然是偶然的，但他干得非常漂亮！用一句话说，我们在工作中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曲折，也可能遭到意想不到的失败，但重要的是，要善于从中学习和锻炼自己。不用说，这个事件惊动了敌人，他们会闹得比过去更凶，因此我们要更巧妙地伪装自己，在原地坚持工作，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一步扩大矿山、农村和城镇的革命力量。现在，敌人还没有抓到确凿的根据，但他们已经发现城镇、矿山和农村都在他们的脚底下动摇起来了。我们必须牢记：眼下一点点的错误和冒险，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尚浩同志无法继续留在地方工作了，你现在就把工作移交给景淑同志吧，关于矿山组织的问题，回头再讨论一下。”

赵东春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儿，大家的目光顿时集中到尚浩身上。

那是祝贺和羡慕掺杂在一起的目光，仿佛在说：“尚浩，你准

是参加游击队了！”

其中元男的眼睛特别紧张地闪着光。尚浩也把充溢着无法掩饰的高兴的目光转向元男，这里面也包含着对还没有做结论的元男的去留问题的一种焦躁感。他们在德谷后山奔跑的时候，就已经约好要一同去参加游击队。

然而，赵东春却摆出一副对这些年轻人的焦躁的目光全然不理睬的神情，拿起放在岩石上的手册，凑到灯前，仔细地瞅着。

元男觉得赵东春同志对自己的问题不愿意痛痛快快地下结论，对他的态度，心里很纳闷。

赵东春先听取了他俩关于事件经过的报告，然后综合了各地组织的报告材料，大大表扬了昨天晚上元男在木盆沟的工作。他谈到元男很熟练地运用了最近司令部提出的有关做群众工作的多种多样的方法，满意地指出这种工作方法今天在木盆沟农民反对修炮楼工事的斗争中已经表现为物质力量。他用兴奋的语调补上一句说，这是上洞地区的共青盟员们在斗争中逐渐成长的明显证据。然后，又直截了当地肯定了元男在德谷后山意外地遇到押送尚浩的敌人时所采取的行动，是不愧为共青盟员的勇敢的、战斗的行动。他一再赞扬说，这种行动不论从每个共青盟员应该坚持的革命气节来说，还是从发扬同志友爱精神、及时排除逼近组织面前的危险来说，都是非常果断的行动。但他却绝口不提元男应该向谁交待工作的问题，也没有露出要征求意见的神色。

这样，元男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在尚浩被捕以后脱了空的矿山工作问题。

但是，赵东春还是不断强调要秘密扩大组织，由此看来，不象是要把从昨天和今天的事件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身分的

元男再派到矿山去。

不光是元男，就连其他同志也都不禁感到纳闷。但是，赵东春仔细地看了看手册以后，就结束了会议。

会后，大家走出洞口，送走了载春、景淑他们，然后坐在岩石上眺望阴沉沉的天空。赵东春也一声不响地拿起元男他们夺来的步枪，摸摸这儿，摸摸那儿，然后端起枪来朝着天空瞄了一会儿。看样子，他现在也在发闷。

半夜时分，城里联络站的通讯员来了。赵东春接到条子后，快活得判若两人。他急忙跑进洞里，就着灯光看完条子，兴奋地把元男、尚浩和斗赫叫到自己的身边，说：

“司令部来指示啦！司令部问候上洞地区的同志们，还特别赞扬了尚浩和元男同志，并且指示我们马上派你们俩参加游击队！”

“呀——”

三个年轻人小声地欢呼起来。

隔了一阵，赵东春用比较严肃的口气说：

“司令部正为元男同志的母亲担心哩。元男的母亲本来就够孤单的，要是连元男同志也不在了，她指望什么过活呢？”

下面的话赵东春说不下去了，这时，一直盯着他的三个青年人，也都不觉垂下了眼睛。

他们每个人都把这事看成是自己的事，也看成是朋友的事，所以嚷嚷起来，兴奋起来了，这是事实。但是，当他们想到在处理这件事情方面，那一直缄默不语的工作员和远在山中的司令部却仔细地考虑到了他们自己连想都没有想到的深刻的问题，就不禁感到自己的不是了，然而心中却先充满了喜悦。这种喜悦，不

是以笑容表现出来的喜悦，而是化为感激的泪水注满了心头的喜悦。过去，他们是被侮辱、被损害、被剥夺的人。他们不仅被剥夺了一切做人的权利和自由，甚至还被彻底地剥夺了拥有人的感情的可能！有谁来体谅行将别离的母亲和儿子的心情呢？有谁会在部署重大的革命工作时，把它看成是一个必须加以慎重考虑的重要问题呢？

元男心情激动地领略着无限巨大的爱，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革命的巨大胸怀在拥抱和守护着他们的一家，特别是关怀着他那可怜的母亲！

他抬起汪着泪水的眼睛瞅着赵东春，泪珠里象火一样闪烁着这样的决心：不论什么事情，只要是革命的要求，只要是为了如此爱护自己一家的革命，只要是为了只有依靠革命才能得到幸福的母亲，他将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我想，你再着急也要多呆一天，好好地跟大娘谈谈，只要讲明道理，大娘一定会谅解的。"

赵东春用平静的语调接下去说：

"我们的母亲所希望的，不是吃好的穿好的，而是希望孩子们有出息，革命应该理解母亲们的这种心情。"

谈话就此结束了。赵东春说是要到矿山去，当晚就走了。元男和龙浩不能回村去，就决定留在联络站里，其余的共青盟员们则立即各自分散回家了。

元男走到树林里来送别同志们，他利用和英实并肩行走的机会，简单地向她传达了一下刚才会上讨论的问题。

"那你打算怎么办哪？我看还是去见见大娘吧！"

今天从一早起，就被急剧变化的形势和元男的问题弄得心慌

意乱的英实，猛地停下脚步，在暗黑中望着元男。

“我不能回家，没有发生情况的时候， 区长那家伙就在监视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说起来， 我自己还没想得那么深刻，可是听说司令部却在担心我们！听到这话，我不禁感动得低下了头。”

“是啊，那不就更应该告诉大娘吗？刚才甲顺来说， 大娘从一清早起整天呆呆地坐在那里。”

“…………”

元男一声不响，只是默默地向前走，他顺手撸下一把荆条叶子，随便撒在两个人的看不见的脚面上。英实跟元男肩并肩在狭窄的小路上走着，她观察了一下元男的神色，可是元男只是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不说一句话。

这种沉默，使元男感到烦闷， 也使英实感到不安。 英实知道，参加游击队是元男长久以来的梦想。有时她也曾暗暗地描绘过当了游击队员的元男的英姿。当她在人们都已入睡的深夜，独自坐在织布机上的时候，身穿军服、头戴五角红星闪闪发光的军帽、肩上扛着枪的元男就出现在她的面前，无休无止地同她谈论他们少年时充满血泪的经历和通向幸福未来的命运与共的前程。这样，就是通宵不眠也不觉得吃力，而且一点也不困。

现在，那么深切盼望的事情就将实现了，她禁不住心情激荡起来。她感到高兴，同时又在想：元男当真走了，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一种惜别的心情，就象步履轻捷的小猫一样，悄悄地钻进了她心灵的一角。

英实是这样的心情，又想到母亲的境遇，简直窒息得受不住了。

对英实来说，元男的母亲就象她的亲娘一样。母亲也拿英实当自己的亲女儿对待。 村里人对他们这种关系似乎有些闲言碎语，但是，英实不愿意想到在她和元男妈的情谊之中掺杂着某种考虑。

英实只要一想到母亲送走儿子后孤独无依的情况，就觉得自己心里的血都要干了似的。她是可以了如指掌地估计到母亲想念儿子的心情的，因此现在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夜母亲又将为儿子不能成眠。

他俩这样默默地走了半天，终于还是英实先开口：

“你不要回村，这事还是我来跟大娘谈吧， 不然就叫甲顺去谈。我想大娘也估计到了现在的情况。我跟甲顺约好了，夜校放学后她在那儿等我，我去跟她商量商量。晚上风凉，你要注意身体。”

英实没等元男回答，就迈开脚步，匆忙地走下山坡。

“那就托付你啦！”

元男嘴里喃喃地说着，又跟着她走了一阵，然后，突然站住了。

“妈，我走后，你一定比现在更苦， 甚至会受到迫害，怎么办呢？”

元男并不怀疑母亲是一定会同意自己参加游击队的。正因为这样，在离别母亲远去的时候，种种牵挂才象有千斤重量似地压在他的心上。

十四

母亲听着甲顺热烈的谈话，不禁陷入了沉思。

甲顺跟很晚才到夜校来的英实商量了一阵，回到家里已是拂晓时分了。英实本想跟她同来，可是又觉得，现在村里很乱，再怎么要好的邻居，一大早黑咕隆咚的就朝人家里跑，让别人看见了，也会觉得不正常，所以还是决定让甲顺一个人去跟妈妈谈。甲顺回到家里一看，妈妈仍然坐在炕上，身边还摊着一本书。母亲听到女儿进来的声音，才把书本向旁边挪了挪，又推说点灯费油，把灯灭了。夜间恨不得泼下一场大雨似的阴沉沉的天空，被晨风一吹，变得豁然晴朗起来，露出一钩下弦月，照亮了母女俩正坐在下面谈话的双页窗。

一切都不出母亲的所料，敌人对村庄大肆搜查，骚乱了一整天，到底还是为了儿子的缘故。因此，当她听说儿子为了搭救尚浩打死日本鬼子跑了，也并不感到吃惊。

“你没听哥哥说以后打算怎么办吗？”

母亲安详地问。

“唉……妈，你说怎么办才好呀？”

甲顺脸涨得红红的，气喘喘地问。

“我懂什么？谁知道怎么办才好，你不知道哥哥的意思吗？”

母亲的话说得既平静又严肃，甲顺听了有点发慌，又急巴巴

地说：

“哥哥他……”

甲顺谈到，照目前的情况看来，哥哥不能留在村里了，最好是参加游击队去。母亲听了，一动也不动。甲顺又说哥哥非常挂念妈妈，怕妈一个人受苦，司令部也在为妈妈担忧，同时还把英实告诉她的话说了一遍，母亲这才抬起头来，说：

“你是说司令部的人也那么为我担心吗？”

“是呀！听了司令部同志的话，我就觉得他们为您操心，连我们这些亲生儿女也还赶不上咧！他们都知道您就是指靠着哥哥，才一直忍受了种种痛苦的。”

“他们那样地挂念着我！”

母亲又自言自语地说，声音里含着一股泪水。

母亲刚才被重重的焦躁感和孤独感折磨得心里象上了冻似地难受。就是在儿子分明处于命运的岔路口的这一时刻，她也没有可以促膝商谈的人，也没有能分担忧愁的人，甚至无从打听儿子的去向。她只好独自思考，独自回答自己的疑问。她的处境就是这样的孤独，谁也不体谅她心里的痛苦和难过。在她那充满怨恨和悲伤的半生中，有谁曾经抚慰过她的心灵呢？唯有自己偷流的眼泪，唯有自己在暗地里发出的叹息，去摩挲那象针刺一般疼痛的心的创伤！

她还不能完全理解什么是革命。她只是觉得革命的道路是给善良的亲爱的丈夫报仇的道路，也是她亲爱的儿子正在走的道路，所以她也就把自己放在革命的一边，并且怀着一种恳切的心情想为革命做点什么。

但是，等到真正弄明白了，她才知道革命不单单是这些。革

命是象母亲的怀抱一样可亲，象阳光一样温暖的东西。那是拥抱被侮辱被损害的心灵，并给以亲切的抚慰的爱的胸怀。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革命，天生只知道哭泣和叹息的她，才敢于穿过扛着枪恶狠狠地在城门口站着的岗哨，递送情报；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革命，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的她，才下定决心，把满是皱纹的脸凑到灯下，低着头学习文化，想对革命作出一些微小的贡献！革命不仅是柔和温暖的胸怀，而且也是一个能把多情善感的脆弱的心灵锻造成为钢铁的熔炉。

母亲的眼前又闪过那早已无谓地逝去了的前半生的斑驳的泪迹和血痕。是的，她徒然地向着那谁也不来同情她的世界呼救过，号哭过。也就是在那冷酷的世界的不理不睬之中，她的青春凋谢了，她的那颗善良的心受到了创伤。

“大娘，我们很理解您的心情，我们知道乙男的父亲是在和日本鬼子作斗争中牺牲的，也知道您为养育孩子们流了多少血和泪……”

是的，在母亲的半生里，她只听过这么一次体贴她的话，对她说这话的，正是革命。

面对着要送儿子参加游击队这样一件事情，母亲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想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的迫切的愿望。

“甲顺，让你哥哥参加游击队去吧！”

母亲用安详的、但又是很坚定的口气说。

“是吗？”

不时用唾沫润湿着因紧张而发干的嘴唇紧盯着母亲的甲顺，听到这话，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她把脸埋在母亲的膝盖上，说：

"妈，谢谢您！"

"还谢什么？你们要完全了解妈的心，还得多懂点事儿。 天已经亮了，你快到后山上去剥点柞树皮来！"

"干什么呀？"

甲顺乐得象小孩子似的，一手扯着母亲的膝盖，抬头问道。

"我听说，古人把儿子献给国家的时候， 都要为儿子做戎衣备战马，送他上战场，现在我把儿子献给革命了，不能冷冷清清地打发他走。咱手里没啥东西，好歹柜里还有件出嫁时穿的大布衣裳，把它拆了，染上色，给你哥做军装！"

"妈……"

甲顺的话没能说完，她眼泪汪汪地瞅着显得异常崇高而庄严的母亲的脸。

就是在贫穷和苦难中，甲顺也是在爱抚下成长的，现在她那天真的心里，也模糊地感觉到妈妈不单是迫于形势才决定送哥哥去游击队的，而是出于那种支持革命的迫切心情。

"哎！我这就去！"

甲顺"腾"地站起，抿了抿头发，走进灶房。

当她提着刀子打开房门的时候，灿烂的朝霞的光辉就泻进昏暗的房间里来了。

第二天早晨，母亲站在杏花山高高的山坡上送儿子参加游击队。白天，母亲领着甲顺和英实，把布染了色，裁剪好，连夜做好了军服、军帽和背包。她刚摘掉军服上的线头，就忙着用熨斗熨，给儿子穿上以后，一清早就跟着孩子们走了出来。此刻母亲的心情已经是很轻松的了。

母亲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听着别人的谈话，她以一种踏实的心情，亲切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现在儿子穿着刚刚缝制的军服，戴着军帽，背着背包，还扛着那支从鬼子手里夺来的步枪，雄赳赳地在山梁上走着。他的前头是尚浩以及同他们一起去参加游击队的别的村子的十来个青年。

乙男跟在哥哥后头，不住地摸摸枪，摸摸军服。在哥哥穿军服的时候，乙男在旁边欢叫起来："嘿！哥哥真带劲儿！"羡慕得不知怎么才好。母亲想起这一情景，不禁笑了起来。

乙男老是紧跟在哥哥的身边，急得甲顺去拉了他一把，还悄悄地瞪了他一眼。这会儿，英实紧贴着元男的身边走着，在这离别的时刻，他俩一定有许多话要悄悄地谈谈。尽管元男在众人面前掩饰着这种神色，只是同她谈着工作，鼓励她好好干，但母亲深知他俩之间是有着特殊的情谊的。清早装背包的时候，英实背着甲顺塞了一双厚棉袜和一双鞋进去。母亲看了，也装着没有看见。

这些孩子什么时候才能相见，过上美满的日子呢？

这恐怕要等到革命胜利吧……母亲心里安详地想着。

儿子突然止住了脚步，母亲的心也突然"咯噔"了一下。离别的时刻到了！果然，儿子站在那儿，久久地望着向前走来的母亲。

"妈，您回去吧！"

元男站在那里，干咽了一口唾沫，用显得有些嘶哑的声音说。

"嗯，你走吧！"

母亲用跟平常没有两样的平静的声音说。

“妈，您可要保重身体呀！我走后，不知道鬼子还会干出什么坏事，您可要下定决心跟他们斗呀，一定要胜利！我给爸爸报了仇就回来。”

“我知道。不要担心妈啦，你要好好打仗呀！”

元男又摸了摸跟在身边的弟弟的头，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突然下了决心，做了个立正的姿势，给母亲行了礼。

“妈，愿您保重身体！”

“好啦，快走吧！”

元男在野花烂漫、落英缤纷的山坡上走去。

母亲望着渐渐远去的儿子，还没等儿子的身影消失，她的眼前就变得一片白蒙蒙的，全是野花在飞舞了。

母亲不愿让人看见眼泪，她摇了摇头。于是在儿子消失的路上，就好象盛开出一片鲜艳的红花，那从山下绵延而上的郁郁葱葱的树林，也象在呐喊似地不停地起伏、呼啸。

第　二　部

第 三 篇

一

母亲听说过剑水沟尽头有座水碓房，可就是没听说过水碓房那边还有什么人家。但她的心情是从容的，不象从前那样感到忧虑和焦急。

工作员一再叮嘱她说，最近鬼子把守各个路口， 检查行人；再说，剑水沟是上洞地区最偏僻的地方，鬼子老早就认定它是通往游击队的要道，特别注意这个山沟，在这种情况下，非得严加小心不可。母亲听了，心里反倒有点儿不以为然。

她想，农村妇女在村道上走，有什么可疑的呢。再说，城门口防守得那么厉害，我也不是没有闯过，那次手里还拿着区长的密告信哩！现在这条路不过一两个鬼子把守，还怕闯不过去？

此刻，她心潮起伏，兴奋非常，因为她终于盼到了屈指等待的那一天。

元男参加游击队， 一晃儿有一个多月了。 在这段时间里，她为了排遣烦恼紊乱的心绪，专心读书，现在已读完了甲顺常读的几本小册子。记得有一次，读到这样一段话：从古时候起，穷人和财主是一种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所以老早就不断地进行了

阶级斗争。她才知道元男给她讲过的话，就是这本书里的，想想真对劲儿。这样，她就越发叫书给迷住了，一字一句地念。书里明明白白地写着：劳动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养活世上所有的人，资本主义社会是欺负和虐待劳动人民的社会，是最腐朽的社会，是一定要灭亡的。

这些道理，她从儿子和女儿那里也听过一两次。现在，她是用自己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读，用自己的心一句一句地琢磨的。过去不大明白的道理，现在逐渐弄明白了，眼睛也亮起来了。

她在盼望着游击队工作员，很想再见见这位优秀的革命家，按照现在的心情和认识，跟他好好谈谈。

就在这么盼望的时刻，赵东春带着元男的消息来了。母亲的心象长了翅膀，巴不得有个工作做做。这次上剑水沟送条子的事，她不仅不感到困难，反而觉得不够满足。要说她心情恳切的程度，那真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肉剜下来献给革命。

母亲很早起来，做了早饭，吃过后，对孩子们说，今天她要上离家最远的杏花山对过的那块玉米地去。为了使这个借口显得真实些，还特意用麻布包袱包了点午饭。

今年的天气特别干旱，出伏以后，那股子闷热劲儿减弱了不少。登上山头，从那遥远的草原上，没遮没拦地吹来一股凉风。母亲边走边听着悦耳的蝉声，在那使人耳根发痒的清风里，带来一股熟透了的山果的清香。

母亲亲切地望着高爽晴朗的天空，起伏的草地和树林；谛听着簌簌的风声，以及亲切地在耳边喧响的蝉鸣，匆匆忙忙地向前走去。一切都是令人感动的，她新奇地感受到生活是美好的，是富有意义的！

她绕过山坡上零零星星的小块田地，就看见一条羊肠小道伸向苍郁的落叶松林。那里古木参天，连高悬在天空的炽热的太阳的光也透不进来。然而，即使是在这样深深的密林里，也还残留着被生活所迫的人们的脚印。只要仔细观察一下那焦木兀立的山坡，就可以发现人们刀耕火种的痕迹，间或还有一两座猎人和行人住宿过的歪歪斜斜的草棚。

母亲一直走到大晌午，才走出那片落叶松林，到了望得见落日岭的平坦的山麓。

当她想快点走出这片偏僻的森林，加快了脚步来到阳光明媚的山头时，不知怎的，长吁了一口气。

母亲拭着额上细小的汗珠，望着寂无人声的幽静的山谷。她听人们讲过，落日岭附近没有人家，因此，必须在太阳下山之前越过大岭。今天到这儿一看，果真偏僻得令人无端地感到孤独。她又听说，有人在这个山沟里盖了个草棚，整年猫在山里偷种大烟。可是不论怎么张望，也望不到一户人家。

母亲口渴了。

但她并不想特意去找水喝，只是心不在焉地望着谷底。这时，突然在什么地方响起了孩子的哭声。

刚才，她还以为这里是没有人烟的地方，这会儿忽然听到孩子的哭声，不禁吃了一惊，急忙向四处张望，但不论朝哪儿看，也看不到一个人影。那哭声虽然远一些，但分明是婴儿哭奶的声音。

一瞬间，她忘了口渴，急忙朝着有哭声的方向走去，走过平缓的山坡上的小路，又碰上一片密密的落叶松林。孩子的哭声，就是从这个树林里传出来的。她离开了小路，走进了树林。在这

人迹罕至的深林里，居然听到奶娃的哭声，真是叫人感到诧异。没走多久，树林里出现了一片开阔地，其中有着足够耕种三天的大片烟地。

母亲蓦然停住脚步，她看见一个小男孩，站在没腰深的青幽幽的烟叶里，离得很远也看得清他那缩上去的短短的麻布衣袖。在他的背上，有个奶娃正在扯破嗓子似地大哭。

母亲本能地撩起裙子，匆匆走进烟地。在她的眼里，那孩子象是当年背着乙男焦躁地在地里徘徊的甲顺！当然，那是老早的事了，在佛子岭山坡下寂静的小块田地里，甲顺就是那样苦着脸哄过要吃奶的弟弟，哄着哄着，自己也急哭了，真不知急哭过多少次！

"孩子，快解开带子。哎哟，汗湿成这个样子啦！"

母亲把夹在腰里的小包往地垄上一扔， 急忙抱过哭奶的孩子，走到阴凉的草地上坐下。她一边拭着奶娃贴着汗湿了的头发的脑门，一边急促地哄着：

"好孩子，别哭啦，哎哟，嗓子都哭哑了！"

不论她怎么抱怎么哄，奶娃还是拼命地哭着。

男孩子腰里还挂着没有完全解开的背带，苦着脸，跟着母亲走到草地上。母亲看了他一眼，只见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脯上淌着一道道汗水，也不知他喝了多少稀粥，小肚子胀得溜圆。

母亲象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似的，急忙移开了眼睛。怀里的婴儿，用他消瘦纤弱的小手一个劲儿地扒着母亲的胸脯。

"孩子，你妈在哪儿？"

母亲怅然地抬起头瞅着男孩子问。男孩子眉头紧锁，低下头来，抖动着苍白的嘴唇。母亲看了，不禁感到一阵心痛，求救似

地望了望那片宽敞的烟地。

这时，大长垄那头沙啦沙啦的锄地声突然停止了，接着便有一个女人，象影子似地从密密麻麻的烟叶里站了起来。她解下头巾，擦着脖子上的汗水。就是从远处看去，那神情也分明地表现出她已被饥饿和劳累折磨得支持不住了。母亲猜想，那女人是感到头昏眼花了吧，她刚一迈步，便踉跄了一下，急得赶忙用手捂着脑门，在原地站了半天，然后才晃晃悠悠地慢慢走过来。乍一看，象是四十搭边的人，等到走近了再仔细看看，其实还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妇女，只是身板损伤得太厉害了。

“谢谢您！”

女人接过小孩，坐在草地上，吃力地动了动爆了皮的焦干的嘴唇，低声地说。那声音听起来，与其说是说话声，还不如说是焦干的嘴唇相摩擦的声音。

母亲不知怎的，感到紧张，咽了一口唾沫，用目光表示接受了她的谢意。

女人低着满是尘土的头，一边解开衣服，一边叹气：

“嗐！哪有奶水呀！”

孩子一触到妈妈的胸脯，一面抽泣着，一面焦急地摸索着奶头。妈妈把奶头塞到孩子嘴里，她的手也本能地忙乱起来。

母亲又咽了一口唾沫，瞅着拼命吮吸奶头、吸得干瘪的两颊深深下陷的婴儿。

婴儿急得一个劲儿地扇着鼻翅儿，气喘吁吁地动着嘴唇，在青筋暴起的苍白的脑门上，沁出一滴滴冷汗；孩子妈用那只粗树皮般的手，象挤什么似地使劲揉着乳房，想挤出一点奶来喂孩子。母亲看到这个光景，心里一阵紧缩。

这一对可怜的母子，为了一口奶水而作的殊死的努力，是在令人窒息的静寂中进行的。然而，母亲好象听到了亿万个捶胸顿足的母亲和孩子们反抗的呼叫声。

婴儿终于精疲力尽，身子向后一仰，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哭声，这时，女人的那只焦急得颤抖的手，也无力地垂落在膝盖上，在那浮肿蜡黄的脸上，似乎掠过一道微弱的近乎绝望的光，使人感到她反而沉着起来了。

母亲打了个机伶，慌慌张张地摸了摸身子，拾起刚才扔在垄上的小包，从中掏出几个当作午饭带来的土豆，用抱歉的口气说：

"把这个嚼嚼喂孩子吧！"

女人抬起头来木然地瞅着母亲。她那深陷的眼眶里泪水汪汪，几乎就要淌下来了。

"谢谢您！"

女人干咽了一口唾沫，喉头几乎发出响声，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道谢。

母亲再也不忍心看着女人的那种可怜的样子，急忙移开目光，但看到身边的男孩子时，心里又紧缩起来了。

"孩子，饿了吧？你也吃一个！"

母亲把剩下的两个土豆全掏出来给他。

男孩子长得跟妈一样，忽闪着一对柔顺的大眼，把手背到身后。

母亲看到他憔悴的面颊上微微泛起了红润，心里不禁涌起了一股难以遏制的怜悯的感情。

"不要紧，快拿着！"

母亲拉过踌躇着向后退缩的孩子的手，把土豆紧紧地塞到他

的手里。当她摸到孩子的那只还没有长硬实的、只剩下一把瘦骨头的小手时，心里充满了对敌人的怨恨。

母亲想到这两个小土豆是不能填饱他的肚子的，便悄悄地松开了手，把目光转向别处。

男孩子也跟着把那只被母亲拉起来的胳膊慢慢地垂下来。他瞧着母亲的脸色，向后退了两步，靠到妈妈身边，把土豆塞到妈妈手里。

女人瞅着儿子，又眼泪汪汪的了。

母亲一阵心痛。穷人家的孩子，怎么都是这样懂事？为什么不能填饱他们饥饿的肚子？一个小小的孩子为什么这么早就要察看别人的脸色，领受世间的忧愁？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母亲再次拉过孩子的手，紧凑到他的脸上，亲切地问。

男孩子半天不说话，瞅了瞅妈妈的眼色，用跟刚才那种忸怩的样子完全不同的神态，清脆地回答说：

"我叫福石！"

"福石，多好的名字呀。几岁啦？"

"十岁。"

"呃，跟我家的乙男同岁。饿了吧？快吃点土豆。哎，这孩子真够老成的！"

母亲摸着福石的青棠苞一样的头发，把目光转向福石妈。

福石妈把嚼在嘴里的土豆喂给婴儿，然后看了看母亲，无精打采地笑了笑。难道有听了称赞儿子的话还会不高兴的妈妈吗？但是让孩子饿着的妈妈是无法心安理得地领受这份喜悦的。

"老成有什么用？有爹有娘的孩子，还要挨饿呢！……"

福石妈很快收起嘴边的笑容，抱怨地说。

出生还不到三个月的婴儿，一咽下土豆就不哭了，只是哽咽着，连连地噏动着嘴唇。福石妈悲伤地瞅着婴儿。她生怕咬碎了土豆，用牙齿小心地咬下一小块，慢慢地嚼着。这个年轻女人的形象，好象是用世上的一切不幸塑造出来的，使人不忍心多看，并且隐隐地感到心痛。

“孩子他爹呢？”

母亲小心地低声地问。

福石妈大塌地陷地叹了一口气，代替了回答。

“那么……”

母亲瞅着奶娃， 没有接着说下去， 福石妈显出明白了的样子，平静地说：

“去年秋天死啦！”

“那么，这孩子是遗腹子吗？”

福石妈默默地点了点头。

“咳，他爹是怎么去世的？”

“怎么死的？我真没想到会把一条人命活活地给逼死！”

福石妈好象觉得拿向嘴边的一小块土豆十分沉重，再没有力气拿着它，“啪”地掉在腿上了。她望着远山，慢吞吞地说：

“去年，我们那儿抓劳工抓得厉害，把男的全都抓走啦！”

“是日本鬼子吗？”

福石妈听到日本鬼子这个词，盯了一会儿母亲，略微提高了嗓门，说：

“不是日本鬼子还是谁？他们又要修炮楼， 又要修什么的，农活大忙季节，把男的都拉走了……”

“后来怎么啦？”

福石妈刚把话咽住，母亲就急忙地、不由自主地追问了一句。福石妈好半天没有吭声，她摸着孩子的头，勉强开口说：

“孩子爹离家的时候，还是一下子就能举起一袋粮食的壮汉子，一个月后，我去看他，不知怎的给折腾得成了皮包骨头的人啦！我向旁边的人打听，他们也许是怕我伤心，什么也不说。我心里纳闷，还寻思他是害了一场什么重病。丈夫死后，才知道因为他不肯服服贴贴地听鬼子的使唤，鬼子用铁锹柄把他打成那个样子的。当时他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了。可是我这个女人家，根本没有看出来，他们叫我回去，我就回来啦。唉，话得说回来，就是硬呆在那儿，我还能禁得住那帮恶鬼行凶作恶吗？……真气死人了！……”

福石妈说到这儿，便低下了头。母亲也没有勇气再追问后来的事了。一个快要生孩子的年轻的农村妇女，因为挂念丈夫，特地跑到那个森严可怖的日本鬼子的炮楼工地上去探望亲人，眼看着丈夫病危也无法搭救，只好把他留在那可怕的地方，挪动了不忍离开的脚步。当时，福石妈的那种不安的心情，已经紧紧地感染了母亲的心，使她再也不忍去追问那种残酷毁灭的场面了。

“后来，那些强盗硬把重病的人拉到工地，逼他背上石头，叫他去爬那么老高的跳板，到底把他给摔死了！”

经过一阵沉重的沉默之后，福石妈突然发疯般地叫喊起来。这是愤怒的爆发。

母亲一开始就猜到事情的结局。但是真的听到这种不幸的结果时，还是感到窒息，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福石妈的手。

“唉呀！这可怎么办？！……啧啧。”

母亲无话可说，只是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

福石妈浑身颤抖，朝着天空盯了半天，无力地垂下了头。

奶娃嘴里没啥可吃的了，又张开小嘴，摇起脑袋来。

福石妈呆呆地瞅了一会儿孩子，猛地把他抱起来，用自己的脸蹭着婴儿的脸，然后用带哭的声音，喊冤似地说：

“我真没想到这个人世间是这么不讲情理！他们把好好的一个人拉去弄死了，慢说没有遭到雷劈，就连一个耳光也没有挨到……真冤啊！……越想越冤死人！……”

母亲忽然觉得自己好象并不是在听福石妈的冤诉，而是在追溯自己的往事了。她更加使劲地握了握福石妈颤抖的手。也许是福石妈已经理会了母亲此刻的心情，便用平淡的口气，慢慢地谈起她悲惨的身世来：

“人们都说这个世道无法无天。我真懊悔当时没跟他一起死掉！我想活下去，跑到这样的深山沟里来，可是越活眼前越是一片漆黑！”

“可不是怎的，那你是到这儿以后生的孩子？”

母亲觉得福石一家的命运和自己家的命运非常相似，也就越发感到不象是别人的事了。

“我来到这个地方，借人家的外屋生下孩子。切断了脐带，就没啥可吃的了！听说卞区长是个财主，就去求他帮助，他也许知道我的丈夫是死在日本鬼子炮楼工地上的，竟干脆转身不理！”

“唉唉，世上再没有求情的地方，也不能上那儿去找他呀，早知道这样，我就要拦住你……”

母亲一听到卞长国的名字，就感到比自己遭遇到的还要气

愤，连连咂着舌头说。

“当时，我怎么能知道他的黑心眼呀！听说他是朝鲜人区长，就稀里胡涂地去找他了。要是晚些知道，我也会马上转身的。我在他那儿，勉强借到几升燕麦，打春天起，为了还这个债，让孩子们饿着肚子，自己拼死拼活地干，可就是还不清，脱不出这个牢笼！”

“这是区长的地吗？”

母亲吃了一惊，新奇地望着这一大片烟地。

“是呀，就是他的！他想瞒税，跑到这个没人烟的地方种烟，象用耙子搂钱一样发财！可我这样的人，在这深山里忍饥受饿，饿死了也没人来埋我们！”

“怪不得人们都骂他是‘狐狸精’！别人在园子里种几垄烟，他都要恶狠狠地干涉，可他却在这山里偷偷地种了这么一大片烟地！俗话说：‘乌鸦十二曲，没一曲是好听的。’他的嘴里还能吐出好话来？……”

母亲又看透了敌人的一副黑心肠，气愤地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世道真够狠的啦，领着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怎么活下去呀！我真恨不得一下子就死掉，一天都要想个十遍八遍！可就是这些可怜的孩子……”

福石妈把深深地埋在苦役中的悲哀翻了出来，更加感到前途茫茫，她颤动着嘴唇，撩起衣襟去擦眼泪。

“福石妈！”

母亲把另一只手也伸出来，用双手紧紧地握着女人的在抽泣中颤动的手，低声说：

“别哭啦，你想开点！干吗想到死呢？不能死呀，咱都挺到

今天啦，往后的日子还能比现在更苦吗？”

母亲的话，说得那样恳切，就象是对自己的亲骨肉说的。福石妈从母亲温暖的手和关切的语调里，感到她的一片亲切的心肠，听着听着，深深地垂下头，肩头更剧烈地抖动起来了。

“福石妈，咱要下狠心，要挺着活下去！现在，我对你说这话，其实我的身世也不是那么令人心里舒坦的！越是这样，咱越是不屈服！你想想，福石爹死得那么冤屈，就是在阴间，他肯闭上眼睛吗？咱一定要报仇！还有，一定要把孩子抚养大，把他们教育好，叫他们有出息，让敌人看看！”

母亲的话越说越激昂，福石妈也越听越惊奇。她抬起头来，琢磨着母亲身上平凡的衣著。母亲穿的虽然浆洗得很干净，熨烫得很板整，但从她的粗土布衣上还是看得出贫穷的迹象。现在，从这样一位上了年纪的、平凡的农村女人嘴里听到这些话，真叫人感到惊奇和别有一番意义。

“听说，咱们的日子不会总那么苦的！”

母亲用亲切的语调继续说：

“人们都说，我们这些受侮辱、受压迫的穷苦人，一定会过到好日子的。你不要灰心，就是再苦也要咬着牙根活下去！”

“唷，我们这样苦命的人，还能盼到什么好日子？我们一直被骗到今天，想起来就够冤的了，还能老那么盼下去？”

女人叹息着，无精打采地说。母亲轻轻地摇着她那垂着的胳膊，激动地、然而却是低声地说：

“你那么想就不对啦！以后你会知道，鬼子和财主不敢象过去那么跋扈啦，这是因为我们这些穷苦人，也不肯象过去那样低着头，受他们的气了。你听说没有，现在我们的游击队正狠狠地

打击日本鬼子，他们就是搭救咱们这些可怜的朝鲜人的军队呀！”

“呃，真的吗？”福石妈把眼睛睁得溜圆，看着母亲。

“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底细，是听人家讲的。你相信好了，我们的好日子快来了！”

母亲本想好好鼓励她一番，可是一开口，就感到满肚子的话倒不出来。她知道，自己现在担负着重要的联络任务，是背着人们的眼睛走这趟路的，因此，不敢把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其实就是想说，也是心明如镜，嘴里却说不出来，就象站在大人面前的小孩子那样，拘束得说不成话了。她只好从自己的模糊的记忆中，搜索出工作员、元男和甲顺向她说的那些话，没头没尾地照样学了几句。即使是这样，对这位孤独无依的女人来说，也是多么新奇呀！尽管母亲说得很笨拙，可是福石妈听着却觉得句句都是新鲜的，而且在她看来，上了年纪的母亲跟她的处境差不多，一样是山沟里的妇女，从她的嘴里能说出这些话，真是太叫人惊奇了。

福石妈觉得自己好象遇到了古代故事里的贵人，她用陶醉的目光盯着母亲，低声问：

“咱们的好日子，真会到来吗？”

“是真的！”

母亲紧握着福石妈的手，充满信心地说。

“咱就指望着这个日子活下去！我虽不知道更深的底细，可是听人家说，这个世道是会变的，谁也挡不住！福石妈，我家在山那边的上洞村，就是卞区长的那个村，离这儿不远，往后咱们走动走动，穷人帮穷人吧！今天我很想帮你把这块地锄锄，可是我有急事，没工夫，不能帮你忙了，改日再见吧！”

母亲摸了一下不知在什么时候哭累了睡着了的奶娃的头，站起身来。

“你这就要走吗？”

福石妈好象碰到意外的事一样，惊问道。两只大眼里也汪起一股泪水。

母亲又感到一阵心痛。她想，这个女人是多么渴望有个依靠啊，竟把一个偶然路过的农村妇女的话听得这么上心！……要是照母亲的心情，真恨不得替她锄锄地，跟她一同谈谈过去受苦受难的悲伤的往事。可是，现在她身负着联络任务，今天她走这趟路，不正是为了拯救这些可怜的朝鲜姐妹吗？只有按照工作员的叮嘱，准确无误地完成联络任务，才算对得起这些可怜的姐妹。母亲这样想着，暗暗地鞭策自己，向前迈开了脚步。

“福石，往后你跟妈一道到我家串门吧！ 我家也有你这么大的孩子，我走啦。”

母亲摸了摸福石的头，又瞅了瞅上剑水沟的路，急急忙忙地向落日岭走去。

福石妈抱着孩子，跟福石站在一起，久久地目送着她，一直目送到母亲的身影消失在树林里。

二

山谷里的细细的溪流，老半天才能注满一个水碓的水斗。那

个厚厚地盖上一层墨绿色青苔的杵杆，歪躺在那儿，等到溪水注满水斗的时候，才慢慢地把身子一动，扬起头，勉勉强强地舂一下，发出吭吭的响声。尽管这样，山谷里的水还是不断地流着，而那个懒到极点的水碓，也只好随着流水吭吭地日夜响个不停。

水碓房里不见一个人影，舂臼里放着一臼燕麦。一只乌鸦落在破烂的房檐上擦着喙尖。

不论是映照在西山顶上的晚霞也好，流过峡谷的溪水也好，承受峡谷的流水不停地上下舂米的陈旧水碓也好，落在破烂的房檐上根本不睬行人的乌鸦也好，都无端地勾起母亲心中的悲伤。

母亲倒不是因为口渴，而是为这个似乎被遗弃的生活的景象吸引住了，她走到溪边，蹲下来捧起一捧水。

其实，还没有到落日岭的时候，她就已经感到口渴了。但是自从遇到福石一家以后，却更感到心中的焦渴。所以，越过落日岭以后，尽管一直是沿着溪水走，却没想到喝口水润润嗓子。

我们的人，为什么都得在这种悲伤的压抑下度过大好时光？为什么不能扬眉吐气地过活？

母亲捧着凉得手心发麻的清水沉思。不知不觉间，水从她瘦嶙嶙的手指的缝里流了出去，但她还是徒然地把空空的手掌凑到嘴上。

湿渌渌的手上冒起一股凉气，使她那发闷的心胸舒畅了些。母亲觉得在路上耽搁了时间，好象是有了什么过失似地感到歉疚，于是急忙提着小包袱站了起来。抬头一看，那只乌鸦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母亲生气了，扬起手，吆喝了一声，乌鸦回头瞅了一眼，好象在说："哪儿来的乡下女人！"然后慢慢地扇起翅膀，飞到不远的泥杨树顶上去了。

母亲望了一眼杏花山顶的斜阳，匆忙地迈开了脚步。

没费多少工夫，母亲就找到了剑水沟联络站的那座独立房子。这里本来是人迹罕至的深山，她登上山顶，仔细地观察了一阵，一下子就找到一条通向山里的羊肠小道。顺这条小路向白桦林走，便看到一块偏僻的空地上有一座圆木房。

她站在白桦树后面，窥视着屋里的光景。只见灶屋前面有个女人在舂米，此外便没有别的动静。

母亲故意弄出响声来，穿过空地向圆木房走去。

舂米的女人朝她瞥了一眼，但立刻又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专心舂米。

母亲在院子里踌躇了一会儿，安详地问。

"请问，明秀家在哪儿？"

母亲没有把话说完，急忙瞅了一眼那女人的眼色。这时，舂米的女人才做出看见来人的样子，抬起头来，用眼睛微微地打了个招呼，把母亲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说：

"我就是明秀妈……"

"是吗？"

这本是预料中的事，但真的遇到她要找的人时，又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说话的声音也随着响起来了。这时，她忽然想起了工作员嘱咐的话：在没有接上关系之前，绝不可暴露自己的身分。于是，她沉住气，小心地说出第一句暗语：

"听说你们卖蜂蜜，我是特地来买蜂蜜的。"

舂米的女人低着头舂米，她那抹了水梳得溜光的头上，露出一道分得笔直的发缝。她迅速地瞥了一眼羊肠小道，看到白桦林后面没有可疑的迹象，才故意用漫不经心的语调回答：

"今年蜂蜜收成不好，没有可卖的啦！"

听到对上了暗语，母亲心里更加高兴了，但她还是暗暗地压住兴奋的心情，说出第二句暗语：

"我是当药用的，能不能稍微匀一点给我？"

一瞬间，那女人的脸上显出明朗的光彩。也许是北国的寒风给吹拂的吧，尽管身上披的是褴褛的粗土布衣，但看去还是一个漂亮的三十上下的年轻媳妇。

"啊唷，老远来辛苦啦！快请屋里坐。"

那女人高兴地拉着母亲的双手，把她朝灶屋里让。

母亲一看见这位俊俏女人明朗的笑容，整天沉重的心情，顿时变得轻松起来了，她领略到跋涉长途、翻越落日岭的实际意义。但是使她更高兴的是，对上了这两句暗语，明白了彼此的身分以后，意识到自己已经置身于比骨肉还要亲的、可以倾心交谈的亲人身边了。

母亲的嘴边漾出亲切的微笑，跟着这位精明伶俐的女人，不自觉地把一只脚跨上昏暗的灶屋炕上，但她忽然又踌躇了一下，急忙缩回身子。她原以为屋里没人，谁知炕上坐着四、五个中年妇女，正在那里忙着打包裹。

"联络员来啦！我说的没错吧？可你们老是发愁……哈哈哈。"

房东女人先向上屋炕上的女人们低声说着，看到母亲有些犹豫，便返回灶间，拉着她的手，说：

"请屋里坐，没事儿！都是组织里的人，是我们剑水沟的妇女会员。送游击队的物品收齐了，只等着来信呢。"

"妇女会员？"

母亲不由地重复了一句，又环视了一遍上屋炕上的妇女。她

们都是身穿粗土布衣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但她们的脸上没一点忧愁疲惫的神色，个个精神饱满。她们向远道而来的母亲投来了亲切的目光。

“妇女会员！”

母亲又一次在心里念叨着，忽然想起了坐在落日岭那边大长垄烟地里的福石妈的晒得黑黝黝的可怜的面孔。

“大家辛苦啦！”

母亲领略着似乎是见到了老相识的那种亲切感，毫不做作地问候了一声。

“没啥辛苦的，大家都是为革命，我们做的这点事，跟走远道的人比起来，还算得了什么呀？只不过是表表自己的一点心意罢了。”

她们之中一位上了点年纪的女人这样说着，并给她让了个座位。

“来，请这边坐！我们剑水沟妇女会员的劲头儿可足啦！ 别看我们都是女的，大家都为了光复祖国，建立了组织，动员起来搞革命了！”房东女人也开朗地笑着说。

母亲沉思了一会儿，慢慢地拆开自己的衣领，从中取出小纸卷儿，交给房东女人。

明秀妈念条子的时候， 妇女会员们都屏住呼吸， 严肃地听着。母亲感到新奇地瞅着这种光景。

在那一头烧焦了的破炕席上，放着两捆打好的包裹和还没有打包的几双新劳动鞋、火柴、腿带和长棉布袜等物品，此外，这个空荡荡的屋子里就什么也没有了。用圆木垒起的墙上墙泥脱落了，露出了树皮。小小的窗口，被松明灯的烟火熏得漆黑，灶屋地里只有一只用发黄的旧报纸裱糊的木箱子，板架上放着几个大

大小小的罐子，墙上没挂一件衣服，炕上没有一条被褥，女人身上穿的也是粗土布衣，舂臼里捣的也不过是那么一点燕麦。

难道这里的女人就没有伤心的事吗？

母亲又想到福石妈了。

什么是组织？福石妈怎么就不能象她们这样去战胜屈辱和贫穷，坚强地生活下去呢？……

母亲一面沉思，一面望着念条子的房东女人的破衣裳和在她身上焕发出来的蓬勃的朝气，以及她的美丽的脸庞。

三

“乙男，你想不想哥哥？”

“嗯？”

趴在炕上写字的乙男，听到甲顺的突然发问，不禁怔了一下，把铅笔尖衔在嘴里，直盯盯地瞅着姐姐。

“我问你想不想参加游击队的哥哥？”

甲顺正在缝着什么，拿着针的手高高地抬到耳边，淘气地瞅着弟弟问。

屋里屋外一片寂静，只听到油灯里捻子燃烧的吱啦吱啦的声音。从打开的双页门中，月光同清风一道涌了进来，狭小的屋子里染上了一片蓝颜色。

“我不想。”

乙男干脆地回答了一句，漫不经心地又趴在炕上，使劲地撤着铅笔头写字，几乎要把笔芯撤断了。

……我们是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民族，很早以前就开展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为了光复美丽的祖国，朝鲜的少年们要走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

甲顺一边在头发上磨着针尖，一边探头瞅着咴嘘地喘着气写字的乙男，抿嘴笑了笑，问：

“真的？”

“真的。”

“你别撒谎！”

“我几时撒过谎？我一点也不想哥哥。”

“真的？”

“当然是真的嘛！”

“好，咱瞧你的。”

“你愿意怎么瞧就怎么瞧，嘿！”

乙男把铅笔一扔，生气似地皱起眉头，瞅着姐姐说。

“啊唷，你这个小撒谎鬼！”

甲顺看到他鼓起嘴巴的样子，觉得十分可爱，伸手抓住他的两只耳朵，直往自己怀里拉。

“哎呀呀！你松手！”

乙男胀红了脸，摇着两只胳膊，可是甲顺并没有放开，低声说：

“小家伙，你真比哥哥还厉害！”

“什么？”

“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又是老鼠过鸭绿江的故事？”

乙男一听说要讲故事，就竖起了耳朵，但又用信不实的目光瞅着姐姐。

“不，给你讲个真的，讲咱哥哥的故事。”

“你讲呀。”

“哈哈，你听故事，还要小心眼呀。”

“你尽扯没意思的话嘛！姐，你说咱哥哥怎么啦？”

乙男终于架不住诱惑，用亮晶晶的眼睛瞅着姐姐。

“我就给你讲吧，那时候，你只有这么点大， 还背在我的身上哩！”

“呸，你又瞎扯！你什么时候背过我呀？”

“啊唷，你这个小鬼，现在不认帐啦！ 那我就不给你讲啦。”

“你不讲故事，尽说瞎话嘛！姐，你说哥怎么啦？”

“哥哥也跟你一样，动不动就跟我耍小性子！”

“为什么？”

“因为我总提到爸爸。”

“怎么，不兴讲爸爸吗？”

“说的就是呀！”

甲顺望了一眼透进月光的双页门外边，把脸紧凑到乙男的面前，低声说：

“那年鬼子到梨树沟‘讨伐’，爸爸叫鬼子给烧死了， 咱跟妈妈奔姥姥家去。妈在梨树沟的山岗上，把爸爸埋了，哭呀哭的。哥哥和我都哭了……你也哭了。离开爸爸的时候，我和哥哥挖来一株雪白的野花，栽在爸爸的坟前。”

“栽花干什么？那是什么花？……”

关于爸爸牺牲的话，乙男听过多次，可是离开梨树沟时的具体情景，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紧靠着姐姐的膝盖坐着，追问起来。

“我也不知道为啥栽了花，我想哥哥大概也不知道，现在也说不清栽的是什么花……那是老早的事啦，那时哥哥和我都还小哩。”

“那时候，你有我这么高吗？”

“嗯，大概也只有你那么高，岁数比你大，不过还是个孩子。我想爸爸想得厉害，老是找爸爸。一提起爸爸，妈妈就哭。”

“…………”

“从梨树沟到姥姥家的别济村，可老远啦。我们走了十多天。妈背着你，头上还顶个大包袱。哥哥背着东西，拉着我走。那时，哥哥年纪还小，可真象个大人似的。一到晚上，他就给我打草鞋，还要升篝火，找人问路……可是我脚痛，肚子饿，总想爸爸。我一提爸爸，妈就掉眼泪……”

“哎！你真傻！你一提起爸爸，妈就伤心，还有不掉眼泪的？”乙男焦躁地喊了起来。

“是啊，那时我虽比你大，可没你现在这么懂事，咕咕呱呱地总是提到爸爸。有一天，哥哥背着妈，把我叫到一边训我一顿。他说：往后不兴在妈面前说到爸爸。我就说，我想爸爸想得厉害。哥哥说，以后也不兴在他面前说到爸爸。我问他为什么，哥哥说，他也一样，一听到爸爸的事，就伤心得要掉眼泪，所以不让我说。我听了，伤心得一个劲儿地哭起来了。”

乙男悄悄地向后退了一步。一瞬间，他那亮晶晶的眼睛失去了光彩，隐隐地带着不安瞅着姐姐。

甲顺也陷入了痛心的回忆，情绪不象刚才讲故事的时候那么轻松了。

灶房里的蟋蟀叫了起来，在这令人怅惘的回忆中，月光也渐渐地暗淡了。

“哈哈哈。”

过了一阵，甲顺恢复了常态，快活地笑了。她看到乙男严肃得象个小老头儿，心里喜爱得了不得，又把乙男拉到怀里，说：

“你也象哥哥一样，真够鬼的啦！心里明明想， 还要绷着脸装作不想。”

“哼！”

乙男鼻子里哼了一声，又不吭声了。

又是一阵沉默。甲顺拿着针线活儿，不时留心地看看弟弟。乙男还是固执地闭着嘴不说话。

乙男呆坐了半天，看样子他没心思学习了，把笔记本和铅笔向旁边一推，一仰头倒在炕上，直盯盯地瞅着天棚。

甲顺后悔自己不该提起这种伤心话， 心里暗暗不安。 实际上，她并不想特别提到哥哥，而且也不想跟乙男谈这种话。只不过是因为母亲还没回来，在这寂寞的夜晚，她单独跟年幼的弟弟在一起，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哥哥，才顺便谈起这些，想试探一下小弟弟的。

弟弟年纪虽小，但他毕竟是男孩，人小心大，这回反倒要来哄骗她姐姐了。甲顺一方面觉得小弟弟聪明伶俐，另一方面又觉得他太鬼，心里不由地暗暗有些不安。要是别的孩子，也许会说这个故事没兴趣，干脆不听，可是乙男却注意地听着，并且深深地陷入了沉思。

“十一，十二……”

乙男慢慢地扳着手指，嘴里数着数儿。甲顺停下针线，仔细地瞅着弟弟。乙男的两道浓眉攒到一起，十三、十四地往下数，数完五个指头，停一会儿，瞅了瞅自己的指头，又数了两个。然后叹了一口气，无力地垂下了胳膊。

“你数啥？”

甲顺暗暗地感到好奇和不安，问了一句。

“我没数啥。”乙男头也不回地说。

“哼！你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着参加游击队的事？ 你要参加游击队，还早着哩！再过上七年也不行！”

乙男生气似地把头一抬，盯了半天姐姐，又把刚才数数的手抬起来瞅了一下，无精打采地躺到炕上，用温和的语调说：

“姐，我怎么当了弟弟呢？”

“哈哈，看你都说些什么话，这个你问妈妈去！”

甲顺哈哈一笑，乙男莫名其妙，愣愣地瞅了一会儿，就把头偏了过去。

甲顺看到弟弟的这种模样，既感到可爱，又感到可怜，同时也感到真有些不好对付。就不再去睬他，忙起针线活来。乙男仍旧望着天棚，沉湎在想象之中。

村里传来狗吠声。

甲顺以为是妈妈回来了，侧耳听了一会儿，听不到脚步声。狗吠声也很快地消失了。

“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乙男突然说。

“什么秘密？”

“你知道妈妈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妈妈不是说上杏花山那边的地里去吗？”

“没有，妈妈没上那儿去。”

“你怎么知道？”

“我都知道。傍日头落的时候，我到地里看过。地里没有妈，她也没有锄过地。”

“那么，妈妈上哪儿去了呢？”

甲顺心里虽有个估量，但装着不知道，故意问了一句。可是乙男也不是那么容易上她的圈套的。

“妈要是锄地去了，怎么到这时候还不回来呢？”

“是啊！所以我才问你呀，你真知道吗？”

“当然知道，不过这是秘密！”

“嗐，既然是秘密，你怎么还随便说？”

“可是我也说不准，我寻思你知道，就问问呗！”

“哎唷，你这个机灵鬼！”

这回是甲顺陷入沉思，不吭声了。

“妈妈还有一个秘密！”

过了一会儿，乙男又开口说。甲顺什么也不回答，只顾做针线活儿。说实在的，现在她正为深夜未归的母亲担心哩。

“姐，上次你丢的书，找到了吧？”

“…………”

甲顺听到这句意外的话，不禁抬起头来，一声不响地瞅着弟弟的脸。

“你知道不知道是谁把它藏在炕席底下的？”

“不知道。”

“哼，你连这个也不知道！”

乙男觉得她太不象话，嘟囔了一句，又沉默起来。

甲顺心里确实有点纳闷，但她还是做着针线，想等弟弟自己说出口来。等了半天也没动静，抬头一看，乙男已经呼呼地睡着了。

足足过了两个多钟头，母亲才回到自己的家里。

四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察动不动就往村里跑。他们一来，总是先到区长家里鬼鬼祟祟地商量一阵，然后就在上村下村兜上一圈儿。也许是母亲疑心，总觉得警察特别注意她这座孤零零的房子。

母亲提心吊胆。本来，工作员说是要象过去那样，到她家里来听取上剑水沟的汇报，可是好几天过去了，连个信儿也没有。她这时的心情， 就象是头顶着大包袱想往下放， 却找不到人帮忙，焦躁地环顾着四周一样地茫然。

仔细思量起来，鬼子火烧火燎地直往村里跑，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红着眼想把人们赶到城里去修炮楼，可是没一个人去。有的借口这个，有的借口那个，还有的说是要到别处去挣钱，干脆来个溜之大吉。这么一来，鬼子就象追逐小鸡的狗一样，茫然地望着小鸡飞越的篱笆干瞪眼了。不用说，警察也罢，区长也罢，他们是绝不肯罢休的。再说，尚浩在被抓走的路上跑了，他们贻

上了两条人命和两支枪，至今还没有抓到尚浩和元男，怎么肯放手呢？他们自然要特别注意这座房子了。

区长这家伙，经常到母亲家来盘问元男的去向，不知他是因为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还是想用话来套套母亲，表面上不露一点怀疑的神色，每次都是用相同的话来盘问。每当这时，母亲也总是一板正经地回答他说：今年的庄稼搞到这个地步也就行了，所以元男提前到伐木场去挣钱啦！区长听了无话可说，觉得再盘问也没有用，只好半信半疑地点点头就走了。卞长国可能是这样考虑的：只要自己装出关心的样子，好言好语地跟母亲谈，母亲也许会放下心来，跟自己商量元男的事的。

殊不知母亲早就看透了他的鬼心思，怎会在儿子的事上有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差错呢？

现在，母亲很为工作员担心。他还没有到村里来，是因为敌人太跋扈，进不了村呢，还是因为这些事给他带来了什么危险呢？母亲想到了各种可能的情况。

但她一点不露声色，只是在心里焦虑着。

昨天，母亲帮助英实家收土豆。今年一开春，天气就干旱，大家都怕收成不好。可是刨开地垄一看，没想到土豆结得挺不错，比去年结得多，结得硬实。

多年来，两家一直是换工种地。今年夏锄时，还能凑合着换得上工，可是元男一走，就不得不多靠别济老人家的劳力了。每次换工时，母亲就感到过意不去，张罗着先干英实家的活儿。对这，别济老人也好，英实妈也好，谁也不介意，根本想不到谁先谁后这回事。

那天，别济老人到她家里来商量起土豆的事。母亲主张先起

英实家的，老人啥话没说，便应承下来。因为在老人看来，谁先谁后都是一样，不论是自己家的，还是元男家的，反正都得靠他们的手去做。

从咋天起，元男妈和英实妈就带领家里的孩子到地里起土豆了。别济老人趁这个工夫一声不响地收拾了土豆窖，默默地用背架子往窖里背土豆。但一看到甲顺和英实干活稍微有点不精细的地方，就毫不客气地批评一顿。

母亲觉得，这样的老人是再好不过的。他们都是被狂风吹卷来的落叶，在苦难中偶然结识的人，但因为他们是患难之交，情谊比亲骨肉还深。两家不管有什么发愁的事，都是无所不谈，并且在无言中分担彼此的忧愁，理解彼此的心情。

“元男那样喜欢吃冷面，可是去年土豆收成不好，没有给他压点冷面吃。今年土豆收成好，可他又不在家了。”

英实妈顶来一大盆土豆，哗啦啦地倒在石头堆旁边的土豆堆上，蹲下来摸着沾有泥土的招人喜欢的大土豆，说。

“他在那儿也能吃到冷面的……”

母亲一边扶着背架的腿帮别济老人背起背架子，一边不在意地说。

“打那以后，有什么信儿没有?”英实妈忽然压低嗓门问。“打那以后”就是指元男参加游击队说的。

别济老人背起背架子要走，一听到她俩的话，也想听听消息，就故意磨蹭着不走。

“没有，我也在盼信儿！说不定一两天里会有消息的……”

“是吗?”英实妈又紧紧地追问了一句。

但是，母亲迟疑着不吭声了。短暂的沉默之后，别济老人不

自然地咳了几声走了，这时英实妈也发觉自己不该问这些，悄悄地背过身去。

母亲心里一阵难过。想到他们两家一直相处得很好，毫无隔阂，特别是英实妈对元男，简直比自己这个亲娘还亲，但是现在竟然不能把自己心里的话全部告诉他们，不禁觉得非常内疚。其实，村子里人心惶惶，母亲在这种气氛中等待工作员捎来儿子的消息，心情也是不平静的。她也非常想跟要好的邻居推心置腹地商量商量，让他们分担自己的忧愁。不过，一想到这已经不是邻里之间的事，而是国家的事，有关革命的事，就又不知不觉地放弃了这条心。要保守秘密，这一点工作员已经关照过好多次了，不过现在她不把工作员将在一两天内要来找自己，那就可以打听到元男的消息这件事告诉英实妈，不单单是为了保守秘密，而是因为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一味相信人们的好心，在这敌人横行不法的世界上不知要遭到什么灾祸，因此，要光复祖国，要干革命，就要具备某种不同于一般人的品质。当她从剑水沟的妇女们身上得到了跟福石妈迥然不同的印象时，她开始感到要在战斗中取得胜利，每个人都得象剑水沟的妇女那样。正是这种想法，现在发展成了自己决不能做一个晓得了一点事情就不论是在洗衣裳的地方还是在井边总是全部倒光心里才痛快的那种女人的意识。事情确实也是这样，村里的空气异常紧张，每当她想到这一点就觉得万一把工作员要来的消息泄漏出来，就会招致某种后果，也许还会因此失去寄托了自己的命运的革命的联系，甚至会永远失掉自己的儿子。当然，不论是别济老人，不论是英实妈，还是英实，都不把元男当外人，只要关照好，话是不会漏出去的，不过革命不允许那样做，因此，她不能把对甲顺和乙男也没有说

的话告诉他们。越是这样，母亲越是觉得应当跟他们建立起可以毫无顾忌地把这种心里话开怀倾吐的关系。这种恳切的愿望，开始在她心里占据了很大的位置。她非常希望能早些见到工作员，跟他好好地谈谈自己的这种心情。

太阳西斜， 漫长的一天就要过去了， 可是仍然没有一点消息。

甲顺家煮了新土豆，熬了南瓜汤，在榉树下铺上草席，两家一起吃晚饭。甲顺和英实挑最好的土豆煮，土豆煮烂了，露出了面糊糊的芯子。大家都用筷子串起来吃，呼噜呼噜地喝着喷香的南瓜汤。他们吃得心里暖烘烘的，但不知怎的，痛苦的往事又深深地刺痛了他们的心。

“不管怎么穷，只要能全家团聚，就没有什么可愁的了。”

英实妈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大家立刻象是感到座位不舒服似地坐正了身子，闭起了嘴巴。

英实妈的话，与其说是表现了她对将来生活的希望，还不如说是强烈地反映了她对亡故的丈夫和儿女的不堪回首的痛苦的怀念。

“这土豆比蜜还甜！土豆太小没吃头，土豆这么大， 什么粮食也比不上它好吃……乙男，多吃些吧！”

别济老人听了儿媳妇的悲叹，心里不好受，赶忙把话岔开去。

“爷爷，您怎么不吃呀！您干活干得最多……”乙男看到大人们要离开桌子，也凑上来说。

“噢，我吃得不少啦！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吃得多才能长得大！你得快快长大，好代替哥哥干活儿，靠你妈一个人种得了庄稼吗？”

乙男对爷爷的话，似乎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也许是意识到这儿不是辩论问题的场合，低头啃了一大口土豆，鼓着腮帮吃起来。

结果，这一天也就这样平平常常地过去了。英实他们回去了，孩子们也都进屋睡了，母亲这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回到屋里。

整天在地里干活儿，身子特别累，但依旧无法马上入眠。母亲习惯地点起灯，拉过针线篓。她倒不一定想缝什么，只是顺手拿起线板又去穿针，这时，她忽然看到线下面夹着一个火柴棍那么大的小纸卷。

母亲的眼睛睁得溜圆。多么眼熟的纸条！一次是进城，另一次是上剑水沟，她冒着生命危险送的条子，就是这个样儿的！

她急忙抽出纸卷儿，往腿下一藏，察看屋里屋外的动静。屋里甲顺和乙男打着呼噜，睡得沉沉的，叫人背走也不会醒；屋外除了草虫的叫声和夜鸟的啼声外，没有一点人们走动的声息。母亲还是放心不下，小心翼翼地打开灶房门，走到庭院里，仔细地瞅了一下山顶和崖角，才回到屋里坐下来。

她手里攥着条子，攥得手心都出了汗，还没打开看，心就颤抖起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条子是革命家之间相互送来送去的东西，怎么会送到我这个乡下女人的手里来？……真的是工作员送来的吗？过去可没有过这种事呀！这次为什么送条子呢？有工夫把条子夹在这儿，怎么不直接找我呢？那不是更快一些吗？大概是怕别人看见，才这样做的吧。那么他是什么时候把条子夹在这里的呢？"

一连串的疑问，一下子涌到她的脑子里，双手颤抖着，打开了小小的纸卷儿。

大娘：

明天早晨，请您到杏花山北边焦木坡对过的猎棚见面。

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乍一看，这句话似乎太刻板，太公事化，但它却比无数的客套话更使人感动，把更多的东西移植到母亲的心里。

母亲意识到形势是相当紧张，相当严重的。同时又觉得工作员对自己挺亲近，挺信任，心里热乎乎的。因为工作员认为单单用这样短短的一句话，就可以沟通彼此的思想了。

此刻，母亲的心情十分平静。她读完条子，就照城里联络站负责人所做的样子，把它拿到灯前烧掉，然后往炕上一躺，很快就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母亲越过布满了十多年前被山火烧得象镖枪杆一般耸立着的落叶松的荒凉山脊，找到那所只是名义上存在的完全倒塌了的猎棚。她象到了自己家一样，从容不迫地走进寂静得令人感到阴森可怕的棚里，坐在地上拣着路上顺便采来的野菜。

“大娘，辛苦啦！叫您到这样的深山里来， 真是对不起呀！”

过了不一会儿， 同说话声一道， 赵东春忽然出现在草棚面前，向母亲鞠躬问候。

“我整天待在家里，哪里谈得上辛苦？ 好几天没听到信儿，可把我闷坏了！”

母亲心里虽然很兴奋，但她还是用平静的口气回答。

“是这样的，突然出了一件急事，到别的地方去了几天，没有来成。大娘上剑水沟联络的情况，我已经从他们那里来的同志了解到了，听说没出一点差错，我就放心啦。大娘，这一趟又辛苦啦，您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剑水沟的同志们都很感激您！”

赵东春说着，把帽檐儿向后推了推，擦了一下额上细碎的汗珠。

“只要没出错儿，我也就放心了。我就象瞎子摸路，也不知道自已走的对不对，总是放不下心。”母亲说着，朝旁边挪了挪，给赵东春让了个座位。

“往后就得擦亮眼睛，还能老那么瞎子摸路！大娘，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不少难以通过的荆棘丛，也有不少需要跳越的烂泥沟，我们可不能老是靠别人的指点来走这坏世道的路呀！”

赵东春坐在母亲让给他的金丝草坪上，抓起一把野菜拣起来。

“就是呀！”

母亲用和平常一样的口气答应着。不论是拣野菜，还是谈革命工作，她都是那么自然、大方和沉着。这种神态，使赵东春暗暗地感到惊讶。

“野菜老啦！”

“夏天快过去了，还有不老的？不过，这种熊蔬和败酱草，挑嫩的采，用水烫后，再泡上一天，吃倒是能吃，可就是比不上春天的好吃。刚才，我一边拣菜一边寻思，人也跟野菜一样，不能误过时辰，一误时辰，就没啥用处了。”

“呵呵呵，大娘的话涵义很深，可是您不能算老呀！真的，我看您近来越活越年轻啦！”

赵东春挑出一根象新笋一样脆嫩的熊蔬，轻轻地举起来，说。

“恐怕是工作把我搞年轻啦，现在想起来，我真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早点觉悟。”

“我们是人嘛，不可能从出生的那天起就什么都知道。人总是这样，明白了一点，并不满足，总想更快地懂得更多的东西，所以才说人是万物之灵。我们对大娘将来的工作，期望可大啦！”

“我能做啥？就象这个八月天的熊蔬和败酱草一样，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吃到嘴。我就怕成了这种人！”

母亲结束的一句话说得很含胡，她咧开嘴笑了笑。赵东春也跟着笑了。母亲也好，赵东春也好，他俩都觉得能够在一起谈心，心情十分舒畅。

“大娘，有人知道您到这儿来吗？”

“谁也不知道，那个条子也是我一个人看的，看完就烧了。”

“您做得对！大娘，您谈谈上剑水沟做的事吧，路上碰到谁没有？”

“没碰到什么特别的人……”

赵东春用那种正式谈工作的口气一问，母亲就把当天所见所闻和所感到的全说出来了。

赵东春没有打断母亲的谈话，一直注意地听着。

母亲谈她怎样见到剑水沟的妇女，以及在回来的路上想到的问题，然后继续说：

“……那天，天已经黑了。福石妈也不在地里了，我一个人坐在地头上想：我们村里也有很多那样的妇女，她们过的也是那种日子。就拿我来说，过去我只知道流泪和叹息。可是剑水沟的

妇女就不是这样，她们个个都是扬眉吐气的。我听说她们也都是失去了丈夫和孩子，日子过得很艰苦……我想，我们应该象她们那样生活。妇女们都圈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那怎能开通脑筋和懂得世事哪。我看，咱上洞村的妇女也非得马上搞个什么不可啦。”

“大娘，您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赵东春等母亲说完， 用兴奋的口气说。

“您今天不提这个，我也想跟您谈谈， 恰好您先想到这个问题。您说说，怎样才能让妇女们从小屋子里摆脱出来呢？”

“我能想出什么办法，因为心里发急，嘴上说说就是了。”

“不，不论什么事，当事者的想法是最重要的。 请您不要顾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一起讨论讨论。”

赵东春诚恳地说。 母亲心里有点发慌， 怔怔地瞅了他一会儿，才慢慢地开口说：

“是啊，过去我没见过什么，也没听说过什么，想不出什么办法。我只想起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您对我讲的那句话：一根荆条可以折断，路边的一颗石子儿可以踢掉，可是我们团结起来，成为合抱粗的大树， 成为山一般大的岩石，那么， 不管怎样凶恶的敌人，也不敢惹我们。所以，我们要团结，团结才能胜利。先生，您不是对我说过这些话吗？我想到这些话，把剑水沟的妇女和福石妈比了一比，觉得福石妈是一根荆条，是路边的一颗石子儿；剑水沟的妇女是团结起来的大树，是一个大岩石。我回到家里来一了解，家里的孩子也象是那样地团结在一起啦。我说不清那个叫什么……我在剑水沟听见过这个名称，也听先生讲过好几次，可就是记性不好，一时想不起来，那就是使大家团结的嘛。”

“您说的是不是组织？”

“对对！就是组织！我们上洞村的妇女不也该有个组织吗？我听说剑水沟的妇女组织了什么妇女会！”

母亲生怕自己说走了意思，一边说一边偷看工作员的脸色。

游击队工作员赵东春，用信赖的目光瞅着母亲，鼓励她说：

“大娘，您想得很对！我好象跟您说过一次，我国的人口中，妇女占一大半。把她们组织起来，发动她们干革命，那力量可就大啦，真能移山填海哪！今天，我本想跟您谈这个问题，您先提出来，我真不知道有多么高兴！”

工作员说完，信赖地望着母亲。

“是吗？”

母亲仔细地瞅着工作员的脸，好象是要证实一下他说的是不是真话似的。当她从赵东春的那张朴实善良的脸上看到真心高兴的神色时，才如释重负地轻轻吁了一口气。

“是那样的话，我就放心啦。”

母亲说着，又抓了一把野菜，但她并不想拣，仍旧低着头平静地说：

“我上哪儿知道什么叫组织？好多年前的事啦，鬼子‘讨伐’梨树沟的那个时候，我们那地方的庄稼人也是搞过暴动的。”

“是啊，那时候到处都在闹暴动。通过那种斗争的烈火，把我们的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赵东春也用平静的口气附和着，一边仔细地拣着野菜。

“我那时候听说，梨树沟斗争搞得不好，总说落在别人后头，是因为没有共产党。”

“对，就是那么回事！事后我们也了解过，凡是没有党组织，

或者党的力量薄弱的地方，不但没有搞好斗争，反而遭到很大的牺牲。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组织的重要性！”

“我想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给我讲过这话的是元男，当时他才十三岁，大概是从大人那儿听来的。那时我听了这话，吓了一跳，赶忙制止他，不许他再说。第二天一早，我们就遭到‘讨伐’。后来，我就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想，现在元男也许不会记得这个事了，可我是忘不了的。有那么一个时候，我是忘了，可是到了最近，我的眼睛逐渐亮起来了，也就不会再忘了。唉，要是早一点开通脑筋，大家都团结在组织的周围去斗争；要是当时就有游击队，哪能遭到那种惨祸！别看它是过去了的事，就是现在想起来，也够冤的啦！当时我们太傻，唉，真是太傻啦！……”

母亲迟疑了一会儿，又看了看工作员，继续说：

“我不该在背后说别人。不过，老实说，就象我过去不争气那样，现在有不少妇女是在眼泪和叹息里过活的。我看着她们，心里不能不想着她们呐！”

“大娘！”

赵东春哽咽地叫了一声。母亲安详地抬起头来。工作员紧握住她的手，说：

“大娘，谢谢您！您的想法真值得我们的革命和人民高兴呀！老实说，我……”

赵东春连连眨巴着眼睛，就象儿子向亲娘说话似的，用亲切的语调说：

“我走过不少地方，也见过不少人，同他们一道搞过工作，也曾见到过上了年纪的妇女，看见她们认识革命比谁都深，比谁

都快，心里很是惊讶。方才又听了您的话，更认识到这样的道理：热爱儿女的母亲的心灵，是最容易接受拯救我们民族和阶级兄弟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大娘，太感激您了！”

母亲觉得工作员对她的朴素的见解所作的赞扬，未免太过分了，实在出乎意外，但她也高兴得竟忘了说几句谦逊的话。她忘了笑，只顾瞅着深切体谅她的苦难的那张显得粗糙的工作员的面庞。

母亲意识到她的心中有着一种不仅要解放自己一个人，而且要拯救所有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的冲动，并且用语言很清楚地道出了自己的这种愿望，这对母亲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母亲本身也知道这一点。说起来，她原是一个受了别人的欺负和剥削只会流泪和叹息的崔顺女，是一个被敌人杀害了丈夫只知道痛哭流涕的妻子，是一个生怕孩子们遭到灾祸听到风声也会战栗的母亲！……可是如今，她骄傲地让自己的儿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她自己也成为一个不顾自身的安危、全心全意地关心民族和阶级兄弟的人了。这个变化，怎能不使人感到惊奇呢？然而对这种感情她还没有完全习惯。因此，一谈起这些话的时候，她心中不禁产生一种顾虑，生怕别人说她过去不也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吗，现在居然说这些话，不觉得太过分吗？

但是，工作员看到母亲的思想达到这样的高度，不仅仅是感到高兴，简直是感到惊奇！

事实上，赵东春对母亲非常关心，并且寄予相当大的期望。他不仅想把母亲引向革命的道路，而且想把她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当他考虑到自己不能长久地留在上洞地区工作时，也弄不清楚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不过，和母亲的多次接触中，渐渐地

认识到她沉静温柔的心灵深处，满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而且常常感觉到不管是在多么凶险的人间风浪中挣扎，她那种作为一个革命家所应具备的自我牺牲精神、不屈不挠的气概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却始终毫无改变。

但是，从革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工作的要求来看，母亲的眼界是闭塞的，通过她那圆木房的小窗口观察到的社会也是狭小的。赵东春对这样一位纯朴的农村妇女寄予这么大的期望，有时难免感到焦躁，但他还是细心地关怀她，亲切地启发她。尽管这样，他也未能及时发现母亲心中酝酿着如此巨大的变化。

“大娘，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革命不是什么特殊的人 干的……”

赵东春抑止不住高兴的心情，兴奋地说：

“大娘，您现在已经超过了我所说的那种水平啦！哈哈哈！”

赵东春豪爽地大笑起来，然后卷了一支烟，打了半天火镰，又接着说：

“大娘，我说得不对吗？您现在应该这样说， 建立组织的工作，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人干的。”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要我……”

母亲低着头正在努力抑止冲上心头的激情，听到工作员同志的话，猛地抬起头来，问道。

“是的！您猜对啦， 我们本想在上洞地区建立一个坚强的妇女组织，可是因为准备不足，力量还达不到你们那个村。眼下各地虽然建立了一些妇女组织，也还不够巩固。从整个上洞地区来看，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妇女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唉，这个问题回头再谈吧。今天，我老是被您的话牵着跑，该告诉您的好消

息也忘记说了。”

赵东春的眼里突然闪出光亮，抓住母亲的手，摇着说。

母亲听了，心里怦怦直跳，眼眶发热。

“您是不是说……”

母亲吞吞吐吐，恳求似地瞅着赵东春的脸。儿子走后，差不多有一个半月了。在这段时间里，她一直在想念他。为了听到儿子的消息，一心盼望见到工作员。现在，工作员就要告诉她儿子的消息了，这个预感使她舌头发硬，说不出话来了。

要是说母亲的心情，那真是恨不得一见到工作员就打听儿子的消息。但她觉得不管怎么性急，也不能这样做，绝不能把个人的事摆在工作前面。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她先谈了工作，可一谈起工作，就不知不觉地把儿子的事给忘了。

赵东春本来也想一见到母亲就把元男的消息告诉她，让她大大地高兴一番。可是一见到母亲，又觉得如果把这样可贵的消息仓促地说出来，那未免太可惜了，应该找个好机会谈，让她得到更大的喜悦和愉快。谁知一谈到工作，就不觉谈得入了迷。

赵东春谈得比母亲更高兴的时候，才忽然想起元男的事。母亲惊人的进步，不仅给了他无限的喜悦，而且也使他产生了想看到母亲陶醉在幸福中的神情的念头。

“哈，有多么好啊！”

过了半晌，赵东春才显出庄重的表情，无限感慨地说：

“元男同志在第一次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他一个人就消灭了五个鬼子。一般地说，第一次参加战斗，是不容易打好仗的，但他思想坚定，头一仗就立了大功！指挥官们都夸奖他。”

“是吗？”

母亲兴奋已极，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她踌躇了一会儿，想了想，可是无法用一两句话来表达充满内心的激情，不禁把头低了下去。

一瞬间，死去的丈夫的形象和元男的模样，交错地出现在她的眼前。父子俩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端着枪，旋风般地冲向敌人的身影在她的眼前晃动，简直使她头晕目眩。

母亲猛地扬起头，好象跟亲爱的儿子和阴间的丈夫交谈似的，深情地低语：

“我想，我也得干革命啦，本来我只想我是帮别人工作哩，现在我才明白自己太傻了。以后有什么任务，您不要说托我，就象对元男那样，尽管交给我好啦。如果行的话，请您也叫我同志！”

“大娘！”

赵东春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

“谢谢您，大娘，您是上洞村第一名妇女会员！现在就请您去联络一批力量，为可怜的上洞村的妇女建立一个坚强的革命妇女组织！”

母亲泪汪汪地瞅着赵东春的没一点做作的纯朴的脸，握了握他那粗大的手。

过了半天，他俩才继续谈话。这时，母亲和赵东春都恢复了常态，沉着地交换着工作上的意见。

赵东春谈到目前虽在剑水沟、矿山和城镇里建立了一些妇女组织，但还没有发展成能够控制整个地区的实际力量，必须早日在上洞村建立妇女会，同时具体地谈到怎样启发和教育邻居妇女，吸收她们参加组织的工作方法。他说，应该先从最亲近的邻

居做起，然后一个一个地把所有的妇女都争取到组织里来。赵东春还说，在建立妇女会之前，要经常地跟他取得联系。

母亲觉得自己的水平和工作任务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她虽然感到两肩沉重，但毫不想后退。她想：一方面有工作员在后面撑腰，另一方面她要接触的工作对象大多是亲密无间的邻居妇女，因此，觉得没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分手的时候，赵东春同志送给她几本在工作中可作参考的小册子，并嘱咐说，考虑到将来的工作，在一定的时期内要严守这个秘密。

五

一到夜晚，天就凉飕飕的，该给孩子们穿上夹衣和拆洗被褥了。

这几天，母亲总想动手洗衣服，可是一直拖到今天才把积下来的脏衣服用碱水煮了。

她用捶衣棒搅着锅里的衣服，把它捞在大盆里。这时感到心跳得厉害。

对母亲来说，再没有比洗衣服更在行的了。乙男本来就很淘气，元男小时候也够顽皮的，所以母亲每天总是少不了要洗点什么。唯有这次，她拖了几天才做这熟悉的活儿。

自从接受组织上要她建立上洞村妇女会的任务后，母亲一连

几天没有睡好觉，翻来复去地研究怎样才能完成组织上交给她的工作任务。虽然工作员并没有给她规定期限，要求她在某月某日完成，但这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当然是越快越好，这也是明摆着的，所以母亲心里非常焦急。

“在组织妇女会之前，要教育和启发妇女们， 使她们有自觉自愿地参加斗争的要求。先从大娘最熟悉的人着手，把那些和大娘处境相同的妇女，一个一个地争取过来。比方说，英实妈啦，对面庄的七星妈啦……”

工作员是这样嘱咐她的。现在真的要着手进行工作了，不知怎的，感到很为难。邻居们都很亲近，好得不分彼此，这会儿要进行启发和教育，觉得这玩意儿实在新鲜，又有点不自然。她几次想跟邻居的姐妹们搭个话头，但没等张口，就自动缩了回来。想来想去，决定先约英实妈到河边去洗衣服，只要两个人往河边一坐，旁边又没有要提防的人，说起话来就方便得多。

说起英实妈和母亲的交情，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最亲密的，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正因为这样，当母亲一接到工作员交下来的任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英实妈。今天就要跟英实妈谈革命，动员她干革命了，母亲不禁高兴得心都怦怦直跳。可是，当真要约她去洗衣服时，忽然碰到新的困难。这两家都有大姑娘，她们看到娘去洗衣服，便会跑来抢着要洗。母亲费了不少口舌，好说歹说才把两个姑娘一起打发到城里去赶集。

要是往常，象顶个洗衣盆到河边去洗衣服之类，是极其普通的家常事。可是这回要把它当做一种革命工作去干，就觉得处处需要多加小心，也就觉得有不少困难了。

母亲自己也觉着够奇的了。她跟英实妈本来就好得象一个人

似的，这会儿想搭个话儿都这么难。唉，工作员一个人来到人地两生的地方，建立了那么多组织，可见他受了多少苦，花费了多少心血啊！

“英实妈，你今年多大啦？”

母亲捶了半天衣裳，象忽然想起似地问道。

“姐，我的岁数你也给忘了，不是已经四十了吗？”

“对了，你比我小两岁，可不是四十啦！唉，日子过得真快，过去咱还愁这个苦日子怎么过哩， 你看， 一晃不就到这个岁数啦！”

母亲把捶过的衣服浸在水里，慢慢地漂洗着。

“怪不得人们说，看到孩子们长大， 才知道自己老呢，咱们在别济村见面时，他们都是小孩，一晃元男成了游击队员，甲顺和英实也都到了出门子的时候啦， 你看， 我的头发不也白了不少……”

英实妈把搓衣服的手举起来甩了两下，撩开自己的鬓发。

“人们说，女人一到四十，就算到了花甲， 头发怎能不白？象咱们这样经受过风险的女人，活到现在就算不错啦！”

“谁说不是，姐，听说那边的日本鬼子天天逞凶哩！”

“是啊，可她们不象咱们这样， 叫鬼子杀了丈夫只知道瞪着眼哭。现在上了点年纪，才知道人不能毫无志气地逆来顺受！”

母亲用捶衣棒把被水鼓了起来漂得远远的白衣服勾回来，放在石头旁边，严肃地说。

“不逆来顺受，还有什么办法？鬼子拿着枪乱杀人， 你我这样的娘儿们还能把他们怎么着？慢说咱们，就连男子汉临死的时候也都没敢哼一声！”

英实妈也许觉得母亲的话是揭她的短，有点赌气地说。

“跟日本鬼子拚，男的女的都一样！英实妈， 你想想，等英实出了门子，刚过上两年好日子，就变成你我这个样儿，你能瞅着不动？再说，鬼子还能叫她们过消停日子吗？我一想到这里，晚上就睡不着觉。我白白地过了一辈子，就够冤的了，还能把这个冤日子传给孩子们？我越想越气！”

母亲的话，说着说着就激烈起来了。起初，她特地去邀英实妈洗衣服的时候，就想跟她谈这些话的，等到真正谈起来，竟不象最初担心的那样不好谈了。相反，对自己的虚度的青春时节的回忆，和对亲爱的孩子们的未来的担心，使母亲情不自禁地倾吐出自己的郁愤，而不是在对英实妈进行宣传教育了。

“可也是呀，不过，叫孩子们也遭到那种苦命， 那老天爷可就太无情了！”

“嗐，你这个人，干脆别提老天爷啦！ 咱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丈夫， 淹在血海里头， 还不是叫那个该死的老天爷给害的？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想通？”

母亲严肃地说着，哓哓地摇起捶衣棒。衣服上淡黄的碱水受到有力的棒打，迸溅开来， 落在清澈的流水上， 划着淡淡的线条，渐渐消失了。

“你说得对，咱们相信老天爷才遭到那场灾祸！”

英实妈无精打采地说，慢慢地揉着衣服。

前次被雨水搅浑了的河水又变清了。低垂的密密的杨柳枝，把影子倒映在澄清的水面上；在河岸的石头边，成群游弋的柳叶鱼， 不时迎着朝阳闪出一道道鳞光；蜻蜓低悬在空中， 一动也不动，忽然又象被什么东西惊动了似的，划了一个圈儿，飞上柳

树梢头。今天天气格外晴朗，离着四、五里远，也能清晰地望见在有守备队分遣队把守的桥头路过的马爬犁、顶包袱的女人和挑担子的人们。

“姐，你说孩子们一定会遭到那种灾祸吗？”

一声不响只顾搓衣服的英实妈，忽然转过头来问。

“咱象从前那样逆来顺受，孩子们还能免得了灾祸？”

“不逆来顺受，还能有什么法子？”

英实妈焦躁不安地朝母亲身边靠了靠，低声问道。

“妹子！”

母亲停下捶衣棒，回过头来正色地说：

“不是没有法子，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前面村子里的妇女叫鬼子和财主逼得走投无路，已经组织了妇女会，起来跟他们作斗争！ 这么一来，鬼子们就是手里拿着枪，也不敢随便惹她们啦！”

“妇女会？那是啥呀？”

英实妈瞪大了眼睛，呆呆地瞅着母亲。

“叫妇女会！那是咱妇道人家的组织。我怎么说， 你才能听明白呢？打个比方，就算这里有这么一根荆条吧，这样的荆条要是散在各处，就能把它一根一根地折断，可是把它聚集成大树那么粗，就谁也折不断了。跟这个道理一样，我们这些妇女，一个一个的看，都很弱，可是团结在一起，那力量可就大了。组织，就是这样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去搞斗争的呀！”

“哎，姐！”

英实妈听了这段话，眼睛睁得溜圆。倒不是因为她今天才明白了什么是组织，而是惊叹母亲能把世间的道理说得那么周全。

说起英实妈，她真是一个平凡的山村妇女。平生在不幸中生

活，但是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只知道悲伤就哭，累了就呻吟。在她看来，母亲跟她是一模一样的女人，身上穿的无非是拆下男人的破衣裳缝制的衣服，在灶口上吃点家人们吃剩的饭食。而且直到死的那一天，就是再怎么疲乏，也无法放下活儿来休息。要说休息，一生只能有一次，那就是在患病临死之前躺在炕上。

“姐，你怎么什么都懂呀！”

英实妈异常惊讶，母亲也忽然感到不好意思了。她微微地红了脸，用有点羞怯的口气说：

“你说到哪儿去啦？我知道个啥，还不是听人家说的。”

“听人家说的？哎哟，我刚听了还不明白呢。说你是睁眼瞎，到底是真的吗？”

“妹子，从今以后就别再扯那些没用的话了！”母亲又用严肃的口气说：

“听说妇女会是游击队领导的。前村的妇女们就是跟游击队合力打日本鬼子的。过去在咱们失去了丈夫和孩子，流着眼泪过日子的时候，那些有妇女组织的地方，就用洗衣棒打死日本鬼子，夺来枪参加斗争。咱们还不知道有这码事哩！你说，咱跟她们比起来，活得还象个人吗？我看跟虫子没啥不同！虫子被踩了，还要动一动哩，要是说咱们赶不上虫子，也不过分！”

“嗜，咱要是有那个本领，就不穿这个裙子啦，怪咱们太不中用，才托生了个女人！……”

英实妈痛切地叹了一声，喃喃地说，然后转过身去，生气似地哐哐地捶起衣服来。混浊的水珠迸溅开来，溅到皱纹纵横的额头上和消瘦松弛的面颊上。

“妹！”

母亲向前靠近一步，温和地说：

“咱也加入妇女会吧，咱这一辈子就算白白地过了， 可是咱们得给丈夫报仇，光复祖国，叫孩子们过过好日子呀！”

“妇女会？我入妇女会？哎哟，你真是什么话都说！ 我这样的人还能加入妇女会？”

英实妈又停下捶衣服的手，惊愕地瞅着母亲。

“怎么不能入？你想想，咱们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咱们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要是把那些眼泪聚集起来， 恐怕比江水还要多！ 可是光流泪和叹气是打不垮日本鬼子的， 也光复不了祖国的。”

“你说的对是对，可是象咱这样的女人， 有什么力量去打鬼子呀？”

“怎么没力量？一个人的力量是小的， 正因为这样，咱们才要加入妇女会，团结在组织周围。要知道，我们女人占人口的一大半，那么多的女人团结起来，就能移山填海，还愁打不垮日本鬼子吗？”

母亲这样说着，但她想的不是要启发英实妈，而是在懊悔自己过去太不争气。先前，她从元男和甲顺或者工作员的嘴里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还是似懂非懂的，可是没隔多久，竟能这样热烈地转述那些涵义相同的道理，这倒不是因为她聪明和记性好，而是因为她实际上是在倾吐自己在血泪和哀叹中得到的刻骨铭心的体会。

英实妈是无法当场理解母亲全部的话的。母亲也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不管听着怎么合乎道理的话，但是在领会道理之前，总是先感到惊讶和新奇，总是被那些突然跳进她习惯的生活里来的

陌生的话语给吓住了。

母亲根据自己的体会，是能够充分理解英实妈的心情的。所以，只给她起了一个音，而没有紧接着去扣弦。现在，既然已经给她开了路，那她是会自己迈出步子的。只要启发两三次，她必然会走上革命的道路。英实妈也是一位跟自己处境相同的可怜的朝鲜妇女啊！

“姐，那么说，你是看见过游击队长官啦？”

英实妈在回家的路上突然问道。

母亲回头一望，只见头上顶着湿漉漉的洗衣盆的英实妈略微有点慌张地把脸侧过去了。

“可以说见过，也可以说没见过。”

母亲微微一笑，含含胡胡地回答，然后反问道：

“怎么？你也想见见他们吗？”

“是啊，听说他们都很神奇……”

英实妈也暧昧地支吾了一句，不做确切的回答。然而，却未能掩饰住凝结在她那纯朴的眼睛里的恳切的愿望。

“你别担心，只要咱们把妇女会搞起来，就会见到游击队同志的，我们的妇女会也要受他们的领导。”

英实妈听了，猛地一转头，险些没把头上的洗衣盆给摔下来，她急忙把一只手伸到盆边上，有点疑惑地瞅着母亲。她听到什么同志啦，什么领导啦等等陌生的字眼，有一个念头闪电般地掠过了脑际：这位彼此毫无疑忌、亲如家人的邻居姐姐，已不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了。

母亲完全了解英实妈的这种心情，坦然地笑着说：

“游击队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人，咱家元男不也是游击队员吗。

妇女会也一样。革命并不是特殊的人干的事。咱们也要干革命，痛痛快快地斗争一番，何必一辈子忍受坏人的欺负和抢夺，只知道痛哭流涕呀！”

英实妈睁大眼睛，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望着象是变得年轻了的、快活有力地说着话的母亲，望着她那微笑的脸。

六

赵东春一方面对个别对象进行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在上洞地区建立妇女组织之前，把母亲作为自己同城内联络站、剑水沟以及城内妇女组织的联络员，继续派她做工作。为了使母亲得到组织生活的锻炼，即使是对自己来说并不一定需要联络的事情，比如妇女会开什么会之类，他也要特地布置一些联络任务，让母亲去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做口头传达。同时，一有机会，他就向母亲传授有关地下工作的初步知识和使用枪支弹药的知识。由于赵东春持久耐心的、不声不响的努力，母亲不仅渐渐熟悉了组织生活，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开始认识了组织这个概念。

在上洞地区组织妇女会的工作全面开展起来以后，赵东春就把母亲编入城内联络站尹亨甫负责的工作组里，正式过组织生活，要她详细汇报上洞村的工作情况，并接受具体的工作指示。

这么一来，母亲进城的次数自然多了起来，伪装术也就变得越巧妙了。她在工作组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同老地下工作者的

接触，一方面使她感到惊讶，另一方面又促使她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到他们的机智、大胆和敏捷的工作方法。

有一天，母亲深夜回到村里。

这天，城内的联络站举行了一次范围极小的会议，有赵东春、尹亨甫和两个在某地搞秘密工作的同志参加。会上，听取了到月亭街和张家村去建立革命组织的韩正洙的工作汇报。也许是让母亲从中学到一些经验吧，赵东春也叫她一道参加了会议。母亲觉得这样一个年轻人，办事十分老练，把两个村的工作做得那么细致周到，真是令人赞叹佩服。母亲一面听，一面想：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妇女会组织起来，象他那样向组织汇报工作呢？可是出人意外的是，赵东春和尹亨甫神情严肃地坐在那里，听完了汇报，立即指出工作中的原则性的错误。

"……为什么放弃争取朴通事的工作？"

尹亨甫竟象换了一个人似的，用严厉的口气说：

"这是无可置疑的证据，说明韩同志还没有深刻理解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里规定的我国革命的性质，并由此制订的司令部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当然，朴通事是有点土地的，但不能说他完全背弃了民族良心。他有很多理由可以怀疑你，但他并没有向鬼子告发。这说明什么呢？一句话，韩同志只挑可靠的、容易教育的人去做工作，而把其余的人推到一边……"

尹亨甫的批评，对母亲来说，简直象晴天霹雳，使她感到惊讶。心想：人家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工作，就是稍微有点差错，也不能就这么当着面狠狠地指责呀。再说，她也想不透错在哪儿，朴通事要是个穷光蛋，韩正洙把他推到一边，那是多少使人感到遗憾的，可是朴通事有土地，有房子，孩子们都上汉城读

书，能跟这种人轻易地谈论打日本鬼子的事吗？

然而，韩正洙并没有申辩一句，却深深地垂下了头。

“最终……”

赵东春沉着地说。

母亲对平素和蔼可亲的赵东春寄予期望，瞅着他的真挚的面庞。

“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误， 都怪我们工作组把这样一桩复杂的工作，推给韩同志一个人，而没有多加关心指导。因此……”

赵东春用严肃的口气继续说：

“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在我的身上。 正如尹亨甫同志正确指出的那样，朴通事的问题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这个问题，就不能最终解决中产阶级的问题。那么，难道我们就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吗？还有，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月亭街工作中出现了朴通事问题吗？我是知道的，但因工作忙，以为韩同志一定能够处理好，就放手不管了，这是一种缺乏责任心的工作态度。那么，尹亨甫同志的立场又怎么样呢？”

母亲想解开心里的疑问，细心地听他讲话，越听眼睛睁得越大。她原以为赵东春会替韩正洙说情的，可是没想到赵东春先批评了自己，又批评了尹亨甫，还尖锐地批评韩正洙的态度是左倾的，是一种贪图安逸的思想的表现。

韩正洙没有申辩，欣然接受了批评，还流着眼泪检讨自己在贯彻司令部的方针方面立场不够坚定。母亲看到这种情景，更感到惊讶。此刻，她看到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尚风格，心里热辣辣的。韩正洙流泪的时候，母亲的眼里也挂着泪花，心里充满了对革命家崇高的精神境界肃然起敬的感情。

现在，母亲在摸黑走路，眼前浮现出怀着坚定的决心出发到月亭街去的韩正洙的形象。他保证要把朴通事的工作搞好，带着胜利的消息再到联络站来。同时在母亲的眼前还清晰地浮现出赵东春和尹亨甫的形象。他们在会上那么尖锐地批评了韩正洙，但却周密细致地关心韩正洙的安全，连亲兄弟也达不到这个地步。他们怕他挨饿，把包米塞在他的口袋里，给他在路上吃；还怕他夜里着凉，替他掖好衣襟。

论年龄，他们都象是自己的弟弟或儿子。可他们的心里那么老成，那么象大人。世上的老人，要是跟他们比起来，反倒象是幼稚的孩子了。

在这荒凉刻薄的世上，竟有这样的好人，而且还不止一两个，甚至在全国各地广泛地建立了庞大的组织。想到这里，母亲的心里涌上一种幸福感，觉得十分温暖。她自己虽然是一个不懂事的人，但是能够同他们一起生活，象一家人那样亲近，让他们那强有力的手引导着，每走一步都在学习，在成长。她感到自己就象姑娘时代那样，浑身充满了希望和朝气。

母亲陶醉在这种激动人心的沉思中，顾不上注意眼前的路。不然，她可以在德谷后山抄近路穿过酒鬼沼回家的。她正在向前走的时候，身后有股灯光在闪动，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快到桥头了。

后面闪动的是自行车的灯光。一瞬间，她有些惊慌，想到她第一次执行联络任务进城的那天，是在这里碰到卞区长的，不禁觉得今天的相遇实在太凑巧了。

但她一点也不想躲避他。现在，自行车还没有转过弯。将近月末的剑水山上，升起一钩微明的弯月，只要她马上离开大路钻

进草丛里，满可以隐蔽起来的。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她觉得躲避那个不象人样的家伙，是件可耻的事。这样一想，反而把头高高昂起，心里升起一股有些盲目的冲动，想无论如何也要报复一下，洗雪前次从卞长国那儿受到的侮辱。

母亲还没有走到桥头，自行车的灯光就亮晃晃地照射过来，还丁丁当当地响起一串儿铃声。

母亲向路旁一闪，象被照得眼花似地低下了头。

“呃，这是谁呀？是元男妈吗？”

卞长国做出刚看见的样子，大惊小怪地叫了一声，在自行车上把一只腿伸到地上，停下车子。

母亲听见他的话，心想这家伙在后面跟过来的时候就知道是我了，这会儿还来这一套！不由地更加横下一条心。

“哟！区长大人，深更半夜的，你这是怎么了？为村里的事，可把你辛苦坏了！……”

你给我一个饼，我也给你一个饼。母亲针锋相对地惊叫着，还把客套话说得挺象那么一回事，就算是回敬他一匙子。

这下子可把卞长国给弄得说不出话了，站在那儿只顾眨巴着小眍䁖眼。从他这方面说，也不能不感到母亲如此惊讶地表示高兴，是不够真实的。他想：这一带骑车子的就我一个人，她应该老早就认出我来了，可偏要装出刚刚看见的样子，这就很可疑。

最近，卞长国从细川那里接受了严密监视母亲的任务。自从德谷后山发生了打死两个日本鬼子，在押送途中抢救了尚浩的事件以来，军队和警察逐步地在上洞地区收紧了搜索网。不论是警察署，宪兵队的熊本伍长，还是那个大眼珠子军曹岛木，都把目光转向在事件发生后就消失不见的元男身上。守备队长细川中

尉，不知为什么跟岛木关系不好，不愿赞同和支持岛木的看法，但他心里也肯定地认为这事是元男干的。

“宪兵说的话，没一句是有用的！”

细川自言自语地说：

“德谷后山事件，只要动点脑筋， 用不了三天，对，三天之内就满可以破案。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这帮家伙还是光吵吵什么注意呀，监视呀！不过，我是不想过问他们的事的，要怎么监视就怎么监视好了。你们说元男可疑，那还用说，这好比看见冒烟就能断定有人烧火一样，可是他们竟然大吵大嚷，好象有了什么伟大的发现似的。……妈的！既然元男那么可疑，怎么不抓住他呢？逮捕他还那么费力吗？”

从卞长国这方面说，他就是不听细川和宪兵的话，也早就怀疑到元男身上了。考虑到元男和尚浩是要好的朋友，他也觉得这个案件就象细川所说的那样一清二楚，无需多加追究的。可是当事者逃之夭夭，他也就无计可施，只好继续监视元男的家，观察母亲的动静。正在这样的时候，恰好碰上走夜路的母亲，卞长国不由地紧张得嘴里直发干。

“啊，大嫂，半夜三更的，你是从哪儿回来呀？ 又进城赶集去啦？”

卞长国紧张地思索着怎样才能打中要害，让她吐出实话，先提了个话头，然后推着自行车跟在走得不怎么快的母亲身边，透过稀微的月光，从侧面直勾勾地瞅着母亲的脸。

“我赶集去了，你看，这不是买来几盒火柴吗？”

母亲边说边从赶集的篮子里掏出三盒红头火柴， 给他瞧了瞧，又接着说：

“不过，这大忙季节，还能为买那么点东西整天赶集呀！”

“那你还有别的事吗？”

卞长国紧张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哆嗦起来了。

“其实，我这是对您区长大人讲，城门口岗哨查的挺厉害，我买火柴是想瞒瞒他们的眼睛……”

“那可不是怎的。”

卞长国急忙顺竿儿附和着，气喘吁吁地说。他想：“这会儿，我算抓到你的小辫子啦！”想着想着，高兴得简直眼前发花了。

“其实，区长大人，你知道……”

母亲好象说什么秘密话似的，压低嗓门说。

“咱家的元男离家不是有一个多月了吗？”

“对！有一个月零四天啦！”

卞长国心一慌，也顾不得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一张口就说了出来。

“这会儿你算上了钩啦！”这个想法使他心魂动荡，顾不得思前想后了。

“哟！区长大人，你比我这个当妈的还算得更准哪！”

“呃，噢，嘻嘻……我掌管村里的事，不能不操心。元男现在在哪儿？”

卞长国也知道自己秉性轻浮，常常抢先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因而陷入窘境。每当这时，他总是咬着舌头悔恨不已，可就是改不过来。其实，他计算这一个月零四天并不是为了要逮捕元男，而是想有适当的机会，在细川或大眼珠宪兵军曹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忠诚和办事的周密。可是听了母亲的话，心里一乐，就脱口而出，泄露了心机。

但是，母亲却装出全然不知道他的心思的样子，反而现出高兴的神情。从母亲方面来说，她想，即使自己不提起元男，这家伙也一定会问到的，倒不如先提出来，把他的嘴堵死。如果特意找上门去说这个话，反而显得可疑，趁这会儿在路上，就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杵他一下，叫他再也无法开口。这对自己今后的活动，也是有好处的。

“区长大人，你也知道……”母亲一口一个区长地说：

“那孩子压根儿就没相中这个山沟。说实在的，见过世面的小伙子，谁还愿意猫在这样的穷山沟里呢？”

“呃，那，那当然啦！”

“这孩子动不动就对我说，要到大地方挣钱。你看，他如今不是离了家啦？”

“是吗？”

“走了以后，连个信儿也没有，我正愁得没办法，听说城里有人在惠山集上见过他，今天就进城找那个人去啦！我一吃完早饭就进城，找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家，谁知人又不在。他是打零工的，轻易不着家，我坐在他的家里等了一整天，好歹见到了他，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哦，元男在什么地方？”

卞长国觉得瞄准没有瞄好，便急躁地问了一句。

“唉，别看孩子是我养的，这年头年轻人的心，咱上哪儿知道哇？”母亲用慨叹的口气说道：

“这孩子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要到惠山去。这话我跟你也讲过。可是听那个人说，他跑到另一个地方去啦！”

“呃，他到底在哪儿呀？”卞长国焦躁地追问。

“元男在惠山集上碰见那个人，说自己在甲山的一个木材场干活儿，还请那人带个口信给我，说明年春天才能回家。说住惠山就待在惠山呗，往后要有事，捎个信儿什么的也有个准地方，这会儿跑得那么老远，你说叫我怎么办呢？”

母亲用商量的口气说着，瞟了卞长国一眼。

“惠山，甲山，还不都是一样吗？”

卞长国气鼓鼓地说。

“一样？甲山不是个可怕的山沟吗？”

“不光甲山是山沟，惠山也是山沟嘛！”

“哎哟，都是山沟，住在上洞村算了，何必跑那么远！”

母亲叹了一口气，做出闹不清的样子。

“哦，哦！”

卞长国把自行车推得咣啷咣啷直响，很不耐烦地说：

“我有急事，先走一步啦，你慢慢走吧！”

卞长国噔噔地走过木桥，头也不回，直奔前头跑去。

母亲露出微微的笑容，慢慢地向前挪动脚步。

此刻，她的心情是舒畅的。

她走过木桥，沿着平坦的山路朝下走，想起那个清新的初夏早晨，第一次带着条子到城里联络站去的事。那天有一架骡爬犁，不知拉着什么货物，正爬过这个山坡。当时她曾幻想过：只要顺着这条笔直的宽敞的大路朝前走，说不定又会在某个地方碰见那架骡爬犁的。接着，还想到自己的丈夫。她觉得：这条被露水打湿了的黄土路，似乎能使分隔在人间和阴间的自己和丈夫，重新缔结某种新的关系。这种想法，使她的心情起伏起来。

这些念头，是那天她在寂无人声的、无限多情的路上独自行

走的时候想到的。如今，在这下弦月刚刚升起的田野上，依旧是那样地寂无人声的宁静的夜路，依旧是那样地独自行走。夜露悄悄地降落着，似乎在抚慰着她整个白天异常紧张的心，并且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有些疲倦的肩头、胳膊和大腿。

这时，母亲才感到自己更深地理解了丈夫，也更深地热爱丈夫了。她知道当年丈夫独自走夜路时,曾经思索什么和焦虑什么。想到丈夫怀着那么崇高的志向进行斗争，还没有实现理想就遭到敌人杀害， 心里便产生了一种巨大的义务感。 这倒不是因为他是自己的丈夫，而因为他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也就是说，她认识到：不能在悲哀面前只顾流泪和哭泣，也不能一味忍受欺凌和屈辱，因为这种态度恰恰是玷污了为反抗欺凌和屈辱而牺牲的人们的纯洁的灵魂。

当然，母亲是痛心地感到自己觉悟得太晚了。她想，说不定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失去了丈夫的。这种模糊的自责，象一把钝锥子一样刺着她的心。然而她又想，即使是晚了一些，但自己毕竟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也把儿女送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

难道我真的就是昔日的厨房女仆崔顺女吗？难道我真的就是往年那个憨实的山村妇女元男妈吗？

这不仅是使她感到惊讶的疑问，而且也是使她感到喜悦和骄傲的疑问。英实妈也好，斗赫的嫂子也好,那不用说,其他许多人一听到她说的话，也都会大吃一惊。她尽可能地不显出高傲的态度，让人感到自己是在教训人似的，总是从家常话谈起，谈共同感受到的世上的情况，使她们觉察不出有别的用意，然后悄悄地向她们解释团结到组织里来的必要性。可是听的人在对谈话的内

容感到惊叹之前，首先对母亲能够讲出那么多的道理感到吃惊。

其实，象我这样无知无识的妇道人家——母亲自己是这样认为的——都变成了这个样子，世上还有谁不能接受这些真理呢？想到这里，她就不禁为那些仍然呻吟在黑暗穷困的生活之中而不能扬眉吐气的人们着急了。

“她现在还是那样地过日子吗？”

母亲想起那天在落日岭下见到的福石妈。

“我请她来一次，可她没有来。也难怪，她可能是把我的话当作过路女人说的一句客套话，不好自己走上门来。再说，被苦日子折磨得那样了，哪有闲空串门儿呢？……”

明天，无论如何要上落日岭去找她，眼下又是采蘑菇的好时节，顺便采点蘑菇。

一转过酒鬼沼，就看见自己家和英实家的小窗上的灯光。母亲站在山岗上，望了一会儿那亲切的灯光，心想：这工夫乙男大概已经做完功课，把头扎在书本上睡觉了，甲顺不是在缝补衣裳，就是在看书吧。甲顺从来没有在母亲回来之前入睡过。母亲送走儿子后，常常陷入空虚的感觉里，这是事实。为了安慰母亲，女儿尽了最大的努力，而这恰恰是儿子不在家的生活的反映。所以，在母亲看来，女儿的这种心情反倒使人感到可怜。

母亲在庭院里站了一会儿，轻轻地吁出一口气，她既感到幸福，又感到不安，悄悄地拉开了灶房门。

“妈，您才回来吗？”

正象母亲所料到的那样，甲顺把手里的书放在针线篓里，高兴地站起来。

“你怎么还没睡呀？先睡嘛！”

母亲平淡地应答着，掏出火柴，把筐挂在墙上。

“妈，您饿了吧？”

甲顺一边走下灶房，一边用日常的平淡口气说。

“我吃过晚饭啦，算了吧。”

“那也得……”

甲顺说着擦了擦锅盖，把饭桌拉过来。

“我真吃过了！”

母亲说着，脱鞋上了炕。

甲顺好象吃了一惊，抬起了眼睛，果然，她诧异得把眼睛睁得溜圆。

不知母亲踩了多少露水，也不知母亲走了多少夜路，她的裙子和布袜都变得湿渌渌的，上面沾满了黄泥，又挂上了许多鬼刺儿和各种草籽。甲顺看到妈妈的脚和衣襟，不禁涌出一股晶莹的泪珠。

不过，甲顺还不知道，母亲那被露水打湿了的泥脚，被烂泥沾成了泥球的草鞋，湿渌渌的衣襟，甚至对女儿的那种留心观察的眼光毫无察觉， 径直走到乙男身前慢慢地替他摆正枕头的举动，竟是她家象血统一样相传下来的风习。说起来，这也许并不是风习，而就是血统本身，是在同一环境中产生的同一愿望的同一表现形式吧。反正它不是人们无法认识的某种命运的循环。然而，甲顺不知道，从前母亲也用今天晚上自己看母亲的这种眼光那么看过深夜回家的父亲和哥哥的裤管。而且她还想象不到，在不久的将来，有朝一日也会有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她自己和乙男。

七

第二天，母亲带着甲顺和乙男，又把英实喊来，一道上落日岭那面去采蘑菇。

眼下恰好收完了土豆，对开荒为生的农民来说就是农闲季节了。母亲带着孩子们出门，一方面是觉得很久没有跟孩子们一起呆过，想趁此机会跟他们过一天，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要在上洞地区最偏僻的落日岭附近找到孤苦伶仃地过活的福石妈的圆木房，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点困难的。

她还特意要带英实去，是有她自己的想法的。在母亲的心里，英实简直就是自己家的人了。从英实这方面来说，也有同样的心情。但是，社会上所谓风俗、规矩之类的东西是很顽固的，因此，他们在人们面前，仍然只能单纯地维持这样的关系：一个是邻居家的姑娘，一个是邻居家的大娘。

这在母亲急迫的心情中，是感到非常别扭，非常不自然的。但是当真凑到一起，又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谈。尽管这样，母亲还是愿意把英实带在身边，她一心要表现一下：眼下虽不是一家人，但毕竟不同于一般人的那种关系。同时，她又觉得，只要英实在自己的身边，那就象儿子在身边一样，心里踏实，沉浸在幸福的感觉中，沉浸在和平的想象里。母亲也不知道，这是因为英实和儿子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呢，还是由于英实娴静温柔而多情

的人品呢。不管怎的，每当她深夜回家，只要从小窗口上看到坐在织布机上织布的英实的身影，愁绪就会顿时消失，一种深情厚爱的温暖的家庭幸福感就会涌上了心头。

他们沿着杏花山山坡上的羊肠小道走着，一走进郁郁葱葱的落叶松林，乙男就蹦蹦跳跳地先跑进树林深处去了。

“乙男，快回来！那儿没有蘑菇，咱上落日岭那边去吧！”

母亲象哄雀子似地挥着胳膊，说。

“怎么没有？这儿有的是松菌！”

乙男转过身来，大声回答说。

乙男说的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要说了解山林的底细，家里是没有人比得上乙男的。他几乎是整天和伙伴们在山上过日子，有着关于山林的丰富知识。在这一点上，元男在弟弟面前，也常常是输他一着的。

母亲现出为难的样子苦笑了。小乙男以为妈妈已经改变了想法，转身欢叫起来：

“呀！这儿蘑菇多得很，妈妈还说没有，姐， 快来呀！这儿全是蘑菇！”

母亲的处境更加为难了。

“孩子，就是有，咱们也再朝远处走走， 这儿会有许多人来呢！”

母亲说了一句不切题的话，回头瞅了瞅英实，希望她出面帮腔。

“嗐，还有谁来呀？”

乙男好象无法理解母亲的这种“固执”，又一次直起腰来，扫兴地瞅着她们。

“好吧！那你就自己在这儿采，我跟大娘上远处去！”

英实马上猜到了母亲心里一定有什么难处，含笑地轻轻瞟了乙男一眼，同时还往母亲身边靠了靠。这么一来，正朝着乙男跑去的甲顺，也愣怔着停下了脚步。

“乙男！我跟你英实姐上落日岭去啦，你自己在这儿采吧！”

母亲故意叫乙男看着，拉着英实的手，回头望了望儿子。姑娘的手，同她的身材比起来显得大一些，结实一些，胖胖的，又柔软又温暖。

母亲一拉英实的手，英实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微微地红了脸，动了动手指头，但还是轻轻地把身子朝母亲的肩膀上一靠，亲昵地说：

“乙男，再见啦！”

这一下，急剧地扭转了形势，乙男生气地嚷道：

“嘿！女的都是三心二意的，说话没个准……”

“哎，你看这孩子！”

母亲笑咪咪地指着“呼啦”一下背起背篓、“唰唰”拨开乱草向前走的儿子：

“哎！真是一模一样，他哥这么大的时候， 也是口口声声女人怎么怎么的，女人都是胆小鬼。也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回家就说这些话……”

母亲好似望着炫目的阳光一样，眯缝起眼睛，回忆着遥远的往事，愉快地低声说。

“是吗？”

英实的提问毫无内容。她似乎被母亲的话陶醉了，站在那里眺望着远方。在那郁郁葱葱的树林那边，在英实那放射着柔和的

光彩的眸子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的天际，正飘浮着朵朵白云。

母亲还没有走到落日岭，就开始细心地观察山谷和山坡，可是没有发现什么住家的痕迹。正象她预料到的那样，福石娘俩不在烟地里。烟地又长满了杂草，但没有锄过的痕迹，可见福石妈打那天锄地后再也没有来过。

母亲好久没有跟孩子们一同上山了，今天又没有什么急事，所以心情很愉快。但不知怎的，一开始就预感到想见到福石妈是不容易的，这又使她感到焦躁。

树林里潮湿昏暗，一片岑寂，使人感到就象独自走进空荡荡的大庙那样寂寞、可怕。然而里面又充满了不可忽略的微妙的音响：鸟声、虫声、落叶声、松鼠或兔子之类小动物在草地上的奔跑声，甚至虫子啃啮树叶的声音， 似乎都听得见。 在这些声音里， 又加进了乙男嗵嗵奔跑的脚步声、 甲顺和英实咯咯的欢笑声。尽管这样，仍然打不破林中的沉郁的寂静。虽说是八月天，但树林里的季节提早了，已经透露出晚秋的情趣。柞树、色树等阔叶树的叶子染上了红色，轻轻地摇曳着。不知从哪儿飘来一股山果的清香。前几天下了一场雨，一踩到青苔上就直打滑。在那容易透进阳光的山谷里，水雾缭绕。草棵和树叶上凝结着点点露珠，闪闪发亮。每当鸟儿翘动尾巴和扑扇翅膀的时候，湿渌渌的树叶就象不高兴似地洒下一阵露雨。

树林熬过了灼热的夏天，眼下它似乎感到困倦，又似乎感到烦躁，伸开四肢躺在那里，陷入了深沉的瞑想。

落日岭下的松林里，松菌长得正好。孩子们一路上就采了满满一筐木耳和扫帚蘑，最后没处装，只得用裙子和衣襟兜着跑。

可是，母亲自己的篮子却迟迟没有装满。尽管烟地附近的桦

树林里，有很多扫帚蕈，母亲还是到不大有蘑菇的向阳的山坡和溪边去找。每当乙男和甲顺发现了蘑菇地，高声喊她的时候，母亲就无可奈何地朝他们这面走几步，然而眼睛却总是望着别处。

这里没有母亲要找的那户人家。过了中午，孩子们的脸上渐渐地露出了倦意，再说也没有筐篓来装采下的蘑菇了。尽管这样，母亲还是说，她想在树林里多呆一会儿，听说这里有人参，找找看吧，笨拙地变着花样来拖时间。

既不专心地采蘑菇，还得装出采蘑菇的样子，又在山谷里跑了大半天，母亲比谁都感到疲倦，可是她并没有失望。这里本是异常偏僻的森林，人们可以立足生存的地方是不多的。她这样到处奔走，在落日岭下仅仅发现两户人家，又在烟地对面再朝里边走一段的山坡上，发现了两座隐秘的圆木房。

“我可没听说过有个叫福石的人家，这一带除了美丹家以外，你还听说有别的人家吗？”

母亲最先找到一家圆木房时，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主人，手里削着打猎用的镖枪杆，这样反问道。

母亲又到美丹的家。从屋里走出一位无法估计年岁的、腰弯得象鞍子一样的老奶奶，热心地听了母亲的问话，深深地点着头，说：

“那可不是，要是福石活在世上，我还能受这个苦？自从孩子他爹说要过狄子岭时，我就猜到非遭难不可。你对我家的底细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呀？”

看样子，老奶奶的耳朵是聋的，她家的福石象是死去很久了。

这一天一事无成，白跑了一趟。母亲回到家来，晚上大腿充

血，感到非常难受。一整天忙着跑山谷和山坡，从腰到脚，就象用棍棒支着似的，无法弯屈，浑身痛得象针扎一样。

“那就没办法了！”

母亲望着漆黑的天棚，自言自语地说。

“世上可怜的人，也不光是福石妈一个……”

母亲小心地把自己的那只肿胀的大腿架在另一只腿上，心里考虑着明天要跟斗赫的嫂子更深入地谈话，还要去看看稳城家的儿媳妇。她努力使自己相信先在上洞地区建立起妇女会，逐步把工作推开，也许就会见到福石妈了。

“再这样下去天都快亮啦！”

母亲迅速地瞥了一眼微微有些泛白的双页门，侧转身子想睡一觉。

近来，母亲睡觉睡得很甜。睁着眼睛熬度漫漫长夜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母亲的心变得安静了。白天，她在地里干活儿，为了想见到人，又是进城，又是跑上村下村，转了几圈回来；晚上一撂下饭碗筷子就困得不行。健康的精神，健康的肉体带来的轻度的疲倦，使她睡得非常香甜。睡上一觉醒来，身子和心灵就又都象用水洗过似地爽快了。她愉快地意识到自己充满了旺盛的精力和希望。

想到应该入睡了，这正意味着产生了某种无法入睡的压迫感。这是良心的谴责。她侧过身来，屏住呼吸，行将入睡的时候，不觉间，良心又呼唤起来。

“当然，可怜的人不止是一两个！可是身旁放着要死的人，还想舒舒服服地睡大觉，这怎么合乎做人的情理呢！”

母亲想到这里，猛然睁开了眼睛。当然，眼前什么也没有，

有的只是舒缓地传来并排躺在炕上沉睡的乙男和甲顺的鼾声。

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朝相反的方向翻了个身，紧紧地闭上了眼睛。眼里好象钻进了沙粒似地感到疼痛，但她还是想快点入睡。为了摆脱繁杂的思绪，特意在眼皮和眉心使了使劲，可是，不知不觉间，睫毛颤颤地抖动了起来，同时听到良心的更尖锐的呼声。

“是啊，人人都想找自己的活路，要是能很好地养育儿女，不沾别人的光，靠自己的胳膊、腿生活，该多么好呀！不过，元男爸不是那种人，元男也不是那种人，游击队工作员也不是那种人。他们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先去拯救那些可怜的人。假如，从前赵东春工作员也象我找福石妈找了一天，没找到就回家睡大觉那样，匆匆走过去，忽略了微不足道的我们的家门口的话，那我恐怕现在已经失去了儿子，只有抢地呼天地大哭了吧！……”

母亲象受到鞭笞似的，把头埋在枕上，肩膀直发抖。那苦涩的泪水，那好比是用盐水洗涤流脓的伤口时涌出的那种痛楚的但又使人感到爽快的温和的泪水，顺着腮帮流下来，沾湿了枕头。

第二天，母亲又带着午饭上烟地去了。

和昨天一样，地里没有人来过的痕迹。长到顶的烟叶子劲儿挺足，黑呼呼的，显得很肥大，根部已经发黄了，杂草也跟烟叶一样茂盛，要收烟叶还得除一遍草。卞长国是不会让烟地荒成这个样子的，是不是福石妈搬到别处去了？要不然……一种令人战栗的不祥的预感，掠过了母亲的脑际。

母亲为了驱除杂乱的思绪，打算锄几垄地。她扎起裙腰，拿起锄头向地头走去，但是马上又踌躇着停了下来。

要是去锄地，对福石妈没有一点帮助，反而便宜了冤家对头

卞长国！——想到这里，母亲象踩到毒蛇一样，心里打了个机伶。她又回到树林里，坐下来拣着那些老野菜，消磨着时间。

直到晌午，地头上还看不见一个人影。这块地本来是端不上台面的，是瞒着官厅私种的烟地，所以开在树林中离大路较远的地方。即使有人从它前面经过，也不会发现的。

母亲一个人坐在寂静的树林里等人，心里非常焦急，但她还是等了一阵又一阵，一直等到太阳偏西。她感到肚子饿了，才吃了几个用麻布包袱包来的土豆，又感到口渴了。

母亲走到山下的小溪边，喝了几捧水，顺着山谷又找了几处地方。看看有没有圆木房或窝棚，但也是白费力气。

当暮霭降临的时候，母亲才精疲力尽地回到家。孩子们一个劲儿地追问她上哪儿去了，母亲就用一两句话来回答他们。她往廊沿上一坐，觉得自己为这种多余的事白白地花费了一整天工夫。

但是，晚上往炕上一躺，又受到良心的谴责。

“如果为自己的事奔跑，怕不会那么感到吃力吧，可是这事是为别人的，也就感到特别费力了。所以说，成为革命者不是那么容易的。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为了减轻别人的痛苦，宁可自己受苦，如果这是容易做到的话，那还有谁不能成为革命者呢？攀登不了的高山，干脆连望都别望。象我这样的人要干革命，是不是好高务远哪？不过，不过，儿子可在扛着枪干革命，我碰到这么一点为难的事就打退堂鼓，那么，元男爹在阴间会怎么看我呢？……”

母亲一宿没有合眼，她受到良心的尖锐而又严厉的指责。清晨，她又一次对心里发生的动摇，流下了苦涩的、愤恨的、然而

却是更明朗更热烈的懊悔的眼泪，怀着纯洁的心爬起来，下灶房做饭去了。

她又到烟地去呆了一天。这一天仍然没有见到福石妈的影子。但出人意外的是，过了中午，却从树林子那头传来了卞长国的自行车的铃声。

母亲急忙藏到树林里。

卞长国穿着他那经常穿的短短的紧身马裤和黑洋服上装，翘着小胡子，从羊肠小道来到烟地头。

也许是看到地边上种得很好的几垄烟草吧，他心里很高兴，伸手摸了摸齐腰深的大烟叶。在地里转了一圈，一看到里边杂草很多，脸就板了起来。

“啊，把地荒成这个样子！我该怎么收拾她呢？”

看他那副样子，如果当时有谁在旁边，他一定要朝着人家发作一番。但是，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实在无人可骂，不由地更加感到恼火。脸绷得紧紧的：

“该死的臭娘们！我把你从死中救活， 就是忘恩负义也得有个脸哪！我马上给你个厉害看看。”

卞长国别转脑袋，对着身后的某个地方，发了半天狠，掀起一股风，拼命地蹬着自行车跑了。

“这家伙，准是上福石家去了！”

母亲的脑里，闪电般地掠过这个念头。

传来大动肝火的卞长国狠命蹬车子的声音。

母亲在田埂上拾起麻布包袱，慌忙地离开树林。等她走上小路，卞长国的自行车已经远远地消失在落叶松林那边了。

母亲也匆匆地迈开了脚步。想不到卞长国不是去落日岭，而

是蹬着车子向杏花山那边走。母亲这才发觉找了三天也没有找到福石家的原因了。 在烟地里遇到了她， 便以为她家也在烟地附近。其实，福石他们的家是在河那边的山坡上。要上他们家，得从杏花山下顺着上德谷的车道走一阵，渡过从剑水川分出来的那条小河才行。

母亲急急忙忙地加快了脚步，沿着酒鬼沼走了一阵，渡过小河，来到偏僻山坡上的孤独的圆木房时，卞长国已经恶狠狠地把病倒在炕上的福石妈痛骂了一顿，然后扬长而去。

卞长国临走的时候，把圆木房的灶房门当作出气筒，一脚踢翻了。福石妈母子三人，好象经历了什么大乱似的，面黄肌瘦地蜷缩在空荡荡的炕头上，望着日暮的青山发呆。母亲看到这种景况，泪水立刻涌上了眼眶。

“福石！”

母亲伸出了双手，包在麻布包袱里的锄头丁当一声掉在地上。

这时，那个在不幸的面前蜷缩着还不知道有人来到身边的女人，才慢慢地抬起了眼睛。她的脸上笼罩着厚厚的空虚的阴云。当年，母亲披着“讨伐”的烟尘飘泊流浪的时候，浮现在脸上的也正是这种神情。 那女人见到母亲， 脸上隐约可辨地掠过一阵痉挛。起初是诧异和惊奇，继而是兴奋和喜悦，象河水的涟漪一样铺展开来，终于变成一片薄薄的红晕，凝结在瘦削的面颊上。

“姐！”

福石妈很自然地喊了一声， 好象老早以前就是这样称呼似的，然后一头扑倒在母亲的怀里。

母亲抱着女人的瘦骨嶙峋的肩头，抚摸着，眼睛里噙满了泪水，闪着晶莹的光。

“福石！”

母亲喃喃地低声唤了一声福石，用手摸着他粗得象青果苞上的刺一样的头发。

现在，母亲怀里抱着不幸的女人，手里抚摸着不幸的少年。她的心，由于充溢着幸福而感到充实；同时也出于负有重大的义务而感到沉重。

八

“世上什么事都有，这种事我可是头一次看见哩！”

密阳嫂一屁股坐在廊沿上，一边解开衣襟呼啦呼啦地扇风，一边吵嚷起来。她离开故乡越过狄子岭已有十多年了，可她仍旧是一口乡音很重的南部方言。在上洞村，嗓门儿最高的是她，能说会道的也是她。

她今天进城赶集回来，一进村就大吵大嚷。这样，托她买颜料、洋碱和火柴之类的老娘儿们自不必说，就连那些没啥事儿的娘儿们，也都哩哩啦啦地跟上门来，一共十几个女人，把密阳嫂围了一圈。

“啊！你说呀，见到什么热闹啦？吵得三个村子直颤悠呀？”

论起能说，景淑妈也不比别人差。她走过来，不想用好话催密阳嫂快说，倒用这种话激了一下。密阳嫂听了，把白眼珠一翻，回头瞅了一眼，立刻回了一句：

“哟，大姐，你可别提了！我光听说炮楼啦什么的，也没怎么当回事儿。这回我去一看，天哪！可把我吓得蓝天都变成黄天啦！”

“哟，你说炮楼怎么啦？怎么说是怪事呀？我听大妹子的话，倒有点怪！”

景淑妈撇了撇嘴，转过身去，密阳嫂气得把扇了半天的前襟呼啦呼啦地掖好，然后凑到她身边，说：

“大姐，你得了吧！想挑人家的错，就得把人家的话听完！嘿，没进过城的人，还瞎挑剔别人的话！”

密阳嫂做出不胜愤慨的样子，环视了一眼周围的人。

不管她俩怎么拌嘴，也没人把它当一回事儿。任何时候，只要娘儿们凑在一起，密阳嫂照例是吵吵嚷嚷，景淑妈照例是跟她抬杠。可是在村里，她俩也是最要好的。

“啊哟，我的腰痛病又犯了，得快点回去。托你买的东西，要是买来了，就给我吧。”

由于长久闹病脸变得又黑又瘦的斗赫的嫂子，翻着密阳嫂挎着的赶集的篮子说。可是这位强壮的女人把斗赫的嫂子那皮包骨头的细胳膊往旁一推，又挑起嗓门：

“嗐，我还能扣你的一捆线啦？你腰痛就坐一会儿，我要讲给你听一件世上少有的怪事儿，干吗这么闹哇？”

“行了，行了，那你就快点讲吧，你在城里看到什么热闹了？”

今天，英实妈托密阳嫂买一毛钱的颜料，她想早早结束这场无穷无尽的谈话，便拿话挑逗密阳嫂快说。密阳嫂说话，不论什么时候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会，她想大讲一番今天进城的经过。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叫她一个劲儿地说下去，不然，就是

扯到天黑，恐怕也拿不到托她买来的东西。

“是啊！今天我要是不进城，上哪儿能看到这种热闹？ 日本鬼子又是修炮楼啦，又是搞什么什么啦，拉去不少人。炮楼可也修得真吓人！这还不说，城门口查的可厉害哩！要是普通人，听见鬼子大呼小叫的声音，准得吓破胆！你们知道鬼子是怎么查的吗？你们看，鬼子就这样地把人拉过来，先翻你的疙瘩鬏……”

密阳嫂说着，随手把身边的斗赫的嫂子拉了起来，自己也跟着猛地站起来，把手往腰上一叉，瞪着两个眼珠子对着她看。她这个样子学得真象日本鬼子，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

众人大笑了一阵，密阳嫂感到心里舒服了一些，神情也变得温和起来。她小心地把哭丧着脸的斗赫的嫂子扶到廊沿上，请她坐下，继续开讲：

“鬼子就这样搜人们的身子，也不分男的女的。 先前元男妈碰到的那一次，还算是小事一段哩！鬼子这么穷凶极恶，还有不出乱子的？他们要是不垮台，你叫我输啥我就输啥！走着瞧吧，鬼子非挨雷劈不可！他们还乱翻人家的东西，有两盒火柴也要拿走一盒，有两合咸盐也要没收，真把人气坏啦！……我带了三盒火柴回来，有一个满脸大胡子的鬼子兵，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就要抢，我气得顶了他几句， 就把那家伙给吓傻了， 站在那儿不动了。这下我就收起东西往外走，他连屁都没敢放！……”

看样子，密阳嫂真正想讲的就是这句话。的确，一个住在上洞村的山沟妇女，居然在城里的大炮楼底下把鬼子给吓住了，这不能不使人惊奇。

“那个鬼子兵会讲朝鲜话吗？”

不知景淑妈是真心发问，还是有意抬杠，用惊讶的语调说。

在场的娘儿们都把目光转向密阳嫂。

“我上哪儿知道他会不会讲朝鲜话！我说：‘笨蛋！你知道我们村里有多少户人家吗？三十户还得外加五户！光大人少说也有一百！带不回三盒火柴，叫我怎么办？你不信就跟我走一趟，替我挨家挨户地分！’我一边说一边拉他的胳膊，鬼子哭丧着脸叫着‘高拉高拉’直往后退，我就紧紧地凑上去说：‘啊， 干吗往后退呀？走吧，你扛枪，还怕出门叫人打死吗？你那么胆小，怎么在路上搜女人的身子啊？’我这么一喊，那家伙急得直扇鼻翅子，连哼都没敢哼！”

神情紧张的妇女们又放声大笑起来。听到这里，她们的眼前就清晰地浮现出挺立在城里的大道上，面对着不懂朝鲜话的日本鬼子痛加斥责的密阳嫂的勇敢的形象。

英实妈一边笑， 一边心里在猜想密阳嫂哪来的那么大的胆量。说起密阳嫂的泼辣，在村里是出名的，但她的胆量还没有大到敢于顶撞城门口站岗的日本鬼子的程度。她也在流落异乡的过程中成了年轻寡妇，经历了世上的种种风波。要是问她属于哪个类型的，应该说她是属于一听说日本鬼子就吓得跑出一百里开外的女人一类。这样的她，最近忽然变得活跃起来了！英实妈想起元男妈对自己讲过的话，尽管不能断定密阳嫂是不是参加了妇女会，但可以估计到她是从妇女会那儿获得了巨大的力量的。

“今天我还看到一件吓人的事！”

密阳嫂又用衣襟呼啦呼啦地扇风，让娘儿们笑个够，等大家静下来，就象另外一个人似的，改用温和的口气，谈起一件新的事情：

“对面庄小客店旁边，不是住着个七星妈吗？ 她到城里的大

守备队兵营大哭大喊，要求把她的儿子放出来！”

“哎呀，七星不是关在警察署，是关在军队监狱里呀，这可怎么办哪！”

住在斗赫家对面屋的、从龙井来的老大娘这么一说，斗赫的嫂子就为难地咂着舌头接了一句：

“他们都是杀人魔鬼，这样求情就会放吗？”

“谁说不是，七星抓走有三个多月啦，就说他有罪，那还能有多大的罪呀？把他一直关到现在，我真有点想不明白！”

景淑妈这么一说，密阳嫂又把眼珠子一翻，说：

“大姐，你别竟说那些傻话啦！你说七星犯了什么罪？我虽不知道底细，可是听元男妈说……噢，对啦，今天元男妈也在集上哩！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她是那么了不起的女人。那个守备队可吓人啦！我看七星妈被鬼子的刀枪推了出来，心里虽然恨鬼子，可是心惊肉跳地没敢上前。元男妈走过来，把鬼子的刀枪一拨，扶起瘫在地上的七星妈，把她领回来了！”

“呃，后来怎么啦？元男妈她们上哪儿去啦？”

英实妈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不禁吃惊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围了那么多人，我好不容易挤进去一看，元男妈正拉着七星妈的胳膊朝后面胡同里走。一边走一边劝她说：‘要是你求他们，他们就把你的儿子放出来，当初就不会抓他啦！……’我一想，这时候如果跑过去，就会打断她们的话，所以我就没去招呼她们，管自回来啦！”

场内的气氛突然沉重起来。在场的妇女，大多是跟元男妈谈过一两次，受过她的教育的。因此，元男妈在守备队门前救出七星妈的时候，会对她说些什么话，她们都是能够估计到的。她们

再一次联想到元男妈对她们说的话，不得不回顾一下，必须进行革命的黑暗的现实和自身的处境。

过了一会儿，妇女们拿着密阳嫂买来的火柴、盐和颜料等东西，各自沉思着回家去了。

*　　*　　*

过了一些日子。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黑糊糊的夜晚，上洞村的妇女们各自找了个巧妙的借口，一个个地从家里溜了出来，集合到离村很远的偏僻而昏暗的福石的家里。福石吃完晚饭上夜校去了，不在家。

福石妈在岗上放哨，迎接着来人。

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会议的上洞村妇女们，仿佛是在解冻时分的冰河上行走那样，小心翼翼地往熟悉的小路走去；她们跨上和自己家没啥不同的福石家的炕沿，就象举行婚礼的那天一样感到羞涩。

说也难怪，今天她们要在革命面前忠诚宣誓，成为妇女会会员，还要把上洞村妇女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妇女会建立起来。

母亲沉着地迎接了来人，亲切地把那些熟悉的邻居妇女们请到屋里坐下。这些妇女的脸上露出兴奋而不自然的笑容，似乎是在请求别人原谅她们以往的软弱和愚昧。

在她们中间，有的是比母亲年轻得多的小媳妇，也有比她年纪大但又不算太大的老大嫂。这天晚上，大家凑在一起，不管老的小的，都感到有点不自然，有点难为情，老是动来动去地坐不稳。如果把她们比做夜校里流鼻涕的学生，那么，不论从哪一方

面来看，母亲都象是一个大人了。

看上去，她似乎通晓一切，洞察一切事理，显得沉着而又稳重。她的一言一行，都很得体，使人觉得非常完美。妇女们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开始仿效她的言谈举止了。

其实，这天晚上最感到紧张的大概还是母亲本人。

昨天，母亲差不多用了一整天时间听了赵东春工作员对这个会议所作的详细指示，但这毕竟是根据推测的情况而作的带有一般方向性的指示，而不是对今天这个会议本身的指导。现在真的事到临头，从开会的程序起，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但是，母亲的紧张并不是由此而来的。

自从一个多月前接受了组织妇女会的任务以来，母亲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村子虽小，但居住分散，还有一些人家单门独户地住在较远的地方，那些人家都有一两个处境相仿的妇女。所以，首先得跟她们碰碰头，一个也不能漏掉。

当然，工作员同志并没有说非把她们一一找到不可，但是，既然革命要拯救她们，母亲就不愿她们哪怕是一个人继续沉沦在这悲惨的境地里。

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身体感到吃力，而且精神也感到疲倦。她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口才， 更没有文化， 心里想得象明镜似的，可就是嘴里倒不出来。这一点就够使她为难的了。加上日本鬼子在村子里进进出出，卞长国这条狗不分白天黑夜到处乱窜，无法把事情摆在场面上来做。何况人心隔肚皮，不论怎么处境相同的人，也不能轻易对她们说出跟鬼子斗争的话。这样，在工作中自然少不了要察言观色，有时还得违背本心地去掏摸人家的底儿。自己经常外出，却连去处都不能告诉最要好的朋友，甚至不

得不编一通假话。

这对一向善良、纯朴的母亲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精神负担。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变成了愉快的回忆。现在，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了！现在，她们已经牢牢地成了一个革命组织里的世界上最亲密的姐妹和战友了！一些对家里人都不能说的话，只有在这里才可以放心大胆地说了！

该来的人都到齐了，母亲就宣布开会。

微微骚动了一下，会场安静下来了，笼罩着一片严肃的气氛。母亲坐在挂得高高的灯盏下，用兴奋的语调说：

“姐妹们！我们在村里住了好多年，早早晚晚都见面，可是大家凑到一起还是头一次。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可我对咱们能这样坐在一起，高兴得简直要流出眼泪啦！大家到这里来，为的是团结一条心，组织妇女会，在妇女会里一起闹革命。过去我们几时敢想按我们的心愿这样凑到一起呀！

“我们一出生，人们就说我们是丫头，欺负我们！长大以后，又受财主的剥削和鬼子的蹂躏。我们没有自己的名字，一辈子住在窝棚里，在人家的脚根下睡觉。挨饿的事儿，咱就不提啦，家里能吃到一碗稀饭的时候，又因为咱们是女的，只能刮一点贴在锅边上的饭渣渣，蹲在灶门前跟小狗分着吃。我们得瞅着公婆和丈夫的脸色过活，不知道世界往后会怎么样。从一清早到深更半夜，干厨房活儿，干院里的活儿，干地里的活儿，累得大腿都发僵。就在这样象牛马一样干活儿的时候，我们在灶房里，在地头上生下了孩子。从生孩子的当天起，又得拖着发肿的身子去干活。穷日子断了粮，听到刮缸底的声音就心惊胆战。咱们抱着饿得直哭的孩子，哄来哄去，违背本心地去打他们，每当这时候，

咱们的眼睛里就流出了血泪！然而这样苦煎苦熬养大的孩子，有的饿死了，有的病死了，有的到头来叫鬼子的枪给打死了！在这样伤心的生活里，咱象指靠青天一样指靠丈夫，可是咱们连丈夫也被凶恶的鬼子夺走了！”

母亲的声音不高，但却象擂大鼓似的，在参加开会的妇女们心里响着，不断地敲击着她们的心弦。她谈得很平常，没有一点娇饰，没有一点做作，没有用一句难懂的话。但由于她谈的是她自己的往事，也是在座的妇女们的往事，因而她的每一句话，都刺痛了她们的心。

母亲象初开讲时那样继续谈下去。七星妈忍不住了，撩起裙带来擦眼窝，四面八方也响起了哭泣的声音。正在讲话的母亲的眼角上不觉也挂上了泪珠。

“有谁能比我们妇女更沉痛地感受到亡国的悲哀！

“姐妹们！我们就是这样受欺侮、受压迫也不能放声痛哭一场，我们的处境是这么可怜！我们也是人啊，为什么要过这种没有权利的、受欺侮受压迫的生活呢？这都是因为日本鬼子侵占我们的祖国，地主资本家压迫我们的缘故！”

母亲的声音愤怒得颤抖起来，妇女们也都抬起泪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母亲。屋里的气氛渐渐激烈起来。

“蹂躏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和丈夫投进血海里的日本鬼子，就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可是，我们过去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我们只知道害怕，顶多是想避开他们。眼看着日本鬼子把丈夫和孩子从我们的眼面前拉走，杀死他们也不敢反抗，只是一味地害怕、发抖，拱着双手哀求，要不就淌着眼泪，把裙带都给泡烂了！

“姐妹们！难道我们非得过这种日子不可吗？ 妹妹们的大好

时光，难道就得在挨打挨骂、流血流泪中度过吗？

“不！要是在过去，咱什么也不懂，那就讲不了了。现在咱们明白了悲惨的处境，认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就不能这么坐着受气！”

母亲气喘吁吁地中断了谈话。她的前额和鼻梁沁出了一层细碎的汗珠，鬓发紧紧地贴在面颊上。她那亮堂堂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潮，竟象新媳妇似地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屋里的女人们都用陶醉的目光望着母亲。在村里最忠厚、最和气的母亲，竟能发表出这样铿锵有力滔滔不绝的演说，（她们觉得母亲的话，简直是象用三寸不烂之舌制服了千军万马的那种演说。）而且显得那么美丽，真太令人惊讶了。不仅如此，母亲的话，在她们每个人的心里，也播下了那种年轻的、活力充沛的生活欲望和斗争的火种！所以妇女们就象等待指挥官的战斗命令的战士那样，屏住呼吸，等待着她的下文。

“不管鬼子怎么强大，怎么凶恶，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进行战斗，就可以打败他们！一根荆条容易折断，路边的石子可以随意踢掉，可是我们团结起来，成为合抱粗的大树，成为大山一般的岩石，他们就不敢碰我们啦！

“革命，并不是由什么特殊的人来干的。不管我们怎样伤心，用眼泪和叹息是不能为死去的丈夫和孩子们报仇的！也是无法光复我们的祖国的！再说，要是坐着不动，就是过上一百年，咱们妇女也摆脱不了受欺侮、受压迫的处境。我们从今天这个时刻起，就是上洞村的妇女会员了！让我们团结起来，参加打倒日本鬼子和光复祖国的革命吧！”

母亲这样说着，情不自禁地握着拳头挥了一下。在漫长的岁

月里受尽了压迫的妇女们，也都心潮起伏，感受到彼此的心脏的激烈跳动。

“当然要斗啦！还能坐着等死吗？咱们也干吧！”

七星妈突然叫了起来。

“当然啦！我也要去斗争！”

这样粗声喊叫的是密阳嫂。

“想起来，咱们实在太软弱啦！听说游击队里有拿枪的妇女，人家能干，咱就不能干？咱们也尽力斗争吧！”

英实妈也说了一句。

福石妈躲在岗上的树荫下放哨。侧耳倾听从屋里传出来的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可是怎么听也听不清楚。但是她却能根据平常母亲对她讲的那些话，猜到现在屋里讲的是什么。

在上洞村诞生了妇女的第一个革命组织的夜晚，尽管月儿落山了，世界进入了深沉的黑夜，但在白头山顶上，却有一颗巨大的星正在放射出明亮的光。

福石妈仰望着那颗明亮的星，嘴里轻轻地说：

“妇女会员，从今天起，我也是妇女会员了！”

第 四 篇

一

传令兵向元男传达团长的指示，说团长正在参加党的会议，要他到连队的营房去等到天黑。

这个传令兵，看上去比元男小一两岁，脸蛋红扑扑的，象个苹果，传达指示的时候，还故意摆了摆架子。元男听了他的话，好象要断定真假似地向帐篷里瞅了瞅。这座帐篷，元男参军时来过一次，当时看得非常仔细，篷里的摆设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同那时一样，简朴的桌子啦，堆得高高的书籍啦，报夹啦，还有那把沁出一层细水珠的、叫人看上去就觉得清凉舒服的洋铁壶以及两只边上画着树叶、显得有点笨重的茶缸，等等，都整整齐齐地摆在原来的地方。

元男本想打听一下团长为什么叫他，可是那个小传令兵显得非常严肃，没法向他打听，只好疑疑惑惑地转身走了。

元男在自己的连队里就反复打听过这件事，可是连长没有向他透露一点消息。从最初分配来的时候就对他非常亲切的连长，说是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叫他，好象真的不了解内情似的。但同时又说："上级这样急着叫你去，当然是有好事喽。事情嘛， 谁

也说不准，我看你把自己的东西全部带上吧。”说着，还替元男装了满满一背包东西。可见，连长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他偏偏板着脸装作不知道，真叫人纳闷！

元男顺着传令兵指点的路，在树林里走了一阵，果然遇到一块空地，空地旁边有一座营房。房址选得真够妙的，就是走到眼面前也难以想象这样的密林里竟会有什么营房。这座营房，四周都是密密的树林，又位于隆起的山岗上，站在这里可以一眼望尽山下的情景。

这座营房是一个大通间的圆木房，看上去能容得下一连多人。这么大的营房轻易不会被人发现，固然和房址选得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里看不到一点人影子，显得异常寂静，所以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这样的密林里会有营房。

元男参军将近两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参加过几次战斗。现在，他做队列动作，就是不看旁人的样子也能做得蛮好了。然而在生活方面，使他惊讶和感叹的事情还很多。在上洞村，他跟斗赫、尚浩和应八他们一起上山打柴的时候，或者踏着月光在江边溜达的时候，也曾幻想过游击队生活，不过那不是今天的样子。他们想象的是：二十来个小伙子，各人扛着一支枪，在山色秀丽的地方铺上一点草叶子之类，睡上一觉，半夜起来去攻打城镇。他们一口气跑上几百里，“啪啪啪”地放上一阵枪，鬼子还不知道子弹从哪儿飞来，就一个个抱头鼠窜，死的死，倒的倒。其所以没有把鬼子全部打死，是因为子弹不够用，这时候他们就冲上去用拳头打敌人。获得的战利品，当然是叫俘虏们背着。这样痛痛快快地打了一仗以后，为了准备下一次战斗，几个人又换上便衣，到大城镇里去侦察，而其他的人就利用这个时间

好好休息。打仗有意思，搞侦察更有意思。这是上洞村的小伙子们一致得出的结论。

他们当上了共青盟员，又组织了名为青年武装队的生产游击队，直到扛上了枪的时候，对游击队的这种童话般的看法，仍然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可是，当他真的参加了曾经是这样憧憬着的游击队以后，才发现这里的情况跟他们所想象的迥然不同。游击队不仅纪律严明，秩序井然，而且要象学校一样进行学习。生活方面，跟过去想象的也不同，营房要比上洞村的住房干净得多，收拾得油光锃亮。说起那种认真布置，力求整洁的劲儿，真象是落下脚来就要住上一辈子似的，又擦又抹又修整。其实，多半是住上一两宿就往别处转移了。

最初，元男对这种生活不大理解，后来才渐渐地认识到要过这种生活，是由于考虑到遥远未来的远大理想。但他仍然常常遇到使他惊讶的事情。

元男一来不好意思随便走进别的连队的营房，二来没有听到一点响声，只好磨磨蹭蹭地站在门口。他惊愕地望着收拾得很平整的营房周围和移栽在房子旁边的鲜艳的野花。花也不是一样的,有各种颜色,各种形状。在山里随处可见的野菊花和水仙花之类，经过人们精心的培植，也变得非常美丽，令人眼花缭乱了。

“啊，那不是元男同志吗?”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元男回头一看，原来是身穿军装的赵东春跟一位穿着指挥员服装的上了点年纪的人并肩走来。走着走着，突然停下脚步，高举起一只手，向他打招呼。

元男第一次见到赵东春穿军装，给闹懵了，这时旁边的那位

陌生的指挥员喊道：

“什么？他就是元男！？”

“对，是元男！……”

还没等赵东春的话说完，那个人就一口气跑了过来，叫道：

“元男！你不认识我啦？我是达三，就是住在梨树沟的金达三！”

达三使劲摇晃着元男的肩膀。元男一看到他那粗犷的但却是富有人情味的紫铜色的脸庞时，童年时代的甜蜜的回忆和刺心的悲哀，顿时涌上了心头。

“大叔！”

元男一把抱住达三那散发着硝烟味的宽阔胸脯，哽咽着说：

“大叔！您还活着！那时，我们听说您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想到能这样活着见面！”

“是啊！我们互相都以为是死啦，可是我们不是穿着军服在游击队里见面了吗？你爹要是活着，那该多好啊！……啊，你妈好吗？”

“我离家也有两个月啦，情况不太清楚，大概不会出什么事吧。”

“是啊，是啊，你参加游击队，我还是刚刚听赵东春同志说的。唉，别说是参军的消息，就连你们活着住在上洞村，我也不知道哩！刚才这位伙计一提起，简直使我大吃一惊！”

“哈哈哈，都是老大不小的啦，怎么眼圈儿都红了呀？这是喜事嘛！”

赵东春这么一说，他俩才松开了互相搂抱着的胳膊。

“工作员同志！您好？”

元男敬了礼，赵东春就用熟练的军人动作还了礼，笑着说：

"现在，死去的人活着见了面，有什么话，谈个够吧！我告诉你母亲的消息。我来的前几天见到她，跟过去一样身板挺硬实，正忙着做革命工作哩。她说要补偿过去的不足，积极性可高咧！噢，上洞村成立了妇女会，你们猜，是谁组织的？正是元男同志的母亲哪！"

"是吗？"

元男听到这意外的消息，眼睛瞪得溜圆。然而达三却显出庄重的神情，点了点头：

"是啊！元男妈怎么会不干革命呢！世上没有比她更纯朴、更善良的女人啦，可是这个世道给予她的却只有不幸。她怎能不起来干革命呢？我真想见她一面。要是见到她，跟她谈谈允涉的事，尽情地谈谈我们心里的话才好！"

元男听到达三这一番深情的言语，不禁又一次感到心酸。

"见面的机会大概不远了。这次上洞地区建立了妇女会区委会，看样子，得让她负责，往后工作上就有了联系啦。好吧，这事就谈到这儿吧……你们俩找个地方好好谈谈，我先到食堂去叫他们准备点饭……呃，元男同志，你是怎么来的？你来找谁呀？"

赵东春刚向前迈步，又突然转过身来，问道。

"是团长同志叫我来的，昨天才从连队来。到团部一看，团长同志正在开会，要我在这儿等到天黑。"

"是吗？"

赵东春回头朝达三看了一眼，歪着头，自言自语地说：

"呵，他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呀？一下子把分散在三个不同地方的人同时喊了来，这里面必有缘故！"

“是啊，团部的事，咱上哪儿能知道底细呢？”

达三有点疑惑地说。

“不管怎的，我先让他们做三个人的饭，好久没回来，象是客人啦！”

赵东春隔了好久，又穿上军装，好象非常满意似的。他习惯地拉了拉手枪套下的衣襟，把皱褶弄平，蹭蹭地走向营房前面的空地。

“福实他们，到了……”

赵东春的身影消失在营房里的时候，元男察看着达三的脸色，小心地发问。

他俩象事先约定好了似的，一同走向营房后头的山岗。

达三一听到女儿的名字，心里就象被锋利的枪尖刺了一下，打了个寒噤，过了片刻，才平静地说：

“她们都死了，福实被枪杀，丹实被扔到火里烧死，孩子他妈去抢鬼子手里的丹实，鬼子就用枪托把她的脑袋给砸碎了！都死啦！我们家的人活在世上的，只有我一个了。我也是靠你爹舍身抢救，才活下来的啊！”

元男咬着牙，默默地低下了头。达三也光是呼呼地喘着气，闭着嘴唇向前走。

一到岗上，达三忽然转过身来，拉着元男的胳膊，说：

“你妈不哭吗？想着你爹，她伤心吧？”

“什么？”元男吃惊地问。

“为了救我，你爹牺牲了，可我还没有去看看她。你妈该是多么难过呀！”

“大叔，您干吗说这种话？我爹是死在鬼子手里的，不是因

为大叔才牺牲的。我妈常说，当时如果不勇敢地跟鬼子拼，您活不了，我爹也活不了。我们小的时候，妈有时哭，现在不哭了，也不象过去那样发愁了。我妈现在不也参加革命了吗？”

“是啊！是啊！可我连你们活着的消息都不知道， 还是刚才听到赵东春同志说的……噢，甲顺、 乙男都大了吧？ 他们都好吗？”

达三本想谈谈自己在这段时间里的生活和心情，但是他没有谈，却突然回头看了元男一眼，问道。

“都挺好，现在您见到他们，恐怕也认不出来啦， 甲顺都成了大姑娘了！”

“是啊，我真想见到他们啊！听到你们活在世上的消息， 比听说福实和丹实活着还要高兴！我那颗冻僵了的心，也好象开始融化啦！元男，你理解我的心情吗？”

“理解。可是大叔，您不要老是那么想。您不要因为我爸爸牺牲了，总觉得对不起我们一家，我看这是不必要的。再说，我们家里的人，也都有了觉悟，知道什么是阶级斗争，知道谁是阶级敌人，也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那太好了。当然，这种事情本来不是一两句话谈得清楚的，不过也没办法， 我的心情就是这样！……说老实话， 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你爸爸一直是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你理解我的这种心情，那太好了！”

“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心情： 要把牺牲了的人们没有完成的任务承担起来，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就拿大叔您来说，也不只是要承担两个人的责任啊！福实妈，福实和丹实，她们都不明不白地被杀害了，难道她们在阴间就不期望大叔给她们报仇吗！”

“对，你说的对！听说你妈参加了革命，我想你妈的心情一定也是这样的！”

这时刮起了一阵微风，顺风飘来一股腐烂的落叶的苦涩气味。

透过高耸的落叶松梢头望到一片一片的蓝天，它象小块的镜片一样，反射出炫目的阳光，照射到这片阴沉昏暗的林间。

达三吸着烟，把蓝色的烟雾喷吐到透进树林的阳光里，然后把自己粗大的手搭在元男的膝盖上，说：

“好吧，你给我讲讲这一段的生活经历吧！我在根据地的时候，到三道沟去工作，曾经顺路去过梨树沟。唉，梨树沟变成一片荒地了！你们离开梨树沟就直接到上洞村去的吗？是怎么到上洞村去的？”

“起先，我们想到别济村去投奔姥姥家。可是别济村也跟梨树沟一样，遭到鬼子的‘讨伐’！想起那个时候，真叫人……”

元男望着远方的天空，叙述着痛心的往事：

“刚到上洞村的时候”，元男接着说，“当然，现在想起来虽然有点可笑，可当时不知怎的，想的不是重新创造生活，而是觉得一切都完蛋了！看来当时的那种心情，恐怕也是处在某种发展阶段吧！”

元男说到这里，笑了一笑。达三很认真地听着，听完了才慢慢地开口说：

“我也有相同的体会。当时我负了伤，跑了一阵，昏倒在蒸笼峰山谷里，恰好遇上游击队的同志，把我救了出来。昏迷在炕上的时候，我是咬牙切齿地痛恨鬼子，可是伤好以后，心情反倒平静下来，只是感到有些空虚。当时我想：在革命胜利之前，我既不

哭也不笑……也许是因为这个，同志们常常批评我太伤感……今天见到你，我的心就舒畅多了，说不定我的脸色也会明亮起来呢。”

“这……，不过，我是能够理解大叔的心情的。”

元男从达三那真挚的脸上看到了他内心的创伤，用微微颤动的声音说：

“妈妈现在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是吗？噢，是的！不过，你我想的跟你母亲想的可不一样啊，如果说我们想了几天或者几个月，你妈是想了好多年的呀！所以说，你妈的心就好比用木头锯子锯着一样，长久受到痛苦的折磨呀，你可要好好地为她着想！嗨，我真想见她一面。”

达三吧嗒着烟，眯起眼睛望着母亲所在的上洞村那边的天空。

“怎么样？你们俩谈了点没有？”

过了一会儿，赵东春走了回来，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仔细地瞅着他俩的脸色，说：

“革命，真是好啊！大家参加了革命才见了面，不然，彼此的命运都象是风吹落叶似的，东飘西散，在这辽阔的土地上，上哪儿去见面啊！”

“人总是会见面的。人们在生活的历程中必然要参加革命，即使不是这样，也会被卷到阶级斗争中去，在革命的道路上相见的！因此，人只要是活着，早晚就能见到面！”

达三安详地、自言自语地接着说。

“你又胡思乱想什么呀？算了吧！”

赵东春一听到达三的沉重的口气，立刻想到他又在怀念死去

着的口气说。这时，在元男的眼前忽然浮现出在梨树沟家里的廊沿上，父亲和达三下棋，你争我夺，相互吵嚷的情景。他心里突然一阵剧痛，感到仿佛有一把犀利的匕首刺进了心的一角，嘴里的唾沫也焦干了。

就象当年跟父亲在一起那样，达三跟工作员一面谈笑，一面朝岗下走去。元男站在那里，久久地望着他们的背影。他的眼睛湿润了，为了不让泪水流下来，他咬着嘴唇，把头仰向后面。

蓝蓝的天空俯望着下方，好似在窥视着他那由于痛苦和愤怒而颤抖的心。

“我再不哭啦！”

元男紧握着拳头说。

…………

他们三个人提早吃了晚饭，一同上团指挥部去了。三天前，团长到司令部去开会，回来以后，传达了司令部的命令：上洞地区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当巩固，要毫不迟疑地转入暴动，并命令金达三连队向城镇进攻。

鉴于这种情况，团部连夜安排了有关配合军事进攻和暴动的具体工作计划。

考虑到这次进军的地点是上洞地区，特地把元男调到金达三连队，这也是司令部得到有关元男家庭情况的报告后采取的措施。第二天，由于相同的原因，尚浩也被调到团部来了。

不用说赵东春，就是达三、元男和尚浩，接到这个新的命令后，都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激动。

二

在上洞村最受欢迎的小伙子是应八。他小时候就失去了母亲，是在父亲粗疏的手里长大的。说起他，既没有特别的长相，又没有上过学，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可是，由于他那诙谐风趣的言谈和能歌善笑、乐观开朗的性格，一到姑娘们和年轻媳妇的堆里，总是得到异乎寻常的欢迎。眼下大家的日子都很难过，特别是那些妇女和姑娘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着种种的约束。在她们看来，比起那种只会板起面孔训人的男人和在女人面前拘拘束束、腼腆而规矩的小伙子来，应八要讨人欢喜得多。应八能够在任何场合，大大方方地跑进女人堆里，用笑声扇去她们心中郁闷的灰烬，当然是最受欢迎的人了。

然而正是这样的应八，近几天突然哭丧着脸，背着人走路了。这不能不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妇女和姑娘中，引起纷纷的议论。

“听密阳婶说，应八大概是在赌场上输了钱啦！”

住在井前边的双胞胎姐妹先淑这么一说，另一个跟她穿着一模一样的粗土布衣裳、梳着一模一样的大辫子的次淑，就用一模一样的嗓音接着说道：

“是呀，我也听密阳婶说，他大概是在赌场上输了钱啦！”

“呸！你们俩的耳朵也长得一般大！他哪里有钱上赌场呀！”

景淑用粗哑的嗓音抢白了她们一句。这一对孪生姐妹，非但没有退缩，反而高兴起来，异口同声地叫道：

“是啊，应八哪能要钱呢！可他最近怎么不来玩呀？”

“我上哪儿知道这些！大概是叫甲顺的小女婿给骂的吧！”

景淑冷冷地这么说，姑娘们的目光顿时集中到甲顺身上。

“哎哟哟，你怎么乱耍嘴皮呀？”

甲顺红着脸，在景淑壮实的脊背上狠命擂了一拳，然而景淑一动也不动，继续说：

“那你说，应八怎么蔫了呀？在我们村里，除了斗赫， 还能有谁把应八治成那个样子？”

“这倒是呀。不过斗赫哥干吗要骂应八呢？”

英实用暗自担心的口气一问，景淑就把眼睛一翻，截过话来说：

“就算你跟乙男家有那么点关系，你也一口一个哥呀弟呀的，净给斗赫辩护！”

“怪不得人们说，蝲蛄是属螃蟹的哩！”

稳城家的新媳妇瑞粉说着，又把她那端端正正戴着白土布头巾的脸凑到伙伴跟前，低声接着说：

“昨天我洗衣裳的时候，看见应八对卞区长点头哈腰， 直拍马屁，就象侍奉老丈人似的。他那副样子，还有不挨骂的！”

“真的？”

甲顺追究地问，英实拉了拉她的手，前前后后瞅了瞅，说：

“真的，我也看到这个怪事啦。卞区长不是每天进城吗？ 前天，我看见他比往常更神气地揿着自行车的铃子往城里跑。应八从村口跑出来，向区长一哈腰，卞区长就乐得故意放慢速度，一

面蹬车子，一面跟他说些什么，应八连跑带颠地紧跟在自行车的旁边。”

“大前天晚上，我看见应八跟区长一起上什么地方去了！”

孪生姐妹先淑加了一句，次淑也跟着附和道：

“是啊！我也看见啦，大前天晚上，他跟区长一起出去了！”

这番议论是早晨在井边上发生的。正在这样议论的时候，传来了别济老人叫英实的声音，而应八也恰恰摆出那张为众人所议论的哭丧着的脸，出现在山坡的拐角上。这样，议论也只好中断了。

老实说，应八近来确实是度着烦恼的日子。他很小就失去了母亲，但性格开朗、快活，具有一种能把相当严肃的问题变成笑谈的非凡的才干。不过，这回是他本人得了烦恼病，就无药可医了。要是别人得了这种忧郁症，不用说，准是由他想方设法去给人家排遣调治的，可是他本人愁眉苦脸的结果，得到的除了人们背后的议论以外，就是组织上的批评。他受到批评，就更加愁眉苦脸；愁眉苦脸，就又受到批评。没有人理解他心里的苦楚。这对应八来说，也不能不是一件悲伤的事。

应八站在山拐角上，倾听着那些吵吵闹闹的姑娘和年轻媳妇们喊喊喳喳的说话声，心里很不痛快，想发一顿火。但是又觉得发火也没用，想到这里，无可奈何地在嘴边露出一丝苦笑，哼了一下鼻子。

应八站在那儿，望着那些各自走散的姑娘们的背影，再一次感到自己的处境太为难了，但又没有人能帮助他从这种为难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管它哩，我去撞一撞！”

应八自个儿嘟囔着，慢腾腾地向区长卞长国家走去。

最近，他一连花了几天工夫，跑到区长跟前献殷勤，终于在今天早上接到传见的信儿。

应八好几次动摇，想撂下挑子不干，又怕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事后也不得安宁，逼得无可奈何，心想就算自己死了一次，还是硬着头皮走出家门。他走到卞区长的家门口一看，哈！墙上围着铁丝网，墙顶上插着密密的玻璃碴儿，院子里养着一条小狗，门上挂着吓人的牌子，上面写着："注意猛犬——内有恶狗，小心在意！"一看到这些不顺眼的东西，应八心里就冒火。

应八心里厌恶得作呕，但他还是勉强忍住了，推了推大门。挂在门上的铃铛当啷当啷一阵响，从厢房的门缝里探出老妈子的头来，那条据说是很凶的小哈巴狗也跑了出来。

"去！去！"

应八朝哈巴狗瞪了一眼，小狗看到应八那对有铃铛大的眼睛，也许是觉得可笑，发出肉麻的哼哧声，向他轻轻地摇着尾巴。

应八用脚尖朝小狗的前腿踢了一脚，晃悠悠地走到客屋前面，眨巴眨巴眼睛，似乎要发表长篇演说似的，培养了半天感情，然后叫道：

"区长大人在家吗？"

这个调门儿，他已试过多次了，现在说起来不觉得有什么困难。他的声音既显得十分谦恭，又有点儿惶恐，非常得体。

"是谁呀？"

那扇映着耀眼阳光的双页门，嘎吱一声打开了，从里面伸出卞长国的头。应八急忙瞥了一眼，这家伙果然穿着自卫团长的服

装，嘴里还斜叼着一个燃着火的烟嘴子。

"这家伙，真是当上团长啦！"

应八心里嘀咕着，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向区长问早安：

"区长大人，昨晚无恙？"

"好的！应八，你这混小子！没长眼睛吗？"

"呃，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虽没长三只眼睛， 可我有两只眼睛呀！"

应八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眨巴着眼睛，对着卞长国的狐狸脸看了好半天。

"你有眼顶个屁用！看了也不明白。从今天起， 别叫我区长区长的，要知道，我已经当上自卫团长了！"

"啊，自卫团长？啊唷， 您真穿上了军队长官们穿的那种神气的军装啦！可我竟没看见……唉，真是有眼无珠啊！"

应八这样唠叨了一大堆话，把卞长国恭维得脸皮子痒痒的。卞长国哼哼地咳了几声， 板起脸来挥了挥胳膊，说："算了！算了！"

可是应八仍然作出一副惶恐的表情，站在那里，好象非常懊悔刚才的那场过失似的，他向前跨了一步，紧靠着板炕，两手交叉地迭在腹部，用奉承的目光瞅着卞长国，说：

"团长大人，我重新给您行礼啦！"

"嗯，算了！算了！"

卞长国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可不反对，不知不觉地还了一个礼。

应八这才放下心来，舌头也象抹上了油似地转得更麻俐了。

"区长大人，不，团长大人，您官可做得不小啊！ 我心里早

就认为您——我们的团长大人不是一般的人。自卫团长要比木盆沟的那个碾米厂文书大得多吧？”

“你说那个姜英植？他算个屁！勉勉强强当个普通的自卫团员，还不是专职的！”

“啊！这么说，您更了不起啦！在上洞一带除了区长大人，不，除了团长大人，就得算姜英植有权有势了。要是姜英植那么不值钱，那团长这个官儿该有多大呀？真了不起！托您的福，咱们也可以扬眉吐气啦！”

“嗯，可不许你随便打着我的牌子去招摇，你们不说，我自然是要照顾你们的！”

“是！是！团长大人想的还能有错吗？……您叫我来有何吩咐？”

“我有要紧话跟你说，上来吧！”

“上去？我脚这么脏……”

“不要紧，到炕上坐！”

卞长国走到放在旮旯里的炕桌前头坐下，抬了抬下巴，招呼应八进屋。应八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没什么可推让的，于是就用一只脚背蹭了蹭另一只脚的脚后跟，走到屋里，朝卞长国对面一蹲。

在一个村里同住了好多年，这还是头一次进到这间屋里来，就是脸皮厚的应八，不知怎的，感到非常别扭，连座位也很不舒服。他抬眼一看，卞长国的头顶上挂着一个黄镜框，里面有一张日寇“天皇陛下”和他的老婆居住的宫殿的照片，镜框下面挂着卞长国当警察时穿过的警官制服和帽子。对面墙上挂着一副凭应八识的几个字是看不懂的汉字条幅，条幅下面放着一个既象木箱、

又象衣柜的日制梧桐木文件柜，上面摆着一个木偶，是个穿着花花绿绿衣裳的日本娘儿们。

也许想着是那么回事就象是那么回事吧，应八总觉得这个闪闪发亮的房间里，散发出一股奇怪的日本蛮子的气味。

这引起了应八的厌恶感，“呃”地打了个长长的饱嗝儿。昨天，他为了讨好这个卞长国，特地跟他到集上跑了一趟，点头哈腰地周旋了半天，觉得自己的处境实在可怜，心里一闷，就跑到酒摊上喝了几大碗土黄酒，这酒现在还窝在肚子里，酸溜溜地往上直涌。

“你这小子，又喝酒啦？”

卞长国闻到扑上脸来的热呼呼的酒气，皱起脸来，叫了一声。

“是，是！昨天我在街上跟团长大人分手以后，嗓子眼儿发渴，心想就算是喝了团长大人请的酒，到酒摊赊了两大碗土黄酒喝了……唉，要是喝团长大人喝的那种烧酒，第二天脑袋就清爽得象秋天的天气。可我喝的这种酸溜溜的土黄酒，脑袋就得疼个三、四天，压根儿不会醒过来，所以要喝酒就得喝好酒。俗话不是说：喝孬酒遭一天的罪，穿孬鞋遭一个月的罪，娶个孬媳妇就得遭一辈子的罪。酒这个玩艺儿……”

应八用他能说会道的舌头，信口开河地胡诌起来，卞长国急得直摇手，说：

“喂，混蛋！在大人面前成何体统！算了，算了。”

“是，是！您叫我不说，我就不说。不过事情就是那样，本来酒这个玩艺儿……”

“啊啊！算了，算了！”

“是，是！有什么吩咐，您就吩咐吧！”

卞长国微微地晃着脑袋，掏出一把日本小扇子，可劲儿在脖子旁边扇着。

应八眨巴着眼睛，做出十分抱歉的样子，规规矩矩地坐着。

“我说，应八！”

卞长国皱了半天脸，扇了半天扇子，突然在短下巴尖上显出一丝奸笑，肉麻地叫了一声。

“是！我听着呢。”

应八心里是相当紧张的，但在外表上却装出一副傻呵呵的样子，回答道。

“我有要紧话跟你说，你一定要听从！”

“那还用说？老实讲，在我们村里，有谁敢不听区长老爷，不，团长大人的话呀！走着瞧吧，村里的老乡已经商量起来啦，等团长大人去世的时候，一定得给您立个大石碑！”

“混蛋，大清早的，怎么扯起死话来啦？我现在还不想死哩！”

卞长国说着，亲亲热热地抓住应八的一只手，把他朝自己身边拉了拉，说：

“你不想当自卫团员吗？象我似的，穿这种衣服！我问你想不想当自卫团员？”

“自卫团员？您说是我吗？”

“对，就是你！”

卞长国紧张地瞅着应八。

事实上，不论是卞长国还是应八，都为自卫团这事感到头痛。

当暴动的准备工作渐渐就绪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准确地掌握敌人内部的动态。城内的联络站送来的通报说：最近，敌人召

开了军警联席会议。会上指出，游击队有可能马上攻打城镇，同时群众的情绪也出现了很多令人忧虑的征兆，为了确保治安，一方面要加强集团部落，另一方面要在分散的村庄里广泛组织自卫团，把群众纳入严密的监视网里。因而敌人把辖区分成六个地区，任命六个走狗分别担任自卫团长。卞长国就是这样当上了上洞地区的自卫团长的。在当天的会上，鬼子对上洞地区连续发生的事件表示忧虑，会后细川特别把卞长国召到里边，进行了密谈，至于谈了什么，那就无从得知了。

总之，决战即将来临，敌人在决战的前夕，也已经感觉到了什么，为了应付事态，他们也在紧张地进行活动。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至于将来会搞出一些什么鬼名堂，一时还无法估计。这一切必将大大影响暴动的计划。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自己的耳目深深地安插到敌人当中去。这是大家的一致意见。卞长国既然当上了自卫团长，那他必然要招募自卫团员，最好的办法是，派一个人打到它里面去。组织上考虑到应八有过多次愚弄卞长国的经验，觉得派他去最合适。于是作出了决定，当天就向应八下达了任务。

当游击队工作员和斗赫向他交代这项任务的时候，应八当场就百般推托，但无济于事。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工作是必要的，提出不愿干的理由，只是说自己不合适，还有干这种事情太别扭，等等。这些话一出口，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从那天起，应八的脸就苦起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苦着脸，也没有谁来同情他，反而变成了姑娘和媳妇们谈笑的资料。因为这个缘故，又吃了一顿批评。在他看来，在面临暴动的时刻，这项工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人当中偏偏选中了自己。细想起

来，这都怪自己捉弄过卞长国，装酒鬼跟他逗趣的缘故。这是怨不了谁的。后来他又想，好吧，去碰碰看吧，与其炕上呻吟，不如死了干脆，于是他就去找卞长国，逢迎拍马了一番，终于在今天早上接到了这样的"邀情"。事情就象安排好的那样，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应八觉得越是这样，结尾就越要搞得好一点，如果人家一提出要求就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反而会引起他的怀疑。

应八想到这儿，故意作出不大感兴趣的样子，含胡其辞地说："那我家的地谁来种呀？"

如果说应八做出稍稍向后仰的姿态，心里留有余地的话，那么卞长国则是做出向前倾的姿态，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躁。他不得不这样，因为举行辖区军警联席会议的那天，有关上洞地区一团糟的治安状况的一切责任，完全推在他的那副瘦骨嶙峋的肩上，他挨了一顿严厉的斥责。接着，细川又单独叫他去，怒气冲冲地说道："游击队的工作员扎在每个村里，你打算怎么办？"那股子厉害劲儿，简直要揪他的衣领。

说实在的，这真是当场就要挨刀子的可怕的一瞬间啊！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卞长国却又被任命为自卫团长。当细川问他接受任命以后能不能好好干的时候，卞长国不禁感激得噙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衷心宣誓为大日本帝国效忠！

那天，细川还特别训诫他说：要赶快组织自卫团，从中挑选几个好爪牙，及时探明村民的动向。并且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就是共产党都是穿在一条线上的，只要抓住一个线头，就能全部逮住。因此，摊子不要铺得太大，最好是集中监视元男、尚浩这些已经抓到一点线索的人家。

卞长国感动得哽咽起来了，他歪扭着狐狸脸，鞠了一个躬又

一个躬，再三宣誓要尽犬马之劳，然后才回去。

但是，当真做起这件事来，就感到根本弄不清楚在这个乱糟糟的村子里究竟谁是可以信赖的人。首先得挑出几个人来，让他们穿上自卫团的衣服， 可是有些人怎么看也不象是马上会同意的。再说，大多数人，即使他们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当自卫团员和他的爪牙，卞长国也不得不加以拒绝。在卞长国看来，他们当中最可信赖的就是应八。这家伙没有学过文化，说话粗鲁，年纪轻轻的，一见面就谈喝酒，这是个缺点。但如果没有这个缺点，那他一定也是共产党那边的人了。

别的都可以将就， 最信不实的是， 每次见面都觉得他太傻气，恐怕担当不了爪牙这种角色。可是饿汉哪有闲心思去管什么大米饭还是小米饭，哪怕是差一竅的，也得先弄出几个来，让他们穿上自卫团的衣裳，带着他们到处逛逛，在细川面前表现表现自己做出了成绩，这样才能免得颈项挨刀子。所以，今天他才把应八喊来，想试探一下他的口气。卞长国先点了几句，就感到应八这家伙确实是个原生货，压根儿没沾共产党的边儿，可就是有点缺少心眼儿，好象没有在娘的肚子里呆满十个月似的。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没有野鸡，只好用家鸡顶了……

“混小子，别扯那种糊涂话！当自卫团不比种地强吗?”

卞长国不耐烦地提高了嗓门儿，就是这样，应八还是装出不放心的样子，嘶嘶哈哈地说：

“真比种庄稼强吗?”

“岂止是强，就是大致地算算，也……”

卞长国对于应八一味地讨价还价，心中有些恼火，哗啦一下拉过桌上的算盘，把留着长长的青指甲的小拇指高高地一翘，一

个子儿一个子儿地往上拨，说道：

“月月发薪水，衣服等于白给，要是再抓到个游击队工作员或不稳分子，就会得到大笔奖金，你就一下子大发横财啦！”

“真的吗？”

应八圆睁着大眼，死盯着劈劈啪啪拨上去的算盘珠子，说。

“那还能是假的？不信，你就抓一个工作员或不稳分子试试……”

卞长国气势很足，把下面的两个珠子和上面的一个珠子同时拨了拨，凑足了满满一档，叫道：

“一下子大发横财！大发横财！”

应八做出神魂颠倒，无法忍耐的样子，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然后低声细语地说：

“我这个命也得换个样儿啦！托生到世上，连小孩子都欺负我，把我当成什么玩艺儿，这叫人多伤心咧！”

应八说到最后，敲了敲自己的胸脯，好象是要求别人体谅他的心情似的，还把长得很结实的下巴凑到卞长国的鼻尖上。

“所以我才要你和我一起干嘛！”

卞长国向后退了一步，避开直杵过来的应八的下巴，拍了一下应八的肩膀，自以为是在哄傻瓜。

“你立个功试试，立了功，谁还敢欺负你。还会给你登报哩！……”

“立个功，真象您刚才算的那样，给我发奖金吗？”

应八听到要登报，眨巴了半天眼睛，这会又冒出这么一句半信半疑的话来。

“你相信我好了！废话少说，明天你就到自卫团本部去吧！”

“啊唷，还有自卫团本部吗？”

“怎么没有？桥头守备队的隔壁，就是自卫团本部，门口有个大牌子！”

“是吗？区长大人……”

应八又做出严肃的样子，瞅了半天区长，咕嘟咽了一口唾沫，有点惶恐地说：

“区长，不，团长大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请您给我个空儿，让我今天晚上好好想想。抓游击队工作员，受赏得奖，大发横财，改变命运，好是好，可就是有一宗，要是弄不好，我这个没有富余的脑袋‘喀嚓’一下，不就飞了吗？”

“嘿！你这个小子，真是天生的愁鬼！跟守备队住一个屋子，到处是日本军队和警察，你还怕什么呀？”

“说是那么说，我听说呀，到处都有游击队，他们杀一个坏人，就象从口袋里掏栗子吃那么容易。咳，说不清谁是谁不是，压根儿就没人可信！”

“嗯，你这话倒不是胡说。那你说，咱村里谁可疑？”

“这么看来，难说谁象谁不象，我看都可疑！”

“为什么？”

“为什么？这工夫，凡是年轻的，一见到警察和军队就翻白眼。这都是对日本政治心怀不满！”

“嗯——你说得象那码事！应八，这钱你别嫌少，拿去喝一盅！明天早晨早点到自卫团本部去！”

卞长国暗自思忖：不管怎么，还得说这小子长了点心眼儿，便用手从袋子的钱夹里摸出一张一块钱的票子，递给应八。

“哦，区长大人，这，这，这叫我更磨不开了！”

应八先是假装谢绝，随后又做出一副却之不恭的样子，接过钱来往腰里一塞，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

“干不干，明早请见大人时再说吧！”

“好！不过，你不要想旁的，就想着明天来当差！”

“是是！我心里有数！团长大人，祝你平安！”

应八又是一躬到地，向后退了几步，打开双页门走了出去。

“咳，咳！”

卞长国看到炕上应八的大脚印，觉得非常刺眼，皱了皱眉头。但一想到有了象手足一样可供驱使的部下，便十分得意，连连虚咳了几声。

三

天朗气清。错过了季节的淫雨完全停止了，成群的红尾巴蜻蜓，乘着清凉的秋风，在屋顶上飞来飞去。

乍一看，这个山村显出和平而安谧的景象，实际上却是台风即将来临的前夜的静寂。

就象一尘不染的晴空一样，在敌人的警备网里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件。既没有发现危害治安的扇动性文件，也没有可疑的行人落进滴水不漏的警备网里。越是如此，敌人也就越是特别注意监视“要视察人”，然而在这方面没有得到任何象样的成果。

不论是守备队和警察还是领事馆，都对这种现象有所怀疑，

而那些数不清的密探和特务，则被无穷无尽的监视和跟踪弄得精疲力倦，几乎都要瘫倒在地上了。

上洞地区暴动的准备工作，就是在这种严格地维持着外表上的平静中逐步就绪了的。

赵东春向各个革命组织做了一般性的工作布置之后，又回到山林里跟达三制订了具体的计划。在这段时间里，有关动员群众的计划和宣传鼓动工作，都是秘密地进行安排的。游击队即将隐秘地向上洞地区进发了。

暴动指挥部建立了。分散在各村的村妇女会都按地区合并起来，成立了上洞地区的妇女会，由母亲担任负责人。这件事除了指挥部的几个成员而外，村子里谁也不知道。母亲当上了地区妇女会会长，自然成了负责动员妇女群众的暴动指挥部的成员，因此有必要把这个秘密保守到暴动的那天。

有一天，母亲在落日岭那边的剑水沟联络站里见到赵东春工作员，向他汇报了这个时期组织分散在各处的妇女群众参加妇女会的工作。

“现在，我们妇女会组织也深深地扎进木盆沟了， 妇女们的劲头非常大，她们恨不得要拿洗衣棒跟鬼子拼哩！”

汇报快要结束时，母亲把自己的心情也摆了进去，用跟平常没啥两样的平静的口气补充说。

这里，原来就是极其偏僻的山沟，外面又有稳重而精明的房东家的年轻媳妇放哨， 母亲感到比坐在自己家里的灶头还要放心。

“大娘，您做了不少工作。暴动的时候， 木盆沟和上洞村的妇女们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赵东春的厚嘴唇上显出满意的微笑，好象要母亲再落实一下，问道。

“我还没有对她们明讲。过去，我们妇女没有参加革命是因为没有觉悟，一旦睁开了眼睛，那是不会变心的。在这方面，她们比男人还要坚定！”

“哈哈哈，是那样！说实在的，我也见过许多参加革命的女同志。真象大娘说的，她们一旦下了决心，就是用千斤杠来撬也撬不动。真有不少战斗得很出色的女同志呀！”

“请您交给我工作吧！我们这些一直受苦受难的妇女，也该解解恨啦！”

“那还用说！好吧，今天咱就谈到这儿吧，您还得在天黑前赶回村里去……回到村里，也得小心！听说，因为元男同志的缘故，敌人一直在监视您的家！”

“我知道。让他们监视好了，他们能把我怎么着？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

“那可不行啊！要知道，您的责任是重大的。就您个人来说，也是这样，而且您是组织的一个成员，要知道您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啊！”

“…………”

母亲从身材粗壮的赵东春的话里，感受到一种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深厚的骨肉之情，心里火辣辣地意识到：这是给予同一个阶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同志的革命的战友的爱。

“我要是没有别的事，就该送您到落日岭那边去。可是我得跟从矿山来的同志碰头，还有，今天游击队就要到这边来了，我还得到他们那儿去看看。”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连一个山头都不敢翻，怎能干革命呀！”

两个人互相说着抱歉的话，刚要离开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吭吭的舂米声。

这是表示有人来了的信号。

“大概是从矿山来了人！”

赵东春嘴里这么说，手在摸着手枪，准备打开后门出去。这时房东媳妇把灶房门打开一条缝，朝里头说：

“别担心，是申同志来了！”

母亲已经站了起来，想朝外走，可是赵东春又回到炕头，拉她坐下来。

“大娘，正好！申同志也得上那儿去，要不了多长时间，您在这儿等一会儿，跟他一起走吧！”

母亲刚想推辞，可是没等开口，就有一位身穿破旧的工人服，脖子上系着手巾的三十二、三岁的汉子走进灶房来了。

“申同志，辛苦啦！”

赵东春急忙跳下炕，高兴地说着，拉着他的手一同上炕。

母亲向旁闪了闪，随便瞅了一眼刚进来的人。这个人显得很着急，两道浓黑的眉毛紧紧地锁在一起，眼角往上翘着，紧张地眨着眼睛，嘴唇微微发抖。

“工作员同志！”

申同志叫了一声，但没有把话说下去，深深地垂下了头。

“你怎么啦，坐下来谈嘛！”

赵东春看出他气色不对，把他往一边拉了拉，朝厨房瞅了一眼。

母亲看出他是要水，连忙站起来，在水缸里舀了一大碗凉水递给他，说：

“看样子，您来得很急，慢慢喝吧！”

申同志迅速地瞥了母亲一眼，用询问的目光瞅着工作员。

“快接着，她是上洞地区妇女会会长同志！”

赵东春这么一说，申同志才显出放心的样子，接过水碗，嘴边露出表示谢意的笑容。不知怎的，这笑容好象更强调了他的极其不安的心绪。

“谢谢。”

申同志咕嘟咕嘟地喝完了一大碗水，然后有气无力地把端水碗的手朝膝盖上一放，又深深地垂下了头。这时候，赵东春不禁有点纳闷，问道：

“你怎么来啦？看样子是发生了什么不如意的事吧？”

“唉，没脸见人啦！”

申同志用袖子抹去嘴边的水珠，叹了口气。

“怎么啦，详细说说！”

赵东春也紧张起来了。

母亲凭自己的直觉，感到一定是跟这次暴动有关的事情的某个环节出了毛病，便屏住呼吸，察看他俩的脸色。心想：申同志是从矿山来的，必定是重要的事情，万一出了大错，那怎么办啊！想到这里，心就紧缩起来了。

“说实话，事情过去了，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做事情实在太马虎了。只想到日期紧……”

“不要慌，你先谈谈经过。”

赵东春先把语气软和下来，鼓励地说。申同志这才恢复了沉

着。但他一张口说话，又兴奋起来，说得断断续续的，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从表面看，矿山的管理显得不严密，漏洞多， 可是唯独对炸药却管得相当严密！”

申同志把矿山管理炸药的方法大致说了一遍以后，接着说：

“炸药库单独盖在山腰上，围着铁丝网， 里面筑了两丈高的墙，墙里面是洋灰盖的房子。要想到放炸药的地方去得通过铁门，还有什么什么门的，至少要过四道关。进到那里可不简单。组织下达了要解决炸药问题的任务后，我们瞒着人偷偷地对付着搞了一点。可是四、五公斤炸药和五十个雷管，是根本满足不了要求的。我们想，一不做二不休，狠狠地干它一下！大家就怀着这种心情搞起来了。先是等待适当的机会，恰好，前天那个炸药管理人上东洋矿业的办事处去领炸药，我跟他去装车搬运。搞炸药，最好是能碰到这样的机会。”

…………

原来申同志先和两位打晚班的同志商量好，让他们先到炸药供给所所在地的火车站去等着，然后才上路。他打算在装车或者在回来的路上管炸药的家伙去吃饭的时候，悄悄地搞它两三箱。可是这个管炸药的家伙， 是矿主姜奉奎的心腹， 又是鬼子的密探。看样子，他还清楚地知道炸药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传到游击队手里去的。所以他管得相当严密，几乎不留一点空儿让申同志跟后面来的同志交换一下眼色。这也难怪，丢失炸药是矿山最大的事件，而且警察常来检查，哪怕是少掉一个雷管，管炸药的人都得倒霉，所以他也不敢马虎从事。这家伙腰里别个羊角锤，坐在马车上，寸步不离。午饭是从家里带来的紫菜饭团，把车停在路旁的

树荫下吃的。申同志找不到机会，想来想去，没办法，就趁他下车解手的时刻，把车轮上的大钉子拔出一半，弄得轮子直打晃，然后故意不分好道坏道，瞎赶一阵，果然，没走出十几里，终于把一只车轮子甩到路旁，连车带货歪倒在路上了。管炸药的家伙急得挥着羊角锤连喊“糟了，糟了”。还打了申同志一个耳光，命令申同志赶快修好，他自己也动手解开绳子。申同志故意磨磨蹭蹭地寻找机会，可是那家伙紧钉在车旁，一刻也不离开，结果费了好大劲才把一车炸药卸下来又装上去，折腾了半天，什么事也没做成，只好照旧赶路。按原来计划是在天黑前赶到矿山的，可是因为中途翻车，卸货装货耽误了不少时间，到达矿山时，本来就黑得很早的山里已是暮色沉沉了。

马车一直赶到单独盖在寂静的山腰上的炸药库旁边停下。炸药库的守门人走出来，打开仓库门，开始卸货。炸药管理人这才说是要到办公室去一下，把卸货的事交付给仓库的守门人走掉了。看样子，他是到办公室去报告一下晚到的原因，另外也是由于整天跟着炸药车没敢抽烟，想去过过烟瘾。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简直没法动手。炸药一进库，那就更没有办法了！”

申同志吁吁地喘着气说，赵东春一言不发地倾听着他的话。

母亲听着听着，心里怦怦直跳。明明知道他是在谈已经过去了的事，但还是感到紧张，唯恐会在眼前发生什么事情，不住地张望房门，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每当这时，她就听到在外面放哨的房东女人有节奏的舂米的声音。

“被他打了一个耳光，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实在恼火。炸药库怕人怕火，非得盖在偏僻的地方不可，所以仓库附近连个人影

子也没有。现在，就剩最后一着了，那就是干脆扛着跑。这种做法，肯定是会暴露目标的，可是日期太急，也别无其他办法……”

申同志说到这儿，停了一停，看了看赵东春的脸色。然而，赵东春仍然坐在炕上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心里这样琢磨着，大概另外两位同志也是这么想的。守仓库的是一个年近半百的顽固的老头儿，过去放炮眼震聋了耳朵，整天不说话，别人说什么，他不听。他为人还不算坏，可是在这节骨眼上，哪有工夫去跟他求情说项呢？正赶上他扛着炸药箱进库的时候，我就给随后到的两位同志使了个眼色，给他俩各背上一箱炸药和一个一百支装的雷管箱，叫他们快跑。”

赵东春听到这里，猛然抬起了头。这下子，申同志的话就停住了。赵东春的眼睛里霎时射出了一股锐利的光，但是马上又变得象平常一样柔和了。他究竟是认为当着炸药库守门人的面扛起炸药箱就跑是冒险呢，还是认为他们的这种行动是勇敢呢，一时也无法断定。但申同志也许觉得，从结果来看，他是很难得到好的评价了，便用发蔫的语气吃力地接着说道：

“那么，怎么办呢？组织给的期限只剩了两天，再磨蹭下去，恐怕连个炸药影子也看不见了……”

赵东春眼皮一抬，瞅了申同志一眼，似乎是说：“我并没有说什么呀！”

“我们也知道这件事干得不怎么妙，不过当时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那两个同志横穿过山坡跑的时候，炸药库守门人似乎听到什么动静，从库里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反正是明着干的，哪里管得了这么许多呢！我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对他说：‘你要是声张，我就弄死你！’那家伙吓得把嘴一张，就瘫在地上了。老

实讲，敢在矿山上公开抢炸药的人，还会有什么惧怕吗？老头儿吓住了，没有说什么。在当天晚上，我们就把炸药藏到井里的掌子面上，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躲了起来。反正丢了炸药这事是非暴露不可的。守门人不开口，他能受得了吗？果然不出所料，那天晚上，炸药管理人没来清点……看样子是在第二天一清早来核对的。据说清点以后马上就把守门人抓起来拷问。整个矿山布满了警察、巡视，就象抓虱子似地把矿山区翻了个底朝天！……”

“后来怎么样了？”

这时，赵东春才用焦躁的口气问了一句。

“那还能怎么样呢？我们组织的同志还没有遭到毒手的，可是一连抓走了几十名他们认为可疑的人。我们三个人是已经暴露出身分了的，只好躲在废井里，敌人没有搜出来。敌人为了搜查炸药，翻石堆，刨山谷，闹得天翻地复。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脱出身来，根本无法考虑把炸药挪到别的地方去，我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地步。”

申同志结束了自己的话，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那两位同志怎么样啦？”赵东春问道。

“还躲在废井里！”

“那里安全吗？”

“谈不上安全，那个井废了好多年，又有很多旁岔，人们很难进去，就是有人到里边去搜查，也能再躲到别的地方去。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敌人可能堵死所有的坑口进来搜查。听那两位同志讲，那天就在废井附近遇上了矿主的小老婆。如果这个娘儿们说出去，事情就糟了。我主张到别处去躲躲，可他们说不能把炸药扔在那里不管。如果事情不妙，就是豁出命来也要把炸药抢救

出来！”

“啊，这太不象话啦！被矿主的小老婆看见了，岂不是等于被敌人发现了吗？怎么还继续留在原地不动啊？哪有这种做法？”

赵东春用微带怒意的口气一追问，申同志就瞅着赵东春的脸色，吞吞吐吐地辩解说：

“也许我们想的又不对，实际上已经没有可能把炸药搬到别处去了。现在，矿山的空气相当紧张，好象鬼子比矿工还要多。听老矿工朴万洙说，矿主的小老婆并不象个坏女人。虽然她是姜奉奎的小老婆，可她本人不是情愿的，天天哭。朴万洙的堂姑母和那个女人是同乡，说她是被逼来顶债的。所以，我们也正在观察她的动向。”

沉默了一阵。申同志说完以后，好象不那么兴奋了，用焦躁的目光察看着赵东春的脸色，但是工作员却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唰啦唰啦地卷起烟来。

“怪不得最近敌人在桥头上检查得那么厉害，原来是你们闯了祸啦！”

赵东春点上烟，一边喷烟，一边说。

“是啊！我也没法从桥上过，绕到木盆沟，从涡水湾凫过来的。”

说完，又是一阵沉重的沉默。

“炸药怎么办好呢？祸是我们闯的，不过炸药总得弄出来呀！”

申同志一直瞅着赵东春的脸色，现在都感到疲惫了，终于用哀求的口气问道。

“我们坐在这里，不了解那边的情况，能指东划西吗？首先

得让矿井里的同志躲一躲。敌人必然是要进行搜查的，先救人要紧。炸药问题，也要马上动手解决，现在当场能拿出什么好办法来呢？”

“是啊，真糟！因为这事，恐怕要影响暴动吧？”

申同志扼着自己的手腕，不安地说。

“咱们要沉住气来研究研究，从外面派人进去很困难吧！”

“外边人自然是进不去的，就是矿区里的人，也不能随便走动。巡视啦，警察啦，到处都是！妇女还能上街，男的一出门，不是搜身，就是挨踢……哎，真是厉害极了！”

又是一阵沉默。

母亲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起先，她是为革命同志处境危险而心里发急的，等到听完了事件的经过以后，意识到突然发生了与人们怀着巨大的期望、屈指等待着的暴动有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她的心里充满了焦躁和愤恨，觉得自己对于这件事不能回避，不能装作不知道。这种念头，火辣辣地炙烤着她的头脑。

这时，在母亲的脑海里，清晰地呈现出矿山地区的可怕的情景。监视是那样地严密，谁也无法走动，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把炸药弄出来呢？不用说，不仅是申同志感到焦躁，就是一声不响的工作员心里也是非常着急的，看来恐怕没有什么办法了。

母亲刚才听到关于矿主小老婆的话，现在又听说矿区不许男人们走动的话后，脑子里就象刮风似地嗡嗡直响。

“要是我把自己的想法谈出来，他们会不会认为我不自量力啊？这会儿他们心里够乱的了，我瞎说一气会不会使他们更加心烦呢？……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妇女会挺身而出，还有什么办法呢？……”

母亲这样思忖着，正在考虑说还是不说，这时候，响起了赵东春工作员的有点疲惫的沙哑的声音：

“现在没时间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这个问题，以后再做总结。申同志先回矿山去，把废井里的两位同志直接带到连队里来。还有炸药问题，如果觉得那里不保险，最好挪个地方。回去的路上，请你顺便到上洞联络站去说明一下情况，讨论讨论对策。我明天一清早就回来。你走时，把这位妇女会长同志送到落日岭那边。”

申同志这才回头瞅了母亲一眼，用眼睛微微致意，然后又盯着工作员，哀求似地说：

“那么，谁来解决炸药问题呢？我想他们俩绝不肯把炸药留在那儿离开矿山的！”

“首先要救出革命同志！炸药问题另外派人去解决。那边的形势很糟，不是一时很难下手吗？没关系。暂且拖一个晚上，仔细研究一下，总会有好办法的！”

工作员好象感到为难似地说。

“我听了，觉得……”

母亲用多少有点胆怯的目光，望了望那两位嘴里说走、实际上还在沉思的同志，吃力地开口说。

他们俩凭着直觉意识到母亲要谈什么重大的问题，急忙抬起头来。

“大娘，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赵东春鼓励着迟疑的母亲，亲切地说。

“我不知道这话该说不该说……现在矿区的形势那么紧张，派人到矿区去了解情况是很困难的。依我想，这个问题最好由我

们妇女来解决。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炸药，既然搞到手了，把它搬运出来不就行了吗？我们不能把炸药放在那里，推迟暴动的日子呀！”

母亲觉得这件事没多大的把握，吞吞吐吐地谈出自己的意见，但她的那种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这次暴动的决心，却是明白可见的。

“对，您说得对！”

赵东春眼睛里闪着光，用兴奋的口气说。

“我们虽然建立了妇女会，可是我们还没有充分考虑到怎样才能把这份力量完全动员起来进行革命工作，这都怪我们脑子里有旧思想残余。申同志，你想想，现在矿区里的同志已被敌人监视，就是从外面派人进去，敌人看到外乡人，也不会轻易放过的。再说，敌人对那些精明的同志早已怀疑，只不过是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妇女同志开展工作还有一些有利条件，可是我们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申同志听了赵东春的说明，脸上现出了一丝明亮的光彩。

“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是那么回事。现在，在矿山负责联络和往废井里送饭的工作，都是由妇女会同志做的。不过，炸药的分量够重的，专靠女同志来运，她们担当得了吗？”

申同志歪了歪头，闭上了嘴。赵东春急忙接过话来说：

“不对！具体的对策，自然要另作安排，但是无论如何要吸收女同志们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申同志，你去见斗赫同志，告诉他，明天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妇女会长同志也要参加。此外，你把和矿山组织接头的暗号定下来，明天我也要参加那个会议。”

然后，他又转过头来对母亲说：

“大娘，谢谢您！ 只要大家都象愁虑自己的事那样关心和参加革命工作的话，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明天早晨，请您到兄弟岩洞里去吧！您到那儿，就会有人来接您的。老实讲，现在解决炸药问题，对这次暴动有重大的意义！如果事先解决不了，我们的计划恐怕就得向后推迟了。”

“是啊，我也是心里着急才谈谈自己的想法。并不是现在已经有了什么好办法……只是觉得不能坐着不动……同时又觉得，只要把矿山妇女组织发动起来，也许就会有办法的。”

“您说得很对！您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好，现在咱们就走吧，明天早晨在兄弟岩洞见面。申同志，联系好以后马上回去吧，尽管是熟道，也要特别小心哪！要知道，你的处境是很危险的！”

“我一个空身人还怕跑不了？如果不是炸药，就是鬼水也能把它运出来的！”

申同志似乎又感到惋惜和痛恨似的，说了这么一句，和工作员同志握手告别。

母亲走出门来，站到在门外放哨的房东女人的对面，看了看四周，没有发现什么人的动静，于是急忙拉起房东女人的手，低声说：

“你辛苦啦！”

“哎，我辛苦什么？会长同志走这么远的路，该多么辛苦啊！”

年轻的女人似乎有点难为情，摘下白头巾，遮着嘴笑着说。

“好吧，就照我刚才嘱咐你的那样，你一定要抽出空儿上岭那边看看，吸收那里的妇女参加妇女会呀！再见啦！”

母亲又拉起女人的手，低声说。

太阳开始斜向西山了，影子长长地拖在狭窄的空地上。

母亲等到先走一步的申同志转过水碓房的时候，才慢慢地挪动脚步。

赵东春打开厨房门，透过门缝儿，用眼睛跟母亲打了招呼后便消失了。他是走出后门直接奔山里去的。

母亲走进树林子，又回过头来望了望。

孤零零地隐藏在深山里的寂静的圆木房黑糊糊的墙壁上，映照着五彩缤纷的落霞，一位头戴雪白头巾的年轻女人，手里拿着杵子站在那里，隐约可辨地挥着一只手。她嘴边带着微笑，一排雪白的牙齿在阳光下亮晶晶地闪着光。

母亲看到这种形象，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无限感慨涌上心头。

即使在贫穷受压抑的环境中，美好而富有意义的生活仍在继续！那座亲切的圆木房，给母亲带来了生的喜悦，同时也激发了她新的斗志。

母亲的嘴边漾出柔和的笑容，一面倾听着水碓房里不知疲倦的"吭吭"舂米的声响，一面急忙地加快了脚步。

申同志已来到水碓房旁边，蹲在那里喝水。

他俩详细地谈着矿山的情况，并肩越过了落日岭。

四

人们说，世上的老儿子都是可爱的。母亲喜欢乙男，倒不单单因为他是老儿子， 当母亲的被蹂躏和被撕扯得鲜血淋漓的灵魂， 在痛苦中翻滚和挣扎的时候， 是乙男的那双乳臭未干的小手，温柔地抚摸了她创伤累累的心灵，理出了一条使她觉得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希望之线。当她那条条的伤痕盖上了岁月的青苔，饱受折磨的心灵渐渐长出了硬茧，旧伤的疼痛还不时复发的时候，也是乙男用他天真的笑声和亲切的絮语，减轻了她的痛楚，使她镇定，使她重新获得了生机。在那数不尽的无法入眠的空虚的夜晚，母亲怀里抱着乙男，从乙男的体温中，领略到人世间的情意。她向还不会说话的乙男倾诉过痛苦的回忆，生活的烦恼以及对未来的重重忧愁，这些话，就是对已经懂事了的元男和甲顺也不能直说的。 每逢这时候， 小乙男就用蕨菜似的两只手，抚摸她的胸脯和脸庞， 对着她咯咯地笑。 母亲困苦的前半生，就是在同乙男的无尽无休的对话中流逝的。所以，对母亲来说，乙男既是可爱的儿子，又是可亲的朋友，同时也是能跟她一起分担忧愁的助手。

不过， 最近母亲也有许多事要背着乙男了。 乙男也有所觉察，间或追问一下，每当这时，母亲就捏着一把汗。

昨天晚上，母亲又通宵不眠地想心思。想来想去，总觉得从

矿山往外搬运炸药的事，非得由自己来解决不可。现在，警察比矿工还多。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去了能不能解决问题还很难说。但她又觉得女人毕竟比男人容易活动，妇女会应该发挥作用，那么就得由负责这个妇女会组织的她来进行活动了，这是无可置疑的。再说，她刚刚担任区妇女会长，也有必要到矿山组织去一次，跟那里的妇女会员们见见面。母亲感到印象深刻的是：矿主的小老婆那天晚上看见这件事，至今还没有去告发。她想先到矿区了解一下情况，就那么两箱炸药，总有办法搬运出来的。

母亲打算今天去见工作员同志，向他谈谈自己的想法。她一手提着镰刀和背绳，刚要走出家门的时候，一清早就上英实家玩耍的乙男跑回来了。

“妈，您上哪儿去？”

“我去打柴，没有引火的柴禾了，我去打几捆！”

“妈，您别去，还是我去打吧！”

“算啦！烧你打来的柴，还不如蹲凉炕舒服哩！”

母亲笑着，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为什么？您去打柴，我在家里玩，那是要吃批评的！”

“吃什么批评？你现在还小，在家里好好听话，好好念书就行啦！”

“妈，您还不知道，要想打赢日本鬼子，我们儿童也不能呆着呀！”

“对！咱乙男也懂事啦！乙男教妈妈识字，做了不少了不起的事情，谁还能批评你呀？”

“真的，近来妈怎么不学习啦？”

乙男突然用严师的目光瞅着母亲，说。

"最近我没工夫学，不过一有空儿，我自己也在学习哩！"

"妈，夜校老师说，懂得一点就不学习，就会变成傻子的！"

"哈哈哈，知道啦，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在你面前背诵！"

"背诵？什么叫背诵？"

"背诵？是啊，妈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听别人说，早先人们念书的时候，每天要到老师面前把学过的背诵背诵。"

"是吗？您是说要向我背书吗？哈哈哈。"

乙男乐得直笑，跑到后院背来一个哥哥给他做的小背架子。

"乙男，今天你就留在家里，好好看家算了！妈自己去打柴！"

"不，妈上山打柴，我在家里玩，要吃批评的！"

"啧，没人批评你嘛。"

母亲想着怎样才能把乙男支开，可是想不出好办法，便做出为难的表情，央求起乙男来。

"每天我们要在儿童团搞生活总结，不去不行啊！"

"啧，你怎么这么不听妈妈的话！……"

母亲觉得儿子非常可爱，恨不得抱他一下，但是为了保证组织的工作，现在不得不说些不情愿说的话。这一点，使她感到非常难过。乙男赌气地偷偷地瞅着母亲的脸色，更使母亲感到心痛。

"乙男！"

母亲夹着镰刀和背绳，走近乙男的身旁，捧着他鼓起来的嘴巴，瞅着说：

"明后天再跟妈一起走吧！今天妈一个人去。你把稳城家的昌浩领来，一起看家吧。卞区长要是来问妈上哪儿去了，你就说

我打柴去了。你在儿童团里过组织生活，该知道大人去办事的时候，不应该老那么纠缠的吧？”

乙男闪着葡萄粒般的眼珠，盯着母亲的脸，极力想弄懂妈说的话。他那围在长睫毛里的闪着蓝光的明亮的眼珠，简直叫人喜爱得不得了。

“妈，您是不是上杏花山？”

“对啦！”

“是上兄弟岩洞吧？”

“你怎么知道兄弟岩洞？”

“我怎么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呀，好呀！妈，您自己去吧，我留下来看家！”乙男高兴得拍着手直跳。

“你高兴什么呀？”母亲不安地问。

“我知道妈干什么去！”

“你说说我干啥去？”

“去干革命！”

母亲急忙向四周扫了一眼。只有下地以后的静寂笼罩着村庄，不论哪儿，也看不到一点人影。

“乙男，你可不兴随便讲这种话！”母亲紧张地说。

“您当我这一点都不懂吗？我们在儿童团里宣过誓，宁可死也要保守秘密！……”

“对，一定要保守秘密！”母亲满意地看着小儿子，说。

“呀——太好了！我们全家都干革命啦！”

乙男乐得直拍巴掌。母亲看了，不禁眼眶发热。想到从敌人造成的血海里挣脱出来，又象落叶似地卷进了人间的险恶风波的四条脆弱的生命，终于坚强地成长起来，如今在革命的怀抱里，

一同呼吸，一同怀着打击敌人的信念，在同一条道路上前进。想到这里，真是别有一番感慨。

母亲感到自己就要流出眼泪来了，急忙偏过头去，两手捂着乙男的脸蛋，轻轻地拍了一会儿，猛然站起来，朝山里走去。

在兄弟岩洞的联络站门口站岗的是下庄的载春。他一见是母亲，不禁大吃一惊，急忙跑上去迎接。

从昨天晚上起，组织的骨干分子们就聚集在这个洞里，忙着做暴动的准备工作。英实和甲顺一连几天守在油印机旁，赶印着发给各村的宣传品和暴动当天用的传单。另一伙人在山洞深处旮旯里的盘石上，点着一盏油灯，吭哧吭哧地赶写宣传稿。

斗赫等共青同盟干部们，根据昨天矿山送来的通报材料，专心地讨论着解决炸药问题的办法。当初，暴动指挥部在进行分工的时候，决定由矿山组织负责解决炸药问题，炸药送过桥以后，由青年武装队负责搬运。有炸药，才能爆破城门炮楼，才能制造游击队进攻城镇时所需的炸弹。再说，斗赫他们对炸药也抱着很大的希望，把炸药搞到手以后，这里的青年武装队也可以解决一些武器不足的问题。因此矿山组织发来的通报，引起大家巨大的震动。通报说，今天早晨工作员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很着急，忍不住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出乎意外，说是早上要来的工作员同志没有来，由城内联络站的通信员送来了一个条子。条子上写着：工作员去迎接游击队，遇到别的事情回不来了，无法参加会议，现派地区妇女会会长同志前来，请你们跟她一起讨论解决炸药问题的办法。

大家就等起妇女会长来了。妇女会长是谁呢？大家都感到纳闷，正在嘀咕的时候，出现在载春面前的不是别人， 正是母亲。

作为元男的一个亲密的朋友来说，载春是不能不感到惊喜的。

妇女会长来到的消息一传进洞内，同志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紧张地等待着。他们知道，在这次暴动的准备工作中，炸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发生了意外的情况，这个问题变得非常难办，为此，组织上破例地特意派妇女会长到联络站来。这样，大家对她的期望自然就很大了，想了解她是谁的心也更急切了。

“欸，妇女会长到底是谁呀？”

英实手里拿着油墨推子，跟甲顺咬了咬耳朵。

“是呀，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还没听说有上洞地区妇女会哩！”

“我也头一次听说，看来，在我们不知不觉中，革命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呐！”

“是啊！我们这儿谁也解决不了炸药的问题，组织上特地派妇女会长来帮我们解决，一定不是个普通的人吧！”

甲顺整理着印出来的传单，用尊敬的口气说道。

这时，在斗赫们坐着的盘石旁边，也有人在嘀嘀咕咕地议论着这件事。

刚才，德谷共青组织的负责人坚决主张由青年武装队员去偷袭日本警备兵，造成混乱，并利用这个机会，把炸药偷偷地运过江来。这会儿，他却用孩子一般的嗓音，漫无对象地问道：

“妇女会长到底是谁呀？怎么不告诉我呢？”

“真的，妇女会长到底是谁呀？”

景淑瞟了斗赫一眼，问道。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是谁，我光听说地区妇女会长是暴动指挥部的一个成员，究竟是谁，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反正她已经

来了，马上就会知道的，还问什么呀！”

这时，洞口响起了沙沙的脚步声。因为洞子深，响了半天，才传到洞里来。

青年们都咽着唾沫，望着敞亮的洞口。

“大娘，这儿有水坑，小心呐！”

传来领路人载春的声音，接着在微弱的灯光中出现了一位身穿白衣服、个子高高的妇女的身影。

她刚从明亮的地方走进洞里，好象有点看不清路，低着头瞅瞅这瞅瞅那，一步一步地向前迈着。论起个头，在女人中算是比较高大颀长的了，那种注意路面而低头走路的样子，望去有点眼熟。

“哎呀，你看她是谁呀？”

英实使劲抱住甲顺的胳膊，气喘喘地低声问道。可是甲顺的心，早就象捣衣声似的，发出了节奏短促的“通通”的响声，反过来握着英实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把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到眼睛上，直勾勾地盯着黑蒙蒙的洞中间。

那位妇女终于出现在明亮的灯光中。甲顺和英实立刻一同跑上去，喊道：

“妈妈！”

斗赫，景淑，还有在洞里头写稿子的人，擦枪支的人，以及其他所有的人，立刻向母亲涌了过去。

“噢，你们也在这儿！”

“妈，这是怎么回事呀？”

甲顺跳着脚问道。

“就是这么回事嘛！”

母亲嘴边露出微笑，环视着来到身边的年轻人。

“都是认识的同志呀！”

甲顺一听到同志这个字眼，心中的疑问一下子就消除了。英实和甲顺两个人又紧紧地握着手，搂抱在一起。大家怀着那么大的期望等待着的妇女会长，原来不是别人，正是甲顺的母亲，正是英实所钟爱的元男的母亲！

所有年轻人的脸上，都显出了惊讶的神色，而且也露出无比骄傲和自豪的光彩。革命，就是以如此强大的渗透力，在他们还没有觉察的时候，就已扣紧了世上所有的人的心，让所有的亲近的人都在革命的道路上相见！他们由于自己是革命的一员而禁不住心情激动，恨不得要面对着整个世界大声夸耀和呼喊一番！

母亲也感到非常高兴。

他们都是朝夕相处的一个村里的人，都是她儿子的朋友，都象是自己的女儿和儿媳妇。然而今天能够在这种战斗的和革命的气氛中见面，而且还是通过严格的组织手续才见面的，这就非常难得了。所以母亲一看见他们，就象见到离别了数十年之久的儿女和亲属那样，感到无比的高兴。

“大娘，请到这边来！”

斗赫拉着母亲的手，走向摆着一个小桌子的盘石上。

“我真没想到大娘你来。”

在前头领路的斗赫这么一说，洞里又哄哄起来了。

“怎么？你看我不配干革命吗？”

“不，不是这个意思……”

斗赫咧开嘴笑着，把母亲请到桌前坐下，久久地盯视着母亲的温柔的面庞。

"嗯，我猜得出你们的心思。好吧，咱们先讨论工作吧！"

母亲环视着身边的同志说，大家嘴边漾起微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因为他们从母亲的话中，不单是意识到母亲的威严，更主要的是意识到她的组织锻炼。

母亲刚来，尽管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大家的心情已经不象先前那么沉重，变得开朗和愉快了。

不论是擦武器的同志，刻钢板的同志，还是在外面搞射击训练的武装队员，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哼着歌子，加紧了自己的工作。

在这种兴奋的气氛中，围坐在盘石旁边的人们开始讨论搬运炸药的问题了。

五

一连十天左右竟没有出现一张传单，气氛显得格外平静。有人确实把这种平静看成是可疑的兆头，暗暗感到不安。不过，细川却有他独特的看法，认为这是他率领的守备队在治安和监视方面搞得特别圆满的结果。强化了警备，自然使得共产党无法抬头了。可是，派驻在矿山地区的宪兵分遣队的头目，就是被人们叫做大眼珠军曹的岛木和警察署长，却不是这样看，他们以为这种平静，恰恰是爆发某种事件的预兆，所以就把监视的目光集中到这个地区来了。

矿主姜奉奎对这种现象丝毫不感兴趣。他在很早以前就窥伺夺取这个矿山的机会，恰巧遇上前矿主既缺资金，又缺经验，虽然钻了不少洞子，却捞不到什么油水， 弄得精疲力尽， 无力自持，这时候，姜奉奎就挤了进来，乘人之危，廉价购得了全部矿山。然后，他就大大扩充企业，大批雇佣技术人员，大搞测量，又和有关当局磋商铺设专用线。就在这种大搞筹备、大拉关系的过程中，他的名声传扬出去了。同时矿山又出现了好矿脉，搞来搞去，就在去年并入有色矿业大垄断体的东洋矿业，成为它的孙子公司。这样，虽然在经营矿山方面要受到某些监督，但在购买材料和矿石的销路方面却有很多好处。最近，矿石的品位提高了，姜奉奎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想解决拖延好久的专用线问题，另一方面同东洋矿业交涉提高引渡价格的问题，还打算建立一个小规模的选矿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只要金钱流入自己的腰包，其余的事不管怎样，都是与他无关的。矿山和周围的农村安静，当然有安静的好处；即使有些骚乱，那也是军警他们要管的事，无须自己劳神。 只是有一宗： 就怕工人罢工，简直是怕得要命。眼下正碰上高品位矿脉，正在驱使矿工们不分日夜地去开采。这时候如果突然发生罢工什么的，真不知道一天要损失多少钱哩！

姜奉奎指示总监工要严格管制矿工，不许他们在矿井外面游荡，还指示现场监工们要把守好掌子面，同时驱使巡视们去监督矿工，制止怠工现象。

乍一看，矿山的事似乎搞得挺顺利，事事如意，姜奉奎就要抓住东洋矿业的股票，当上有权力的股东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了炸药事件。说起炸药，不论是

公司方面，还是军警方面，都是特别注意，管制得极其严格的东西。可是这一次，竟然有人当着守门人的面扛跑了两箱，这确实是非同小可的事件。这一事件，对那个向来满足于自己的成绩、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细川，不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也等于在原来就惊慌不安的大眼珠宪兵军曹和警察署长的眼面前亮出了明晃晃的匕首。细川慌忙调遣一排兵力，增强矿山和桥头岗哨的分遣队，而他本人则亲临上洞分遣队， 直接指挥， 把宪兵、守备队、警察和公司的巡视，统统都动员起来进行搜查，可是搜来搜去，也没有搜出个结果来，既没有发现炸药的去向，也没有抓到一点肇事者的线索。这座矿山位于山沟中，矿山后面是一片原始森林，如果抢炸药的人从矿山跑进密林里去，要想找到，那简直等于大海捞针了。他们虽然在进行阴森可怖的搜查，但是，不论从指挥这场搜查的头目来说，还是被驱使着去搜查的喽罗来说，都没有对采取的行动寄予多大的希望，他们到处乱钻，急红了眼睛也只求能找出炸药。敌人综合了各方面的材料，肯定炸药还留在矿山，还没有搬到远处去。可是矿区里到处是胡乱开掘后报废了的矿井，因此也想不出什么妙法去找出炸药。搜查毫无效果，只不过使工人和来往的行人吃了不少苦头，森严可怖的气氛笼罩着矿区和附近的农村罢了。

在这样的日子里， 有一天， 一个矿工在矿井里一连打了十五、六个钟头的钎子。当他爬出矿井来时，就象长时间没见到阳光的人们常有的反应那样，只感到天地一片混沌。他站在那里，眯着眼睛，好半天才摇摇晃晃地向前迈了几步，突然象一段木头似的，僵硬地倒在地上，死了。

挺着身子走着走着， 突然象倾倒的木头一样死去， 这种死

亡，矿工们知道是对他们命运的预告，是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充满血泪的号召。

大多数矿工都是这样死去的。当他们还是一个小腿肚子还没有鼓起的少年时，就已经跟在爸爸和哥哥的身后，肩上扛着钎子，沿着黑沉沉的废石山向矿场走去。那时，即使在监工和巡视、老矿工和新矿工的吆喝声中，他们也还是吹着口哨，忘不了在路上烧点青黄豆吃吃；往回走的时候，要用雷管到河边去炸点鱼。小矿工们长大了，他们拿起和背起从父兄那里承继下来的矿灯和背桶，往矿井里迈进了第一步。从此，这些年轻的新矿工的肺叶就被散发着焦臭味的石粉腐蚀了，脑袋被监工的羊角锤打破了，身子也被不时发生的爆炸事故弄得伤痕累累了，在如同地狱那样幽暗的矿井里盼望着阳光的岁月中，他们的肤色变得苍白，而面孔却被炸药和石粉弄得象一块没有烧透的木炭那样乌黑。他们一走出井口，就感到天旋地转，一片昏黄。还没等他们睁大眼睛，耳边早已响起孩子们饥饿的哭声和老婆叫苦的哭闹声。这样，矿工们就痛心地呼喊过，詈骂过，捶打酒铺的柜台号哭过，也曾用辛辣的烧酒浸泡过痛苦欲裂的心。然而，现实是冷酷的，那个既不知道什么是血、也不知道什么是泪的会计科，对他们工钱的计算是极端刻薄的。岁月，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流逝过去。在那无尽无休的苦役和饥饿中，他们的肌肉消瘦尽了，他们的血液被榨干了，石粉末使他们的肺里呼噜呼噜地呕出血痰来了，年轻的新矿工的嗓音粗哑了，他们只会用矿井里的行话来谈论世间的事物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了老练的矿工，开始带领一批新的矿工，一声不响地默然走进散发着炸药味的矿井里去。

矿工们躺在炕上病死的例子是少有的。他们不是被冒顶的石

头压死，就是被排除哑炮时发生的爆炸炸死，不然就是在矿井外面慢吞吞地走着走着，突然倾倒在地上死去。在这种种死亡中，最使矿工们感到痛心的，就是那种走着走着突然致命的死亡。

他们一生得不到一天休息，天天挖的是金银财宝。然而他们的家，无非是立下几根椽子粗的房柱，挂上几张草帘子的草棚。不然，就是在象猪舍一般肮脏的、仓房一般的大通间里占据那么一席之地。所谓家具，也无非是一口孤零零地摆在炕头上的报纸糊的小木箱。他们的家口，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是瘦骨嶙嶙，肤色苍白，仿佛是纤弱的豆芽菜那样。

他们，终生过的就是这种忍饥挨饿的生活，被资本家榨尽了血液，剥去了皮肉。当他们被榨尽了最后一滴血，只剩下一层空皮的时候， 仍然被习惯的力量牵引着走向自己的“家”， 走着走着， 走到那威严俯视着他们的阴黑的废石山下， 便这样地死去了。

这种死亡是突如其来的，以至使人们来不及去收拾尸体和通知家属，只好先用草帘子盖上。年老的矿工和年轻的矿工，都围着尸体站着。他们的脸，象一块生牛皮那样僵硬，心中的愤怒和悲哀，宛如深深的黑黝黝的湖水那样汹涌激荡。

矿村又卷入新的不安之中。连那些挥舞着枪杆子、棍棒和羊角锤行凶的守备队、警察、宪兵、巡视和监工们，也都用疑惧的目光注视着流露在沉默的矿工脸上的暴风雨的预兆，见了矿工总是躲躲闪闪的。

死了人的消息， 霎时传遍了整个矿村。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抱着一个吃奶的小娃，光着两片脚板，踉踉跄跄地跑来。她跑到草帘前头，睁大眼睛瞪视了一会儿，“咕咚”一声瘫在地上，

号啕大哭起来：

“孩子他爹，你走了，叫我怎么过活呀？ 我带着这些孩子，怎么活下去呀?!”

孩子们一个个牵着妈妈的裙子， 活象结在藤蔓上的一串胡芦。他们看着妈妈哭，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跺着小脚跟着大哭起来。

天色突然昏暗起来。在阴霾沉沉的秋空下，灰色的废石堆显得更高了，它凶狠地俯视着下面，好象要碾死地上的一切生灵似的。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来到了矿村。

同志们在兄弟岩洞的联络站里，经过了反复的讨论，但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母亲提出，由她到矿村去了解一下情况，有可能的话，设法动员那里的妇女会组织来解决搬运炸药的问题。同志们只好同意了她的意见。不过，有一点是要考虑的。母亲这次到矿村去不知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在一两天内就能办成，离家久了，势必引起一直监视着母亲的卞长国的怀疑。关于对付卞长国的问题，指定由共青组织负责，组织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应八。工作员同志晚一些才来到会场，他也赞成母亲的决定。

母亲准备出发的时候，就象事先预料到的那样，卞长国一直守在她的房子附近。敌人也有个估计，认为矿区丢失炸药，绝不是孤立的现象。这样，他们就更加严密地监视早已注目的住户。为了闯过这道难关，应八又发挥了他的独特才能，很快地把卞长国支使到别处去了。

卞长国认为，如果元男真是大共产党，一定会趁这个风吹草动的时机回到家里来的。出于这种判断，他紧贴在元男家附近的

老杏树后面，紧张地观察着院子、房门和村口。这时应八突然跑来，对卞长国说："监视那个老娘儿们有什么用？真正可疑的还是甲顺和英实那样的年轻人，刚才我还看见她俩在英实家的门口嘀嘀咕咕，递着什么条子，看样子很不寻常。"卞长国听了，跳起来朝着她们那儿跑去。母亲就趁这个空儿，悄悄地走出了家门。她在桥头上受到一番磨难。不出所料，敌人果然是异常严格地搜查身子。这使母亲想到，要想把炸药运出矿区，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母亲没带东西，胳膊上只挎着一个篮子，可是敌人还是上上下下地搜查，详细地盘问她是上哪儿去，去找谁，去干什么。

好不容易闯过桥口，当她走进矿区入口时，又目睹这场悲惨的景象。

母亲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阴霾的天空，转向那俯视着地下的象要压扁一切的废石山。然而，失去丈夫的妇女的痛哭声和孩子们的哀号声，仍然在刺痛着她的耳膜。那些皮包骨头的瘦嶙嶙的人们，他们的黑如木炭的脸上闪着泪光，一声不响地在心里痛哭着。

"喂！干吗老是站在这儿？走，快下井干活！"

监工们挥着羊角锤，推搡工人。下巴上扣着帽带的警察，手里握着军刀，顿着军靴，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

"散开！散开！你们头一回看见死人吗？"

矿工们的眼里喷射出愤怒的光芒，狠狠地盯着这些家伙。然而，他们好象也有意躲避这撕人心肺的痛哭声，终于被鬼子推着趔趔趄趄地走进矿井。

母亲的心，本来就被矿区森严可怖的气氛和她所担负的重大

任务弄得异常不安。但是此时，她在这种惨象和痛哭面前，在矿工们的那种充满着血泪深仇的表情面前，不安的心情，如同滚沸的铁水很快就冷却凝固了一样，立刻冷缩了，下沉了。现在，只有一种仇恨和复仇的信念，象血液一样在她的全身里滚沸着。必须干革命！只有消灭了敌人，我们可怜的同胞们才能停止那样痛心的号哭！

母亲走在满是石粉和废石的矿山路上。这时，她仿佛是以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看到和听见在梨树沟的血海和火海中她自己的悲痛的泪水和哭声。

“无论如何，我也得把炸药运出去！ 一定要让敌人受到炸弹的惩罚！”

母亲心里发誓，但表面上却显出异常平静的样子，去找申同志告诉她的那个家。

六

矿区妇女会长是个三十四、五岁的大嫂，原来她就是申同志的爱人。如果说，申同志的性格有点鲁莽和急躁，那么这位大嫂的性格可就不同了，从外表上看，她就给人一种朴实和沉着的印象。比如说，她开口说话的时候，总是露出稍稍向前迸出的牙床上的红牙肉，盘得高高的发髻上插着一根粗粗的木发簪，这些都说明了她在劳动中养成的勤劳而诚实的品格。

"我们也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啦！"

矿山妇女会长谈了躲藏在矿井里的两位同志和中同志一起转移到别处的情况之后，用慨叹的语气接着说：

"有人说，把炸药分成小份儿捆在腰里，上面再背上孩子带出去；有人说，大口袋套小口袋，小的装炸药，大的装粮食，用头顶着走出去；……各种各样的主张都提出来了，但没有一个顶用的。现在，鬼子都急红了眼，慢说带东西，就是空身走都很难呐！"

"有没有通向别处的路呀？"

母亲明明知道这句话是多余的，但她还是提了出来。

"要是有，咱早就动手运了，何必等到现在呢！鬼子四面围得严严的，就留下桥口那么一条通路，还在桥上象抓虱子似地搜查行人的身子。昨天晚上，那些先生（其中有她的丈夫，也许她感到不好意思，特意用了这种含胡的称呼）溜走的时候，是从废井往通气口爬出去的。他们伏在水里一点一点地挪动，趁巡视回头走的时候，好不容易一个一个溜了出去。他们不要紧，往树林里一钻就行了，可我们想从大桥进城，那就太难啦！"

母亲早就预料到她会做这样的回答，所以一开始就没有寄予多大的希望。不过，等到真的看到当地组织的负责人竟然如此束手无策，心里也不免暗暗地焦急起来。

矿区妇女会长的心情却不是这样，她认为母亲是上面派来的人，一定会有什么好办法，便放下心来，用充满期待的目光瞅着母亲，并慨叹起自己的无能来。

"哎！在男人们想不出办法的时候，要是我们妇女能起到自己的作用，事情就不至于这么烦难了。可是咱这些妇女天天缠在

孩子堆里，操心生活，弄得神魂颠倒，对革命可就懂得很少了。”

妇女会长说完，又露出牙床上的红牙肉，不自然地笑着，把背上的孩子扳到胸前， 给孩子喂奶。 母亲怀着火热的心情，深情地望着她那被苦日子折磨得干枯憔悴的脸庞。

“哪有一开始就什么都懂的人呀？参加了革命， 慢慢儿就会觉悟过来的。你这个孩子还没周岁吧？”

母亲抚摸着头顶上盖着一层淡黄色的头发、消瘦得骨骼隐约可见的奶娃的头，说。

“怎么没周岁，都过了三个月啦。缺奶，没有长起来。 咳，什么时候才能叫孩子们吃个饱呀？……”

“我看这样的日子不远啦。象我们这些妇女， 过去一有什么愁事，只知道求老天爷保佑，现在不也参加了革命吗？日本鬼子的天下，长不了啦！”

“是啊，咱盼的就是那一天， 可是过起来也实在是难人啊！”

她俩刚刚认识， 但象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一样开怀畅谈起来。这也许是因为她俩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吧。尽管她们身上穿的是最平常的粗土布衣裳，没有一点显眼的地方，但她们已经不是只知道为生活发愁的女人，而是一个革命者，她们是作为革命的战友见面的。由于这种自豪感，使她们相处得更加亲切，彼此之间也显得庄重和严肃了。

“我们在学习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的时候， 也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母亲沉默了半晌，然后平静地说：

“认识到，我们要取得革命的胜利， 就要大大增加我们这一边的人，而能够成为我们这一边的人是很多的。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应该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你们这儿，有没有这样

的人呢？”

母亲从离开上洞村的时候起，心里就暗暗地怀有一种想法，现在她对矿区妇女会长寄予一定的期望，提出这个话头，希望她能作出某种积极的回答，但矿区妇女会长的反应仍然不怎么理想。

“那些家伙专门欺负我们穷人。我们也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凡是有钱的人哪有不心狠的？ 你说矿区人多， 可是用不着多说了，除了矿工，就是巡视、文书、会计和监工，统统是狗腿子！”

“在他们的妻子中，有没有可以争取的人呢？”

母亲问着，心里仍然怀着一线侥幸的希望。

“甭提啦！那些娘儿们，不知怎么搞的， 一个个都活象她们的男人。看起来，真没几个象人样儿的！”

“我听说矿主的小老婆心眼儿倒挺不错，你看她怎么样？”

母亲觉得拐弯抹角地问， 不仅问不出什么， 还叫人更加焦急，于是就开门见山地问了一句。

“你是说那个从榆树坪来的女人吗？”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从榆树坪来的， 听说那天搞炸药的事她看见了。”

“对！就是她，从榆树坪来的。她的来历我不很清楚， 也没想过要去了解她。听说她是穷人家的女儿，是拉来顶债的，可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显得那么善良温厚的女人，却作了这种不够味的回答，母亲听了，心里不禁有点发慌。是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女人，谁能没有一点苦处呢？从组织妇女会的时候起，工作员就屡次强调过这个问题：在没有作过充分了解以前，排斥某些人是不对的。他还再三地告诫说，如果我们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一切，那就没

有多少人能干朝鲜的革命了，结果，革命也不可能得到胜利。要团结更多的人干革命，这就是司令部一开始就提出的方针。

这时，母亲又想起了工作组的韩正洙由于在月亭村工作中没有处理好朴通事的问题而受到的批评。

“那个藏着炸药的矿井，鬼子还没有搜查过吧？”

“鬼子大概是要从下往上搜，现在还没有查到那儿。”

刚才，母亲谈的是矿主的小老婆，现在突然转了个话题，弄得矿区妇女会长有点糊涂了。

“你不感到有点奇怪吗？我听申同志说，那天矿主的小老婆亲眼见到往洞里搬炸药……”

“她看到又能怎么的？他们要是来搜查，我们把炸药往旁的洞一挪就行了。那些洞，不是谁都知道的，除了象万洙叔和我们家的孩子爹那样一开始就在矿山做工的老矿工以外，谁也摸不清底细的。”

矿区妇女会长一听到母亲说要以善意对待资产阶级家属的话，有些不满，便用不平的口气，毫不犹豫地把话堵了回去。

“不过，从那个女人来说，满可以把情况说出去的。只要她一说，鬼子还能不翻洞子吗？……”

母亲沉着地谈了自己的看法。矿区妇女会长再也无法固执己见了，但她还是满脸不高兴，一味地用手摸着用力吃奶的孩子的额头，替孩子擦汗。

母亲瞅着这位纯朴得几乎使人感到刻板的女人的固执的样子，不禁想起刚进矿区时目击到的那位矿工的死。他们是遭受资本家残酷的蹂躏、掠夺和剥削，以致于濒临绝境的。对这样的工人阶级来说，所有的财主和财主的家属，甚至连财主的影子、衣

服和生活用品等等，都不能不从生理上发生一种憎恶感。这个世界，就分成了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正因为这样，这位善良的女人，才对那个年轻的、可怜的、说不定还是我们这一边的人，怀着那样的憎恶的感情。

想到这儿，母亲的心就变得柔和了。她嘴边露出了笑影，用深情的眼光瞅着矿区妇女会长别过一边的脸。

“我小时候在财主家里当过丫头。我不知道愿意在财主家里当奴才的人是怎么想的，可是不愿意当奴才的人，常常是背着人流泪的。我没有替矿主小老婆说情的意思，我只是想：她明明知道炸药在洞里，可是没去告发，这就说明她还没有完全忘本，忘记自己是穷人的女儿，你说不是吗？”

矿区妇女会长一声不响，只是瞅着自己的孩子。

“现在，咱们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搬运炸药，我们要好好了解一下她的情况，你说怎么样？”

母亲笑着，用劝告的口气再三说。

“我们直到现在，压根儿就没想到这点。”

矿区妇女会长低着头，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微微地红着脸，说：“一看到那些人吃好的，穿好的，都象是仇敌……嘿嘿嘿……”

她露出红红的牙床，不自然地笑了笑，继续认真地说：

“要想了解那个女人的情况很容易。过一会儿，万洙叔的姑母就要来了。……我们矿里有一位大叔，他是老矿工，是革命组织的成员。今年春天，来了个是他姑母一辈的老大娘，在他家里住下了。听说她跟矿主的小老婆是同乡。老大娘常到矿主家里串门，隔几天就来报告出入矿主家里的人的情况。今天矿井里出了事，鬼子们心里害怕，说不定又要搞什么鬼哩。我们就叫老大娘

先来谈谈……”

“你看吧……”

刚才还是那么固执的矿区妇女会长，听了母亲的话，干干脆脆地转变过来了。母亲对这一点非常满意，并且认为这是自己难以企及的那种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品德。母亲一面摸着她的那只给孩子喂奶的象耙子一样弯曲的大手，一面低声地说道：

“我也是初次到矿山，怎么会一下子就相信那个女人呢？ 可是，在了解她看见搬运炸药不去告发以后，心里就不能不留意。另外，我想到她毕竟是穷人家的女儿。我们是干革命的，尽管有些人现在还不能马上参加革命，只要她们有那么一种处境，就得尽最大的力量，好好地教育她们，引导她们去参加斗争。那个女人还没有丢掉良心，这是很明白的。如果能从她身上打开一条路子，我们的事情说不定可以得到解决。”

“是啊！”

矿区妇女会长把头一抬，毫不犹豫地表示赞成。

“听了地区会长的话，我才觉得自己太偏啦！哈哈哈， 我们还能想出个啥办法，一天到晚，想的尽是矿井里的事，把心眼儿都搞小啦！”

矿区妇女会长望着母亲不自然地笑着， 她那被太阳晒黑的脸，插在大发髻上的那个想必是她丈夫给削的木发簪，这一切，都使母亲感到她是那样地可亲可爱。

“矿区妇女会长同志的心胸也不狭窄呀！老实说， 我在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哩！”

这话，母亲是真心说的。矿区妇女会长听了，更感到不好意思，把眼睛睁得老大，说：

“哎哟，你可别说这种话！我见到你，就象见到亲姐姐似的，心里有啥就说啥，乱说了一阵。咳，可把我愁坏了！”

她俩手拉着手，亲切地交谈着，欢笑着。这时，在门外放哨的邻居家的女人，忽然“哦唏，哦唏”地赶起鸡来。

矿区妇女会长顿时脸色紧张起来，她侧耳倾听了片刻，听到外面响起了小心走路的脚步声，紧张的神情才松弛下来，微笑着说：“万洙叔的姑母来了！”

一会儿，廊沿上传来轻轻的咳嗽声，接着灶房门的草帘子掀开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用一只手连连地摸着门框和墙壁，走进灶房。

“昌范妈在家吗？”

眼前明明有人，老大娘还是远地朝着炕梢叫了一声。她那摸索着走路的艰难的步伐，摇摇晃晃的身子，都说明她的视力已经衰退，加上她是从亮处走进黑暗的屋里，就更看不清什么了。

不过，她的嗓音还很清亮。

“大娘，快上炕吧！来客人啦，她正在等着您哩！”

“哟，等我？谁还找我这个老太婆？”

老大娘啧啧地咂着舌头，用手摸着炕。

“到这边来。”

矿区妇女会长一只胳膊夹着孩子，一只手把老大娘拉到炕头坐下。

老大娘一进屋，母亲就欠起身子，把她细细地端详了半天。老大娘弯腰曲背，瘦骨嶙峋的肩膀高高耸起，头发全白了，而且脱落不少，从外貌上看，很难认出她是谁。但是，她那清亮的嗓音，每说一句话都要咂咂舌头的习惯，还有那尽管苍老和憔悴，

但仍旧保持着往日的那种刚强劲儿，这一切都使母亲马上认出她就是当年和自己一起蒙着“讨伐”的灰尘，在梨树沟离别了的井边屋大娘——庆哲的母亲！

当母亲认出老大娘是谁的时候，忽地站起来，拉着老人的双手，叫了一声“大娘”。

“呃，你这是谁呀？”

老人用迷茫的目光仔细地瞅了半天母亲的脸庞，突然颤抖着下巴，两手伸向空中，叫道：

“这是谁呀？这不是元男妈吗？嗯！”

“是我，大娘！你受了不少苦吧？”

母亲拉着老人的两只颤抖的胳膊，哽咽着说。

“嗜！可别提我受苦的话啦，我们受苦活了下来，不是见到亲人了吗？元男妈，你带着孩子，那真受了不少苦啊！唉，离开梨树沟时，你还象个新媳妇，现在你满脸都是皱纹啦！……”

老人又啧啧地咂着舌头，用手摸着母亲的脸，眨巴着眼角溃烂的双眼，鼻子里哼哧哼哧地问：

“孩子都好吗？现在都长大了吧？乙男几岁啦？”

“他十岁了，都长大了。跟庆哲一块玩的元男，已经长成大人了……孩子们常常想您，问井边屋大奶奶现在在哪儿。”

“是吗？孩子们还在想念我吗？是些多好的孩子！我要是能见到他们该多好呀！……”

老人终于撩起裙子来擦了擦眼泪，擤了一下鼻子，继续说：

“怪不得人们说无情的岁月象流水！那年你失去了丈夫，号啕大哭，背在你背上的乙男也不住地哭，这事就象发生在昨天似的。谁知乙男现在都已经十岁了！大人、孩子哭哭啼啼离家出走

的样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哩！哎，元男妈，还是你行，你真硬气！想当初，你被地主逼得没法，跟着丈夫渡过豆满江，吃尽了苦楚，到头来还是叫日本鬼子把你丈夫给杀害了，你又带着不懂事的孩子到处飘泊。你养大了孩子，活下来了，今天又在这里见了面。元男妈， 你可真不比一般人呐！从外表看， 你是那么纤弱，想不到为人这么硬气！你该吃了不少苦，流了不少血泪吧！嗯……”

老大娘一股劲地抽泣着，唠唠叨叨地说。

矿区妇女会长听着，也不禁心酸起来，用裙带擦眼泪。这两位偶然相逢的同村人痛诉的往事，对别人来说可能是生疏的，然而，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和洒在这条路上的斑斑血泪，对朝鲜妇女来说，却不是陌生的，而都是她们亲身经历过的。

“好在当时我还年轻，也就对付着挺过来了。大娘， 你可受了不少罪呀！庆哲好吗？”

母亲感到老人的滚烫的泪珠，一滴一滴地不停地落在自己手背上，用颤抖着的声音问道。

一提起庆哲，老大娘就象是突然感到眩晕似地紧咬着嘴唇，呆呆地瞅着母亲。

母亲看到老人的那对灰暗的眼里突然闪过一道异样的光，不知怎的，只感到心里一凉，好象有一把尖刀刺进了她的心窝。

“现在，庆哲也在这儿吗？还是在别处……”

母亲声音颤抖地问着，握住了老大娘的手。老人无力地垂下了头，把脸偏过去了。

“我的庆哲不在这个世上了，他被鬼子给杀害了！”

“哦？”

母亲听到这句十分意外的回答，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他，怎么……”

母亲失神地自语。老大娘茫然地瞅着她的脸，用比较低沉的语调说道：

“怪我当初想得不对，我寻思回到老家就能过上几天消停日子。其实，在这个鬼子横行霸道的世界上，哪里有朝鲜人过消停日子的地方呀！我这个当妈的，什么都不懂，压根儿就不知道儿子在干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我那孩子也象元男爸一样，参加了打日本鬼子的独立运动。”

老大娘收起了眼泪，详细地谈了庆哲和榆树坪的青年反对日本鬼子的斗争，然后接着说：

“人们说，死去的儿女都是好样儿的。可我现在哪有儿子，哪有女儿，……连老头子也叫鬼子杀害了。我就指靠那么一个孩子过活……不过，我那孩子死得有骨气。你可别笑我夸自己的孩子，我那孩子真是死得光荣呀！鬼子把庆哲绑在大树上，就当着我的面……那些恶鬼故意把我拉到大树前头，当着我的面用刀子把他刺死了！当时，我吓得魂都飞了，急忙闭上了眼睛。可是我那孩子任凭他们用刀刺，连眼皮都不眨一眨。我浑身打战，放声大哭。我那孩子尽管浑身被敌人的刀乱砍得鲜血淋漓，他还叫我不要哭，他说我一哭，鬼子就开心了！……”

老大娘的嗓音突然变哑了，发出“咯咯”的声音，最后大声喊了一句“他就这样死了！”把头扎在母亲的腿上痛哭起来。

母亲抚摸着老人瘦骨嶙峋的脊背，眼望着空中。老人干瘪的身子伏在母亲的腿上激烈地颤抖，几乎抖散了骨头架子。她的痛苦也影响了母亲，使母亲再也不忍心睁眼看她了。如果说，朝鲜

妇女的悲哀是从她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那天起就开始的，那么，庆哲妈实际上已经被人蹂躏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到了连伤心难过的力气也没有了的年纪，却又被敌人夺走了最后一点亲骨血。这就使她坠入了既没有可以投奔的山，又没有可以落脚的庙那样悲惨境地，只能茕茕孑立在这个狂风漫卷的世界上，孤身走着荆棘丛生的险恶道路。

母亲的眼前，忽然呈现出梨树沟遭到"讨伐"时的惨景。从翻滚的浓烟和旋卷的火柱中传出来的可怜的乡亲们的哭喊声，象擂鼓一般猛烈地敲击着她的胸膛。在这些受难人当中哭喊着的崔老大娘的形象，还有背着乙男痛哭的她本人的形象，也都活生生地浮现出来。她们在血海中幸存下来了，为了寻找活路，彼此分了手，各奔他乡。如今，她们遭受了比那时更大的损失，却又在眼泪和怨恨中重逢了。

母亲忽闪着眼睛，努力揩掉模糊视线的泪水，轻轻地咬着嘴唇，用发自内心的颤抖的声音说着话，她的嗓音好比被烟熏着那样，非常沙哑。

"大娘，梨树沟被'讨伐'的时候，您失去了大爷，为了找寻活路回到老家。现在连庆哲也被敌人夺走了，您又被撵到异地他乡。就是这样，您还惦念着那个故乡呀，……真不明白世界上的事竟会……"

崔大娘听了母亲的这段如同剜肉一般令人心痛的话，越发激烈地抖着肩头抽泣起来。

母亲仍然用象是被烟熏哑了的那种声音说：

"亡国百姓不如丧家之犬。鬼子杀死了庆哲，您也没处伸冤，只能这样可怜地孤独地流浪。"

母亲缓慢地抚摸着崔大娘起伏不定的肩膀，自言自语地低声诉说着如同铅块一般沉重的话语，她突然顿了一顿，紧紧地闭上了嘴唇。然后改换成火热的语气，象下决心似地贴着大娘的耳朵，更加小声地说：

“大娘，报仇的时候快来了，就象庆哲说的那样，再悲伤也不要哭！消灭日本鬼子的日子不远啦！”

老人猛地抬起头来，吸着鼻涕，用裙子擦着她那溃烂的眼角。

“我盼的也是这一天……”老大娘抽抽噎噎地说：

“我这样活着，活着，图的不是享福。看不到鬼子灭亡，我是不想死的。满肚子都是仇恨，不能死啊！你看，我恨鬼子，我一直把庆哲的头发揣在怀里！……”

老人用颤抖的手摸着裙腰，掏出一个巴掌大的扁扁的小纸包。

母亲的鼻子不禁一阵发酸，象被什么堵塞住了，眼眶也感到发热，但她紧紧地咬住了牙关，强忍住涌上来的眼泪。

“大娘，往后咱国家独立了，那时候咱再找个好地方安葬他吧。直到那一天，咱们谁也不要流泪。”

母亲握着老人的手，把头发送回到她瘦削的怀里，颤抖着声音说。老人激烈地抖动着肩头，说：

“我不哭，咱们是要狠狠心活下去！在替死掉的人报仇以前，咱谁也别哭！”

老大娘说着，两只眼睛里又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的热泪。

七

相逢的喜悦，在一阵眼泪之后徐徐地来临了。老大娘一面发出抽噎的声音，一面连连地抚摸着母亲的肩胛和手。

"我是不是做梦呀？世上哪有这样巧的事呀！……"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时，母亲的心就感到一阵刺痛。但是，想到自己现在担负着重要的任务，觉得不能老是这样沉浸在重逢的感情里。

母亲等老大娘稍微镇静了一些的时候，就向她打听矿主的小老婆的情况。这一打听，刚刚镇静下来的老人又悲伤起来。

"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元男妈，世道怎么这样凶狠， 这样冷酷无情呢？她是有伤心的事呀！她的名字叫贵顺。"

崔老大娘讥咒了半天坏世道，然后说了下面一席话：

"贵顺的爹跟庆哲他爹是老相识，早年病了一个时期就死了。她妈用眼泪把她拉扯大，可是她的命也够苦的，……怎么偏偏长得那么漂亮……"

崔老大娘一面感叹，一面叙述着矿主的小老婆贵顺的来历：

"这事本来是非糟不可的。榆树坪这地方， 多半的住户都是矿主的佃户。贵顺他们也种姜本奎的地，所以一开始就攥在他手里。再说，姜本奎早就怀着个黑心眼儿，存心要糟蹋这孩子，那还能逃出他的手掌心？往后你会见到她的，长的真漂亮，够得上

绝代美人。天下的女人大都希望长得漂亮才好，可是这会儿一看到贵顺的苦命，才明白那都是疯子的想法。”

崔老大娘渐渐平静下来的语调，这时忽然又变得激烈起来：

“世上的人都很可怜， 不过不论怎么也没有我们女人可怜。我的命苦，元男妈的命也苦，世上哪有比托生成女人更可怜的事呀！这个矿山，今天又出了个寡妇， 她往后怎么过活呀。 想起来，真叫人伤心。贵顺要不是个女的，会变成这样吗？在这冷酷无情、无法无天的世上，长得漂亮也是个罪呀！哎！没钱没势的朝鲜人，又是个女的，长得偏偏又漂亮，你想想，那还有个好命运吗？走到哪儿，哪里就有人来坑害她。她整天被关在矿主的后房里，一见到我就说要寻死……她被拉来的前一天晚上，就要寻死，跳了两回井。人们可怜她这条命，把她打捞上来了，可是说起来，真不如死了好。不过，死也不是随便就死得成的……她活到我这个岁数，不知要遭到多少罪呢！……元男妈，咱朝鲜人的处境为什么这样惨呀？……人们说，人的生命不值钱，我看没有比朝鲜人的生命更不值钱的了……”

老太太抓着母亲的两只胳膊，焦躁地摇晃着。

“大娘！”

母亲听着崔老大娘的话，心里直翻腾，她暗暗抑制着一股重又涌起的激愤，过了一会儿，平静地叫了一声。

“我想见见她。”

“哎呀，元男妈，这可不行呀！算了吧，干脆别想这桩事吧，你不知道那儿是什么样的鬼门关……”

老大娘大吃一惊。母亲只是瞅着她的脸，什么话也没说。

当母亲想到一个可怜的朝鲜的女孩子，被敌人糟蹋得快要枯

萎的时候，就是没有炸药问题，她也觉得有义务拯救她；假如没有力量救她，就是去跟她抱在一起，放声地痛哭一场也是好的。现在听了贵顺的辛酸经历，产生了一种信心：通过教育提高她的觉悟，把她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是能够同她一道设法解决运炸药问题的。

“元男妈心眼儿真好，想见见她，替她宽宽心。要是能够这样，那个整天象关在鸟笼里的贵顺该多高兴呀！可现在不是时候。你不知道，前几天我们矿上有人扛跑了炸药箱，到现在没有抓到人，也没有找到炸药。鬼子到处搜索，把矿山搞得天翻地复，都急红了眼，把人吓得直打寒噤。矿主本来就怕有人拐走贵顺，不许外人进出。现在这时候，突然来了个陌生的娘儿们，那还不马上把你抓起来才怪，还有巡视和便衣警察随便出入她家呢。元男妈来的时候，没看到鬼子们横行霸道的样子吗？”

“大姐到她家去，恐怕有点危险吧？”

矿区妇女会长用一种疑惑的神情望着母亲，说。

“也可能有危险，”

母亲平静地回答，唇边露出微笑。

“咱们就说是从榆树坪来的亲戚，去见她一面。他们就是把我抓住了，又能怎么样？就是露了馅，也不过是邻村的娘儿们上山采蘑菇，顺便到认识的人家串串门……”

母亲说得很泰然，嘴边的笑容一直没有消失。可是，很了解矿上的空气十分凶险的矿区妇女会长和崔老大娘，都预感到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拿崔老大娘来说，虽然她还不完全了解母亲来矿山的目的，也无从知道母亲要冒着危险去见贵顺的用意，但她也是一个妇女会会员，不会不猜想到在这种形势下，一

个邻村妇女绝无采蘑菇采到矿山上来的道理，所以也不会不知道这件事并非可以一笑了之的。老人早在梨树沟的时候，就很了解母亲的性格，清楚地知道一向淳朴的母亲，到了今天越是作出笑脸，也就越是感到事情的紧迫，不论怎么劝告，也无法使她回心转意的。

是啊，从那时到今天，已经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她，从死亡的血海里漂浮出来，带着不懂事的孩子们，经历了万般困苦，可现在还是那样地笑；她，自告奋勇地走进那个万一不慎就会遭到杀害的境地里去，可现在还是那样地笑。那么，这种笑就已经不是先前梨树沟的那个淳朴的女人——元男妈的笑了。

“我看你好象是在做组织里的事情，千万要思前想后。要不是十分危险，我是不说这种话的。”

老大娘有气无力地对她作了最后的劝告。

“大娘，这是组织里的工作，是不能拖的。即使不是组织里的工作，也应该去见见她，想法把她救出来才是啊！”

“是呀，你说得对。我是说你何必赶在这个时候去。既然是组织里的事，那就没说的了。”

“我一定得去。大娘，请你先去跟她通个气，把话编排好，说是榆树坪的姨母来了也好，姑母来了也好，务必做到即使叫矿主看见了，也不会引起他的疑心……”

“实在要去，我先去看看风色。元男妈，你趁这个空儿，再好好想想。”

老大娘还是放心不下，一面瞅着母亲，一面用脚后跟摸索着草鞋。

“路上不管碰到谁，也别说我家来了客人！”

矿区妇女会长跟上去小声嘱咐了一句。老大娘霎时白了她一眼，说：

“你当我这一点都不懂吗？别操这份心吧。会长， 你好好劝劝元男妈。从前她的性格象嘴里的舌头一样绵软，哎呀，现在变得这么厉害啦！”

矿区妇女会长笑着把老大娘送出门外，撂下门上的草帘子。

八

这时候，贵顺呆立在富丽堂皇的里屋，倾听着客屋嘈杂的歌声和用筷子打拍子的声音，又气又恨，无心去揩拭不知不觉间汪在两眼上的泪水。

“太太，上酒菜吧！”

老妈子连催了两次，贵顺却一动也不动，只是面向着窗户站着。因为她不想让人看到她的泪脸，也不想再次走进那堆下流的人里边去。

“啧啧！”

老妈子等了半天，没有听见回话，感到非常为难，咂着舌头回厨房里去了。

“姜君！酒的没有？夫人的叫来！”

传来宪兵军曹卷着舌头打嘟噜的说话声。贵顺一听就厌恶得急忙闭上了眼睛。

接着又传来姜奉奎敷衍客人的沙哑的笑声，继而又响起一阵守备队长、宪兵和姜奉奎的心腹矿山办事员之流叽里咕噜的日本话。过了片刻，不知哪个家伙唱起歌来，屋里才勉强安静了些。看样子，这时候老妈子已经把酒菜端进屋里去了。

现在，贵顺的耳边又轰响起刚才她端着酒菜走进客屋时那些"客人"对她说的下流话，真恨不得马上死掉。她心里想：我干吗又梳妆又打扮地走到那些下流的人堆里去呢？

刚才，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打开双页门走进客屋，守备队长细川一看见她就大声嚷道：

"姜君！你的娶了个大大的年轻的夫人！"

说着还露骨地做了个淫荡的眼色。

这么一来，什么警察头目啦，什么宪兵军曹啦，等等，都立刻跟上来拍马奉承，叫道："哎呀，多漂亮呀！""你把我弄得骨软筋酥啦！""你陪我喝盅酒吧！"毫无忌讳地吐出了天底下最肮脏的下流话。

贵顺没来由地受了一顿侮辱，气得牙齿直打战。她把酒菜盘子胡乱朝桌上一放，慌忙走出屋子。这时，笑嘻嘻地坐在那里的姜奉奎却用解释的口气说："她还年轻，不懂怎样招待客人，诸位不要见怪！"说罢，还向座上的客人敬酒。

姜奉奎这套没脸皮的话，更把贵顺气坏了。她回到里屋，面向着窗户站着生气。但是，不论怎么咬紧嘴唇，也无法使愤慨的心情镇定下来。

秋雨连下了几天，院子边上的银杏树的树叶染上了黄色，一片片地掉了下来，还有那散乱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的湿渌渌的乱草，也增添了萧条悲凉的气氛。矿工们居住的用黄土抹的黑呼呼

的小土房，似乎预感到寒冷即将来临，早已瑟缩在一起打寒战了。高耸在这些土房旁边好象压在房子上的阴沉沉的灰色废石山那边，响着轰隆隆的爆破声。最近有口矿井里出现了高品位矿脉，据说能捞一大笔钱。可是前几天发生了丢失炸药的事件，今天又死了一个人，闹得整个矿村空气紧张，到处是守备队、宪兵和警察，因此也听不到那么多的爆破声了。间或象打机伶似地爆炸一下，就会把人们吓一大跳。

今天，姜奉奎俨然以矿主的身分大摆酒宴，名义上是酬谢和慰劳为矿区的事受了辛苦的军警长官，实际上则是秘密商量什么事情。他们从早晨就聚集在一起，一直到傍晚才摆开酒席。姜奉奎把藏在里屋不敢吱声的贵顺喊了出来，叫她充当女招待的差使。

不知是因为淌了眼泪，还是因为灰暗的天色，贵顺觉得眼前的玻璃窗也显得模糊不清。

“我死了多好！……”

贵顺喃喃地自言自语地说。

然而，死也不是一件能够随心所欲的事。

在从榆树坪被拉来的前一天晚上，她曾跳井自杀，老乡们发现，把她救了出来。不用说，这是老乡们的一片好心。自从她被拉到矿区以后，盯着她的则是另一种眼睛。最初被逼着出来端酒上菜的那天，她气得受不了，深夜跑到院外去跳井，可是当她把一只脚跨上井沿时，姜奉奎的心腹总监工就赶上来拧住她的胳膊，把她拖了回去了。

她想到自己连死都没有自由，就不由地眼泪直往上涌。

客屋里照旧传出肮脏下流的说话声和唱歌声。

鼻子下面留着两撇小黑胡子的矿山人事股长唱起了日本民谣。这家伙随意变换着调子，唱得比日本人还绝。这一下满屋的人都来了劲头，个个怪声嚎叫，活象一群乱叫的猴子。在这怪声怪调中也清楚地听得出姜泰奎的声音。

贵顺觉得身上被一条大蟒缠住，浑身发麻，直打寒战。

她独自站在黑魆魆的屋里，怅惘地望着暮色苍茫的窗外，在眼前清晰地描绘着自己无法躲避的结局。

她向山脚望去，只见矿工们的土房渐渐隐没在黑暗中了，一家家闪出昏暗的灯光。在那条一直弥漫着火药味和石粉飞扬的矿山道路上，游动着一排从窑洞里爬出来走回家的矿工的行列，看上去好似出殡的扛夫走过坟墓前头一样，令人感到萧瑟和凄凉。

“可是他们那儿有纯洁的人生，啊，我怎么连死都死不成呢？……”

贵顺一想到自己是矿主的小老婆，就气得浑身打颤。为了强使自己忍受这样的遭遇，她曾暗暗地开导过自己：“为多病受苦的妈妈着想，我也得活下去呀！”可是现在，她听不到远地的母亲的信息，不知道母亲的病怎么样了，只是眼望着那个今后必然要陷进去的、无底的幻灭的深渊，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地向它走去。想到这一点，她就觉得自己实在太可怜了。

“啊！这都怪我命苦！”

贵顺无力地咕哝了一句，便低下了头。她真恨不得大哭一场。可是现在她的处境是连尽情地痛哭一场都做不到。

贵顺轻轻地打开双页门，走到庭院里。她隔着院子看见客屋里有个家伙头上扎着毛巾，站了起来，手舞足蹈，其余的家伙，有的用筷子可劲儿敲桌子打拍子，有的拍手，有的拍大腿，有的

敲酒瓶，有的快活得扯起鹅一样的嗓子咯咯乱叫。

贵顺好象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急忙偏过脸去，拖着鞋子慌忙溜出高大的院门。

她走过修得很平整的矿主家门前的车马道，拐进通向矿村的岔路。几天前的一场雨，把这条路冲成一片泥泞，简直没处下脚。即使这样，她还是象逃跑一样，心急慌忙地、跌跌撞撞地朝前走。她想去找住在矿区岔兄里的庆哲妈。在这个矿山上，她所认识的人，只有这么一位老大娘。

贵顺羡慕地望着那片矿工们居住的黑沉沉的、蟹壳般的小土房，感到它比水里的龙宫还要美。她匆匆地朝前跑去。同时又感到有一种压力，仿佛高耸在夜空里的废石山也伸出两只巨大的胳膊来揪她的脑袋，心中不由地焦躁起来。

“贵顺小姐！”

身后突然传来嘶哑的喊声。她猛地停住了脚步，因为她听出了这是姜奉奎最亲信的炸药管理人的声音。心想：“这家伙刚才还在屋子里唱日本歌，乱蹦乱跳的，怎么忽然跟上来啦？不用说，准是姜奉奎觉察到我出来了，派他来抓我的！”想到这里，贵顺禁不住眼前发黑，四肢无力，兀然站在路上，连头也不回。

“深更半夜的，你忙着上哪儿去呀？嘻嘻嘻。”

炸药管理人做出很殷勤的样子，凑近她的身边，用颇为温顺的口气说。这家伙非常坏，他当的是鬼子们不轻易委任的管理炸药的技术人员，又兼任总监工，听人们说他还是鬼子的密探。

“有什么吩咐吗？”

贵顺头也不回冷冷地问了一句。

“吩咐？岂敢，岂敢！矿主老爷担心你，现在客人都喝得酩

酊大醉了，他脱不开身，……贵顺小姐突然这么一走，老爷怎能不担心呢？赶快回去吧，咱们矿主老爷看着很倔，其实是天下头号大好人啊！嘻嘻嘻，你再忍一年，就能盼出个头啦，老爷就会把大老婆……”

“你说什么？”

贵顺“霍”地转过身来，尖锐地质问。

“哦？啊，是，是。”

总监工突然装出一副酩酊大醉的样子，用做作的声音胡说了一阵，然后改用教训的口气说：

“贵顺小姐，你不该欺负上了岁数的人！人生无非是从娘肚子里空手出来，又空手钻进土里去罢了。难道这不就是我们可怜的人生吗？你就是用眼泪来哭诉，又有什么用呀？”

贵顺真恨不得捂着耳朵跑掉。她听到炸药管理人在黑暗中紧贴在自己身边喷着酒臭信口胡诌的这套肮脏话，非常生气，气得连噙在眼角上的泪珠也都干掉了。她仿佛看到冷酷的现实正张大着吞没她的大嘴凶狠地逼视她了。不禁打了个冷战，巴不得早日迎来自己终结的一天。在这个连放声大哭的权利都没有的世上，还有什么值得留恋？要不是远地的生病的母亲，她也许早就用刀抹脖子倒在地上了！

贵顺一声不吭地擦过炸药管理人的身边往家里跑。心想既然已经被他发现，与其在路上跟他拉拉扯扯，倒不如自己走回那个鸟笼里去。因为自己本来就是一只苦命的小鸟啊！

九

第二天过了晌午，母亲才在矿主家的里屋见到贵顺。

事前请庆哲妈到矿主家去探风。庆哲妈回来说，鬼子们成群聚集在矿主家里，讨论处理丢失炸药的善后工作，一直密谋到天黑，晚上又摆了酒席。庆哲妈想劝母亲不要去跟贵顺见面，可是母亲并没有听从这个劝告。

不解决炸药问题，母亲是绝不会回头的。

第二天一早，母亲再次请庆哲妈到矿主家去，跟贵顺事先说好，然后才趁矿主进城的机会，来到贵顺的里屋。

贵顺用相当冷淡的态度迎接了母亲。她心里想：请吧！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好了；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你就是跑上来扯我的头发，我也不吭一声！她打定主意，坐在炕上把头一低，一动也不动。

母亲从她的这种态度上，似乎窥见了她那被不幸折磨得僵化了的心灵，觉得她所受的压抑，要比先前听到的和想象到的深好多倍。

两间房屋， 明晃晃的纸糊的 炕上摆满了大大小小 华丽的家具：可以照见全身的大镜子；画着凤凰的大被橱，里面放满了各色各样的绸被；镶着贝壳的衣橱；树纹清晰的日本式梧桐木双页衣橱等等，应有尽有。炕的一头，年轻而又美丽的贵顺屈着一条

腿，微低着头坐着。乍一看，房里的陈设和贵顺的长相使人感到她好象是很有福气的有钱人家的新媳妇，其实并不然。当她间或抬起头来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她那长睫毛是湿濡濡的，白皙的脸上笼罩着浓厚的阴影，就象一个被劫持到强盗窝里的姑娘一样，完全是一副丧魂失魄的神情。她抬起眼睛来望着上空的时候，会使人感到她的目光里有一道死亡的影子在盘旋。

姜奉奎讨了贵顺做小老婆以后，置办了一套新家具。不用说，这些家具件件都是高价品，称得上光彩夺目。只是因为摆得不是地方，看上去就好象是一堆破烂摊上的物件，给人以一种杂乱的印象；又因为没人拾掇，显得灰蒙蒙的，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贵顺实在拗不过庆哲妈的请求，不得不答应同这位陌生的女人见面。说起来，对贵顺这样一个厌恶世间一切的人来说，接待客人的事也不能不是一件吃力的负担。

她本身就极其厌恶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既不想见到青天，也不想见到阳光，更不想见到人。

别人骂她堕落也好，来唾她的脸也好，她都不想反抗，也不想埋怨，只是希望世上的人们可劲儿地摧残她，早早地迎来自身毁灭的一天。

母亲跟贵顺打过招呼之后，在不自然的气氛中简短地交谈了几句。通过这种交谈，母亲立刻看透了贵顺的心思。过去，母亲在组织和领导妇女会的工作中，曾经接触和启发过许多经历崎岖不平的命运的妇女，但是，象这种被黄金和权势践踏得快要失去魂灵的女人，还是头一次碰到。果真能把这样的女人引上斗争的道路吗？……瞬间，在母亲的脑海里闪过这种念头。但是马上想到贵顺那个受了一辈子苦不幸死去的父亲，心里便激起了一股强

烈的义愤：绝不能坐视不救！绝不能让敌人任意坑害他的女儿！难道在这个女人身上就没有我们妇女身上的那种纯洁的心吗？就没有温柔善良和正直的心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她早就该把炸药的事告诉姜奉奎了。

母亲认为要挖开贵顺的象死水一般闭塞的心灵的堤坝，把她引向那个犹如清水喷涌的战斗道路上去，就必须给以强烈的刺激。不这样做，而只是跟她一般地谈谈可怜的身世，那么除了流些没用的泪水以外，是不会得到任何效果的。

“我也是个女的，听到你的遭遇，心里自然难过，也就说了几句话。不过，你现在受的苦，要是跟多数朝鲜人的处境比起来，也算不了什么。”

母亲的口气，跟刚才那种温和亲切的口气完全不同，说得非常严肃。一边说，一边瞅着贵顺头上那条分得笔直的白色的发缝。

贵顺听到这里，猛地抬起头来。这位身穿土布衣裙，脚穿草鞋，挎着一只旧荆条筐的陌生中年妇女，起先说的是些安慰的话，听起来就象自己的亲娘在榆树坪堇堇渡口说的一样亲切。贵顺不明白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见自己，也不大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是干什么的。只听庆哲妈说：“她是来见你这个年轻媳妇的，不会有错儿，见了她没有害处！”贵顺以为庆哲妈同情自己，不知从哪儿请来巫婆或算命的，不好意思一口拒绝，想应付过去就算了。没想到碰到这位女人，她说话的口气不象乡下人，听着听着，好象坐在威严的大人面前一样，感到非常拘束，同时心里隐隐约约地生起一股抗拒的意识：

“什么，我的苦还算不了什么！……还算不了什么！……”

贵顺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在心里反复地嘀咕着。

“不知你听到没有，昨天你们这个矿山死了一个矿工，他就是为了填满你家主人的腰包而死的！”

母亲继续说：

“那个矿工的媳妇趴在用破席子遮着的丈夫的尸体上痛哭，她身边带着大小五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吃奶的娃娃。看见那光景，我就想到她那死去的丈夫当然可怜，可是活着的老婆孩子又怎么过活呀！真叫人两眼发黑！”

贵顺也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她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老妈子也来向她报过信儿，就猜到了八九分。但是，她的眼睛和耳朵完全被自身的悲伤给堵塞住了，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将给别人带来什么痛苦。这会儿听了母亲的话，心里暗暗自责，想道：我也是可怜的人，怎么一点不关心别人的苦痛呢？但她感到母亲的口气似乎带有指责的味道，心里仍然不痛快。

“也许，我这番话对你来说，是听不顺耳的。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穷人都有自己的不幸。假如每个人只管自己的不幸，不过问别人的痛苦，那么在我们这个世上不幸的人不是只会越来越多吗？你本来就够伤心的了，可我还特地找上门来，说了不少使你更加伤心的话。这不是为了别的，我是怕你被不幸压得伸不起腰来，永远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贵顺再次抬起头，马上又低了下去。她的眼光里的埋怨已被疑问的神色所代替了。母亲对她的变化似乎毫不在意，继续说：

“人要是不想活得象个人的样子，破罐破摔，过一天算一天，那就无话可说了。就拿现在站在门外放哨的庆哲妈来说吧，她活得有骨气，难道她的不幸赶不上别人吗？论年纪，她比你大三倍，但她在这个险恶的世道里还是那么坚强。这倒不是因为别

的，而是因为她有着一定要报仇雪恨的决心。可是你动不动就想到死，这还象活吗？我看你还没有完全堕落，今天特意来找你谈谈心，希望你丢掉那种想法。你想想，你爸爸把你这个独生女儿留在世上含恨而死，你要是死了，谁替你那个可怜的爸爸报仇呢？”

贵顺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因为现在又提到了爸爸。一提起爸爸，她就觉得自己活得丢脸，恨不得一下子死去。爸爸受了一辈子苦，从来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最后只留下自己这么一个女儿就离开了人间。妈妈在家乡榆树坪，躺在炕上呻吟。他们一家人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也许你猜到我是什么人了吧。”母亲接着说：

“头一回见面，我就说了不少过分的话。这倒不是因为我是个什么特殊的女人，而是我也有一个象你这么大的女儿。老实讲，我这次来，本想托你办一件事，可是听到关于你的情况，又这样跟你见了面以后，我就想不能把你留在这个肮脏的屋子里，非把你救出去不可。”

母亲的话是严肃的，然而却包含着一股炽热的爱。她的严肃的口吻，正是这种爱到极点时所产生的焦躁情绪的表现。贵顺低着头，眼眶一阵发酸。心想：世上竟然还有这样好心肠的人！她本是被关在鸟笼里的。诚然，人们跑过这里的时候，间或向她投过同情的目光和说过一两句安慰的话，可是却从来没有见过象母亲这样把她的痛苦看成自己的痛苦，真心地感到义愤，并推动她奋力自拔的人。

贵顺这才考虑起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来了。从外表上看，她穿得褴褛，显得土气，但说话的口气可不象普通妇女。这

一点自不必说，单说她观察世界的眼光就是非常高明的。也许是搞什么社会运动的妇女改装的吧？不过也不能这么看，她身上确实具有山村妇女的淳朴、温顺和善良的品德，这种品德不正是透过她那身粗麻布衣裳而散发出来的吗？

贵顺不知为什么很想抬头看看母亲的脸。就在这有人关心她暗淡的命运的场合，那种童年受到爹妈的责罚，一面用胳膊挡着爹妈的扫帚疙瘩，一面还想偷看爹妈是否真正发怒了的天真的心情，偏偏在心中抬了头。

母亲一看到贵顺的那双湿润的睫毛里闪亮的眼睛，嘴边显出一丝亲切的微笑，同时用更亲切的语气说：

"现在矿山的空气不是很紧张吗？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人为了打鬼子抢了他们的炸药，叫鬼子发现了！"

"呃！"

由于好奇而闪亮的贵顺的眼睛，霎时充满了惊恐的神色。

"干吗吃惊？你还不知道这事吗？"

"我也知道是因为炸药的事……可他们是矿工呀！……"

贵顺闷声地说。细想起来，她的这句话说得够傻的了。矿山对炸药管得特别严，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稀罕的货色。炸药是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的，那么矿工们为什么要豁出命来抢它呢？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贵顺想到这里，也就大致猜到这位妇女是干什么的了。现在，她怀着轻微的恐怖感，不时地闪动着眼睛，偷偷地瞅母亲的脸。

"你不要害怕！"

母亲沉着地似乎是开导她说：

"我知道你那天晚上看见我们的人扛起炸药箱跑了， 可你没

有向别人告发，我高兴透啦！”

“啊?!”

贵顺不禁惊叫了一声。

“可别叫人听见了！”

母亲轻轻地按住她的手，笑道：

“也许你会说，因为你厌烦一切才装着不知道的。可是，你要是把矿工看成仇人的话，你早就去告发了。这件事不就证明你是靠近鬼子要抓的那些我们的人吗！既然如此，你就再向前迈出一步吧，我总觉得你不是在这个屋里跟姜奉奎这号人共同生活的人。我从小就在姜奉奎那样的财主家里当丫头，天天给他们看孩子、做饭，挨打挨骂，一直当到你这么大，深深地知道，他们不是人，都是吸人血的凶恶的野兽！”

贵顺听见这话，对母亲的疑问就越来越大了。当母亲谈到炸药问题的时候，本以为她是共产党，这会儿她又说自己在别人家里当过丫头，真叫人捉摸不透。一个当过丫头的女人，什么时候有着这么大的气魄，什么时候对世上的各种事有着这么敏锐的眼力呢？……

“起初，我也只是听凭他们骑着脖子欺负，现在想起来，没有一件事不是后悔的。那时我平白无故地挨他们打骂，受到无法忍耐的侮辱，可是光知道流泪，连一句话也没敢吭。我忍着，可他们不是可怜我，反而得寸进尺，欺负得更加厉害。我想，我也是人，干吗要受这些卑鄙家伙的蹂躏、剥削，服服贴贴地听他们使唤呢？其实，那帮家伙个个都是肮脏货，没脸皮的货，只要我们拿定主意，跟他们干，他们就害怕得发抖。你看，这个矿山几个矿工抢了几箱炸药，他们不就吓得眼睛直翻，乱成一团吗？你

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着急？炸药是拿去做炸弹和子弹的，这都是用来打他们的！”

贵顺听着，惊奇得睁大两眼，只顾呆呆地望着母亲那副温柔的面庞。现在，恐惧心消失了，只是感到惊讶。她完全陶醉于母亲的这一番极其真诚的谈话之中了。

“贵顺！”

母亲闭着嘴沉默了一阵，然后轻轻地按着拄在炕上的贵顺的一只手，亲切地喊了一声她的名字。这是见面以后，母亲头一次喊她的名字，但是，她们的心已经在无言之中相通了，彼此非常接近了。所以不论是母亲还是贵顺，都觉得这样挺自然，好象这个名字早就喊惯了似的。

“其实”，母亲安详地接着说：“我们的力量并不弱。你想想，姜奉奎那号子人，世上能有多少？再说跟我们朝鲜人比起来，那么点鬼子兵又能算得了什么呀？可是过去我们的力量却显得那么小，这都怪咱们不争气，不起来反抗。现在，朝鲜人都睁开了眼睛，拿起枪来跟鬼子拼了。大家组织游击队，拿起枪杆，展开了打日本鬼子和姜奉奎那号人的斗争。这个矿山的矿工们搞炸药，就是准备送给游击队的。你还不知道你身边有多少人在跟鬼子作斗争吧？你看，连在外面放哨的象庆哲妈那样的老大娘也都要报仇雪恨起来斗争了，象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女人，被鬼子糟蹋了青春，还不想反抗和斗争，天天抹眼泪，那不是丢脸吗！”

“我也不是情愿这样的，这个家我讨厌死了，要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我那可怜的妈妈会怎么样呢？”

贵顺焦急地嚷道。她听了母亲的一席话，觉得世界好象忽然亮堂起来。但是，越是这样，她也就越是急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处

境实在是进退两难，同时也更加感到自己的命实在太苦了。

“你妈妈的心情，恐怕我比你还了解。天下哪有把女儿送到这种地方而不担心的妈妈呢？你干脆别想姜奉奎会给你妈妈治病！你爸爸干了一辈子活，究竟填饱了谁的肚子？还不是被鬼子和姜奉奎剥削得一干二净，连个女儿都照看不了吗！你妈妈是怎样失去你爸爸的？还不是被敌人夺走了的！可你还想靠敌人的‘慈心’去治好妈妈的病！这还象话吗？要是真正地为你妈妈着想，你就该离开这个地方，去斗争，去给爸爸报仇！现在，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跟鬼子斗，那你跟妈妈一起过好日子的时候就不远了！”

母亲诚恳地规劝道。她恨不得赶快把炸药问题摊开，搞出个结果来。这种急躁的念头，老是在她的心里冒头。但不知为什么，话刚谈得拢一点，就又缩了回来，最后还是谈到贵顺的身世问题。母亲想，这个象自己的女儿一样年轻漂亮的女人，正在眼泪和叹息中枯萎下去，她还不知道炸药跟自身的命运有着什么关系，她还想不到天下比自己还要苦命的人多得多，一听到有这样不幸的人，她还觉得委屈，认为别人不理解自己，对这样的女人，一开口就谈起炸药问题，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十

今天，矿山显得格外平静。最近，警察、宪兵发疯似地闹腾了一阵，弄得矿工们个个神经紧张。现场的监工们越是吆喝，矿

工们也就越不干活，专找背静的支洞或废井去睡大觉，还有很多人干脆不到掌子面去干活。

偏偏在这个时候，昨天晚上又出了一件人命事故，把矿区搞得更是死气沉沉，直到太阳落山，除了几声单调的爆破声而外，便没有一点活气。也许是矿主家离矿工们的居住区和掌子面远的缘故吧，使人格外地感到这个秋天的傍晚寂静得出奇。

庆哲妈拿着胡枝子扫帚唰唰地扫着满院子的银杏树枯黄的落叶。也许是因为今天姜奉奎进城不在家，平日进出频繁的矿山办事员、守备队和便衣警察之流，还一个没有露面。庆哲妈刚领母亲来的时候，心里很害怕，老是瞅前瞅后的，担心叫人看见了会犯疑心。母亲进屋谈了两个多钟头也还没有什么动静，这就使得庆哲妈不但没有消除那种紧张的心情，反而产生了新的不安。她想，姜奉奎快回来了，谈话的时间这么长，恐怕没有谈妥吧？她虽然不知道元男妈究竟带来什么工作任务，但她认为能够托一个生人办的事，不会是太复杂难办的。再说，从元男妈的态度和口气来看，也不象是准备多说废话的，只要贵顺回答一句行与不行就可以了。

庆哲妈在寂寞无聊中怀着隐隐的不安，轮番望着姜奉奎即将回归的通向城里的马车路和紧关着的里屋双页房门。这时，老妈子从厨房里端出一大盆泔水来。这个老妈子是房子盖好以后，姜奉奎从大老婆家里带到这儿来烧饭并兼管家务的。老妈子的老伴在家无事可做，白天就到矿山办公室打杂，天黑后回家拾掇院子，劈劈木柴，要是房屋被雨水冲坏了，就修补房屋。老两口没有儿女，老太婆有点聋， 老头子整天哑巴似地不吭一声。 姜奉奎认为，在他所有蔑视的人中最令人蔑视的是他的大老婆和她那愚昧

的家人，其中唯独这老两口是有用的，所以每次搬家都不忘带着这两个老佣人。

“哟，你把它扫得那么干净管什么用啊？一到晚上，还不又是落得一地？……等会儿起一股风，就会替你吹干净的。”

老妈子使出一股同她的瘦削的身材比起来令人吃惊的力气，把泔水倒进阴沟洞里，一手提着直滴泔水的大盆，回过头来说。

“闲得慌，找个事干呗。”

“哟，我就不知道什么叫闲得慌，我也闲一闲该多好！好去美美地睡它一觉……”

“谁叫你不睡来着？”

“没人叫我不睡，可是叫活儿压得哪有工夫睡呀！”

“哎哟，那也得先睡够了再说，我宁可挨饿，挨饿还比不睡觉好受一点！”

庆哲妈习惯地咂着舌头，瞅着老妈子的被苦役折磨得异常瘦小的身材。

“往后死了，就能睡个够啦！”

老妈子自言自语似地说着，走进厨房门，又回转身来，问道：

“那是谁呀？”

她用下巴指了指并排放在里屋门前台阶上的雪白的胶鞋和草鞋。这双草鞋，在矿主家的台阶上已经不是放了一会儿，而是放了好几个钟头了。这件事，就是对这位与世隔绝的老妈子来说，也不能不感到奇怪。

“太太的舅母，从老家来的。”

庆哲妈象透露什么秘密似的，压低嗓门儿说。

“老家来的？”

老妈子有点聋，只听清了“老家”两个字，她好象觉得在眼下这么荒乱的年头儿，特地从那么老远的地方来探亲，有点不可理解似的，歪了歪头，又说：

“是啊，如今这个世道，谁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庆哲妈并不想多作解释，去消除她的误会。说是舅母也好，老家来的人也好，反正对这个老妈子来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另一方面，母亲的心也渐渐不安起来了。话一经开了头，她就想爽性连炸药问题也谈出个结果来。但是，从西窗照进来的阳光已经暗淡下去了，摆在西窗口的穿衣镜的影子也长长地伸到了双页门上。看见这光景，母亲自然而然地觉得现在不是重开新话题的时候了。反正不论是炸药问题还是其他什么事，都得把贵顺的心思扭转过来才能办成，光是求她不如不谈。从贵顺这方面来看也是一样，要干就得豁出命来用尽各种手段，即使这样，还不一定办得成。如果没有一种迫切的心情，不把它看成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抱着受人之托的想法去勉强从事，那是一定要失败而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不论从贵顺本身的命运来看，还是从解决炸药搬运的问题来看，最重要的，最必需的，是贵顺首先要具备一定要干革命这样一种坚定的决心。

“贵顺！你下决心跟他们拼啊！……”母亲深情地瞅着贵顺微低着的脸，说。

“人若把心放宽点， 就会感到这个世道也不是那么死路一条的。特别是最近，我们的游击队到处打击日本鬼子，打那些仗鬼子的势力作威作福的财主， 这样他们也就不敢象从前那样跋扈啦，再说，同情和帮助我们受压迫、受欺侮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你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跟我们一起携起手坚强地活

下去吧！”

贵顺依旧低头聆听。母亲的话说得很平静，就象一条潺潺流下的河滩的水一样娓娓动听。现在听起来，仿佛小时候在家乡听妈妈给她讲故事似的，既使她产生出一种可怕的幻觉，也给她带来了振奋人心的美梦。

这个梦，不是她变成披着黄金披肩的公主或仙女那样的梦，而是一种极其朴素的愿望，就是想跟妈妈一起过人的生活，哪怕穷就穷一点。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日本鬼子和姜奉奎一类的毒蜘蛛用象缆索似的金钱、权势和法律的绳子把她紧紧地捆住了。这就非得挥刀把这些绳子斩断不可！现在这位身著土布衣裙、脚蹬草鞋找上门来的大娘，象故事里飘着白胡须的山神菩萨似的，准备拿起魔杖替她把毒蜘蛛布下的绳子弄断，但她却唯恐伤了自己的皮肉，心惊肉跳地拦住她不让动手。

贵顺一想到这些，就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好吧！”母亲在炕上支起一条腿，说。

“你好好想想吧，我也该回去了。”

“您要回去？”

贵顺打了个机伶，猛然抬起了头。

“你家的主人快回来了，见了面还得费一番唇舌，干脆不见面的好。”

“大娘，不知您来有什么事……”

贵顺不知怎的，总觉得现在放走母亲，就会永远葬送自己的一生，便焦急地说。

“明天我再来！”

“一定来吗？”

“一定来！我有件事想托你办办。”

“什么事？您怎么不早说？”

“就是现在说了，怕也没用。”

“非常难办吗？”

“只要你有决心干革命，就不难；不然， 你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什么事？要是没啥关系，您就先说说吧，好让我想想。”

母亲缄默了一会儿，直视着贵顺那对眼泪汪汪的眼睛。说是托她办事，但是母亲不能不想到可能遭到拒绝，而且更坏的可能是今天晚上她就会变心，会把这事向敌人告发。母亲一想到这里，就不敢冒昧地跟一个还没有判定是我们这一边还是敌人那一边的人谈这个关系到暴动的成败和许多同志的生命的炸药问题。

“这件事也许是我不该过问的吧？”

母亲神情严肃地默默地看着贵顺。 贵顺被母亲看得受不住了，闪着长长的睫毛，小心翼翼地问。

“有什么不可以问的？不过要商量这件事情， 彼此得非常信任，所以我没敢张口。可是我细细一想，有什么信不过你的呢？你爸爸跟我们一样，被鬼子和财主剥削了一辈子，折磨死了。你本人也被鬼子和他们的狗腿子给坑害了。除了跟他们拼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我要托你办的事，不是别的，就是想让你跟我们在同样的处境里跟他们斗争。有什么信不过的？好吧，我告诉你！”

母亲说着，朝贵顺身边挪了一挪。这话是从母亲的心底里说出来的。母亲本人也是在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拯救自己，才能把自己的儿女引向正确的道路的时候， 才毫不犹豫地参加了革命

的。同样，只要使贵顺认清这个道理，那么她还有什么理由犹豫不决呢？从贵顺来说，她年轻，领会道理快，又没有牵挂，行动自由得多。问题在于她有没有决心。看样子，现在她还有点犹豫。但是，这并不是什么选择哪条路的问题，而是那条她已选择走的道路对她来说还是那样的生疏和危险，使她无法爽快地迈出第一步。

“老实说……”

母亲想要说出口了。但她马上又闭住嘴，瞥了一眼关闭着的双页门。这时外面响起庆哲妈连连咳嗽和用力扫院子的声音。

母亲话到嘴边又咽了回来。她听了听外面的动静，贵顺也神情不安地回头望着双页门。

墙根那边的扫地声渐渐地朝这边响过来，接着庆哲妈把双页门掀开了一条缝，伸进半边晒得黝黑的脸，着急地小声说：

“当家的回来啦！”

贵顺一怔，猛地站起来，惶恐地瞅着母亲。母亲微微一笑，平静地说：

“那没办法，只好跟他见一面了。你装着不知道，就说我是你的舅母。委奉奎再厉害，还能把我怎么样？”

母亲的口气沉着而又镇静。一时惊慌失措的贵顺看到母亲信心十足的姿态和从容不迫的笑容，也恢复了沉着。她微微地红了脸，一声不响地坐了下来，似乎是对于自己刚才的尽管是短暂的惊慌暗地感到羞耻。

外面响起了车铃声；两匹马交叉踏地的轻快的马蹄声；轧飞了小石子的胶皮轮的滚动声；……开关大门的咿呀声；车夫在院子里勒马缰的吆喝声；马匹呼噜呼噜的喷鼻声。接着，传来沙哑

的干咳声和快步行走的皮鞋声；皮鞋声中还清晰地夹杂着故意敲得很响的文明棍的落地声。

母亲和贵顺差不多同时隐隐地战栗了一下。贵顺的战栗，纯粹是一种恐怖而引起的波动；母亲的战栗，则是一种临阵对敌时产生的焦躁的紧张。

姜奉奎在廊沿上停下了脚步， 问道："谁来啦?"这嗓门太象天岩岭的地主黄喜道的嗓门了。黄喜道平常说话的调门儿就是这样。他整天狂喊乱叫，叫到傍黑，嗓门都叫哑了，沙沙地，就象是用紫芒搓绳子的声音。姜奉奎大概是看到廊沿台阶上的草鞋，猜到屋里来了外人。

庆哲妈支吾了几句，没等她的话落音，姜奉奎就用他那把无柄的粗樱木文明棍，"哗啦"一下拨开了双页门。

贵顺的肩膀隐隐地抖动了一下。但她仍旧低着头坐在炕上，做出一副不加理睬的样子。母亲脸上却显出一副山村妇女在等待主人而突然看到主人进门时常有的表情。她嘴边露出微笑，把头略微低了一低，迅速地瞥了他一眼，惊奇地发现姜奉奎的模样同她所想象的竟有那么大的差别。

两天来，母亲在听别人谈论姜奉奎的过程中，脑子里对他的形象形成了一个概念， 估计他由于吃得好穿得好， 一定心广体胖，而且油头滑脑，架子十足，难以接近。可是现在站在眼面前的姜奉奎却头戴一顶用土黄色粗纹布料子做的新不新旧不旧的盔形帽，穿着一条马裤，一色都是肥肥大大的。还有那扣在背心口袋上的锡制粗怀表链和攥在大肥手里可以做椽木的粗樱木文明棍，也都不显得威严神气，反而使人觉得古怪和难看，就象是寺庙里崩坏了的泥菩萨似的。姜奉奎用文明棍尖尖推了推帽檐儿，用另

一只手把帽子一摘，就露出汗渍渍的脑门。这光秃秃的脑袋更增加了可悲的气氛。他的头如果朝两边长得宽一点也许还好一些，偏偏又象非常会闹的有钱人家的丑小孩那样，长了个前拱后凸的大鹅头，所以一塌平阳的前额上端残留着的几茎稀稀拉拉的不象样的头发，就给人造成了一种凄凉的印象，仿佛是荒漠的晚秋草原上的景色一样萧瑟。

“这是什么人？”

姜奉奎起初看到台阶上的草鞋，非常生气。现在看到坐在炕上的穿粗麻布衣裳的母亲，不知怎的，心里就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所以此刻竟发出近似呵斥的不恰当的问话来。从姜奉奎这方面说，他的这种呵斥式的大声发问，也许是让人知道他是这家的主人，然而适得其反，这种发问恰恰暴露了他内心的卑鄙。

没人当场回答。姜奉奎硬把他那由于荒淫无度的生活而失去了弹性直往下耷拉的眼皮朝上翻了翻，轮流地盯视着母亲和贵顺。

贵顺好象是用全身的力气抵御他的凶狠的目光和粗暴的嗓音似的，从容地站起身来，出人意外地用沉着的语调说：

“她是我的舅母，从家乡来的。”

随着贵顺的回答，母亲又一次微微地低了低头，笑了一笑，算是跟他打了个招呼。这一笑，是她掂量过姜奉奎为人的分量以后发出的信心十足的笑。因为她觉得，那么折磨我们、欺负我们、蔑视我们的剥削者，原来只不过是这样的人间垃圾！干吗要怕这号人呢？

“舅母？你家乡有个舅母？”

姜奉奎根本没有心思去理睬母亲，疑疑惑惑地反问了一句。可是贵顺仍旧低头不语，好象根本没有听见一样。

过了半天，姜奉奎才发觉自己问得不得当，使贵顺的情绪处于低气压的状态，于是慌忙不必要地深深弯着腰，说了一句毫无意义的话：“那么， 您是从榆树坪来的吗？”然后又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客气话：

“啊，对不起！”

他说的“对不起”究竟是什么意思， 虽然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明，但是母亲心里早就料想到这家伙准是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一直怀在心里的那种歧视和憎恨穷人的本性。母亲说：

“哎，我们是初次相见。把这不懂事的孩子送过门以后， 本应来看望看望，可就是路远……”

母亲说着，嘴边显出一丝鄙夷的冷笑。

姜奉奎被母亲那种异于外表的从容而老练的举止给镇住了，再也找不出话来应答。他好象求援似地回头望了贵顺一眼，可是贵顺如同往常一样，就在舅母在座的场合，也没有对他露出针尖那么一点殷勤，仍然是一副冷冰冰的表情。

“彼此，彼此！那么，该招待一顿晚饭了。”

一瞬间，姜奉奎心里一火，脑子里飞快地拨了一下算盘，计算了一下由于这个贫穷村妇的来访将要受到的物质损失，生硬地说着。

贵顺仍然不作任何回答。姜奉奎也不说一声上哪儿，一手提文明棍和盔形帽，“通”地柞了一下板炕，没好气地把双页门一关就走掉了。

脚步声消失在里面的客屋里。这时一直象画中人一样笔直呆立着的贵顺，扑通一下倒在母亲的怀里哭了起来：

“大娘，你救救我吧！在这个肮脏的家里， 我再也呆不下去

啦！不论啥事，你叫我做啥，我就做啥，求求你把我从他的手里救出去吧！”

“你怎么还讲这种没骨气的话呀？”

母亲抚摸着贵顺一起一伏的脊背，严厉地说：

“你不想跟他斗争，光想跑，行吗？好啦，不要哭，咱妇女受那些坏家伙欺侮，痛哭流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贵顺，你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去斗争吧，只有这样，你才能早日迎来跟妈妈同过好日子的那一天呐！”

那天晚上，不知姜奉奎安的什么心，非常殷勤地款待了母亲。这也许是因为他想要得到贵顺的欢心，就得在这个女人身上下工夫。母亲对姜奉奎说，贵顺妈病得厉害，活不了几天了，想见女儿一面，这次她就是来接贵顺回娘家的。姜奉奎一听，就象是吃了什么毛毛虫似地皱起了脸。母亲接着又说，眼看她姐姐没沾到女儿一点光就要死了。姜奉奎再三追问是不是马上会死，也许是从中得到了鼓舞，他答应让贵顺回榆树坪十天。然后象发什么大善心似地、神气活现地说，可以坐他的马车上火车站。

一切都进展得十分如意。

晚上，妇女会员们偷偷地把炸药从废井里弄出来，分装在两只铁箱里，假装作新娘回家省亲的行李。

第二天早晨，母亲和贵顺同坐一辆马车，在姜奉奎的送别下离开了矿山。姜奉奎已把贵顺回娘家的事通知了宪兵和警察当局。因此，母亲觉得不会出什么大事故，但是为了把事办得牢靠些，还是采取了周密的措施。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安全通过桥头哨所。她一方面组织上洞村和矿山村的妇女会员们到桥头哨所去吵吵闹闹，制造混乱；另一方面组织青年武装队员们埋伏在江边的

岩石旁，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一旦有情况，妇女会员一齐涌上去把辣椒面撒到鬼子兵的脸上，青年武装队就立刻投入战斗。

母亲和贵顺乘坐的华丽的两匹马拉的马车出现在江边的草原上了。这时，青年武装队员就照斗赫的命令，顶上枪弹，打开保险机。载春奉命到桥头哨所附近去侦察敌情。

等在桥头的妇女会员们，一听到马车声，立刻行动起来。七星妈和和顺妈，头顶着故意打得使人疑心的大包袱，一溜风走过哨所前头。这时一个干瘪得象条明太鱼的鬼子哨兵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扯起大鹅嗓子叫住她俩，一把抓住包袱，一边搜查，一边翻眼珠子。可是不论怎么搜，除了破烂还是破烂，根本搜不出别的来。鬼子兵气得脸儿通红，红得象秋天熟透的辣椒。他一边叫着"这是什么?"一边不住地把衣服朝四下里乱甩。

"尽管翻吧！除了破烂还是破烂！"

七星妈侧耳听着渐渐走近的马车声，故意用话去刺激鬼子。

这时在对面的哨所前面，矿区妇女会长头上顶着一个大木盆，盆上也放着一个类似的包袱，一面回头偷看走近的马车，一面挡住鬼子兵。

大胡子哨兵做出不耐烦的样子，叫道：

"什么的有？检查！检查！"

说着就把大盆拉下来了。矿区妇女会长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干脆把包袱推给鬼子，然后紧张地望着山下的拐角。车铃声越来越近，一架两匹马拉的马车突然出现在路面上。

马车跑得很快，就象要踏平哨所似的，一眨眼驶过了检查站，直奔桥中心。

大胡子吓得往旁边一闪，急忙摇着从矿区妇女会长的包袱里

抓出的一件破烂，大声喊叫：

“站住！站住！”

桥头另一面的岗哨一听到喧响的马蹄声，立刻甩开七星妈的包袱，跑到桥当中，张开两臂，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

“马车，马车，站住！马车，站住！”

“贵顺，沉住气！”

母亲仔细地观察着眼前的骚乱的情景，平静地叮嘱说。

“是。”

贵顺简短地回答。

母亲今天穿的是贵顺平时含着眼泪为亲娘缝制的锦缎衣裳，又套上了坎肩。矜持而庄重地靠在马车的垫背上。那种仪表体态，不论从哪方面看，都够得上是一位名门豪族的太太。说起母亲，即使不加任何修饰，穿着粗麻布衣裳，也是很有气派的。何况今天她坐的是豪华的马车，穿的是锦缎，派头自然更足了。贵顺也不比往常，今天她彻底地摆脱了往日的那种抑郁的阴影，由于再生的喜悦而焕发出自然的光彩，而且一反前例，大加修饰，使得她那原来就很美的面孔，越发漂亮得令人眼花缭乱。

马车离检查站几步远的地方徐徐停了下来。

“证明书！”

踉跄赶来的鬼子兵，大大咧咧地把手朝马夫面前一伸，叫道。当马夫翻着腰包找证明书的时候，那个干瘪的哨兵习惯地向车内探头探脑地张望。

“什么货的有？”

鬼子兵大声吆喝，伸手接过车老板递给他的证明书，粗粗地看了一遍，回头朝车内喊了一声“检查！”并做出准备搜查的样子。

就在这一瞬间，在车上俯视着下面的母亲的庄严的仪表，从正面映进了他那对明太鱼眼似的灰溜溜的眼里，那个日本哨兵不禁怔了一下。紧接着又发现了一对盯视着他的、充满了轻蔑的、漂亮女人的眼睛。没等鬼子兵再说什么，母亲就严厉地呵斥道：

“你这是干什么？”

那个干瘪的哨兵觉得非常意外，又仔细瞅了瞅母亲和贵顺，立刻感到车上的这两个女人，不论从哪方面看，都跟平时在桥头上检查得厌烦了的、满身破烂的、杂七杂八的人不同，是属于必须另眼相看的有身分的人。不过，对方毕竟是朝鲜人，而且昨天又接到了岛木军曹务必严查行人的带有威胁性的新指示，因此，母亲的呵斥，还不足以使他考虑改变根本态度。

“过这个桥的，不管是谁，统统的严格的检查！例外的没有……”

这家伙表面上挺郑重，硬邦邦地打着官腔。说到这儿，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朝哨棚叫道：

“山本！来呀！”

看样子，这家伙是看到母亲那种凛然难犯的态度，估计她有什么可靠的后台，怕惹恼了她，往后有什么麻烦，所以想先找个一同坐牢挨大板子的伙伴。

母亲一边在心里琢磨怎样对付越来越坏的局面，一边迅速地朝埋伏着青年武装队员的江岸的岩石后面瞥了一眼。

“山本！快来呀！”

母亲依旧是威严地铁板着面孔。鬼子兵多少有些气馁，但他还是装腔作势，回过头来焦急地又喊了一声。这时，在哨棚里点头哈腰地听着不知谁打来的电话的鬼子兵，毕恭毕敬地放下听

筒，猛地一伸腰：

"什么事?"

这家伙怪叫一声，快步跑了过来。他的嘴巴特别拱，脑门很窄，唯独他的朝天鼻子又厚又大，远远一看，也可以看出他是个心眼很坏的家伙。他一来到马车旁，就把车门一拉，不管三七二十一，即刻要动手搜查。

炸药分装在两只用虎皮毯子盖着的铁箱里。鬼子的手一摸到那口华丽的、镶着"寿福康宁"四个大字的箱子时，母亲的神情立刻紧张起来，但她考虑到这是关系到事情成败的时刻，就横下了一条心。

"你敢无礼！检查什么?"

母亲威严地喝道。

山本瞅着犹如斥骂家奴般地斥骂他的母亲的堂堂的神态发怔，一瞬间，那种习惯于象温驯的畜牲似地听从主人吆喝的习性发生了作用，他的腰杆软绵绵了。这家伙在无意之间极力想在嘴边露出一丝请求原谅的尴尬的微笑，柔和地问：

"马车的上哪儿去?"

说完还回头瞅了一眼干瘪的伙伴，似乎是向他询问自己的行动有无不妥的地方。

"陪娘进城！"

贵顺不屑一顾地把头扭到一边，冷冷地回答。

山本的脸色立刻明亮起来了，他扇动着肥大的朝天鼻子，就象为自己的事高兴一样，快活地喊道：

"噢，你的矿主大人的……是，是，刚才电话来了的。喂，你不要看错人，她是姜奉奎矿主的那个……"

山本向他的同事挤了挤眼， 似乎是说："你该明白了吧!"然后再次向母亲和贵顺请求原谅似地笑了笑，向后退了一步，朝着马夫和气地叫道：

"走吧!"

马车的铃子又当啷当啷地响了起来，慢慢驶过桥头。母亲和贵顺仍是一副不理睬的神情，高高地昂着头，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山本和那个干瘪的哨兵好象挨了一棒，呆呆地望着渐渐远去的马车。干瘪的哨兵叹了一口气，说：

"嗜——真漂亮，姜奉奎娶了个美女，金钱可是个好东西啊!"

使两个可怜的鬼子心里感到空虚的车铃声，同马蹄声一道渐渐地消失在远方了。

这两个鬼子都耷拉着肩膀，狠命地叹了一声，深深地垂下脑袋，回到那个肮脏的、非人道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的岗棚里去了。

十一

载运炸药的马车上火车站回来后，管辖地区的警察和守备队的哨所，才接到关于矿山来了个可疑的女人以及有关她外貌的、异常模糊的材料。

宪兵军曹大眼珠岛木接到这个报告后，象被火针刺了一下似地跳了起来，立刻追查这话的出处，终于查明这话是矿山的一个

小巡视传出来的。巡视向岛木说，前天早晨，也就是一个矿工横死的那天早晨，大家正在吵嚷的时候，他看到有个眼生的娘儿们胳膊上挎着篮子，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岛木一听，立即打了他一个耳光，责骂他干吗不当场盘查，难道没接到严查的指示吗。这下子可把巡视吓坏了，他急忙辩解说，分遣队长指示他监视工人动向，他只顾去赶闹哄哄的工人下井干活儿，顾不上去盘查那个女人。大眼珠觉得这家伙说话处处都要拉上自己，气得用带马刺的红长统皮靴对着他的腰眼子一连踹了十几脚。

此后，岛木就干脆不提这件事了。不过，那天在听取巡视的报告的最初一瞬间，他的脑子里曾经闪电似地想到过那个据说是姜奉奎小老婆的亲属的老太婆。说起来，这本是一种近乎灵感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但从经验来看，这种灵感式的判断和印象，往往是对头的。

但是，唯独这一次大眼珠军曹全然无视自己的这种灵感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吃过姜奉奎的酒，如果那个老太婆果真是什么工作员的话，那么他必然会有牵连，往后显然会有麻烦的。

从巡视来说是这样，他觉得自己这次多了嘴，挨了岛木一顿脚踢，得了个腰痛病，将来说不定会因为这张嘴莫名其妙地把命送掉。从此以后，即使有人问他，他也故意模棱两可地回答。这么一来， 这个所谓出现在矿山的可疑的妇女， 不论是行动和外貌，都象是捕捉天上的云霓一样，迷离恍惚，叫人捉摸不住。

姓名不详，住址不详，职业不详……提交上来的那份记述的材料上，处处都是“不详”两字。但却记述了这个嫌疑犯的外貌特征：女人，高个子，大约有三十到五十的年纪，白上衣黑裙子，或黑上衣白裙子，腰间还挎了个什么东西，极重要的特征是她脚

穿草鞋，等等。

警察和宪兵当局的那些号称检査专家的家伙们，就凭这种材料做了许多了不起的推理，好象只要犯人还存在就可以逮捕归案似的。在这里，应该特别提一提的事情是：忠新乡上洞地区自卫团长、“韩日合邦”后第一次警察考试合格的卞长国，也跟大眼珠军曹一样，与其说是相信这些所谓科学的推理，倒不如说是更习惯于相信自己的灵感式的判断。当他接到这份使人茫然无措的抽象材料时，脑子里马上断定那个女人就是元男妈。他似乎害怕别人发现他脑子里的这个犹如闪电一般掠过的念头，连应八问他上哪儿去都装作没听见，急匆匆地溜出了办公室。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元男家的门口，朝屋里窥视了半天，在确认屋里没有动静以后，就象贼猫一样，踮起脚尖走到厨房门前。突然打开门一看，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屋里既没有母亲，也没有甲顺，只有乙男在炕上沉睡。

照卞长国的逻辑，这是可以断定元男妈就是出现在矿山的那个可疑女人的又一个铁的证据。

他完全陶醉于这种成功的预感里，怀着飘飘然的心情，朝守备队走去。自从矿山发生炸药事件以来，就率领一个加强区分队来到桥头分遣队的细川，听了卞长国的意见后，立刻表示完全赞成，并命令他马上逮捕母亲。

卞长国带一个自卫团员，跟在一个日本宪兵的后头，朝着那个估计母亲可能藏身的剑水山的山谷走的时候，巧得很，恰恰是母亲本人胳膊上挎着一个菜篮，从山上走下来。

卞长国一见是母亲，心里不禁暗暗拍腿叫好。剑水山山腰上的这条路，一头经上洞、德谷通向城镇，另一头经落日岭通向矿

山。卞长国觉得自己又抓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根据，足以证明元男妈就是出现在矿山的那个可疑的女人。正如材料上所写的那样，她挎着篮子，特别是脚上穿的是草鞋，这又是一个确凿的证据。只是她身上穿的粗麻布衣裳是原色的，的确没有染过任何颜色。这件衣裳是十分眼熟的。不过，也并不是没有根据推断，这是在回来的路上，她把黑色的裙子或上衣换掉了。这么看来，这次母亲终于落到卞长国早已撒下的罗网里了。

卞长国嘻皮笑脸地走到母亲的身边，搓着两手，说：

“元男妈，你才回来吗？我们找你老半天啦！”

“哦，找我有什么事？”

母亲用一种与平常没啥两样的平淡而洒脱的口气问。

母亲乘坐马车一过桥头，把以后的事委托给青年武装队的联络员，就越过落日岭回村了。当她见到敌人的一刹那，就象在草地里踩到毒蛇一样，打了个寒战。但她一想到炸药已经安然运到目的地，贵顺的问题，城里联络站也会按照自己的意见妥善处理的时候，马上就镇静下来。

卞长国看到母亲泰然的神色，心里也不禁打了个机伶，但他马上露出一付恶毒的笑脸，表示自己是不会上当的。他走到母亲的身边，说：

“嘿嘿！老实说吧，我们是来逮捕你的！嘻嘻嘻，对不起！”

“逮捕？你说的是啥话呀？”

母亲立刻想到最坏的可能，虽然早已做好了应付这种情况的思想准备，但表面上还是故作吃惊的样子，问道。

“逮捕？换句话说，就是把你捆起来关进大牢，狠狠地拷打！你说，你是打哪儿来的？”

卞长国的眼睛象蝮蛇一样闪着凶光，但是他嘴角上还挂着笑意，奸滑地想把母亲的秘密套出来。

“上剑水沟去搞点高粱米去啦。”

母亲毫不犹豫地说出事先想好的话。

“剑水沟？喔——上剑水沟去了？大嫂，请你相信我这个卞区长好了。我好心好意地问你，可你偏要撒谎，这能说得过去吗？你看！”

卞长国用目光指了指胳膊上带着宪兵袖章的鬼子上等兵，装出极其诚恳的口气说：

“他们不是来抓大嫂的吗？我看现在还不算晚，你就向我照实说吧，我可以给你说个情。嗐，一来我是自卫团长，不能不守自己的职分；二来我们又是乡邻，不能不顾彼此的情分，真叫我为难啊！”

“我根本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话呀，我上剑水沟，还犯什么罪吗？”

母亲眯缝着眼睛，冷冷地盯视着卞长国，沉着地说。从敌人耍的花样来看，母亲知道他们对炸药问题还无所觉察，心里就安稳了许多，所以一点也不害怕。

“你真要这么执迷不悟，我也没办法！”

卞长国向后一退，宪兵上等兵就窜向前去，狠劲朝母亲的脊背推了一把，大声叫道：

“走！坏的娘儿们！”

卞长国跟在母亲的后头，心里微微浮起一种不安的预感：这娘儿们又傻又呆，要是在细川中尉的面前也这么矢口否认，岂不是把我坑了！不过，宪兵队的地下审讯室可不是好玩的，一进门

软就会叫她吓掉魂，想赖也赖不成！她还不知这个厉害，真把我急死了……

卞长国的不安，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一进守备队的大门，就留心察看母亲的神色，可是没看出一点点的变化。当母亲走进守备队大门的时候，应八不知从哪儿呼呼哧哧地跑来了，十分为难地紧跟在母亲的身边，焦急地说："你怎么不照直说，硬挺着，不是被拉到这儿来啦！"母亲听了，连眼皮都没有眨一眨。（卞长国根本想象不到，应八说的话是暗示母亲：您放心吧，我马上把情况向组织汇报。应八是看到炸药车通过大桥，心里高兴，跑了一趟兄弟岩洞，后来听说母亲被捕，才又急忙赶回来的。）

细川对母亲的审讯，进行得非常枯燥无味。

母亲被上等兵推进屋里以后，细川就象要把她一口吞掉似的，盯着她看了老半天，又摸了摸长着青栗苞般硬撅撅的头发茬的秃脑袋，嘿嘿一笑。这一笑，意思是想表示自己的从容不迫，或者是想表现自己"宽厚"的心地。可是从他嘴里露出来的几颗被虫蛀空了的稀稀拉拉的黄板牙，却使他任何一种意图都没有收到效果。

"昨天和今天，你的上哪儿去了？"

细川的审讯就是这样开始的。按照他的估计，即使他问的问题，内容跟自己的部下士兵和自卫团长问的一模一样，反应也不会相同。因为他的官阶高，一准会产生相应的效果，因此不必特别费脑筋去耍花样。尽管他对部下讲话的时候，口口声声强调要多动脑筋，但自己心里却不把它看成是帝国军人值得夸耀的优点。每逢大眼珠军曹要摆出专家的派头，去搞那种名堂的时候，他就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让军人去当密探，简直是瞎胡闹！可是一

且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也会摆出一副“我决不亚于你”的架式，大谈其“你们要动脑筋”之类的话。现在，在他面前的是个土里土气的山村妇女，而且又抓住了证据，哪有不服服贴贴的道理？又何必多费唇舌呢？同细川的估计对照起来看，母亲的反应多少有点出乎他们的意外。

“我是上剑水沟弄高粱米去的。”

母亲沉着地回答说。这个回答，给细川的印象非常不好。因为细川觉得母亲对他的问话，恭谨聆听，认真对待的成分少，敷衍搪塞、不当一回事的成分多。但他想也不必一开头就灰心失望，于是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那你干吗上矿山村去？”

“我没上矿山村去！”

“没去？”

细川听到母亲断然的回答，不禁一楞，不知不觉地把母亲的话复述了一遍，怔怔地瞅着母亲的脸。可是不论怎么看，母亲的布满细细的皱纹的、温柔的面庞，冷冷的眼神，紧闭的嘴唇，除了给人以一种安详沉着的印象之外，根本看不出一点破绽。

“那你为什么打矿山那头来呀？”

细川这时才亮出本来的猪嗓子，突然发出一声破锣似的怪叫。

母亲坐在那里睨视了细川一眼。好象是说真没见过这号人！细川一碰到这样的目光，马上疑心母亲看透了刚才自己是虚张声势，不免有点狼狈，但他还想进一步吓唬一下，给她个厉害瞧瞧，于是可劲儿瞪起一双黑洞洞的大眼睛。

母亲作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把头一偏，平静地开口说道：

“剑水沟也没有人家在秋前放粮食的，实在没办法，只得吃青菜熬到秋天了。听说落日岭山脚下蘑菇很多，想采点吃吃，来的时候，特意绕到那儿去了一趟。”

母亲说到这里，指了指放在地上的篮子，接着说下去：

“眼下没啥可吃的，灶门都挂上蜘蛛网了，就是这玩意儿也得拿回去一点，好冲冲灶门啊！”

细川和下长国迅速瞅了一眼地上的篮子，一看到装得满满的蘑菇时，就象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似的，急忙把头偏了过去。

细川嘴里发苦，吧嗒着象高粱饼一样紫红的厚嘴唇，紧紧地皱起了癞蛤蟆脸，把身子一转，“得得”地在房内走来走去。他走到笨重的书柜前头，蓦地一抬头，只见供在墙上的据称是日本第一代女神“天照大神”的雪白的神龛正在俯视着他。细川习惯地想做个立正姿势，但他并没有做，却反射似地“霍”地转过身来，就在这一瞬间，他的眼光跟局促不安的下长国的视线正好碰着。

“狗东西！”

细川心里骂了一句，他觉得刚才下长国讲的那些听来满象是那么回事的有力证据，这会儿当真考核起来，没一个不是荒唐的。年龄，外貌，甚至据说是确凿无疑的草鞋，也尽是些不值一提的东西，把上洞村的任何一个娘儿们抓来都能对得上。他拿这种东西来唬咋唬，好象找到了什么了不起的证据，还把我扯了进去，这成什么体统？

不过，细川认为轻易表露感情是武官致命的弱点。这种见解使他善于暗暗地克制自己的那种爆发性的冲动。

“你儿子上哪儿去了？”

他用一种乍听起来可以说是非常柔和的沉着的口气问道。话

题突然这么一转，对细川平常在这种硬性的克制之后，往往会跟着爆发一场可怕的忿怒这一点有过多次体验的卞长国，深深地意识到现在才真正到了自己出面扭转局势的时候了，因此十分注意倾听母亲的回答。

“孩子说他上甲山去挣钱， 前些天我还对这位卞区长讲过好多次，看来你还不知道！”

“你想骗谁？”

卞长国好象正在等待机会，母亲的话音刚落，他就炸雷似地吼了起来，“我们早就通知甲山调查过了， 甲山一带根本没见到元男的影子！”

“那我怎么知道呢？”

母亲对卞长国眼皮也不抬地回答说。

“元男是找地方干活儿去的，不在甲山， 那一定是到别的地方去了！”

“当妈的还不知道儿子的去处？”

卞长国跺着脚后跟，竭力想显得神情可怕一些，他使劲咧着嘴，把眉毛蹙到一起，装出一副日本武士的样子。可是母亲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先说上惠山， 后来听说有人在甲山碰见过他……他走东走西的，我怎么能知道？”

细川冷眼旁观，唯恐卞长国的这副样子会把事情弄得越发糟糕，于是举起一只手喊道：“不要管她，不要管她！”， 他迈着极其文雅的步子，慢慢地从白色神龛下走到桌子前面，又从桌子前面走到可以望见守备队庭院的窗子旁边，来回踱了两三次，然后直挺挺地站在母亲对面，把又多又黑的眉毛挤到一块，盯视了母

亲好半天，好象呻吟似地一字一句使劲地说：

“我们知道你是妇女会员！”

这是细川的最后的一张王牌。他说母亲是妇女会员自然是没有确实根据的，但他认为从各方面的情况来推断，那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他想，只要我给她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已经掌握了她的全部秘密，那么不管她是多么愚蠢，多么泼辣的女人，也会吓得从实招认的。

可是，母亲却做出完全不能理解的样子，慢慢地抬起头来，瞅着他说道：

“妇女会？那是啥呀？那一回区长来说了半天赋役啦，什么的，向我们要钱，你说的妇女会就是这个吗？”

“住嘴！”

细川象狗咬跳蚤般地抽动着下巴，喊道：

“把这个娘儿们拉下去送交宪兵队！大眼珠子怎么不露面啊？”

细川终于失去了所有的自信心和忍耐力，大声喊叫起来。

母亲又被上等兵推出房外，带到宪兵队监狱。

“给我往死里揍！这娘儿们准是妇女会员，上矿山的也一定是她！她不单是共产党，而且是个大共产党！”

细川对着诚惶诚恐地看着自己的下长国，信口开河地说了一套言不由衷的大话。

十二

乍一看，这个宪兵分遣队的地下审讯室给人的印象，既有点象蹩脚的澡堂，又有点象熄了火的铁匠铺。转过昏暗狭窄的水泥走廊，走下笔陡笔陡的阶梯，便是一年到头见不到一点阳光的、散发着潮湿的腥臭味和刺鼻的霉味的地下室。进入地下室，头一眼看到的便是吊在半空中的粗大的铁链。除了这个用来施行所谓“坐飞机”酷刑的可怕的刑具之外，水泥地上还散放着三四个大木桶和几个大小不等、类似炉钎的铁条。一面墙上，则胡乱地挂着一些竹剑和橡皮鞭。此外，这个足有三四开间大的地下室里，便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器具。正因为如此，就更加使人感到一股腾腾的杀气。一走进这个昏暗、空廓、静得可怕的房间，便跟外界的一切音响隔绝了。只听见不知从哪儿发出的滴滴答答的滴水声，甚至连人的呼吸声，也会在湿淋淋的墙上激起空洞的回响。

这个房间里的气氛，连细川和宪兵军曹大眼珠岛木也都不大喜欢。因为房间和墙壁都笼罩在阴森幽暗之中，难于一下子看清什么，但只要仔细地观察，就可以发现到处都有斑斑的血迹，甚至还能发现粘在墙上的碎肉。对于这一点，细川和岛木是清楚的，心里也暗暗地想到这里的臭味不是别的，而是一股血腥气。即便不是这样，这个房间本来就够阴森可怖的，所以，当他们的脑子

一想到那些横死在这里的人的形象时，也就禁不住浑身惊悸了。

尽管这样，他们来到这个房间，总是装出一副特别高兴、特别神气的样子。在这方面，他们非常羡慕无须象他们那样故意做出这种神态，只要一进这间房子，那对灰暗的眼睛就会突然发出凶光；松弛的两腮顿时绷紧；慢腾腾的动作马上就变得非常敏捷，同时还怀着发自内心的欢悦抡起棒子打人的宪兵伍长熊本。说起熊本，他原在城里的宪兵队本部供职，有一次，他把一个混进革命组织的警察密探当成了真正的共产党，抓来足足拷打了两天，终于打得一命呜呼了。这件事惹出了麻烦，守备队非常不满，警察当局态度也很强硬，表示要立案追究。正在这个时候，宪兵当局考虑到上洞地区日益骚乱的形势，就把他派到这儿的分遣队来。不管守备队和警察当局怎么说，熊本在宪兵队内部还是一个相当受重视的人物。他的下巴上长满了漆黑的络腮胡子，血红的薄嘴唇带有病态，浑身干瘪得没有一点肉，就象中世纪画家笔下的饿鬼。每当他瞪起从来就象死鲫鱼眼珠般的灰色眼睛，拿起竹剑或铁棍之类行刑时，他那小而红的嘴唇，就会使人联想到刚喝过滚热的人血的野兽。他是从拷打中享受生理上的快感的，在这方面，自然也就掌握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诀窍。所以，凡是拷问人的差事，不论是什么样的案件和犯人，一概由他包办。要是从伍长这个军阶来看，大可不必亲自去干这种鲜血淋漓的事情。可是，他只要一离开这个房间，就会象一条从水中跳到陆地上的小鱼一样，立刻感到浑身无力。坦白地说，他宁可摘掉伍长的肩章，也不愿离开这个房间。在城镇宪兵队本部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他的那些大谈其什么科学推理、什么证据、什么心理战术等等的同僚和长官们在“文明”的审讯中一无成效，而他接手办案

后，把犯人朝审讯室里一带，单纯地、适当地施加一些肉体上的苦痛，那些犯人就把什么志气和节操之类，象破鞋似地抛到一边的时候，他的哲学上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他从不相信人们会有高尚的气质和道德，甚至认为某种精神美，也无非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闪光的、廉价的镀金品而已。他确信既然没有什么超乎肉体的、存在于肉体之外的纯粹的精神，那么，拷打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任何人屈服。因此他素来不重视所谓名誉和威信。如果不影响他的薪金和贿赂的话，那么他是绝不肯拿肩头上多添一两颗星花这样的事去同那种马马虎虎地洗一洗沾满了犯人鲜血的手，沿着黄昏的道路独自悠闲地漫步，然后喝几杯大包酒来润润焦渴的嗓子眼时所领受到的快感交换的。而且……也不会诚惶诚恐地垂涎“天皇陛下”赐予的金质勋章和香烟。宪兵伍长熊本，向来就是暗暗以此自负的。

熊本看到母亲被上等兵和卞长国推进屋来，便抬起他的那对灰白眼睛，很不耐烦地看了她半天。他的眼睛渐渐地张大了，泛出了蓝光；他的面颊也痉挛似地抽搐了一会儿，立即绷紧了起来。

“哼！她是共产党吗？”

熊本鼻子里哼了一声，随即发出轻蔑的叫喊，打破了可怕的寂静，激起了轻微的回响。上等兵一来到伍长面前，便吓得浑身发抖。就连那个有亲手把许多人弄得血肉模糊的经验的卞长国，看见熊本发蓝的眼睛和干瘪的身子，闻到这间房间里散发的奇怪的臭味，也禁不住战栗起来。熊本不懂朝鲜话，在拷问的时候，卞长国得替他当翻译。可是这会儿，卞长国就觉得自己象是受到拷问似地惶惶不安了。他怀着“千万别固执呀！快说吧！”这样的

心情，回头瞅了母亲一眼，肩头还隐隐颤抖了一下。

可是，母亲依旧神色自若地站在那里，没一点恐惧的表情，也没一点慌张的举动。她在守备队长细川面前，还装着糊涂，显出一副山村妇女土里土气的样子；现在，一来到这个可怕的房间，却昂然屹立，倒象是前来审讯这群饿鬼似的。她冷静的目光里，甚至流露出悲怆恻隐的神色，仿佛在怜悯这些可怜虫。

“畜牲！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娘儿们！……”

熊本似乎比卞长国更深切地意识到母亲的这种内心活动。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嘣咯嘣直响，突然紧紧地握起橡皮鞭，狠狠地抽打起来。

啪！一鞭子抽破了粗麻布衣裳的后背，粘走了一块肉，那声音震得房子嗡嗡直响。

如果说，熊本最初哼了一声是表示他不满足这个猎获物的话，那么，这一场突发式的鞭打，就说明他现在已经认识到站在面前的人，不是什么猎获物，而是来消灭自己的劲敌，因而他慌乱起来了。

卞长国也紧张得心惊肉跳。现在完全不需要他来翻译了。

熊本一开始就是怀着这种情绪来拷打的。再说，不论是宪兵分遣队长大眼珠，还是守备队长细川，都没有向他作过任何具体的布置，只是叫他狠狠地拷打。岛木本是细致得过头、凡事都喜欢做很多设想的人，唯独这次只做了如此抽象的指示，这是别有意图的：因为他不愿意具体说明这一事件的真相，而想借熊本的有本领的手来永远堵住母亲的嘴。从细川这方面看，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他那一向孟浪的脾气起了作用；另一方面，他估计象这样的乡下女人，只要拉到审讯室里走一遭，就会吓得把什

么都招认出来的。再加上熊本个人的感情用事。这么一来，这场拷问自然就很少动嘴，干脆动用全部刑具，一味地朝着"给她点味道尝尝"的方向进行了。

头一次拷打，就把母亲打得摇晃起来。不过，这与其说是打击了母亲，倒不如说是更沉重地打击了熊本。他向来是以拷问能手自居的，一眼就看出母亲的营养状况不佳，觉得不能不考虑她的身体条件。因而他大为激动，心想要使这个高傲的女人受到最大限度的肉体上的苦痛，就得多用一些刁钻古怪的技巧。论起拷问，问题不在于加在肉体上的苦痛的总量有多少，而在于要使被拷打的人保持清醒的状态，让他慢慢地受苦，能够充分地去咀嚼那是什么样的滋味。只有在这个限度里进行拷问，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不管你拷打得多么厉害，如果受害者失去了知觉，或者因为拷打得过急，使人来不及感觉到怎样的疼痛，便不会带来任何精神上的动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母亲虚弱的身体，同她那大义凛然的沉着态度一样，给熊本造成了不少困难。她的肉体禁不住几下橡皮鞭子，铁棒自然是起不了作用的，就连竹剑和其他打击刑具，也都派不了大用场。熊本考虑到这一点，立刻命令手下人去升火炉，而他自己则把母亲的双手倒绑起来，吊在房间旮旯里的类似搁板的架子上，以便试验一下灌水的酷刑。熊本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态度是非常认真、非常沉着的，动作象机械一样准确。他终于做好了一切准备，一手托着厚毛巾，一手提着大水壶，走近母亲的身边。这时，他那血红的唇边浮现出淡淡的狞笑。

母亲头一摇，把散乱的头发甩到身后，直盯盯地看着慢慢向她走来的饿鬼的嘴脸。母亲从来没有听见别人讲过应该怎样对付拷打，但她本能地意识到在这种场合下想躲避苦痛是没有用的。

现在，她被倒绑双手，吊在半空，想踢蹬一下腿都不可能。母亲非常清楚地知道，鬼子把她拉到这儿来，目的就是要折磨她，除非向鬼子求饶，不然，不论怎么挣扎，也是无济于事的。其实，回想起来，母亲的前半生，也就是遭受完全无视她本人的希望和意愿的连续拷问的过程。 因而也就没有必要特意去避免这场苦痛，而且想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

唯有灵魂是自由的。是的，只有母亲的灵魂，不论用什么样的铁链绑，不论用什么样的烈火烧，不论用什么样的棍棒打，她都是自由地在天空翱翔。母亲，穿过火山血海，越过撕裂人心的损失和牺牲的山岗，终于在心痛彻骨的眼泪和哀叹中，找到了斗争的道路，革命的道路。在这条宽阔的大路上，母亲的灵魂从一切束缚和不合理中得到了完全的解放。现在，她的整个身子虽然被捆绑着吊在象搁板似的横杆上，但她反而以冷静的目光逼视着走近身边的行刑的凶手。

熊本抽动着刚刮过络腮胡子的发青的下巴，咧嘴一笑，然后象下了什么决心似地把厚毛巾朝母亲的脸上一蒙，掖好边儿，直盯着母亲的眼睛。

母亲心里想道，世界上有无数种职业，难道就没法混饭吃，偏要当这种刽子手？一面想，一面反倒以怜悯的目光瞅着熊本那兴高采烈得意忘形的样子。

熊本又打了一个响鼻儿，似乎是说，你愿怎么想就怎么想，我干我的吧，于是提起大水壶朝母亲的鼻子灌水。熊本明白，就是用清水也可以叫母亲饱尝窒息的苦痛的。不过，他还想加点作料，弄得更有滋味些。从这个见解出发，他又掺进一些辣椒面和盐。这么一来，母亲的呼吸还不怎么困难，但鼻子和嘴，凡是能

进水的地方，都象叫火烫了似的，感到火辣辣地刺痛起来。

“疯狗！何必来这一套！难道我受你们的罪还少吗？ 我遭到的痛苦还赶不上这个吗？”

母亲静静地闭着眼睛想着。她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不论怎么咽水也缓不过气，咬紧牙关也没有用处，胸脯好象马上就要炸裂，她终于受不住了，把头一偏，只见饿鬼正嘻嘻地咧着嘴笑。这时熊本又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摆正。母亲心里明白，这下子无法偏头了，即使偏过头去，也减轻不了痛苦。敌人的幸灾乐祸的笑声，又给她以痛彻骨髓的刺激。她轻轻地合上了眼睛，准备承受一切苦痛。

这种苦痛，就象在蓬蒿起伏的梨树沟的山岗上，在那灰烬飞扬的昏暗天空下埋葬了丈夫，拍着沉默无语的大地痛哭时所感到的痛苦那样，使她感到窒息。

她胸口发闷，呼吸急促，肺脏象要把肋骨顶穿蹦到外面来似的。现在，已经感觉不到辣椒面的辛辣，只觉得天地缩成拳头那么大，胸口憋得受不了了。 在母亲的心里， 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她感到自己就象是在别济村的山顶上听到堂哥在“讨伐”中死了的消息时那样，与世界隔断了一切联系。

“不！”

母亲蓦然使劲地摇头。不！我怎么能抛下我所珍视的一切死掉呢？我要上白头山去，要上白头山去！……

“你想说话吗？”

熊本把母亲的摇头看成是某种信号，对卞长国抬了抬下巴，叫他翻译。可是不知怎的，卞长国一开始就畏畏缩缩的，磨蹭了一阵，一下子开不了口。熊本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蘑菇什么?!”熊本大吼一声。他把眼珠子一翻，胳膊一扬，象是要给卞长国一个耳光。但又不好这样干，只气得嘴唇直抖。他所以发这么大的火，是因为在叫卞长国翻译的那一瞬间，已经意识到完全不需要翻译了，母亲的摇头并不是想要说话，而是再次下决心，表示决不向任何威胁和痛苦屈服！熊本对于自己作了这种愚蠢的判断暗暗感到恼火，他觉得被这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娘儿们愚弄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相，他益发暴怒和凶狂起来。

“大嫂，这何苦呢！快说吧，说出来不就没事啦，何必这么固执呀！”

卞长国看见熊本凶相毕露，吓得急忙躬着腰在母亲的头前哀求地说。他认为没有必要把熊本的话照翻出来，无论如何得叫母亲回心转意。不然，这号压根儿不懂世故的乡下娘儿们，不知的那是死路一条，是会一个劲儿地往里钻的。卞长国心想，她遭道横祸是由于她傻，埋怨不了别人。可是她这样挺着，可把我这个局外的好人也弄得提心吊胆的。真是的！哪有这样的蠢人！卞长国想到这里，更加满脸狐媚地哆嗦着嗓子，低声说：

“大嫂，你别看他们这样，其实都是些善良厚道的人哩！只要你说出来，人家就会夸奖你的，何必这样固执呢，真急死人了！”

卞长国把两只手合在一起，象祈求似地恳切地说。熊本明明知道他说的话和自己要他翻译的内容是两码事，但他还是用下巴指示他继续说下去，而自己则接连不断地灌水。

母亲的苦痛达到了顶点。刚才她已经觉得肺脏快要顶穿肋骨蹦到外面来了，这会儿却又觉得身体缩得只有拳头那么大。而在那只有拳头大的身体里，唯独肺还一个劲儿地膨胀，胀得足有房子那么大。身体越缩，肺越胀。她那胀大了的肺耗尽了最后一点

空气，只剩下名符其实的苦痛在增加着，扩大着，真是一刻也忍受不下去了。要么是身体爆炸，要么是肺破裂，二者必居其一，再这样下去，那是一刻也挺不住的。在这样的苦痛中，唯有耳朵异常灵敏，不过，也不光是听觉，就连紧闭着的眼睛和其他所有的感觉器官，都在发挥着不同寻常的效能。现在，母亲能够非常清楚地分辨出卞长国在耳边嘤嘤乱叫的刺耳的声音和他说的话的含义，能够清晰地想象到张大嘴巴笑着向她灌水的鬼子宪兵的凶恶嘴脸。

这是一场真正的拷打。母亲要在被捆绑着吊在半空无法表达任何意志的情况下，听卞长国嘤嘤的叫唤，这使她受到很大的刺激，简直比用锯子锯头还要难受。这种痛苦，也许马上就会变成气喘，变成肉体上的苦痛吧。

窒息，窒息，啊，窒息得受不了啊！

“元男他爹！”

母亲在心里喊了一声，就昏迷过去了。

“人生”，卞长国按照编好了的长长的腹稿，开始谈起为人处世要明智一些的理论来了。

熊本冷眼看了一下卞长国认真的神情和态度，满意地笑了笑，就象淘气的小孩玩水玩得入迷一样，还在使劲地灌水。

“就算活得长，充其量不也只六十岁吗？如果受苦活到六十岁，那就怕没人想长寿啦。有些人嘴里说得天花乱坠……啊，大嫂！大嫂！”

卞长国讲了半天，突然惊叫起来。

熊本这才留神看了一眼母亲平静的表情，发现她已经昏迷过去了。

“给我滚！”熊本眼里立刻露出杀气，直盯着卞长国，破口大骂起来。

“饭桶！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堆话，都说些什么呀！你看不出来吗？看不出她是个狠毒的女人吗？瞎罗嗦些什么？”

“是，是，是……我不说啦！”

卞长国从心底里痛切地感到自己是错了，他恨不得马上溜掉，向后直打趔趄，连连点头哈腰。熊本象要把他吞掉似的，盯着他的脸，拼命朝母亲的下半身泼水，故意让水溅到卞长国的自卫团制服上。母亲的腿被冰水浇了半天，终于苏醒过来，眉间显出细细的皱纹来。

平静顿时消失了。

知觉一恢复，苦痛又在刚才昏迷时的水平上持续下去。但这种难以忍受的苦痛，并没有给熊本带来多大的快感。熊本知道，这种复发的苦痛一开始就是非常厉害的，因此母亲在与苦痛作斗争中不可能有时间发生动摇。果然，母亲又昏迷过去了。熊本再用水把她浇醒，浇醒后继续灌水，一壶水还没用完，母亲又昏迷不醒了。

每逢这时候，熊本的脸气得象晚秋的辣椒一样通红，最后真的踢了卞长国几脚。尽管他把全部责任推到没有过错，始终站在旁边陪着的卞长国身上，依然没从母亲的嘴里得到一言半语。

在这样反反复复的过程中，开始变短了的秋天的日头，不觉已经落山了。拷问的时候，细川到审讯室来过两次，大眼珠来过一次。他们看到这种拷问的场面，估计不会有什么象样的结果，就咂咂嘴巴走了。

这时刻，不用说在架子上昏迷不醒的母亲浑身湿透，就连卞

长国也被盛怒之下的熊本泼出的凉水浇成了落汤鸡，而熊本本人也湿漉漉的差不多成了水鬼。不论是卞长国，还是熊本，都已经身心疲惫了，但是，他们既然在细川和大眼珠面前说了大话，也就不能半路上打退堂鼓。

熊本终于精疲力尽了。他把木头椅子拉到喽罗们升起的火炉跟前，颓然坐下， 叉开两腿，把手伸到灼热的炉火上去烤。 他整天摆弄凉水，溅得浑身湿透，着实有点发冷。肚子也饿了。他使劲地用粗嗄的嗓子喊了一声喽罗， 叫他马上拿点吃的来。 现在，他再没法指望去享受沿着江岸在黄昏的路上溜达，顺便到酒馆里喝上几碗大包酒，然后吹着口哨回宿舍的乐趣了……

不一会儿， 应八用托盘端来一瓶白干儿。 熊本和卞长国对饮，想提提神。酒劲一上来，又产生了一股新的勇气。他好象在鞭打自己快要变得脆弱的心似的，用长统靴的后跟蹬了一下水泥地，弹簧一般跳起来，叫道：

“给我把这女人吊起来！”

于是血迹斑斑的铁链垂下来了，母亲被背扣起来，随着一阵嘎啦嘎啦的滑轮的声响，被高高地吊到半空中。

母亲的眼皮底下是烧得很旺的火炉，哔哔剥剥地溅着火花。

熊本在铁钎的柄子上缠上绷带，把烧得通红的铁钎在炉壁上蹭了几下，紫红色的铁钎上的铁锈一层层地剥落下来，升起一股淡淡的蓝烟。

“你不开口？”

熊本突然恶狠狠地站起来。

“我没啥可说的！”

母亲平静地说。

“什么？”

母亲的回答异常镇定，异常平静，熊本和卞长国听了，好象自己的心被狠狠地刺了一下，他们一边后退，一边狂嚎起来。

…………

…………

十三

应八手里端着菜盘，耳朵贴在门缝上偷听屋里的动静。审讯室里的铁链声和詈骂声，使他难过得全身搐搦起来，使劲地咬着牙。

刚才应八给他们端上点心的时候，也这么偷听过屋里的动静。现在夜已深了，他本来用不着去拿空酒瓶，但他还是特意早早来到审讯室门口，贴着门缝听了一会儿，才进屋里去取出空酒瓶，然后又贴在门边偷听。虽然谈不上了解得详细，可也大致地估摸到母亲所受的苦痛和敌人对她拷问的结果。尽管熊本和卞长国都以手辣心狠、横恶残暴闻名，但他们也被弄得这样萎靡不振、慌恐万状，由此就可以想象到母亲以她羸弱的身体，同敌人进行了多么顽强的斗争。

应八越想越感到难过，就象有根烧得通红的铁钎刺进了他的心里一样。

他生成一种憋不住心里话的脾气，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掩饰自己的感情。可是，自从打进了敌人的巢穴以后，他得陪着笑脸去应付行为丑恶的敌人，特别是对他所深恶痛绝的敌人，更要做出恭敬顺从的样子。不仅如此，他还得从敌人的嘴里掏出一些秘密来，这种差使可把他折磨苦了。就拿此刻来说，他是把母亲所受的严重的苦痛看成是自己的苦痛的，而且觉得比自己受苦更难过，但他表面上不能流露出一点难过的神色，还要装得同敌人一样开心，一样美滋滋的样子。

他是宁可死也不愿当这种角色的，就尽量找借口避开，不同他们打照面。然而十分难办的是，老这么躲着他们就不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来提供给组织。何况现在面临暴动的前夕，组织上要求比任何时候都要更细密地掌握敌人的动向。目前的状况是：前一阵在搬运炸药的问题上多少耽误了一些时间，加上由于炸药事件，敌人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接着就发生了逮捕母亲的事件。由于无法确定这些现象是偶然的，还是敌人已经觉察到可能发生暴动，正在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活动，所以只好把暴动的日期朝后推，以便进一步观察敌人的动态。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并不只是攥在应八手里，打进敌人内部的工作员，也不只是应八一个。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觉得在上洞地区监视敌人的组织的眼睛，也就是他自己的眼睛。在全盘掌握敌人情况方面，他的眼睛无疑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现在，应八的思想认识也跟初来时不一样了。当他看到自己硬着头皮搞来的一些情报受到组织上的重视，而且组织上还根据这些情报开展了全面的巨大的工作时，心里便产生了一定的荣誉感，责任心也加强了。这是事实。 不过， 天生的脾气是改不掉

的，何况几乎每天都发生刺激他自尊心的大小事件呢。每当他整天看着敌人那种令人作呕的嘴脸，强忍着满腔怒火回村的时候，不论是在胡同里还是在井边上，凡是碰见他的老乡，都以鄙视的眼神来打量他，好象看见的不是人，而是一条狗。特别是先淑和次淑，这对孪生姐妹更加古怪。她俩用同样的表情对他撅着嘴，吐着唾沫，也许因为她们是孪生姐妹，连吐唾沫的动作也都一模一样。这种鄙视还可以暂时忍受，可是，为了掩护母亲去矿山而跟下长国耍花样的那天，在河边险些叫七星妈的洗衣棒砸碎脑袋。第二天他上联络站去汇报搬运炸药和敌人惶恐不安的情况，又遇见七星妈，向她吐露了真情，才放下心来。不然，这位独生子被敌人关进了监狱、气得两眼直冒火的老大娘，真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从哪个墙根下冲出来跟他拼命哩。把他当作敌人的人，岂止七星妈一个？说起来，组织里的人是不要紧的，最不能放心大胆地接触的是象英实的爷爷和孪生姐妹的爸爸那样的非组织群众。

不过，这也没啥关系。一棒打不死，还可以逃跑，再说组织上也会做好安排，防止发生这类事件。把话说绝，就算叫人给打死了，第二天只要把自己是个堂堂的共青盟员、上洞村的青年武装队员这件事一公开，老乡们都会流着眼泪来哀悼他的。最难忍受的是，偏偏在这个怒火中烧，恨不得一棒子把敌人打死的时候，他得象缺心眼的傻小子一样，干那种给敌人陪笑脸的肮脏事。

今天，他找各种借口，周旋于自卫团办公室、守备队和宪兵分遣队之间，尝尽了人生的悲哀，简直把他的头发都要愁白了。

凡是元男的伙伴，有谁没受到过母亲的抚爱呢？但是最得到她宠爱的，还是自幼丧母孤独成长的应八。他把元男的家当作自己的家，直进直出，随便到厨房里翻土豆和燕麦饼吃。从母亲这

方面说，若是厨房少了什么吃的，或者家里少了什么象样的东西，一准知道是应八闹的鬼，往往把他叫来，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狠狠地捶他的脊背，骂他不懂事。可是家里一有什么稀罕的吃食，照例是先想到应八，把他找来一起吃。有什么忧愁烦恼和为难的事，也要跟他商量，有时还让他干干家里的活儿。在老鳏夫手里长大的应八，到了下巴底下长出了黑胡茬的年纪，才体会到母亲的深情厚意。现在尽管晚了一些，但他感到，毫无保留地把一片温柔的抚爱给予他的母亲，是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的。

正因为这样，母亲一被捕，这个本来就沉不住气的应八，马上急得哭丧着脸到处乱跑，结果受到了工作员的批评。工作员同志警告他说：要想救出母亲，就得更加沉着地在敌人当中做好工作。听了这话，他才猛然醒悟过来，强忍着剜肉般的苦痛，整天象影子似地不离母亲身边。

但是，要洞察敌人的心思，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那伙敌人中，比较容易接触的是卞长国，这家伙并不怎么知道敌人的内情，可是酸不溜丢的，想从他的口中掏出点敌人的秘密，真比骑着兎子进龙宫还难。这样，应八就想方设法寻找机会跟细川和熊本、大眼珠子等接近，不过，这个愿望也是难以实现的，首先，是一个小小的自卫团员，没多少机会在他们的面前露脸。这回给他们端酒送菜，真是难得的机会，他心里动了一下，但又唯恐在他们面前磨蹭久了，会暴露自己的身分，往往又不得不自动退出来。

这时，走廊那头突然传来了值日的下士官骂人没给他敬礼的声音，以及急促的跑步声，应八急忙把贴在审讯室门缝上的耳朵

移开，做出神气活现的姿势走了出去。

穿着红皮靴、戴着值勤袖标、长得结结实实的值日伍长，一转过走廊就碰见应八，不分青红皂白地瞪起眼珠子，叫道：

“混蛋！那是什么？”

“是，熊本伍长正在拷打一个老太婆……”

“那你干吗不走后门，在值勤时间端着酒瓶来回晃荡？笨蛋！”

“是，是，我错了！”

“滚！”

“是，是！多谢！”

应八伤心地笑着，连连点头哈腰，朝吊着一盏孤灯的大长走廊的尽头走去。

这时，在快活而又善于说笑的应八的眼里，汪着一眶晶莹的泪水。

十四

明朗清新的月夜。秋天的高空飘着蓝莹莹的薄云，渐渐地聚成片片云朵，象撕碎的棉絮一样向四面涌去。

清风，满载着秋天熟透了的百果的芬香，从杏花山那边吹来，轻轻地抚摸着屋顶的茅草，摩挲着树木的枝条，发出亲切的絮语，悠悠然向剑水山的峡谷荡漾。每逢这时候，由于已经沉浸

在末日的悲哀里而失去了生气的千万片树叶和草棵，就象哭泣一般战栗起来。在那屋顶的茅草上，一群小麻雀扑棱着翅膀，冷得缩成一团。

月亮高高地浮悬在天空，在白云的缝隙里穿行。轻风搔着人们的耳鬓，低声地细语。然而村庄却好象被什么压住了似的，除了一片唧唧的虫声以外，一切都是沉郁的，窒息的。

天一擦黑，路上便见不到一个人影。有篱笆的人家，早早地关上了柴门， 而那些围不起篱笆的人家， 也宁可把活计推到明天，早早地熄灭了灯火。

村庄一陷入阒然的寂静，卞长国的那条"猛犬"就立刻恢复了勇气，叉开四条腿，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凶恶的声音，朝着月亮狂吠起来。然而，月亮没一点反应，路上也没踢它一脚的人，它吠了半天， 自觉没趣， 好象慨叹这个世道变得实在太无聊了似的，"吭"地哼了一声，钻进自己的窝里，懒洋洋地躺了下来。

这是多么清新，又是多么使人窒息的夜晚啊。

将近子夜的时分，有几个人影子从剑水山谷的幽暗处分散地走了出来，有的奔向德谷，有的消失在剑水山麓。

其中有两个人走在去上洞村的路上。她们来到村口密阳家的房子附近，瞅了一会儿动静，一个人先走了，隔了一阵，另一个人也跟了上来。走在前头的人，不时观望前后的动静，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样的东西，很快地在树干或墙壁上抹一下，又往前奔去。这时，后头的人就到先头的人抹了什么的地方站下来，马上从裙子里掏出一张纸贴上，然后也悄悄地向前奔去。尽管月光很亮，但是夜晚毕竟是夜晚，很难看清她们都是穿裙子的女人，也很难发现她们在村里的各个地方张贴传单。

她们在井边停了一会儿，非常小心地走到卞长国的家门口，掏出一大张传单，往“注意猛犬——内有恶狗，小心在意”的牌子上一贴，飞快地拐过了山弯。

前面的人影子走到崖边的那棵落叶片片的杏树的荫影下，望了望灯光明亮的孤零零的圆木房的小窗棂，猛地一怔，停住了脚步。过了一会儿，后面的女人把贴剩的传单严严实实地藏在裙子里，跟上来走近她的身边，用埋怨的口气说：

“干吗老站在这儿，快进去呀……”

说这个话的是七星妈。

“你看，他们还没睡哩！”

英实妈说着，为掩饰夺眶而出的泪水，急忙用脚尖掘开崖顶上的一块土，埋了浆糊袋子。

七星妈一声不响地望着小窗。英实妈埋好东西，直起身来，和七星妈站在一起， 也默默地望着映在小窗棂上的姐弟俩的身影。七星妈和英实妈，她们刚刚开了妇女会议，会上谈到：要救出元男妈，不能只是流泪和叹息，而要更好地展开斗争。根据会议的决定，她们分成几组出外贴传单。她们俩还自告奋勇地要求担当在最危险的村中心张贴传单的工作。 她们都是有子女的母亲，看到在逐渐深沉起来的秋夜里，坐落在最偏僻最静寂地方的一座圆木房的小窗户上映着幽冷孤独的灯光和相对而坐不能成眠的姐弟俩的身影，心里都难过得象撕裂般地疼痛。

“傍晚”，英实妈自言自语地低声说，“爷爷说是上乙男家去给他们讲故事，哄他们睡着的啊……”

“哎哟，那杜鹃，这会儿也该消停消停啦！……”

七星妈望着黑魆魆的杏花山，咂着舌头说。

真的，在杏花山麓，杜鹃正在泣血哀啼，增添了秋夜的悲凉气氛。这时，从剑水山那边，也隐隐地传来了杜鹃的刺痛人心的啼声，好象在相互唱和似的。

此刻，映在窗上低头做着什么针线活儿的甲顺的身影，转向剑水山的方向。乙男也扬起头来，茫然地倾听着。他那即使是看影子也招人喜欢的圆圆的头，一动也不动。

“就象……”

英实妈刚开口，就象挨了谁一拳头似的，倒抽了一口气，又把话咽了回去。她实在不忍心说下去了。

不过，即使不说，七星妈也猜得到英实妈想说的是什么。她吁地叹了一口气说：“唉，真象那些杜鹃一样，咱会长被关在牢里，怎么睡得着呢……”说到这里，她就拿起裙带来擦眼窝。七星妈也是儿子被关在牢里受罪的母亲呀！在这月明之夜，儿子七星大概也象那些杜鹃一样，也象那对可怜的姐弟一样，把脸贴在牢房坚硬的地板上蹭着，心里呼喊着母亲，不能成眠吧。

“走吧，去把咱们的工作做完吧！”

过了老半晌，英实妈才用沙哑的声音催促着。

“会上说过，哭也没用，咱们好好斗争，才能救出妇女会长！”

“是啊，咱走吧。”

七星妈站在原地应了一句，等英实妈走出一段路，才嘟嘟囔囔地说：“嗐，真伤心呐！”说完，也跟着越过山岗去了。

这两个女人一消失，上洞村就完全断了人迹，只有草虫的鸣声越来越喧嚣。

“姐！”乙男抬起托在手上的脸，说：“杜鹃不叫了！”

“嗯，杜鹃睡了，咱也睡吧！今晚咱好好睡一宿，说不定明

天妈妈会回来呢。”

甲顺说着，又慢慢地做起刚才倾听杜鹃的啼声时停下来的针线活儿。

“真的回来吗？”

乙男又抬起刚想托在手上的脸，有气无力地问。

“当然啦！”

甲顺把针线活儿摆在一边，两手捧着弟弟皴裂的脸，说：

“妈妈该多么想看看你呀，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明天？”

“是啊，说不定就是明天。明天回不来，后天一定会回来的。”

乙男悄悄地把姐姐的手从自己的脸上推开，望着窗户外面。不管怎么侧耳细听，除了一片虫声以外，根本听不到妈妈归来的脚步声，也听不到杜鹃的啼声了。

不仅是甲顺，连乙男也知道妈妈是带着地下组织的任务上矿山去，叫敌人抓进监牢里去的。他们虽然没有说出心里话，但在隐隐的不安中估计到这事是不会那么轻易了结的。

“姐！”

短暂的沉默之后，乙男又望着姐姐叫了一声。

“刚才爷爷讲的是真的吗？”

“你问的是用手接日本鬼子的箭那个故事吗？”

“是呀，鬼子乱射箭，怎能用手接呢？”

“那是故事！”

“嘿，我要是有那个本领就好了。”

乙男往后一仰，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望着天棚。

母亲被日本鬼子抓去三天了，要是从上矿山的那天算起，乙

男已经有五整天没有见到妈妈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脑子里产生了种种复仇的幻想。更加引起他这种幻想的，是每天晚上到他家里一直陪他们到深夜的英实爷爷讲的故事。

从母亲被捕的那天起， 邻居们就不再相互往来和串门说笑了。天一黑，家家都早早地熄灯睡觉。一想到善良的母亲被关在牢里受苦，可怜的姐弟俩空守着那座孤独的圆木房，他们就没有兴致去串门，也感到无话可谈了。再说，现在他们也不能随便到乙男家去串门，因为组织上已经有过指示：敌人既然毫无根据地逮捕了母亲，就有可能监视母亲的家，所以要特别小心。

但是，敌人的监视是割不断人们感情上的联系的。早晨，姐弟俩一同起来蹲在灶门口做早饭的时候，英实就赶来了。过不一会儿，住在村头的密阳嫂，裙子里包着南瓜馍馍或煮熟的土豆，从山岗上甩着胳膊走过来。她一进屋就连连咂着舌头，把乙男抱了又抱，抱的是那么紧， 抱得乙男都喘不过气儿来。 太阳一出山，她又咂了一阵舌头回去了。这时候，稳城家的媳妇刷完了碗筷，也到乙男家来。紧接着斗赫的嫂子，也扶着人家的墙壁吃力地走过来了。 可是不论是谁， 都没有带来可以慰借他们的好消息。这些女人舍不得他们姐弟，到他们家里来，看到孩子们那种可怜的样子，又都眼泪汪汪地叹息了一阵才回去。

姐弟俩一吃完早饭，就一同到守备队门口去等妈妈。有时，甲顺因为有工作不能去，乙男就自己一个人到那个令人害怕的守备队门口等上一整天，直到太阳落山，才疲惫无力地走回家来。晚上照例又是有些人到他家里来看望他们。

在那些乡亲中，最理解乙男心情的、最能给他以温暖的抚慰的，就是历尽人间沧桑的别济老人。母亲被捕之后，刚交十岁的

乙男和年过花甲甚至已经过了七十大寿的别济老人，结下了新的、忘年的友情。

对老人来说，与其说他是在安慰一个象自己孙子的孩子，还不如说是在向乙男吐露自己满腔郁愤的心声。他有时痛骂鬼子，有时兴致勃勃地讲一些遨游太空和游历龙宫的异想天开的故事。每当谈到祖国的风光如何如何美好的时候，呈现在老人脸上的，不是那种教育家的严谨的表情，而完全是一副喜欢幻想的少年的神态。

碰到乙男心情烦乱地坐在炕上，眼泪汪汪地追问“妈妈准定能回来吗？”的时候，老人也就心烦意乱起来，用真挚的口气，象对大人说话似地说：

“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听说鬼子没抓到一点证据哩！”

老人叹息了一声，用充满郁愤的语调接着说：

“乙男，我这辈子听的很多，见的也很多，可就没听说世界上还有比咱们的锦绣江山更美丽、更好的国家。可是鬼子闯了进来，见人就抓，逢人就杀，整个国家都变成一片血海了。这样，鸟叫的再好听，花开的再好看，又有什么乐趣呢？大家都要站起来，打倒日本鬼子，光复我们的祖国！你哥哥就是为了光复祖国参加游击队的，你妈也是为了光复祖国搞斗争被捕的。孩子，你跟我都不能哭啊，得想法勇敢地打垮鬼子！”

乙男和甲顺都紧张地望着老人异常激动的神情。别济老人的脸上没一点点做作的样子，他心里悲酸，话也说得悲壮；心里发怒，话也说得火冲冲的。正因为这样，他的话听起来，就象对大人说的一样，显得极其真挚。

“过不多久，新的世道就会到来啦！”

老人摸着乙男的头，用更低的声音说：

“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本鬼子斩尽杀绝， 我国独立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的。那时候，山野里的花就会开得好看起来，鸟也会叫得好听起来。到了那一天，爷爷会跳个舞给你看的。”

“真的吗？”

乙男一把抓住爷爷那双硬邦邦的手，凑到他身边，问道。

“当然是真的啦，过去爷爷跳舞跳得可好啦， 不过亡国后，也跟花鸟一样，一次也没有跳过了。”

“哈，我要是能看到爷爷跳舞该多好啊！”

“想看吗，往后你会看到的。想看我跳舞， 就得把鬼子消灭光。乙男，我给你讲个打鬼子的故事吧。”

“嗯，讲故事？”

“对，讲故事！”老人似乎在搜寻自己的记忆， 沉默片刻后，说：“那是老远老远以前的事了，恐怕有几百年了吧。”

故事就这样地讲起来了。

这天晚上，也和前几天一样，爷爷一直陪着乙男，直到乙男趴在他的腿上熟睡的时候。乙男入睡后，老人接连长叹了几声，又抽了几袋烟，把乙男抱到褥子上躺下，然后才回家去。

甲顺一个人忧愁地坐在炕上，缝缝这个，补补那个。乙男不知在什么时候醒了，睁开眼睛叫了声“姐姐！”用清楚的、 没有一点睡意的语调说：

“刚才我见到妈了！”

“在哪儿，你做了梦吧？”

甲顺把针线活儿放在一旁，怜悯地瞅着弟弟，问道。乙男并不回答姐姐的问话，依旧望着天棚，说：

“好象是爷爷讲的那个山，我以为是杏花山，走了半天， 就看到山上到处开着红花。 还有小鸟， 这么小的鸟儿，花花绿绿的，到处飞呀飞呀的。妈就在那儿采花，我乐得边跑边喊。不知怎么，妈老往山里走，怎么喊她也不回头。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离妈这么近，难道她没听见吗？真急得我想放声大哭了。可我还是忍着，一个劲儿地喊着跑着，一直跟到山顶上，妈不见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前面就是黑洞洞的悬崖……该不是掉到悬崖下面去啦！……”

“乙男！”

甲顺哽哽咽咽地喊着弟弟的名字，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可是乙男依旧望着天棚，在默默地思索着。

十五

这个守备队的牢狱，原是一家土豪的粮食仓库，后来粗粗修缮了一下，就当作牢房了。从外表看，破破烂烂的，显得很不象样，牢房里铺的，无非是没有刨过的五分木板，两头钉了一些两爪钉。人们在地板上躺一会儿，皮肉就会挤进足有一指宽的板缝里去，而木板上的木刺儿也会穿过破烂的衣裳戳进肉里。所谓天棚，就是用粗大的方木架起来的大柁、檩子和椽子全露在外面，挂满了鱼网般的蜘蛛网。朝兵营的方向，中间有一条甬道，牢间的间壁也都是用五分木板隔开的，每到夜晚，在这个足有十多开

间长的甬道上，只点着一盏象高粱饼子似的黯红的电灯。这样，不论白天还是黑夜，这个牢房就象深邃的洞穴一样，显得幽暗和潮湿。

这个修缮得十分马虎的牢房是隔不住一点音响的。透过隔板传出来的呻吟声，就能使整个牢房都听到。没日没夜扛着闪亮的刀枪在走廊上走动的哨兵的皮鞋声响个不停，守备队操场上的操练声，听起来也好象就在附近。

鬼子把牢房隔得很宽，是为了大肆捕人，所以每间都有三四开间那么大。他们也许考虑到母亲的案情严重，或者是想到她是女的，便把她单独关在一间空荡荡的大牢间里。母亲在这个牢间过了三天，还没有仔细地瞅过房里的各个旮旯。

看样子，在母亲被拘押之前，这里曾经有人被囚禁过。墙角放着一块半个袋那样大的麻袋片。母亲也不知道有那么一块麻袋片，就光身躺在粗糙的地板上，敌人一来，她又被提出去受审。

到了半夜，母亲才苏醒过来。紧靠着天棚下面的通风口里，射进来一股蓝色的月光。甬道对面的牢间里传出痛苦的呻吟声和转动身子的声音。电灯昏暗不明， 看不清甬道尽头的情景， 但是，巡逻兵“得得”的脚步声却听得特别清楚。 看样子， 夜很深了。母亲在审讯室里最后一次失去知觉的时候，屋里已经开了电灯，还似乎听到张罗开饭的声音,现在也许早就过了午夜时分了。

母亲来回翻动着似乎已经碎裂了的身子，勉强欠起上半身，想拄着胳膊侧身坐一会儿。可是不知是脊椎骨断了还是怎么的，竟然直不起腰来，但她也不想重新躺在地板上。

一恢复知觉，腰就痛得受不住了，实在没法躺在硬邦邦的地板上。

母亲面对着从通风口里流泻进来的月光，向一旁移动着身子。她手拄着粗硬的地板，拖着腿一步一步地挪动，挣扎了半天，好不容易靠着墙坐了下来。这时，她才看到放在墙根下的麻袋片和一个装着冷饭团的军用饭盒。这些东西，对母亲来说，没有任何现实感，想不到它们有什么用场。

母亲迎着月光抬起了头。蓝色的月光，犹如轻飘飘的绸缎，从狭小的通风口射进来，斜照在粗糙的地板上。光柱的尾端碰到地面就散开了。

不论母亲怎样凝目远望，也望不见连接天际的月光的那一端，能看见的只是一小块黑魆魆的天空。

现在，月亮或许已悬在杏花山顶了吧。

"已经过了两天了……乙男怎么样呀？能吃到饭吗？……"

母亲呆呆地追逐着月光，想道。母亲想，她估计的离开家的时间可能要比实际的日子长得多，因此她觉得少算也有两天的光景了。母亲在审讯室里是一刻不停地受罪，昏倒了，没有任何知觉了，就被抬到这间牢房放在地板上，一苏醒又被带到审讯室去，根本没有闲空用健全的意识去计算在牢狱里的日子。

即使算清了在牢狱里的日子，这对她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她甚至没有闲空去想这类问题。

她在牢狱里前后昏迷过两次，也就产生了似乎过了两天的幻觉。头一次苏醒时自己究竟想了些什么，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尽管在母亲的幻觉里离家只不过两天，但她却感到相隔很久很久了。这主要是由于挂念孩子们的缘故。说起孩子来，最小的乙男都十岁了，而且有已经长大成人的甲顺跟他在一起。可是，母亲只要是半天见不到他们，就会感到一种几乎是生理上的痛苦，就

象吃奶的婴儿丢在家里的母亲的乳房发胀觉得难受一样，这种感情，对大儿子元男也是一样的。当然，从理性上来说，母亲也不是不知道元男已经长大成人，成了堂堂的游击队员，即使不替他操心，他也满可以自己照料好自己。但是，就在转着这种念头的一瞬间，她也会本能地感觉到一种心灵的空虚，并且产生一种幻觉，好象孩子们在什么地方被狗咬了或掉进水里了，从而忍不住要喊着孩子们的名字朝屋外奔去。

孩子们要是能在父亲的关照下顺利成长，母亲也许就不会操这么大的心了。

今天，母亲在审讯室里又被灌了六桶冷水。刚才她昏了过去，被冷水一冲又睁开了眼睛，还没透过气来，昏迷前卞长国奸滑的说话声又在耳朵里响着。

“乙男在家等你啦，你得替他想想啊！问你什么， 你就赶快回答什么吧，你打算怎么安排乙男呢？”

卞长国深知母亲的弱点， 毫不留情地专拣她最痛心的要害刺。说起来，熊本施展的那套灌水、棒打、火烙等酷刑再怎么厉害，也不过是难过一阵子，超过了限度就会进入昏迷状态，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卞长国奸滑的笑声，却给她造成持续的、极度的痛苦。

母亲一恢复知觉，就想起孩子来了。

她想到乙男也许睡不着，正在哭着找寻自己，就本能地拄着地板欠起身子，看看哪里有门可以走出去。但是，每当她随即十分现实地意识到“这是鬼子的牢狱”时，往往又立刻无力地陷入犹如天崩地塌般的绝望之中。

她从愁绪中猛醒过来，仔细一想，孩子们都是地下革命组织

的成员，会不会因为自己的被捕而受到连累呢？于是又卷进新的不安中去了。

“……你打算怎样安排乙男呢？”

在茫然地望着月光的母亲的脑子里，异常清晰地响起了卞长国的这句话。

于是母亲的眼前浮现出在她的怀里划动着手脚的乙男婴儿时节的模样，同时产生了可怕的幻觉：一只毛蓬蓬的鬼子的手，狠狠地把乙男从她的怀里夺走。

母亲一惊，急忙用手捂住胸口，过了一会儿，她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放下手来，悄悄地合上了眼睛。

即使合上了眼睛，那可怕的幻影也没有消失。

忽然，在旋风般的大火中，在翻腾的浓烟里，传来婴孩急促的哭声，眼前浮现出鬼子的形象：一个鬼子两手抓着十月女的一团血肉般的婴儿，似乎从婴儿的蠕动和挣扎中享受着快感，露出满口黄牙，嘻嘻哈哈地笑了半天，然后把孩子抛进大火里。

母亲被这骇人的幻影吓得颤动了一下肩膀，猛地睁开了眼睛。这当儿，尽管她明明是睁着眼睛，但幻影依然象真事一样，清楚地掠过了眼前。

丧具房旁边蒿草起伏的山岗上，杜松在燃烧着。粗糙的树皮冒着黄色的粘液，烧成卷儿脱落了。树叶在熊熊的烈火中变成了灰烬，纷纷扬扬的，犹如几万只小鸟飞向天空。

丈夫到死也没有屈服，他大骂鬼子，一直骂到树干变成黑炭的时候。

“别看我死了，你们一定会垮台的！”

在她眼前又浮现出五花大绑的丈夫昂头屹立在弥漫天地的大

火之中的形象。今天，母亲的脸上虽已刻下了不少细细的皱纹，但是浮现在她眼前的丈夫，依然是象当年那样年轻、有力、多情和亲切。

死去的人是不会变老的，他的情意和语言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此刻，母亲似乎听到当年丈夫在火焰中呼喊的声音了：

“孩子们！你们要跟着妈妈坚强地活下去！”

如果没有这些孩子的话，作为年轻的妻子，也许早就沉到血海里去了。正因为身边有丈夫那么珍爱的孩子们，所以她才把天大的悲伤踩在脚下，坚强地站立起来，趟开了一条艰险的、荆棘丛生的道路。

俗话说：“眼泪向下流， 饭匙朝上举。”母亲从来不相信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今天，她在经历了种种风霜和悲哀之后，确乎觉得“眼泪向下流，爱情永不灭”。

正因为她热爱丈夫，正因为她热爱孩子，也正因为含冤而死的丈夫留在世上的只有这么三个孩子，母亲才坚定地生活在比死亡还要痛苦几倍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残酷的世界上，甘心为孩子们忍受着种种苦痛。

以往的苦痛，虽然是严酷的、难忍的，但它绝不是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所应经受的苦痛的全部。残酷的世道，无时无刻不在想把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唯一的生活目的和她所依靠的孩子们夺走。母亲非常清楚地知道：再失去孩子，她是活不下去的。正因为这样，她才把孩子交给了最可靠的怀抱——革命的怀抱，正因为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离开孩子便一刻也活不下去，她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永远和孩子们同呼吸共命运。

今天，敌人又想把她自己从孩子们那里夺走；今天，敌人已

经把她抓进了牢狱，用刀枪围起一道栅栏，把她和孩子们隔离开来。

月光越来越发蓝。在湛蓝的、迷离的月光中，显出母亲端庄的面影。

然而实际上，母亲已经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月光，也忘记了火烙一般的肉体的苦痛，她只是安静地伺望着自己灵魂的奋发。

母亲抬头一望，只见白净净的月亮早已越过了杏花山顶，从狭窄的铁窗缝里斜照着牢房的一角。母亲仍旧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安详地眺望着。

“……你打算怎样安排乙男呢？”

卞长国的声音又恶狠狠地响了起来，但是母亲的脸已经不再因为痛苦而歪扭了。

她心里平静地说：

“我要跟孩子们在一起。就是死了， 你们也没法把我从孩子们那里夺走。今天， 我忍受日本鬼子的各种酷刑， 仍然坚持革命，就是为了能跟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就是为了不让敌人抢走自己的孩子。只有革命，才能拯救我的孩子！做母亲的为了那可以拯救自己孩子的革命，就是把生命献出来，也是非常值得、非常光荣的！”

母亲想着，向那些望不见的孩子和同志们，向那些邻居们低声说：

“咱的乙男大了，也会理解妈妈的心情的。 他有参加游击队的哥哥， 有作为共青盟员的姐姐……他会懂得革命的， 有朝一日，他也就自然会知道我这个做母亲的为什么扔下他走了。他也是他爸爸的儿子，是儿童团员，怎么会不知道妈妈是为了替爸爸

报仇而死的呢？同志们，请你们相信我吧，我一定保守革命的机密，坚持到最后。请你们一定相信我，赶紧搞暴动吧！”

母亲有一个预感：敌人先追问炸药，再追问元男的去向，然后又追问妇女会组织，看他们问这问那，就可以估计到敌人没有抓到什么确凿的证据。不过，从在审讯过程中时常跑来插上几句话的细川的凶狠的目光看来，以及被他的目光吓得发抖的可怜巴巴的下长国的神态看来，也不难看出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的。这些恼火到了极点的家伙，说不定会搞出什么名堂来。他们有各种各样为折磨朝鲜人而制定的法律，根据那种法律，杀死一个乡下妇女是算不了什么的。再说，连这种杀人的法律，他们也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

每当母亲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就自然而然地会在脑子里预先描绘起在那撕裂心胸的悲哀中同儿女们诀别的情景，并且仔细地回忆起自己所走过的全部生活的历程。

哪怕是死亡明天来临，她也要把那个使人感到象用锥子锥心似的悲伤深深地埋在心中，安然地、不淌一滴眼泪地跟孩子们告别，并以一个忠于革命、对同志和邻居恪守信义的人来结束自己的一生。母亲凝视着蓝色的月光，心里说：

“我就要走了，要把一切都交给革命了。我相信革命会替我报丈夫的冤仇，会照看我那不懂事的乙男。正因为这样，我为革命而死，是一点也不感到难过的。我知道所有的朝鲜人、所有贫穷的朝鲜的母亲和妻子的心情，都是和我一样的。正因为这样，我确信着革命的胜利，欣然死去！”

母亲的心情是平稳的，在她那如同月光一般透明、柔和的心里，铺上了一层眷恋的感情。母亲的灵魂，超越了死亡，超越了一

切烦琐的杂念，高高地飞到了铁窗的上空。母亲的温柔的爱，又同月光一道越出了牢房的窗口，飞向茫茫的夜空，奔向无边的林间。在母亲受尽了种种苦痛和酷刑，变得伤痕累累的心里，展现出整个世界。她深深地知道，她就是死了，儿子元男也会替她报仇的，因此，即便是在预感到自己的生命行将终结的时刻，她也不是用悲伤的心情，而是怀着巨大的信赖和骄傲来描摹儿子的形象的。

母亲的心灵同月光一道飞出了牢房的窗口。溶溶的月光穿织在林间，母亲的爱抚把世界变成了一座美丽的花园。她的儿子元男，就站在这座美丽的花园中的最美丽的高峰之上。儿子的头顶，飘扬着一面革命的红旗；儿子的脚下，架起了一座彩色缤纷的虹桥；儿子的手里，握着一杆世界上最有力的革命的钢枪。只要一扣动枪机，立刻雷鸣电闪，从而把世上的一切侵略者和压迫者扫除干净。儿子是具有无敌的力量的。在他的面前，守备队长也好，卞长国也好，大胡子宪兵伍长也好，只不过是一些虫豸一样的微不足道的东西罢了。

在母亲的想象里，儿子时而端着枪杆冲锋，时而神采奕奕地发表演说，时而象幼年时代那样，扑倒在妈妈怀里不住地欢笑，低声地向她说着什么。

母亲的灵魂，同月光一起通宵穿行在儿子所在的林间。

第二天，母亲的预感终于变成了现实。

早晨，母亲就被熊本拉到审讯室去受刑，细川也同往常一样，不经任何通报就突然出现了。他盯视了一会儿抖动着眉毛的发狂的熊本，又盯视了一会儿尽管受着酷刑但极力忍住苦痛、不露出任何一点难受的样子的母亲。看到熊本气喘吁吁一上一下地耸动着肩膀，他就走向前把他推到一旁。

“你招不招？”

细川两手往腰里一叉，双脚一跺，突然用能把天棚震坍的声音大吼了一声。

用一手掖着被橡皮鞭子抽打得支离破碎的衣服，侧身倒在地上的母亲，平静地坐起来，用冷冷的目光望着象是要把她一口吞掉似地咆哮着的细川。

“要我招什么？我没什么可招的！”

“哼，畜牲！你不招，就处死你！”

细川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响，恨恨地尖叫了一声。

“要杀就快点杀！就是死了，我也没啥可招的！”

母亲的回答仍然是平静的，神色也很泰然。

站在细川后头的熊本，立刻感到自己受了什么污辱，红胀着脸，想窜到前面来。他费了好几天工夫进行的拷问，没收到任何一点效果，自己的身价在长官面前也随之一落千丈了。想到这一点，一向把拷问当作人生唯一乐趣的熊本，就觉得母亲的态度，对他来说是一次不可忍耐的沉重打击。然而，细川却粗暴地伸出一只胳膊，把狂跳的熊本推向一边，叫道：

“不必再拷问了！她这样顽固抗拒，本身就是对帝国的挑战，就说明她是顽固的共产党的无可置疑的证据。不必再浪费时间了，你马上把村里的人都召集起来，当众人面前枪毙她！”

“是！”

熊本被细川这种少有的杀气腾腾的态度吓怕了，不由自主地做了个立正的姿势，使劲地回答着。卞长国也是脸色煞白，好象自己被判了死刑似的。他慌忙把两只脚后跟“啪”地一碰，站得笔笔直直。

细川就这样在室内发了一阵狠，然后扬长而去。

尽管他们都隶属于日本帝国主义，但是这道命令不是发自那种需要通过审判和检察等复杂手续的法律机关，而是发自只要长官一声令下一切就得照样执行的军队，是发自宪兵队审讯室的命令。正因为这样，对母亲的死刑判决，既不需要上级批准，也无处上诉要求复审。

情况这么一变，熊本就完全失去显示自己能力的可能性了。他感到十分败兴，就用一直握在手中的橡皮鞭子对着母亲的脊背狠狠地抽了一下，然后随手一扔，"哐"的一声关上门，走了出去。

更惊慌失措的是卞长国。他想，母亲是根据自己的建议抓来的，现在没有搞出一点东西就拉出去枪毙，以后细川和宪兵队真不知道会怎样看待自己呢。不用说，他们一定会把我看成是毫无用处的、既轻率而又没有信义的人。这么一来，我好不容易开辟出来的这条飞黄腾达的道路，岂不是要堵死了吗？

他惊慌地望着神色泰然的母亲。心想，人听说自己要被枪毙了，怎么还能这样不掉一滴眼泪呢？卞长国牙齿打战，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房间，但他一想到自己的命根子就要被这个乡下女人拖着带到阴间去，他的十年苦功就会付诸东流了，想到这一点，他便硬拖着两条战栗的腿，走到母亲身边。

"大嫂！"

卞长国做出母猫般的媚态，用肉麻的声音说：

"快说吧，人的命只有一条，难道还有多余的吗？一死就什么都完啦。"

卞长国刚走近母亲的时候，还吓得哆哆嗦嗦的，可是当真开了口，就觉得这个问题是关系到自己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便来

了一股劲儿。他把食指翘得笔直，在母亲的眼前摇晃着，硬要她接受“人只有一条命”的观点。他接着说：

“人，不管怎么的，还是活着要紧！弄不好一下子死了，可没处打退票呀！俗话不是说，死去的两班大人不如活着的小狗吗？人要死，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死的，现在还是活着要紧，何必忙着去死呢？你也该想法活下来享享福，象人家那样吃好的穿好的，过上几天好日子才是呀。到实在没指望的时候再去死也不晚啊！你怎么不想想家里的孩子们就想死呢？甲顺和乙男哭，那可怎么办哪？哎，你真把我也急坏了！大嫂，你现在就回心转意说出来吧，我替你去向队长大人说说情。”

卞长国兴致勃勃地说了一阵，为了检验一下效果，仔细地瞅了瞅一声不响地躺在地上的母亲，但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咚咚”地向后倒退了两步。原来，他发现母亲那对闪着蓝光的、喷射着火焰的眼睛正直定定地怒视着他。卞长国感到母亲是用她那超越了一切的目光，看透了他自己从来不觉得是那么卑鄙、那么罪恶的内心世界和龌龊的生活，不禁打了个寒噤。同时，母亲的目光，使他在无意之间看到了她所以能凭羸弱的身体击退熊本和细川的蛮劲的精神力量。这样就把卞长国吓得四肢瘫软了。

卞长国拿起靠在一旁的拐杖，好象被追赶的人一样，踉跄地跑掉了。

十六

快到晌午的时候，乙男饿得心里发慌，可他还是托着下巴坐着， 直定定地盯视着守备队的大门。 他生怕姐姐看出他的饿劲儿，硬拉他回家吃饭。现在锅里还温着早晨替妈妈单盛起来的一大碗粥，老实讲，乙男是想到这碗粥的。近来每天早晨，姐弟俩照例是给妈妈盛上一大碗粥，一到晚上，两人就拿它当晚饭分着吃。尽管两人吃一碗粥，谁也吃不饱，可是，由于他们空等了一整天，回到家里已经精疲力尽了，谁也不想吃东西。因此，就那么一碗粥，吃起来也老是梗在嘴里咽不下去。有时姐姐出外工作不在家，乙男就空着肚子躺在炕上睡觉。半夜里甲顺回来了，揭开锅盖一看，锅里还是温着那碗粥，就焦急地喊他起来吃。这时乙男总是装睡不起来，甲顺一喊再喊，喊累了，急得默默地淌眼泪。这样，乙男也禁不住涌出泪水，把头埋在枕上，背着姐姐哭泣。

妈妈离家有十天了，至今还没有回来。前几天，乙男从守备队回来，路过卞长国家门口，朝院里扔了几块石头，恰好赶上卞区长的小狗跑出来狂吠，他就用木棍狠狠地打了它一顿，可是心中的烦恼并没有因此减轻。

“今天能出来吗？”

乙男这样想着， 眼泪汪汪地对着守备队的 庭院望了 几个钟

头。可是除了看见一些拿枪的日本鬼子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以外，根本看不出一点妈妈出狱的迹象。

守备队不知要盖什么房子，用木板在草地上围起好大一块场地。板墙投下了一片阴影。乙男蹲在没膝深的草地里，姐姐坐在旁边一块石头上，从背后拉过那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用手抚弄了老半天。乙男觉得姐姐这种模样，非常令人心烦，也非常令人讨厌，只是因为懒得开口，就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甲顺跟他搭过几次话，可乙男总是固执地不开口。

“乙男，你看见那座象仓库的房子吧？听说妈就关在里边哩！”

“你说今天街上的人是不是比往常多呀？”

“妈突然出来，我们该多高兴啊！”

“爷爷还在那儿转悠，看样子柴禾还没卖掉吧……”

这些话，就是甲顺不说，乙男也是知道的。要是往常的话，他一定会亲亲热热地回答说：

“嗯，人家说那是一个姓王的坏蛋的仓房，我进去过一次，蜘蛛网可多啦！……”

“这儿就是搞集团部落，老一个劲儿盖房子，人还能少啦？”

“是啊！妈离开老远也会认出我们来的。唉，妈要是真的出来了，该多好呀！……”

“英实姐告诉我啦，爷爷要用卖柴禾的钱给妈买东西哩！”

可是最近，乙男可没有兴致跟大人说话了，而且发觉姐姐的话也不是那么可信的了。“他们一张口，不是说妈今天出来，就是说明天出来，可是一句也不作准。”乙男气他们老是对自己撒谎。有一次，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姐姐说了。姐姐听了就说，姐也好，别人也好，谁也说不准妈哪一天出来，人们那样回答你，

不能算说谎。可是乙男并没有听信她的话，心里反倒在想，连这事也不知道，还能算大人吗？当大人的还不知道这种事，那不是太丢脸了吗？大人差不多都会说几句谎，近来甲顺姐也象个大人了，也学着说起谎话来了。

母亲不在家，乙男感到十分孤独，他觉得再没有人向他说真心话了。

姐姐看见他没精打采的样子，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双手捧着弟弟的腮帮子，流着眼泪问他哪里不舒服，可是乙男只是摇摇头，不肯吐露自己的心情。

这时，守备队的院子里忽然到处响起了一片声嘶力竭的口令声，于是鬼子兵就一窝蜂地跑出来站好队，看样子他们是要到食堂去吃饭了。

“狗崽子！你们都吃饭去了，你当我还不知道哇！”

乙男心里愤恨地骂道。

过了一会儿，英实爷爷牵着空爬犁来了，看来他已经把柴禾卖掉了。

“孩子，你们还坐在这儿等啊，回家吃点晌午饭吧， 还能整天饿着吗？”

“爷爷，柴禾卖了啦？”

甲顺站起来，做出高兴的样子，问道。

“卖了，恰好赶上酒店要买引火的柴禾，价钱还不错， 我就卖给他了。来，你们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吧！”

别济老人从黄纸包里掏出一串山楂和两块米糖，又解开拴在爬犁上的饭盒。他带来的麻布包里还包着煮熟的土豆。

“您是不是把卖柴禾的钱都花光啦？”

“没花光，这才值几个钱？乙男，你吃点吧！”

乙男还是没有抬头。

“乙男，拿着！这是爷爷买给你吃的……爷爷，您也吃呀，饿了吧？”

“我不饿，我卖了柴禾，在酒店里喝了碗土黄酒。来，快吃吧！”

别济老人走到爬犁旁边，一屁股坐下，慢吞吞地把烟荷包掏了出来。

“哼，说是要建集团部落，这儿真搞得象条小街了，有酒店又有小铺子……”

老人忧心忡忡地吧嗒着烟袋，自言自语地说，好象是在慨叹时局的变迁。

这时候，细川中尉在守备队食堂用板隔开的军官小间里吃完了午餐，一边剔着稀稀拉拉的黄板牙，一边往外走，恰好与坐在旮旯里吃完饭站起身来的大眼珠宪兵军曹打了个照面儿。

“天气不错啊！”

岛木郑重其事地打着招呼，给他让路。

“噢，好久没见啦！”

由于事出突然，细川不加思考地回了一句，抢先走了出来。但忽然想到自己和岛木谈不上“好久没见”，刚才的应酬话实在是驴唇不对马嘴，不禁皱起了脸。实际上细川自从轻率地逮捕了母亲，还没有拷打出个结果，就突然下令枪毙以来，不知怎的，总是不愿碰见岛木，尽量避着他。可是出于工作上的关系，又不可能完全避免必要的接触，所以他们是一早一晚都见面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好久没见”。可是自己却偏偏说了这句话，

细川觉得这肯定叫岛木抓住了自己的弱点。如果还象往常一样分手，那会被岛木认为他是有意规避， 这是他所不愿的。 所以他“霍”地转过身来，说：

“本部对久保田承包建筑工程任务，有没有意见？”

“没有！宪兵队对建筑兵营不可能有别的意见。 昨天我上本部去，本部说，从明年年初起，要加速上洞地区的集团部落化！”

岛木不说， 细川也知道这事， 但他还是做出刚刚听到的样子，哼哼着点了点头。

“就是兵营没有完工， 说不定也要把守备队的大量兵力调到这里来呢。事实上，此地农村赤化相当严重，又靠近矿山，在这种情况下，军部是不能把治安工作完全交给警察当局的。”

岛木不是不知道细川不怎么喜欢自己，越是这样，他就越是用谦逊的态度跟细川拉话。

“这个问题，近看是属于军司令部的方针问题； 远看则是关系到国策的重大计划问题。所以，你我这样的小官，只要是按上级指示执行就行了。”

“当然，当然，你说得对极了。噢，天气不错， 真象春天一样！”

岛木来了个及时撤退，望着高爽的秋空，说。

“你的运气是不错的。你看我， 既要照顾留守城镇的小队，又要带领拉到这里来的部队，忙得连观赏天空的工夫都没有了。”

“真叫人同情！不过，中尉大人忠君为国的一片赤心， 不久就会得到天下公认的！”

“哼！哼！”

细川只是鼻子里哼了几声，没有回答。

他俩来到兵营的前院。上守备队分遣队和宪兵队的路是在这里分开的，得分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然而，他俩却踟蹰了片刻，并不想马上背对背地走开。

“那个女的，不日就要执行枪决吗？”

岛木冷不防用他跟赞赏天气时一模一样的语调问了一句。

“是啊……”

细川支吾着瞟了一下岛木的脸色，反问道：

“你的想法呢？”

“是啊……”

岛木也跟细川一模一样地支吾了一句，看了看他的脸色，然后诡诈地笑着说：

“守备队长不是早已打定主意了吗？ 我们也准备加强监视，这一点请你放心好了。”

“哈哈哈。”

细川突然晃着肩膀大笑，岛木也跟着笑起来。

“这小子不愧是个宪兵，善于看透别人的心思。”

细川心里想着，十分亲切地说：

“好吧，我回头关照自卫团长，今天你就把她放出去吧。 那娘儿们的后头，必定有重要的线索。”

“那还有错，今天马上执行！”

他们俩又特别亲热地以目示意，怀着满意的心情分手了。

细川走进自卫团长室的时候，卞长国早已吃完了午饭，正趴在桌子上流着唾沫睡觉。

“自卫团长！”

细川朝卞长国那张象被雨淋过的耗子脸盯了半天，用脚在地

板上一跺，叫了一声。

"有！"

卞长国一下子蹦了起来，慌忙做了个立正的姿势。

"你怎么有闲心老是白天睡大觉？"

"是，昨晚又叫元男妈折腾得通宵没睡……"

卞长国乞怜地说，暗示自己并不是偷懒。

细川对这个家伙的狡猾很不满意，但仍然装作没有理会的样子，说道：

"老是审问顶个屁用？那个女人还没招吗？"

"这娘儿们也太坏啦，还……"

卞长国似乎在这一点上深深地失悔自己无可挽回的过错，尴尬地把一只手伸到后颈上去搔后脑勺。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是一再说要抓到确凿的证据吗？"

细川威胁地斥骂了一句。

卞长国呆呆地张着嘴， 瞅了半天细川粗鲁的面孔， 心里想道：这才是驴唇不对马嘴哩！你什么时候说过要抓到确凿的证据呢？这样的话，倒是我和岛木军曹说过。 你细川总是嚷嚷："一个乡下娘儿们有什么了不起，抓起来一顿打，就会和盘托出的！"这次我只不过是办事草率，把虚的情况当成真的线索。不过，事情既然办糟了，总得把上级说的话说成永远是高明的，所有的错误，都是我这个当喽罗的搞出来的！

卞长国哭丧着脸，嗫嗫嚅嚅地辩解说：

"我以为只要抓来打一顿就行了！"

细川听见卞长国说出了分明是自己有一次说过的话，心里有些尴尬，便做出不予理睬的样子。但他马上想到对这种人是不必

同情的，于是又提了提嗓门，大声喝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我本想拜见您，向您进一言的。”

卞长国说到这儿，朝四外望了一眼，紧凑到细川的耳边，低声说：

“把她悄悄放出去，暗地里监视起来怎么样？ 那娘儿们的后头，一定有重要的线索！”

“嗯——”

细川听到这句话跟刚才自己同岛木商量的一模一样，心里想道：这狐狸精也真有两下子。

“要枪决她，什么时候都可以执行。”

细川毫无意义地在房间里兜了几圈，好象下了什么了不起的决心，用深沉而庄重的语气指示说：

“把她放出去，好好监视！当然， 这事只能你自卫团长一个人知道。我已对宪兵队作了指示，你去处理善后，要做到隐秘！”

十七

甲顺看到乙男紧绷着的小脸，心里感到十分难过。心想：他肚子该多么饿呀！可他还以自己是个男子汉强忍着，从来不喊一声。甲顺劝他一同回去吃点晌午饭再来，他也不答话。不过，要是没有乙男，甲顺自己也是不想回家去喝粥的，妈在牢狱里受苦

受罪，当儿女的老是想到自己肚子饿，那是多么罪过的事呀！

如果只有她姐弟俩这样坐着的话，甲顺也许真要痛哭一场。现在，英实爷爷跟他们在一起，给他们讲故事，又给他们讲世上的见闻，这样，他们心里才宽慰一些。

爷爷摸着乙男的头，几次三番劝他回家。他说：你妈要是出狱的话，反正离家不远，应八又在自卫团里，他会来报信的。这儿离家只有三十来里地，用不着整天等在这儿。

爷爷用这种话劝过他多次。乙男平素对爷爷十分亲密，可是唯独对这句话，他连听都不要听，坐在那里不动。这回轮到甲顺来劝爷爷先回去了，别济老人也跟乙男一样，对甲顺的话置若罔闻，只顾吧嗒吧嗒地抽烟。

习习的晚风吹动着树叶和草棵。不知怎的，草木都发出一种干枯的响声。火红的晚霞映照在杏花山上，一群乌鸦背着晚霞飞向远方的天空。在守备队和酒家门前来来往往的人们，三三两两，急急匆匆地消失在田野里的道路上。

灰暗的暮霭徐徐地铺向剑水山深谷。路边人家的烟囱里升起朵朵白烟。袅袅的炊烟刚升上来，就被风吹得向田野里飘散开去。

蹲在房檐下叽叽喳喳的麻雀，身上的毛羽被风吹得倒竖起来，翅膀一扇动，不知飞到什么地方觅食去了。

太阳落山了，晚霞映满了天空。

“姐！”

乙男张开整天闭着的嘴，哽咽着叫了一声。

“妈今天还不出来吗？”

“乙男！”

甲顺一把搂住弟弟，抽泣起来。

甲顺感到乙男的下巴在自己的胸脯上发抖，心里象撒了盐似地难受。

“妈真的在里头吗？”

乙男眼泪汪汪地瞅着姐姐，手指着守备队的铁门。然后猛一回头，“霍”地站了起来。

一个鬼子兵托着个半死不活的朝鲜妇女走到院子里来了。甲顺也站了起来，心想：她是谁呀？

鬼子兵来到大门前，推开一边的铁栅栏门，把那个女人抛在路上。

“啊！”

甲顺双手捂着胸口，低低地叫了一声。这时，乙男早已尖声叫着奔向马路。

“妈！”

母亲扑倒在地上，头埋在尘土里，神志昏迷。耳边听到乙男焦急的喊声，她才睁开眼来。

“妈！”

甲顺也跟着哽咽地喊了一声，并用自己的肩膀托着母亲的腋窝，把她扶了起来。

“乙男……甲顺！”

母亲的嘴边显出一丝微笑，把身子伏在孩子们的身上。

别济老人赶着爬犁，慢慢地走过来。

“元男妈，受苦了！”

老人的声音也有点发涩。母亲微微地抖着满是水泡的焦干的嘴唇，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不知怎的，她唯恐自己一张嘴，那些一直强忍着的泪水，就会象决了堤似地倾泻出来。母亲把一

只肩膀靠在甲顺身上，伸出火烙的满是伤痕的手，默默地摸着乙男粗硬的头发。

母亲躺在爬犁上，在山路上走着。这条回家的路是多么亲切呀！

雪白的紫芒的缨子随风摇曳，撩得人脸上发痒。在瑰丽多采地映照着火红的晚霞的山岗上，开放着各色野花，红尾巴蜻蜓在花上低飞盘旋。尽管远方暮色苍茫，薄暗渐渐逼近，可是最后一缕残阳仍旧透过紫色的云彩，亲切地照在母亲躺着的爬犁上。

“妈！”乙男摸着母亲满是烙痕的手背，低声问道：“鬼子打了你吗？”

“嗯，妈可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们！”

“打成这样子，把你疼得够戗吧？”

“有点疼，也不太疼！”

“唉，我要是有哥哥那么大……”

乙男实在不忍心看母亲起了黄水泡的嘴唇和一直通到后颈的炉钎印子，就把爷爷脱下来盖在母亲身上的大袄朝上拉了拉，一直盖到肩上，严严实实地掖好边儿。

“驾！”

别济老人在前边慢慢地挥着鞭子，他的嘴角上还是喷着一团团青烟。

“乙男，你想妈想坏了吧？”

“嗯。”

“你每天上这儿等我，什么时候吃饭？”

“我不饿。妈吃饭了吗？”

“怎么没吃，要跟敌人斗争就得多吃饭，身板儿硬实才行呀，

象你那样饿着肚子，怎么能斗争呀？妈在狱里，就怕你挨饿！”

“妈，我错啦！”

“喀，这孩子！你让姐姐操心了吧？”

母亲摸着乙男的头，瞅了甲顺一眼。只见女儿披着晚霞，周身红艳艳的，显得异常美丽，甲顺已经是大姑娘了。

“没操心，妈不在，乙男就象大人似的，可听话啦！ 你不知道他的心眼有多大哩，他天天去等你，可在村里人面前并不露出一点愁眉苦脸的样子，大家都很惊异，说这孩子怎么这样懂事。”

甲顺用手梳理着母亲散乱的头发，高兴地说。她理着理着，突然象被火烫了似地把手缩了回来，眼泪汪汪地瞅着母亲被秋风吹乱了头发。乙男也跟着姐姐的视线盯视着，微微地抖动着嘴唇。

“妈！”

乙男摸着姐姐没有理下去的母亲的头发，颤声喊道。

“怎么啦？头发上粘着什么啦？是不是有伤疤呀？”

母亲看到孩子们的不同寻常的目光，下意识地抬起手来理了理耳鬓的头发，可是并没发觉有什么伤疤。

“有什么异样吗？”

母亲把头转向女儿，安详地问。

“呃，不，什么也没有！”

甲顺慌忙垂下眼皮，低声说。母亲虽然躺在摇摇晃晃的爬犁上，但是清楚地看到了上下闪动的女儿的眼睛里汪着一股泪水。

“是有血印吗？”

母亲这样想着，把头转向儿子那边。乙男用手遮着母亲的鬓发，生怕别人看见似地哽咽着说：

“妈，你这儿的头发白了，白了十多根哩！……”

母亲听了，心里一热，不由自主地要流出眼泪来了。她为了掩饰自己，高高地抬起了头，用颤抖的手去摸儿子的小手。

"这些孩子……"

母亲好不容易地说了这么一句，声音也在颤抖着。

别济老人也许是听见了他们母子的谈话，心里太难过，"哎咳哎咳"地干咳了几声，对着天空，轻轻地摇了摇鞭子。

母亲和儿女，一度谁也没有说话。

母亲又一次感到孩子们实在可爱，孩子们又一次感到母亲非常可贵。说起他们此刻的心情，那是只要眼光碰在一起就会放声痛哭的。他们都把头别在一边，谁也不看谁，可是实际上，内心都在呜咽，都在无声地颤抖，充满了一种分不出是悲是喜的情绪。

风儿吹着，紫芒就象他们的心情一样，剧烈地摇晃起来，只有开放在山岗上的野菊花，好似在装点着这条情意缠绵的山间道路，映着亲切的晚霞，对着他们微笑。

乙男用痛苦的目光瞅了瞅母亲的满是伤痕的面庞，破碎的衣服和嘎吱作响的爬犁，闪动着睫毛，把头偏了过去。他下意识地折下了一朵碰到手上的路边的野菊花。

野菊，单采下一朵来看，并不显得怎么丰腴饱满，但乙男却觉得再没有比这些在萧瑟的秋风中怒放在山岗上迎接着母亲的花更美丽的了。

忽然，有一股灼热的感情充溢在他幼小的心头。乙男抑止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冲动，没命地采起花来，而野菊花也象早就预料到了似的，在路边和山坡上尽情地开放着。

母亲和甲顺望着乙男热心地采花，各自陷入沉思。尽管乙男平素很淘气，却从来不喜欢采花。可是，她们觉得，乙男在这个

傍晚，在这个山岗上采花，他的行动是显得多么相称呀！

乙男采来一抱野花，捧到母亲跟前。母亲和甲顺顿时感到眼眶发热，她们眼泪汪汪地望着象是有意要跟谁相对抗似的横着心又去采花的乙男。

乙男也感到母亲和姐姐在背后伤心地看他，但他仍旧紧闭着嘴唇，忙着采花。

母亲用花遮住破碎的衣衫，笑了起来，但是她的脸颊上无声地流下了两行细细的泪水。

甲顺用颤抖的手去摸着母亲怀里的鲜艳艳的野菊花。

红花，白花，紫色和蓝色的大大小小的蓓蕾，好象在映着晚霞的母亲的脸上绣下一片五彩缤纷的织锦。

甲顺摘下几朵最丰满的野菊花，插在母亲的两鬓和发鬏上，遮住那些使人心疼的白发。

现在，女儿和儿子又缩着肩膀跟在爬犁旁边，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愿望，深情地望着母亲。

可是母亲依然望着前方。鲜花，虽然不能使她的满身创伤愈合，但却使她产生了一种信念：自己的一颗红心将永远是年轻和坚强的！现在，她尽管有了这种坚定的信念，但一遇到孩子的目光，还是要呜咽哭泣。这样，她只好一动不动地望着前方。

萧瑟的晚风，仿佛在亲切地絮语，轻轻地吹拂着紫芒起伏的山岗，吹拂着野菊吐艳的爬犁，吹拂着年幼的儿女们深情地凝望着的母亲的白发。

走下山岗，就是一条狭窄的弯道。

“驾！”

别济老人又一次挥动鞭子，爬犁便吱吱作响，转过山弯，爬

上了熟悉的杏花山山坡。

远远地可以望见那棵令人喜爱的榉树梢头了！

忽然间，母亲的眼睛又湿润了。她影影绰绰地看见了浮现在陡岩旁边象喜鹊窝似的小圆木房——那座险些叫狂风卷走，使她差一点永远回不来的多情的安乐窝。母亲为了回到孩子们在等待她的那座圆木房， 经受了多少残酷的考验啊！ 而今她望着圆木房，心里忽然又刺痛起来。世界上有许多妇女，她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保护，她们都是在院子旁边围起栅栏，依靠着某一个人过活。可是母亲却必须靠自己的双手来盖房子，靠自己的双手来垦殖荒山，靠自己的双手来播种。暴风和雨雪，无时不在吹打着她那座孤悬在崖边的鸟巢般的圆木房。但是，她得在那漫漫的长夜和白天独自担心这个巢窝，以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这个小小的生活园地！世界上那么多的妇女， 不管年纪大小， 都有自己的保护者，当她们偶而被无赖骂了一句时，都有着比她们自己更感到愤慨的家人。

是的，母亲也曾有过这样的保护者。早在她还是个姑娘，在地主家里当婢女的时候，允涉就曾因为她被地主打骂而感到异常的愤慨！

现在，如果那座小房子里丈夫还在的话，当他来迎接受尽折磨归来的妻子的时候，母亲说不定会放声痛哭的。

但是如今，对母亲来说，她已经没有可以背着人偎倚着消除悲哀的怀抱了。她在敌人的牢狱里，经受了男人们也难以忍受的酷刑，被折磨得头发都白了，可是没有人救她。就象依靠自己的双手，在崖边盖起房子，在山坡开垦荒地那样，她在牢狱里头，也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战胜那死亡的考验。

母亲望着亲爱的家，泪水涟涟。这倒并不单单是因为悲伤的缘故。

是的，母亲为什么要伤心呢！

母亲也有对她的痛苦，比她本人还要心疼的亲人呐！是的，母亲有自己的儿女！尽管他们还小，但毕竟有乙男，有甲顺呀！

母亲伸手去摸了摸缩着肩膀跟在身旁的儿子的头，然后转过头来望了望女儿。现在，母亲是带领着每天忍饥挨饿地守在守备队门前等待着接她出狱的好儿女，回到亲爱的家去。

虽然晚风使母亲消瘦的肩膀感到寒冷，但她还是希望这条道路绵延不尽，能够同孩子们一道，在这条紫芒起伏的可亲的山路上一直走下去。

多情的晚霞明晃晃地照着母亲蒙蒙的泪眼。母亲的唇边漾出了微笑。

母亲流泪，倒不是因为伤心。母亲为什么要伤心呢！

抚慰母亲的有世界上最可靠的怀抱——革命的怀抱！正因为有革命的怀抱，她才能够坚强地昂起头来进行斗争，战胜了种种严刑拷问，终于取得了胜利！

母亲非常明白，正因为她和孩子们一同在革命的怀抱里，她才能够在这个如此亲切的山岗上，怀着如此幸福的心情，奔向自己亲爱的家园。

不管狂风暴雨如何吹打，母亲是绝不会离开这条同孩子们一起走的道路的，不论再遇到什么风险，母亲也要真诚地把一颗红心全部献给革命。

这条亲切的山路，使母亲沉湎于不堪回首的往事之中，不禁热泪盈眶。火红绚丽的晚霞，就如同她温暖、柔和而坚强的心情

一样，灿烂地照耀着这条道路。

“看见家啦！”

母亲摸着儿子硬撅撅的头发，低声地说。

“妈，以后你哪儿也别去啦，到家我替你把白头发拔掉！”

乙男抱着母亲的一只胳膊，恳切地说。

“好的！不过，妈的头就是全白了，也得跟日本鬼子拼到底呀！”

母亲的口气是亲切的，但她的那对爽朗的眼里，忽然射出一股冷若冰霜的寒光。

“吁——吁——”

别济老人把着向下打滑的爬犁，轻轻地吆喝着牛。

第五篇

一

母亲在牢狱里和乘爬犁回家的时候，都没有感到身上的创伤有那么严重，回到家里往炕上一躺，才发觉伤势很重，身体虚弱到了极点。

也许是精神上松驰的缘故吧，极大的疼痛袭上身来，使她感到有一种在审讯室里所没有感到过的剧痛。

载着母亲的爬犁一进村，乡亲们就围上来了，看见她满身伤痕，一个个都咂着舌头咒骂敌人，都说要赶快把身子将息好。有的人为了替母亲分忧解闷，一直待到深夜才走。

斗赫的嫂子端来一瓢黄豆，说是豆腐能治棒伤；密阳嫂把从德谷猎户那儿分来的野猪肉全部拿来送给母亲；先淑和次淑姐妹没啥可送的，就捧来一包酸梨，不好意思地递给甲顺。

母亲拗不过众人的苦劝，只喝了一盅别济老人珍藏的熊胆泡的酒，别的什么也没吃，就躺下了。

从第二天起，母亲就痛得呻吟起来了。

有不少人来探望她。母亲知道敌人在监视自己，不让妇女会员们到她家里来，只让英实妈一个人来往。母亲在牢狱里的时

候，组织里的工作是由英实妈代她处理的。因此，在母亲痊愈之前，外面的工作仍然由英实妈负责。

母亲获释的消息，使暴动的准备工作加快了。同志们都知道敌人在监视母亲，所以赵东春不能直接来看望她，只好通过英实妈向她转达了自己的问候，感谢她严守了组织的秘密，同鬼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还告诉她暴动的日子不远了，要她好好养伤，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母亲虽然躺在病床上，但她却领略到好久以来未曾领略过的精神上平静的滋味，从内心感到一种跃动着的生的意义。

母亲整天跟乙男谈心。甲顺既要安排家里的生活，又要做组织里的工作，不管白天黑夜，忙得不可开交，服侍母亲的任务，自然落在乙男的身上。乙男是个顽皮的男孩子，性子很倔，有时还不免要耍脾气，可这会儿不知怎的，却变得非常温柔，就象嘴里的舌头一样听从使唤。

有一天，从一清早起乙男就不见了。那天恰巧甲顺没有事，留在家里。母亲以为，兴许他几天来没有玩耍，这下看准了机会溜出去了。心想："一个小孩子家，一连几天守在妈妈病床旁边，确实也够烦闷的，该让他出去玩个够吧！……"母亲尽管这样想，但心里仍不免感到一些难过和空虚。

"甲顺，乙男上哪儿去啦？"

母亲明知外边没有动静，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拉开了双页门，叫了一声甲顺，问道。

这时，甲顺正在井边上和后院里忙着浆洗衣服和拾掇东西，忽然听到母亲的喊声，笑着回答说："马上就会回来的！唉，真的，这小鬼跑哪儿去了？到这会儿还不回来！"

“别管他啦，正是贪玩的时候， 整天关在屋里该多闷气呀！”

母亲喃喃地说着心里所想的话，无力地关上了门。

“哼！鬼子也太小看我了！他们看硬的不行， 就把我放了，想钉我的梢，真是想得美！别看我是个乡下娘儿们，现在可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母亲望着天棚想着。

“明天或者后天也许能起来吧……我这么躺着， 可把英实妈忙苦了……暴动一起来，我们上洞村应当站在前头，不知准备得怎么样了？……城里和剑水沟的妇女是否都有了思想准备？……唉，这孩子跑到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他也不知道肚子饿。这也难怪，叫他整天在家里守着，可把他憋坏了！……这孩子……听说他在守备队门前整整等了我十天！……他怎么又会想到上山找陈栗子的呢？……”

母亲微笑了。此刻，她象跟儿子分别了十年似的，异常急切地想念着乙男。

前天，母亲发高烧，整天汤水不进。家里来了几个邻居，围着她发愁。母亲烧得难受，不住地哼哼。这时，乙男跑进屋里，坐在母亲的头前，劝她喝点稀粥。她不想吃。乙男就愁眉苦脸的瞅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两颗陈栗子。

“妈，七星奶奶说，陈栗子能治病。 我上栗谷挖了几个松鼠洞，只挖到这么两颗。”

乙男小心翼翼地说，好象是向妈妈道歉。他剥开栗子，放进妈的嘴里。母亲把那两颗栗子同她的咸津津的泪水一道吃进肚里去了。

这时，坐在炕上的别济老人，还有英实和英实妈，看到这种

情景，都忍不住流下泪来。老人说着要去抓点药来，站起身来走了。

母亲本想拦住老人，但她唯恐一张嘴说话眼泪就会涌出来，所以只好紧紧地握着乙男的手，什么话也没说。

“唉，这孩子怎么知道陈栗子能治病呢？……”

母亲这样想着，心里还觉得热烘烘的。

天快黑了，乙男还没有回来。

太阳刚一偏西，母亲就急得几次三番地打开房门。现在，她干脆坐在廊沿上等待了。

“甲顺，你快到村里去看看，说不定他在别人家里贪玩，忘了天黑啦！不会跑到山上去了吧？听说去年德谷有人上山打柴碰到老虎送了命……”

“是啊，他怎么一出去就忘了回家……我这就去！”

甲顺把正在淘洗准备做晚饭的米摆在井边，奔到村里去。

母亲在廊沿上坐了一会儿，感到肩膀凉飕飕的，身上发冷，想把着门框进屋去。可是一伸腰，就头昏目眩，天旋地转，急忙又蹲在廊沿上。她捂着头坐了一会儿，稍稍好了些，但内心的不安并没有减轻。

她又把着门框站起来。这时，她听见杏花山山谷里，隐隐地传来了呼喊“乙男——”的声音。

母亲不禁一惊，回头望着那个方向。

“乙男——”

剑水川边也响起了回声。那是英实的声音。不知是哪个小伙子，也朝着德谷那头儿呼唤着乙男。

看来，乙男分明是不在村里了。所以乡亲们才到各个偏僻的

地方去找他。

母亲一伸腰，两腿直打晃，急忙倚在门框上，焦躁地望着看不见的山谷和田野。

“乙男， 你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母亲苦着脸，心里在呼叫着。

这时候，乙男正在城里临街的会宁饭馆厨房门前，跟饭馆老板站着讲价钱。

“嗐，小子，一块钱还嫌少？大人出外卖一天工， 也挣不上一块钱呐！”

老板有四十多岁的光景，他把小平头紧凑在乙男的鼻尖上，无可奈何地说。

“不，我非卖两块钱不可！”

乙男说着，把挎在肩上的鱼篓向腰里一藏，侧转身子。鱼篓上盖着几层宽大的柞树叶，从树叶缝里露出泛白的鱼肚子，这是罕见的大嘉鱼。

昨天，英实爷爷和甲顺为了替母亲买药的事发愁。爷爷叹息着说，打听到治棒伤的好药方，里头配有麝香，抓几付就得两块多钱。当时乙男在场， 听了这话后， 一直在眼前揣摩着这两块钱，引起了种种幻想。

今天一早，他到后院拿起哥哥用的小提网，抄着德谷近道，向剑水川上游走去。有一次，他跟哥哥一起去捕捉嘉鱼，听哥哥说，再往上游走一段，就有象鲻鱼那么大的嘉鱼。

乙男走进两山夹峙的峡谷，动手捕鱼，一直捕到天快黑的时候。起初，他差不多用了两个钟头才捉到一条手指头那么大的小

鱼。后来慢慢地有了门儿，发觉嘉鱼总是顶着急流朝上游，越是大的越喜欢顶急流，而且一个水洼里一定有两条，摸到了这个门路，捕捉起来就容易得多了。遇到可能有鱼的水洼，他就把网支在岩石缝里，用脚尖去翻石头轰鱼，每次都有象他小腿那么粗的活蹦乱跳的嘉鱼蹦出来。这下子，他差不多忘了药钱，只顾捕鱼了。一直捕到太阳快落山，才背起满满一篓子，朝十里多远的城镇跑去。卖鱼也罢，到药铺买药也罢，都是非进城不可的。

他跑进城里，在买得起鱼的人家门前转悠，东张西望，碰到的第一个买主，就是这个会宁饭馆的老板。

这里本是个深山沟，活蹦活跳的鲜鱼真象补药一样地珍贵。饭馆老板来了味口，先叫住他，然后跟他讲价钱。可是双方的开价整整相差一倍，很难得出个结果。老板施展不了平素在做这种买卖时所惯用的硬拉软磨的手法，不由地咂着舌头焦躁起来。乙男更是废话不说，一口咬定要两块钱，少一个子儿也不卖。老板倒不是吝惜这两块钱，也不是因为货物不值这个价钱，而是觉得要是不杀价就显得自已低能，所以他也不肯轻易改口。

这么一来，在敞开的厨房门口，一个花白胡须的半老头儿和虽然看上去很老成、但毕竟只有十岁的毛孩子，面对面地站着，互不让步，刻薄地讲起价钱来了。

“行！你要买药，算我帮你的忙，多添一毛！懂吗？就是说再加两个带眼儿的钱！”

其实，一毛钱也可以说成是一个带眼儿的钱，老板想逗起小孩子的好奇心，故意说成两个五分的钱，并且大声嚷着，做出买卖已经谈妥了的样子，伸手去抓鱼篓。

“干什么？我不卖！”

乙男圆睁着眼睛，把身子一扭，没好气地说。

“唉，这孩子，我给你一张白胡子老头儿票，外加……”

老板急忙掏出钱夹，从中取出两个啃啃作响的五分钱，伸到他的鼻子尖上，说。

“多给你两个有眼儿的啦， 你还不干？”

“我不卖！”

“嘿，这孩子真不懂行情！ 小子， 你背着这玩艺儿在市场上转悠，要是叫警察和自卫团看见，不揍你一顿才怪！那时，看你有什么办法？行啦，放在这儿走吧，我忙着哪！”

饭馆老板见哄不行，就半吓唬半央求地说。

“没有两块钱我不卖！”

乙男依旧坚持自己的价钱，但他也渐渐地有些担心起来，看了看即将落山的太阳。说起来，他也真有点怕在市场上碰到坏蛋。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唉， 没办法，就算我输给你了。”

饭馆老板似乎被这笔急人的买卖弄得精疲力尽了，叹着气，从刚才掏出来的钱夹里挑出两个五分钱，递到乙男面前，说：

“给你！加上这个， 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一块两毛， 因为你，把我的买卖都赔本了。”

饭馆老板觉得这笔磨牙的买卖总算有了结局，刚要伸手去抓鱼篓，这时，从乙男背后突然伸来一只毛茸茸的手，一把把鱼篓抓住：

“跟我去， 我给你两块钱！”

乙男和饭馆老板吓了一跳，急忙抬起头来。

只见后面站着一个穿着黄色协和服、戴着没有框的眼镜的胖胖的中年汉子，嘴里喷着酒臭。

“哦，崔主事，你这是干什么？ 哪有这样随便抢别人东西的道理？这是我的！”

饭馆老板气得脸色铁青，嚷道。穿协和服的汉子，轻轻地把鱼篓朝自己面前拉拉，狞笑道：

“你的，怎么能算是你的？他要什么价， 我就给他什么价，你最好不要打搅别人买东西！”

他的声音不高，但完全是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

“咱都是在街上做买卖的， 互相该讲道理呀，干吗这么小瞧人！就算你挂了专卖局的牌子，也不该这么欺负人哪！”

饭馆老板睁着三角眼，顶了一句，但他的口气已经失去了锐气。

“对不起，我家有客人，别见怪了。小孩， 跟我走！”

乙男夹在当中看风色。他看到穿协和服的压倒了刻薄杀价的饭馆老板，就欣然跟着他走了。穿过大路，走不多远，就到了挂着香烟牌子的专卖局商店后门。全城就这么一家专卖商店，也是最大的商店，出售香烟、盐、火柴之类的专卖品。

走进后门，有个大院子，商店连着住房。看样子，来了不少客人，台阶上并排放着好几双皮鞋，其中有两双分明是日本鬼子的长统靴。乙男一看见这种靴子，心里就不痛快，但因急于想买药，也就没说什么，默默地跟进厨房。

“多亏我到街上走了一趟，这玩艺儿比烤肉好， 日本老爷最喜欢吃生鱼！”

主人站在厨房门口，朝腰上系着围裙看来象是他老婆的年轻女人说。这时，双页门哗啦一下打开了，从屋里传出日本鬼子沙哑的说话声。

“噢，董主事，你在干什么？怎么把客人留在家里自己跑了？这还象话吗！”

乙男眼睛睁得溜圆。想不到把红通通的醉脸伸到双页门外来的，不是别人，竟是他在梦里也不会忘记的细川！这家伙脱去了军衣上身，手里拿着酒杯，象游泳似地踉跄着朝外爬，里面有个人在拦住他，那正是卞长国。除他们而外，屋里还坐着一个日本军官。

“是，是，我马上进屋。说实在的，我碰到一个卖鲜鱼的，耽搁了一些时间。鲜鱼在我们这个山沟里可是难得见到的呀！”

他们说的是日本话，乙男一句也听不懂，但心里却明白他们说的准不是好话。

“我给妈妈买药捉的鱼，给你们吃？”

乙男趁年轻女人翻着红钱包的机会，瞄了一眼，扛起鱼篓，拔腿往门外跑。

“喂，小孩！小孩！哎，那孩子怎么跑啦？”

女人扬着一只胳膊追到院子里，大声叫嚷。可是穿协和服的董主事正被细川拉着，在板炕上用膝盖爬进屋里去。

乙男气喘吁吁地穿过大路时，会宁饭馆的厨房门已经关上了。

“主人在吗？”

乙男唯恐有人追赶，焦躁地回头望着路面，敲了敲门。

“你不是刚才那个小孩吗？怎么啦？”

“一块二也好，你买下吧！”

“怎么啦？难道他又不买啦？”

饭馆老板看见乙男面如土色，急忙靸着鞋下到厨房。

"他是坏人！ 跟鬼子军队喝酒哩！"

"跟鬼子喝酒？怪不得从晌午时候起，守备队军官和自卫团长都到他家去了。噢，你是不喜欢他们呐！"

"别再问了，快给钱吧，我忙着哪！"

"嗯，孩子，你真是好样的！他们原本就是坏蛋！你也看透他们啦？"

"你不买，我可要走啦。"

"我怎么不买？我非买不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宁可我吃亏也不能叫你这个不愿给鬼子吃鱼的孩子吃亏！来，就照你的价钱，给你两块！"

饭馆老板从钱夹里挑出两张崭新的钞票，递给乙男。

"哼！你瞧不起会宁饭馆，朝鲜人可瞧得起我！"

饭馆老板付了钱，一面把篓子里的鱼朝空盆子里倒，一面不住地瞄着专卖局商店那头儿，连连地说。

"谢谢！"

乙男接过鱼篓，一哈腰，回头朝着药房一溜烟地跑去。

"嘻，这孩子怎么那么伶俐呀！"

饭馆老板跟到厨房门口，自言自语地说。

出乎意料的是，药房里的事办得很顺利。起先，药房主人听见乙男一进屋就要买药，楞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透过卡在鼻梁上的黄眼镜瞅了他半天。后来，乙男眼泪汪汪地告诉奶奶受了伤，他才问乙男是从哪儿来的。

"我家住在上洞村。奶奶上山受伤啦，请给抓几剂有沙糖的好药。"

"沙糖？"

老态龙钟的药房主人，瞅了瞅急得顿脚的乙男，又瞅了瞅他手里攥的两块钱，一边嘟囔着，一边打开双页门，不知叫了谁一声。这时，一个四十来岁的穿一身朝鲜服装的人，探出头来看了乙男一眼，附在药房主人的耳边低声地说了些什么。

"孩子，你是不是从别济老人那儿来的？"

药房主人听了屋里那人的小声说话，忽然问了一句。

乙男心里有些犯疑，但因急于买药，吞吞吐吐地回答了。

药房主人瞅了半天乙男，二话不说，站起来抓药。没想到这个药竟有十剂之多。

乙男也顾不得好好地谢谢药房主人，走出药房门就顺着大道往家跑。他好象长上了翅膀，脚步轻快极了。

太阳徐徐落山了，乙男在暮霭沉沉的寂静的山路上跑着，心情十分兴奋。

妈吃了这剂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妈好了，我就和姐姐陪她上杏花山山坡上的地里收秋，还到山上打柴禾。现在杏花山的林子里，香菇很多，野葡萄黑黑的熟透了，还有很多软枣。在掀野葡萄和软枣藤时，要是碰到松鼠，我就用预先做好的马尾套把它套住。象过去那样，妈妈采蘑菇，姐姐采野葡萄和软枣，我捉松鼠……

乙男沉浸在甜蜜的幻想里，蹦蹦跳跳朝家里跑。

由于心里很急，他从德谷后山抄着近道，拨开洒鬼沼茂盛的紫芒，朝家里跑去。

他在满是鬼刺儿的草地上跑了半天，忽然听到剑水山麓有谁在叫唤，山谷里拉着长长的回声。

乙男心不在焉地听了一下，那声音没有再响，他又跑了起来。

当他跑到杏花山下的牛车道时，头顶上响起了"……男呀——"的喊声。这分明是女人的叫声，听来很象英实妲的嗓音。不知怎的，他觉得那声音里带着哭腔。

乙男紧张起来了，心想："是不是找我呀？……"

一晃儿，暮霭淹没了道路，晚霞消失了，天上闪着点点星光。

这时，他才想起自己一清早离开家，到现在没有回去过，又想到往常只要出去一会儿，妈妈就要找他的。

他心里发慌，急忙顺着崖上的道路朝下跑。

此刻，他看到姐姐一手提着裙子的下摆，跑到英实家门口，瞅了瞅里外的动静，转身朝着这边跑来。

"姐——"

乙男煞住脚步，叫了一声姐姐。

"呃？"

甲顺也猛地站住了，一霎时，她那变成土色的脸上显出了欢喜的光彩。乙男看见姐姐由于高兴过度，眼睛里一下子汪满了泪水，不知怎的，感到很对不起她，就象自己犯了什么罪似的，不住地偷看她的脸色。这时，高兴得泪水盈眶的姐姐的脸，突然变得可怕起来。

"你跑哪儿去啦，嗯？一个小孩子怎么到处乱跑？你知道妈妈多么操心吗？你听听，全村人都在找你！"

"乙男——"从杏花山谷里，传来别济老人哽咽的喊声。

乙男深深地垂下了头。

"你再小也该明白，妈叫鬼子打得躺在炕上，你有什么高兴事，整天出外贪玩？哥哥走的时候说什么来着？叫你干这种事吗？"

甲顺太伤心了，抽抽嗒嗒地把他数落了一顿。

乙男感到自己做错了事，无话可说，但又觉得受了委屈，瞟了姐姐一眼，一看到姐姐的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心里难过极了。

“姐，我错啦，下次不啦！”

乙男也哽咽着说，从鱼篓里掏出药包。

“这个，给妈妈吃吧。”

“这是啥？”

甲顺诧异地瞅着整整齐齐地用绳子扎住的一长串药包，忘了用手去接。

“这是药，我打嘉鱼卖了，买了这些药。”

“你？”

甲顺象挨了一棒，一愣怔，向后退了一步，看到手里捧着药包哀求似地瞅着她的乙男，忽然感到眼前发黑。

“乙男！”

甲顺哽咽着叫道，一把抱住了弟弟。

“乙男！你怎么不早说？……原谅你这个姐姐，嗯，原谅你姐姐吧！”

甲顺把脸埋在乙男的肩上，浑身发抖地哭了起来。药包里透出来的麝香的香味，在波浪般起伏的姐弟俩的肩膀上飘散开去。

二

阳光绚丽的秋天。

母亲把草席铺在廊沿上，和乙男坐在一起晒太阳。草席上又铺了一张干净的油纸，上面晾了一些熬过两遍的黝黑的药渣。

厨房门口的泥火盆上，放着一个药罐子，用四四方方的包药纸蒙在上面，一股股热气从罐里冒了出来。今天一丝风也没有，满屋子散发着甘草的清香，热气徐徐上升，在空中漂浮，悄悄地消失在屋檐下。

母亲象摆弄什么宝贝似的，小心地把粘在一起的药渣掰开，均匀地摊平。

乙男忙着做松鼠套， 在长长的水曲柳条上系着马尾子。 现在，他一心盼望着母亲痊愈，跟她上山采蘑菇去。

和儿子一起坐在暖洋洋的阳光下的母亲，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

不知是因为药力好，还是因为乙男的孝心至诚，母亲只吃了两天药，就从病床上坐了起来，食欲恢复了，腰部也舒服多了。要不是为了摆脱敌人的监视，或者没有孩子们的阻拦，她觉得现在就可以轻松地出外工作了。

但她仍然要装出生病的样子呆在屋子里，因为这是组织的严格指示。母亲自己也觉得：经过细致准备的暴动已经迫在眉睫，

也许就是今天或者明天的事了。在这样的时刻，又在身后有敌人跟踪的情况下，贸然出外工作，那是十分危险的。虽然如此，她心里还是十分焦急。不过，话也得说回来，不管敌人怎么加强监视，她和组织的联系仍然是密切的。通过这种联系，她知道暴动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只等暴动指挥部一声令下了。

卞长国指使一个自卫团员埋伏在房屋附近，日夜监视着母亲。这样还不放心，他还时常亲自来观察动静；有时编造一个笨拙的借口找上门来，有时站在远处窥视。但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英实妈是母亲的助手，正在按照指示正确地进行暴动前村里繁忙的准备工作。今天早晨，母亲还亲自参加了妇女会会议。这件事，那家伙自然更无从知道了。

今天早晨，卞长国又来到山岗，躲在杏树背后窥视动静。母亲需要出去一趟，最后了解一下暴动的准备情况。她预先关照应八设法把卞长国引开。卞长国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恰好他有事要报告守备队长，便叫应八来替他看守，自己就跑开了。母亲趁这个机会，出外参加了妇女会会议，了解了各个组织的准备情况。当她核实了暴动当天用的牛车、爬犁等物全都准备好了，又印了几千张传单，最使人放心不下的七星妈居住的对面庄的组织，也做好了一切准备的时候；当她听到各妇女会组织一致表示决心，就等指挥部下达命令的时候，母亲心里感到异常高兴。

"今天晚上，各妇女会支部要再次检查一下准备情况，特别要注意保密。我想马上会有通知的。"

母亲做了最后的指示，并安排了组织工作。她回家不久，卞长国就又出现在山岗上了。母亲看了，觉得十分可笑。

"你怎么监视我也没有用处……火种是藏在每个人的心里的，

你们看住一个农村妇女，就能扑灭这种火焰吗？……蠢货！”

母亲瞅了一眼手拿短杖在杏树后面徘徊的卞长国，心里冷笑道。

“乙男， 你看见我的本子吗？”

母亲忽然想起当初跟儿子学习认字的事，问道。

“干什么？ 还想学习吗？”

“对，是要学习。从牢狱回来， 本子就不见啦。”

“我把它藏起来了。”

乙男专心把直挺挺的马尾子拴在柳条上，看样子很吃力，呼呼直喘，粗声粗气地说。

“干吗把它藏起来？”

母亲猜到乙男的心眼儿很机灵，想跟他拉拉话，故意问了一句。

“谁敢保准没事？我怕鬼子来翻， 把它藏起来了。”

“这孩子，那上头又没写别的话， 何必藏起来呀！”

“怎么没写？日本鬼子连我们朝鲜人学认字都不让嘛……”

“说也是， 那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现在可不能拿。您看， 卞区长那家伙在盯着呢。叫他看见又要把您抓走的！”

“呵呵呵。”

母亲捂着嘴笑了。有时，乙男显得不懂事，可现在，他却看出了卞长国正在监视母亲， 而且说话的神情是那样的严肃。 看来，他的心眼儿，真比早先几个大人合起来还要机灵。

母亲抚摸着乙男粗硬的头发，不由地想到时代是在变了。

她觉得自己出生在天岩岭的深山沟里，从小就没了爹娘，在

蔑视中度过的幼年时代和姑娘时代，好象不是自己一生中有过的事，倒象是遥远的古代的故事。是的，自己做姑娘的时候，还是一个一直被恶人恣意打骂也不敢随便流下委屈的眼泪的烧饭丫头呐！

后来，她有了亲爱的丈夫，生了孩子，建立了温暖的家庭。但这只是一种犹如孤悬于崖壁之上受狂风吹打的鸟巢一样，经常处于不安和危险之中的幸福。尽管这样，她还是把自己的家看作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安乐窝，并在这个窝巢里领略到令人感激流泪的温暖和幸福。

某一个早春，山头上响起了劈雷，下起了暴雨。一阵狂风，把她的窝巢刮得支离破碎。丈夫坚强地鼓起翅膀，冲向高空，但在雷电火光中折断了羽毛，被烧死了。

她，从来没敢想过要凭自己的力量飞翔。这会儿，失去了伴侣，摔落在千丈危崖之下，眼望着悠悠的苍天，缅怀着信若神明的丈夫号啕哭泣。她，曾仰望着无法携带黄口小雏飞腾而上的青天，焦躁地扑棱过翅膀。她所挣扎过的那座蓬蒿起伏的丧具房旁边的山岗，变成了血泪的回忆，清晰地浮现在脑际！

现在，苍空是这样地开阔和晴朗。她这只傻鸟，在与雷电和暴雨的搏斗中，锻成了一付铁翅膀，而她的那些小雏，也练就了起飞能力，走上了可以冲破风暴、高高飞腾的道路！母亲心想：你们施尽种种酷刑，想折断我的翅膀，可是我现在可以一飞冲天，一气儿飞到那无产阶级解放的山巅！现在，我的那些还是黄口小儿，也都有了坚强的翅膀。即使面对你们的刀枪，我们宁可倒下去也不会束手待毙，更不会哭哭啼啼地死去！

母亲的眼前又浮现出蓬蒿起伏的山岗。她觉得那朵孤零零地

开放在紫芒丛生的墓前的白花，就象是孤单的行人在远远地向她招手呼唤！

“妈，您看， 那家伙怎么跑了？”

乙男忽地站起来叫了一声，母亲才从暝想中惊醒。

母亲朝乙男所指的方向一看，只见卞长国不知看见了什么，摔着拐杖，顺着小路，向旁边飞跑。不知他是怕别人发现，还是怕有人追赶，一边踉跄着，一边观望动静，象螃蟹爬行似地横着身子，向桥头的守备队跑去。

突然，母亲的脑子里闪过一种不安的预感。

母子俩慌忙爬起来，屏息静气地站着。砰！杏花山的坡地附近响起了枪声。

“啊！”

药渣从母亲的手里掉了下来。

“枪声！”

乙男扔掉柳条棍，向山顶跑去。

砰！砰砰！

这会，在车道那边又接连地响了几枪。

母亲心惊肉跳了。她想：莫非是在暴动前夕这一紧张时刻，出了什么事故不成？

“乙男， 下来！快下来！”

母亲虽然这样喊着乙男，而她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直朝山上跑去。

“啊！那是谁？ 后头有鬼子追！”

母亲刚刚登上山顶，乙男就急得跺着脚来拉她的手。

母亲还没有来得及细看，那个被追赶的人，就消失在杏花山

的林子里了。大路上只有黑鸦鸦的象一群蜘蛛似的日本鬼子的身影在晃动。

鬼子兵一个个散开往林里跑，好象还在叫喊着什么，可是距离太远，听不清是什么话。

“他平安地跑出去没有？”

不用问，那人一定是个革命者。母亲心里着急，不知他是否逃脱了那群鬼子的魔掌。她想起刚才卞长国曾躲在这个山岗上，后来又朝着那边跑去了，不禁十分担心。

日本鬼子都消失在林里了。

四周顿时寂静下来，只有绚丽的秋阳，和平地、暖暖地照耀着。

“妈，他好象是跑到那边的山洞里去啦！”

乙男盯着看不清的山里看了半天，悄悄地说。

“不，他不会朝那儿跑的！”

母亲低声地说着，但心情十分不安。她想，如果那人不了解这里的情况，瞎跑一气，把敌人带到兄弟岩洞的秘密联络站去，那就难办了。那里有青年武装队的武器和宣传品，说不定工作员同志还在那里，甲顺也可能在那里。那个山洞等于是上洞地区的暴动指挥部，如果被敌人发现，一切计划都将成为泡影，组织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

母亲勉强抑制住内心的跳动，站在那儿观察四面的动静。她忽然想到自己这样站着会引起敌人怀疑，便想走下山去。

这时，在很近的山脚下，忽然象打雷似地响起了枪声。

母亲受到了冲击，仿佛感到心脏停止了跳动，兀然地站了下来。

"妈，我去看看吧？"

乙男用担心的目光望着母亲，说。

"呆着！乱走会闹出事来的！"

母亲紧握着乙男的手走下山来。她觉得会出什么事，这种预感塞满了她的头脑。卞长国这家伙跑到哪儿去了？要是没有他盯着，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出去看看……不过，出去看也没用，大天白日也是黑魆魆的树林子里，你一枪我一枪，你追我赶的情况，哪儿能看得清呢？……这不过是因为她焦急不安而产生的下意识的冲动罢了。

枪声突然停止了，四周又恢复了寂静。这次是长时间的沉默，似乎在这个绚丽的秋日根本就未曾有过可怕的枪声，而且再也不会有什么刺耳的音响来破坏这个飘散着甘草的清香和从药罐里冒着热气的独立圆木房安静的庭院的和平气氛了。

母亲蹲在泥火盆前头，从掀开的药罐子缝里看了看汤水。这剂药已是复煎了，放了不少水，要想熬得适当的浓度，好象还得较长的时间。

母亲心不在焉地用手扇火，把木炭上的白灰扇得飞了起来。她一边扇着，一边尖起耳朵谛听，连一点细微的声音也不放过。

乙男走到泉边，舀了一瓢水喝，用衣袖慢慢揩拭着嘴边流下来的水珠，同时一个劲儿地朝四下里张望。

"乙男，你过来！"

母亲还是放心不下，叫了儿子一声。

乙男装作没听见，只顾朝山顶上看。

"那人是谁？是不是组织里的？是不是游击队员？……"

不一会儿，炭火旺起来了，母亲还是用手扇着，焦躁地陷入

了沉思。

“妈！”

乙男突然用低而尖的声音叫道。母亲听见那象是被什么东西吓了一跳的声音，不禁一怔，站了起来。

“妈，您看下面崖上……”

乙男攥着母亲的手，把她朝崖头平缓的山坡那边拉。

从杏花山山坡穿过车道，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从母亲家的上首通到卞长国常常躲在后面的那棵杏树并排的山岗。母亲家的院子前面是峭壁，连着通向德谷方面的田野。崖下是长满了紫芒的酒鬼沼。

酒鬼沼是一个烂泥塘，它的尽头就是峭壁的起点。那陡峭的山崖一直向上， 绵延到母亲家的院子边。 秋日的沼地，一片昏黄。泥沼上面的一层紫芒花，挡住了沼里的毒气。

乙男所指的，就是这个从沼地里崛起的崖头的另一面平缓的山坡。

母亲朝崖头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只见一个人手握着崖边的石角，倒在草地上。

他带着敌人朝林子里跑，什么时候转到这儿来了？有一个小土岗挡着，看不清他到底是谁，但母亲闪电般地想到他就是刚才被鬼子追赶的人，于是毅然决然地提起裙子，说：

“乙男，跟我一起去。快把他救出来， 让他那么呆着会出事的！”

母亲迅速地朝山上的杏树旁边瞥了一眼，一口气跑上陡急的山坡。

登上山顶一看，根本看不见日本鬼子和卞长国的影子。

母亲急忙跑近那人身边，只见他跨向崖边的一条腿晃晃荡荡地悬在半空中，腿肚子上淌着殷红的血，顺着裤腿一滴一滴地往下流。

看样子，他是在向前跑的时候一脚踩空了跌倒时才抓住崖角的。他的另一只手无力地摊在石头上，朝里弯着，象抱住什么似的，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把手枪。

那人穿着矿工们常穿的带石粉的灰土布制服。母亲一眼就看出他是我们的同志，急忙跪下一条腿，把他朝路上好背起来的地方搬。

乙男也帮着妈妈抓住他那晃晃荡荡的腿，在儿子的帮助下，母亲才好不容易地把自己的肩头伸到他的胳肢窝里，使了一股劲儿，把他拉了出来，让他舒服地躺在地上。也许是在翻转他的身子的时候触动了伤口，昏迷不醒的他，眉头一皱，痛得“嗯”地喊了一声。

手忙脚乱的母亲，这才看清了那人的脸。

“啊，是工作员同志！”

母亲刚刚抬起那人的肩膀要朝身上背的时候，发现他是工作员，不由地大吃一惊，一下子坐到地上。瞬间，她的脑子里塞满了绝望的念头，仿佛有一座可怕的峭壁阻挡在眼前。在暴动前夕，大家都在等待最后指示的这一时刻，暴动的组织者遭此不幸，往后的工作可怎么办呢？……

母亲不知如何是好，茫然地坐在地上。

也许是听到母亲的喊声吧，赵东春变得铁青的脸上，显现出皱纹，吃力地睁开了眼睛。不知他是否认出了母亲，那只握着手枪的手勉强地动了一动，作出摇手的样子。是说没必要背他走

呢，还是说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呢，或者是叫母亲干脆装作不认识呢，他的用意完全没法分辨。

“妈，鬼子来了！”

乙男照旧抬着赵东春的两条腿，回头瞅了一眼，叫道。

果然，从树林边上接连出现了十来个鬼子兵，在仔细地察看路面。看样子，他们是跟着草地上的血迹来的。母亲猛地提起了精神。

“乙男！ 快把这儿的血迹擦掉！”

母亲喊了一声，又去背赵东春。

赵东春昏迷过去了。母亲把他的一只胳膊搭在肩膀上，挺着身子朝前站，这时候，赵东春又睁开了眼睛，顽强地加以拒绝。

“别这样， 鬼子朝这边来了！”

母亲焦躁地喊着，使劲要背着他站起来。

“大娘！”

赵东春向后仰着腰，气喘喘地说：

“危……危险哪！ 我……暴动……”

他一边喘气， 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出来的话， 根本连贯不起来。

“您说暴动怎么样了？”

母亲慌忙地问。可是赵东春又失去了知觉，把头无力地垂在母亲的肩膀上。

母亲焦急地回头一望，敌人已经到了车道上。就是赵东春不径直朝这儿跑，要不了多长时间，敌人也会出现在这幢房子前面的。

母亲背着赵东春走下山来，扫了一眼村庄下头，直接拐进后

院。

也许是估计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吧，早先元男新挖了一个土豆窖装土豆，而在旧窖里保存秘密图书之类的东西，上面垛了一些玉米秸伪装起来，乍看上去，好象一个柴禾垛。过去，母亲看到孩子们进出这个窖子，有点放心不下，现在她也用起这个窖子来了，有关工作的事情，照例是到这个土豆窖里去做的。

乙男擦去山上的痕迹，跟在母亲身后，顺着山坡朝下走，看看地上有没有血迹。他一下山坡， 就先跑上一步， 扒开包米秸垛，说：

“妈， 把他藏在这儿，您的本子也在这儿！”

最近乙男还到这个窖子里来过，所以窖里不怎么乱。母亲很想给受了重伤的人垫上一条褥子，可现在来不及这样做了。

母亲用手巾把他的伤口大致包扎了一下，刚要往外走，赵东春突然睁开了眼睛，清清楚楚地叫了一声大娘，竟不象是一个刚才还是昏迷不醒的人。

“哦！”母亲吃了一惊，又跪坐在他的身边。 赵东春舔了一下焦干的嘴唇，吃力地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十分嘶哑，显然是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说出来的，但母亲却听得清清楚楚。

“大娘，我们准备的暴动，决定明天举行。 请您务必通知各妇女会支部， 还要告诉尹亨甫同志……”

赵东春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又昏了过去。

母亲听到山上有震动的声音， 顾不得进行急救， 就跑了出来。他们母子两个又抱了一些柴禾堆在土豆窖上，把散在窖边的乱草扫到一起。这时敌人已经到了山坡路上了。

“妈， 卞长国又领鬼子来了！”

乙男着急地说。

母亲连忙跑到前院一看，只见山上有十来个鬼子兵吵吵嚷嚷地正在草地里搜索。那边车道上下长图走在头里，他的身后是面熟的熊本伍长，还跟着一帮小兵。熊本手里拿着那根在审讯室里专门打人的瘆人的皮鞭。

“乙男！ 你快到屋里去！”

母亲蹲在药罐旁边，理着散乱的鬓发，沉着地说了一句。这时候，药已经熬到火候了，哧哧地冒着热气。母亲走进厨房，端着里面放着纱布和匙子的药碗，回到院子里。

“嘿！臭娘儿们，到底叫我踩住你的尾巴了。喂， 不必再搜了！”

熊本神气十足，朝着在崖上搜查的小兵们叫了一声，蹬蹬地走下山来。

“给我搜这幢房子！”

熊本的口令一下，小兵们就端着枪象冲锋似地摆出勇猛的姿势，扑向母亲的圆木房。有两个鬼子一脚踢开房门冲进屋里，另外两个鬼子则一把推开站在厨房门口的乙男，跑进灶屋，其余的鬼子也两两成对地跑到后院和井边的崖上，用刺刀在草地上拨来拨去。

母亲把滤药的布蒙在药碗上，用裙子的下摆裹着药罐，慢慢地往外倒药汤。

“哼！ 还吃药哩！”

熊本对搜查的结果，似乎没有一点兴趣，他那浮肿的马头脸上显出得意的微笑，一边用皮鞭拍打着长统靴，一边嘲弄地说。

说起来，熊本在这个院子里，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感到满意

的。

熊本老早就知道他的顶头上司大眼珠军曹和守备队长细川中尉之间是不和睦的，但他竭力装作不知道。这次，他俩不知怎么就对上了心思，合演了一出释放母亲的戏。释放母亲这件事，对细川和岛木不知怎么样，但对熊本来说，既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也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坏处，只不过使他失去了一项可供消愁解闷的、富有刺激性的营生，这样，他又陷入了忧郁的情绪里，只好以凄凉的旷野上的秋景来比喻自己的心情，独自出没在小酒馆里了。

然而，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 另一头却酝酿着一个惊人的事件。

今天，熊本才知道，岛木在释放了母亲以后，以空前未有的精力，把各地的喽罗都集中到一个地方来，极其秘密地布下了严密的搜查网。

落日岭，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有充分的根据说它是游击队和地方革命组织的联结点，因而守备队和宪兵队老早就注意到这个地方了。

岛木在矿山，用尽了种种手段大肆搜查，但是没有搞出任何成果。这会，他把在矿区的部下和喽罗们都集中到一起，在落日岭一带布下了滴水不漏的包围圈。看守着茫茫的树林和山隅。对他来说，这一着确实是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

然而，熊本伍长却认为这是“莽汉擒虎”。没想到工作员竟落到岛木布下的、在熊本看来是显得荒唐无稽的包围圈里了。

其实，熊本本来是无从知道落网的是不是工作员的。他只不过是听到岛木这样喊过一声罢了。事情是这样的：岛木接到埋伏

在落日岭那边山头的喽罗们的报告，说有两个分明象游击队的人，一个从林子里出来，一个从城镇那头过来，他们走到磨房前边接头后走了，眼下正在跟踪。岛木听了报告后，一面朝外跑，一面兴奋地喊道："工作员落网了!"熊本听到这句话后还不到三十分钟，从杏花山山脚下传来了枪声，又过了不到二十分钟，便接到岛木的通知。岛木说，他几乎要把游击队的工作员抓到手里了，但自己在交战中受了重伤，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希望熊本替他把以后的事情处理好。传令兵还报告说，他刚要出发时，岛木已经咽了气。

细川接到岛木丧命的报告，咬牙切齿地立刻命令熊本向工作员前往的上洞方面追击。熊本接到命令，刚要出发，卞长国也跑来了。他向细川所作的报告，再一次证实了传令兵报告的情况。当细川问他是否知道工作员朝上洞跑时，卞长国却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这下子可把细川气坏了，他一蹦三丈高，"嗖"地拔出军刀，咬牙切齿地嚷道：

"上洞村有共产党的内线，我们死了三个士兵。把上洞村统统烧光！这场讨伐，我亲自来指挥！"

这样，熊本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不仅能够亲手去捉拿他的顶头上司赔上生命才发现的游击队工作员，而且在细川率领"讨伐"队赶到的时候，还可以充分地表现一下自己的勇猛。

熊本从事件的前后始末来判断，认为逃脱了岛木手心的共产党必定是与母亲有联系的。

所以，不管母亲如何坚决否认，熊本的嘴边还是挂着满意和自信的微笑。

当然，这只不过是蠢人的荒谬的主观臆想。然而，在有许多

蠢人的人间社会里，他们的那种愚蠢的判断，也有稀里糊涂地碰对了的时候。

但是，这个蠢人侥幸抽出的签子，除了向他证实了“恶鬼发横财就要遭雷劈”这句俗话的真确性而外，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幸运……

母亲根本不理睬熊本的奸笑，转过身去，把匙柄裹在滤药的布里面挤药汤。

“共军到哪儿去了？”

熊本慢慢地走到母亲身后，轻声慢语地问道。

母亲不做任何回答。卞长国也许是觉得这次再不行就保不住脑袋了，于是紧紧地凑到熊本的下巴底下，低声说：

“肯定是跑到这儿来了，绝不会在崖上，难道他想摔死吗？”

“去，去！这还用你说！”

熊本厌恶地挥了挥手，把卞长国推到一边，突然大声吼叫：

“快说！我早就知道了！”

母亲这才转过头来，用那种在守备队审讯室里盯视他的同样冷漠的目光，仔细地端详着熊本，从容地说：

“你知道了还问什么？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母亲的口气非常平静。连粗通几句朝鲜话的熊本也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母亲是带着好意在回答他的问题的。卞长国听了，吓得脸色泛青，活象一条受惊的毒蛇。他把话翻给熊本听，刚说了一半，熊本就跳了起来：

“什么？”

这时，进到屋里和厨房里的鬼子兵东敲西砸，发出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声，象被钓钩钩住了的鲭鱼似地瞪着眼睛，跑回前院。

冲到后院的鬼子，翻了半天泡菜缸、土豆窖，又用刺刀对着玉米秸垛这个紧要的地方捅了半天，没见什么动静，也甩着两只空手慢腾腾地回到前院。

“没有吗？”

熊本一叫喊，鬼子兵就象做错了事似的，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吞吞吐吐地答道：

“没有！”

瞬间，母亲的脸上浮上一层放心的光彩，由于她背朝着鬼子，谁也没有看见她的神情。

熊本火冒三丈，不管三七二十一，用皮靴尖踢着母亲，叫道：

“你真的不说？”

母亲腰里被踢了一脚，朝旁边倒了下去。泥火盆和药碗打翻了，腾起了一股白气和烟灰。熊本歪扭着脸，挥着皮鞭，嚷道：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嘘——嘘——，瘆人的皮鞭在空中呼啸着，撕破了院子里平静的空气。

母亲一口咬定“不知道”，闭着嘴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鞭子无情地落到母亲的肩膀上和脊背上，啪啪地咬啮着皮肉。

“妈！”

被撵到廊沿上，盯视着鬼子每一个动作的乙男，一步蹿上前去，两手抱住母亲护着她，回头瞪着高高地扬着鞭子的熊本。前几天，母亲并没有多谈她在守备队挨打的事，但乙男看见母亲身上的伤痕，也估计到了鬼子把她打得多么凶。这时，他那明亮的眸子里，点燃着一股熊熊的仇恨的火焰。

“噢，你这个小孩……”

熊本慢吞吞地放下抬起来的一条腿，好奇地弯下腰。

“这是她的儿子？”

熊本轻轻地按着乙男的脑袋， 好象有什么重要发现似地问道。卞长国马上把腰一哈，低头回答：

“是她的老儿子！”

“噢，太有趣了！”

熊本点点头，瞅着紧抱着母亲倒在地上的乙男。

母亲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中，本能地预感到有一个阴影逼近儿子的身边了。

“乙男！”

母亲咬着牙关，拉过乙男，想把他抱在怀里。

“哼，你说不知道共军到哪里去了？”

熊本嘴角挂着冷笑，向身边的小兵使了个眼色：

“把他拉走！”

鬼子兵二话不说，喀喀地走到母亲身旁，粗暴地抓住乙男的肩膀。

母亲不论怎么用力抱着乙男，也是无济于事的。

“妈！”

乙男被鬼子兵抓住一只胳膊拖着走，惊叫了一声。

“乙男！”

母亲把一只胳膊举到半空中， 用膝盖向前爬， 不肯放开儿子。

熊本看见这种情景，飞起一脚，狠狠地朝着支撑着整个身子向前爬的母亲那条胳膊踢去。

"把共军藏哪里去了？你说呀，说出来就饶你儿子一条命！"

母亲又倒在地上了。

"大嫂，干吗这样，快说吧，你又该遭大难啦！"

卞长国翻完日本鬼子的话，后面还加上一些自己的意思，假惺惺地说。

母亲倒在地上，屏息不动，听他这么一说，猛然抬起头来，用充满憎恨和悲愤的目光一看，乙男已被拉到榉树下面，站在两边的两个鬼子兵，用刺刀逼着他，使他一动也不能动。

头顶上喀嚓一声。熊本拔出手枪，打开保险机。然后慢慢地把枪口对准乙男的胸口，说：

"你还不说吗？"

熊本的话，是带着揶揄的、柔和的口气，充满着自信心说的。这并非是单纯的威胁，而是刽子手在决心杀人时表现出来的残酷的冷静。这一点，母亲是清楚地意识到的。

"快说，你不觉得儿子可贵吗？"

母亲听到卞长国的这句话，抬起头来。

乙男背靠着粗糙的老榉树站着，两把雪亮的刺刀挡在他的面前，迎面又有凶恶的敌人的枪口对着他小小的胸膛。

"乙男！……"

母亲颤动着霎时变得焦干焦干的嘴唇，喃喃地叫了一声。

母亲在这一瞬间看到的儿子的形象，是多么幼小呀！……原来那么绚丽的秋阳，不知在什么时候被阴云遮蔽了，乙男好象有点冷，用手捂着粗麻布衫的衣襟，哆嗦着。

"乙男！"

母亲呼唤着，她的眼睛终于昏花了，孩子也渐渐变得模糊起

来，最后化成了一个白点。

不觉得孩子是可贵的吗？对母亲来说，儿子可贵不可贵怎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儿子，就是母亲的生命！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亲戚的母亲，能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生存下去的唯一的支柱，就是儿子！因为有儿子，母亲在这个没有情义的恶毒的世上，才没有失去笑容，没有失去希望。

现在要是失去了儿子，母亲还能有什么呢？

敌人的枪弹，将会在打穿儿子的胸膛之前，先在母亲的胸膛上穿开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并给它撒上一层冰凉的灰尘。

"哈哈哈，怎么样？这回你说吗？"

熊本的那对发蓝的眼睛里，发出一股异样的光，摇晃着肚皮大笑起来。熊本认为，母亲脸上的悲痛表情，就是他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但是，尽管熊本得意忘形地大声笑着，母亲的表情却没有一点变化。

不会有变化！哪怕是一根睫毛也不动一动。在这个场合，除了为儿子悲伤以外，她那燃烧着纯洁的母性爱的胸膛里，是不会有任何别的感情和别的打算的！要是能够采取某种行动搭救儿子的话，即使用锯子把自己锯断，她也会含笑死去。不过，唯有革命是不可背叛的！她想，今天我和儿子为革命而死，但如果没有革命，世上所有的母亲和儿子，就都要遭到死亡！

儿子被拉到了无从去搭救的崖顶上，母亲只有向谁祈求了："请救救我的儿子吧！……"

满院的敌人，都盯着母亲和儿子。他们凭自己的想法，等待着从母亲的嘴里说出什么话来，或者从那个不懂事的、吓坏了的

孩子的嘴里突然冒出什么话来。他们都很紧张地屏住呼吸，咽着唾沫。这群野兽认为，他们刚才这一瞬间的做法，是一切拷打中最厉害的拷打。不管多么心狠的女人，只要她是一个母亲，就无法忍受这种苦痛。他们一方面在心里叫好，一方面等待着下文。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理解母亲的苦痛，野兽们所能感知的母亲的爱，毕竟是超越不了野兽的界线的。这些野兽无法察觉在这一瞬间乙男为之感到极其痛心的母亲的头发，正在一根根地变白；更不可能理解母亲是靠什么力量来经受这么巨大的苦痛的。所以当他们看到母亲的脸上，甚至连那小孩子的吓得发青的脸上，都没有什么令人高兴的变化时，就不禁焦躁起来，嘴脸也渐渐地歪扭了。

“快说，你是交出共军呢，还是叫儿子送死？说呀！”

熊本突然凶狠地叫了一声，震动了院子里犹如绷紧的弓弦一般紧张的空气。

瞬间，母亲心里一冷， 一面摇着胳膊， 一面哽咽地叫道：“乙男——”

“妈——”

乙男紧咬着嘴唇，盯着对准自己的枪口，也叫了一声妈妈。在他想来，妈的心在这一瞬间是有些软弱了。他背靠着榉树，在敌人的刀枪面前一动不动地站着，由于本能的恐怖，心多少有点跳。但是， 一个十岁的少年感到的恐怖， 是既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也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的那种没有任何假象的、纯真的恐怖。而且，他生来就是一个刚强好胜，在任何情况下死也不愿输给别人的孩子。现在，他也正是怀着“我会输给你们吗！”这样的仇恨心，咬牙切齿，狠狠地盯着敌人的。

“我在儿童团里宣过誓，要以生命来保守革命的秘密！”

“乙男！”

卞长国象偷东西吃的小猫一样，悄悄走近他的身边，低声说：

“快说吧，是谁上这儿来了？他躲在哪儿？快说！你不说就得死，你妈也得死！”

乙男盯着卞长国的狐狸脸，心里骂道：“狗东西！”

“不知道！我不知道！”

乙男厉声地回答着，把目光转向母亲：

“妈，我什么也不知道！”

“对！”

母亲感到有一种火热的东西冲了上来，把眼睛给挡住了。她用尽全身的力量，伸出两只颤抖的手找寻儿子。她感到难以忍受的苦痛，也许这是最后一瞬间了，可是她不能使劲地去拥抱儿子。母亲怀着这种焦急的心情，断然地喊着：

“我不知道！”

“什么？混蛋！”

火冒到头顶的熊本，用长统靴狠命地朝母亲的腰眼里踢了一脚。

“啊！”

母亲惨叫一声，扑倒在院子中心，同时乙男也冲向前来，大声喊道：

“妈！”

但是，“喀”的一声，两把刺刀挡在他的面前。

“哈哈哈。”

母亲昏倒以后，熊本失去了迫害的对象，不由地恼火起来，恰好乙男挣扎了一下，就好象发现了可心的玩具似的，嘴边露出狞笑，盯视着乙男。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干脆把你妈毙了！”

熊本手里掂着手枪，“嘻嘻哈哈”了一阵，突然面孔一板，只见刚才喊着妈妈朝前跑的乙男，这会儿沉着地背靠树干站着，直盯着自己。在那对一尘不染的象白雪一样纯净的眼睛里，熊熊地燃起可怕的仇恨的火焰。

“这小子！”

熊本威吓地叫了一声。但他的话，已经失去了自信心，无可掩饰地透露出野兽在强者面前的那种卑怯性。

“你是狗！你是狗！你是狗！”

乙男握着拳头喊。熊本觉得少年的那两只熊熊燃烧的眼睛，一瞬间变成了可怕的枪弹，穿进他的胸膛。

“什么？你，你，你这个小共产党！”

熊本由于本能的恐怖，狂叫了一声，正要扣扳机，但已经没法发射了。

“鬼子们！我在这儿！”

随着后院响起的喊声，突然飞来一串手枪子弹，接连打穿了熊本的胳膊和胸膛。

“啊！”

同熊本一道挤在院子里的鬼子，一齐惨叫起来，象一群蜘蛛似地向四面跑开，而熊本则随即倒在地上。

赵东春在窖里恢复了神智，立刻就明白了在院子里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他清楚地知道，暴动的时间已经告诉了母亲，现

在他本人的安危已经不成问题了，只有保护好母亲，才能保证暴动的胜利。 但他痛切地感到自己已经没有了力气。 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做的事情，就是设法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然后有可能的话，把敌人诱到远处去。

敌人正在热中于对母子俩进行精神拷问的时候，赵东春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从窖里爬出来，在千钧一发之际，把熊本给打倒了。他又向四面逃散的鬼子兵打了一阵枪，然后朝酒鬼沼跑去。院子里的鬼子，死的死了，跑的跑了，他身上的最后一股力气也消耗尽了。

他在崖边一跃而起，径直朝酒鬼沼跳了下去。

这时，熊本已是奄奄一息了。他平生是以杀人为业的，到临死的时候，也有他自己的一番悲哀。但是，在这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的时刻，他完全没有为自己的死不如乃木大将那么悲壮，或者不如伊藤博文被安重根射死那样轰动世界而感到精神上的苦痛。要说起他的精神体验，只有一点，那就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忽然想到岛木一定也象他这样死去的。

他主要感到的是：子弹擦过的胳膊上的伤口，就象用火棍烫的那么难受，小肚子穿了个窟窿，有一种什么东西老是往外淌，分辨不出是血还是肠子。

他很害怕，而且感到很痛，又为光自己一个人被打死而感到太冤。于是，当没有进化成人的时候曾支配过人的那种动物的本能，就促使他来行凶了。他流着血挣扎着，睁开了眼睛一看，眼前浮现出一件雪白的衣裳。这是在枪弹突然象雨点一样飞来飞去的时候，贴着树身站着，后来看见工作员栽倒了，正想冲过去救他的乙男。熊本的那对灰蒙蒙的眼里露出一股野兽的凶光。他发

现了可以射击的对象，心里宽慰了些，于是又恢复了平素杀人时那样的冷静和沉着。他使劲睁圆了眼睛，用一只胳膊托着另一只受伤的胳膊，直勾勾地瞄了一阵，扣动了扳机。他那一发射就受到反冲力的震动的手连续地扣起扳机来。

啪！啪！啪！

瞬间，一切都归于寂静，就好象命运的绳索已经割断了似的，世界颓然无力地向深沉沉的悬崖下面沉落下去。唯有巨人一般高高耸入苍空的榉树不住地哆嗦着，好似大地在呜咽一样。

少年洒着鲜血倒在树下。

在他今早刚换过的雪白的上衣上，染了通红的、纯洁而勇敢的鲜血。

榉树的黄叶，萧萧地飘落在宁死不屈的少年高昂的头上和纤弱的肩上。

三

鬼子的守备队离开母亲的家，开始搜索酒鬼沼和践踏整个村子的时候，杏花山联络站才知道事件的真相。

联络站正忙着做暴动的最后准备工作，等待着游击队的消息。枪声一响，大家都很紧张，立刻投入了战斗准备。后来又响起了一阵枪，幸亏没有朝联络站这边来，一些杂乱的骚音渐渐向德谷的沼地方面去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不过，现在正是游击队

联络员应该到达的时间，人们都在苦苦地等待着，因此，那突然爆发的枪声，在沉重的沉默中给人带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枪声停止以后，大家尽管没法判断外面的情况，但谁都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等到稍微平静了一些，斗赫马上派景淑下山去了解。景淑还没有走到村里，就碰到向山上跑的面无人色的英实妈，从她那里了解到乙男家遭到惨祸和守备队长马上就要带领“讨伐队”来“讨伐”村庄的消息。

在景淑回来报告的情况里有不少模糊的地方。虽然她谈到被鬼子追赶的人很象游击队员，但没有说明那个人是不是赵东春工作员，也没有谈清楚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更没有谈到现在母亲和乙男到底怎么样。

尽管这样，还没等景淑说完，联络站里的同志就把目光集中到甲顺身上了。斗赫大声说：

“甲顺同志，快回去看看！”

为了对付敌人的“讨伐”，他接着采取了组织老乡躲避的紧急措施，于是联络员和青年武装队员就分散出发到村子里去了。

甲顺从听到枪声的那个时刻起，就被某种异样的不安折磨着。斗赫的话音刚落，她就攥着两个拳头跑了。

她跳下石崖，划破了腿，撕破了裙子，穿过有一丛丛杏树的陡急的长满灌木的山坡。这时枪声又骤然响了起来。

后来才知道，这是乡亲们在别济老人的家门口和村口井边的路上同守备队发生了冲突。事情是这样的：别济老人在剑水山沟的坡地上收割糜子，听见村子那面传来奇怪的枪声，心里很不安，就把割下的庄稼大致收拾了一下，匆匆跑回村庄。他听到村里人说乙男家出了事，骂道：

"该死的鬼子!"

老人就地放下背架，握起了锋利的镰刀。恰巧村里的男人、妇女和姑娘们也都呼呼啦啦地跑了出来，一齐向乙男家拥去。

就在这个时候，细川率领的一个小队的守备队包围并打进了村庄。卞长国跑来向细川报告，说熊本死了；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跑进沼地的工作员，可是已经咽了气，因此没有抓到任何线索。细川听了大发雷霆，嚷道:

"把全村统统烧光!"

于是，一场野蛮的屠杀就开始了。

一批守备队的鬼子兵跑下山崖，经过充满血腥味的元男家门口冲向村庄，就在这个山坡路上，同蜂拥而来的老乡们相遇了。

"统统杀光! 把这些家伙统统杀光!"

细川好象一头叫火燎了的野猪，气势汹汹，不顾一切地嚎叫着。

见了血就发狂的野兽们，挥着刀枪，见人就砍，逢人就杀。

但是人们并不想坐着等死。

"杀日本鬼子!"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大家呼喊着，操起手里的家伙同鬼子对抗。可是，斧头、铁镐是抵挡不住日本鬼子的新式步枪的。

"连野兽都不如的狗东西! 你们以为天下就没有人了吗?"

别济老人挥着镰刀向细川扑过去，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被细川的手枪打倒了，手抠进泥土里。斗赫的嫂子拿着洗衣棒跑出来，中了枪弹，一头栽倒，把篱笆也带翻了。稳城家的媳妇和先淑次淑姐妹也都死了。手握着铁镐、铲子反抗的男人们，有的倒

在泥沟里，有的倒在孤零零的杏树荫里，有的脸朝着地倒在有五、六条垄的小块芥菜地上。

细川看见人们喷着鲜血扑倒下去，就象长期的积食症霍然而愈似地感到痛快，尤其使他痛快的是，这些人和六、七年前不同，不是乖乖地等着吃枪子儿，而是咬牙切齿地拿起镐头、铁锹跟他们干，在岌岌可危的时刻，被他们打得手在空中划着圈子，栽倒在地上的。细川觉得用手枪单发射击不过瘾，一把推开轻机枪射手，自己趴在机枪位置上。他把机枪架在粗糙的杏树根旁，用整个身体承受着神经质地跳跃着的机身的反冲力，简直憋不住内心的欢乐。他大声喊道：

“这么干，一切都很简单嘛……何必搞什么监视呀，埋伏呀……混蛋！现在你们总该知道我细川是什么样的人物了吧！……”

甲顺听到密集的枪声，吃了一惊，抓住一棵矮松站着，听了一会儿，预感到出了什么大事。她被这种虽然有点模糊但却非常强烈的预感所冲动，象弹簧似地跳了起来，又气喘吁吁地跑向前去。

她抓住小路两旁的树枝，从杏花山山坡上直往下跑，把树叶全捋下来了。当她跑到车道那面的坡地时，看见将近二十名守备队的鬼子，正按照细川的命令，在村子附近通向德谷的一带地方搜索着。

甲顺停下脚步，狠狠地盯着鬼子看了半天，然后朝着村庄跑去。

当她跑到家屋后面那块有棵杏树的坡地时，吹来了一阵微微的秋风，散发了一股血腥的气味。

“妈！”

甲顺叫着，一气儿跑下山岗。

母亲没有抬头，正用手抠着地面，一寸一寸地向榉树那边爬。

尽管甲顺抱着母亲的肩膀直摇，可是母亲连头也抬不起来。

“妈！妈！我回来了，甲顺回来了！”

母亲颤动着指头，使尽了最后一点力气，终于疲惫不堪地把头扎在两条胳膊之间。她的肩膀在撕裂的粗麻布衫里颤抖着。

甲顺这才向母亲那么拼命想爬过去的地方看了一眼。只见井边的榉树下，黄色的落叶遮盖着的血迹斑斑的地面上，身穿雪白衣服的乙男躺在那里。

“乙男！”

甲顺快步冲了上去。

“乙男！”

她的胳膊索索地抖动着，把弟弟连同落叶一起抱了起来，急促地呼唤着弟弟的名字。

可是没有回答。瞬间，她感到仿佛有一块巨大的冻得结结实实的冰块坠入心窝，使整个身心冰凉起来。

“乙男！乙男！乙男！”

突然，甲顺两眼发直，失神地摇晃着弟弟，放声大喊。

但是没有任何反应。

她抱起还有点热气的弟弟，发疯似地忙乱起来，迅速解开他那渗着鲜血的衣襟，用自己的裙子捂住他那可怕的伤口，好象只要伤口遮住了，一切就会变好了似的。接着用空虚的目光搜索着周围。然而，周围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可以救活乙男的人，也没有可以救活的希望！

“乙男要死了！……”

甲顺的脑袋嗡嗡直响，心口憋得难受，就象在梦里被什么魇住了似的。现在，她分辨不出任何事物，不过，她绝不承认乙男已经死了。

“乙男要死了！……”

甲顺终于放声大哭，把脸埋在弟弟的怀里，感到弟弟身上还有体温。

甲顺把自己的脸贴在弟弟温柔多情的脸上，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说乙男死了，这不是明白的谎话吗？她抬起头来瞅了瞅，弟弟的面孔依旧是那样的招人喜欢和可爱。

乙男的身子渐渐冰凉了，甲顺又一把抱住他，焦急地摇晃着，把脸贴在他的脸上。

乙男两眼瞪着虚空，没有任何表情，他那动不动就好赌气的嘴巴，一阵痉挛之后渐渐发僵了。

甲顺止不住眼泪簌簌地淌着。她感到乙男的眼里已经失去了奕奕的神彩，但她还想回避弟弟死了这样一个冷酷的现实，使劲摇着头，发疯似地叫喊：

“乙男！乙男！你睁开眼，睁开眼呐！姐姐来了！姐姐来了！……你不是说要采蘑菇去吗？咱跟妈妈一起采蘑菇去吧！乙男，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的乙男呀！”

迸发出来的呜咽，终于吞没了一切话语。

起风了。萧萧的落叶被吹得四下里飞散开来，一片黄叶打着旋轻轻地飘落在叫也叫不应的弟弟的可爱的脸上。

甲顺不觉失声痛哭起来，她呼唤着弟弟的名字，轻轻地拂去弟弟脸上的落叶，一颗大大的泪珠跟着掉在他的脸上，浸润开

去。

…………

暮霭老早就抚摸着经历了一场惨祸的村庄的伤口，扩散了开来。但是一拥而来的黄昏时分的薄暗，也没能压住痛哭的声音。

萧瑟的晚风里飘荡着一股血腥味。失去了儿女的母亲和老人，失去了爹娘的孩子们，用沙哑的声音诅咒着，悲伤地痛哭着。由于联络站采取了紧急措施，好不容易摆脱了危险的老乡回来了，下地干活的人也喘吁吁地跑回村庄。他们面对着已经咽了气的家属，又急又难过，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是一味地呜咽哭泣。村庄整个儿乱成一团，天在一片痛哭声中渐渐黑了下来。

弯弯的皓月，早已悬在杏花山顶的松树梢头，瑟瑟缩缩地颤抖着，窥视着村庄。

母亲被甲顺摇醒了，勉强坐了起来。她怀里抱着儿子的尸体，呆呆地望着天空。

儿子死了！这是真的，亲爱的儿子乙男，死在敌人的手里了！为了儿子不惜牺牲一切的母亲，如今正抱着儿子的尸体，在晚风的吹拂下，披散着鬓发，木然地坐着。

今天，她的头发在几个钟头里就几乎白了一大半。

母亲的心情当然是悲伤的，痛苦的。但此刻她并没有意识到悲伤和痛苦，也没有感觉到一下子就变白了头发，甚至没有感觉到方才被敌人踢昏了的肉体上的苦痛。

一度流露过那么热烈光彩的母亲的温柔善良的眼睛里，没有一滴泪水，反而象燃烧的炭火一样，升起一股憎恨的火焰，炽烈地燃着可怕的复仇的决心。

母亲内心是一片空虚，彻骨的仇恨，犹如旋风一般横扫过她

那象荒野的心田。这好比是风箱，对着她眼中的憎恶的炭灰，狠命地鼓起风来一样。

在母亲内心的茫茫原野上，乙男如同徘徊在黑暗的野地里的幻影一样出现了，他笑着，鼓起嘴巴来纠缠着。他笑妈妈念错了字母，还给妈妈唱"正拿镰刀叫做'ㄱ'"的歌。当年，母亲伏在丈夫墓前痛哭的时候，是乙男吮着妈的脊背哭着要奶吃。后来，在杏花山山坡架起第一个棚子的叫人心痛欲绝的那一年，乙男在小咬和蚊虫的咬啮下断了奶。

母亲在遭受敌人拷打的将近十天当中，乙男天天到守备队门前去守候。母亲获释的那天，他跟在爬犁旁边，就象原来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又在空中碰到母鸟一样，乐得唧唧喳喳地直叫唤。他要给妈妈拔掉白头发，撒娇地说要永远跟妈妈在一起。可是现在他却先走了！

母亲环视庭院，好象在寻找什么似的。被熊本踢翻了的泥火盆碎裂了，泥火盆边倒翻着药碗，精心晒干的药渣散开在蒙着一层白灰的草席上。

母亲伸出一只手去收集黑糊糊的药渣，好象是收集儿子的破碎了的心，又好象是收集宝石的碎片，把药渣一点一点地聚拢到一起。

母亲一面收集药渣，一面在眼前描绘着为了给自己买药整天浸在冰凉的水里捕鱼的儿子的形象。

她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痛苦，就象锋利的指甲在抠她的胸脯一样。她把牙咬得咯咯直响，站起来叫道：

"喂，甲顺！"

坐在厨房里哭泣的甲顺没有回答，只是把头伸了出来。

"不要哭了!"

这时，母亲跟先前竟判若两人。她用沙哑的声音威严地说：

"要想干革命，就得准备经历痛心的事情，就是哭， 也要打完这次仗再哭。现在，我们不要哭，是报仇雪恨的时候了!"

甲顺呆呆地瞅着妈妈， 脸上仍旧挂着两行眼泪。 母亲的神情，不是沉溺在悲伤之中，而是把巨大的悲伤踩在脚下，象一个昂首屹立的战士。

母亲静静地把儿子的尸体抱进屋里， 又久久地瞅着儿子的脸，当她发觉甲顺在身后抽噎着望她的时候，就毅然站了起来，把被单盖在儿子的身上。

"连工作员同志也牺牲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你得把联络工作担当起来!"

母亲重又走到廊沿上来，严肃地用谈工作的口气说道。赵东春同志在甲顺回到家里跑去看他的时候，就已经倒在沼地上牺牲了。 那里留下了他为了多多消灭敌人而把着紫芒坚持战斗的痕迹。

甲顺找出了深深地插在沼地里的手枪，这时，一股新的悲痛又涌上心头，她把头埋在工作员的怀里，哽哽咽咽地哭了起来。

母亲回头望了一眼渐渐黑下来的村庄，接着说：

"根据组织的决定，我负责发动上洞地区的群众起来暴动。甲顺，你得执行我的指示：现在马上到联络站去通知他们，工作员同志牺牲了，明天四点钟举行暴动，然后马上回来领青年武装队员进城。这是我跟斗赫同志早就商量好的，你上联络站去吧，他会给你具体指示的。我现在得马上进城。"

"是!"

甲顺被母亲严肃的口气震慑住了，回答了一句，马上用裙子去擦眼泪，说：

"那么……"

甲顺被母亲督促她快走的目光逼得向前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她怎么也放心不下， 想说几句话， 但又被母亲的话给挡住了。

"不要紧，你快去吧！现在谁也不敢来惹我。甲顺， 你也要下狠心，死了的人是不会哭得活转来的。我们要报仇！甲顺，为了给乙男报仇，现在别哭了！"

"是！"

甲顺为了不让母亲看到遏制不住的伤心，双手捂着脸，匆匆跑上山坡。

母亲独自站在院子里，直到听不见女儿脚步声的时候。四周一片寂静，她陷人一种不可遏制的空虚绝望之中，茫然地环视着房间。但是除了榉树的落叶声以外，没有任何动静。忽然，从泥火盆的碎片上熄灭了的木炭里和灰烬满地的院子旮旯里，散发出一股清香的甘草味。这股味儿，宛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穿过母亲的胸膛。

"乙男！"

母亲象倾倒的柴捆一样， 扑倒在廊沿上， 狠狠地捶打着大地。

夕阳照着母亲起伏的脊背，然后又象有意躲避似的，悄悄地移到那面山坡上去了。

四

母亲走在村道上，萧瑟的秋风吹拂着她的鬓发。村里到处的痛哭声，从她迈出第一步起，就一直可怕地缠着她的脚步。母亲这是又一次怀着痛楚的心情，在血海里行走。今天，她已经更加深刻地懂得了悲伤的真正含义，所以悲伤也就更加刺痛了她的心。几年前，她曾怀着自己个人的不幸，在这样的血海里流泪，浑身战栗地痛哭过。但是今天看来，那不是母亲个人的不幸，也不是某种厄运的残酷的曲折，而是失去了祖国的整个民族必然要经历的命运，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穷苦大众在没有摆脱这种处境的情况下想避免也避免不了的悲剧。想到眼泪和乞求挽救不了沉浸在血海之中的所有亲爱的人的命运时，母亲心中的悲伤就成倍地增大了，痛苦也就达到了无法忍耐的地步。

然而，在这付出了无比巨大的牺牲，感到无比巨大的痛苦的时刻，母亲没有哭泣，尽管刚才她的肉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她的脚步并没有乱。

牺牲是痛苦的，悲哀是巨大的。但母亲现在不能坐在血海里头不动。不管痛苦怎么大，也要靠斗争来顽强地游过这条灾难深重的大海。母亲是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真理的。

英实和英实妈在院子里痛哭。母亲踟蹰了一会儿，走近她们的身边。别济老人的尸体已安放在上屋了。

母亲默默地走进屋里，深深地低头行礼。

“大爷，您在这个坏世道上受尽了苦楚， 没看到好社会就去世了。”

母亲轻轻地说着。

母亲的眼前清楚地浮现出自己在绝望中，在别济村的山岗上第一次见到老人的情景。后来，老人就一直象父亲一样照应着孤独的她，并成了可怜的孩子们的亲爱的爷爷。然而这位善良的老人，现在静静地躺下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现出的表情，似乎是在安然沉睡。

“大爷！”母亲在心里呼唤。

“您再也没有苦可受了。不过， 生前没有报仇雪恨就这么死了，那不是太冤枉了！可我不想哭，在没给您报仇之前，我是绝对不哭的！”

母亲生怕自己再多呆一些时间，也会象英实她们那样放声痛哭，于是又低头行了礼，站了起来。

“英实妈！”

母亲走到院子里，拉着哭得两眼红肿的英实妈的袖子，说：

“行啦，快收起眼泪， 咱们该起来斗争了！我得在城门关闭前赶到城里。下面的事情你来处理，快擦干眼泪到村子里去吧，你去找和顺妈和福石妈，让她们去通知剑水沟和木盆沟。暴动定在明天四点钟。你们必须按原先约定的把这里的事情办完，然后带领全体妇女会员到城里去！”

母亲又朝着英实说：

“英实，你这就上联络站去。在这次战斗中， 青年武装队员要站在前头。估计这工夫，他们可能在那里开会，你快去吧！”

上洞的各个组织，在亲人的尸体面前克制着悲痛，又站立起来了。

母亲来到村中心的水井边。在面对着水井的并排两家人家的门前，先淑和次淑这对双胞胎的父亲正在那里捶打着大地无声地抽噎；另一头是失去了儿媳妇的稳城大娘，怀里抱着象叫火给烫了一般拼命哭闹的婴儿，茫然地望着暮色深沉的山峦。从那揉得发红的眼睛，稀疏散乱的白发看来，她已经哭得很累了，再也没力气放开喉咙来哭了。

面对着这种令人伤心的景象，母亲实在不忍离去，便伫立在原地不动了。

"唉！ 元男妈！"

稳城大娘一见是母亲，突然发作般地喊叫起来：

"你说，怎么才能报这个仇啊？人这样成批地死了， 老天怎么瞅着不动呀！我们被杀死了这么些人，难道就没处喊冤吗？我亲眼看到鬼子把村子变成一片血海，慢说没挨到雷劈，走的时候还唱着歌哩！ 难道就没有一种雷一下子把鬼子都劈死吗？ 元男妈，你说呀！"

这时，双胞胎的父亲也猛地站了起来，走到母亲身边，说：

"就是卞长国那个小子也好，我亲手把他杀了， 才能出这口气！这小子也跟着他的主子进城啦。我知道他的心思，他干了坏事，怕见到人， 一刻也不敢呆在这里。 现在我就守在这条路口上，只要他过来，我就用这双手掐死他！不过，元男妈，这样能解恨吗？掐死他一个，解得了心头恨吗？难道就没有办法绝了鬼子的种？我这么大年纪了，不报这个仇活得下去吗！"

母亲同时握住这两位老人的颤抖的手，一声不响地站了一会

儿。

“大爷！ 大奶！”

母亲眺望着伏魔殿一般的隐约可见的城郭，一字一顿地说：

“我们要报仇， 要百倍千倍地报仇！就是把城里的鬼子全部杀光，也解不了我们失去儿女的心头恨。我们先干掉上洞人民切齿痛恨的城里的鬼子，然后再把钻到我国来的所有的日本鬼子统统消灭掉！”

母亲回过脸来，用劝说的语调平静地向孪生姐妹的父亲说：

“大爷，卞长国今天不会回来了， 就是回来，今晚您也不要动他，打草惊蛇，会影响明天的事。今晚斗赫回来，您就照他的话跟村里的人一道起来斗争，给孩子报仇吧！”

“明白啦， 元男妈， 什么时候动手呢？ 我再也没法等下去啦！”

老人乞求般地望着母亲的脸，恳切地问道。

“到时候了。大爷，到了朝鲜人一致起来报仇的时候了。 象一盘散沙是不行的，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要团结。请您一定跟年轻人一起起来战斗吧！”

“明白了，明白了。 我早就猜到元男妈跟游击队有联系。游击队希望干的事， 我们老百姓还会有什么意见……”

母亲听了，想到这位老大爷在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刻这样信任游击队和组织，心里十分感激。

“大爷， 请您把冤死的先淑姐妹和孩子妈好好地埋在杏花山的阳坡上吧。我事情很忙，这就得走啦。”

“唉，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刚强呀？ 失掉了那么心爱的老儿子也不掉一滴眼泪。我们这些老年人反而不如你。村里的事，你就

别担心了，我们一定照你说的，叫大家都起来斗争！”

稳城大娘也拉着母亲的手，一边摇晃着，一边用嘶哑的声音说。

母亲走进田野，因为是深秋，暮色很浓。挂在杏花山长松枝上的白色的弯月，也渐渐地变成了黄铜色。

母亲一边驱除不断涌到脑子里来的各种念头，一边加快了脚步。八点钟关城门，必须在八点之前赶到城里。

今天晚上，在城内联络站里，城镇和城郊各村的革命组织负责人，将最后决定暴动计划，并接受指挥部的指示。

母亲快步走着，仿佛要把纷纭的思绪远远地抛在后面似的。但是，在这条寂无行人的夜路上独自行走，不管你走得多快，悲伤也照样追赶上来，投进她的心头。母亲好象被这种悲伤啮伤了心，把两只手聚拢在一起捂着衣襟，咬着嘴唇。

在越来越黑的田野上，忽然浮现出笑嘻嘻的乙男，他升得高高的，似乎在向母亲摇手呼喊。母亲清楚地知道那是幻影。乙男已经死了，不论你怎么召唤，他也是不会回答的。然而，母亲还是抖动着嘴唇，哽咽着喊“乙男！乙男！”

不管母亲怎样颤动着肩头，哽哽咽咽地呼唤，乙男只是一股劲地笑。在那个一天喝不上三顿稀粥的初春，捉了只山鸡给妈妈做生日的小儿子，曾是那么高兴，脸笑得象一朵盛开的芍药花。

亲切的回忆，把母亲的心刺得血迹斑斑。

母亲终于忍不住这极度的痛苦，哭出声来了，并且在心中喊道：

“乙男！我一定给你报仇！ 我一定给你报仇！”

冷酷的黑暗，犹如无边的悲伤，乘着阴森的晚风，笼罩了旷

野。母亲并不想揩去不断流下的泪水，心里反而十分感谢使别人看不见她的黑暗，只是同跟随在身后的儿子的幻影，交谈着那些伤心的话，独自在前面有斗争等待着她的道路上行走。

五

从白天起就陆续进了城的各地革命组织的负责人，都聚集在北鲜商店的地下室，会议已经开始了。

母亲在放哨的年轻人的带领下进入兼做仓库用的地下室时，先到一步的斗赫正在讲着有关敌人“讨伐”上洞村的情况。

明天的进攻时间，已经联络好了。连着铺子的住屋的厨房地上，常年放着一口大木桶，木桶下边就是地下室的入口。从这里到底，要经过一条一人多高的又窄又黑的斜洞。地下室有两间多宽，四周都是土墙。在洞口那面旮旯里，挖了一道穿堂口，一有情况， 就可从那里通到隔壁人家的烟囱底下。 隔壁人家是一个穷皮鞋匠。城镇组织负责人尹亨甫对他进行了教育，把他吸收到组织里以后，就开始挖了这个地下室。连多次到过地下室的组织员，也都不知道那个墙旮旯里还有这样一道安全门。

“啊，正好， 大娘来了！”

一看见母亲走进地下室，轻轻咬着牙齿默默地倾听斗赫汇报的尹亨甫，就高兴地迎上去，说：“老实说， 我们以为您来不成了，所以就先开会了。”

“对不起，我本应该早点动身，磨蹭了一下， 没赶上开会时间。”

母亲向尹亨甫说完后，又向大家略微点了点头，表示歉意。

母亲脸上的泪痕，已经擦干净了。现在，她的脸上只是静静地浮现出唯有意识到自己负有重大义务的人才会有的那种严肃的表情。

尹亨甫、韩正洙，以及熟悉大娘的其他村庄的革命组织负责人，看到母亲的这种极度安详的神情，都感到十分诧异，甚至在一瞬间产生了错觉，以为他们刚才听到的骇人听闻的上洞村惨案可能是虚传的，不然就是母亲本人没有在村里，还不知道敌人杀害了她的儿子。但是大家又马上觉察到母亲脸上的表情是过于安详、过于平静了，并且在痛心的共鸣中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安详和平静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巨大的悲哀，这正是在血海中培育的朝鲜妇女们的新的品性。

“应八同志的通知……”

斗赫请母亲坐在自己的身旁，接着刚才说的话说：

“我们是通过妇女会接到的。 接到通知之后，马上让下庄的老人和孩子们转移。由于鬼子来得太快，上洞村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至于敌人在上洞村干了些什么暴行，现在大娘来了，我想她讲也许比我讲更恰当。”

尹亨甫接过斗赫的话说：

“大娘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 所以就不想特地说些安慰您的话了，也找不出可以安慰您的话。我看还是您来谈谈自己经历的事情吧。您的话，会使我们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为什么要举行暴动。”

母亲安静地坐着听，用针尖挑了挑一明一灭的灯芯，环视了一下弥漫着大家嘴里呵出来的白气的地下室，然后毫不推辞地移到灯盏边坐下：

“我经历了什么，上洞村发生了什么事情，想必大家早已听到，用不着我再来多说了。现在我们村的水沟里淌的不是水，而是血！冤死的人们仇恨冲天，失去父亲和孩子的妇女们都咬牙切齿地要报仇。这也毫不奇怪。我一定要向各位谈的是：那些被敌人杀害的人们，临死的时候都喊着要为他们报仇！活着的人，也没有一个难过得躺倒的。我们都要为死者报仇。请你们不要以为上洞人都叫悲伤给压垮了。我也失去了儿子，可是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千百倍地报仇！这就是我在革命面前所要说的话。我们上洞人，不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都盼望举行暴动，消灭敌人。上洞人要求革命允许他们站在打击敌人的暴动的前列！”

母亲的话，就象燃烧着的灯芯一样，劈劈剥剥地一直烧到满腔郁愤的人们的心里。

不需要说太多的话。参加会议的同志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求暴动，把复仇的火焰烧向敌人的胸膛。

会议开了不久，就进行了具体的组织工作。

母亲高高地昂起一天之内头发全白了的头，依旧用沉着而有节奏的语调报告上洞地区妇女组织的暴动准备情况。

“……我们妇女会已经准备好了。第一组用装满柴禾的牛车挡住守备队，朝他们放火；第二组由矿区妇女会长同志负责，在北城商会的二层楼上堆石头，等待命令；第三组分散在城里各处，一听见暴动信号，马上制造混乱。”

尹亨甫向韩正洙了解了月亭街和张家村一带的准备情况，又核实了矿山的准备情况和埋炸药的情况，然后问母亲：

“监视城门的情况怎么样？”

“东大门由我负责！”

“好！”

尹亨甫又一一地看了看参加会议的人，然后打开手册，慢慢地舔了舔嘴唇。不知为什么，他这个小小的动作，却使得室内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他的模样本来就显得很刚强，这会儿简直象是变成了一块钢锭，他那闪灼着钢铁般的光彩的脸上，两只眼睛在燃烧着，仿佛在冒着火花。

“好！”

当尹亨甫再一次证实了暴动的准备工作做得确实十分细致周密之后，就用那种同他的体态一样显得非常坚实的话语，下达了暴动的指示。

“我们这次要根据司令部的方针， 联合各地区农村的革命力量和城镇的革命力量，配合游击队进攻城镇。游击队在明天四点整开始进攻。每个单位要以爆破炮台为信号一齐行动！”

瞬间，母亲的眼眶发热了。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希望、青春和纯洁的爱情都遭到践踏，流血流泪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就是巴望能有这么一天。现在，这报仇雪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母亲的眼里不觉汪满了泪水。但是，她既不想揩掉它，也不想让它掉下来。现在，她象神圣的复仇的化身，两只润湿的眼里含着深沉的光芒，好象画中人一般静坐着。

“同志们在会议结束回去后， 要马上到群众中去。”

尹亨甫拿着手册，沉着地低声说：

“尽管我们和暴动指挥部建立了密切的联络体系， 但是往往还是会随时出现一些情况，同志们将不得不当场处理。这里要记住几个问题：第一……”

尹亨甫说到这儿，对着本子上写得密密麻麻象芝麻粒大的小字看了半天，又一一地审视了一下参加会议的人的脸。一度由于兴奋和激动而变得有点骚乱的房里，气氛霎时冷静了下来，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准备听他说话，深怕放过他的一句话。母亲激动的心情已经平静，她用沉着的目光望着尹亨甫的那张放射着钢铁般的光彩的脸。尹亨甫平静地接着说：

“不论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都必须完全执行这个预定的暴动计划。我们一再强调，这次暴动是体现着司令部为进行朝鲜革命而提出的根本原则和方针的、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斗争。正因为这样，一旦发动起来，就必须取得胜利。而要取得胜利，首先就一定要按原定计划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乍看起来，敌人是用刀枪武装起来的，力量很强，又修了高大的炮楼。同敌人相比，我们青年武装队手里的几支步枪算不了什么的，差不多等于赤手空拳。但是我们有群众的力量。我们实现了城市周围所有农村的革命化，建立了组织。如果这些组织都在同一天同一时刻采取行动，那么敌人势必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境地。有人在东面打击了敌人的后脑勺，那么我们就立刻在西面打敌人的头顶和脑门，折断他的胳膊和腿，不给他一点回旋的余地。只有这样一致行动，才能使敌人慌得不知朝哪儿放枪，从而被我们打倒。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敌人就会坐着汽车先去镇压一个村子的暴动，然后再去镇压另一个村子的暴动，把我们各个击破。所以说，我们能够靠城郊

的群众暴动打败盘踞在森严的炮楼里用重武器武装起来的敌人，就是因为只要我们这样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不给敌人首尾相顾的机会。这样，不论怎样强大的敌人，也会被割断手足，逃避不了灭亡的命运。所以，我们必须切实执行已经订好的计划。其次，我要谈的是……”

尹亨甫又瞅了半天手册，接着说：

“我们搞这个暴动，是配合游击队的进攻。为什么不单靠游击队去攻打敌人，而要同时搞暴动呢？单靠游击队，是能够砸烂敌人的城门，炸毁敌人的炮楼，把敌人消灭干净的。当然，在敌人把相当大的兵力集中到城里来的情况下，战斗的规模可能要大一些，牺牲也可能多一些，但是胜利终归是游击队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单靠游击队，而要发动群众来搞这场暴动呢？这是因为我们的革命，归根到底只有当人民群众广泛地投入光复祖国，解放民族，根除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可是，我们的群众一方面憎恨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存在着不少惧怕敌人的心理，不大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要通过明天的暴动，显示出奋起斗争的人民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是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只要人民从四面八方一致起来斗争，不论多么强大的敌人，也都不过是一具泥胎。所以，我们要在暴动的斗争过程中，大力展开宣传鼓动工作，不要事务性地处理问题，而要尽可能地多吸引一些群众来参加暴动，哪怕多一个人也好，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敌人力量的渺小，从而藐视敌人。”

尹亨甫的话，都是自从暴动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以后，在这类会议上多次强调过的，但在暴动即将来临的时刻，听起来却使人产生一种含义非常深刻的印象。

尹亨甫用同样的语气向各组织作了指示，规定了暴动的时间和攻击目标。

"各村离城门远近不一，但都必须在四点钟赶到。因此远的地方要先动身。离城最远、组织最强的矿山工人们要最先发起斗争，消灭那里的守备队和巡视。那么，驻守上洞的守备队就会越过大桥去援救矿山的守备队。这时，在上洞起事的青年武装队员们就要攻打桥头哨所，而暴动群众则要同矿工们汇合起来直接进攻城镇。这么一来，城里的敌人必将向上洞反扑。这时，从背后的月亭街、张家村、泉谷就按这个次序接连发起斗争。这么一来，敌人就会惊恐万状,甚至把城门炮楼的小角门都关上。这时，城里就应当开始暴动，按既定的计划，由斗赫同志带领青年武装队员攻打敌人，第一队攻打守备队，第二队攻打自卫团，第三队攻打警察署。"

尹亨甫又给韩正洙带领的纠察队增添了一项新的任务，指示他们去处决城内的恶霸反动分子。

妇女会的一切活动，全部由母亲负责；游击队的白同志和尹亨甫负责炸炮楼，此外还对散发传单和现场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分工。

最后，尹亨甫又看了看母亲的反映出强烈的斗争愿望和坚定不移的决心的、平静沉着得令人肃然起敬的脸，他清楚地看到了敌人在那残酷、野蛮的血海里，为我们培养出了多么坚定可畏的革命者。

"可是，大娘！"

尹亨甫改用柔和的口气说：

"您要到关闭着的城门附近去，那里有岗哨，赤手空拳的，

是不是很困难？”

“我有枪！”

“枪？”

“是，工作员同志的枪！”

母亲从裙子里掏出手枪给他看。

在母亲粗大的手掌上，托着一支乌黑锃亮的手枪。那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的铁器，看去就象是母亲充满仇恨的心一样，显得异常坚硬。

“好，那我就放心了。大娘用这支枪参加暴动， 我想牺牲了的赵东春同志一定会很高兴的！”

尹亨甫使劲地握住母亲的那只握着手枪的手，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

会议结束以后，人们就按照尹亨甫的指示，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地下室。

母亲走到下了门板的北鲜商店前街的时候，朝阳已经象扇骨子似地照到剑水山上了。

母亲强忍着疲倦、饥饿和刺痛心胸的悲哀，象着了魔似地迎着阳光急步走去。

六

母亲在村里搞完组织工作，又匆匆忙忙地返回城里。

同母亲一道进城的有上洞村的尚浩妈、七星妈和密阳嫂，其他邻近村庄，如德谷、木盆沟等村，有的选派了两名，有的选派了三名，总共有十二、三名妇女会员。福石妈和孪生姐妹的父亲也赶着装柴禾的牛车跟母亲一起进城。

灰色的城门仍旧显出一副傲慢而又沉郁的表情，威严地张着黑洞洞的大嘴。两个扛枪的门岗，活象两只尖利的虎牙，仍旧跟往常一样吆喝着，搜查来往的行人。

母亲把手枪藏在孪生姐妹的父亲的柴禾车里，所以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

七星妈是这次暴动的联络员，母亲为了给她指点联络地点和联络方法，领着她在街上走了一圈。

一进城，就见到不少熟面孔。剑水沟妇女会长领着十几名面熟的妇女会员，挎着菜筐，坐在集市的顶头；矿区妇女会长也领着矿区妇女会的骨干分子，在北城商会附近繁华的大街上走来走去。在她们中间也还看见了庆哲妈的面孔。母亲给七星妈指点对方是谁的时候，她们只是彼此对看一眼，微微一笑，并不显出认识的样子。

城里的妇女会员也在城门附近走动。母亲虽然不完全认识她们，但是只要看一看爬到房顶上去晒辣椒的妇女们的脸，在绳子上晒衣服的年轻媳妇们的脸，马上就可以从她们放光的眼睛里看出在等待着暴动时间的特殊的兴奋和紧张。

母亲在街上最大的棉布商店的前头，意外地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猛然怔住了。原来她以为到远处去了的贵顺，胳膊上挎着菜篮，夹在拥挤的人群里，走进商店去了。母亲非常惊讶，又非常高兴，但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人多眼杂的地方，她觉得不宜跟

贵顺见面，便迈步走开了。

警察署就在棉布商店的旁边。为了制造混乱，在这一带也聚集了很多有组织的群众。可见贵顺肯定是隐蔽在城里某个地方，在组织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

城内到处都严密地布置了有组织的群众。今天街上挤满了行人。即便并不完全是暴动指挥部组织的群众，那也是好的。因为既然骨干分子已经深入到群众中去了，群众也势必卷入到暴动中来的。母亲在街上转了一圈，每个角落都去看了一下，用眼神跟预先布置好的妇女会员们打着暗号，交换情况，检查核实了准备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周密之后，又回到了城门前头。

忠新乡上洞地区的暴动是先从矿山开始的。

矿山的工人组织，预先安排好午后三时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同时放炮，并决定放炮以后，所有的掌子面和矿山村一齐举事。这个爆破声就成了对参加这次暴动的所有组织和村庄发出的预备信号。

钎子、锤子、镐、锹，凡是矿工们拿着的东西，无一不是武器。爆破声一响，矿工们就攥着事先准备好的称手的家什，从掌子面哇哇地喊叫着奔出来，一齐向现场办公室涌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不知是谁高高地举着镐头在前头跑着喊了一声，随后紧跟着就爆发出一阵震动山岳的喊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亲日派，民族叛徒！”

“消灭屠杀我们父母兄弟的日本鬼子！”

从各个掌子面跑出来的工人队伍，冲倒了现场监督和巡视，

霎时间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暴动洪流，淹没了整个矿山，荡涤了现场办公室，冲毁了姜奉奎的家，吞没了警察哨所。

驻扎在矿山上的宪兵、警察和巡视、监工们，起初还试图顽抗，可是矿山组织指导的生产游击队员打得他们措手不及，而且一开始就来势凶猛，他们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动吓得魂飞魄散，顾不上放一枪，有的被踩死了，有的被缴了械，有的则脱掉上衣，象耗子一样顺着水沟跑了。

昨天晚上，姜奉奎进城，在专卖局商店董老板的家里跟细川喝了一宿酒，今天晌午才回来，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脑袋一晃一晃地打盹，做着他当上日本陆军少将的美梦。后来被爆破声惊醒了。起初他还以为这或许是刚才在梦里看到的使他飞黄腾达的战场上发出来的，可是继而一听，在接连不断的口号声中，分明夹着斥责他姜奉奎是亲日派、民族叛徒的口号和要打死他的喊声，他才意识到这是暴动。

“日本人确实有先见之明，细川中尉就担心过要发生暴动，没想到暴动来得这么快！……”

姜奉奎慌乱地摸了摸秃头顶，拼命摇电话：

“喂，喂！守备队，守备队，给我挂守备队！……什么，守备队接不通？喂，暴动……”

他紧把着接不通话的话筒，擦着前突后凸的鹅头顶上冒出来的粘液一样的冷汗，可是一瞬间，暴动的队伍已象洪水一样卷过来了。

“打死姜奉奎！”

喊声震得玻璃窗嗡嗡直响。姜奉奎吓得连忙扔掉话筒，打开后窗，爬上窗台。他身肥体重，用脚尖蹬着墙，费了好大劲儿才

把上半身探出窗外。这时后头有人大喝一声："混蛋！往哪儿跑！"一把抓住了他的后颈。姜奉奎回头一看，是一个半老不老的矿工。

"啊！老朴兄弟！"

姜奉奎活象蹲在草叶上的青蛙，在窗台上叉开四只脚，傻瞪着眼睛骨碌碌地打转，一个劲向老朴哀告求饶。老汉虽然平常侍候他，这时根本听都不听，象摔青蛙似地把他往地上一摔，无数个矿工的沾满石粉的鞋子就踩着他走过去了。

"打日本鬼子去！"

"攻城去！"

无休无止的喊声，把那死气沉沉的阴郁的山和灰色的废石堆震得发出了阵阵的回声。

昨晚，细川拗不过陈乡长的苦劝，喝了不少白干儿和日本酒，脑袋瓜子痛得受不了，深悔自己没听从卞长国那么恳切地要他只喝一种酒的劝告，现在，他很想喝点凉水，刚从椅子上懒洋洋地站起身来，矿山那头便响起了隆隆的爆破声。

"嗬！姜奉奎又抓到好矿脉啦！"

细川暗暗有些嫉妒。他喝了两大杯特地叫喽罗打来的凉水，可是那看上去黄糊糊的水，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一点快感。

"一日之患乃在于为解醒酒所醉呀！呵呵呵……"

细川甚感空虚地笑了，他刚把肥大沉重的屁股令人吃惊地往圆椅上扑通一放，电话铃就急骤地响起来了。他接到矿山哨所的紧急通知，一脚踢开房门，边跑边叫：

"发生暴动啦，紧急集合！暴动啦，紧急集合！"

紧急集合用了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细川却觉得足足过了一

个钟头。

"狗崽子！蘑菇什么？矿山都快全炸塌了，还不快点， 这些饭桶！"

细川听着随风传来的暴动队伍隐隐的呐喊声，急得直跺脚。

他带着匆忙集合起来的不到一个小队的喽罗，准备过桥去镇压矿山的暴动。这时候，杏花山山坡上突然又有一支暴动队伍喊声震天地涌了过来，那是上洞地区农民的暴动队伍。

"队长，糟了！这边也暴动了！"

卞长国握紧短杖的当腰，边跑边喊。

"什么，宪兵们干什么？ 你们自卫团都干什么？"

细川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把毫不相干的卞长国训斥了一顿。

"曹长和冈田君已经出发了……啊呀，您看， 他们还直打枪哩！"

一声清脆的枪声，把卞长国替自己辩解的话打断了。原来是宪兵和自卫团跟青年武装队员在路边上发生了武装冲突。

细川一时不知怎样应付这种情况，正在踌躇的时候，一直在观察着细川的神色、浑身打战的卞长国，连连指着杏花山嘟囔着什么，但根本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啊唷，您看那边，那边！ 矿山村也朝这里压过来了！"

卞长国惊叫起来，唯独这一声喊得异常清楚。细川反射般地扭过头来， 只见大桥那边的矿山山谷里， 有一支巨大的暴动队伍，犹如破堤而出的洪水似地呼啸着奔腾而来。

"队长大人！"

冈田不知在什么时候跌跌撞撞地跑来，报告说：

"糟啦！通知说，月亭街、张家村……还有泉谷， 都发生暴

动了！中村少尉报告说，现在城里的空气也很紧张，请守备队长及早回城指挥！”

“什么？共党到底是搞出事来了！”

细川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叫喊起来：

“向城里跑步前进！”

“呃，队长大人！”

卞长国软瘫了，一把抓住要跑的细川的衣袖。

“您回城，我们上洞怎么办啊？”

“你还不松手！妨碍军事行动的，杀无赦！”

细川狠狠地甩开卞长国跑了。矿山的暴动队伍已经到达那头桥口了。

细川强行穿过青年武装队布下的火网直抄沼泽地，勉强把队伍带到了德谷后山。

当守备队和青年武装队接上了火的时候，卞长国深感自己已被抛弃，处境可悲，他难过极了，真想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一场。但他还是克制着这种心情，朝自己家里跑去。他想：尽管没法把房屋整个扛走，也得带走重要的文件和钱箱。但是这种自投罗网的失策，对卞长国来说是不可能的。当青年武装队压制住守备队的时候，上洞的暴动队伍已经席卷了村子，剑水沟、木盆沟和德谷等农村也都是暴动的队伍，根本无处逃身了。卞长国从大车道上抄近路登上山坡，吓得两只眼睛瞪得有马灯那么大。他那威严地屹立在村中心的家，正在熊熊地燃烧着。

他喜爱的那条“猛犬”——哈巴狗，尾巴带着火，汪汪地叫着在村路上奔跑；围着铁丝网还嵌玻璃碴的吓人的大门，也已经倒在地上，烧得不成样子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打死日本鬼子的走狗——卞长国！”

喊声震耳欲聋，农民们举着的锹和斧头，在太阳的直射下，耀眼地闪着白光。

“啊唷！”

他后悔自己不该回村，刚要转身逃跑，背后骤然响起一排枪声。他吓了一跳，连忙回头观看，只见一个日本下士官拿着手枪朝后跑。举枪瞄准鬼子射击的载春、景淑等村里的年轻人的身影，则在前边的树后头晃动。更使他吃惊的是，其中竟有脱掉了自卫团服装的应八。

“这小子！”

卞长国在慌乱中也感到气愤。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想到自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不由得心里更加害怕。

卞长国拨开矮松棵子，朝着巷道后面跑。

“救命啊！”

卞长国听到这个声音，停下来回头一看，刚才还在回击的日本下士官，这会儿却把军刀当拐杖拄着，向前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一只胳膊抬了抬，突然栽落到悬崖下面去了。还有一个小兵，正瘸着一条腿，穿过紫芒草地朝泥沼里爬。

“这家伙也完蛋了！”

想到这里，卞长国就对自己的生命依然存在这样一个确凿的事实感到自豪，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急切的想法：无论如何要度过这个关口，活下来！于是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奔酒鬼沼而去。要是往常，即使有人推他，他也绝不会下去的。可这会儿火烧屁股，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卞长国天生命大，不知道他怎么钻进了谁进去也不会活着出来的酒鬼沼又爬了出来，跑到德谷后山的大路上，脚面上竟没沾上一点泥。

“这还有错，别看我这个样子，要知道我是卞氏门中的三代单传呐！”

就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他还庆幸自己运气好，叽哩咕噜地自我吹嘘了一通，然后撒开两腿朝城里奔跑，但愿这两条腿能够保住自己的小命。

七

守备队的兵营，坐落在从城门顺着通向市场的大路走一程再往左拐的城墙底下。对面有一座医院，叫东昌医院，是一幢石瓦顶的二层楼房。在武装进攻城镇的战斗中，可能试图进行顽抗的是守备队，所以组织上把大批群众动员到附近一带。

东昌医院的二层楼顶上，有两个城里的青年扮成工人，装作在那里换瓦的样子。旁边有一些妇女会员给他们传瓦。梯子上还站着几个裙子兜着石头的妇女。在他们对过，也就是那条从市场岔出来的路口上，有三辆满载柴禾的牛车挤在一块儿，赶车的故意高声叫骂，各自要对方让路。装得满满的三辆牛车，挨挨挤挤把路堵得死死的。来往的行人都被拦在路上，也都吵嚷不休。在这三辆牛车中，有一辆是福石妈赶的。人群里还能看到尚浩妈等上

洞村的妇女的面孔。

棉布商店前头也挤满了人。起初是几个妇女在吵架，跑来个警察，骂骂咧咧地想把人们赶散，谁知反而连走路的人也呼啦一下涌了过来。警察急得没法，伸手打了身边的一个大嫂一巴掌。结果事情越闹越大， 棉布商店前院迸出的火星， 终于燃烧成大火，一直烧到警察署的前院，把敌人留在那里的机动力量也给羁绊住了。

正在这么闹的时候，传来矿山和城郊农村发生暴动，一齐进攻城镇的消息，接着就听到越来越近的枪声。

许多进到城里的群众都拥到城门边，那里也发生了混乱。李生姐妹的父亲， 把柴禾车停在城门口的路当中。 岗哨大声吆喝了好多次，叫他快快闪开，可他只是故意做出一副慌张失措的样子，却不让路。

就是这样，岗哨也没法跑出来管他。因为暴动的消息传开以后， 路上尽是要赶快进城出城的人， 岗哨得对他们一一进行搜身，也是忙得眼珠子直打翻。

当混乱达到顶点的时候，细川中尉率领的守备队上洞分遣队也赶到城门口。鬼子们一个个面如土色，都顾不上掩饰一下那头破血流的狼狈相了。

“混蛋！怎么还不关城门？共产党打过来了！共产党……”

细川一进城门，就冲着岗哨大声斥骂。

“是！要出城的人太多了……”

岗哨一辩解，细川马上就杀气腾腾地拔出手枪：

“发生暴动了，你罗嗦什么？赶快关门！”

“是！”

细川看到岗哨挥着枪杆冲开人群，把笨重的城门关上以后，才带着他的队伍向守备队兵营跑去，但被前面的三辆牛车给挡住了。

“狗崽子！ 这是什么？”

细川一阵乱踢，分开人群，穿进三辆牛车中间，想扯福石妈的发髻。这时候，矗立在一片混乱的城门前头的炮楼里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这座从春天起就强迫动员群众修筑的异常高大的炮楼，吐出一蓬烟雾， 哗啦一下坍塌下来， 撒下一大堆石头和泥土。在爆破的余音消失，啪嗒啪嗒往下掉的小石子全都落在地上以后，嘈杂混乱的喧嚣也突然停止，顿时一片寂静。在短暂的寂静打破之前，守备队后头的旧炮楼上又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

四点整。

以爆破声为信号，从中午起就安插到城里各处的组织员们，同时出现在群众面前。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矿山妇女会长先喊了一声口号，然后跳到摆在棉布商店门前的凳子上，高声嚷道：

“乡亲们！矿山和上洞村暴动了！张家村、 月亭街和泉谷也打过来了！我们也要起来打野蛮的日本鬼子，报仇！”

“报仇！”

庆哲妈在下面用高亢得不象老年人的嗓音呼应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贵顺也清脆地喊了一声。

冒冒失失地站到妇女堆里的警察， 被炮楼的爆炸声吓糊涂了。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是置身在暴动的人群里，急得直喊“喂！

喂！你们要干什么？”他东张西望了一阵，知道不妙，就象喊口号那样举起一只胳膊想挤出去，但是不知是哪个妇女用带来的洗衣棒对着他的后脑勺狠狠地敲了一棒，他立刻就倒在地上了。

剑水沟的明秀妈正在市场前头进行鼓动演说。

守备队和警察接到城郊农村暴动的群众攻打城镇的消息，吓慌了神，正准备出动的时候，又听说城里也掀起了暴动。便立即开出来进行镇压。可是，守备队在东昌医院前面被牛车挡住走不动了。这时候，忽然从东昌医院的房顶上飞来了一阵石头，打得鬼子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福石妈趁势把车上的柴禾点燃了。

晒了一秋的干柾柴，霎时冒出巨大的火柱。街上烟火弥漫，一块块石头和一包包辣椒粉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口号声把人们的耳朵震得嗡嗡直响。

警察署和市场前头也发生了同样的骚动。

这时，埋伏在城里的青年武装队员们一齐向敌人的武装力量发起了攻击。在他们中间也有斗赫、甲顺、英实等上洞村的青年。

……街上的喊声越来越高，部分自卫团员脱掉自卫团的服装，和青年武装队员们汇合在一起，一同攻打日本守备队。枪声在冲天的火柱和烟雾中响着。

正朝守备队跑的细川，看到街道完全卷进了暴动的火焰，便直觉地判断出这场暴动的火焰，不单是城内燃烧起来的，而且也是城郊农村和矿山燃烧起来的。城镇已经被暴动的火海包围了。

“向城门前进！”

细川高举着手枪，对他的小队嚷道。

要害是城门。细川断定只有拦住来自城外的火焰，才能扑灭

城里的火海。他挥动着手枪抢先奔去。

暴动的火焰越烧越旺。守备队和警察署早已卷入熊熊的烈火之中。四面八方的枪声和暴动群众的喊声响成一片。

母亲这时正在城门旁边。城门炮楼一炸毁，不论是群众还是敌人的岗哨，都各自逃散，路上反倒清静了。

母亲用激动的声音对七星妈说：

“到开城门的时候了！七星妈， 你到市场去告诉剑水沟的妇女会长，叫她马上把那里的人带到城门口来！再叫孪生姐妹的父亲和刚才躲避的人都到城门口来迎接游击队。鬼子也会料到这一点，肯定要跑到城门口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拦住，还要到警察署和守备队门前更上劲地抖抖威风！你没听见从城外打过来的我们的人的口号声吗！你去叫大家听听那个声音，要闹得更起劲些！”

“知道了！”

七星妈撩起裙子跑去。母亲向四面望了一望。城门附近还没有人影子，刚才炸炮楼时石块和尘土落了一地的大路那边，仍旧挺立着一扇涂了刺眼的油漆的笨重的大门。

母亲沉着地向城门走去。

她刚把手伸到插得紧紧的门闩上，身后突然响起了枪声，子弹象爆豆儿似地打在门扇上。

母亲急忙把身子往门柱边一躲，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细川带着他的守备队一边打枪一边跑上来了。鬼子的后面停着孪生姐妹的父亲的柴车，一眨眼工夫点着了火，喷出熊熊的火焰。剑水沟妇女会长得到七星妈的通知后，也马上带领着妇女会员从市场跑过来了。守备队的部分兵力被牛车和妇女会员阻挡住，急得直打

转转，而那些冲过障碍的鬼子兵则一步一步逼近了城门。

“乡亲们！ 到报仇的时候了！ 把凶恶的鬼子杀光， 一个不留！”

母亲喊着，从裙子里掏出手枪，冲着跑在前头的守备队长，慢慢地打开保险机，把手指扣在扳机上。母亲从工作员那里学过怎样打枪，可是从未放过一枪。但是当她看到象火烧的野猪一样狂奔乱窜的仇敌就在眼前的时候，慌乱的心反而平静下来，心里只剩下一个冷酷的复仇信念，不论是瞄准和射击，所有的动作都是非常沉着和准确。

细川也认出了母亲。他看到母亲的手里端着手枪，吓得张大了嘴。

“好呀， 这娘儿们……还有枪哩！……我早就晓得你是个共产党了。现在要是逮住你，可就决不留情了！决不留情了！”

细川咬牙切齿地喊叫，接连打了几枪，但是没有打中紧贴在石墙和门框间的母亲，枪弹打在石墙上，迸起一阵石头屑子，可是母亲连眼皮都没有眨一眨。

“只要逮住了你……只要逮住了你……”

细川嘴里连连说着连自己也弄不清什么意思的话，焦躁地乱扣扳机。

母亲并没有慌张。她久久地盯视着逼近自己枪口的仇敌的嘴脸，心里想这个家伙对拿枪的我一准是恨得咬牙切齿的。

“狗东西！让你看个够吧！ 我就是这样的女人！你死了也别忘记，你现在是站在我的枪口前面！”

母亲心里说着，轻轻地扣动了扳机。

象母亲那颗充满深仇大恨的心一样，坚实有力的枪声清脆地

响了起来。

细川踉跄了一下。但是母亲并没有罢手。是的，这是既然打了一发就不可中止的射击！

啪！啪！啪！

复仇的子弹接连飞了出去。母亲以丈夫的名义，以乙男的名义，以留下这支枪牺牲了的赵东春工作员的名义，以别济老人的名义，以庆哲的名义，以十月女的名义，以无辜被杀和被蹂躏的所有朝鲜人的名义，以在血泪和哀叹中葬送了自己过去的青春的名义，连连地向敌人射出了子弹。

头一枪就被打中了的细川，摇摇晃晃地从腰里拔出日本军刀，踉跄着迈了几步螃蟹步子，终于栽倒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

“这回只要逮住了你，一定处决，毫不留情！……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细川只剩下一口气，还在这样嘀咕着。不知他怎么狠命一咬，竟咬断了一颗门牙，那颗断牙刺破了厚嘴唇，同浓浓的血污一道流到下巴上。

跟在他后面的鬼子兵也接二连三地栽倒了。

细川一倒下，守备队的鬼子们又被母亲的枪弹打得跌跌爬爬的，暴动群众的气势就更加高昂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大家都去报仇啊！”

火焰熊熊，火舌直窜，远方近处的喊声和爆炸的轰鸣，激起了巨大的回音。警察署和守备队兵营附近的枪声，也越来越响了。

母亲一步迈到城门口，拔掉门闩，去拉足有顶东西的垫盘那

么大的铁门环。

笨重的大门发出吱吱呀呀的惨叫声，稍稍抗拒了一下，但它在拿枪的母亲面前似乎畏缩了，终于乖乖地屈服了。

城门一开，漆黑的眼前就豁然明亮起来，满天火红的霞光挤进大门里来。

母亲一步跨出门外，游击队员们顿时高喊着万岁向她涌来，就象儿子们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一样。

看到飘扬在队伍前头的红旗，母亲的两眼润湿了，一直向前奔跑的游击队员们威武的形象也跟着模糊起来。

游击队的后头是上洞等城郊农村的暴动队伍。他们以吞没城镇的气势，涌进了城门，万岁声震撼天空和大地。

母亲背靠着城门的柱子，望着向前冲来的队伍，想道：

“革命是多么坚强有力的啊！……正因为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那么可贵的吧……”

暴动群众一迎到游击队，就更加气势冲天了。

一气拿下城镇自卫团本部的青年武装队员，同应八等打进自卫团内部的青年汇合在一起，朝着警察署方向进攻。他们隔着棉布商店向敌人射击。妇女会员们在枪林弹雨中，斗志也越来越高昂。

七星妈不知从哪儿搞到一条洗衣棒，遇到鬼子就双手抡起来狠狠地打，嘴里还一个一个地编着号：

“这是第六个！”

英实妈坐在墙头上，咬牙切齿地朝那些挤在对面胡同里的鬼子扔石头。

贵顺在战斗中碰到了矿山妇女会长和庆哲妈，跟她们一起爬

到北城商会的屋顶上，用石头狠命地砸那些在棉布商店前面的胡同里被青年武装队员们打得屁滚尿流的警察的后脑勺。

熊熊的火焰冲天，响亮的喊声震动大街。妇女会员们在枪声和喊声中散发的雪白的传单，漫天飞舞，覆盖着地面。

在这种形势下，游击队兵分两路，攻打守备队本部和警察署。

元男一冲进城门，就发现敌人还在残破的炮楼里用机枪顽抗，他立刻抛出一颗炸弹消灭了敌人，夺得了机枪，顺路拐过东昌医院，把机枪架在一堵倒塌的墙上，瞄准用火力顽抗的守备队大门。守备队的正门是一扇铁门，旁边是用沙袋垒起来的掩体，很多鬼子兵挤在掩体里面乱打枪。

元男先是瞄准射击，觉得不过瘾，干脆纵身跃上墙头。他往下一看，这一下就把沙袋掩体里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了。他把滚烫的机枪轻轻摁在忿怒得颤抖的胸膛上，接连扣了几下扳机，打得敌人东倒西歪，就象快刀割麻秆似地倒下了。

正门的敌人被消灭以后，游击队立即占领了守备队，然后又折回街上去追击逃窜的敌人。元男紧握着机枪跑在前头。

当他们追到棉布商店前头的时候，先来的青年武装队和游击队已经把警察署前后都围住了，正在猛攻。在许多一掠而过的面孔中，元男看到了奔跑着投掷炸弹的尚浩，又看到了斗赫、应八、载春和景淑、英实等上洞青年武装队员的可亲的面孔，可是他没有工夫跟他们打招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他听到有人尖声地高喊口号，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高举着枪的甲顺。

元男紧握着机枪，一边跑一边朝着警察署的正门猛烈地射击，然后登上台阶，用枪托把那块挂得高高的、傲视一切的警察署的牌子打得粉碎。

游击队和青年武装队员们哇哇的喊叫声，一下子把警察署吞没了。

这时候，卞长国正从德谷后山顺着大路猛跑，在路上险些碰上从木盆沟和九龙沼方面奔涌过来的暴动群众，他吓得魂飞魄散，干脆离开大路，走进田野，往城里飞跑。这家伙不论从哪方面看，体质都是很弱的，他动身又比鬼子晚，但是不知他是怎么样拼命跑的，在细川的守备队还没有到达城门时，他已经跑进城里来了。他一进城门，就想到自卫团本部或者守备队和警察署去，可是一看到这种可怕的情景，便意识到自己不该进城。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回去的可能了，城门前头响起了暴风雨般的喊声。

他急忙溜进后胡同，紧贴在谁家的高墙下，象小猫一样悄悄地走着，仿佛踩在薄冰上，两条腿直发抖。

他认为任何时候，背后总比胸前更令人担心。“路上说不定会被谁捅一刀子哩!”这种想法老是促使他不时地回头观望，天长日久，这种动作已经成了习惯。尤其是现在暴动的队伍就在大路上，所以他怕得要命，简直象一只睡觉的小鸡一样，身子朝前倾，脑袋却是向后扭的。这样，他就完全没有看到不知在什么时候发现了他迎面逼上来的甲顺。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敲击着他的后脑勺，他猛地回过头来，这时紧束裙腰手里端着枪的甲顺，已经逼近到离他只有五十步的地方了。卞长国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甲顺的那对灼灼燃烧的大眼，并从那对眼里明明白白地看出她一个人拿着枪跑到这样僻静的胡同里来，绝不是偶然的，而正

是为了他。

卞长国就地把身一趄，险些没栽个跟斗。他又象刚才那样，冲着身子朝前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盯着咬牙追来的甲顺。

他被石头绊了一跤，突然想到自己有手枪。他好象是冲出起跑线的短跑运动员一样，从跌倒的地方歪扭着爬起来又朝前跑，一边跑一边回头打枪。但他一上来就没指望自己的枪能够打中甲顺，只希望用枪声吓住她就行了。可是甲顺却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还是咬着嘴唇追上来了。卞长国差不多是向后退着跑的，跌倒过几次，当他经过一家小铺门口，绕过恰好停在路边的牛车，跑到通向另一条胡同的十字路口时，甲顺同他的距离已经缩短到不到二十步了。

卞长国急出一身汗。即使在如此仓卒之中，他也没忘记仄楞起耳朵谛听周围的动静。暴动队伍在大街上放火烧毁官厅建筑物，斗争气势越来越昂扬，所以他根本就没想朝那边跑。

“弄不好，说不定要冤枉地死在这个小丫头手里呢。”他感到气愤，又感到冤屈，几乎要掉眼泪了。

“难道我卞长国要死在一个不懂事的山沟沟里的毛丫头手里吗！……”

卞长国呼呼哧哧地喘着气，穿过十字路口，看看对面胡同里有无可跑的路。这时候，忽听前面有人厉声叫道：

“狗东西！吃一枪！”

原来是英实端着枪，从前面胡同拐弯的地方直奔而来。

“菩萨保佑！”

卞长国听着端枪跑过十字路口的甲顺的脚步声，仰望着青天嘟嘟囔囔地说，可是他还没有想到就要死去。

"就是天塌地陷，还能没我一条活路吗？"

卞长国吓得浑身直哆嗦，可心里还是这样想。他朝前后两头打了一阵手枪。不知甲顺他们是什么时候受的训练，没等他开枪就缩着身子避开子弹。他这才觉得细川常常骂他："你嘴里说监视村庄，实际上统统是吹牛！"这句话是对的了。

在这就要一命呜呼的时刻，卞长国脑子里忽然浮现了从未有过的许多"聪明"的想法，他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一堵高高的水泥墙脚下，立刻就想到乘机翻墙逃跑，可是甲顺和英实的枪口直对着他的胸口，一步一步地逼上来了。

"这俩丫头真歹毒！"

卞长国一发狠，便扣动了扳机。可是连手枪也不听指挥了。一直是满梭子的子弹，不知什么时候打光了，只是"喳"地一下发出一声撞针的声音。

"啊，甲，甲顺！英，英实呀！"

卞长国象是要拿出他最后的武器——献殷勤，故意在嘴边做出似笑非笑的样子，可是嘴巴痉挛得厉害，怎么笑也没有笑成。尽管他一边装笑，一边还是用手摸着水泥墙，想瞅个空子一眨巴眼越过墙去，但这是白费心思。

"你这个肮脏的日本鬼子的狗！"

甲顺把枪口对准卞长国直冒汗珠的脑门，喊道。

"你没想到日本鬼子在你这辈子就垮台了吧？我以朝鲜人民的名义处决你这个背叛民族，残酷屠杀我们父母兄弟的坏蛋！"

卞长国跌跌撞撞地摇晃着两条胳膊，似乎是想要辩解几句，说明自己绝没有那种想法，应该消除误会。可是时间来不及了，没等他张口说出第一句话，从甲顺的枪口里飞出去的子弹，已经

无情地穿过他那么珍惜着穿戴的自卫团制服，把他的胸脯打了个窟窿。卞长国临咽气的时候，虽然听到甲顺（也许是英实）痛斥他是杀害别济老人、乙男、稳城家媳妇和先淑姐妹的凶手，可是已经无法回嘴了。他感到很冤，挤出最后一滴眼泪，同今世的曾经显得异常牢靠的一切荣华富贵做了凄凉的诀别。

八

扫荡的战斗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游击队解放了全城。

在敌人的压迫和蹂躏下忍气吞声的人们，全都涌到街上来了。屋瓦被揭掉一半的东昌医院门前，暴动群众和刚刚结束了扫荡守备队的战斗的游击队员在互相拥抱着打转转，跳起舞来。会宁饭馆和被打得稀巴烂的董家专卖局商店门前，也都形成了跳舞的场面。尚浩妈正是在这里拥抱了手里拿着枪跑来的儿子。

“多好啊！尚浩，你还活着！……”

孪生姐妹的父亲这样说着，接受了显得比原先在村里更稳重的、脸晒得黑黑的尚浩的问候。一眨眼工夫，景淑等上洞村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也都围上来了。

孪生姐妹的父亲老是在人群里张望，可是找不到他的两个女儿。但他并没有绝望：

“没关系！现在，爸爸不是代替你俩打仗和跳舞吗？”

说着，他便一耸一耸地跳起舞来。

在警察署的门前，出现了一个最激动人心的相逢场面。游击队打破了监狱。那些带着手铐脚镣、受尽了痛苦和虐待的人们，个个喊着万岁，跑到街上来了。他们当中，有的是游击队员的老朋友，有的是同游击队员合作共事过的老同志。现在，他们有些人抱着游击队员的肩头，把脸埋在游击队员的怀里。

七星妈老早就跑到警察署正门前头，分开象浪涛似地涌来涌去的人群，眼睁睁地盯着游击队砸监狱的铁门，终于认出了自己的儿子。

“七星！”

七星妈不由自主地张开两只胳膊，一边喊一边向儿子奔去。半年来，七星在守备队和警察署受到敌人的拷打，消瘦得很厉害，可他听出了妈妈的声音，立刻跑了过来。

“妈！”

母子二人在暴动的人流中相逢，彼此紧紧地拥抱，双颊流着一串串的泪水。

突然，七星妈激动得哽咽起来。她高举两只胳膊，喊道：

“革命万岁！”

七星和群众也跟着高喊：

“革命万岁！”

“我们的游击队万岁！”

万岁声和欢呼声，几乎把广场震翻了。

母亲从城门前头慢慢地朝街上走去。她走到守备队前东昌医院的庭院，看了一阵欢乐的舞蹈，然后在市场前面停下脚步。母亲置身在由于解放的喜悦和胜利的欢呼而情绪沸腾的群众之中，

跟他们一起高喊着万岁。她觉得过去的种种灾难和不幸都不过是一场恶梦，只有眼前看到的才是真正的现实。

母亲克制着激动的心情移步向前。当她走过那条原是热闹的但现在在暴动中被打得稀烂的大街，来到棉布商店门前的时候，前面传来了喊“妈妈”的声音。母亲抬头一看，只见甲顺拉着一个游击队员的手朝自己跑来，后面跟着英实、斗赫、应八等村里的年轻人。

母亲蓦然在原地站住了。这时，她才想起自己从城门口一直走到这儿原是为了找儿子的。可是，等到儿子一旦出现在面前，她又感到太意外了，她不敢相信眼前这意外的相逢是活生生的现实。

“妈妈！”

元男就象要把母亲推倒似地猛跑过来，然后突然止住脚步。

“妈， 哥哥回来了！”

甲顺看着怔怔地站着的妈妈，心里着急，向前靠近一步，大声说。

“这是谁呀？”

母亲这才颤声地问道。

“妈，是我， 元男回来了！”

母亲还是有点信不实，仔细地看了看儿子的脸。她怎么会认不出自己的儿子呢？只是由于受到巨大的冲击，使她感到过分的惊喜罢了。当年送儿子参加游击队的时候，母亲还没有觉悟，在她的记忆中， 她所送走的儿子是一个非常可怜、 非常孤独的孩子。可是今天，儿子回来了，变得多么魁梧、多么英俊呀！最使她心情激荡的是，她从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站在自己面前的元男的

形象里，一下子看到了丈夫的令人怀恋的模样和乙男的可爱面影。

“元男！”

母亲几乎要哭出声来了，她颤抖地喊了一声，一把抱住了儿子。

“你回来啦！”

母亲最后一句话说得太简短、太一般了。但是围着他们母子俩的老乡们都能清楚地理解到作为一个母亲，她说的绝不是一句寻常的话。敌人杀害了她的丈夫，她只身领着三个儿女熬过了充满血泪的岁月，后来打发长大成人的儿子走上了战斗的道路，最后老儿子又遭到敌人的杀害。母亲心里刮着冷风，飞着尘土。然而，她却把冤仇当作肥料，在心中培养革命意识，为了迎接今天的相逢，坚贞不屈地进行了战斗。她似乎没有了一切，似乎丢失了所有的东西。但是，今天肩上扛着机枪的儿子回来了。是的！母亲是有儿子的。只要跟革命在一起，她的心里就会充满希望和热情，就会绣上对未来的美好的憧憬！

儿子也非常清楚地理解母亲的这句简短的话意味着什么。

“妈！您战斗得很好啊！”

元男用深情的目光，犹如抚摸般地瞅着母亲的面孔，说道。

“您战斗得很好，听到您的消息，我真高兴极了！”

母亲轻轻地点了点头。至于在受到儿子赞扬的一瞬间，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突然在她的眼里掠过的淡淡的犹豫的神色又意味着什么？那是谁也不了解，谁也体会不到的。唯有在漫长的岁月里同妈妈一起分尝了悲伤的甲顺，才猜到了妈妈在想乙男，并且正在踌躇着是不是要把乙男牺牲的噩耗告诉元男。

甲顺望着妈妈眼睛里闪着那种即使在如此欢乐的时刻也没有变化的严峻的目光，心想：妈妈暂时是不会谈这件事的。在这数万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欢乐的时刻，她是不会把新的悲伤投给儿子的。她将再一次把揪心的痛苦掩盖住，同大家一道欢笑。然而她总有个时候要谈起这件事，那也不是为了减轻自身的悲伤，而是为了控诉敌人，为了启发世上的人们去认识他们负有神圣的复仇义务！……

“元男妈！”

呼唤声穿过一道又一道人墙传了过来。原来是庆哲妈不知拉着谁的手，满脸高兴地嚷着什么走过来。

“他大嫂， 你看看是谁来了呀！你看哪！”

庆哲妈攥住母亲的一只胳膊摇晃着，母亲随着摇晃的动作抬起胳膊， 向前一看， 原来是穿着一身军装的金达三站在她的面前。

“大嫂，你不认识我啦？我是梨树沟的金达三！”

“福实爹！”

母亲仍旧象一个昏眩的人似的，呆然地瞅着他，低声说。

“是啊，我就是福实爹。 你受了不少苦吧？我从赵东春同志那里听到你的消息，可就是一次也没能来看你，……实在是太不经心啦！……”

达三真诚地向母亲鞠躬问候。尽管他穿着军装，而且上了年纪，鬓发已经斑白，但他站在母亲的面前，禁不住话音里带着呜咽颤抖了。

母亲很熟悉年轻时代的达三。他刚强正直，明于事理，常常痛切地倾吐心中的郁愤。对于鬼子的歧视和侮辱，往往气得受不

了，甚至拍地痛哭起来。他是丈夫最要好的朋友，母亲曾为他做过许多事。为了救他，丈夫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站在敌人的刀枪之前。现在，正是丈夫用生命拯救出来的达三，穿着一身军装站在母亲的面前。

“福实爹！”

母亲这时才用兴奋得发抖的声音喊着，走近他的身边。

“你操了不少心吧？我们常谈起你， 说你一定在什么地方打仗。现在这样地见面，真象做梦一样！我们也……”

母亲因为心里太激动了，所以没法把话说完。

“我听元男说了，大嫂， 你战斗得真好啊，真是好极了！”

达三也是眨巴着眼睛，激动得声音发颤，磕磕巴巴地说。

“我没做什么， 只是认识到只有革命才是活路这条道理！”

母亲含着眼泪微笑说，回头看到甲顺在身边抽噎，忽然用快活的语调说：

“唉，甲顺， 你怎么不给大叔行礼？”

“大叔，见到您，太高兴啦！”

“你是甲顺！”

达三惊叫了一声，把着甲顺的肩头，细细地端详着她的脸，说：

“你跟我家福实扮家家玩，就象昨天的事情一样， 可一晃儿你长得这么大了。听你哥哥说，现在是共青盟员吧？噢，还扛着枪哩！……”

达三象拥抱亲生女儿似地抱着甲顺，拍着她的肩膀，看着母亲。母亲感到让丈夫的老朋友看到这样的好儿女，是十分幸福的。

在没有丈夫的今天，最能理解母亲的悲伤和欢乐的，也许就

是达三了。只有怀着同样的悲伤走上了革命道路的金达三，才能够不经任何说明就能深切地理解到作为一个天一黑就不敢从丧具房前经过的老实厚道的农村妇女，为什么拿起枪参加革命，走过这样一段艰难而又痛苦的路程。

也正因为这样，母亲和达三都没有说更多的话，他们是通过浮现在对方眼睛里的温柔的笑意和光彩来了解彼此已经看出了积聚在对方心中的喜悦和悲伤的。

“母亲，儿子，女儿，都见面了！”

达三满意地轮番望着元男和甲顺，说。

“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女呀！”

庆哲妈亲切地拉过笑而不言的母亲的一只手，抚摸着说：

“你为了孩子，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活下来了， 今天不都这样见面了吗？……多么令人高兴呀！哎，咱们在梨树沟的血海里分手的时候，嘴上说以后要再见面，可哪里料得准呀……今天你领着儿女又这样见到老朋友了……”

老人的话，由于垂泪和呜咽而时时中断。她的眼泪似乎突出了今天这场相逢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和激动的气氛。

“乙男留在家里啦？他也长大了吧？”

达三忽然爽朗地问。元男的目光也转向母亲。

一瞬间，母亲的脸色大变，就象是没有结疤的伤口又重新冒出了鲜血的那种苦痛刺痛了她的心，不禁摇晃起来。

但是，这在围得层层迭迭的群众的喧嚣声和震撼天地的欢呼声中，只不过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动作罢了。因此，只有甲顺才猜到了母亲又一次极力忍住内心的苦痛， 简单地答应一句“嗯！”的真实原因。这时，甲顺又在痛切的惊叹中领会到母亲不想用泪水

来干扰这场愉快的相逢的那种坚强而又温柔的心思。她真想当众大声夸耀母亲一番！

甲顺的心愿很快地实现了。在警察署前院自发地形成了群众集会。游击队的宣传员正站在警察署的石阶上发表演说。

“咱们也到那里去吧！”

金达三拉着母亲，分开人群朝前走，庆哲妈和上洞的青年也随后跟着去了。

“尹亨甫同志负伤了，白同志把他送到医院去了，还有……”

金达三说到这儿，似乎有些不自然，顿了一顿，接着说：

“赵东春同志生前总是叮嘱我，暴动胜利后一定要去看看大嫂。嗐，他这个人哪，他不叮嘱，难道我就不来看你吗？”

达三一边说，一边把母亲带到有人正在演说的石阶上。这时，那个演讲的游击队员快要结束演说了，他用兴奋得发哑的声音领头高喊万岁。

“元男妈，你也讲几句吧！”

庆哲妈走到母亲身边，贴着她的耳朵，说。

“今天我们亲手消灭了日本鬼子，报了血海深仇，是个大喜日子！元男妈，你也该讲几句呀！”

高举着两只胳膊喊万岁的达三听到这话，也恳切地请求说：

“大嫂，讲几句吧！赵东春同志活着的时候常说，大嫂的事迹，对我们的人民和游击队员们来说，是最好的鼓动材料。但是，你的事情谁能代替你讲呢？”

母亲在达三和庆哲妈的一再请求下，走到了石阶的中央。但她并非完全是应别人的请求才来到象海涛汹涌似的群众面前的。她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在这么多的群众前面讲话，但是她的心

里却产生了一个迫切的愿望，就是想把萌动在心中的那个最明了最可贵的真理讲给每一个人听。

晚风吹拂着母亲的白裙，她昂然站到警察署的正门口。汹涌的人流霎时停止了浮动，四周一片寂静，只有红旗在霞光中猎猎翻飞。

“乡亲们！”

母亲掠了掠鬓发，开口说道。她的话语是朴素的，而且态度也显得那么沉着和持重，完全不象是生平第一次出现在广大群众面前的女人。

“我是一个生儿育女的母亲。游击队打到我们这个地方，替我们这些母亲洗雪了心中的仇恨。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太高兴了！高兴得不知怎么是好，所以也就顾不得什么，跑上台阶来啦！”

母亲的话音激动得有点发抖，带着强烈的号召力扩散开去。

“万岁！”

“万岁！”

“游击队万岁！”

群众好象是在替母亲诉说她的心情，一齐举起手来高呼万岁。母亲也高高地站在群众的面前喊着万岁，还在浮动着的人群中一一地分辨出流着眼泪高喊万岁的庆哲妈和英实妈、贵顺和福石妈等熟悉的面孔，还有她可爱的儿女，妇女会员和村里的青年，以及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跟乙男差不多大的孩子们的面孔。

“我的丈夫在鬼子‘讨伐’的时候被杀害了。昨天鬼子又夺去了我可爱的老儿子的生命。敌人是用火把我的丈夫烧死的。老儿子今年才十岁，小小的胸口上中了敌人七颗子弹，死的时候也没

闭上眼睛。我用自己的手埋葬了还没有完全冷却的孩子的尸体，就跟大家一起到这儿报仇来了！”

达三和元男听到母亲的话，都大吃一惊。他们这才知道母亲又蒙受了一次新的、决不亚于失去丈夫的悲痛，并且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一向自以为了解得最透彻的母亲，实际上是经受了残酷无比的苦痛，而且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坚强地把巨大的悲伤踩在脚下，挺立起来，象雄鹰一样高高地飞上了革命的山顶！

“这怎么能说是我一个人的遭遇呢？请问：谁没有失去父母，谁没有失去丈夫，谁没有失去儿女呀？”母亲没有局限于谈自身的悲哀，而是进一步去激发群众对民族灾难的巨大的责任感和崇高的阶级团结的感情：

“可是，乡亲们！我们的前途并不暗淡。尽管我们的心被撕碎了，可我们绝不会再象过去那样含着眼泪唉声叹气地过日子了。我们的儿女为了报仇，都拿起枪来走上了杀敌的道路。我儿子就在游击队里战斗，今天我还要叫我的唯一的女儿参加游击队！

“乡亲们！只有革命这条道路，才是我们的活路。”

母亲突然提高嗓门，用手指着一群在石阶前面跟乙男差不多大的衣衫褴褛的孩子们说：

“只有革命，才能过到好日子，才能给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可怜的孩子们创造一个新社会。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眼泪和苦痛，象花朵一样盛开，我们必须一致起来干革命！

“我们跟革命走，我们的国家就会获得独立，被压迫被歧视的我国人民和妇女就会得到解放。在这个斗争的日月里，我剩下的儿女还可能倒下去，我也可能牺牲。但是为了革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献出这颗红心。即使我不能在解放和独立的祖国里生

活，只要想到我国可怜的妇女能同自己的丈夫一起领着孩子扬眉吐气过日子的那一天即将到来，我这颗破碎的心就有了力量和生气。乡亲们，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我们可怜的妇女，为不幸和悲伤而哭泣的漫漫长夜已经过去了。请大家看看那面飘扬的红旗吧！我们已经参加了战斗，打倒了敌人，取得了胜利！更大的胜利正在催促我们快步前进！不论是我还是大家，再也不会一味地在悲伤面前痛哭了！是的，单凭眼泪和叹息是报不了仇的。如果我只顾抱着我那可爱的儿子的尸体痛哭的话，怎能尝到今天的欢乐呢？”

母亲又掠了掠鬓发，闭着嘴站了一会儿，平静地接着说道：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真心要对大家说的就是这句话：乡亲们，只有革命这条道路，才是我们受穷受欺的人们的唯一出路。只有干革命，才能报仇雪恨，才能光复祖国，将来才能过到好日子！就象今天这样，当游击队用枪杆子给我们打开前进的道路，我们誓死战斗的时候，沉浸在血海中的我国就一定会得到独立，一定会迎来光复的曙光。乡亲们！干革命吧！只有革命才是我们的出路！”

母亲突然停住不说了，激动地看着母亲的几万名群众一下子欢呼起来，人们成扇形地朝着母亲围拢来。

“革命万岁！”

“抗日游击队万岁！”

“大家一致站起来，拿枪打日本鬼子！”

口号声震撼着天地。

母亲从容地走下台阶，夹在熟悉的人堆里。群众还是朝着母亲高喊万岁，热烈地对她欢呼。

游击队清晨撤离城镇，路过上洞村，向密林行军。

在黎明的清晨，母亲站在过去送大儿子元男参加游击队的杏花山麓的那座小山顶上，高高地举起手挥动着。

今天，她女儿甲顺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成为她儿媳妇的英实，还有斗赫、七星等村里的年轻人，也都同大儿子一样参加游击队了。母亲的身后，庆哲妈和英实妈等乡亲们也都挥着手为他们送行。

母亲望着渐渐远去的队伍，脸上映着粉红色的、美丽的朝霞。那霞光越来越浓，越来越鲜艳。

望了一阵，母亲不由自主地踮起了脚尖，可是，不论怎样眺望，再也看不见儿子女儿的模样了。尽管达三、元男、甲顺、英实，不住地回头看，不住地招着手，但母亲的眼里只有一些穿着新军装的绿色的身影在晃动，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了。一忍再忍的泪水，终于同喜悦一道溢出了堤堰，接连地把她的眼前弄成模糊一片。然而母亲却透过那淡紫色的、晶莹的泪珠，清楚地看到了那通向茫茫未来的宽广的道路——革命的道路。